大正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印刷
大正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發行

漢文大系第二十二卷奥付
定價金貳圓五拾錢

校訂者　井上哲次郎
校訂者　岡田正之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冨山房
代表者　同所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芝區愛宕町三丁目二番地　笠間音次
印刷所　東京市芝區愛宕町三丁目二番地　東洋印刷株式會社

發行所（明治二十九年六月設立）　東京　合資會社冨山房
電本一〇三六、四一三〇、四四八三番
振替口座東京五〇一番

近思錄卷之十四終

（漢文大系第二十二卷總紙數八百六十二頁）

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德貌嚴毅。而中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横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語錄。○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三時作。是時遊山諸詩皆好。

横渠先生——性理大全ニ出ヅ。

淳如──儒學ノミヲ專ラニスルコト。
崇文──崇文殿校書ノ官ヲサス。
移疾──移文シテ病ト稱シ朝セザルナリ。

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本注尹彥明云。横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横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愚謂。此可以見横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私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晩自崇文移疾。西歸横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說見前。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雖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

致於一——理論ノ一定スルコト。

有所不屑——一說ニイヤシクモセザル所アリト訓ズ。
呂與叔——張子全書卷十五。
康定——宋ノ仁宗ノ年號ナリ。

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學也。躬行力究。力行也。察倫明物以下。物格而知至也。補欄外書曰。大學。只是大學問。非國學。非書名。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應感無窮。而實本乎吾心。物理散殊。而皆備乎吾身。言其學雖博。而有要也。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致一者。見之明。而守之定。故邪說不能移。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和易而有涵蓄。寬裕而懇至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自任之重。所志者遠。不安於小成。不急於近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志若可行。不潔其去以爲高。義擇所安。亦不屑於就以自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

伯淳嘗——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此章ハ二賢ノ道同ジク風格亦等シク衆人ノ及ブベカラザルコトチ述ブ。

謝顯道——全書卷三十九、外書第十二。

侯師聖——全書卷三十九、外書第十二。

汝——州ノ名。

游楊——游酢、楊時ナリ、共ニ程門ノ高弟ナリ。

劉安禮——全書卷二十九、遺書附錄。

呂與叔——全書卷二十九、遺書附錄。

哀詞——人死シテ後哀ミテ其ノ行跡チ述ブル詞ヲ云フ。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原明曰。此處氣象。美。此卽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觸然動于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爲之也。自有合得。如此等人。說此等話道理。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掞。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明道先生質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强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識。記也。博文强識。博

明道先生——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三、此章ハ一草一木モ皆天地ノ生氣アルヲ云フ。

張子厚——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三。

心醉。盛德所形。見者熏乎至和。如飲醇酎。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以上一節。言接物之道。先生爲政。治惡以寬。開其自新之路。改而止。處煩而裕。得其要領。且順乎理。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爲苟且應命之事。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礙。爲之有要。故不見其難。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理素明。而志素定。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爲。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政令設施。可倣而行。道化孚感。不可力而致。○以上一節。言爲政之道。○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艸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注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天地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滿胸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

蓁蕪——草ノ茂リテ荒レタルヲ云フ。

不幸早世——明道五十四ヲ以テ卒ス。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其闢異端。正人心之大略也。

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敎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言敎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是非雖明。而亦不絕之。感而能通。感而必應。敎人而人易從。敎人各因其資。而平易明白。故易從。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愛而公。故咸得其歡心。狡僞者獻其誠。待人盡其誠。而人不忍欺之。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人不忍以非禮加之。聞風者誠服。誠服者眞實而非勉強。聞風而服。則無遠不格矣。覿德者。

昔之害——楊墨申韓ノ類。今之害——老佛ノ類。

生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時。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則有以識其理。察則加詳於明。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孝悌說見第四卷。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神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實本乎人也。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爲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通達玄妙。實則不可以有爲於天下。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自謂性周法界。然實則外乎人倫物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大中至正。究深極微。是過之也。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

伊川先生——全書卷二十九、遺書附錄。

不欲弗——論語ニ出ヅ。

居廣居——孟子滕文公下篇ノ文。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資稟得於天。充養存於己。純粹如精金。純粹而不雜。溫潤如良玉。溫良而潤澤。寬而有制。寬大而有規矩。和而不流。和易而有撙節。忠誠貫於金石。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孝悌之至。可通於鬼神。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春陽發達。盎然其和。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優游而不迫。沾洽而有餘。胸懷洞然。徹視無閒。胸次洞達。無少隱匿。然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學識所蘊。則又深博而無涯。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以上一節。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敬主於身。而恕及於物。敬則其本正而一。恕則其用公而溥。見善若出諸己。與人為善也。不欲弗施於人。視人猶己也。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廣居。不安於狹陋。行天下之大道。不出於邪僻。言有物。而行有常。言必有實。故曰物。行必有度。故曰常。○以上一節。言行己之本末也。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按濂溪先

韓愈——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此章ハ韓愈ヲ推稱スルニ其ノ孟子ヲ追尊セルヲ以テス。

學本是——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有德云云——論語憲問篇ノ文。如曰軻云云——韓愈原道中ニ云フ。

周茂叔——周子ノ人物ヲ稱ス。

河汾。其弟王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增益爲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爲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嘗著原道。其間如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體。如道德爲虛位。則辨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凡此類皆有疵病。然其扶正學。闢異端。秦漢以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孟氏之與荀揚。尤其卓然之見也。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修己而已。德之既盛。則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之反因學文。而有所見。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見潘延之所撰墓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

林希謂——性理大全卷五十八。
林希——字ハ子中、徽宗ニ仕ヘテ吏部尙書ニ至ル。
祿隱——己ソ才德ヲ晦マシテ下位ニアルヲ云フ。
注、失身事莽——揚雄ハ王莽ニ事ヘテ祿ヲ得タリ。
孔明有——全書卷二十七、遺書伊川語十。
劉表子云云——後漢書列傳六十四ニ劉表傳アリ、表字ハ景升、山陽高平ノ人ナリ、劉備逃レテ表ニ寄ル。
諸葛武——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
孔明庶——全書卷二十七、遺書伊川語十。
文中子——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祿隱。謂浮沈下位。依祿而隱。卽祿仕之意也。雄失身事莽。以是祿隱。何辭而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曹操據漢將簒。孔明輔先主。志欲攘除姦兇。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操心公平。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而不爲。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聖人。則寧漢無興。不忍爲此也。補劉璋者劉焉之子。劉焉。魯恭王後也。先主取劉璋。事見于蜀志一劉璋傳。又後漢書列傳六十五。劉焉傳附之。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興劉氏可也。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琮迎降。孔明說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興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荊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朱子曰。孔明雖嘗學申韓。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亮之治國。政刑修擧。而人心預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敎授於

荀卿才——全書卷十九、伊川語四。

荀子極——全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

董仲舒——全書卷二十八、遺書伊川語十一。

漢儒如——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

注、毛萇——漢書儒林傳ニ見ユ。

注、膠西相——漢武帝ノ兄チ膠西王トナス、其相ナリ。

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羣經定于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矣。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纘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補史記。幽王名宮涅。周宣王之子。武王十二世孫也。厲王名胡。夷王之子。武王十世之孫。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卿名況。字卿。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以人性爲惡。以子思孟子爲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擬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率性之謂道。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均之不識本然之性。何以語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自春秋以來。擧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爲純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毛萇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仲舒擧賢良。對策爲膠西相。二子言治。皆以修身齊家爲本。先德敎而後功利。最爲得聖賢意。揚雄以淸淨寂寞爲道。無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敎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攷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

○

儘豈弟──樂シクヤスラカナル貌。

曾子傳──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第三。

注、易簀──前ニ出ヅ。

注、遺書又曰──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六。

注、殺一不辜──孟子公孫丑篇ニ出ヅ。

傳經爲難──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第三。

纔百年傳──子夏之ヲ田子方ニ傳ヘ、田子方之ヲ莊子ニ傳フ、孔子ノ道ト離ルコト此ク如シ。

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不違如愚。與聖人合德。後世可想其自然和氣。嘿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材發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天子主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辯論之明。不得不然也。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協氣祥光也。泰山巖巖者。峻極不可踰越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夫子渾然天成。故無迹。顏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爲仁之問。喟然之嘆。猶可窺測其微。至於孟子。則發明底蘊。故其跡彰彰。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辨。○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人之學矣。至其易簀之言。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于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强哉。○遺書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補注。曾子一貫。論語里仁篇。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

明道先生──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
孟子言──孟子盡心下篇ニ出ヅ。
注、性之者──中庸二十章ノ文。
注、不識不──詩大雅皇矣篇ノ文。
注、克勤克儉──書大禹謨篇ノ文。
仲尼元氣──全書卷六、遺書二先生語第五、此章孔、顏、孟ノ氣象ヲ比論ス。
顏子示不違──論語爲政篇ニ出ヅ。

近思錄卷之十四

觀聖賢類。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考也。逮于本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遺書下同。○性之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天性渾全。不待修習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修身體道。以復其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夫子大聖之資。猶元氣周流。渾淪溥博。無有涯涘。罔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块圠。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才。剛烈明辯。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

近思錄卷之十三終

聖人可――佛氏ノ說ク所ニヨレバ卽身成佛ト云フ、今此類ヲサス。
大道可――佛氏ノ所謂不立文字敎外別傳等ノ類ヲサス。

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尙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世俗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固已陷溺於異端。乃謂不假修爲。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敎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

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詖服異行。非修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僞。邪說異敎。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補孟子公孫丑上篇云。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大易不――性理大全卷六、正蒙大易篇。
浮圖明――性理大全卷六、正蒙乾稱篇。浮圖――佛陀ト同ジ。
有識之死云云――佛氏ハ人死スルモ神識ハ死セズシテ六道ニ輪廻スト云フ。
以人生――人身ヲ四大假合ト云ヒ、萬物ヲ夢幻トナシ、共ニ妄ニアラハレタルモノトナス。
劇論要歸――深ク論ジ至リ、其肝要ノ歸趣ヲサス。
淪胥――オチシヅムコト。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爲幻妄。莫知所從來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卽道也。體用相因。精粗罔閒。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道爲無。以器爲有。有者爲幻妄。爲土苴。無者爲玄妙。爲眞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散則澌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爲浮生幻化。豈爲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而求天性。豈爲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遊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注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廻。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閒氣。

揚子問——揚子法言君臣篇ノ文。

天地間之一賊——天命ニ從ハズ私曲ノ術ヲ弄スルヨリ云フ。

謝顯道——全書卷三十九、外書第十二。

橫渠先生——性理大全卷之五、正蒙大心篇。

妄意天性云云——釋氏妄ニ虛空ヲ意ヒトリテ性トナシ、天用ヲ助クルコトヲ知ラズ、斯クシテ萬物悉ク幻妄ナリトナス。

蔽其用——釋氏ノ說ノ失ヲ說ク、佛說或ハ大ニ失シ小ニ失ス。

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死。彼有見於造化之機。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獨壽。此理之所有也。顧其自私小技。聖賢弗爲耳。

○謝顯道歷擧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大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異。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四方爲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

人有語——全書卷五、二先生語四、此章道敎ニ云フ所ノ導氣ニツキテ云フ。

佛氏不——全書卷十五、遺書明道語四、此章佛氏ノ輪廻說ハ聖人ト異ナルコトヲ述ブ。

釋氏之說——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此章ハ佛氏ノ說ニモ取ル所アリトテ之ヲ究ムレバ、未ダ盡サザルニ佛門ニ入ルニ至ラン、須ラク其ノ實跡ニツキテ考ヘ見ルベキヲ述ブ。

王通——文中子ノコト、魏徵ノ問ニ答ヘテ心迹ノ分ルコトヲ云フ。

問神僊——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

生許較。欲出離生死。而不知去私己之念。本無事也。

〇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爲長生久視之術者哉。

〇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爲輪廻。爲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〇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敎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此言雖爲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孟子闢楊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實辨異端之要領也。

〇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ズノ意。

所以謂――萬物一體ノ理ヨリシテ釋氏ノ說ヲ駁ス。

生生之――易繫辭上傳ニ出ヅ。

人只爲――理ヲ起スニ自己ヲ始トシテ看他ノ天下公共ノ理ナルコトヲ知ラズ、是レニテハ不可ナリ、宜シク一身ヲ萬物中ニ放下シテ理ヲ思フベシノ意。

釋氏以――釋氏人ノ一身上ニ意ヲ起シテ說ヲ爲ス。

釋氏其實――釋氏ノ說其身ヲ厭ヘドモ實ハ然ラズノ意。

負販之蟲――小蟲ニシテ物ヲ負フコトヲ好ム。

時。乘般之輅。服周之冕。○〔注。考辨其失〕欄外書曰。此條末語大意謂。學者宜屏絕釋氏。不讀其書。至斯學自信後。則假令讀之。亦不能亂我也。葉注考辨其失。本意稍左。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　天地之理。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稟之氣通。故能推。物所稟之氣塞。故不能推。

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爲私己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所。

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釋氏惟不知萬物一體順理而行。本無障礙。顧乃自生私見。爲吾身不能不交於物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其說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絕滅哉。

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己。妄

孟子曰——盡心下篇ニ出ヅ。

若存心——孟子盡心上篇ニ出ヅ。

學者於——全書卷二遺書二明道語第二。

顏淵問——論語衞靈公篇ニ出ヅ。

釋氏之學——釋氏ノ說ニツキ常ニ戒ムルヲ要セズ、學者唯ダ自家自信シテ我道ニ到ラバ釋氏ノ說アリトモ亂ルコト能ハ

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絕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道器本不相離。今捨物以明理。泯迹以求心。豈知道者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　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道本人倫。今曰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敎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初學立心未定。必屛遠異端之說。信道既篤。乃可考辨其失。補論語衞靈公篇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

定シテウツラズ、然モ事ニ應ズル時ハ義理ニ宜シキヲ見テ之ト相從フ。

又曰佛云云——是亦明道ノ語。

釋氏本——全書卷十四、明道語第四、此章佛者ノ後世安樂ヲ說クコトヲ駁ス。

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

適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寂滅無爲。而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法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補論語里仁篇。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謂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絕滅倫理。何有於義。

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釋氏離器以爲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閒。或拘或肆。皆爲之病。名爲大自在。而實則隘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體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佛學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謂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

釋氏謂。有生則有滅。故有輪廻。今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廻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

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

如師也云云——論語先進篇ニ出ヅ。

注、師子張——史記仲尼弟子列傳ニ見ユ。

注、田子方——子夏ノ門人。

明道先生——全書卷五、遺書二明道語四。

故君子——此意ハ君子ノ道ハ有ヲ有トシ無ヲ無トシ、是非一

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子張才高志廣。泛愛兼容。故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自守。規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守未遠也。然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是楊氏爲我之學也。孟子推楊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父。蓋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爲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閒。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閒。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非道也。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除四大。其戾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禰此道所以中庸第一章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

明道先生——全書卷十四、遺書明道語第三。

注、申不害——史記卷六十三、列傳第三ニ出ヅ。

注、佛者云云——後漢明帝ノ時佛教初メテ支那ニ入ル、之ヲ寂滅之學ト云フハ諸行無常乃至寂滅爲樂等ノ文ヨリ云フ。

注、老者周——史記卷六十三、列傳三、老子ノ傳見ユ。

楊氏爲我——孟子ノ注及ビ二程全書ニハ楊氏疑ニ於義ニ、墨氏疑ニ於仁ニ作ル、今此文傳寫ノ誤カ。

孟子只闢楊墨——孟子滕文公下篇ニ出ヅ猶ホ楊墨ノ說ハ盡心上篇ニ出ヅ。

注、佛氏言心——禪家ノ見性成佛等ヲ指ス。

伊川先生——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ノ語第三。

近思錄卷之十三

辨異端類。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末不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者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韓非韓之諸公子。善刑名法術之學。佛者本西域之胡。爲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者周柱下史。老聃也。其書論清淨無爲之道。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楊氏爲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而猶疑似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而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爲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佛氏言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爲人心之害尤甚。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

邢七云――全書卷四、二先生語三、外書十二。

三省之說――論語曾子ノ語、明道ノ意ニヨレバ日ニ唯ダ三省シテ足レリト爲スベカラズ、造次顚沛亦是ニ於テセザルベカラズ。

又多逐――前ト別事ナリ、邢恕往往人ニ對ヒ、其ノ面ニ從ヒテ一樣ノコトヲ說クヲ戒ム。

橫渠先生――張子全書卷二、正蒙中正篇第八。

鄭衞之音――橫渠禮樂說。

孔子曰云云――論語衞靈公篇ニ出ヅ。

是聖人――自ラ其害ヲ經驗シテ此言アルモノナランノ意。

特於鄉原――又鄉愿ニ作ル、一鄉ノ俗人之ヲツツシミマコトアル人ト信ズルガ如キモノヲ云フ。

反經――古今不易ノ道ヲ經ト云フ、君子之ヲ執リテ是非善惡ノ分ヲ明ニスベキヲ云フ。

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謂日以三事自省。邢傚其言。乃云一日三次點檢。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正蒙。

○鄭衞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子說。○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沈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照然。而鄉原僞言僞行。不得以惑之矣。〔補〕孟子盡心下篇。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云云。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無邪慝矣。

近思錄卷之十二終

ツコト。
較事大——遺書二先生語三、此章ハ人唯ダ事ノ上ノ大小ノミヲ較ベテ、大ヲトリ小ヲ輕ンズルニ至レバ、尺ヲ枉ゲテ尋ヲ直クスル弊ニ陷ルコトヲ云フ。
枉尺直尋——孟子滕文公篇ニ出ヅ。
小人小——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六、此章ハ小人小丈夫ト雖モ唯ダ小ヲ以テ了ルベカラズ、之ヲ敎フルモノ本性ノ善ニヨリテ大タラシムルヤウ心掛ケザルベカラザルヲ說ク。
注、性無不善——孟子滕文公篇及告子篇ニ出ヅ。
雖公天下——全書卷六、遺書二先生語五、此章私意ヲ誡ム。
做官——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此章ハ學者仕官シテ初メノ志ヲ失フコトヲ述ブ。
驕是氣——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
未知道——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

俚語。猶兜攬也。事未至。而有好疑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端。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害。而所利者博。則有冒而爲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乃有不可勝言矣。補欄外書曰。愚謂。義亦有大小。義之大小。則不可不較。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性無不善。而局於氣質。汨於利慾者。自小之耳。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事雖出於公。而以私意爲之。卽是私也。故學者。以正心爲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

○做官奪人志。仕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馳騖乎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怒愛惡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不奪其志。學者所當深省也。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驕。矜夸。吝。鄙嗇也。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者。常覺其不足。惟君子所志者道。故無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

明道先生曰——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

人以料——同上ニ出ヅ。

注、子曰云云——論語憲問篇ニ出ヅ。

注、謂匿行——荀子ニアリ。

注、周子云云——通書二、公明篇。

人於外——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

人於天——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

莊子云云——莊子大宗師篇ニ見ユ。

伊川先生——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三、此章ハ色色手段ヲ用キル事久シケレバ、心之ニナレテ之ヲ好ムコトトナルノ意。

注、莊子云云——莊子外篇天地篇。

疑病者——遺書二先生語三。

疑病——疑多キ癖ヲ云フ。

注、兜攬——惑ヒ持

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在於厚與愛。不仁者之過。常在於薄與忍。補論語里仁篇。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君子之學爲己。而已以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爲務外。而傲惰敗德。學亦不進矣。補注。學亦不進矣。欄外書曰。似與本文不協。當改傲害亦莫大焉。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誕也。揚子雲謂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是也。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則自流於巧。而惑於疑。未必得事之情實矣。人以料事爲明者。必至於是。周子曰。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補語憲問篇。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者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天理微矣。二者常相爲消長。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周羅。

雖舜之聖――兌卦九五曰、孚于剝、有厲ノ下ニ此傳アリ、此事ハ書經皐陶謨ニ出ヅ、コレ堯ノコトナリ、今傳寫ノ誤レルナラン。

注、六五――九五ノ誤。

治水天――全書卷四十七、伊川經說第二。

捨己從人――書經大禹謨篇ノ文。

方命圮族――書經堯典ニ出ヅ、鯀ノコトナリ。

君子敬――伊川經說第六。

人有慾――同上、論語ノ語。

人之過――同上、論語ノ語。

忍――殘忍、ムゴキコト。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兌卦六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也。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易以惑人。凡說之道皆然。不可不戒也。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毀也。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己而行。烏能有濟。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敍。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功莫與共之者矣。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所謂直也。微生高以無爲有。曲意徇人。蓋邪枉之態。不能掩者。其事雖微。所以害於其直者甚大。故聖人固以立教。補易坤卦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上蔡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補論語公冶長篇。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艮之九三―艮九三爻ノ意ハ事ヲ中途マデナシテソレ以上ニ進ミ得ズ、爲ニ隔タリヲ生ジテ事ヲ成シ得ザルノ意ナリ、列ニ其夤ニトハ中途ニテ切斷セラルルニ譬ヘ、薰心トハ困難ヲ感ズルコトナリ。

艱蹇―何レモナヤムコト。

忿畏―物ソムクニヨリテ怒リオソルルコト。

焚撓其中―心ヲ焦シタワマスコト。

大率以―歸妹彖ノ程傳。

男女有―亦歸妹彖ノ下ニ出ヅ。

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在上者。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懷自私之心。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所利矣。益之上九。人莫益之。而或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補益卦曰。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强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限・界分也。列・絕也。夤・膂肉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爲限止之義。所貴於止者。謂各得所宜。止而無過與不及也。苟不度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執强忍。如此則違世絕物。危厲甚也。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彖傳。兌下震上爲歸妹。兌・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者耶。補歸妹彖辭曰。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不當也。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震・長男。兌・少女。以說而動。則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補歸妹之彖。位不當也之下曰。无攸利。柔乘剛也。

劉質夫――程子ノ門人、六三爻ニツキテ猶ホ失スレバ上九爻ニ至ルベキヲ述ブ。

睽極則――睽卦上九ノ程傳。

解之六三――此爻處ル所其ノ位ニアラズ、物ヲ負フ程ノ賤シキ者ノ車ニ乘リタルガ如シ、盜之ヲ見テ之ヲ奪ハントスルノ象ナリ。

益之上九――程傳ハ此爻ハ己ノ爲メニ利益ヲ求ムルコトヲ盡シ、衆人共ニ之ヲ惡ム、故ニ攻メ擊ツモノアリ。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也。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補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兌下離上爲睽。上居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有正應。亦不合矣。補睽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云云。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故爲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爲正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冒居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

人君致——豫六五爻ノ程傳ノ略文。聖人爲——臨卦彖辭ノ程傳ノ略文ナリ、故ニ補注ヲ以テ其全文ヲ補フ。

復之六三——復卦六三爻ノ程傳、此爻陰ヲ以テ陽位ニ居ル、不中不正ナリ、故ニ動ク。

去之速也。惟其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豫卦六五傳。衰世之君。大率以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補豫六五曰。貞疾。恒不死。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卦彖傳。驕侈每生於安富之餘。綱紀每廢於舒肆之日。釁端禍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爲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補臨卦象曰。臨剛浸而長。○臨象辭傳曰。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於方盛之時。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云云。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震下坤上爲復。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終。其於復善也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補復卦六三曰。頻復。厲无咎。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有失而後有復。屢復而屢失。不常其德。危之道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屢失故危厲。屢復故無咎。無咎者補過之稱。補楊誠齋曰。頻復非危。過爲危。復義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濂溪先生——通書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孟子公孫丑上篇ニ見ユ。
伊川先生——此文易泰卦九三爻ノ下ニ出ヅ。
人之於豫——豫卦六二爻ノ下ノ程傳、繫辭豫卦ノ說ニ曰ク、見レ幾而作、不レ俟レ終レ日トアリ、之ヲ併セ釋ス。

近思錄卷之十二

警戒類。凡三十三條。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常當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易傳下同。○泰卦九三傳。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爲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雖薄且不能勝。況於隆盛乎。隆盛之喪敗。必自無德者致之也。補易泰卦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無所耽戀也。補豫卦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

庖丁之解牛――事ハ莊子養生主篇ニ見ユ。
其隙――骨肉ノツガヒヲ云フ。
刃投餘――刃ヲ打チ入ルルニ恰モ餘地アルモノノ如ク、既ニ之ヲ解ケバ皆ソレゾレ離レ離レニナリテ全牛ナシ、コレ庖丁ノ妙ナル所以ナリ。
孟子曰云云――孟子離婁上篇ノ文。

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人生此節目。蓋三患實相因而然。皆陵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此言教人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横渠禮記說下同。○此言使人不由其誠。勉强爲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爲者。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横渠簡與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扶持尊者。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屛氣也。○禮記曲禮上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横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一終

孔子教人——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不憤云云——論語述而篇ニ出ヅ。

橫渠先生——正蒙至當篇。

倡——イザナフ。
學記曰云云——進而ヨリ其材マデヲ學記ノ文トナス。
不由其誠——工夫眞實ナラザルコト。
不盡其材——人人ノ長所ヲツクスコト。
節目——事ノ多キヲ云フ。

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脈也。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亡。啓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倏爾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又誘進初學之道。

○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氏曰。撙猶趨也。謂趨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撙節退讓者。禮之文。君子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怠慢。撙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補欄外書曰。撙。鄭訓趨。不如陳之訓爲裁抑。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宏大。敎必以禮而成就。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敎者。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

天下有多少——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興於詩云云——論語泰伯篇ニ見ユ。

注、五聲——宮・商・角・徵・羽。

注、八音——金・石・絲・竹・土・匏・革・木。

注、鴻殺疏數——音律ノ大小緩急ヲ云フ。

注、羽籥干戚——樂器ナリ。

注、綴兆——綴ハ舞者ノ行位ノツラナルコト、兆ハ位外ノトコロ。

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註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先生設教。養之周。而行之久。士有定志。專於修己。而緩於干祿。故能一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爲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最甚。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義。故吟諷之間。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其逸志。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敍人倫。而施之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爲據依。故能有立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歌詠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鴻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

注、子游云云——論語子張篇ニ見ユ。

伊川先生——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

下帷講誦——前漢董仲舒門人多シ、帷チ下シテ講誦シ、門人ノウチ先輩ハ後輩ニ傳ヘ、末ノ弟子未ダ董仲舒ノ顔ヲ知ラザルモノアリト云フ、事ハ前漢書列傳三十六ニ見ユ。

古者八——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第一。

八歳入小學——此年齡ニツキテハ異説多シ、此説ハ漢志、白虎通等ノ説ナリ。

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進退末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敎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敎以遠大者於後也。○朱子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敎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愚謂。子夏正謂。敎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洒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敎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理貴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末矣。下帷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補]欄外書曰。班史。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案。漢代說經重傳。必謹守傳來訓詁。誦而授之。古風淳朴可想也。且其曰下帷。曰莫見其面。則身在帷中而講誦之。亦可推也。後世則經師執經。抗顏據上座。縱橫捷辯。輕輕薄薄。唯多是貪。不似古者之簡質敦厚。故程子嘆之如此耳。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敎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

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及士庶人之子。八歲則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材之可敎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敎者。復歸之農畝。

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

教人未——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伊川ノ語ナリ。
意趣——意味旨趣ノ意ニテオモシロ味ト云フガ如シ。

子厚以——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
語學者——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第三。
舞射便——全書卷六、遺書二先生語第五。

可到聖人——到チ一ニ致ニ作ル。
自幼子——全書卷七遺書六。
視無誑——禮記曲禮ニ出ヅ。
先傳後倦——全書卷九、二先生語八。

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意味。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從事乎此。則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

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視之矣。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

舞者所以導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要必以誠心爲之。誠者所以成己也。

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灑掃應對。即是教之以誠。誠之至。即是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無。本作毋。○說見曲禮。視。與示同。誑。欺妄也。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無妄之道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明道先生――全書卷一、遺書一。

經學念書――六經ノ學ヲマナビ、其ノ書ヲ諳誦スルコト。

書札――書ハ字ヲ書クコト、札ハ書簡ヲ云フ。

胡安定――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

凡立言――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明道ノ語ナリ。

涵蓄意思――言語ノウチニ意味多カランヲ云フ。

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經說。○說見論語。道固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夫子設敎。固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敎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補欄外書曰。念書與背誦較不同。念書。思念經書。無意於誦而自然誦。背誦。則有意於誦。不必念及義理耳。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遺書下同。○王右軍羲之。虞永興世南。顏魯公眞卿。柳河東公權。皆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治民。如政敎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曆九章之數。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朱

薫聒――烟ニクスブルコト、聲ノカマビスシキコト、共ニ幼少ノモノニ敎ヘ習ハスコト。
衆口辨言――諸人ノ口ヨリ出ヅル巧ナル辯說。
鑠於外――外ヨリ內ヘトロケ入ルコト。
觀之上九――此傳文ハ觀卦象ノ下ニアリ。
觀其生――己レヨリ出ヅル言行ヲ省ルコト。
放意――心ヲホシイママニスルコト。
聖人之道――論語述而篇ノ注ニ出ヅ。

當薫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補禮記學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敎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爲物欲所陷溺。外爲流俗所鎖靡。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愼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爲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爲法則者。要當謹畏反觀。內省己之所爲。常不違乎君子之道。而後人心慰滿。得所矜式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釋志未平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敎。常俯而就之。聖人敎人。循循善誘。常俯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以設敎。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

濂溪先生――通書師第七ノ文、此章ハ人ノ氣質ノサマ〴〵ナルコトヲ述ベ、中ヲ得セシムルヲ以テ敎ノ本トナスコトヲ云フ。

剛善云云――剛ノ善惡ヲツラヌ。

柔善云云――柔ノ善惡ヲツラヌ。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六十、伊川文集二、太皇太后ニ上ルノ書ナリ。

近思錄卷之十一

敎學類。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敎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敎育之。卽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朱子曰。氣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故聖人立敎。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强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敎之。古者子生能食。則敎之以右手。能言則敎之唯諾。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

近思錄卷之十終

注、滕文公——孟子滕文公篇ニ見ユ。

躑躅——ハネチドルコト。

李德裕——字文饒、事唐書ニ詳ナリ。

怗息——シヅマルコト。

人敎小——張子全書卷十二。

絆己——自身ガ諸生ニカカハリテ居處出入ノ亂レヌヲ云フ。

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滕文公行三年之喪。始也父兄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爲。發哀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患在我。義理不勝。則不能自強。故有惰與羞縮之患。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志氣感槩。雖未必中於義而死且不顧。況吾義理既明。尚何怠惰羞縮之爲。舉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

○姤初六。羸豕孚躑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躑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躑躅跳躍也。豕性陰躁。雖當羸弱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察也。[補]姤卦初六曰。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躑躅。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怗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唐武宗時。德裕爲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寺之徒。怗息畏伏。誠若無能爲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逐矣。蓋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人敎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取益謂有益於己。絆・牽繫也。授人數數。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數數・猶頻數也。了・曉徹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語錄。○此段疑當在十一卷之末。

劉安禮問——遺書附錄。

橫渠先生曰——此章ハ人ノ上タル者ハ一度人ノ下タリシ者ナルヲ善シトスル意ヲ述ブ。

坎維心亨——習坎卦象傳ノ說ナリ。

人所以不能——大壯ノ卦ノ說ナリ。

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之間。荊公乃爲之愧屈。蓋有以破其私己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聽達者能之乎。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而正矣。非徒事乎刑罰之嚴也。○橫渠先生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嘗爲之。則能使人。文集。○樂於使人而憚於事人。此常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己未嘗事人。則使人之際。必不能盡其情。○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爲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中。故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此以坎象而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氣不充。故有怠惰與羞縮。惟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充。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

折屐齒——大笑スルコト。
强終不得——强ヒテ平氣ヲ裝フモ得ズノ意。
人纔有——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典選——吏部ニテ人ノ功勞チエラビ考フルコトヲ司ル。
磨勘——ヨク考ヘルコト。
注、少師——程羽、明道伊川ノ先代ナリ、山間ヨリ拔擢チ受ケ兵部侍郎タリ、後太子少師チ贈ラル。
君實嘗——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第五。

强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補通鑑綱目。魏景元四年。鄧艾至成都。帝出降漢亡。魏以鄧艾爲太尉。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云云。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爲異者。量足以勝之也。一有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爲彼所動矣。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知道者。雖窮居陋巷。而不加損。雖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擧世譽之。而不加勸。擧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道固不爲之而有增損也。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公者天理之自然。有意爲之。則計較安排。卽是私意。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選擧者。朝廷之選擧也。進退之權。實非己之所得而有。子弟該磨勘。而不爲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擧。爲己之私恩。乃是私意也。於此可以識大公之道矣。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本注云。因言少師典擧。明道薦才事。○苟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之避。何時而不可行。○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

問人於——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今人有——以下人ノ度量ニ品品アルコトヲ述ブ。

筲斗——斗ハ一斗、筲ハ竹器ニシテ一斗二升ヲ入ル。

釜斛——釜ハ六斗四升、斛ハ十斗。鍾鼎——鍾ハ六斛四斗ヲ入ル。

鄧艾——事ハ通鑑綱目ニ見ユ。

動了——意ノ動クコトニテ量ニ滿チシヲ云フ。

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過則歸之己。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爲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己勝。而無含容之氣。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見識陋。則人己得失之間。皆爲之動。是卽量之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學力所至。而不可强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十升爲斗。筲。竹器容一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爲斛。十釜爲鍾。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之無涯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

今之監司――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

監司――監察使、各地ヲ巡檢スルモノ。州縣――知州事、知縣事ノコト。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第一。

感慨殺身――程子粹書ニ出ヅ。注、三仁――殷ノ三君子チサス、論語微子篇等ニ出ヅ。

人或勸――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第三。近貴――君ノ側近クニツカヘテ位貴キモノ。

或問簿――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簿――主簿、知事ノ佐官ナリ。令――知縣事、一縣ノ長官ナリ。

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爲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爲下之義。○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爲者。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一時感慨。至於殺身而不顧。此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是也。○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如曾子子思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孟子不與右師言同意。○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

須是聽——義理明白ナルモノハ、之ヲ口ニスルモ自ラ剛決ニシテ云ヒヨドムコトナシ。
須是就事——全書卷四、二先生語第三。
先生見——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第三。
安定之門人——全書卷五、遺書二先生語第四。
門人——小學注ニ依レバ劉彝、錢藻、孫覺等ヲ云フ。
門人有曰——遺書卷五、遺書二先生語第四。
職事不可——コレ亦不忠ナル所以ナリ。
補注、子路云云——荀子子道篇ノ語ナリ。
克勤小物——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一。
欲當大任——前章ニ前ジ。
凡爲人——亦前章ト同ジ。
居今之時——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此章ハ官ニアル者、現行ノ法令ニ從フベキヲ述ブ。

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胡安定敎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爲事。稽古則爲政之法。愛民則爲政之本。補欄外書曰。此條小學以爲伊川語。近思係文公親撰。故以明道爲定。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素孚。則信在言前。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悟之益。在我無煩瀆之辱。

○職事不可以巧免。職所當爲。而巧圖規避。是自私用智之人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補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克勤小物最難。不忽於小。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理勝而氣平。則人易曉。而聽亦順。或者理雖直。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扞格矣。補欄外書曰。愚嘗謂。處事平心易氣。人自服。纔動於氣。便不服。與此意符。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

オモシキ貌。

採錄求訪――經說、詩小雅皇皇者華ノ篇ノ說ナリ、古ハ天子使ヲ四方ニ遣ハシテ諸國ノ風俗ヲ見、民ノ美惡ヲ採リ察シ、疾苦ヲ求メ訪ネ、王化ヲ天下ニ宣ベシト云フ。

明道先生――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第一。

吳師禮――錢塘ノ人、徽宗ノ時開封府ノ推官トナル。

介甫――王安石ノコト。

天祺在――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

司竹――竹籔ヲ司ル奉行ナリ。

已正云云――卒長ニ相當ノ罰ヲ與ヘテ罪ヲ正セル後ノ意。

因論口――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第三。

囁嚅――モノヲ言ハントシテ云ヒハバカル貌。

若合開――口ヲアイテ云フベキトキニハ、人ノ首ヲ求メルト云フヤウナコトヲ云ヒ出スノ意。

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德量大。則不爲喜怒所遷。○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本注云。如荊軻於樊於期。補〔注〕。荊軻於樊於期。史記卷八十六列傳二十六。荊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須是聽其言也厲。囁嚅。欲言而不敢發之貌。厲。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囁嚅之態。○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期事。非理所得言。特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振民育德。脩己治人之事也。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爲學之道。固不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爲窮理之本。子羔既未及爲學。而遽使之以仕爲學。則非特失知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安能各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爲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有在也。補蠱卦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論語先進篇。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事雖多。爲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安定之門人。往往

リ。

防小人——小過九三爻ノ傳、コレ十二分ニ防備ヲ嚴ニシ之レヲ以テ群小ノ害ヲ防ガザルベカラズ、然ラザレバ凶トナス、而モ之ヲ爲スノ先務ハ己ヲ正シクスルニアリノ意。

周公至公——全書卷四十八、經說第三狼跋詩ノ注ナリ。

夔夔然——戒メ謹ミテヘリクダリ從フ貌。

蕩蕩然——アキラカニシテドコマデモ滯リナキノ貌。

在危疑之地——管蔡流言シテ周公ヲソシルコトヲ指ス。

詩曰——此詩ノ意ハ周公ガ危難ニアヘドモ、能ク安重ニシテ其ノ度ヲ失ハザルコトヲ詠ミシモノナリ。

孫——ユヅル。

碩膚——周公ノ王家ニツクセシ德業ヲサス。

赤舄——禮服ノ履ノコト。

几几——オチツキオモ

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卦彖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小過之。以順乎事之宜。若過之甚。則恭爲足恭。哀爲毀瘠。儉爲鄙悋。又失其宜矣。〔補〕小過彖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小過卦九三傳。待小人之道。先當正己。己一於正。則彼雖姦詐。將無間之可乘矣。其他防患之道。皆當以正己爲先。〔補〕小過九三爻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夔。戒謹卑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旣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爲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經說下同。○詩狼跋篇。碩。大也。膚。美也。孫。避讓也。謂有大美而謙避不居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進退安重貌。蓋其恭順安舒之意如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民隱。求訪賢材。二事使職之大者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遺書下同。○先生忠誠懇至。詞氣和平如此。豈若悻悻好勝。自是者之爲哉。

○天祺

旅之初六――此爻ノ意ハ初六ハ旅ノ初ナリ、故ニ心野鄙ナルモノ旅ニ出デシ象ニシテ人ヨリ災ヲ取ルヲ云フ、旅ニ出デテハアマリ細事ニ心ヲカケザルヲ可トスルノ意。

瑣瑣――コマコマシキ義ナリ。

在旅而過剛――旅卦九三爻象ノ傳ナリ、旅ニ在リテ和順謙下ヲ可トスルコトヲ述ブ。

兌之上六――兌卦上六象ノ傳ナリ、上六爻ノ意ハ己ノ正應ナラザルモノヲ引キツケテ悅ブ意ニテ、コレ唯ダ口舌ノ力ニテ引キヨセ味方トスルノミ、未ダ大トナスニ足ラザルナリ。

中孚之象――中孚ノ爻ハ中心ニ誠アルノ意、上ニアル者誠心ヲ以テスレバ下ノ者之ニ感ジテ從フノ意ヲ述ブ。

議獄緩死――刑獄ハ誠心ヲ以テ評議シ、死ニ當ルモノモ之ヲ寬大ニスルコトヲ云フ。

事有時――程傳ハ小過彖曰飛鳥云云ノ下ニア

禦止其惡也。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爲惡。以順道而相保。是能止其惡也。補漸卦九三爻辭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爲志卑之人。此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略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吝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戾。而乏和順。自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補九三爻曰。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兌之上六。悅之極也。悅極而復引之。事既過。而強爲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有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謹重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

ヲ信ジ合ハサシメント期スルナリ。
至誠以――臣下ノモノ君ヲシテ信合セシメント努力スベキヲ說ク。
損之九二――九二爻辭ハ此文ノ上ニ利貞征凶トアリ、コレ人臣タルモノ其ノ剛貞ノ心ヲ失ハザレバ君ノ德ニ對シテ益アルヲ述ブ。
柔說――說ハ悅ナリ、優柔ニシテ容悅スルコトニテ、シカトシタル所ナキヲ云フ、卽チ上ノ剛貞ナル所ナキヲ云フ。
益之初九――程傳ノ文ハ象辭ノ下ニ出ヅ。
大作――大事大業ノコト。
厚事――卽チ大事ナリ。
注、當損上益――上ニ在ルモノ己ヲ損シテ下ノ者ヲ益スルニテ、此象文ノ下ニ民說无疆トアリ。
革而無――革卦彖辭ノ傳ナリ。
漸之九三――漸卦九三象ノ下ニアル程傳ナリ。

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邪之人。阿意順旨。惟務容悅。善而遇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憸佞之臣。士有善柔之友。皆有損而無益。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己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無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己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大作卽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者。必克濟其事而大善。上下乃可無咎。補注。卦當損益卦彖曰。益損上益下。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革卦彖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補革卦彖辭曰。革水火相息。(中略)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云云。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

睽之象――此文ノ上ニ上火下澤睽トアリ、此ノ睽ノ卦ハ離ノ中女ト兌ノ少女ト同居シテ而モ志相背ケル象ナリ。

君子以同而異――君子ハ同ズルト共ニ異ナル意見ヲ持スルノ義ニテ、和シテ雷同セザルヲ云フ。

睽之初九――此爻ノ意ハ睽ノ初ニシテ世ト齟齬シ、轗軻不遇ノ境遇ニアルモ亦時ニ僥倖ナシトセズ。故ニ先ヅ悔亡ト云フ、馬ハ己ヲ助クルモノ、之ヲ失フトモ此レハ直ニ自ラ歸リ來ルモノナレバ逐フニ及バズ、惡類ノ人ニ交リテ却ツテ其ノ助ヲ得ルト云フ、故ニ小人姦惡ノモノト雖モ之ヲ救ヒ化シテ善ニ入ラシムベシ、決シテ之レト絶縁スベカラズノ意。

睽之九二――程傳ハ九二象辭ノ下ニ出ヅ、此爻ノ意ハ九二ヲ賢臣トシ六五ヲ主君トナス、然レドモ君ノ心臣下ヲ疑ヒテ未ダ合ハザルナリ、故ニ君ヲシテ己レ

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爻皆陽爲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當睽之時。乖異者衆。故必恢含洪之義。而無棄絕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乖異者可合。乃無咎也。補睽之初九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開其自新之路。而啓其從善之機也。○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信。睽者合耳。補睽之九二曰。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內竭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如是宛轉求之。睽者庶其可合。所謂遇主于巷也。巷者委曲之途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上言遇主于巷。亦正理之當然。苟遇不以直。而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又非遇主于巷之道也。○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

始求深也――始メヨリシテ深入リスレバコソ凶トナルナレ、コレ初六ハ下位ニアリテ陰ナリ、故ニ柔弱ニシテ上ニ交ルコト淺シ、而モ上ニ求ムルコト多ク、信ヲ望ムコト深シ、コレ上ノ正應タル九四ハ、剛陽ニシテ高位ニアリ、志高クシテ相下ラザルコトヲ知ラズシテ深入リスルモノニテ、却ツテ凶悔アルニ至ルナリ。

世之責望故――故素ハフルクヨリアリ來レルコト、即チ常ノナラハシナリ、之ヲ責メ望ムコト深クシテ悔吝ニ至ルト云フハ、時勢ヲ知ラズ變通ヲ知ラザルニ由ル。

遯之九三――此爻ノ意ハ逃ルルニ當リテカカハリアルノ意ニテ、人、物事ニツキテカカハル所アレバ遯ルベキニモノガルルコト能ハズ、之ヲ疾トナス、コハ大人君子ノ道ニアラズ。

臣妾――君子大人ニ對ス。

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爲位應。九與六爲爻應。此理之常也。然爲九二九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常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是以至於凶悔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素舊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災危。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可以固結其欲遯之心。是以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不可以係戀而姑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天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賢聖之所爲。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循於天理之常者。聖賢安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者。聖賢安得不與人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然其所以爲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

タル、簋ハ飯ヲモルモノ、缶ハ瓦燒ノ器、此爻ノ意ハ人臣君ノ信任ヲ求ムルニハ質素ニシテ浮飾アルベカラズ、サテ君ニ結ブニハ明ナル處ヨリシテ之ヲウケ易ラシム云云。
忠信善道――一樽二缶ヲ用キルコト。
人心有所蔽――此下ハ納約自牖ノ意ヲ解ス。
荒樂――遊ニ耽ルコト。
孟子所謂――孟子盡心上篇ニアリ。
恆之初六――恆ニナヅム時ハ不可ナルベキヲ說ク、程傳此下ニアリ。

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朴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補坎六四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攻其蔽則未免扞格。因其明而導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訐者發人之陰惡也。訐直則無委曲。强勁則乏和順。故矯拂之過。每至牴牾。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納約自牖。惟溫厚明辨者能之。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才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

大有之九三——大有卦ノ程傳、大有ノ卦ハ物盛大ニシテ豐ニ有ルノ時ヲ云フ、公ト云フハ諸侯ノコト、諸侯其ノ富盛ヲ以テ天子ノ物トナス。

若小人處之——小人ハ富有ヲ以テ己ノ有トナシ奉公ノ道ヲ知ラズ、故ニ小人ハ克ハズト云フ。

出門——出門トハ私情ヲ離ルルヲ云フ。

坎之六四——六四ノ爻辭ナリ、樽ハ酒ヲ盛ル

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外。是乃過爲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以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覲供貢之儀。凡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乃爲盡人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己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人心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苟惟親暱之隨。則違正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補易隨卦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爲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爲善。補隨九五爻曰。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

ル所ヲ求ムレバ今ノ凡凡タル爲政者ニマサルノ意。
盡誠爲之――伊川ガ明道ノ志ヲ推シテ云フ。
明道先生曰――明道行狀ニ出ヅル語。
伊川先生――易訟卦象傳ノ文ナリ。

恃專――主タルモノ其位置ニヨリテ事ヲ專ニス、其ノ專ニスルコトヲ恃ミテ自負アレバ、下タルノ道ヲ失フ。
世儒――師卦九二傳、世儒周公ヲ以テ分外ノ事ヲ爲セリトス、コレ誤リナリ、周公ハ分內ノ職ヲ盡セシニ止ル。

注、孔子曰――程子ニ作ルベシ。

夫之爲哉。○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爲訟。天西運水東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補易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以作事謀始。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恃專則失爲下之道。如衞青不敢專誅。而具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有得中之象。補易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凡師之道。威和竝至則吉也。威而不和。則人心懼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沒。成王思其勳德。錫以天子之禮樂。使祀周公焉。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

丘民——孟子ニ出ヅ、田野ノ民ノ意。

注、四井爲甸——九百畝ヲ一井トナシ、其ノ四倍ヲ甸トナシ、甸ノ四倍ヲ丘ト云フ。

明道爲邑——此章ハ伊川ガ門人ニ答フル書中ニ出ヅ。

多衆人所——他ノ多クノ知縣等ガ法ニ拘ハリテ得セヌ事多シ、明道ハ法ニカカハラズ之ヲ爲スナリ。

謂之得伸——明道ノ爲ス所ヲ以テ、大ニ其ノ志ヲ伸ブルコトヲ得トスレバヨロシカラズ、而モ世道人心ニ裨補ス

徒言民飢將亂爲可慮。而不言民饑將死爲可傷。則人主徒有憂懼忩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

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

哀矜之心生。則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憂懼之心作。反將格財以防民之變。補〔祈之・懼之〕益軒曰。兩之字及下節有不忍之心。皆指天子而言。

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四井爲甸。四甸爲丘。得乎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以聚財爲守國之道。以愛民爲迂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補王觀濤四書翼注曰。得乎丘民。非只是得一丘民之心。卽天下之民歸心也。只論個得民心。可以有天下的道理。○益軒曰。愚謂。王說可據。葉氏注。得乎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之說。恐未是。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法令有未便於民者。衆人爲之。未免拘礙。惟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補欄外書曰。蓋謂明道所爲。頗出法外。不爲法所縛。

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惻之心。豈若悻悻然小丈

伊川先生上——全書卷六十、伊川文集二、哲宗元祐元年太皇太后ニ奉リシモノナリ。
鐘怒云云——此二句孔子家語ニ出ヅ。
宿齋預戒——宿モ預モ前以テノ意。
注、孔子沐浴——論語憲問篇ニアリ。
伊川答——全書卷六十三。
奏藁——奏文ノ下書ナリ。
事勢亦宜爾——天下ノ形勢モ亦然ルベキヲ云フ。

近思錄卷之十

政事類。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補禮記玉藻曰。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頤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

近思錄卷之九終

命士——一命ノ士ノ意ニテ、古來臣ニ九段ノ命アリ、一タビ命ヲ受ケタルモノヲサス。

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雖同宗廟。然親疎有分。異宮者。亦使人子各得盡情於其親也。不然則交相病矣。補益軒曰。愚謂。上私字專厚父之私也。下私字指宴息而言。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一命爲士。則父子亦異宮。愈貴則分制愈密。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補益軒曰。愚謂。逐位者。逐一爲序。作各局也。非分財而離居。○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語錄下同。○周道如砥。言其平也。○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欺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補益軒曰。案。秦壞井田。廢封建。自是而又不舉。至今尚然。封建可考朱子語類百八卷。又柳子厚有封建論。

橫渠先生――コレ亦行狀ノ文ナリ。
雲巖――陝西省ノ丹州ニアリ。
月吉――月朔ノコト。
因問云云――高年者ノ會ノ序ニヨリ云云ノ意。
橫渠先生――儀禮喪服傳ニヨリテ論ヲ立ツ。
古人云云――以下異宮ノヨキコトヲ說ク。

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去浮華而務質。抑末作而尙本。皆敦本之事也。勉其孝悌。與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吉。月朔也。○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族大人衆。則服食器用。固有不能齊者。同宮合處。則怨爭之風或作矣。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

八分書——十分ニアラザルノ意、即チ教化ヲ根本トシテ見ルニ猶ホ足ラザル所アリ。

橫渠先生——此章聖人兵律ヲ用キル所以ヲ述ブ。

兵謀、師律——兵ヲヤル謀計ト師ヲ出スニ法律アリテ規律ヲ守ルヲ云フ。

三王——夏殷周ノ三王ヲサス。

肉辟於——今ノ世ノ死刑ノ稍輕キ者ニ對シテ肉刑ヲ課スレバ身命ヲ絕ツコト少ナシ、此レヨリ外ハ教化行ハレザルヨリ民情相離レテ久シキニ及ビ、罪ヲ犯ス者モ其ノ罪タルヲ知ラザルガ如キ不可ナリトナス。

呂與叔——張子全書十五ニ出ヅ。

見得。外書。○朱子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詞。補欄外書曰。八分書體混篆隸。言篆二分隸八分也。荊公以律爲八分書。言謂今法十之八。古法僅存三分。蓋謗其與古法相遠也。愚案。意與注文反。○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好謀而成。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譎詐以爲謀。酷暴以爲律。斯其爲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爲能識之。○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久。肉刑有五。刻額曰墨辟。截鼻曰劓辟。刖足曰剕辟。淫刑曰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剕宮之刑。或曰。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渙散之久。必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緩死。○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爲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爲善。教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

邢和叔——全書二十九、遺書附錄ニ之ヲ載ス。

控帶——控ハ敵ヲフセグコト、帶ハ味方ヲ護ルコト。

介甫言——全書卷三十七、外書一、介甫ハ王安石、律ハ刑律ヲサス。

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違悖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直榦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爲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天子爲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胙。諸侯爲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于己。建宗廟爲祭主。

○邢和叔敍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所謂識其大者。欄外書曰。邢恕推服明道如此。而於伊川則蓋有所未滿者。故社友多責其叛師耳。然恕不足責。但於此足覘伯叔兩子之優劣。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壘土居民曰城。木柵處兵曰寨。斥遠也。候伺也。謂遠伺敵人。控制御也。帶圍護也。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操決謂操持斷決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

孝子安措之——孝子親ノ柩ヲ安ンジ措クノ用心ヲ云フ。

正叔云——全書卷十一遺書先生語第十。

今無宗子——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相如使蜀——事ハ前漢書卷五十七列傳二十七司馬相如傳ニ見ユ。移書——移文ト同ジ。

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本註云。一本所謂五患者。城郭。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設道場。寫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爲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

廟院——家廟ヲ云フ。
祖業——太祖ノ田地ヲ云フ。
凡人家法——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
花樹韋家宗——唐ノ岑參ガ韋員外花樹歌ヲ作リテ、韋氏ノ家ノ和ラゲルサマヲ述ベシヲ云フ。
冠婚喪祭——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
六禮——冠、婚、喪、祭、鄕飲酒、士相見是レ也。
廟必有主——主ハ木主ナリ、此式ハ全書六十四、伊川文集六ニ出ヅ。
祧——廟ヲタテズ木主ヲヲサムルヲ云フ。
注、影——畫像。
仲月——四季各三月ノウチ中ノ月ヲサス。
禰——父廟ヲ云フ。
正寢——正堂、又寢殿ト云フ。
卜其宅兆——全書卷六十四、伊川文集六。

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補唐詩訓解二卷。韋員外花樹歌岑參作。曰。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尙書郎。朝回花底恒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自庶人以下皆本注。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卽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禰。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

韓信多――事ハ前漢書ニ出ヅ。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十一、遺書二先生語第十。
不起善矣――亞夫ノ起キザリシハ、大將ノ任ニアル者トシテ其ノ事ノ見定メヲツケタル上起キザリシユヱ、其ノ任ニカナヘリト云フベシ、サレド猶ホカカル夜驚クガ如キコトヲナセシヲ見レバ、未ダ大將トシテ十分ナルモノトハ云ヒ難シ。
管攝天下――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第六。
宗子法――周禮禮記等ニ見ユ。
法、其餘庶子――長子以外ノ子ハスベテ臣トナル、故ニ君ヲ祖トスルコト能ハズ。
法、齊衰三月――忌服ヲナスコト三月。
又曰一年――一年ニハ一年ノ工夫ヲツミ、漸クシテ悠久ニ繼續スルコトヲ得ン。
宗子法壞――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
巨公之家――大臣ノ家ヲ云フ。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如臣多多益辨耳。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謂區畫分數之法。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臥帳中不起。有頃遂定。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之者辨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爲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太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太宗之庶子。又別爲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爲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爲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爲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爲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太宗爲五宗也。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持之以久。補益軒曰。愚案。程子遺書七上文之本註也。蓋言治法有漸。須尚積累。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絶。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所自出而不散。不分祖業。則人重其宗而不遷。

○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

古者戍役——全書卷四十六、伊川經說第三、詩經小雅采薇篇ノ說、采薇篇ハ人ヲ戍役ニ遣ハス時ウタフ歌ナリ、支那ハ屢北狄ノ侵略ヲ受ク、故ニ歴朝此ニ備フ、此詩ハ古先王ノ能ク下ノ情ヲハカリテ人ヲ使フヲ見ル。

再期而歸——二十四ヶ月ニテ歸ルヲ得。

疆圉——北方ノ邊境ヲサス。

今之防秋——宋代ニテハ戍役ヲ稱シテ防秋ト云ヘリ。

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盛也。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散。亦每萃於宗廟也。補孟子告子篇。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注。視之而弗〕中庸十六章。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易傳。補禮記月令。季秋豺乃祭獸。又曰。孟春獺祭魚。○欄外書曰。豺獺非有心於祭。然其如有祭者。出於其性。援此以證其理之爲自然。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論采薇遣戍役。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戍以防之。補〔注。論采薇〕益軒曰。案。采薇所謂獵狁。今之所謂韃靼也。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復卦象傳說。見第四卷。補復卦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衆。而所操者常寡。補前漢書列傳四韓信傳。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

下官ノ末流迄委細ニ之ニ逢スルヨリ上官ハ法制ヲ守リテ一モ處理スル所ナク、下官却ツテ事ヲ成シ、法網ヲヌケテ私曲ヲナシ、却ツテ長官ヲ制スルガ如キニ至ル、コレ後世官ノ治ラザル所以ナリノ意。

或曰云云——程子ノ議論ヲ難ズ、其ノ意ハ官省ハ長官次官ノミ其ノ人ヲ得レバ可ナリ、若シ得ザレバ法制ヲ墨守スルニ如カズ。

殊不知——右ニ對スル程子ノ答ナリ。

明道先生——全書卷二十九、遺書附錄。

使無失所——給養ヲ得ザルコトナキヤウニス。

敎者——敎師ノコト。

社會——十五家ヲ社ト云フ、其會合ノ意。

萃王——萃卦彖辭。

人心莫知其鄉——此意ハ心ノトリトメガナキモノナルヲ云フ。

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敎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其皆善。任法則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不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敎民孝悌。爲政先務。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五家爲伍。五伍爲保。伍謂相參比也。保謂相保任也。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孤煢而無依。殘廢而不全。羈旅而疾病者。皆窮民無告。使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敎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敎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觀此則養民善俗。平易忠厚之政可知矣。

○萃王假有廟。傳曰。萃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

其秀デタルモノヲ内舎ニ移ス、之ヲ私試ト云フ、年一回内舎生ヲ試ミ、其優レタルヲ上舎ニ移ス、之ヲ公試ト云フ、又隔年一回上舎生ヲ試ミテ之ヲ官ニ推擧スルナリ。

無虚月—私試ハ毎月行ハル、故ニ云フ。

學校禮義—伊川ノ改革意見ナリ、課トハ課程ニテ學業ヲ期日ヲ限リテ授クルコト。

待賓—才德アルモノヲ賓トシテ接待スルコトニテ、其所ヲ待賓齋ト云フ。

吏師—吏人ノ師トナルベキモノヲ招ク處ヲ吏師齋ト云フ。

元豐—神宗ノ年號。

利誘之法—利祿ニ早ク就カシムルガ如キ方法ニテ、學生ヲ誘ヒシヲ云フ。

國學解額—解トハ貢士ヲ云フ、國學卽チ太學ニ入ルベキ貢士ノ數ヲ云フ。

三舍升補之法—前ノ公私試補ノ條ニ注ス。

蓋朝廷—學政ノ弊ヲ述ブ、法制ヲ設クルヤ

出處。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務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法也。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次乃立檢察士行之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偸。士風日薄。偸・苟得也。薄・謂薄於人倫。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鄕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舊制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按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迹而不察其心。敎之者。非育才之道。取之者。非論秀之法。欄案文。欄外書曰。文是文法之文。非試藝之文。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任人。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任。在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必於上。後世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

賞チ云フ。十日分數——貴賤ノ分チチ云フ。其言曰——十事ノ總論ナリ。伊川先生上疏——全書卷六十、伊川文集二。師傅保——周禮ニ太師、太傅、太保アリ、三公コレナリ。皆在經筵——經筵ノ官ハ即チ師ナリ、今傅保ノ官ナケレバ、其ノ職師ニ集ル。有翦桐之戲——事ハ注ニ明ナリ、蓋シ此時哲宗猶ホ幼冲ニシテ、太后政チ攝スル時ナリ、故ニカク云フ。伊川先生看——全書卷六十一、伊川文集三。看詳——ミテツマビラカニスルノ意ニテ、檢察ナドトイフニ同ジ。三學——太學、律學、武學チ云フ。公私試補——諸方ノ貢士來ル者先ヅ外舍ニ入ル、學官月ニ一度文章チ以テ其學オチ試ミ、

保安全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德盛則過自消。正君養德者本也。求治規過者末也。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後世徒存傅保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者。今日經筵之官。則道之教訓之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嗜好之私。不溺乎心術。則德義進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謹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宮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皆得與聞之。則深宮燕私之時。無異於經筵講誦之際。對宦官宮妾之頃。猶若師保之臨乎前也。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本註。遺書又曰。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爲先。〔補〕欄外書曰。三學蓋謂縣學・州學・大學。或曰。謂大學・律學・武學。此說未審。

トシ、五黨ヲ州トシ、五州ヲ鄕トス、之ヲ六鄕ト云フ、郊外ニテハ五家ヲ鄰トシ、五鄰ヲ里トシ、四里ヲ鄼トシ、五鄼ヲ鄙トシ、五鄙ヲ縣トシ、五縣ヲ遂トス、之ヲ六遂ト云フ。

五曰貢士――學校ヨリ秀才ヲ選ビテ推擧スルヲ貢士ト云フ。

六曰兵役――軍兵公役ニツクモノ、却ツテ國カヲヘラスヲ憂ヒテ之ヲ述ブ。

注、胥徒――雜役ニ服スル者。

七曰民食――人民ノ食ニツキ、凶歲ノ備ヲナスベキヲ述ブ。

八曰四民――士農工商ノ制ヲ云フ、此ノ制全カラズ農民少クシテ浮浪ノ民多キヲ憂フ。

九曰山澤――山川ノ産要ヲ取締ルベキヲ述ブ。

注、山虞澤衡――山澤ヲ司ル官。

注、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ヲ云フ。

注、六府――司土、司木、司水、司革、司器、司

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凶歲之備。［補］（注。九年之食）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八曰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

九曰山澤。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

十曰分數。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以上十條。竝節錄本文。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度今之宜。徇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卑陋。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爲。而拯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先生除崇政殿說書。首上此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誘也。傅傅之德義。傅。附益也。保保其身體。

次以分──大學ノ師ニ次グベキ學德アルモノヲ云フ。

擇士入學──學生ヲ擇ンデ先ヅ縣ノ學校ニ入レ、更ニ之ヲ州ノ學校ニ入レ、更ニ又賓客ノ禮ヲ以テ大學ニ送リテ之ヲ敎ヘ、最後ニ朝廷ニテ其ノ賢能ヲ論定スルナリ。

凡選士之法──士ヲ選ブニツキ其ノ標準ヲ説ク。

明道先生論──全書卷五十五、コレ亦朝廷ヘノ上書ナリ。

一曰師傅──モリ役ナリ、敎ハ先ヅ幼少孩提ヨリ始ムベキヲ要ス。

二曰六官──周禮ニ見ユ。

三曰經界──田ト田トノ境ヲ立テルスヂメヲ云フ。

注、生齒──民人ノ生ズル數ヲ云フ。

四曰鄉黨──鄉黨ノ治敎ヲ專要トナス。

注、比閭──郊內郊外ニ由リテ其ノ名ヲ異ニス、郊內ハ五家ヲ比トシ、五比ヲ閭トシ、四閭ヲ族トシ、五族ヲ黨

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脩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敎天下之學。敎成使爲學官。推敎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敎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放周禮鄉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四曰鄉黨。敎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五曰貢士。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六曰兵役。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七曰民食。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

作レル樂ノ功化ノ至レルモノナリ。

後世禮法——後代濫リニ古樂ヲ廢シテ新樂ヲ起シ、却ツテ人ノ欲ヲ導ク、コレ後世治平ヲ得ザル所以ナリ。

明道先生言——明道文集ニ、朝廷ヘ上書セル文ニテ興學擧賢ノコトヲ述ブ。

禮命——禮式ヲ以テ命ズルコト。

延聘敦遣——朝廷ヨリ使ヲツカハシテ召シ入レ、禮ヲアツクシテ送ルコト。

其教自——此段ハ小學ノ教ヲ說ク。

其要在——此段ハ大學ノ教ヲ說ク。

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補正學益軒曰。愚謂。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聖人之道也。反之者。為異教。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厲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是也。其學行皆中於是

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類。凡二十七條。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補注。九疇見洪範。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六極。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學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補欄外書曰。愚案。平中亦似平和之訛。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

濂溪先生曰——通書樂上第十九。
九疇——書經洪範篇ニ出ヅ。
八風——八方ノ風ニテ東北ノ條風、匏音之ニ應ズ、正東ノ明庶風、竹音之ニ應ズ、東南ノ清明風、木音之ニ應ズ、正南ノ景風、絲音之ニ應ズ、西南ノ涼風、土音之ニ應ズ、正西ノ閶闔風、金音之ニ應ズ、西北ノ不周風、石音之ニ應ズ、正北ノ廣莫風、革音之ニ應ズ、卽チ八風、樂ノ八音ト相應ズルナリ。
注、國語——周語下景王二十三年。
優柔平中——人心和ラギテ平中チ得ルナリ。
天下化中——天下悉ク化シテ中チ得ルナリ。
古之極也——古昔聖人

近思錄卷之八終

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爲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卽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卽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補孟子離婁上篇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欄外書曰。施璜虹曰。此言學術與政術。不可分而爲二。分而爲二。則學與政皆非矣。孔孟之學術。卽孔孟之事功。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原是一貫。有全體必有大用。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也。云云。

過失トカ人ヲ任用スルコトヲ誤ルガ如キコトハ、人アリテ之ヲ正シ之ヲ諫ム、君ノ心ニ非邪ノ念アルトキハ、假令一事ノ現ハレシモノヲ救フトモ、又又非心ヨリシテ失ヲ生ジ、底止スル所ナシ。

注、孟子見齊王—事ハ孟子梁惠王篇ニ詳ナリ。

橫渠先生曰—正蒙有司篇。

制數—制度ノ數目ニテ、唯ダ名目ニ過ギザルヲ云フ。

法立而—正蒙三十篇第十一、此文ノ上ニ次ノ文アリ、故ニ補注ニ引ク、此章ノ意ハ、法度立チテ之ヲ守リ行フトキハ、君德永ク傳ハリ、功業大ナルベキヲ云フ。

橫渠先生—范巽之朝廷ヨリ召サレテ對策セントスルニ臨ミ、之ヲ張子ニ問ヒシナリ。

之。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著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口給面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補論語衞靈公篇。放鄭聲遠佞人。○正蒙三十篇第十一曰。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注。四代之禮樂〕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强施之於天下歟。道學政術。分爲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吾所事。而姑以是强施之天下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育。教誨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慘刻少恩。五伯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適。過也。間。非也。用

政治上ノコマゴマシタル所ハ整ヘリ。
本朝――宋代ヲサス。
注、世業――均田法ヲ以テ民ヲシテ産業ニ就カシムルヲ云フ。
注、府兵――高祖ノ置キシ十二軍ノ兵制ヲ云フ、勇敢比ナカリシト云フ。
注、租庸調――租ハ田租、庸ハ役夫、調ハ貢物ナリ。
注、省府――天下ヲ區分シテ十道トナシ、以テ行政ニ便セシヲ云フ。
敎人者――全書卷三十八、外書十一。
明道先生曰――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此章ノ意ハ人君タルモノ先ヅ文王ノ如ク閨門ノ內ヨリシテ家國天下悉ク能ク治平スルヲ得テ、始メテカノ周代ノ法度タル周禮ノ制ヲ行フヲ得ベシノ意。
君仁莫――全書卷三十四、外書六、伊川語。
昔者孟子――此事ハ荀子ニ出ヅ。
夫政事之失――政事ノ

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一國以一人爲本。一人以一心爲本。使人君有一念我邪。必將害於其政。奚待作於外而後可知。[補]孟子離婁上。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孟子見齊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其所大欲。則曰。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盍反其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興其善意。至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暇論。[補]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蒙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爲本。必節己裕民。德意孚洽。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補]論語學而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

ニアハント孔子ノ敎ヘラレシナリ。
治道亦有――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
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上篇ノ文。
唐有天下――全書卷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三綱――君ハ臣ノ綱、父ハ子ノ綱、夫ハ妻ノ綱。
藩鎭不賓――節度使トナリテ地方ヲ治メシ者來朝セザルヲ云フ。
注、於君臣父子――太宗兄建成ヲ殺シテ高祖ノ後ヲ承ケ、太宗ノ子承乾叛ヲ謀リテステラルルガ如キヲ云フ。
注、閨門之間――太宗弟元吉ノ妻ヲ納レシガ如キヲ云フ。
注、玄宗使肅宗――天寶十五年安史ノ亂ニ當リ、玄宗太子ヲシテ靈武ノ地ニ赴カシム、太子自ラ立チテ帝トナル。
注、永王璘――肅宗ノ弟、反シテ殺サル。
漢之治――漢ニ於テハ大筋ノトコロ正シクシテ誤ラズ、唐ハ却ツテ

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而國定矣。就事而言。則必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爲本。補不救則　欄外書曰。此以下。蓋就時事言。似斥荊新政。大變大益小變小益。非指祖宗法。○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止。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鎭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劫持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慙德。閨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鎭猖獗於外。閹豎擅專于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大綱謂綱常。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法制。略放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敎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關雎詠文王妃姒氏。有幽閑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補孟子離婁上。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

明道先生曰——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先生語一。

先有司——諸役人ニ諸ノ職事ヲ授クルヲ先トス。

鄉官讀法——鄉黨ヲ治ムル官人、正月、祭時ニ法ヲ民ニ讀ミ聞カスコト。

平價——物ノ價ヲ高カラズ低カラズトトノヘルコトニテ、物價安ケレバ官ニ買入レ、高キトキハ賣出シテ其ノ價ヲ平均ニス。

權量——ハカリノ重リト枡トナリ。

注、正、師、胥、長——黨、族、閭、比、ノ長ヲ云フ。

注、銖兩斤鈞石——秤量ノ名。

注、龠、合、升、斗、斛——枡目ノ名。

人各親——賢才ヲ擧グルニ私ナキコトヲ述ブル爲メニ斯ク說キ起セシナリ。

仲弓曰——論語子路篇ニ出ヅ、要ハ賢才ヲ擧ゲント思ハバ、先ヅ己ノ知レル者ヲ擧用スレバ天下ノ賢才自ラ推擧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爲主。治固在其中。後世惟持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衆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攷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石也。量五。龠合升斗斛也。補欄外書曰。此條宜分爲兩節看。前節言治法。後節言治道。治法在紀綱文章。周官制度不可闕。治道在親親尊賢。宜推此心。公以致之遠。人各二句屬後節。○注。黨族閭比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人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仲弓曰。焉知賢才而擧之。子曰。擧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仲弓欲以一人之知。擧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擧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

ヅ。
爲民立君――全書卷四十九、伊川經説第四、此説春秋隱公七年夏城ニ中丘ニノ下ニ出ヅ。
不時害義――農時ノ暇アル時ナラズ、或ハ爲スマジキ事業ナルコト。
注、向――魯ノ邑ナリ。
丹桓宮楹――桓宮ハ桓公ノ廟、楹ハ其ノ廟ノ楹ナリ。
僖公修泮宮――泮宮閟宮ノ事ハ詩經ノ魯頌ニ見ユ。
泮宮――諸侯ノ學校ニシテ天子ノ辟廱ノ半ナリ。
閟宮――宗廟。
治身齊家――全書卷四十六、伊川經説第二。
治之道――政治ヲ爲ス本道ナリ。
治之法――政治ヲ爲スノ方法ナリ。

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天子之辟廱。故曰泮宮也。閟。閉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泮宮者所以教育賢材。閟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爲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議焉。補注。禖宮。詩正義曰。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擧也。補書經堯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程子解出此下。○

注、張柬之―唐則天武后ニ召サレ、後武氏ノ亂ニ當リ、二張ヲ誅シテ唐ノ社稷ヲ復ス、功ヲ以テ漢陽郡王ニ封ゼラル。

注、武三思―武后ノ姪、張柬之等武氏ノ誅セラルルト共ニ之ヲ誅セントス、而モ果サズ、三思遂ニ韋后ト通ジ、權勢盛ナリ、張柬之等却ツテ之ニ殺サル。

夫有物―艮卦彖傳ノ注文、コレ事物各〻其安ンズベキ分アルヲ云フ。

兌說而能貞―兌卦彖傳ノ注文、此彖傳ノ意ハ人君正シキ悅ヲ以テ民ヲ悅バシムレバ、上天理ニ從ヒ、下人心ニ應ズ、是レ悅道ノ至正至善ナルモノナリトノ意。

天下之事―既濟卦彖傳ノ注文、是レ物窮レバ進ムコト能ハズ、故ニ亂ルルナリ、唯ダ聖人ハ未窮ニ變通シテ亂ニ入ラシメズ。

注、易大傳―易繫辭傳ヲサス、同下傳ニ出

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卦彖傳。事物各有天然之則。聖人非能爲物作則。但處之各當其則而已。補易經艮卦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兌卦彖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道出於天。違道則非順天矣。譽出於人。干譽則非應人矣。○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彖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者。天下之常勢。有盛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易大傳曰。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補易既濟卦辭曰。初吉終亂。彖曰。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其道極也。○欄外書曰。唐虞不傳於子。而傳於賢。季年又使之居攝敷治。往古來今無此典故。卽所謂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者也。○爲民立君。所以養

リ、解卦ハ坎下震上、坎ニシテ動ク、故ニ坎ヲ出ヅルコトヲ得。

自古聖王——古ヨリ聖王ト云ハルル人ハ、世ノ難ヲ救ヒ亂ヲ定ムルニ、其ノ始ニ當リテハ未ダ諸種ノ施設ニ暇アラズ、既ニ安定ヲ得ルトキハ則チ永遠ノ策ヲ立テ、後代之ヲ繼續スベキ治道ヲナス。

自漢以下——漢代以後ハ禍亂ヲ鎮定スルコトニ勉メテ、其ノ事成ルニ至レバ、唯ダ姑息ノ策ノミヲ以テ世ヲ維持シ、敢テ善治ノ道ヲ講セズ、コレ正理ニ來復ス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ニ出ル。

有攸往——猶ホ難ノ殘リ存スレバ、早ク之ヲ除キ去レバ吉ナルコトヲ得ルノ意。

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爲坤。大難初解。與民休息之意。補易解卦彖傳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艸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興廢舉墜。脩復治道。以爲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

大畜之六五——此意ハ豕ノ牙剛暴ニシテ害ヲ爲ス、之ヲ切リ去レバ則チ吉ナリ、豶ハ牙ヲ去ルコト、又云ク、豶トハ豕ノ陽物ヲ去ルコト、卽チ去勢スルコトナス、程傳ノ意後說ノ方ヲ取ルガ如シ。總攝——スベククルコト。

解利西南——解卦象ノ文、其ノ義ハ傳ニ詳ナ

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睽。頤中有物曰噬嗑。噬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大用焉。○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視繁猶簡。令行而禁止矣。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聖人所以制強暴者。蓋亦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

挺特奮發——ヌキンデテ事ヲハゲミナスコト。

觀盥而不薦——觀卦彖ノ文、此ノ意ハ祭ノ始ニ手ヲ洗ヒ清メテ未ダ供物ヲススメズ、心ノ誠敬純一ナル時ヲ云フ、顒若ハ仰ギ見ル貌ニテ、萬人其ノ人ヲ仰ギ見ルヲ云フ。

凡天下至於——噬嗑ノ卦ノ程傳、噬嗑トハ喰ヒ合ハス義ニテ口中ニ物アリ、之ヲカミキリテ齒ヲ合ハスコト。

之。此謂用馮河者。借以言剛果而已。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迫。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陵夷。苟非一人剛斷。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有爲。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寛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疎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後治泰之道可成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者祭祀之始。盥洗之時也。薦者獻腥獻熟之時也。方盥之始。人心精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爲人上者。必外莊内敬。常如始盥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顒顒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

士脩其學――士タルモノハ學ヲ脩メテ、君ノ用ヲ爲スベキニ至レバ、君ヨリシテ之ヲ擧用シテソレゾレノ職ヲ授ク、士自ラ之ヲ求ムルニアラズノ意。

皆有定志――階級ニヨリテ其分定マリ、其ノ志モ亦從ツテ定マリテ外ニ向ハザルナリ。

泰之九二――此ノ意ハ穢レシコトヲモオシ包ミ忍ビテ度量ヲ大ニシテ羣小ヲ入レ恩ヲ施シ、大英斷ヲ以テ改革ヲ敢テシ、遠方ノ民ヲ忘レズ、私親ヲ去レバ卽チ中行ニ合フコトヲ得ルノ意。

治之之道――上ニ云フ所ノ政事ノユルク、法度ノスタレ、庶事ノ筋目ナキヲ治メ正スノ道ヲ云フ、其ノ道タルヤ之ヲ急遽忿疾ノ心ニテハ能クスベカラズ、必ズ寛容ノ大量ヲ以テセザルベカラズ、故ニ包荒ト云フ。

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擧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泛溢而無節。未可以亟正。驟起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施爲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踈。不迫不踈。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弛慢。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補泰卦爻辭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益軒曰。愚謂。聖人非尙馮河。以誡子路之言可見

於ケル亦此クノ如シ。

若乃暴——モシ目ノ前ノ小仁ヲアラハニシ、正道ニソムキテ虛名ヲ求メ、カクシテ下下ノ者ヲ親ミ近ヅケントスルモ、コレニテハ其ノ道狹クシテ、天下ノ人人ト親シムベカラズ。

煦煦然——ココニテハ小惠ヲ施ス貌。

其民皞皞——孟子盡心上篇ノ文、皞皞ハ廣大ニシテ自得ノ貌。

注、蒐田——春ノ獵ヲ蒐田ト云フ。

古之時——易履卦象ノ程傳。

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羣心自然豫附。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干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煦煦。日出微溫之貌。禮天子不合圍。蓋蒐田之時。圍於三面。前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猶王者顯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求人之比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

トハ仁義ノ名ヲカルコトナリ。
易所謂云云――周易本文ニ此語ナシ、易ノ緯書ノ文、其意ハ初ノ差ハ僅ニシテ殆ンド知リ難キ程ナルモ、其末ニ至リテハ千里ノ差トナルヲ云フ。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五十九、文集一、英宗ニ上ルノ書ナリ。
制於事――事事ヲ裁斷シテ其宜シキニカナハシムルハ、根本法ノ作用ノミ。
近規――近臣ノ色色ト申上グル規法ノ意、又近代ノ規法トモ云フ、何レニシテモ先王聖人ノ敎ニ違シ、「㒵外書曰、近規只是近世規則、猶レ言ニ近例一。
注、膠――カタマリツクノ意。
比之九五――此卦爻、本文ノ下ニ邑人不レ誠吉トアリ、此爻ノ意ハ王者ノ狩ニハ三方ヨリ獲物ヲ驅リ、前一方ヲアケテオク、カクテ前ヨリ逃ゲ失セル者ハ敢ヲ逐ハズ、王者ノ民ニ

是以寛慈喚做王。嚴酷喚作伯。自古論王伯至明道先生此箚無餘蘊矣。補注。宣帝雜王伯前漢書元帝紀曰。元帝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敎用周政乎。　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同下。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

心ノ起リテ外ニ發動セントスルヲ引キトメテ本心ノ誠ニ反スコト。先王以茂—無妄ノ大象ノ文、先王至誠无妄ヲ以テ、天ノ時ニ配シテ萬物ヲ化育スルノ意ニテ、至誠无妄ノ發用ノ大ナルヲ云フ。明道先生言—全書卷五十五、明道文集二。神宗—宋ノ第六代ノ主ニテ英宗ノ子。霸者—五霸ノコト、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ヲ云フ、但シ五霸ニハ種種ノ說アリ。注、大臣—呂公著ヲサス。注、太子中允—太子附ノ官、侍從ニシテ啓奏ノコトヲ司ル。注、權監察御史—權ハ攝官ノ意、監察御史裏行ハ官名。王道如砥—王道ハ天理ノ正、人倫ノ至ニ由ル故ニ之ヲ砥ニ譬フ。霸者崎嶇—霸者ハ私心ヲ用ヰ、仁義ノ名ニヨル、故ニ之ヲ險阻ナル小逕ニ譬フ。假之而伯—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假ル

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程子曰。無妄之謂誠。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茂・篤實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時以育物。朱子曰。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以上論端本在誠心之道。【補】益軒曰。愚謂。對時育萬物者。乃王者法天而平治於天下也。故於治天下之道言之。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霸之事。有天理人慾之分。綱常純駁之辨。【補】欄外書曰。依・猶言依託。與論語依於仁之依不同。偏・是一偏。非仁義之全體。又曰。三代已下。無此議論。或有此議論。而無此人。惜乎神宗之不終用也。

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王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回邪委曲之行。崎嶇艱險。反側不安之意。逕・委曲小路也。

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者脩己愛民。正中國。攘夷狄。無非以誠心。而行乎天理。霸者假尊王攘夷。救災討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霄壤之不侔。然其初但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僞而已。○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

注、歆動――羨ミ欲シテ心チ動スコト。

人多言――孟子即チ補注ノ文ト併セ見ルベシ。

天下事――論語即チ補注ノ文ト併セ見ルベシ。

之勢。孟子說。○人之歆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己自重。而彼自輕。補孟子萬章下篇。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盡心上篇。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愚謂。眞知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補孟子告子篇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云云。○此章之義可。并按焉。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況夫懷齷齪之見。畏人非笑。而恥居貧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補論語里仁篇。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孔子曰云云——論語堯日篇ノ文。
人苟不知命——以下孔子ノ語ヲ釋ス。
或謂科擧——全書卷三十八、外書卷十一、性理大全卷五十五。
不患妨——科擧ノ學業ヲ勉ムレバ學問ノ方ニハ妨ゲナシトスルモ、志仕官ニアリテ實學ニアラズ、故ニ志ヲ奪フヲ患フト云フ。
橫渠先生——孟子梁惠王下篇曰、仕者世祿。
長廉——廉直ヲ增スコト。
似述世風——世世ノ家風ヲツギノブルコト。

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補說苑三。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或謂。科擧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擧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故科擧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奪志則根本撥矣。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朱子曰。科擧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擧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八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投牒覓擧之類。循理謂服勤事任。似述世風者也。補注。四聲八病。四聲。平上去入也。詩人玉屑十一。詩病有八。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

再三請益――益ヲ請フトハ未ダ聞カザル所ヲ尋ネ問フコト。
漢策賢良――全書卷一二先生語、及性理大全卷九十五ニ出ヅ。
廷對――朝廷ノ對策ニテ、朝廷ニテ試驗セラルルヲ云フ。

伊川先生――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又性理大全卷五十五ニ載ス。
學業――科擧ニ應ズル爲メノ學業ノ意。
但學業――科擧ニ應ジ及第スル迄ニ上達スレバソレニテ可ナリ、ソレ以上ニ強ヒテ之ヲ求ムルハ惑ヘルモノナリトス。
問家貧――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
在已固――天命ニ安ンゼンコト、自分一個ニハ可ナランモ、親ノ爲メニ然ル能ハザラン、之ヲ如何ニスベキト問フ。

待別時說。封親與封妻。事體不同。顯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朱子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擧法都變了乃爲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擧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擧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擧業。某何嘗不教人習擧業也。人若不習擧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擧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問。家貧親老。應擧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

フ、普通ニウロタヘル意ニ用ウ。
謝湜自─全書巻二十二、遺書伊川語六。
謝湜─伊川ノ高弟、官ハ國師博士ニ至ル。
先生在─全書巻二十遺書伊川語五、先生ハ伊川ナリ、伊川嘗ツテ經筵侍講トナリ、天子ニ書ヲ講ズ、其時ノコトナリ。
俸─當時ノ例ニヨレバ京ノ官ニ入ル者ハ俸祿ノ下狀ヲ請ヒ受ク、之ヲ給料錢曆ト云フ、何ノ時、何ノ料、何程ヲ與ヘヨト云フ類ナリ。
牒─移文ノコトニテ、官府各省ニテ色色ノ公事ヲ照會スル爲メノ文書ヲ云フ。
前任曆子─前ニ官ニ居リシ時ノ給料錢曆ヲサス。
草萊─田舎ノコト。
券曆─錢曆ノ證文ナリ。
不爲妻求封─當時ハ官ヲ得ル者ハ其父母妻ナドニモ贈官封爵ヲ乞ヒシモノナリ、程子之チ爲サズ。
范純甫─范祖禹ナリ。
陳乞─情ヲ陳ベテ切ニ乞フコト。
恩例─特別ノ恩惠ニヨルコト、即チ定例ノ反。

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補益軒曰。愚謂。學者當使義理勝利欲之心。義理勝利之心。是學問之功也。不然說話而已。○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三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未幾除侍講。本注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

只那計較――事ニ臨ミテトヤカクト計リタクラブルハ、一ニ利害ノ念アルヲ以テナリ。

聖人則更――利ト害トノコトハ聖人ノ云ハザル所、聖人ハ唯ダ義ニ合フト否トヲ云フノミ、而シテ命其中ニ存スルナリ。

注、張南軒――名ハ栻、字ハ敬夫、南軒ト號ス、宋史道學傳ニ出ヅ。

注、霄壤――天地ト云フニ同ジ。

大凡儒者――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三。

趙景平問――全書卷十七、遺書伊川語二。

子罕言利――論語子罕篇首章ノ文。

不獨財利云云――普通ニ云フ利トハ財利ナレドモ聖人ノ利トハ義ニカナフヲ以テ利トナス故、其意大ニ異ナルヲ説ク。

釋氏之學云云――佛教ハ生死ヲ惡ミテ無生ヲ願フ、其本意皆自利ニアリ。

問邢七――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

邢七――七ハ名ハ恕、字ハ和叔、七ハ宗族ノ排行ナリ。

狼狽――兩獸ノ名、狽ハ其前足短ク、常ニ二狼ニ駕シテ行ク、狼ナキ時ハ働ク能ハズ、故ニ世事乖クヲ狼狽ト云

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卽是人欲之私。有所爲而爲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卽是天理之公。無所爲而爲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況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補孟子盡心上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補孟子離婁下篇。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爲利也。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絕滅人倫。推其本心。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

得不ニヨリテ止處ニ安不アルヲ說ク。自別――實理ヲ得タル者ハ自ラ常人ト異ナル所アルナリ。人之一身云云――未ダ實理ヲ得ザル者ヲ述ブ。穿窬――穴ヲキリアケテ物ヲヌスムコト。執卷者――書ヲ讀ム者ノ意。軒冕――車服ノコト。及其蹈――以下ハ實理ヲ得タル者ヲ述ブ。

曾經云云――曾テ何何ノ經驗アル者ノ意。

得之於心――實理ヲ見得スルコトニツキテ述ブ。

孟子辨舜跖――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第三。

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補論語季氏篇。孔子曰。

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

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爲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後所見爲實見。充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

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則不待勉强。學者實見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 補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義。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

處置―義ノ是非ヲワキマヘテ之ヲ處分スルコト。

放下―俗ニウッチヤリオクコトニテ、念頭ニカケヌヲ云フ。

門人有居―全書卷五遺書二先生語四ニ載スル語ト此條ト小異アリ、曰、人有習佗經、既而舍之、習戴記云云トアリ、此門人ハ謝顯道ナリ、此時明道扶溝縣ニ知タリ、伊川之ニ侍ス。

太學―汴京ニアリシ國子監ナリ。

鄉學―鄉里ノ科擧。

蔡人―蔡州ノ人。

戴記―禮記。

決科之利―科試ヲハタスニ利多キヲ云フ。

子貢云云―史記・孔子家語及ビ論語ニ見ユ。

規規―ハカリイトナムナリ。

豐約―富ミテ豐ナルト、貧クシテ約ナルトヲ云フ。

人苟有―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朝聞云云ハ論語里仁篇ノ文。

曾子易簀―禮記檀弓上ニ出ヅ、曾子病革ルノ時、其臥シタル簀ノ大夫ノ簀ナルヲ聞キ、強ヒテ之ヲ易ヘシム、席ヲ易ヘテ未ダ安ンゼザル前ニ歿ス。

實理者―以下實理ノ

是無義無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己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大學。而欲歸應鄉學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尠。甚少也。得失有命。妄起計度之私。是利心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說見論語。謂不能安受乎天命。而有心於貧富也。補注。說見論語論語先進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錄漏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爲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未有實耳。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

志有所從――信ヲ立ツル始ニ、其志ニ係ハル所アレバ、心移リ動キテ、之ヲ度レドモ正シキヲ得ズノ意。賢者惟――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明道語、此章ノ意ハ賢者ハ事事ニ義ノ是非アルヲ知リテ其是ニ從フモノニテ、命ニ至リテハ自然ニ其中ニ存シ、義ノ是ナル處ニ禍福天壽ノ天命アリトノ意、中人以下ハ義ノ是ナルコトヲ知ラズ、命ニ遇ヒテ義ノ存スル處トシテ之ニ安ンズ。如言求之云云――此三句ハ孟子ニ出ヅ、此段ノ意ハ富貴利達ハ求ムルニ道アレバ妄ニ求ムベカラズ、又之ヲ得ルニ命アレバ求ムルモ必ズシモ得ラレズ、故ニ之ヲ知リテ義ニ處リテ敢テ求メズノ意。若賢者――賢者ハ義ヲ以テ之ヲ得ルニテ、當然ノ理ニ從フナリ、之ヲ以テ命トハ云ハザルナリ。人之於患難――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此章ノ意ハ患難ノ來ルハ天命ニシテ免ルベカラズ、所謂人事ヲ盡シテ後ハ又施スベキ術ナキナリ、卽チ義ヲ以テ之ニ處シ命ヲ俟ツノミノ意ヲ示ス。

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處卦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虞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所度者牽於私意。安能得其正哉。補中孚卦初九爻之辭曰。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天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眞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孟子所謂。求之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倖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而遂也。此言要亦爲中人以下者設爾。補注。孟子所謂。孟子盡心上。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之必以道。不枉道以求之也。得之必以義。不非義而受之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間。要決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應事之時。欲以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

鼎之有實――鼎卦九二爻ノ象ヲ釋ス、此九二ハ鼎ノ中ニ烹ルベキ實アルヲ云フモノニテ、人ノオ力功業ノ實アルニ譬フ。

不愼所往――才力アルモノ、動モスレバ趨向ノ道ヲ誤ル、故ニ往ク所ヲ愼メト云フ。

士之處高位――艮卦六二ノ程傳、六二爻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ト、腓ハコブラニシテ足ノ動クニマカセ、自ラ獨リシテ動クモノニアラズ。

君子思――艮卦象ノ傳。

人之止――艮卦上九爻ノ傳。

久終――久シク終ルマデノ意。

中孚之初九――此傳文象ノ下ニ出ヅ、中孚ハ中心ニアル信ノ意。

虞――虞度ノ義ニテ、ハカリ定メルノ意。

人之有才業也。當愼所趨向。不愼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抱負才業。急於有爲。每不暇謹擇所向。則反爲才業累矣。如苟或之類是也。補鼎卦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卦六二傳。在上位者。當以正君定國。爲己任。故有拯而無隨。在下位者。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請討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補注。孔子嘗論語憲問篇。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云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艮卦象傳。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之不踰其分。是不出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苟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爲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況踰越常分。據非所據者。乃出位之尤者也。補艮卦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晩。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艮之上九。止之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補艮卦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

象ノ程傳●
君子當困——困卦象ノ傳。
防慮之道——困窮患難ノ來ルヲ防ギトドメント慮ルヲ云フ。
苟不知命云云——論語堯曰篇ノ不知命云云ノ朱注。
寒士之妻——困九四爻ノ傳、此意ハ貧困ノ夫、弱小ノ君ヲ以テ其妻タリ臣タルモノガ、倚頼スルニ足ラズト雖モ、二心ヲ懷カズシテ之ニ從フハ、即チ正ニ安ンズルノ意。
渫治——水ノニゴリシヲカヘホシテ之ヲスマスコト。
不見食——井水ノ汲上ゲラレザルヲ云ヒ、才人ノ用キラレザルニ譬フ。
蓋剛而不中——九三ハ陽爻ニシテ中位ニアラズ、進ミテ事ヲ行ヒ爲サントスルコト切ナルナリ。
用之云云——論語述而篇ノ文。
已日——、諸事ノトトノフ日ニテ、改革ヲ施スノ準備成ルヲ云フ。
如二之才德——此クノ如クオアリ德アリ而シテ位アル上ハ、進ンデ其道ヲ行ヒ、以テ功ヲ世ニ立ツベシ、若シ斯ル人退キテ出デザレバ卸ツテ咎アリトナス。

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隕穫。猶顚躋也。補論語堯曰篇。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語註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卦九四傳。補困卦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非則已渫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爻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爲。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捨爲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補井卦曰。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六二居上得正。下卦爲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故曰應上。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時則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補革卦曰。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已。故辭曰征吉無咎。補益軒曰。愚謂。此所以嚴光之不是也。

○鼎之有實。乃

アレバ少シク爲ス所アルベキナリ。
此彼—此ハ陽、彼ハ陰ナリ。
王允—字ハ子師、太原祁人ナリ、後漢ノ末、董卓ニ從ヒ、漢ノ舊事ヲ以テ其施政ヲ助ケ、以テ王室ヲ扶持ス。
謝安—字ハ安石、晉ノ孝武帝立チテ、威權桓溫ニアリ、安忠ヲ盡シテ晉室ヲ翼ク。
明夷初九—此明夷ノ卦ハ日地中ニ入ルノ象ニシテ、暗君上ニアリ君子傷ハルルノ義ナリ、初九ハ其ノ傷ハルルノ始メナリ、君子タルモノ能ク其ノ幾ヲ見テ、速ニ去ルヲ要ス。
注、楚王戊云云—前漢書列傳六ニ出ヅ。
晉之初六—此ニハ晉ノ初六ノ爻辭ト象トヲ釋ス、晉初六ノ爻辭ハ本文ニアリ。
在下而始進云云—初六爻辭ノ下ノ程傳。
雍容寬裕—ユルヤカニシテユタカナル意。
汲汲—求ムルコトノ急ナルヲ云フ。
悻悻—怒ル貌。
晉如—ノボリススムコト。
摧如—オサヘシリゾクルコト。
然聖人云云—初六象ノ傳ナリ。
不正而合—睽卦六二

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敢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無咎。補晉卦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卦之初爲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故寬裕以待其自信可也。苟有官守。而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急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補初六象傳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可久可速。不失其時矣。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卦六二象傳。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必以正道。而後合者。補睽卦六二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撓懼。而能遂其爲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裁制而不可違。彼已定之禍福。雖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補困卦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

侯ニ封ゼラル、後遂ニ辭シテ赤松子ニ從ヒ遊ブ。

注、疏廣―字ハ仲翁、東海蘭陵ノ人、仕ヘテ太傅トナリ二千石ニ封ゼラル、後故郷ニ歸老シテ壽ヲ終ルト云フ。

有量能度分云云―自分ノ力量ヲハカリ分ニ安ンズルモノヲ云フ。

注、徐孺子―名ハ穉、字ハ孺子、後漢ノ人、家貧ニシテ自ラ耕稼ス、恭儉義讓、四鄰皆之ニ服ス、官屢召セドモ遂ニ赴カズ。

注、申屠蟠―字ハ子龍、後漢ノ人、九歲ニシテ父ヲ喪ヒ、哀毀禮ニ過グ、隱居シテ精學ス、遂ニ高志ヲ全ウシ、其家ニ終ハルト云フ。

有清介自守云云―自ラ高潔トシテ世事ニ關ハルヲ屑シトセザルモノヲ云フ。

注、嚴陵―名ハ光、字ハ子陵、後漢ノ人。

注、周黨―字ハ伯況、後漢ノ人、光武帝召セドモ遂ニ至ラズ。

遯者陰―遯卦象ノ註ナリ、此ノ爻ノ意ハ陰漸ク盛ンナラントスル象ニシテ、君子タルモノハ能ク微細ナル兆候ニモ之ヲ察シテ早ク遯レントスルナリ、サレドモ未ダ全ク陰ノ盛ナルニアラズ、九五ノ正應

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一於遯。雖未能大正。尙幸其小有可正也。【補】遯亨。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强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艱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離下坤上明夷。離明。坤地也。明入地中。傷明也。初九傷猶未顯。而爻之辭。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爲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去而不得矣。【補】爻辭曰。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在下則勢疎。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貞正之守。求信愈急。人

應ハ九五ナリ、而モ六二ハ初九ニ比ス、初九ハ小子ニシテ九五ヲ大人トナス、六二此兩者ニ從フノ理ナク、何レニカ從ヒ、何レニカ背クコトトナル。
兼與―兩從ノ意。
君子所賁―賁卦初九爻ノ傳、賁トハ飾ルコトニテ其ノ行フ所ニ飾アルノ意。
故曰云云―初九ノ爻辭、此意ハ其趾ヲ賁ル、トハ行フ所ヲ云フ、車ヲ舍テ徒ヨリストハ、車ニ乘ラズ徒歩スルノ意ニテ、コレ君子ノ賁ル所ノ象ニシテ世俗ハ之ヲ羞ヅルナリ。
蠱之上九云云―此爻ノ意ハ大賢時ニ合ハズシテ身自ラヲ潔クシ、其ノ行ヲ貴クシ、其ノ志ヲ守ルノ象トナス。
有懷抱道德―以下士ノ退キテ自ラ守ルニ其道多樣ナルヲ說ク。
注、伊尹―初メ有莘ノ野ニ耕シ、堯舜ノ道ヲ樂メリ。
注、太公―姓ハ姜名ハ尙、文王ニ遇ハザル前、渭陽ニ漁セリ。
有知止足云云―物盛ナレバ必ズ衰フ、故ニ止ルベキ處ヲ知リ、足ルベキ分ヲワキマヘテ退イテ自ラ保ツナリ。
注、張良―漢高祖ニ事ヘテ功アリ、萬戸

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爲正應。然下比初九。苟隨私昵。必失正應。補隨卦六二爻曰。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賁者行義也。世俗所貴者勢位也。賁之初九。所賁在下。故爲趾。爲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爲羞。君子以得行誼爲榮。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淸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處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補益軒曰。愚謂。懷抱道德云云者。得而大者也。獨潔其身者。失而小者也。知止足。與量能度分者。亦比之懷抱道德云云爲小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艮下乾上爲遯。二陰初長。固所當戒。然乾剛在

有君長之道─元ハ大ノ意ニテ、君トナリ、長トナルモノノ道ニテ、人ノ上ニ立ツベキ道アルヲ云フ。
上之比─上ヨリ下ノモノニ對シテモ此三者ヲ求メ、又下ヨリ上ニ對シテ此三者ヲ求ムレバ、上下和協ノ實ヲ得テ、悔、咎ナキヲ得ルノ意ナリ、コレ亦人ノ出デテ仕ヲ求ムルニ必要ナル道ナリ。
素履─モトヨリ自分ノ素居ル所ノ分ヲ云フ、素履トハ其自己ノ分ヲ踰エズシテ事ヲ行ヒ居ルノ義ナリ。
傳曰夫人不能─本分ニ安ンゼズシテ往クトキハ咎アルヲ說ク、即チ徒ニ仕ヲ求メテ、祿ヲ得ントスルヲ云フ。
賢者云云─賢者ノ仕ヲ求ムルニハ、ソレ相應ニ、爲ス所アランタメナリ、祿ヲ得ルハ目的ニアラザルナリ。
若欲貴─富貴ヲ求ムル心ト道ヲ行ハントスル心トハ兩立セズ、之レガ若シ兩兩相讓ラザレバ、遂ニ分ヲコユルニ至ル。
大人─否卦六二爻ノ程傳。
不雜亂─小人ノ羣ニ交リテ亂ルルガ如キコトナシノ意。
無兩從之理─六二ノ

無レ咎。元謂レ有二君長之道一。永謂レ可三以常久二。貞謂レ得二正道一。上之比レ下。必有二此三者一。下之從レ上。必求二此三者一。則無レ咎也。羣然相比。而非レ得レ所レ主。苟焉爲レ比。而非レ可レ久。邪媚求レ比。而不レ由レ正。皆不レ能レ無レ咎者也。○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レ咎。傳曰。夫人不レ能三自安二於貧賤之素一。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レ去二乎貧賤一耳。非レ欲レ有レ爲也。既得二其進一。驕溢必矣。故往則有レ咎。小人志在二富貴一。故得レ志則驕溢。賢者則安レ履二其素一。其處也樂。其進也將レ有レ爲也。故得二其進一。則有レ爲而無レ不レ善。賢者素二其位一而行。窮而在レ下。初無二貧賤之憂一。達而在レ上。將レ遂レ行二道之志一。以レ是而進。何咎之有。若欲レ貴之心。與レ行レ道之心。交二戰于中一。豈能安レ履二其素一乎。欲レ貴之心勝。則必不レ能レ安二行乎素位一。而亦卒無レ可レ行之道一矣。○大人於二否之時一。守二其正節一。不レ雜二亂於小人之羣類一。身雖レ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三以レ道而身亨二。乃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二乎時一。道之否亨。由二乎我一。大人者。身有レ否。而道無レ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不レ入二其黨一。身則否矣。然直レ道而行。無レ所二撓屈一。道則亨也。○否卦六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レ亂レ羣也。○人之所レ隨。得レ正則遠レ邪。從レ非則失レ是。無二兩從之理一。隨之六二。苟係レ初則失

苟自求——自ラ仕チ求ムレバ、君之ヲ侮ルガ故ニ信用セラルルコトナシ。

其尊德樂道之心——人君ノ心ヲ云フ。

有爲——世ニ功業ヲ立ツルコト。

君子之需——易需卦初九象ノ程傳。

恬然——シヅカナル貌。

志動者——自ラ守ル志動クモノニシテ、時ノ至ルヲ待チカヌルヲ云フ。

比吉原筮——易比卦ノ象辭。

傳曰——程傳。

親比——シタシミ合フコト。

悔咎——心ニ悔ユルコトアリ、外ヨリ咎ヲ受クルコトアリ。

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類。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易傳下同。○蒙卦象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爲哉。補易蒙卦辭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云云。○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孟子公孫丑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蓋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補易需卦初九曰。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

近思錄卷之六終

斯干之詩――又小學ニ出ヅ、詩小雅ノ篇、此詩ノ意ハ凡ソ兄弟ノ間ハ仲ヨクシテ、タトヘ我ガ爲メニ惡シキコトアリトモ、之レニ倣ヒテ惡シザマニナス勿レ云云。

厮――相ナリ。

常深思――身ヲ修メテ家齊ヒ、國治リテ天下安シ、故ニ家道ヨリシテ正サザルベカラズ。

婢僕始至云云――始メテ婢僕來レバ一生懸命ニ働ク。

提掇――ヒツサゲトルコトニテ、引キ立テテサトシヤル意。

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不易。則亦不安矣。横渠記說。○所謂養志者也。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詩說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報以爲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不然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通行也。○論語陽貨篇。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語錄。○提掇。謂提起警策之也。

不右――ヨシトナサズ。

夜出秉明燭――禮記內則篇ニ出ヅ。

橫渠先生――小學嘉言篇ニ之ヲ載ス。舜之事親――又小學ニ出ヅ。

之坐側。常食絮羹。卽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調羹也。禮記。不絮羹。爲其詳於味也。　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爲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爲矯拂也。補書經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辨。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

娶侯氏——以下侯夫人ノ事ヲ述ブ。

稟——トフ。

諸庶——太中ノ妾ノ生メル諸子。

小臧獲——小サキ召使。

所存惟二——頴ト頤ト。

義。人以爲難。任子・謂保任使之人仕。諸父・謂從父也。 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補易謙卦初六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男僕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敎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飮食常置

病臥於床―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明道語、小學嘉言篇ニ載ス。

程子葬―全書卷三十五、外書七、父ハ程珦コレナリ。

周恭叔―程子ノ門人。

買乳婢―全書卷三十七、外書十。

備他虞―不慮ノ變アルトキノ備トスルノ意。

但有所費―二婢ヲ置クコトハ費用ノ嵩ムコトナリ。

先公太中―全書六十六、伊川文集八、此章ハ伊川ガ其父太中及ビ母侯夫人ニツキ其行實ヲ述ベシモノナリ。

任子―官途ニアルモノ、其子ヲススメテ官ニツカシムルヲ云フ。

伯母―珦ノ兄ノ妻。

從女兄―伯母ノムスメ。

妷―姪ニ同ジ。

再嫁爲失節。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己字恭叔。臨喪飲酒。非禮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蓋如此。）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敎養其子。均於子妷。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

避嫌——疑ヒ嫌フチサクル意ニテ、人ノ思惑ニ氣兼スルコト。

年不相若——妻トスベキ女ト夫トスベキモノトノ年ノ相違甚ダシキヲ云フ。

問孀婦——全書卷二十五、遺書伊川語八。

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補禮記曰。骨肉之恩。手足之愛。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聖人所爲。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補論語公冶長篇。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又曰。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益軒曰。愚謂。孔子妻于南容與公冶長。或其女與壻之年不相若。或妻之有先後。非一時之事。皆不可知也。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

問第五倫——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第五倫——第五ハ姓、倫ハ名、字ハ伯魚、漢ノ京兆ノ人、後漢書列傳三十一ニ傳アリ。
注、竟夕——夜中。
天性自有輕重——子ト姪トノ間自ラ天性ニ輕重アリ。
孔子曰云云——孝經ノ文。

高遠說。故學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卽其末而本已存。卽其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今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廣充之。以抵作聖之極功。補孟子盡心上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爲私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卽是私矣。

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視兄弟之子。亦如己子。補禮記檀弓上篇。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

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

歸妹九二――歸妹九二象ノ傳。
媟狎――ナレアフコト、夫婦ノ間ノミダリナルヲ云フ。
世人多愼――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一。

人無父母――此章ハ世人ノ誕生日ニ當リ、酒宴ヲ設ケ、音樂ヲナスナドノコトヲ戒ム。
具慶――父母倶ニ存スルコトヲ云フ。
問行狀云――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
行狀――人ノ行ノアリサマヲシルスモノ。
一統底事――一ククリニテ相ツヾケルコト。
注、孝弟也――論語學而篇有子ノ語。

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己爲本。使在我持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凡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修身。則尤爲切近。【補】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靜正乃相處可久之道。媟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補】歸妹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世人多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廣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補】注。王季之友。詩經大雅皇矣篇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友其兄。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

ナリ、斯クノ如クシテハ到底母ヲシテ義ニ入ラシムルコト能ハズ。
注、孟子於――孟子ニ見ユ。
注、諸葛孔――三國志ニ見ユ。
然在巽體――蠱ノ下卦ハ即チ巽ニシテ巽順ノ義アルヲ云フ。

正倫理――家人卦象ノ傳。

人之處家――家人六二ノ傳。

夫子又復戒云云――象ノ辭ヲサス。

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以強直之資遽爲矯拂。內則傷恩。而有害天倫之重。外則敗事。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九陽爻而三位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爲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者矣。補蠱之九三爻辭曰。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象傳。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篤矣。然必以正倫理爲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補家人卦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家人卦六二傳。相親附。猶骨之於肉。補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以剛爲善之下文曰。初三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爲而可也。云云。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上九。

伊川先生曰——二程全書卷五十一、伊川經說六。

注、易傳——易師卦九二ノ程傳。

幹母之蠱不可貞——易蠱ノ卦九二ノ爻辭、母ノコトヲ爲シ治ムルニ、カタクルシクナスベカラズノ意、貞ハ固ノ意。

柔巽——柔和ニシテ巽順ナルコト。

從容將順——ユルヤカニ母ノ意ヲ承ケテ之レニ從フニハ道ナキカト云フニ、若シ己レノ強キ道ニマカセテアハタダシク其ノ意ニモトリサカラフガ如キハ、恩ヲヤブリ害スルコト大ナリ。

近思錄卷之六

家道類。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經解。○說見論語。爲弟爲子者。其職在於孝悌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非爲己之學也。補論語學而篇。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易傳下同。○師卦六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爲。無過外也。補孟子離婁上篇。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云云。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爲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晤。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間矣。但爲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

近思錄卷之五 終

詩曰云云——溫溫ハオダヤカナルコト。世學不講——又小學嘉言篇ニ出ヅ、此章モ亦驕惰ノ害チ述ブ。於其親已有物我——已レノ親ニ對シテスラ、スデニ彼ト我ト隔アリテ、屈下スルコトチ敢テセズ。

者也。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篇。溫和恭敬。爲德之本。○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爲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堂堂云云――論語子張篇ノ文、コレ外ヲツトメテ內行ニ乏シキヨリ、仁ヲ爲スベキ友トナシ難シノ意ニテ曾子ノ語ナリ。

心常託之――心ノアル所、目ニヨリテアラハルヽヲ云フ。

燕安――安閑ノ意。

親與――シタシミカハス。

仲尼嘗曰――此意ハ凡ソ童子タルモノ、居ル時ハ席ノ隅ニ居リ、行ク時ハ長者ニオクルヽニ、今童子先生ト並ビ行ク、孔子之ヲ見テコハ進益ヲ求ムルモノニアラズ、速ニ成人センコトヲ欲スルノミト宣フ。

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麤暴也。其爲人麤暴。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于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收斂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補禮記曲禮下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于目。故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忽慢矣。

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己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爲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闕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爲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爲先。則謙虛恭謙。有以爲進學之地。補論語憲問篇。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

責己者――中正篇第八此章ノ意ハ一切萬事己レガ意ニ違フコトアルハ、萬事ノ非ナルニアラズシテ、己レガ之ニ處スルノ違ヘルモノアルコトヲ思ヒ反ヘスノ意。

有潛心――心ヲ靜メテ道ヲ求ムルニ、他ノ雜念閑慮ノ爲ニウツトリトノ引キ去ラルルハ、氣ノ爲メニ然ルナリ、舊キ習ノ爲ニ勝タレテ、舊キ習俗身ニマトヘリツキテ脱レ出ヅル能ハザレバ學モ亦何ノ甲斐カアラン、コレ舊習ヲ樂ムノミ。

古人欲――琴瑟ヲ以テ中和ノ德ヲ養ヒ、書籍ハ以テ前賢ノ言行ヲ學ブ、朋友ト共ニ俗習舊慣ニ遠ザカラントスルナリ。

朋友之來――論語學而篇。

矯輕警惰――輕浮ト怠惰トヲ學者ノ病痛トナス。

君子不――此章ハ人ノ氣ノ輕クシテ傲レル害ヲ戒ム。

太柔太弱――餘リニ溫柔ニ過グルヲ云フ。

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己。而不必咎人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脱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未除。志不勝氣。則心慮紛雜。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有調適情性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自遠方來。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所以樂也。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者爲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故背馳。補孟子盡心下篇。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

思叔詬詈——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思叔ハ張思叔ナリ、前ニ出ヅ。
見賢便——全書卷三十一、外書二。

橫渠先生——正蒙誠明第六。
湛一——靜カニシテ純一。
屬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ノ語、アキタルコト。
注、孟子所謂——盡心下篇。
注、毋以小云云——孟子告子上篇。

纖惡必除——前章ト同篇ニ出ヅ。
纖惡——極微細ナル惡ヲ云フ。
惡不仁——中正篇第八。

徒善——タダ善ヲヨシトスルノミニテ不仁ヲ惡マザルヲ云フ。
徒是——タダ是ヲ是トシテ不仁ヲ惡ムノミナルヲ云フ。

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愚謂。充謝子爲己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朱子曰。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說見孟子。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卽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不善。唯當自省。亦無非反己之地。㊀論語里仁篇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飮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正蒙下同。○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飮食臭味之需。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卽氣質之性。屬厭猶飫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飮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無以口腹之害。爲心害。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己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㊀論語里仁。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孟子盡心上曰。行之而不著。習而不察。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

今見可喜云云——小人ノ物ニ役セラルルチ云フ、喜怒スベキ物アレバ、ソレニ自分ノ喜怒スル心チツケテ、ソレニ伴ハレ行クヤウニス、コレ徒ニ勞スルモノナリ。

人之視——全書卷三十二、外書三、此句ノ前ニハ猶ホ數語アリ、今補注チ以テ補フ。

聖人責己——全書卷三十五、外書七。

謝子與伊川——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

按伏——オサヘフセルコト。

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怍。自然悅樂。少有間斷。則自視欿然矣。○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錄于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補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爲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愼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云云。以下同。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爲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補論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益軒曰。愚謂感者。吾誠意使人感也。應者。他人應吾感之也。感者工夫也。應者效驗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

遺書伊川語四。
問不遷─全書卷十九
遺書伊川語四。

世之人固有云云──此意ハ室內ニ怒リシ者、外ニ出デテ市ノ中ニテモ猶ホ其怒色アルヲ云フ。
那人──他人。
若聖人──聖人ハ怒ルベキ物ニ對シテ怒ルニテ、之ヲ他ニ移スコトアラザルナリ。

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槩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各因乎物。擧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强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補論語雍也篇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補書經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者。已不易得。況夫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補左傳昭公十九年云。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明道定性書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君子役

飢食渴飮 ― 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六。

裘 ― カハゴロモ、スベテ綿チ入レシ衣チサス。

葛 ― クズ布ニテ製セシ衣。

獵自謂 ― 全書卷八、遺書二先生語七、此章ノ意ハ程子周茂叔ニ學ベル時、獵ニツキ以前ハ好ミツレド今ハ此ノ好ナシト云ヒシヨリ、周子之チ聞キ何ゾ無シト容易ク云フベケン、其心ハ潛ミテ見エザレド、時トシテ現ハルベシト誡メキ、其後果シテ其語ノ如クナリシト云フ。

伊川先生 ― 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三。

自私之理 ― 自ラノ耳目口鼻ノ欲ニ引カレテ私チ營ムノ道理アルノ意、サレバ之レニ打チ克ツノ工夫チ要ス。

罪己責躬 ― 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二。

所欲不 ― 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

明道先生曰 ― 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三、孟子盡心篇ニ聖人百世之師也トアリ。

注、本注云 ― 孟子公孫丑篇。

注、兼人 ― 論語先進篇曰、由也兼人。

注、既 ― 羞也。

人語言 ― 全書卷十九

厲。惟直而又且溫和可親。則直得其中。云云。簡易者過于坦率。惟簡而又有廉隅分辨。則簡得其中。○飢食渴飮。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食飮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己貪吝之意。卽是廢天職。○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己之欲。惟能克己。然後合天理之公。○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愧沮。應酬之間。反爲繫累。○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向。既羞卽是欲也。○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注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既乎。是足爲百世師矣。○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

目畏尖物—全書卷三遺書二先生語二、コレ人ノ病ニヨリテ治法ヲ授クルナリ。

不得放過—忘レテスゴスコトガ出來ヌ。

便與克下—コレ程子ガ次ノ教ニヨリテ其病ニ克タシムルヲ云フ。

室中云云—其病アル人ノ室中ニ、尖リタル物ノミヲ多ク置キツラネ、道理ヲワキマヘテ其病ニ勝タシムルナリ。

明道先生—全書卷六遺書二先生語第五、上下ハ己ヲ標準トシテ云フ。

舍己從人—全書卷十遺書二先生語九、明道ノ語。

九德最好—全書卷八遺書二先生語七。

注、皐陶曰云云—書經皐陶謨篇ニ出ヅ。

其所不能。預防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理日明矣。【補】孟子告子下篇。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是。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己職分。而憂人之憂者也。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爲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補】孟子公孫丑上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九德最好。皐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專尙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大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者或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彊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彊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有萬不齊。其生人也。有氣稟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補】注。皐陶曰亦行有九德寬書經講義云。人之才性。中和而不偏者。皆謂之德。云云。禹因問九德之目何如。皐陶遂悉數之說。凡人之寬洪者。或流于縱弛。惟寬而又能莊嚴整肅。則寬得其中而不過于寬。這是一德。云云。謹厚者或過于鄙朴。惟愿而又能恭而中禮。則愿得其中而不失之野。這又是一德。有治才者。或少敬畏。云云。馴順者或失之優柔。惟馴而又能果毅有爲。則馴得其中而不至于無斷。這又是一德。勁直者。或過于峭

注、伐驕矜―高ブリテ自負スルコト。明道先生―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義理與客氣―義理ノ心ハ人ノ本性ニ固有スル所ノモノ、客氣ハ私欲ヨリ起リテ往來客ノ如キモノ、コレ本來ノ性ニ具ハルニアラズ。或謂人莫―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三。志不勝氣云云―義理ヲ思フノ志未ダ十分ナラズシテ、客氣ヲ制スル能ハズ、客氣却ッテ力強クシテ心ヲ動カシ暴厲ノ言行ニ及ブナリ。人不能祛―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祛―音キヨ、禳フコト、去ルコト。思慮―區區タル雜思ヲサス。吝―私欲ヲ捨ツルヲ惜ミ、利便ニハヅレンコトヲ思フ。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篇ニ出ヅ、正大ノ氣ヲ云フ。堯夫解他山之石―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攻―ヲサム、又ミガク。他箇麤礪底物―他箇ハ彼ノ意、麤礪底物トハ面ノアラアラシキ砥石ヲサス。

而未能去也。補論語憲問篇。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爲本。而後氣質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則爲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己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補程子遺書曰。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王氏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

方說而止―節卦象ノ傳ナリ、人ハ悅ブ時ハ程ヲスギ易シ、險難ノ場合ハ止マリテ進マズ、今悅ブ時ニアタリ、能ク止ル、是レ節ノ義ナリノ意。

節之九二―九二ハ陽ニシテ中位ニアレドモ陰ノ位ナレバ、其居ル處正シカラズ。

以剛中正―節制ノ正シキ類ヲ列ヌ。

不正之節―節制ノ正シカラザル類ヲ列ヌ。

嗇云云―吝嗇ニテ必用ノモノマデモ省クコト。

懦云云―勇ニ乏シクシテ實行ニ缺ク所アルコト。

人而無克伐―論語憲問篇ノ文ヲ釋ス。

注、經說―此文程說ニ載セズ、遺書ニ先生語九ニアルモノト少シク異ナリ。

注、克忮害―人ヲソコナヒテ勝ツコトヲ好ム。

此。示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無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爲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補】爻辭之傳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夬。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象傳。兌下坎上爲節。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補】節卦象傳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爲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爲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爲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補】節九二爻辭曰。不出門庭凶。○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克。忮害。伐。驕矜。怨。忿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私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己爲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

貞正之道——正シク常ナル道。
損者——損卦彖辭ノ傳ナリ。
浮末——物ノ飾ナ浮ト云フ、末ハ本末ノ末ナリ、本實ニ對ス。
窮兵黷武——兵革ナ用キスギ、武事ナミダリニスルコト。
制其本——奉養ノ類ナ節制シテ程ヨクスルコト。

夬九五曰云云——夬九五爻ノ全文。
莧陸——二草ノ名、何レモ脆弱ナル草ナリ。
夬夬——夬ハ決、サクコト、サクコトナサクノ意。
象曰云云——象ノ全文、光ハ大ナリ。
傳曰云云——コレハ象ノ傳文ナリ。

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貞正之道。爲可吝也。剛進之極。有乖中和。終爲疵吝。○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末勝本。華勝質。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爲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補損卦彖辭曰。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書經五子之歌曰。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蔡沈註曰。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

復之初九曰云云——陰陽ハ善惡ノ象、陽ハ君子ニシテ陰ハ小人ナリ、復ハ陰極リテ一陽僅ニ生ズルノ象ナレバ善ニ反ヘルノ道トナス。

失而後云云——失ハアヤマツコト、復ハアラタメル義。

顏子無形顯之過——顏子ハ心ニアヤマチノ兆アレバ、直ニ之ヲ改メテ動作ニアラハサズ、故ニアラハナル過ナキナリ。

不勉而——中庸ノ文。

晉之上九——晉其角ヨリ貞吝マデ、晉上九ノ全文、晉ハ進ム、角ハ剛クシテ首ニアリ、其進ムコト角ノ如クニシテ我邑ノ惡徒ヲ伐ツニ用ヰルノ意。

傳曰云云——人之自治ノ上ニ猶ホ數語アリ、今之ヲ補注ニ引ク。

如上九者——剛强ニシテ進ムコトノ極マレルハ、厲キコトナレドモ、而モ之ヲ以テ自ラ内ヲ治ムルニハ、吉ニシテ咎ナシノ意。

雖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補易繫辭曰。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本義云。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强。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故不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卽改。補論語爲政篇。從心所欲。不踰矩。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爲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補程傳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

物ニ誘ハレテ之ニ化シ本來ノ正シキ所ヲ失フニ至ル、サレバコソ先覺ノ聖賢人、人ノ止ルベキ所ヲ知リテソレゾレ之ヲ定ム、宜シク邪ヲ防ギ誠ヲ存シテ禮ニ非ザルモノハ聽カザル様ニスベキナリ。
言箴曰云云――心動ケバ言トナリテアラハル、言ヲ以テ心ノ聲トナス、其發スルニツキテ躁シキト妄リガハシキトヲ禁ゼバ內心ハ靜平ニシテ專一ナリ。
傷易云云――言ノ四病ヲ述ブ、輕卒ナレバミダリニナリ、煩雜ナレバ本ヲ忘レテ末ニ走リ、言ヲ恣ニスレバ人之ニサカラヒ、理ニソムクノ言ハ又理ニ違ヒテ己ニ歸ル。
動箴曰哲人云云――幾ハ善惡ノ分ルル初メナリ、明智ノ人ハ之ヲ知リテ善ヲ思ヒ誠ヲ失ハズ、志アル學士ハ行ヲ勵マシ之ヲ守リテ屈セズ。
順理云云――理ト欲ト並ビ立タズ、理ニ從ヘバ何ノ疚シキ所ナク身心裕カナリ、欲ニ從ヘバ身心共ニ危シ。
造次云云――以上ノ工夫ヲ忘レズ守リ持チテ之ヲ持續スルトキハ、吾性トナリテ聖賢ト同一轍トナルベシ。

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補益軒曰。愚謂。是以先覺爲耳不妄聽之法。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躁·輕肆也。妄·虛謬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謬。則內專一矣。樞·扉臼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己者必忤物。躁之致也。悖乖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補易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〇書大禹謨曰。唯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〇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〇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爲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爲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〇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陽往爲剝。陽來爲復。復卦乃善之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

伊川先生曰――伊川文集巻四、此章ハ程子四箴ヲ載ス、顏淵云云ハ其序文ナリ、顏淵ノコトハ論語顏淵篇ニ出ヅ。

注、或問明知――見ト視ト、聞ト聽トノ區別ヲ述ブ、視ハ意ヲツケテ見、聽ハ意ヲツケテ聞クコトナリ。

心兮本虛云云――心ノ本體ハ空シクシテ物ニ應ジテ其形迹ナシ、之ヲ操リ守レバ內ニ存シ、捨ツレバ外ニ馳ス、サレド之ヲ操ルニハ緊要ノコトアリ、目ノ視ル、所ヲ以テ準則トナス、コレニテ心ノ內ニアルヤ否ヤヲ知ルコトヲ得。

蔽交於前云云――物欲ノ蔽來リテ目ノ前ニ現ハレ、吾ニ接スル時ハ、中心ソレニツレテ遷リ動ク、サレバ其物欲ヲ外ニ於テ制禁シ、心內ヲ養ヒ、以テ克己復禮ヲ積ミテ天理ニ合シ至誠ヲナサバ、時日ノ功ヲ積得ルニ至ランナリ。

聽箴曰云云――人ノ良心ヲ固有シテ常道ヲ持スベキハ其本性ナレドモ、知識動モスレバ外

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爲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補孟子盡心下。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〇〔注。三十而立〕語爲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工夫。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補論語顏淵篇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

濂溪先生—通書第三十一章、此章ハ易乾卦、損卦、及益卦ヲ合セテ力行ノ工夫ヲ說ク。君子乾乾—乾卦九三爻。

懲忿窒欲—コレ七情ノウチ忿怒ト愛欲トヲ治メンコトヲ云フハ、此二情最モ起リ易ク制シ難キニヨル。

乾之用其善是—此其字或ハ莫ニ作リ、莫レ善レ是ト讀ム、下句ト對スレバ此說ヨロシキガ如シ。

濂溪先生曰孟子—通書後錄ニヨルニ是文ハ張宗範ノ亭ニ養心ノ名ヲ命ジ其記ニ云ク、孟子曰云云トアリ、此意孟子ノ寡欲ト云ヘルヲ更ニ一歩ヲ進メテ無欲ト斷ジ、以テ賢聖ニ通ズトナス。

近思錄卷之五

克己類。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重乾相繼。故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爲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爲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補]易損卦象。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軒曰。愚謂。去惡者。懲怒窒欲也。進善者。遷善改惡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

近思錄卷之四終

冥冥悠悠——學ブ所ウトウトシク親切ナラヌナ云フ。

繫閡——物ニカカハリサハルコト。

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艮卦象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閡。閉礙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己。然後能深知其味。補孟子告子上。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客慮――旅客ノ如キ心モチニテ、シカト定マラヌヲ云フ。習俗之心――ナレツメタル凡俗ノ心ノ意。

人又要得剛――人ノ志氣剛强ナルヲ要ス、溫柔ナレバ自立スルヲ得ザルコトアリ。人生無喜怒者――人生レナガラ心寬弘ニシテ喜怒アラハレヌ者アリ、コレ亦剛强ナランコトヲ要ス。

戲謔不惟云云――戲言諧謔ノ害ヲ說ク。

正心之始云云――正心ノ工夫ヲ說ク。嚴師――オソロシキ師範ノ意、己ガ心ヲ以テ師トシテ自己ノ動作ニツキ愼ムル所アラシムルナリ。定然後云云――心安定シテ明睿生ズルコトヲ說ク。

動靜不失――此條亦艮卦ノ義ヲ說ク。

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以進於道。柔懦委靡。必不能有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畏。而邪僻之念不作。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鑑。而流水不可鑑。亦是理也。【補】周易艮卦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大學經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三十一、外書二。

心定者――全書卷三十八、外書十一。

明道先生曰――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

謝顯道――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靜坐ノ要ヲ說ク。

扶溝――河南ノ縣ノ名。

橫渠先生曰――コレ論語ニアル顏淵ト他ノ諸子トノ相違ニ由リ、初學ノ者其別ヲ見テ努力センコトヲ誡メシナリ、論語雍也篇ノ注ニ此語ヲ引ク。

內外賓主――內ニシテ主ナルハ家ニ常在スルノ謂ニシテ、外ト賓トハ之ニ反ス。

勉勉循循――絕エズ怠ラズ。

過此云云――コレ以上ハ我力ニ及ビガタシノ意。

心淸云云――心ノ淸靜ナルト濁リ動クトノ別ヲ說ク。

皆是不仁。○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外無物欲之擾。則心境淸。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浮躁者反是。○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爲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爲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强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爲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己不違乎仁。後說則是仁不違乎己。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心淸時少。亂時常多。其淸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

兆朕——事ノキザシ。

人心須——此條ハ心ノ固定スベキコトヲ說ク。

持其志——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

問出辭氣——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

注、曾子曰——論語泰伯篇。

先生謂繹——全書二十二、遺書伊川語七。

繹——張繹、字ハ思叔。

徇欲——食色ノ欲ヲホシイママニスルコト。

大率把捉——全書卷三十、外書一。

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爲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爲害。苟無故而夢者。皆心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氣者。無所縱于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補孟子公孫丑上篇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朱註曰。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愼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事於言語上用工。○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强。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馳理不勝欲。

或曰先生云云——未發ノ前ヲ動トスルカ靜トスルカニ就キ重ネテ問答ス。

須有物始得——物ハ知覺スルノ性ヲサス。

或曰敬云云——此條以下敬ノ工夫ヲ述ブ。

應事——身體ヲ働カシテ事ニアタルナリ。

人於夢寐——全書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問人心——夢ノ害無害ヲ說ク。

則因重而還。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奕者。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則非誠于學奕也。思慮者動于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補注。學奕者云云。孟子告子上篇曰。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顚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夢寐亦不至顚倒。補注。朱子曰魂與魄莊子齊物論篇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

曰既有知覺云云——程子ノ言、朱子此程子ガ知覺ノ處ヲ以テ直ニ動トセルヲ難ズ。

或人問——更ニ靜ヲ動上ニ求ムベキカ否カニ就イテ問答ス。

定——禪定。

蓋人萬物云云——此條人ノ止ルベキ所ニ止リ難キヲ述ブ、人萬物何レモ其理ヲ備フ、事ニアタルヤ心ノカタブクマヽニ引カレテ出デテ、其止ルベキ所ニ止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萬物ノ理ヲ悉ク其物ニ付シテ其止ル所ヲ得セシメバ、心亦動セザルナリ。

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圖復卦象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傳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朱子本義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朱子語類曰。未發之前。須常惺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又曰。大抵心本是箇活物。無間已發未發常惺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瞑然不省。故爾。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心有所重。

蘇季明問——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蘇子中庸ノ文ニ由リテ問ヲ起ス。
求中云云——求ムト云ヘバ既ニ發シテ後ナレバ、未發ノ中ニアラズ。

呂學士——呂與叔大學博士トナル故ニ呂學士ト云フ。

曰於喜怒——未發ノ時ハ功夫ヲ用ヰル所ナシ、只ダ平日敬ヲ持シテ失ハザレバ即チ可ナリ。

賢且說——賢ハ蘇季明ヲ指ス、此條程子蘇子ニ反問スルナリ。
曰謂之無物云云——季明ノ答ニテ此ニ知覺ノ二字ヲ出ス。

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補注。等威。左傳文公十五年杜注。等威。威儀之等差。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蘇昞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生。便屬已發之和矣。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呂學士與叔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之前。不容著力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空寂了。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

尙——コヒネガハクハ也。

嚴威儼恪——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

舜孶孶——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以此觀之云云——聖人ハ事ナクシテ靜ナル時モ、默然トシテ言フコトナキノミニアラズ、心ヲ持シテ敬ヲ主トスルコト此クノ如シ。

問人之燕居——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箕踞——箕ハ膝ヲノベテ居ルコト、踞ハウヅクマルコト。

緱氏——縣名。

思慮多——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思慮紛亂シテ時ニカナハズ、且ツ其程合ヲ失ヘバ、正モ亦邪トナルコトヲ述ブ。

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無適者。心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拈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無適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存于中。嚴威儼恪。著於外者。然未有外貌弛慢。而心能敬。○舜孶孶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孶孶者。亹亹不倦之意。聖人爲善。固無間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卽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補孟子盡心上篇曰。鷄鳴而孶孶爲善者。舜之徒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盤曲曰箕。蹲踦曰踞。箕踞乃敖惰之所形見。學者始須莊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心。而

敬則自―全書卷十六伊川語一。

虛靜―心私欲ナクシテ虛明、動亂セズシテ安靜ナルノ意。

學者先務―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

然有謂欲云云―聞見知思ヲ捨テ去ルコトハ老子ノ所謂絕聖棄知ナリ、思慮ノ紛亂ヲ屏ケントセバ禪ニ入ラザルベカラズ、兩者何レモ爲シ難シ、人心明鏡ノ如シ、之ヲ絕棄スルコトハ能ハズ、故ニ唯ダ敬ヲ以テ主一ヲ守ランコトヲ要ス。

注、林用中―字ハ擇之、朱子ノ門人。

所謂敬者云云―敬ノ義ヲ詳說ス、主一無適ヲ以テ敬トナス、而モ主一ト無適トハ別物ニアラズ、主一ニシテ無適ナリ、無適ハ東ヘモ西ヘモ行カザルノ意ナリ。

直內也。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絕聖者黜其聰明。棄知者屏其知慮。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心之教也。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林用中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為事物紛擾。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

閑邪則——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誠トハ云ヒ敬トハ云フモノ、皆內ヨリ出ヅルモノ、決シテ外面ヨリ持チ來リテ心ニ之ヲ加フルニアラザルノ意ヲ述ブ。

敬ハ——敬ハ只主一ヲ要ト云フ。主一トハ心ヲ一ニスルヲ云フ。一ニスレバ外ニ馳セズ、散亂セズ、動靜進退、常ニ之ヲ失ハザルナリ。

閑邪則固——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閑邪ヲ主トスト云ヘバ別ニ一ヲ主トスト云フノ要ナシ。別ニ他ヲ云フノ要ナシ。

有以一云云——主一ノ工夫ニツキテ述ブ。

有言未——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物ニ感動セザル時ハ何レニカ心ノ寓スル所ヲ知ランカニ答フ。心ノ物ニ難ズルト云云——形ナシ、故ニ操ルトモ則チ存シ、放テバ失フ、別ニ存シ寓スル所ヲ尋ヌルヲ得ンヤ。

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外鑠。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鑠外鑠。孟子告子篇。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註。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

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主乎一。無放逸也。靜而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知止有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此心。則天理自明。○本注。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思。則心固一矣。然心既主一。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

涵養吾一――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或ハ明道語ト云フ。

子在川上――論語子罕篇ノ文。

有天德云云――王道ハ王者ノ政ニシテ天德ヲ以テ之ヲ爲スベシ、是レ自然ノ化育ト王者ノ政治トハ其揆ヲ一ニスレバナリ。

其要只在云云――愼獨ハ即チ敬ナリ、敬ヲ忘レザレバ則チ間隙ナシ、天理流行シテ已マザル所以ナリ。

不有躬無――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六、初ノ二句ハ蒙卦ノ辭ニシテ其身ヲ修メ守ラザルモノハ、何事ニ於テモヨキ所ナシ。

不立己後云云――自身ヲ修メ立テズシテ他ノ事ニ向フモ却ツテ其事ニ化セラレ、自身ヲ没却スルニ至ル、先ヅ自ラ己ヲ立テテ後、萬物ヲ處理スベシ。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

學者只要云云――學者ハ宜シク先ヅ己ガ心ヲ立テ、而シテ後其上ニツキテ事ヲハカルヲ得。

上頭――上面、ソノウヘノ意。

注、基址――猶ノ作リハジメノトコロヲ基ト云フ、址ハ本ナリ。

無期必計較之意也。○涵養吾一。心存則不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嘿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爲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己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爲善事。猶爲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爲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爲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補易乾卦文言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其邪。存其誠。故孟子言性善。

存養熟後—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六。
不愧屋漏—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六。
心要在—全書卷八、遺書二先生語第七、小學嘉言篇之ヲ載ス。
腔子—身體ノコト。
人心常—全書卷六、遺書二先生語一。
活—生生トシテハタラクコト。
明道先生曰—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一。
只是敬也云云—天地ノ間ニ流行息マザル造化ハ之ヲ心ニトリテ云ヘバ、敬ヲ忘レザルニ由リテ、人ニ此流行シテ息マザルヲ致ス。
毋不敬—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毋不敬ハ禮記ノ語、越ハ於ニ同ジ。
敬勝百邪—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
敬以直內—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敬以云ハ心自ラ敬ヲ忘レザルノ意。
若以敬云云—敬ヲコトサラニシテ內ヲ直クセントスレバ却ツテ直カラズ、コレ作爲ヲ借ルガ故ナリ、前ノ敬以云云ト異ナル所知ルベシ。

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隱暗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補詩大雅抑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詩經狐白曰。屋漏即禮。所謂當室之白。日光所透入處。明以地言。而其意則指心說。正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常存則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活而不滯。補注。無將無迎。莊子外篇知北遊篇。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林註。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為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為內不化。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間斷。便是不誠無物也。補易繫辭上傳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補詩周頌清廟詩曰。對越在天。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條直。而無私慾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文言曰。敬以直內。而不曰以敬直內。蓋有意於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

注、慤——悃ナリ、誠ナリ。
靜後見——全書卷七、遺書六、春意ハ生生ノ氣ヲ云フ。
孔子言仁——全書卷七遺書六。
看其氣象云云——孔子大賓ト云ヒ、大祭ト云フ、其詞ヤ謹嚴ナリト雖モ、而モ拘束窮屈ニアラズ、其氣象ヲ見レバ心胸廣ク身體寬ニシテ些ノ煩ナシ、蓋シ私意ノ存スルコトナケレバナリ、居常出入、此クノ如クナルニハ慎獨ノ工夫ヲ最要トナス。
聖人脩己——全書卷七遺書六。
篤恭而天下平——君子上ニ立チテ篤恭ナレバ下之ニ化シテ天下平安ナリ。
體信達順之道——信ノマコト何處マデモ通リテ和氣天下ニ滿ツルヲ云フ。
注、郊棷——郊外ニアル大澤ノ意。
聰明睿智云云——誠敬ヨリシテ聰明睿智ヲ生ズルナリ。
事天——天ノ化育ヲ贊クルコト。
饗帝——上帝ヲ祭祀スルコト。

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誠實慤至。則人無不感。遇事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補孟子離婁篇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胸中躁擾。詎識此意。補注。明道先生詩。二程全書卷五十四。明道文集秋日偶成詩曰。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慝。而廣大寬平。體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蓋隱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補論語先進篇。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一於恭敬。擧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補論語憲問篇。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云云。聰明睿智。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明睿生。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推此敬。可以事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四、遺書三。

人只有一箇天理――遺書、此章ノ意ハ人ノ人タルハ天理其心ニ具ハルヲ以テナリ、此天理ヲ、失ハザルハ敬ニヨル、敬セズシテ天理ヲ失スルニ至ラバ、人ノ人タルル所以ヲ失ス。人多思慮――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

物各付物――物ニハ物當然ノ理アリ、其理ノ如クナラシムルハ物ヲシテ物ニ付カシムルコトナリ。

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察。而知有不能至。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初何爲累。顧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耳。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爲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竄殛。舜何預哉。【補】書經舜典曰。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己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爲物所役。【補】有物必有則。詩大雅烝民篇之語。○孟子告子篇。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云云。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

皆非自然——程子ノ評語。

君實——司馬溫公。

明道先生曰某——全書卷四、遺書三。

伊川先生曰聖人——全書卷四、遺書三。

不記事——別ニ心ヲツケテ事ヲ記セントセザルナリ。

明道先生在——全書卷四、遺書三。

澶州——明道嘗ツテ此地ノ節度判官タリキ。

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張戩字天祺。欲强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却請別人來作主。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爲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補孟子公孫丑上篇。持其志。無暴其氣。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强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如

里仁篇ノ文。
左右逢其原也——孟子離婁下篇ノ文。
敬而無失——遺書、明道ノ語、無失ハ忘失セザルコト。
司馬子微——遺書二、明道ノ語。
注、天寶——唐ノ玄宗ノ年號。
注、天台——台州府ニ天台郡天台縣アリ、又山ノ名。
注、赤城——山名、天台縣北六里ニアリ。
伯淳昔在長安——全書卷二、遺書二。
越——愈ナリ。
人心作主——全書卷三、遺書二。
飜車——田ニ水ヲ引ク道具。
張天祺——張戩ノ弟。
上著牀——靜坐スルコト。

其原也。孤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胸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有。○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禎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爲。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莊子大宗師篇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人間世。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注。著論八篇〕天隱子養生書。司馬承禎所著。其目有八。曰神仙。曰易簡。曰漸門。曰齋戒。曰安處。曰存想。曰坐忘。曰解神。其坐忘論曰。坐忘者因存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知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曰。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道悟道。乃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乎。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著意把捉。則心已爲之動。故愈差。○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飜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

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身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補論語爲政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爲之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强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爲恭者。作意以爲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爲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說見孟子。補孟子公孫丑上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

注、魯頌——詩經魯頌駉篇。
今學者——遺書二。
是心生也——是レ敬心未ダ熟セザルヲ云フ。
亦是太以敬來——敬ト云フコトヲ持スルモ、如何ニモ事事シク、立テスギテ重クシ過ギルヲ云フ。
恭而無禮——論語泰伯篇孔子ノ語、恭モ禮ニアタラザレバ却ッテワヅラハシキノミ。
恭者云云——右ノ論語ノ文ヲ釋ス。
恭而安——亦論語述而篇ノ文。
非是道獨——自ラ其身ノミヲ善カラシメントテ恭ヲ敢テシテ、人ヨリ何トカ云ハレン爲メニスルハ恭ノ本意ニアラザルナリ。
合——當ト同ジ。
私意——見エヲハル心。
今志于義理——遺書二此章ハ孟子ノ必有事焉云云ノ意ヲトリテ存養ノコトヲ述ブ。
剩一箇助之長——工夫ノ效ヲ待チカネテ、恰モ苗ヲヌキテ長ゼシムルガ如キ事ヲナスヲ云フ、剩ハ餘計ナコトヲスル意。
正之也——コレヲアテテスル意ニテ、豫期スルコト。
德不孤必有鄰——論語

邢和叔言―遺書一、邢和叔亦程子ノ門人ナリ、精力ヲ愛養シテ隨處隨事充實セル精力ヲ用ヰルコトヲ得ベキヲ說ク。

明道先生曰―全書二遺書二。

全體此心―體スルトハ之レヲ身ニスルナリ、心ヲ少シモ外ニ馳セズ、全心ヲ打チ收メテ其主宰タル地位ニオクコトナリ、斯クスレバ私欲起ラズ、外誘入ルヲ得ザルナリ。

居處恭―全書二、遺書二、明道ノ語。

無二語―上下ニ別語ナク、スベテニ通ズルノ語ナリノ意。

伊川先生曰―全書二遺書二。

明道先生曰―遺書卷二。

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體猶體幹。全體謂全主宰。以爲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强與安行之異耳。補論語子路篇。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迫。反成私意。於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明道先生——全書卷一遺書一、存養ハ學問ノ本旨ナリ、之ヲ爲サザレバ、學問ハ只ダ是レ口耳ノコトノミ。
聖賢千言萬語——全書卷一、遺書一。
已放之心——心ヲ外ニ馳セテ內ヲ省ザルニ至リシヲ云フ。
約之——放縱ナル心ヲ緊約シテ內ニ向ハシムルヲ云フ、約ハ收ノ意。
下學而上達——論語ノ文。
李顥問——全書卷二、遺書二。
操存——守ル所アリテ心ヲ失ハザルナリ。
盂——椀ノ類。
銘——器ニ刻ミツクル文字。
呂與叔嘗言——全書卷一、遺書一、呂與叔閑思雜慮起リテ驅除シ難キヲ云フ、明道之ニ對シテ心ヲ持シテ失ハザレバ之ヲ防グコトヲ得ルト教フ。
四面空疎——家ノ四壁アケクヅレテ塞ガラヌ意。
無緣作得主定——家アレドモ此クノ如クナレバ、主トナリテ之ヲ守リ得ルコトト能ハズ。

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無咎也。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也。人己兩忘。內外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得其所止。何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徒事問辨。而不加存養。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聖賢垂訓多端。求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補〕孟子告子上篇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之註引之。　○李顥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顥字端伯。程子門人也。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

ヲヌヤウニスルコト。

推己及物—己ガ心ヲハカリテ之ヲ人ニ推シ及ボシ、以テ人ヲ愛養スルナリ、是レ即チ仁ノ道ナリ。

震驚百里—易震卦象ノ辭ナリ。

匕—鼎ノ肉ヲアゲテ俎上ニノスルモノ。

鬯—秬（キビ）ノ酒、祭ノ時地鎭ノ爲メニ用キルモノ。

不喪匕鬯—ヨク匕鬯ヲ取リテ失ハヌコトニテ、誠敬ノ情ニ滿ツルガ故ニ態度ヲ失セザルナリ。

人之所以不能安—艮卦象ノ傳、心ノ安定ヲ得ザルハ欲ノ之ヲ引キテ動カスニヨル、故ニ其欲ヲ起サザルハ安定ヲ得ルノ道ナリ、欲ハ見ルニ起ル、見ザルヲ以テ欲生ゼズ、從ツテ安定ニ止ルコトヲ得。

艮其背—前ニ欲スベキ物アレバ、見ザル所ノ背ニ止リテ心前ニ引カレザルナリ。

不獲其身—己ヲ忘ルルコトニテ、既ニ己ヲ忘ル、何ノ欲カ之レアラン。

庭除—庭ハニハ、除ハ階ノ意、又門屛ノ間ヲ云フ、蓋シ上ニ覆フモノナキ空地ヲサス。

養人也。頤卦傳。威儀見於容貌。行義著於事業。○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飮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飮食也。頤卦象傳。言語不謹則敗德。飮食無度則敗身。補易頤卦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象傳。匕以載鼎實。鬯秬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匕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爲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艮卦象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屛視聽也。蓋不牽於慾。而無私邪之見耳。朱子曰。卽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補易艮卦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慾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亦謂中有所主。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也。外物不接。

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類。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補孟子盡心上。存其心。養其性。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財成輔相之道。於是見矣。補易復卦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

存養―存養ノ字義ハ孟子盡心上篇ニ見ユ。蓋シ存養トハ實踐躬行ノ素ヲナスモノ、換言スレバ意思ノ修養ナリ。

或問聖可學乎―通書第二十章聖學篇。此章ハ聖人ヲ學ビ做フ工夫ノ第一ハ、心ノ純一ナルヲ要シ、靜虛動直ナランコトヲ說ク、修養ノ要旨、工夫ノ根本ト云フベシ。

通―天下ノ理ニ通ズ。

溥―天下ノ務ニアマネキナリ。

注、湛然―心ノ澄ミワタル貌。

注、朱子曰―通書ノ註ニ出ヅ。

伊川先生曰陽始―易復卦象ノ傳、此章ノ意ハ陽氣モ其初メテ生ズル時ハ猶ホ甚ダ弱シ、故ニ能ク之ヲ長養セザルベカラズ、カクシテ漸次陽氣ヲ增シテ盛大ヲ致スト云フ。

先王以至日―先王冬至ノ一陽來復ノ時ハ、處處ノ關ヲ閉ヂテ人ノ往來ヲ止ム、コレ一陽微弱ナレバ養ヒテ靜平ナラシメンガ爲ナリ。

動息節宣―易頤卦下ノ程傳。

節―ホドヨクスルコト。

宣―ノビテトドコホ

六經云云——小學嘉言篇ニ之ヲ載ス。如中庸云云——亦小學嘉言篇ニアリ、體ハ等ト同ジ。春秋之書云云——孟子時中ノ權ヲサトル、故ニ又春秋ヲ解スルコトヲ得タリ、未ダ其義理ニ明ナラザレバ唯ダ徒ニ穿鑿ヲナスノミ。

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學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　終

老成——老成人ニテ、オトナシキヲ云フ。

本平地上——平平ノトコロヨリ云ヒ出デシモノニテ、奇拔崎嶇ノ如キモノナシ。

樂易——タノシク安ラカナルコト。

尙書難看——尙書ハ二帝三王ヲ始メ數多ノ王ノ德政ヲ載セタレバ、其ノ規模大ニシテ容易ニ之ヲ胸ニ收メガタシ、唯ダ其義ヲ解カント思ハバ則チ足レリ。

放下——書ヲ讀ムコトヲ打チステルコト。

書須成誦——書ヲ讀マバ暗誦スルマデ讀メ。

大原——義理ノ根本ヲ云フ。

而何以見詩人之心。補孟子萬章上篇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尙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尙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存。心存則理得。補益軒曰。愚謂。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書讀則此心常在。可謂格言。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

天官之職――周禮天官ヲサス。

注、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アリ。

釋氏錙銖云云――佛教ニテハ天地ヲ秤ノ少錘ト同ジク微弱トナス、故ニ至ツテ大ナリ。

又日太宰之職――周禮家宰ナリ、即チ天官。

包羅――ツツミツツム。

捕龍蛇搏虎豹――柳子厚ガ韓文公ヲ贊メシ詞、言ハ心ハ勇ミ立チ心力ヲツクスコトニ譬フ。

他五官――六官ノウチ天官ヲ除ク他ヲサス。

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横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理邦國。内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擧四海。綜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涉也如此。補益軒曰。釋氏不能修天下國家之大事業。則凡日用之際。應事接物。皆中理不得。雖畀之一錢微物。而令處其事。亦必不能行其事之宜。而其所做錯亂了。非得一錢而悅之。其心乃亂了之謂也。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　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人情不相遠。以己之意。迎彼之志。是爲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爲平易。今以艱嶮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

斷ジ行クニハ經ヲ用キルナリ。
按—考ナリ、公案ノ如キモノ。
凡讀史—全書卷十九、遺書四。
高帝紀—漢高祖本紀ヲ云フ。
注、三傑—蕭何・韓信・張良之レナリ。
注、知漢之大—蕭相國ノ如キ功臣大臣スラ、之ヲ械繫ス、他ノ大臣等ノ疑ハレテ、漸ク叛クモノアルヲ知ルナリ、即チ其終ヲ保タザルナリ。
先生每讀史—全書卷二十、遺書五、先生ハ伊川先生ナリ。
煞—煞ハ殺ノ俗字ニテハナダハト訓ズ。
讀史—全書卷二十、遺書五。
機—發動ノ由ル所ニシテ、事ノ端緒ナリ。
格物—格ハ至也。
注、治忽—忽ハ治ノ反。
元祐中—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元祐ハ宋ノ哲宗ノ年號。
印行—板木ニ刻ミテ印シ、之ヲ世ニ公ニスルコト。
橫渠先生云云—橫渠易說。
序卦云云—此說ハ韓康伯ノ述ベシトコロ。

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僞遊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補按。前漢十二帝・二百十四年。後漢十二帝・百九十六年。通計四百十年。○〔注。入關除秦〕高帝紀。沛公曰。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注。僞遊雲夢〕漢書高帝六年。人告楚王信(韓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注。繫蕭相國〕蕭何傳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師古註曰。藁・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藁稅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

更讀一經｜易、中庸ナドヲサス。

欲知中庸無如權｜中庸ハ理ノ宜シキヲハカリテ中トナス、之ヲハカルハ即チ權ナリ。

手足胼胝｜手足ハタラカシテ皮ノアツクナルコト、禹ノ治水ノ時ノ如キヲサス。

閉戸不出｜顏子陋巷ニ居リ戸ヲ閉ヂテ出デズ、安逸ヲ樂メリ。

若當手足云云｜禹ノ如キ時ニハ手足胼胝スルガ中ニシテ、又顏子ノ時ノ如キハ閉戸不出ヲ以テ中トナス、其中ハ時ノ宜シキニカナヘルナリ。

秤錘之義｜秤ノ錘ナリ。

只是說得｜只一事ニツキテ時宜ニカナフノ義ハ說キ得ベキモ、是レ以上ハ如何ニシテ中ヲ得ルカハ一一ニ說キ難ク、其千變萬化ニ應ジテ中ヲ得ルハ聖人ノ妙用ノミ、言說ニ現ハスコト難シ、人自ラ己ガ心ヲ以テ之ヲ省慮スベキナリ。

春秋傳爲｜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傳ニ三アリ公羊・穀梁・左氏之レナリ、其何レモ公案ノ如キモノ、其レヲ

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較・判別也。春秋一句爲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如下文所論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爲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機。識聖人裁制之權。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戸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戸不出。則於此爲中。春秋之權衡。卽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顏之間取中。則當洪水之時。不窮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爲按。經爲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聱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觀高祖寛大長者。能用三傑。則

詩書載道之文｜二程全書卷之二、遺書二。聖人之用｜聖人ノ作用ニシテ道ノ行ハルル處ナリ。

有重疊言者｜同ジコトヲ何度モクリカヘストキ、前後上下別義ニアルカヲ疑フコトナカラシメンガ爲メニ此ク云ヘルナリ。

五經之有春秋｜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一。

斷例｜裁斷ノ例條ヲ云フ、卽チ罪ヲ法令ニ當テテ刑ヲ斷ズルコト。

學春秋亦善｜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

一句是一事｜一句ニ一事ヲ約メ記セリ、故ニ其事ノ是非直ニ明了ナリ、故ニ理ヲ究ムルノ要トナス。

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

〇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〇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無非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卽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卽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爲深切著明者也。補史記太史公自序傳。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〇索隱云。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補益軒曰。或謂。征伐盟會之類。數數出之。雖非一時之事。非各有異議。又非言以征伐二字分之爲重疊也。

〇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立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

〇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

注、左傳――桓公二年傳。

注、越席――蒲ヲ結ンデ席トナシ、玉路ノ中ニ置キテ茵トナス。

注、五冕――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ナリ。

後世以史――此ヨリ以下後世春秋ヲ見ルノ正シカラザル所以ヲ述べ、自ラ傳ヲ作ルニ至リシコトヲ云フ。

大義數十――春秋ニ記セル大義ハ其數甚ダ少カラズ、君臣ノ別、王道覇術ノ得失等大義名分ヲ明ムルモノ多シ。

化工之神――造化ノ妙ナルコト。

後王知春秋之義――以下正シク程子作傳ノ意ヲ述ブ。

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奧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政謂此爾。補注。成宋亂。春秋桓公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杜預注。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注。宋災故。襄公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云云。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爲宋災。故諸侯大夫會以謀歸宋財。○胡氏謂。春秋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氏傳云。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春秋文公三年。秦人伐晉。胡氏傳云。貶而稱人備責之。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泛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造微奧。

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

質文之更尙トアルハ即チ三王ノ禮ノコトヲサス。
建正——正月ヲオクコト。
忠——マコト。
質——スナホ。
文——アヤ。
更尙——三代尙ブトコロノカハルヲ云フ。
事之繆云云——秦始皇三正ノ古ニナラハズ、周ノ火德ニ勝ツヲ以テ水德ノ運ニアタルトナシ、亥ヲ以テ正トナス。
夫子——以下孔子春秋制作ノ由來ヲ述ブ。
所謂考諸三王——中庸君子ノ道ヲ贊スルノ詞ナリ、今之ヲ假リテ春秋ヲ贊ス。
注、夫子因魯——孔子諸國ヲ周遊シテ後、晩年春秋ヲ作ル。
先儒之傳曰云云——史記、孔子世家ニ此語アリ、游夏ハ孔門中文學ヲ以テ秀デシ子游子夏ヲサス、此クノ如ク文學ノ士ト雖モ春秋ニ於テ一辭モ加フルコト能ハズ。
辭不待贊云云——程子自ラ謂フ。
惟顏子嘗聞之矣——下ノ補注文ニ詳ナリ。
行夏之時云云——論語衞靈公篇ニ出ヅ。
注、人時之正——歲首ト春孟ト同時ナリ、故ニ時正ト云フ。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謬。參諸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權奧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視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蓋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爲據。[補]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爲邦之語。爲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爲據耳。○〔注。夏時謂夏以斗柄云云〕蒙引曰。斗柄一日一夜周十二辰位。但以初昏爲的。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

フ。
賢——游子ヲサシテ云フ。
是疑了問——疑ノトケザルヨリ問ヲ發スルカ、又ハ難解ノトコロヲエラビテ殊更ニ之ヲ問フカトシテ反問シテ、游子ヲシテ自心ニ求メシム。
伊川以易傳——全書卷三十八、外書十一。
體究——其物ト一體トナリテ其理ヲ推シ究ムルコト。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全書卷十九、經說四。
天之生民——以下帝王治世ノ盛衰ヲ述ブ、帝民ハ人ノコト、出類ハ衆類ヨリヌキンヅルコト。
生養遂——農桑漁獵等ノコトヲ教ヘテ人民ヲシテ其生ヲ遂ゲシム。
倫理——五倫ノ常理ヲ云フ。
注、天生烝民——詩大雅烝民篇ノ文、烝ハ衆ノ意。
注、司牧——君長ノ意。
注、五氣——五行之氣。
二帝——帝堯帝舜。
有作——色色制作スル所アルノ意。
三王——夏禹、殷湯、周文武ヲサス。
三重——鄭玄ハ三王ノ禮ト解シ、朱子ハ議禮、制度、考文ノ三トナス、下文子丑寅之建正、忠

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敎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爲之制節。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植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敎之孝悌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補易下繫辭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之資。豈不能一旦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爲。惟其時而已。曁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爲天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夏正建寅。爲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爲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妄爲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爲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尙。皆本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制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近古。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易中只是―孔子象傳ノ例ヲアゲテ反覆等ノ事アルヲ說ク。反覆―陰極リテ陽復シ、陽極リテ陰生ズルヲ云フ。往來―兩卦ノ間陰陽互ニ往來シテ入リカハルコトヲ云フ。上下―卦爻ノ上下相カハルコトヲ云フ。注、復姤之類―復ハ䷗、姤ハ䷫ナリ、復ハ陰極リテ陽生ジ、姤ハ之ニ反ス。注、賁無妄之類―賁ハ䷕、無妄ハ䷘ナリ。注、咸恒之類―咸ハ䷞、恆ハ䷟ナリ。作易自天地―外書、易ノ制作ハ天地幽明ノ大ヨリ、昆蟲草木ノ微ニ至ルマデ、皆其理ニ合シ、萬物スベテ一貫セザルナシ。今時人看易―易ノ本義ヲ識得スベキヲ述ブ。就上―辭ノ上ヲ云フ。念得―誦スルコト、念得不熟ハ未ダ易ノ本義ヲ識得セザル者ヲ云フ。丌子―腰カケノ類、兩脚ノモノ。一隻脚―一隻脚ハ片アシナリ。游定夫―外書十二、易繫辭ノ文ニツキテ問

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補坤卦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無妄之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爲易也。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丌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爲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

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爲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震卦六五傳。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爲內卦之上。四爲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爲當位。反此者爲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爲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憊。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爲慊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補〔注。蠱之三四〕蠱九三曰。幹父之蠱。小有悔。六四曰。裕父之蠱。往見吝。○〔注。既濟之三四〕既濟九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曰。繻有衣袽。終日戒。○〔注。時措之宜〕中庸二十五章曰。故時措之宜也。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爲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爲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

諸卦二五―此章中ノ善ナル所以ヲ述ブ、二ハ下卦ノ中、五ハ上卦ノ中ナリ、此二爻陰陽其位ヲ得ザルモ猶ホ中ノ善ナル事ヲ失ハズ。

注、黃裳元吉―坤卦六五ノ爻ノ辭、坤ハ䷁ナリ、故ニ六五ハ位ハ中位ニアレドモ未ダ正トハ云ヒ難シ、而モ黃裳元吉トアリ。

注、泰九二―泰ノ卦ハ䷊ニシテ其九二ハ陽爻、故ニ正ニアラズ。

注、蠱之三四―蠱ノ卦ハ䷑ナリ、故ニ其九三・六四共ニ正位ニアリ。

注、既濟之三四―既濟ノ卦ハ䷾ニシテ其九三、六四皆正位ニアリ。

問胡先生―全書卷二十、遺書五。

解九四作太子―九五ヲ以テ君トナス、九四ハ大臣ニ當ルベシ、胡氏太子ヲ以テ之ヲ解ス、或人之ヲ疑ヒ問フ。

儲貳―儲君、卽チ太子ノ意。

但不要拘一―易ノ運用ハ廣大ナリ、一爻一事ヲ以テ固定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看易且要―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

フヤウニスレバ、如何ナル道モ皆易ニ備ハルノ意。易於近者——此易ハ輕ンジアナドル意。予所傳者云云——程子作傳ノ本旨ヲ以テ結ブ、辭ノ義ヲ説キ明カスヲ以テ本旨トナス、其意ヲ得ルハ之レヲ讀ム人ニマカスノ意。伊川先生答——二程全書卷六十二、文集五ニ出ヅ、但シ此處ノ文ハ略ニ從フ、其全文ハ下ノ補注ノ如シ。

毫、忽——十絲ヲ毫ト云ヒ、蠶絲ヲ吐クヲ忽ト云フ。注、京房郭璞——何レモ象數ヲ以テ易ヲ説ク。知時識勢——時ノ變化、勢ノ順逆ヲ知悉スルコトハ易道ノ要路ナリ。太畜初二——時勢ヲ知ルノ要ヲ重ネテ大畜ノ卦ニヨリテ之ヲ説ク。大畜——此卦ハ下乾上艮ニシテ、下ハ剛健ナレドモ上ハ留ル、故ニ進ムヲ得ズ、四五ハ六四六五何レモ陰爻ニシテ而モ上ニアリ、畜ノ畜タル所以此ニアリ。

乎人焉。文集下同。○道無達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注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閎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補】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夬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强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下艮上爲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

易有聖人―易ノ用大ニシテ卦辭ニ具ハルコトヲ述ブ、四ツトハ辭・變・象・占、之レナリ。以言者―政敎ニ施シ人事ヲ說クモノ、此易ノ辭ヲ用ウ。以動者―動作施設スルコト。以制器者―器物ヲ作ルモノハ其用ニアテハメテ之ヲ作ル、易ノ卦爻ヲ見テ其ノ宜シキニ合セシム。以卜筮者―卜ハ龜ヲ灼クコト、筮ハ蓍ヲトルコト、スベテ疑ハシキヲ決スルナリ。吉凶消長―吉凶ハ得失、消長ハ增減ナリ、吉凶ニ消長アリ、消長ニヨリテ吉凶ヲナス。推辭考卦云云―易ノ辭ノ意ヲ推シテ、卦ノ表ヲ考ヘ見レバ、其變ヲ知ルコトヲ得、象ハ卦ニツキ、占ハ辭ニカカルヲ以テ變ヲ知ラバ皆其中ニアリ。君子居則―此段ハ易ヲ用ヰル大要ヲ述ブ、居ルトハ別ニ事ナキヲ云フ、動クトハ筮占スルノ要アルヲ云フ。至微者理也―理ハ形ナク其象ハ著ハル、此理ト象トハモト一ニシテ其間ニ隔ナシ、何事カ行ハントスルニ當リ、其行ハルベキ當然ノ所ヲ觀テ、常法ヲ行

作也。沿流而求源。謂因言以求其意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尚・尊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厲無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玩・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理。臨事而觀變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占。皆具于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求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

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

ノ高マルヲ云フ。
看書須要——遺書。
二帝——堯、舜。
三王——禹、湯、文武。
二典——堯典及ビ舜典。
中庸之書——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
一衮——一同ノ意。
注、費隱——アラハナルトカクレタルトヲ云フ。

伊川先生易——此一段ハ先ヅ易ノ名義ヲ釋ス。
其爲書也云云——易ノ廣大ナルヲ贊美ス。
性命之理——天地性命ヲ賦シテ萬物ヲ化成スルノ理ヲ云フ。
幽明之故——死生鬼神ノコトヲサス。
開物——人ノ未ダ知ラザル所ヲ開發スルコト。
成務——人トシテノ本務ヲ成シ遂ゲシム。
去古雖遠云云——此段易傳ヲ作ルノ意ヲ述ブ。
自秦而下——秦漢以後易ヲ學ブ者少キニアラズ、而モ正傳ヲ得ザルヲ云フ。
千載之後——孔子ト程子ト相去ルコト、凡ソ一千五百六十餘年ナリ。

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所述。而傳之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敎。言中和。則極之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擧。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補益軒曰。雜記於精粗。則猶宜精自精。粗自粗而體用大小。不貫通了。然如中庸所說。體用相涵。本末並擧。費隱並該。說本而不遺其末。說末而不遺其本。則可謂不分精粗一衮說了。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或問。易卽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補(注。或問易卽)范氏念德曰。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而無常而言之。則謂之時。而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郭思孝議易傳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爲問。程子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

又云興於詩―汪洋浩大ハ何レモ水ノヒロビロトシテ大ナル貌。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外書第十二、又上蔡語錄ニ出ヅ。優游―ユルヤカニシテユタカナルノ意。吟哦上下―其吟聲ヲ上下スルコト。瞻彼日月云云―詩邶風雄雉ノ篇第三章。思之切矣―夫ヲ思フコトノ切ナルヲ云フ、此一句ハ前ノ詩ヲ解釋スルノ語ナリ。百爾君子云云―同上篇ノ末章、百ハ凡ナリ。歸于正也―コレ亦解釋ノ文。又云伯淳―外書十二、又上蔡語錄。伯淳―明道ノ字ナリ。念過―念ハ暗誦スルコト。又曰古人所以―此一章ハ謝氏ガ明道先生ニ親炙セルヲ幸トシテ記スル所ナリ。註、沾綴―沾ハ添フルコトニテ、沾綴ハツヅリ合スコトナル。注、拈掇―指ニテ物ヲ取ルヲ拈ト云フ、掇ハ拾ヒ取ルコト、兩字ニテ取リ拾フコトナル。明道先生曰學者―外書第十二。一格價―一段品格

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點掇・猶沾綴拈掇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補轉・却。轉・轉換之轉。却・語辭。○案。詩經大雅烝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釋之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是轉却一兩字點掇他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補外書一。○孟子萬章篇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意。是爲得之。朱註曰。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二程全書卷三十三、外書第四。剩讀著—クリカヘシクリカヘシ餘ルホド讀ムコト。二書文字—二書ノ註解ヲ云フ。思之云云—カカル註脚ガ無用ト思ハルルノ意。錯會—會得ノ過誤ヲ云フ。問且將語孟—外書第十二、此問ノ意ハ二書ノ中唯ダ大事ト思ハルル個處ノミヲ見バ如何ノ意。浹洽—アマネク行キワタルコト。釋氏一見了云云—釋氏ノ教ニヨレバ、一度其道ニ就キテ悟ル所アレバ、便チ一切ヲ捨テテ、空寂ニ從フモノトナス、蓋シ主トシテ禪ヲ指シテ云フナラン。注、呂晉伯—呂與叔ノ兄。注、坐此病—此病ヨリシテノ意。興於詩者—外書卷三十二。涵暢—ヒタリノビルコト。歆動—心ニ願ヒテ動ク意。吾與點—論語先進篇ニ出ヅ。注、曾點浴沂詠歸—論語先進篇ノ文。

雖博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眞。感化之自然者。學者於詩。吟哦諷詠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卽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補論語泰伯篇。子曰。興於詩云云。○益軒曰。涵暢。涵養條暢于道德之中。歆動。歆動之者。歆動於善意也。吾與點之氣象者。從容優游。而自然進德之謂也。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補益軒曰。汪洋浩大。興起於汪洋浩大之善心也。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不知手之舞之——孟子離婁上篇及ビ禮記樂記ノ文。

注、入頭處——興味ナ感ジ來リテ其方ニ心ヲ向ケルコト。

讀論語孟子——遺書七。

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子路篇ノ文。

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補益軒曰。程子之言。謂讀論語者。有此四等。○胡雲峰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略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言易明也。補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脈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同。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補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爲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察之密。晝味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語孟極聖賢之淵源。爲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

學者先須——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讀論語者——二程全書卷二十四、遺書伊川語。

今日耳聞——マノアタリ今日耳ニ聞クトコロノ意。

甚生氣質——甚生ハ一說ニハ非常トナシ、一說ニハ怎生ト同ジトナス。

凡看語孟——二書ヲ見ルモノ反覆熟慮シテ一言一句モヨクヨク味フベキヲ云フ、而シテ切己ノ二字尤モ要ヲ得タリトナス。

儘多——盡キザルヲ云フ。

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爲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序。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契提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補伊川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楊龜山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非常也。補小學章句云。成甚生氣質。謂愚者明。柔者强。成好氣質也。甚生。稱怎生。洛中語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

正牆面而立―何物モ見ス、又一歩モ進ミ得ザルニ譬フ。

有驗―周南召南ヲ讀ミタル甲斐アルヲ云フ。

只是這箇人―只ソノママノ人ノ意ニテ、前後トモ變ルコトナキヲ云フ。

凡看文字―二程全書二十、遺書伊川語五。

凡解經不同―經ノ解釋ノマチマチナルハサマデ害ナキモ、肝要ノ處ハ何レノ人之ヲ解スルモ同一ナラザルベカラズノ意。

焞初到云云―焞ハ尹氏ノ名、字ハ彥明、河南ノ人、程子ノ門人。

書肆―書物ヲ賣ル店ヲ云フ。

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爲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圖論語陽貨篇。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爲之方。乃於己有益。此致知之法也。圖注。論語子曰。善人子路篇朱註。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注。又曰如有王者。又子路篇朱註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注。又曰善人爲邦。是又子路篇朱註曰。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緊要謂綱領也。○焞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畜書之肆而已。頤緣少時。讀書貪

三爻。
先生曰凡說經義——伊川ノ答ナリ、其意ハ經ノ一句ニ由リテ、一經ノ大意ヲ盡サントスルハ不可ナリ、終日乾乾ノ一句ハ只乾ノ九三トシテ見レバ其意十分ナルモ、之レヲ以テ易ノ全體ヲ表ハストハ云ヒ難シ、乾乾ハ已マザルノ義、之レヲ推シテ道トナサバ一經ノ理亦盡ク、サレドカクスルコトガ經ヲ見ルノ本旨ニハアラザルナリ。
言道之體云云——水ノ流ルルコト間斷ナキガ如ク、道ノ本體モ亦止ムコトナシ、此水流ニ對シテ道體ヲ悟ルベシノ意。
張繹——字ハ思叔、河南壽安ノ人、程子ノ門人ナリ。
先生曰云云——無窮ト云フノミニテハ、道體ヲ言ヒ悉クセルモノニアラズト、朱子曰ク、無窮ナル以所ヲ見ヨト、即チ無窮ナルノ理ヲ悟ルヲ要ス。
今人不會讀書——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此意ハ詩三百ヲ諷誦スルヲ知レドモ之ヲ政治ニ應用シ、使命ヲ果スニ用ヰルコト能ハザレバ、三百ノ多キモ何ノ用ニモ立タヌコトヲ云フ。

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二以聖一。亦只是箇不レ已。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子曰者。文中子。答二或人之問一。謂二乾乾不レ息。此語最爲レ盡二易之道一。先生曰。凡說二經義一。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レ知二是盡一。夫終日乾乾。未レ盡二得易一。據二此一句一。只做二得九三一使。若謂二乾乾是不レ已。不レ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レ如レ此。學レ經者。要當二周遍精密。各窮二其旨歸一。而後能通二經。苟但借二其一語一。謂レ足下以蓋二一經之旨一。豈治レ經之道。蓋好レ高求レ約之病。○子在二川上一曰。逝者如レ斯夫。言二道之體如一レ此。這裏須二是自見得一。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二一息之停一。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レ指而易レ見者。莫レ如二川流一。故於レ此發。以示レ人。欲下學者時時省察。而無中毫髮之間斷上也。補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第五。論語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レ斯夫。不レ舍二晝夜一。吳氏曰。逝者不レ指レ水。斯字方指レ水。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二得他一。朱子曰。固是無窮。須レ見二所以無窮始得一。○今人不レ會レ讀レ書。如下誦二詩三百一。授レ之以レ政不レ達。使二於四方一。不レ能二專對一。雖レ多亦奚以爲上。須下是未レ讀レ詩時。不レ達二於政一。不レ能二專對一。既讀レ詩後。便達二於政一。能專二對四方一。始是讀レ詩。說見二論語一。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二人情一。該二物理一。可三以驗二風俗之盛衰一。見二政治之得失一。其言溫厚和平。長二於風諭一。故誦レ之者。必達二於政一。而能專對也。補論語子路篇。子曰。誦詩

學者不泥——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泥——滯リテ通ゼヌコト。
完——修繕スルコト。
凡觀書——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梗——フサガル。
問瑩中——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第五。
瑩中——瑩音榮、名臣言行錄後集第十三卷ニ其傳アリ。
文中子——書名、隋人王通ノ著、通字ハ仲淹、門人私謚シテ文中子ト曰ヒ、又其書ニ名ヅク。
終日乾乾——易乾卦九

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爲是。補注。其遠者雖子貢公冶長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其近者雖子罕篇。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補孟子離婁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衞。衞使庾公之斯追之。云云。庾公之斯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朱註。庾斯雖全私恩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特以取友而言耳。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補孟子萬章篇。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指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云云。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己。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爲一義。補充實之謂美出于孟子盡心下。浩生不害問樂正子之處。朱註曰。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

ノ性ヲ論ズル所ハ則チ然ラズ。

伊川先生曰—文字ハ經書ノ文字ヲ云フ、文字ノ義ヲ求メテ後、其包含セル意ニ及ベノ意。

學者要自得—經書ハ多シ、之ヲ一朝ニシテ解センコト難シ、而モ一應之ヲ師說註解ニ求メ、而シテ後自ラ思ヲ沈メテ其眞意ヲ自得スベキコトヲ說ク。

六經—易詩書春秋禮樂之經レナリ。

浩渺—水ノ廣ク大ニシテ限リ知ラレヌ貌。

路徑—六經ヲ解スル順序トシテ、ソレゾレノ路ヲ求メテ經ヲ讀ミ習フコトヲ道路ニ譬フ。

一箇門庭—經ノ大體ノ規模ヲ云フ、經ヲ家ニ譬ヘ其大體ヲ門ガマヘトカ地ドリトカニタトフ。

歸而求之—自己ノ心內ニ求ムルコト。

注、小雅大東篇—東方諸侯ノ國、周ノ賦役シゲキニヨリテ諸國ノ民力苦ムヨリ、譚國ノ大夫此詩ヲ作ルト云フ、周道トハ周ニ行ク道ヲサス。

揚子—漢ノ揚雄ノ法言ノ語ナリ。

孟子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補 孟子公孫丑上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云云。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徑則知趣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理本平直。苟以崎嶇委曲之意觀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補 益軒曰。平易其心。不可求之過深也。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毋求飽。居毋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爲穿鑿耶。

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欲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

義理之學｜義理ノ學ハ愼重ニ熟思シテ之ヲ悟リ得、之ヲ輕易シテハタヤスク之ヲ得ントスルモ得ベカラズ。

心麤｜心ヲ用キルコトアラアラシクシテ精細ナラヌヲ云フ。

顏子未至於｜論語雍也篇、子曰、回也三月不レ違レ仁、旣ニ三月ト云フ、未ダ聖ナラザル處アリ。

習坎心亨｜此文ノ意ハ、險難重リ來ル時ハ、誠實ノ心ヲ以テ之ヲ經、以テ樂地ニ行クコトヲ得ルノ意ナリ、險阻艱難ハ卽チ疑難ヲサス。

注、下上坎｜坎ハ☵卽チ水ナリ、習坎ノ卦ハ☵☵ニシテ上下二爻共ニ水也、蓋シ水ハ流レテ科（アナ）ニミチミチテ進ミ行ク、習熟錬磨スルニ譬ヘ言フ。

劄記｜何レモシルス意。

更須得朋友｜自分ノミナラズ更ニ朋友ト相助ケテ講論スレバ學ノ進ムベキヲ述ブ。

注、尹問一段｜焞到問云云ノ段ヲサス。

凡致思｜凡ソ物ノ理ヲ究メテ、遂ニ言語ニテハ說キ得ザル所ニ至リ、コヽニ更ニ思索ヲ盡シテ其理ヲ究ム、之レヲ善學ト云フ、告子之

浮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間斷。○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下上坎爲習坎。卦當重險。而象辭曰。維心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久。自然心通。補論語雍也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易習坎卦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即劄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補注。山徑之蹊間。孟子盡心下篇。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按。此段。及焞到問爲學之方一段。泉州本皆繫卷末。而舊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在三十三。今考此卷編緝之意。則二段乃總論致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載。心中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足此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二十一。疑當時欲移在尹問之後。故幷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

孟子所論云云――孟子盡心篇ニ出ヅ。
源源――水ノ相繼イデ流ルル貌。
諸公――門人ヲサス。
守之――論ズル所ノ正シキ論ヲ守ルコト。
異端不必攻――攻字、朱子ハ之ニ注シテ專治トナス、ココニテモ其意ニ見ルベシ。
不逾朞年――一年タタズシテノ意ニテ、時ノ短キヲ云フ。
吾道勝矣――吾道進ミテ物怪異端ニ劫カサレザルトキハ、則チ吾道ニ勝テルナリ、益軒曰、吾心信ニ正道ニ而不ㇾ眩ニ于邪妄ニ、是吾道勝也。
若欲委之――是レ學ヲ究ムルコトヲ只ダ理ノ無窮ナルトコロニ付シ、又ハ測知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トシテ、之ヲ究極マデキハメントセザレバ、學智昏クシテ通ゼズ、遂ニ怪妄ニ溺レ、之ニ迷ハサルルニ至ルベシトノ意。
子貢謂夫子之言――論語公冶長篇ニ出ヅ。
以仁爲己任――仁ヲ究メ之ヲ悟得スルコトヲ以テ本務トナス。
不以苟知――師説ヲ聞キテ之ヲ知得スルコトノミニテハ滿足セズ、之ヲヨクヨク玩味了得スルニ至リテ始メテ之ヲ聞クトナス。

語。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爲怪。神妖爲姦。見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雖得於人言。亦未必信。補益軒曰。物怪神姦有無之理。非難語。若見理未明。雖聞當有當無之說。亦不能信其言。　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妖異之所由興。皆可識矣。補孟子盡心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益軒曰。物字暗指物怪神姦。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爲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辯。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爲邪蔽。久則所惑愈深矣。○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爲己任。蓋抑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以自省矣。○義理之學。亦須深沈一作玩。方有造。非淺易輕

注、見孟子―孟子公孫丑上篇ニ出ヅ。

注、曾子一唯―曾子夫子ノ言ヲ聞キ、直ニ其意ヲ了ス、コレ道ノ大原ヲ覺リ得タル者。

思曰睿―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書經洪範篇ニ思曰睿、睿作聖云云、睿ハ徹ニ通ズルヲ云フ。

渾水―濁リ水ノコト。

問如何是近思―近思ハ論語子夏ノ語。

以類而推―ワガ知リタル所ヲ以テ、近キ類似ノモノヲ推シハカリ行クコト。

注、劈初頭―俗語ニテ眞最初ノ意。

學者先要―二程全書卷三十八、外書十一。

會―融會スルコトニテ、疑ヲ解キテ意味ヲ通ズルコト。

物怪―物ノ普通ナラヌヲサス。

神姦―鬼神ノ人ヲ迷ハスガ如キモノヲサス。

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欄外書曰。宋本此條平頭。連前條。本集亦不載。○〔注。顏子卓然〕論語子罕篇。顏淵喟然歎曰。云云。如有所立卓爾。○〔注。曾子一唯〕論語里仁篇。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云云。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堀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卽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眞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己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己。

○學者先要會疑。

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

又曰所務—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
見去—見得テ之ヲオシトホシ行クコト。
思曰睿—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注、說見尚書—尚書洪範篇ヲサス。
問人有志—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注、自有不容已者—此意ハ知識明ナルトキハ勉強ヲカラズシテ達シ、止ムベカラザルニ至ルヲ云フ。
問觀物—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觀物察己—物ノ理ヲ觀テ我心ノ理ヲ明ラムルヲ云フ。
合內外之道也—中庸ノ文、物我彼此別ニアラズ、同時同處ニシテ之ヲサトル、故ニ內外ヲ合ストイフ。
四端—孟子ノ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レナリ。

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妙。補欄外書曰。此條宋本平頭。與前條合。本集不載此條。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睿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明德。致思窮理。久自通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眞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爲二致。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

ハ只ノ意ト同ジ。
旋・ーオヒオヒノ意、轉ト訓ズルモ可。
安排著ー間ニアハセテアレコレト取リナスコト、著ハ添字。
多少般數ー般ハ様ノ意ニテ、多キ少キ種種ナルモノアルヲ云フ。
煞ー殺也、ハナハダ。
某年二十ー伊川自ラヲサシテ云フ、此語ヲ記ス者、名ヲ諱ミテ書カズ。
注、積久ー荀子勸學篇ノ句。
凡一物ーー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注、究竟ー窮メツクス意。
格一物而萬理ー一ツノ物ニツキテ其理ヲ究極マデ推尋セバ萬物ノ理モ亦之ニ由リテ知ラルノ意。
一件ーー一物ニ同ジ。
注、程子說格物ーー二程全書卷二十四、遺書伊川語卷八。
注、天生烝民ーー詩經大雅、烝民篇。
注、物之極ー即チ其物ノ理ヲ云フ、物ノ極處ニ格レバ理ヲ得。

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眞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除非字程子遺書作是字。大學或問引程子此語除非二字作惟其二字。按。二程全書多除非字。其意與只字一般。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眞知者。知之至也。眞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眞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三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竟。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爲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

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ニ載ス。不先燭理—道理ヲ明カニセザルヲ云フ。甚—何ノ意。學原於思—二程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六。所謂日月至焉—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第一。久而不息者—前揭ノ三月不違仁ヲサス、論語此章ノ解釋古注新注同ジカラズ、宋儒ニヨレバ回ハ三月ノ久シキニ亙リテ仁ニ違ハズ、而モ其他ノ人ハ日ニ一タビ又ハ月ニ一タビ仁ニ至リテ久シカラズト解ス、今其意ニテ見ルベシ。規模—ココニテハ大體ノシクミノ意ニテ、其樣子ノアラマシヲサス。心潛默識—心ヲ潛メテ暗默ノ間ニ會得スルコト。問忠信—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此ノ問ノ意、致知ハ勉强ニヨラザル故ニ難シトテ問ヒシナリ。覷却—覷ハ伺ヒ見ルコト、却ハ了ルノ意。怎生—俗語、何ノ意。動容周旋中禮—動作ノ一一禮ニアテハマルコト。除非—此字二程全書ニ多ク用ヰラル、其意

學上理會。講學則理明。而怪妖不足以惑之矣。○學原於思。學以明理爲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逈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逈然不同。論語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潛玩聖賢氣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末矣。○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力行也。謂行可以强而進。知不可以强而至。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强。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爲先。苟明有所不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其可得乎。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强而堅執。固有者。從容而自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卽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而勉强以爲忠信。其能久乎。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

得｜道ニ達スルコトヲ得シヲ云フ。終異｜吾ガ見ル所ト異ナルヲ云フ。放下｜手ヲハナス意ニテ、打チステテカヘリミヌヲ云フ。方｜方法、手段ノ意。伊川答横渠先生｜二程全書卷六十三、伊川文集五、張子ノ問ヘル所ニ答ヘラレシナリ。注、約見｜大約ニシテ見ルコト。涵泳｜涵ハ水ニヒタスコト、泳ハ水ニクグルコト、心ヲ次第ニソノ事ニヒタシ入レルコト。條暢｜ノビルコト、上ニ所謂寛裕温厚之氣生、而明睿開發也。注、鑿｜穿鑿ノ意ニテ、義理解釋ノ窮窟ナルヲ云フ。欲知得｜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ニ載ス。豫｜樂シムコト。沛然｜盛大流行ノ貌ナレバ、ココニテモ如何ニモ富豐ナルサマヲ云フ。注、厭飫｜飽キ滿チテ十分ナルヲ云フ。心虛｜心氣ノ虛耗スルヲ云フ。心疾｜心氣ノ疾病ナリ、今ノ神經衰弱ノ類ナリ。今日雜信｜二程全書

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伊川答横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注云。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補欄外書曰。致良知。至於實際。明睿自發。無復意偏言窒之患。餘姚數言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苦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容厭飫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

又曰所務|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見去|見得テ之ヲオシトホシ行クコト。

思曰睿|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注、說見尙書|尙書洪範篇ヲサス。

問人有志|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注、自有不容已者|此意ハ知識明ナルトキハ勉强ヲカラズシテ達シ、止ムベカラザルニ至ルヲ云フ。

問觀物|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觀物察己|物ノ理ヲ觀テ我心ノ理ヲ明ラムルヲ云フ。合內外之道也|中庸ノ文、物我彼此別ニアラズ、同時同處ニシテ之ヲサトル云フ。故ニ內外ヲ合スト云フ。四端|孟子ノ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レナリ。

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妙。㊟欄外書曰。此條宋本平頭。與前條合。本集不載此條。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尙書。睿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明德。致思窮理。久自通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强思亦不通也。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眞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爲二致。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

旋ハ只ノ意ト同ジ。轉・―オヒオヒノ意、旋ト訓ズルモ可。安排著―間ニアハセテアレコレト取リナスコト、著ハ添字。多少般數―般ハ樣ノ意ニテ、多キ少キ種種ナルモノアルヲ云フ。煞―殺也、ハナハダ。某年二十―伊川自ラヲサシテ云フ、此語ヲ記ス者、名ヲ諱ミテ書カズ。注、積久―荀子勸學篇ノ句。凡一物―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注、究竟―窮メツクス意。

格一物而萬理―一ツノ物ニツキテ其理ヲ究極マデ推尋セバ萬物ノ理モ亦之ニ由リテ知ラルノ意。一件―一物ニ同ジ。注、程子說格物―二程全書卷二十四、遺書伊川語卷八。注、天生烝民―詩經大雅烝民篇。注、物之極―卽チ其物ノ理ヲ云フ、物ノ極處ニ格レバ理ヲ得。

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眞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强。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補非字程子遺書作是字。大學或問引程子此語除非二字作惟其二字。按。二程全書多除非字。其意與只字一般。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眞知者。知之至也。眞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眞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三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竟。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爲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

巻二、遺書二先生語二ニ載ス。不先燭理―道理ヲ明カニセザルヲ云フ。甚―何ノ意。學原於思―二程全書巻七、遺書二先生語六。所謂日月至焉―二程全書巻十六、遺書伊川語第一。久而不息者―前掲ノ三月不違仁ヲサス、論語此章ノ解釋古注新注同ジカラズ、宋儒ニヨレバ回ハ三月ノ久シキニ亘リテ仁ニ違ハズ、而モ其他ノ人ハ日ニ一タビ又ハ月ニ一タビ仁ニ至リテ久シカラズト解ス、今其意ニテ見ルベシ。規模―ココニテハ大體ノシクミノ意ニテ、其樣子ノアラマシヲサス。心潛默識―心ヲ潛メテ暗默ノ間ニ會得スルコト。問忠信―二程全書巻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此ノ問ノ意、致知ハ勉强ニヨラザル故ニ難シトシテ問ヒシナリ。覰却―覰ハ伺ヒ見ルコト、却ハ了ルノ意。怎生―俗語、何ノ意。動容周旋中禮―動作ノ一一禮ニアテハマルコト。除非―此字二程全書ニ多ク用ヰラル、其意

學上理會。講學則理明。而怪妖不足以惑之矣。○學原於思。學以明理爲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補論語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潛玩聖賢氣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末矣。○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力行也。謂行可以强而進。知不可以强而至。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强。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覰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爲先。苟明有所不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其可得乎。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强而堅執。固有者。從容而自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而勉强以爲忠信。其能久乎。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

得—道ニ達スルコトヲ得シヲ云フ。
終異—吾ガ見ル所ト異ナルヲ云フ。
放下—手ヲハナス意ニテ、打チステテカヘリミヌヲ云フ。
方—方法、手段ノ意。
伊川答横渠先生—二程全書卷六十三、伊川文集五、張子ノ問ヘル所ニ答ヘラレシナリ。
注、約見—大約ニシテ見ルコト。
涵泳—涵ハ水ニヒタスコト、泳ハ水ニクグルコト、心ヲ次第ニソノ事ニヒタシ入レルコト。
條暢—ノビルコト、上ニ所謂寛裕溫厚之氣生、而明睿開發也。
注、鑿—穿鑿ノ意ニテ、義理解釋ノ穿鑿ナルヲ云フ。
欲知得—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ニ載ス。
豫—樂シムコト。
沛然—盛大流行ノ貌ナレバ、ココニテモ如何ニモ富豐ナルサマヲ云フ。
注、厭飫—飽キ滿チテ十分ナルヲ云フ。
心虛—心氣ノ虛耗スルヲ云フ。
心疾—心氣ノ疾病ナリ、今ノ神經衰弱ノ類ナリ。
今日雜信—二程全書

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伊川答横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注云。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欄外書曰。致良知。至於實際。明睿自發。無復意偏言窒之患。餘姚數言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苦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容厭飫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

注、語錄之序——横渠ノ語錄ヲ指ス。

注、周官——周禮ノコト、程子ノ言、此篇ニ載スル者ニハ同官ノ說ナシ、横渠ノ言、易說ノ下ニ天官大宰ノ職ヲ記ス、故ニカク云フノミ。

伊川先生答——二程全書卷六十三、伊川文集五。

朱長文——吳縣ノ人、賢明ヲ以テ聞ユ、文集三百卷アリ。

權衡——ハカリ、權ハハカリノオモリ、衡ハサヲ。

時中——中庸ニ云フ所ノ時中ニアラズ。

億——オモヒハカル。

伊川先生答門人——二程全書卷六十三、伊川文集五。

衆人——ナミナミノ人。

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類。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爲序。始於大學。使知爲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于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横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言。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補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我知言。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時中謂有時而中之。億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致矣。說見論語。補論語先進篇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朱註曰。億。意度也。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

只言短長—人ノ短長チ評言スルチ云フ。不能反躬者—自身ニ向ツテセメタダスコトノ出來ヌ者ノ意。注、急於自治—呂東萊ノ說。

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何暇議人。○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補欄外書曰。志小。是規模狹小。氣輕。是氣性輕浮。愚謂。規遠大。則終身而不息。氣性敦重。則望道而未見。

近思錄卷之二　終

病—憂ナリ。勇於苟作—未ダ得ル處ナクシテ濫リニ事ヲ作シ説ヲ立ツルコトニツトム。多見不知量—多ハマサニト訓ズ、自ラ己ノ分量ヲ知ラザルコトヲ見ル。創艾—草ヲナギキル如クスルヲ云フ。

變—常ニカハリシ事柄ヲサス。操術—其變ヲ語ル者ノ學問修爲ヲサス。凡事蔽蓋—心ノ中ニ蔽ヒツツミテ人ニ知ラルルヲ好マザルガ如キハ、大凡皆益ヲ求ムルモノニアラズノ意。有人不肯—人アリテ其道義ニ於テ自ラ修得シタルコトヲ云ハズ、人之ヲ見ルコト能ハザルガ如キハ、顏子ガ夫子ノ言ニ對シテ悦バザル所ナシト云ハレシガ如キモノニモ非ラズ、大方ハコレ小成ニ安ンジ、又ハ之ヲ惜ミテ告ゲザル者ナリノ意。

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功業立言立事。皆是也。爲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創造。必害于道矣。補欄外書曰。功業專指事功。非兼指文章。此條似道荊公一輩人。○老子經第七十四章。是謂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不知反約窮源。故浮淺而無實。默養吾誠。則反約窮源之事也。補論語子張篇曰。多見其不知量。○欄外書曰。未果他爲也。猶言未暇他及。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譎。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行己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正。庶可以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固爲蔽覆。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説。人不肯言其知之所得。行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己。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悅者之比也。補論語先進篇曰。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注。顏子之愚。論語爲政篇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

氣質──偏固ナル氣質ノ性ヲ云フ。

洪放──洪ハ大、放ハ縱、大ニシテ擴マルコト無限ナルノ意。

實作──實際ニ修爲ノ工夫ヲナスコト。

百物皆病──百事皆我ガ上ニ病トナルヲ云フ。

功──工夫努力ノ意、實ニツトムルコト。

心亦不宜忘──心ニハ學習ノコトヲ忘ルベカラズノ意。

由之──之ハ學問ヲサス。

合內外──心ノ內外ヲ一ニスルコト。

平物我──我ト人トノ區別ヲ立テヌコト。

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補欄外書曰。天下之事。萬變無窮。固非聞見所盡。況復劫之以不測。死生禍福。變起倉卒。彼記聞學者。其能不喪膽奪魂則窮矣。不測字指事變。卽聞見不及處。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所貴於學。正欲陶鎔氣質。矯正偏駁。不然則非爲己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敎人變化氣質。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文不密察。則見理龎疎。心不洪放。則所存狹滯。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不知疑者。是未嘗實用功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寬平弘遠。故處己待人。無往而不達。心小則褊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爲病也。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人有妨廢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卽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己而爲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己而爲言也。補欄外書曰。大端謂大體。非每事之一端。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

載――橫渠ノ名。
副當――副當ハ俗語。
習熟纏繞――弊風陋習ノ身ノ慣レソミ、纏ヒツキタルヲ云フ。
延蔓――葛藤ノ類。
上去――葛藤ナドノ纏ヒツキシ樹枝ヲサス。
脫洒――ヌケオチル、ヌケデルノ意。

易曰――繋辭下傳。

人多以老成――論語公冶長篇ノ不恥下問ノ意ヲ說ク。
道義先覺――道義ヲ先ニ覺知スル者ノ意。
人我――他人ト自分。
多聞不足――此章ニハ記聞ノ多キヨリハ一貫ノ理法ヲ提ヘンコトヲ奨ムルモノナリ。

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爲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爲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纘述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所據依而自守。補程伯淳曰。子厚以禮敎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所持守。○欄外書曰。一副當猶言一種。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橫渠易說。○人之德性。本自廣大。故必廣大心求之。偏狹固滯。豈足以見道。補欄外書曰。放心只是豁大其心。下文亦曰。必要洪放。與畢命孟子所云同字異義。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橫渠論語說。○言人虛驕。恥於下問。內則欺己。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孟子說下同。○故所以然也。酬應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

ベキヲ說ク、遜ハヘリクダル意、我心ヲ空シクシテ理ニ從フヲ云フ、時敏ハ時トシテ敏ナラザル事ナキヲ云フ。

不逮之資――人ニ及バザル性質ヲ云フ。

徐徐――ユルヤカノ意ニテ前ノ急字ニ對ス。

自適――勝手ニ我ガ具ヘタル氣質ニ打チマカスコト。

明善――此章ハ中庸論語孟子ノ文ヲ引キ合セテ說ク。

今且只將――中庸ノ文ヲ本トシテ說ク、道ハヨリナリ。

博文約禮――學ブ所ハ博クシテ大ナルベク、ソレヲ身ニソナヘテ約ニ行フベキヲ云フ。

下學上達――コレ下人事ヲ學ビテ上天理ニ達スルノ意。

警策――サトシムチウツコト。

求多少爲益知――今マデ知ラザル所ヲ日日少シヅツニテモ增シ行カンコトヲ求ムルノ意。

俄頃閒度――俄頃（シバラク）ハ暫時、閒度（イタヅラニワタル）ハ徒消スルコト、閒ハナスコトナキノ意、似ハ如ニ同ジ。

爲天地――此章聖人君子ノ志ヲ立ツルニ就キ、其職任ヲ說ク。

去聖――世ヲ去リシ聖人。

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明善者。爲學之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之。則此德有立。推廣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心視之。則所見者。亦寖微矣。補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又曰。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孟子公孫丑上篇。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論語衞靈公篇曰。人能弘道。○欄外書曰。非道弘人。故易視之則小耳。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尊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學問而惟恐背違。崇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省。積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是博文下學之事。補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論語子罕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同憲問篇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以改治其不善者何如。以是存心。則德日新矣。補欄外書曰。益字宜句絕。多少爲益。指下文言。知所亡。論語子夏語。知字重看。亡者謂本體雖具。而未察識者。

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編書者。必求其旨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功。多識前哲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

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隳。問學日廢矣。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天地以生生爲

范巽之｜名ハ育、張載ニ從ツテ學ブ。巽之請問｜巽之其病源ヲ知ラズ、故ニ請問スルナリ。大寐｜前後不覺ニ睡ルコト。未知立心｜立志ハ、志ヲ立ツルコトニテ、未ダ志立タザレバ、アレコレト迷ヒ易ク疑多シ、カカレバ目的終ニ立タザルナリ、一途ニ其コレト思フ處ニ專注スベキヲ云フ。講治｜講明修治ノ意ニテ、或事柄ヲ研究シソレヲ修メユクコト。講治之思｜志立チテソレト定マラバ、究明ノ道ヲ如何程盡シテ之ニ勤ムルモ厭ハズトナリ、術內ハ志ス學問ノ內ノ意。所以急於可欲者｜可欲者トハ孟子盡心下篇ニ可欲之謂善ト云ヘルニ取レルモノニテ善ノ意ナリ、此ノ意ハ善ヲ爲スコトヲ速ナラシメントスル所以ハ、先ヅ心ニ善ヲ信ジテ少シモ疑ナキノ地ニ住セシメ、サテ後イザト云フ勢ニテ江河ノ水ヲキリ流スガ如クニシテ志ス所ヲ成シ遂グルヲ要ス。利吾住｜住ヲ一ニ往ニ作ル。遜此志｜此條又善ヲ明ニスルコトヲ急ニス

者。過則勿憚改。○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范育字巽之。朱子曰。橫渠設此語。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自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補】欄外書曰。語類。問如何說存意不忘。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又曰。不忘是立志。忘是病源。遊心浸熟。勿忘勿助長。猶服藥調護。脫然得醒。則確然病去也。言希賢希聖。久而得效也。○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立心既定。而講治粗疏。則所業莫進。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住。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吾學術之內。初何厭乎勤。此言講治之貴精。然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疑惑。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不可遏。此言立心之必定。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遜。順也。遜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則講學爲急。如是則所修乃日見其進也。說見尙書。【補】書經說命篇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論語述而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書經說命篇曰。匪說攸聞。註云。甚言無此理也。○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

注、夫子所謂云云｜コレ論語子張篇ニアル子夏ノ言ナリ、葉氏以テ孔子ノ語トナス、恐ラクハ誤レリ。注、孟子所謂云云｜孟子公孫丑上篇ニ見ユ。或者云云｜コレ以下ハ上ノ二段ヲ結ビテ規箴トナス。其出汝者｜戲言戲動ヲサス。其不出汝者｜過言過動ヲサス。長傲云云｜前二段ノコトヲ改メズシテ推シ行カバ、遂ニ傲ヲ增長シ、又非ヲ遂ルノコトヲ敢テスルニ至ル、之ヲ不智ノ至リトナス。雙牖｜兩方ノ窓。起爭端｜伊川此訂頑砭愚ノ二語ハ人ノ爭ヲ引起ス端トナランコトヲ恐レ、之ヲ改メテ西銘・東銘トナス。注、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朱注ニ由レバ右ノ學則不固ハ上ノ不重則不威ニツケテ、君子厚重ナラザレバ學モ亦堅固ナラズノ意トナス、而モ今ノ注文ノ意ハ、固ハ固滯ノ意トナス、故ニ本文ト異ナルト云フ、併シナガラ論語本文ノ意ハ固ハ固陋ノ意ト見ル方正シ、サレバ今ノ注文ノ意却ッテ正シキニ似タリ。

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爲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爲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爲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爲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尚如此之嚴。況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留之纖芥。以累其身心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

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知。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文集下同。○說見論語。君子脩己之道。必以厚重爲本。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知學。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但或吝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放此。補論語學而篇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

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在其中矣。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爲己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爲仁之方。西銘是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爲二也。曰。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是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等差耳。非二端也。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言之

仁之方——仁ヲ求ムルノ筋道。

無父之極——至親ノ父モ墨氏ニヨレバ路人ト一ノミ、故ニ無父之極ト云フ。

子比而同之——比ハクラベナラブルコト、父ト路人ト同等トナス。

且彼云云——彼ハ横渠ヲサス。

反謂不及——楊龜山ノ語ヲ擧ゲテ之ヲ評ス。

砭愚——砭ハ石針ニテ病處ニ刺ス、今其ノ如ク愚ナル所ヲサトサントスルノ意、又之ヲ東銘ト稱シ、前ノ西銘ニ對ス。

欲人無己疑——戲言戲動ガ己レノ本心ニアラズト云フコトヲ、人ヲシテ信ジテ疑ハザラシメント欲ストモ、ソハ能ハザル所ナリノ意。

過言過動——過ハ識ラズシテ誤リ犯スコト。

繆迷——繆ハ戻也、戻リ迷フコト。

謂己當然自誣也——其過ニヨリ四體ヲ迷ハスコトハ、自己ノ當然爲サザ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トシテ改メザルハ、自分自ラヲ誣ヒマグルモノナリ。

欲他人己從誣人也——其過ヲ他人モ自己ト同ジク當然ト思ハシメントスルハ人ヲ誣フルモノナリ。

又曰訂頑立心――二程全書卷六、遺書二先生語五ニ載ス。天德――人間作爲ニアラザル天然ノ德ノ意、仁ノ本體ニ達スルトキハ、即チ普偏ニシテ私ナシ。故ニ之ヲ天德ト云フ。又曰游酢云云――游酢ハ程子ノ高弟、今其言ヲ引ク。渙然――水ノ盛ナル貌ナルガ、此ニテハ疑難ノ一時ニ解ケホドケシヲ形容ス。能求於言語――程子游酢ヲ稱スルノ語ナリ、言語ノ外トハ西銘ニ明記セザル所ニ旨意ヲ求メシヲ云フ。楊中立――二程全書卷六、十三、伊川文五ニ載ス、案ズルニ書ヲ以テ問ヒタルモノ。言體而不及用――體ハ仁ノ本體、用トハ其義。誠有過者――ソノ言フ所過當ナルモノアリ。墨氏之比――墨翟兼愛ヲ說ク。理一而分殊――理一ハ即チ仁、分殊ハ即チ義、仁愛ノ理ニ至リテハ則チ一ニシテ差等ナシ、而モ之レガ施用ニ至リテハ則チ等級ナキ能ハズ。墨氏則二本――愛ニ自他ノ區別ヲ設ケザルノ意。

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體認此意。實爲我有。所謂眞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補】陳北溪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推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爲體。同具是理以爲性。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即中庸之理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注云。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爲父母。萬物爲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疏。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泛然並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疏並立。而爲二本也。○或問。理一而分殊。如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个親疏。同胞裏面。便有理一

育英才——左傳隱公元年ニ出ヅ、穎封人トハ鄭ノ穎考叔、封人ハ其官名ナリ、錫類ハ詩大雅既醉篇曰、孝子不遺、永錫爾類トアリ、孝子ノ誠盡キザレバ其善永ク其同類ニ及ブベキヲ云フナリ。

無所逃——晉獻公ノ世子申生ノコト、左傳及ビ禮記檀弓ニ出ヅ。

勇於從——伯奇ノコトハ說苑ニ見ユ、伯奇ハ周ノ太師尹吉甫ノ子ナリ、吉甫繼母ノ言ニ從ヒ伯奇ヲ逐フ、伯奇履ナク衣ナク霜ヲフミ車ヲ牽クモ猶ホ父ノ命ニ背カザリシト云フ。

注、顏子之貧——論語雍也篇ニ出ヅ。

存吾順事——此存沒ハ自身ノコトヲ云フ、此二句ハ以上ノ結論ト見ルベシ。

注、朝聞夕死——論語里仁篇。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此語ハ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上ニ載ス。

又曰訂頑——同上ニ出ヅ。

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天之申生也。補孟子離婁上。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朱註。底・致也。豫・悅樂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補論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補注。周公之富。論語先進篇。季氏富於周公。朱註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

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補注。仁者本以天地論語雍也篇註。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云云。

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

于時保之―以下ハ萬物一體ノ仁ヲ體得スベキ工夫ヲ說ク。

違曰悖德―以下不孝ニシテ天ニ事ヘザルモノヲ擧グ、天理ニ違ヒテ親愛セザルモノヲ悖德ト云フ。

濟惡者不才―天理ニ戾リ惡事ヲナシテ親愛ス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モノ之ヲ不才ト云フ。

其踐形惟肖者也―我身ニソナハル天理ヲ踐ミ行ヒテ遺漏ナケレバ天地ト相似テ違ハザルモノナリ。

知化云云―化トハ天地變化ノ道ヲ云フ、神トハ天地神變ノ妙ヲ云フ。

爲無忝―詩經小雅ニ無忝爾所生トアリ、今モ亦此意ニ外ナラズ。

存心養性―孟子ノ語。

爲匪懈―詩大雅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トアリ、此一人ハ詩ニテハ王ノコトナレドモ、親ニ通ジ用ウ、今天ニ事フト見テ可ナリ。

惡旨酒―崇伯ハ鯀ニシテ禹ノ父ナリ、顧養トハ孟子ニ所謂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ヲ以テ不孝トナス、此反對ヲサス。

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補】易繫辭曰。樂天知命不憂。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補】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左傳文公十八年。昔帝鴻氏有不才子。云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可踐形。又書經說命曰。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爲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爲志。【補】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補】詩經大雅抑篇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朱子曰。舜盡事

注、禮記——哀公問篇。
塞——ミチフサガル。
帥——主宰ノ意。
民——一般ニ人チサス。
與——同類ノ意。
大君——天子ノコト。
宗子——總領ノ息子。
家相——家老ノコト。
疲癃——癃ハ腰カガミ背ノ高キ病氣チ云フ、ココニテハ疲レタル片輪者ノ意。
殘疾——手足ナドノ傷ツキ破レタル病者ナ云フ。
惸——兄弟ナキモノ。
顚連——患難ニアヒテ永ク悲境ニアルコト。

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愚按禮記。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卽西銘之原也。補易說卦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注。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易乾卦象曰。天行健。○〔注。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易坤卦象曰。順承天。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

徇――シタガフ。
非己有也――天ニ倣ヒ地ニ法リ、初メテ本性ノマヽナルコトヲ得、今天ニ倣ツテ地ニ法ルコトヲナサズ、故ニ己ノ有ニアラズ、即チ本性ニアラザルヲ云フ。
知禮成性――天知地禮相並ビテ性トナレバ、ソコニ道義現ハレ出デテ窮リナシ。
困之進人也――易繫辭ニ困德之辨也トアルニヨリテ說ク。
辨――明也、思慮分別ノ明カナルヲ云フ。
孟子云云――孟子盡心上篇。
疢疾――災患、人往往智德ヲ災患ノ間ニ得ルナリ。
息――イキ。
瞬――目バタキ。
注、非先王之法言云云――孝經ノ文。
注、終日乾乾――易乾卦、九三爻ノ文。
注、夜氣所養――孟子告子上篇。
橫渠先生云云――張子學堂ノ左右ニ箴言ヲシルス、ノ左ヲ砭愚ト名ヅケ、右ヲ訂頑ト云フ、程子之ヲ改メテ東銘・西銘ト云フ。
藐――音眇、小ナルコト。

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說見論語。反天理。則所趨日以高遠。徇人欲。則所趨日以沈溺。【補】論語憲問篇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說見繫辭。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智則崇矣。所以效天也。又能守品節事物之禮。性斯成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或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曰。性者我所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共由底。【補】易繫辭上傳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

繫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蔽。故其見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德慧。謂德之慧。術智。謂術之智。疢疾・災患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爲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爲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爲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

大其心——正蒙大心篇。

注、藩籬爾汝——分ケ隔テナシテ彼此ヲ區別スルコト。

注、竭兩端——始學ト成德トコレナリ。

注、朱子曰起於意乃至在事後——論語本文ノ注。

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淸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淸。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者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萬物一體。性本無外。苟拘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將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人能全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無外。人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補孟子盡心上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敎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矣。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毋。皆爲禁止之意。故以此爲聖人設敎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敎也。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己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或問。四者相爲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補論語子罕篇注。

形而後―正蒙誠明篇第六、孟子告子上篇ノ註ニ此語ヲ引ク。善反之―氣質ノ性ヨリシテ本來ノ善ニ反ヘルヲ云フ。君子―孟子ヲサス。注、孟子云云―孟子告子上篇。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トハ人ノ天ヨリ得タル本然ノ理ヲ云フ、コレガ氣質ニ打チマケテ居ルトキハ、氣質ガ主トナリテ性命ヲ支配スルニ至ル。窮理盡性―天下ノ理ヲ窮メ人物ノ性ヲ盡スヲ云フ。脩―長也、ココニテハ命ノ長キヲ云フ。

莫非天也―人ノ氣質ノ明暗清濁ハ皆コレ天ヨリ賦與セラレシモノニアラザルナシ。領惡而全好者―禮記仲尼燕居篇ノ文、領ハ收メスブルノ意。注、鄭氏―鄭玄ヲサス。

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補易繫辭下傳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本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爲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爲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善是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補孟子盡心下篇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朱注曰。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義理與氣質。相爲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爲之主。而性命拘於雜糅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爲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問學之極功也。學至於是。則查滓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卽天之德。所命者。卽天之理。尚何氣質之爲累哉。獨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補注。昭融。詩經大雅曰。昭明在融。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

注、槁木死灰――莊子齊物論篇ノ語。
謝顯道――前ニ出ヅ。
近日事――修養ノ工夫ニ於ケル近況ヲサス。
天下何思何慮――易繋辭下傳ノ文。
賢――伊川ガ顯道ヲ呼ビカケテ云フ詞。
發得――ヒラキ得テ用キルコト。
注、坐忘――莊子大宗師篇ノ語。
注、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公孫丑篇ニ出ヅ。
伊川直是――此語ハ謝氏ノ伊川ヲ評セル語ナリ。
謝顯道云――此章ハ明道教誨ノ狀ヲ述ブ。
伯淳――明道ノ字ナリ。
著他言語――言語ニ執著シテ其方ニ偏スルコト。
扶醉漢――酒ニ醉ヒタル者ヲカカヘタモツコト。
怕――オソル。
橫渠先生曰――此章ハ易繋辭下傳ノ精義入神云云ヲ釋セルモノナリ。
豫吾內――初ヨリ內心ニ定メオクコト。

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苟欲無心。則心一切絕滅思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謝顯道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而遽欲坐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爲心害者也。補注。仁熟。孟子告子上篇曰。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鍛煉・冶工之治金。言其善於成治人也。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說見易繋辭。研精義理。妙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補易繋辭下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朱子曰。求字似有病。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我外。何時待於求。當云所以利吾外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

隘陋――狹クシテ鄙シキコト。知性善――孟子、性善ヲ言フ。

博學云云――中庸第二十章ノ文、五ツノ之字ハ道ヲサス。

張思叔――張繹字ハ思叔、河南壽安ノ人。

明道先生――此章ノ意ハ志ヲ立ツルコトヲ忌ムニアラズ、學ヲ爲スニ當リ目的ヲ置キテソレニ急グヤウノコトアルヲ忌ム、カクテハ十分ニ其學ヲ會得スルコト能ハザレバナリ。注、顏子喟然――論語子罕篇ニ顏子ガ孔子ヲ讚歎セル處ヲサス。尹彦明――尹焞字ハ彦明、河南ノ人。大學西銘――大學ハ古人學ノ初門トナス所、西銘ハ仁道ノ大意ヲ明ニス。

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說見前。○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學莫大於知性。眞知性之本善。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爲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爲本。則行之大者。補論語曰。主忠信。○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隳。補論語學而篇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說見中庸。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疎略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正。問之審矣。又必反之心志。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聞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者。猶或奪於物欲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闕其一焉。○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序。不容躐等。積累而高。必自下始。○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標、幟。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爲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好高躐等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孳孳不已。自有所至。○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尹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焞字彦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未知嚮方。敎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己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蠲除氣習。以爲學問根本也。○有

注、純亦不已——中庸第二十六章ノ語。

功謀效者之爲哉。萌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尙何利仁之有。補論語雍也篇。攀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説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共學。學原於思。善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補論語子罕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爲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己一致。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僞。反害其性矣。補論語憲問篇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欄外書曰。不曰人而曰物。物是凡外物。包人亦在內。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且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行抵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爲聖人。論其進德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補大學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外書下同。○知以靜而明。行以靜爲主。補欄外書曰。爲學。性浮躁者不爲。唯沈靜者可以深造之。故雖在浮躁者。亦須克己以養靜。則足以爲學矣。諸葛武侯曰。學須靜也。就工夫言。

○弘而不毅。

注、昏憒雜擾——昏ハクラシ、憒ハ心ノ亂ルルコト、擾モ亦亂ナリ。守著——ソレトバカリ執著シテ守ルコト。

學者——程子ノ語、論語顏淵篇子張問達ノ注ニ見ユ。

回也其心——論語雍也篇ノ文。三月——久シキヲ云フ。

注、未有義云云——孟子梁惠王篇ノ語。注、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庸第二十章ノ語。

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補注。塊然漢書顏師古注。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補禮記曲禮篇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淸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爲而爲。卽是利心。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之全體矣。

○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說見論語。後猶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先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間。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

集義──常ニ利ヲ棄テ義ニ從フ工夫ヲ積ミ集ムルノ意。

又問云云──義トハ事ノ理ニ當ルコトヲサスカト問フ。程子ノ曰中理云云──孟子公孫丑上篇ノ此語、大全ニ見ユ。問敬義何別曰──程子ノ此語、易坤卦大全ニ見ユ。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説見賁卦。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補賁卦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補欄外書曰。涵養進學。其實一也。但涵養在未發邊。進學在已發邊。

○莫説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説。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也。補益軒曰。愚謂。學者當以天下第一等爲志。而不墮于自棄。○欄外書曰。此條是立志第一緊要處。卽當仁不讓於師之意。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爲。皆合於義。自反無愧。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存心而已。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補孟子公孫丑上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注。孟子言養氣)孟子公孫丑篇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注。又曰是集義)同篇曰。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

局──其處ニ局限セラルルコト。
呂與叔有詩──此詩ハ呂與叔ガ劉戸曹ニ贈ルノ詩ニシテ聯珠詩格ニ見ユ。
方成癖──元凱左氏傳集解ヲ作ル、嘗ツテ武帝ニ對ヘテ曰ク、臣左傳癖アリト。
輸──負ケルコト。
注、司馬相如──傳ハ史記・漢書等ニアリ。
攄發──攄ハ音キヨ、舒ベルコト。

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爲之主耳。苟志有所局。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爲文。亦玩物也。【補】〔注。參天地〕中庸第二十二章曰。可以與天地參矣。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衒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類俳。俳。俳優・倡戲也。齋。齊肅純一之意。心齋說見莊子。【補】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云云。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爲文。而文自不可及耳。【補】論語憲問篇曰。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游・夏蓋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樂記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學爲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補】論語先進篇曰。文學子游子夏。○〔注。舊說〕益軒曰。考檀弓樂記之古注疏及漢書藝文志。無此說。未知出處。

迤邐――山路ノアチラコチラニウネル樣ヲ云フ。

注、肋――脇骨。

人既能知見――人已ニ一切ノコト爲サザルベカラズト知見セバ何ノ踟蹰スルコトアラン、ワザワザ意氣ヲツケルノ要ナシ、意氣ヲツクレバ私心アリ、斯クノ如キノ些許ノ意氣ハヨク久時ニタユルモノニアラズ。

古之學者一――儒者ノ學ノミ、他ノ學ナシ。

注、釋訓釋詁――爾雅ノ篇名。

問作文云云――遺書第十九。

用也。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肋。補注。發憤忘食。論語述而篇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云云。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眞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爲之。已是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急於致知。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顚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塗而廢。勉焉孳孳。死而後已可也。顚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已矣。補論語曰。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注。半塗而廢中庸曰。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注。勉焉云云。禮記表記曰。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釋教言爲訓。釋古言爲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

游夏——孔子ノ門人子游・子夏ヲ云フ。
修養所以引年——修養ノ語ハ道家ノ煉氣養生ノ術ヲサス、引ハ永ナリ、延バスコト。
國祚——天子ノ在位ヲ云フ。
祈天永命——尙書召誥篇ニ見ユ。
注、苟簡超越——カリソメニシテ手ガルニ順序モフマズ飛ビコユルコト。
忠恕——朱注ニ己ヲ盡スヲ忠ト謂ヒ、己ヲ推スヲ恕ト云フ。
仁之道云云——此章ハ前ノ公平ト仁トノ關係ヲ明カニス。
以人體之——人ノ身ニ公ヲ體シテ之ヲ仁ト名ヅクルノ意。

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摠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辯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人生壽夭有命。而修養之士。保煉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壽。國祚之脩短有數。而聖賢之君。力行仁義。乃可以祈天之永命。常人資質。其視夫生知安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卒可與聖賢爲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眞積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發乎眞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恕則視人猶己。故大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補論語里仁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欄外書曰。公平是不見痕跡處。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普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幹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

振民――民ヲオコス、民ノ俗ヲシテ善ナラシムルコト。此二者――振民ト育德ト。

博學而篤志云云――論語子張篇ノ文。徹上徹下之道――學問思辨ハ徹下ノ道、上達シテ仁ヲ體得スルハ徹上ノ道ナリ。注、從事於此云云――論語本文ニ朱子ノ注セル語。注、西銘――張橫渠ノ西銘。

優柔厭飫――優柔ハヤサシクヤハラカナルコト、急迫ナルノ反對、厭飫ハ食ニアクコト。務高――說話スルトコロ唯ダ高遠ナランコトヲツトム、卽チ唯ダ說話ノミ斯クノ如クナルノ意。杜元凱――晉書卷三十四ニ其傳アリ。

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育德謂涵養己德。成己成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患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卽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本注云。西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强也。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强有餘。而狹隘自足。故無以居之。補論語泰伯篇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古之爲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飫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躐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徧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滓。則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而理順。學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補左傳杜預序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

言忠信云云——論語衞靈公篇孔子ノ語。
蠻貊之邦——南蠻北狄ノ如キ野蠻ノ國ヲ云フ。
州里——州ハ一萬二千五百家、里ハ二十五家、ココニテハ野蠻ノ國ニ對シテ云フ。
立則見其參於——立テバ則忠信篤敬ガ己ノ前ニアルガ如ク思ヒ、車ニ乘リテハ車ノ前ノ衡ニ忠信篤敬ガ倚リ居ルヤウニ思フノ意ニテ、常ニ服膺シテ忘レザルヲ云フ。
明得盡——忠信篤敬悉ク行ヒ盡クスヲ云フ。
查滓——盡カス、此ニテハ私欲ナドヲサス。
其次——質美ナル者ノ其次ギナル者。
注、顏子克己——論語顏淵篇ニ出ヅ。
注、仲弓云云——同ジク顏淵篇ニ出ヅ。
忠信所以進德云云——易乾坤文言ノ文義ヲ釋ス。
才——ワヅカニ。
園圃——樹木菜果ヲ植ウルトコロ。

其中矣。鞭辟近裏著己者。切己之謂也。切問近思。而不泛遠。則心德存矣。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欺誕。行必篤敬。而無一事之慢弛。則以是行於遠方異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非可以暫焉而强爲之也。要必眞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此。一於誠實。自然信順。無往而不可。○以上皆切己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之事也。說並見論語。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久。亦自明徹矣。補注。仲弓云云。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云云。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乾主健主動。故進德修業。皆進爲不息之道。坤主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裁節之道。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爲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爲造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然是未嘗實用力於學也。補欄外書曰。知著力處。如射之樹的。知得力處。如射之中的。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

學者爲氣――氣ハ氣質、習ハ習慣、此兩者ノタメニ進ム能ハザルハ志氣ノ勇足ラザルナリ、此章亦前ノ章ト併セ見ルベシ。

誘――外物ノ誘惑。

董仲舒云云――前漢書列傳董仲舒傳ニ此語アリ、史記ニハナシ。

孫思邈云云――唐書方技傳ニ孫思邈百家ニ通ジ、兼ネテ陰陽醫藥ニ通ゼシコトヲ載ス。

可以爲法矣――程子ノ結語。

大抵學者云云――孟子離婁下篇ノ注ニ出ヅ。

安排布置――カレコレ加減ヲシテ强ヒテ工合ヲハカルコト。

注、契――カナフ。

明道先生云云――論語衞靈公篇子張問行章ノ注ニ出ヅ。

鞭辟――貴人出行ノ時前驅者鞭ニテ人ヲ逐ヒヒラクコト。

切問而近思云云――子張ノ語、論語ニ出ヅ。

之勇。補朱子曰。學者悠悠。是大病。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立志之不大不剛。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固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道義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詳見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爲而爲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補欄外書曰。正其義。明其道。則利與功。自在其中。但謀計之念。爲不可耳。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

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爲。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補欄外書曰。孫思邈擧此語。答盧照鄰。見於唐書。而語實出於淮南子。膽作志。程子偶引孫思邈耳。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于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卽是著意强爲。非眞自得者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爲眞。從欲則爲妄。補益軒曰。愚謂。皆天也。言皆是天理之發動。猶鳶飛魚躍亦皆天機也。眞者純于天理。而無挾雜於人欲也。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

注、制度文爲——禮記仲尼燕居篇ノ語。

曾點——論語先進篇ニ出ヅ。

漆雕開——論語公冶長篇ニ出ヅ。

見大意——曾點漆雕開ハ何レモ未ダ極意ニ達セズ。

壅——又培ノ意。

夾持——ハサミモツ。

直上達天德——直上ハワキニソレズ其儘上ル意、達天德ハ中庸ノ語。

懈意一生——此章前ノ章ト併セ見テ意味深シ。

注、謝——彫落スルコト。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未爲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爲之末。未爲知治也。補欄外書曰。識體即明理。明理亦識體。但言各有當耳。須知。○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曾點言志。以爲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篤。而必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蔡節齋曰。點之意欲止。開之意方進而未已。補欄外書曰。曾點浴沂是狂。漆彫開自信是狷。並概見此道之無窮。不羈於富貴榮達。蓋顏子中行之亞也。程意或如此。○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補欄外書曰。施璜虹曰。學之根本在身心。主敬以立其本。乃培壅之功也。又要立趨向者。立志必爲聖賢也。○注。收其放心。孟子告子上篇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敬主乎中。義防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爲物慾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補欄外書曰。敬之立於外爲義。義之存於內爲敬。其實一也。程子就內外言。故曰夾持耳。又曰。直上達天德。即文言德不孤字意。○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不學便老而衰。學問則義理爲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爲主。故閱時久。而益衰謝。補欄外書曰。記誦詞章之學。雖學非學。故亦老而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志氣

侯、建州崇安ノ人、謚シテ文定ト云フ。
注、接引――應酬スルコト。
禮樂只在……遺書。進反――猶ホ進退ト云ノガ如シ。
注、樽節――裁抑スルコト。
注、收斂――何レモチヾメルニテ、引キシメサル意ナリ。
注、舒暢――何レモノビルニテ、心持ノヨクノビテ屈托ナキノ意。
注、發越――感情ノチドリアガル意。
父子君臣――此條ノ語意ハ、莊子人間世篇ニ出ヅ。
天分――天ノ賦與スル所ノ分限。
論性不論氣――此條ノ語、亦孟子告子上篇ノ注ニ見ユ。
注、孟子言性善――孟子滕文公及ビ告子篇。
注、荀子言性惡――荀子性惡篇。
注、楊子言善惡混――楊子修身篇。

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爲己爲人之分。補欄外書曰。此條蓋上蔡所錄。本註亦其自記。止八字。所引鄭轂・胡安國兩條。則蓋平處舉以證本文。恐脫圈字。胡安國語見於淵源錄。引胡氏傳家錄。淵源錄無成篇二字。蹉作差。或曰。成篇。只是全篇。愚謂。不如無之愈。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上並明道語。○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爲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爲文。又曰。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必有而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爲也。蓋堯舜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補欄外書曰。此條已下。係叔子語。當表伊川先生曰字。又曰。王者事字。最宜著眼。凡爲此學者。皆王者事也。假如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亦是王者事。不必拘形迹。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爲性也。至於荀・楊。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爲明備。

○

ヅ、孔子樂ハ述而篇ニ出ヅ。
注、跂望——詩衞風ニ跂予望レ之トアリ、踵ヲ擧ゲテ望見スルナリ。
注、張南軒——名ハ栻、字ハ敬夫。
注、躐等——學記ニ學不レ躐レ等也トアリ、躐ハ飛ビ越エルコト。
做脚——地形ヲ固メナスコト。
明道先生——遺書。
注、孟子——告子下篇。
參也竟以魯得之——遺書、論語先進篇ニ參也魯トアリ、參ハ孔子ノ弟子曾參ナリ、魯ハ鈍ノ意。
注、程子又曰——論語先進篇ノ集註ニ引ケル語ナリ。
注、尹氏曰——亦上ニ同ジ、尹氏名ハ焞、字ハ彥明、河南ノ人。
玩物喪志——書經旅獒篇ノ語。
注、鄭轂——字ハ致遠、建安ノ人。
注、顯道先生——謝良佐ノコト、注文ニ委シ。
注、胡安國——字ハ康

者志識。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補欄外書曰。所見是著眼處。所期是規摹處。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朋友和處。非獨講辨之功。薰陶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補欄外書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程子以爲以文會友之意。相觀而善之謂摩。見於學記。陳澔曰。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方得。

○心不開闊。則規模狹陋。而安於小成。持守固滯。而惰於進善。補欄外書曰。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程子所云大做脚。只是大做累土根基也。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說見孟子。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理密。而制事審。○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補欄外書曰。陳潛室曰。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參也竟以魯得之。

按。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

本注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擧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萬理。應萬事。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爲博。則書也者

天地之化―春夏秋冬晝夜等總テ天地ノ運行化育ヲサス。
注、懇惻―情ノ實ナリ。
孟子才高―遺書。
無可依據―手ヲ下スベキ處ナシ。
注、天資超邁―天性ノ人ニ立チ超エテスグレ居ルコト。
注、功夫―工夫ト同ジ。
注、有準的―準的トハ手本目當ノ意ニテ、顏子ヲ以テ標準トスルコトヲ得ルヲ云フ。
明道先生―此章ノ語ハ明道初メテ呂與叔ヲ見テ之ニ示サレシ語ナラン、遺書。
外事―誠心ノ外ノコトヲ指シ、諸種ノ威儀制度ノコトヲ云フ、後ノ文章トアルモ亦同ジ。
雖不中不遠―大學傳第九章。
所守不約―孟子公孫丑上篇。
泛濫―大水ノ漲リ溢レル貌、底止スル所ナキヲ云フ。
注、呂與叔―名ハ大臨、與叔ハ其字ナリ、初メ張子ニ學ビ、張子卒シテ後二程子ノ門ニ入ル。
學者識得―遺書。
昔受學―遺書、顏子樂ハ論語雍也篇ニ出

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有志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就也。〔補〕注。助長。孟子公孫丑上篇曰。勿助長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本注云。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德也。其體具於心。固人之所本有。然必內反諸己。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爲己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補〕益軒曰。愚謂。要義理栽培者。便是講習討論之學。日熟經義。則良心油然而生。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

明道先生—易乾卦文言傳ノ意ヲ明ニスルモノナリ。

修省—言辭ヲ修メテ内ニ僞リナキカヲ省ミルヲ云フ。

體當—身ヲ以テ親シク其事ヲ驗スコト。

自家—ワレミヅカラノ意。

注、敬義說見前—前ノ坤文言ノ處ニ出ヅ。

下手—工夫ヲ用キル處。

纔有可居之處—此處卽チ下手ノ處。

大小大事—大小ハ多少ト同ジク若干ノ意。

伊川先生—遺書。

懇切—心ノ奥底ヨリ出デテ確カナルノ意ニテ迫切ニ對ス。

迫切—急ニサシセマリテ確カナラザルノ意ニテ懇切ニ反ス。

然欲罷不能矣。補論語子罕篇曰。如有立卓爾。○〔注。手帖〕二程全書六十七卷。有與方元寀手帖。註云。見近思錄。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修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修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爲誇美也。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爲修辭居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爲言也。體當。俗語。猶所謂體驗勘當也。蓋修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言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功。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遺書下同。○說並見易文言。君子終日乾乾。是體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爲用功之地。修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爲見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補〔注。天行健〕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注。至誠云云〕中庸曰。至誠無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

伊川先生——此章ハ方道輔ニ勉學ヲ勸ムル書信ヲ擧グ。
方道輔——名ハ元寀、伊川ノ友人ナリ。
病——憂フルコト。
經——經書。
買櫝還珠——韓非子外儲說、楚人珠ヲ鄭ニ賣ル、木蘭ノ櫝ヲ作リ桂椒ヲ以テ薰ジ珠玉ヲ以テ飾リ、其內ニ珠ヲ盛リテ之ヲ賣ル、鄭人其櫝ノ美シキヲ以テ唯其櫝ヲ買ツテ其珠ヲ還セシト云フ。
覿——覩ニ同ジ。
卓爾——卓爾ハ立テル貌。
手之舞云云——孟子離婁上篇。

慍焉。蓋自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爲成德也。[補]論語學而篇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易乾卦文言曰。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新安陳氏曰。引此語解不知不慍甚切。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說見論語。爲己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己。非爲人也。爲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爲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爲人。則雖或爲善。亦非誠心。況乎志存務外。自爲欺詐。善日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爲學且須分內外義利。便是生死路頭。[補]論語憲問篇。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朱子曰。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方元寀。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櫝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說見韓子。[補]論語子張篇曰。得其門者或寡矣。○莊子天道篇曰。古人之糟粕而已。

覿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道。用力既久。所見益爲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

歉――此字ノ訓詁一定セズ、慊・謙・嗛等ト同義トナス、何レモ相通ジテ用ヰシモノノ如シ、今注ニハ之ヲ愧ト解ス、又新詁ト云フベシ、說文ニ食不レ滿也トアリ、即チ不滿ノ意ナリ、之レヨリ恨ト解シ、轉ジテ愧ト註セシモノナラン。

非明則動――豐ノ卦ハ離下震上ニテ、上卦ハ雷ニテ動ク也、下卦ハ火ニテ明ナリ、故ニ象ニ明以動故豐トアリ、內明ニシテ外ニ向ツテ動ク、此レ聖人明德ヲ以テ天下ニ化ヲ及ボスノ象ナリ。

習重習也――論語學而篇ノ習字ヲ註ス。

思繹――繹ハ絲ヲ抽キ出スコト、熟思スルコト此クノ如キヲ云フ。

注、紬繹――紬ハ緒ヲ引クコト。

憧憧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則澄然泰然。何至憧憧也。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而其所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蓋思惟及其朋類。亦惟朋類。乃從其思耳。

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蹇卦象傳。此教人以處險難之道。自省其身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反躬之學。雖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補易蹇卦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欄外書曰。原文阻作蹇。乎字下有是反身也四字。文公蓋删之。愚案。此條係蹇卦象反身修德傳。則反身也句。似宜存原文。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豐卦初九傳。知行相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盲之人動。則不知所如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足痿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補易豐卦初九。程傳曰。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

說見論語。繹・往來紬繹也。學者於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驟不輟。義理久則浹洽其中。自然悅豫也。補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脈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

善有諸己。足以及人。信從者衆。同歸於善。豈不可樂也。蓋與人爲善之意如此。補論語學而篇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注。與人爲善。孟子公孫丑上篇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經說下同。○君子者成德之名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奚

其九四——前ニ出ヅ。

四當心位——六爻ヲ人體ニ當テテ見レバ、九四ハ心位ニ當ル。

暘——音ヤウ、日出ヅルコト。

注、初爲拇——咸ノ初六ヲ拇トナス、拇ハ足ノ大指ナリ。

注、腓——足ノ肚、コムラノコト。

注、脢——背ノ肉。

注、輔頰舌——輔ハ下頷、頰ハホホ、舌ハシタ。

以感爲義。惟虛中而無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補易咸卦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程傳曰。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無感不通。云云。

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

咸卦取象人身。初爲拇。二爲腓。三爲股。五爲脢。上爲輔頰舌。四當心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爲感之道狹矣。必有所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未有解爲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爲正。乾以健爲貞。坤以順爲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爻取四爲感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理亦一也。補朱子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注。輔頰舌〕程傳云。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注。乾以健爲貞云云〕坤卦程傳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而貞。○〔注。故曰利牝馬之貞〕坤卦象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注。山澤通氣云云〕程傳云。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

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

德不孤——單一ナラザルノ意ニテ、德大ナルヲ云フ、亦文言ノ文。

注、故曰不疑——亦文言ノ文。

動以天爲無妄——此章ハ易无妄ノ卦ヲ釋ス、此卦震ヲ下ニシ、乾ヲ上ニス、震ハ動ナリ、乾ハ天ナリ、故ニ動クニ天ヲ以テスト云フ。

注、震動也乾天也——易說卦ノ文。

雖無邪心云云——无妄卦象ノ程傳。

人之蘊蓄——大畜ノ卦ハ乾ヲ下ニシテ艮ヲ上ニス、乾ハ天、艮ハ山ナリ、山天ヲ止ムルガ故ニ大畜ト云フ、大畜ハ止ナリ。

以量容之——我量ノ大小ニ隨ツテ之ヲ容ルルコトニテ、中ノ虛ナラザルヲ云フ。

擇合而受之——志ノ合フヲ以テ受クルノ意ニテ、合ハザル者ハ受ケザルコトトナル。

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補雙峯饒氏曰。敬義並立。則其德不孤。蓋孤則偏於一善。而其德狹。不孤則衆善畢集。而其德大矣。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震下乾上。爲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僞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僞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無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無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爲或乖於正理。是卽妄也。卽邪心也。故無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無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往。補既已無妄不宜有往。欄外書曰。謂既涵養本體。不宜有外馳。外馳則妄也。又曰。眚過也。猶言過不及。又曰。不利有所往。謂宜靜養。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大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蓋非徒多聞之爲貴。補易大畜卦象傳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咸者感也。故咸卦皆

語。知至至之―コレヨリ以下ハ進德居業ノ工夫ニ就イテ述ブ。可與幾―幾ハキザシノ意ニテ、其幾ノ現ハレシヲ察シ、直ニ進ンデ共ニ事ヲ爲サントスルノ意。所謂始條理―孟子萬章下篇ニ孔子ヲ稱シ其德ノ具ハレルヲ音樂ノ終始ニ譬ヘテ述ブ。

君子主敬―主敬トハ心ヲ專一ニスルノ意、直内トハ心ヲ慎ミテ專ラナレバ自ラ内ニ邪曲ノ念ナキヲ云フ、義トハ事ニ當リテ裁制スル所、内直ナレバ義亦方正ナリ、義ヲ外ニ求ムルニアラズ、義ハ内ニ在リトノ意ニテ義外ノ説ヲ打破スルニアリ。注、回撓―邪曲ノ意。

是一事。補易乾九三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之幾微矣。智者知之至明也。補孟子萬章下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朱註曰。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終卽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補朱子曰。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蓋上句則以知爲重。而至之二字爲輕。下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二字爲重。又曰。知至知終。則又詳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忠信心也。修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爲内外兩進。而非判然二事也。

○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坤六二。文言傳。敬主于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補易坤卦六二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居業錄曰。敬體也。義用也。内直則外方。體立則用行也。

敬義既立。

生人之道——人民生活ノ道ナリ。
包涵——包ハ裹ム、涵ハヒタス、猶ホ包含ト云フニ同ジ。
後之人——聖賢ニ對シテ後世ノ人ヲサス。
所爲——文章ヲ云フ。
汲汲——止マズニ勤ムル貌。
內積忠信——此章易乾卦文言ノ文ヲ釋シテ學問ノ道ノ終始ヲ說ク。
注、如惡惡臭——大學傳ノ文。
注、日新又新——大學傳ノ文。
注、日知其所亡云云——論語子張篇子夏ノ

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耒之首爲耜。耜之柄爲耒。範土曰陶。鑄金曰冶。聖人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闕也。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不以多言爲貴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人徒志於爲文。而不足以明理。則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免流於邪僞。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君子學以爲己。苟求人知。則是私心而已。補朱長文書中云。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論語衞靈公篇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乾九三。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不實。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卽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修業。只

聖人之喜云云——聖人ノ喜怒ハ大公ニシテ自私ナキコトヲ述ブ。

視——比也、ナヅラヘル。

爲如何哉——相違ノ甚シキヲ強メテ云フ。

夫人之情——以下大公順應ノ工夫ニ就イテ其ノ方法ヲ示ス。

思過半矣——易經繫辭下傳ノ語。

伊川先生——全書六十三。

朱長文——號ハ樂圃、吳縣ノ人ナリ、書ヲ著ハシ古ヲ閲ミス、吳人其賢ニ化シ、名京師ヲ動カス、元祐中召サレテ大學博士トナル、文集三百卷アリ、六經皆辨說ヲ爲ル。

物之爲累哉。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爲二。以在外者爲非。在內者爲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爲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聖人未嘗無喜怒。是未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繫彼。而不繫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補】欄外書曰。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謂不繫於私而繫於公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補】欄外書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得其正者。正心也。正心即定性也。此借怒一件。以例其餘耳。又同書云。施璜虹曰。此篇乃明道先生得統於濂溪先生處。所以反覆辨明。性無內外動靜之分。而大公順應。爲定性主宰也。濂溪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定之以中正仁義。性之所以定也。主於無欲而靜。則是大公順應之全體。尚何應物之爲累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

規規——ハカリモトムルコト。

人之情——以下私チナシ智チ用キルノ害チ述ブ。

應迹——事ニ應ズル行迹ノ意。

明覺——心ノ本識、是非邪正チ識ルモノチ云フ。

無物之地——外物ノ累ナキノ地。

易曰艮其背——其意ハ自ラノ地位ニ止リ、他チ見ズ、退イテ道チ守レバ咎ナシノ意、卽チ廓然大公ナルコトチ云フ。

澄然——水ノ靜ニシテ清キコト。

得而除也。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應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矣。補咸卦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人心各有所蔽。大概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爲。而不知以有爲爲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爲。而不知以明覺爲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己。是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用智之語。恐卽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闊。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於外物而已。補欄外書曰。惡外物之心。旣是自私。本體受蔽。以此欲逞明覺於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言私意不除。明無所照也。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爲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補艮卦象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孟子離婁下篇。朱注曰。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也。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

リ、是レ明道二十三歳ノ作。

將迎――將ハオクルノ意、莊子知北遊及應帝王篇ノ語。

苟以外物――明道ノ意ハ事物ヲ惡マズ亦事物ヲ逐ハザルニアリ、天地萬物ノ理皆我性ニソナハル所以ヲ述ブ。

夫天地之常――天地ノ道ノ常恆變ゼザルハ、心萬物ニ周偏シテ私心ナキガ故ナリ、聖人ノ常ナル所以亦然リ、故ニ君子ノ學ハ內外物我ノ別ナク至公至大ナルベキナリ。

易曰貞吉――此意ハ心ノ物ニ感ズルコト速ニシテ危シ、故ニ貞ナルヲ要ス、貞ナレバ悔アルモ遂ニ亡ブ、凡ソ心彼ニ向ヒ此ニ向ヒ、時時絕エ間ナク往來スル故、善ニ向ヘバ善朋來リ、惡ニ向ヘバ惡朋來リテ其思ニ從フノ意ナリ。

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

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爲外。凡應物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爲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能定也。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何嫌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

注、中庸子曰云云──中庸第八章ノ文。注、易繫辭曰云云──繫辭下傳第五章。

注、淹──久也。

後人不達云云──コレヨリ以下後世ノ學ノ顏子ト異ナルコトヲ述ブ。求諸外──外ニ云フ所ノ博聞強記云云ヲサス。

注、記問──學記ノ文。

橫渠先生問──明道文集三、性理大全二十三ニ出ヅ、所謂定性書ナリ。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中庸。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膺。胸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胸。不敢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怒所當怒。各止其所。不遷也。才過即改。已改不再。不貳也。又易繫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己之明也。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淹時日。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按伊川文集此下。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云云。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集。○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脩德。徒以記問詞章爲學。去道愈遠矣。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

注、拘攣――手足ヲ曲ゲテ縛ルコト。注、殄――音田、絕ヤスナリ、滅スナリ。

果――勇往邁進シテ撓マザルナリ。造次必於是――是字ハ仁義忠信ヲサス、造次ハカリソメノ時、顚沛ハ流浪ノ時、要ハ如何ナル時ニテモノ意、論語里仁篇ノ文。動容周旋中禮――孟子盡心下篇ノ文。

仲尼稱之――之字ハ顏子ヲサス。

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亡。愚者反是。梏。猶桎梏。謂拘攣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貴於學也。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養一作往。○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養。應上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補朱子曰。這一段要緊處。只在明於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之處。○中庸第二十一章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注。窮理之事)朱子語類曰。窮理非是要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此因上文。言所以誠之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不止。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爲學之道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二者。故信之篤者。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顚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理者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己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爲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補論語顏淵篇子曰。非禮勿視云云。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尼稱之則曰。

レバ此文其二十歳ノ作トナス、朱子ハ又十八歳ノ作トナス、何レニモセヨ其年少ノ作タルヲ知ルベク、以テ伊川ノ志學ノ深キヲ知ルベシ。

注、哀公問――論語雍也篇。

注、史記――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ヲ指ス。

儲――蓄フルコト。

五行――木火土金水。

注、二氣――陰陽二氣。

形既生矣――形ハ耳目口體ヲサス。

蕩――水ノ溢レテ氣儘ニ流ルルガ如ク恣ナルコト。

鑿――無理ニ破リ傷ヅクルコト。

梏――手械ナリ。

注、戕賊――兩字トモソコナフノ意、字面孟子告子上ニ出ヅ。

注、梏亡――束縛シテ終ニ其本性ヲ失フヲ云フ、亦孟子告子上ニ出ヅ。

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其知之則一也。聖人安行。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爲也。然人則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通于道。而爲聖爲賢。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眞者無極之眞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眞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精。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性動則爲情。然情炎于中。末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

注、道問學——道字猶ホ由ノ如シ、中庸ノ語。

濂溪先生曰——通書志學篇。

伊尹——伊ハ姓、尹ハ字、名ハ摯ト云フ、事ハ書經說命ニ出ヅ。

顏淵——顏ハ姓、名ハ回、字ハ子淵ト云フ、事ハ論語雍也篇ニ出ヅ。

聖人之道——通書。

蘊——積ム。

或問聖人之門——伊川文集四、程子年譜ニヨ

近思錄卷之二

爲學類。凡百十一條。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爲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睎。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補欄外書曰。伊尹所志。義邊爲多。顏淵所學。仁邊爲多。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補注。發策決科。欄外書曰。揚子法言之字面。謂開發策問疑義。決取甲乙科目。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朱子曰。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或問。聖人

近思錄卷之一終

注、惻隱之心——孟子公孫丑上篇。

凡物莫不有是性——橫渠語錄、物ハ人物ヲ兼ネテ云フ。

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補欄外書曰。心者性情之統名也。故通性情。皆謂之心。如注所引孟子即是也。統謂兼通。非主宰。若以主宰言之。則性却主宰於心。心又主宰於身。

注說似倒看。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也。由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拘而塡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也。補欄外書曰。橫渠言性還是理氣合一。旋有深意。後人說太過分析。却失。

神ハ陽、即チ二氣ノ自然ノハタラキナリ、次章ニ詳ナリ。

物之初生——正蒙動靜篇、滋息ハシゲリ長ズルノ意。

性者——正蒙誠明篇。

盡其道——性中ニソナハル理ヲ知リテ之ヲ行ヒツクサザルナキヲ云フ。

立必俱立云云——此立、知、愛、成ノ四者ハ大人ノコト。

彼自蔽塞云云——大人ノ域ニ至ラザル者ハ性中ノ理ヲ自ラ蔽ヒ塞ギテ、其理ノ存スル所ヲ知ラザルナリ。

末如之何矣——自ラ如何トモスベカラズト云フ說ト、大人モ之ヲ如何トモスルナシトノ兩說アリ、末ハ莫ノ意。

注、西銘——正蒙ト同ジク張橫渠ノ著。

注、孟子曰——孟子告子上篇。

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遊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大人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故己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己有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敎。以禮爲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彼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卽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補】注。立者禮之欄外書曰。注以禮智仁義配言。恐拘。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一。謂純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卽覺。不待思慮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痒有所不覺矣。天地之爲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補】易繫辭上傳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欄外書曰。一者謂一理同體。卽前條性者萬物之一源是也。唯一也。故感應迅速。卽所謂神也。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孟子曰。仁人心也。又

篇、此章ニハ元氣ノ流行變化ヲ說ク。
氣坱然太虛—氣ノ盛ニシテ虛空ニ充チ滿ツルコト。
糟粕—シボリカス。
煨燼—火ノモエツクシタルアトノ灰。
注、絪縕—元氣ノ貌、又絪縕ニ通ズ。
注、査滓—カス、ヨドミノ意。
游氣紛擾—正蒙太和篇、氣紛擾ハ氣ノ往來飛揚シテ亂レ雜ルコト。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中庸ノ文。
注、懇惻—情ノ實アルヲ云フ。
昊天日明云云—詩經大雅板篇ノ句、此四句ノ意ハ天ノ照鑑至明ニシテ處トシテ至ラズト云フコトナク、物トシテ通ラズト云フコトナク、出入往來スベテ天ノ共ニスルコトヲ述ブ。
鬼神—正蒙太和篇、良ハ作爲ヲカラズシテ自然ニヨキ意、鬼ハ陰、

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淸。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敎也。正蒙下同。○坱然・盛大氤氳之義。坱然太虛。周流上下。亙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爲上下淸濁。合而爲風雨霜雪。凝而爲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爲糟粕煨燼之查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敎。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雜揉。凝而成形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禮正蒙天道篇。中庸曰。體物而不可遺。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文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不然。則禮特虛文矣。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王・往通。○詩大雅板篇。出王。謂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道昭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也。朱子謂。橫渠此語尤精。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

性出於天——全書卷二十。

心生道——全書卷三十二。中村惕齋云ク、人心ハ天地生生ノ德ヲ具ヘタルモノナリ、コレ其德ノ行ハルル所ヨリ云フ、コノ故ニ德ト云ハズシテ道ト云フ歟。惻隱之心——惻隱ノ心ハ卽チ仁ノ端ナリ、仁ハ卽チ天地生生ノ德ニ外ナラズ、人之ヲ享ケテ生ズ、故ニ人ノ生道トナス。

橫渠先生——正蒙太和

其語以害其意。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爲善。或以之爲惡。○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爲密。補朱子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卽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善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注。孟子曰云云〕孟子告子上篇朱注曰。才猶才質。人之能也。○〔注。張子所謂云云〕孟子告子上篇朱注。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立。自然完具。實有是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補孟子公孫丑上四端註。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心者人之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用。生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又曰。心是箇活底物。補性理大全卷三十二曰。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橫渠先生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性卽理也——全書卷二十四。

注、攔撲——攔字ノ意明ナラズ、顚ノ意又ハ攛ノ意ト云フ、攛ハ擊ノ意、何レカ是ナルヲ知ラズ、思フニ攔撲ハ宋代ノ俗語ニテ、ウチタフスコトナラン。

問心有善惡否——全書卷十九、伊川ノ語。

若既發云云——朱子此條ニ於テ未ダ穩カナラズトナス、卽チ放僻邪侈モ亦心ノ爲ス所ナリト云フ。

注、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姑借其近似者釋之。況於一字同音者。豈能盡其意乎。程子固不欲學者拘牽字義。故但曰。二三歲得之未晚也。其意可見矣。

○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子曰。性卽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攔撲不破。性卽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補孟子滕文公上篇首章朱註曰。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欄外書曰。此條蔡淸議之曰。性卽理也。似當云性卽人心之理也。下文云。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可見。非泛言理者矣。凡言善惡。亦曰有不盡然者。如邪正災祥曲直之類。蓋從語音所便也。愚案。蔡氏所議是也。然程子語往往有如此者。取其意而略其語。可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

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謂之命。事物萬殊。各有天然之則。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爲一身之主宰。謂之心。實則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補欄外書曰。愚案。程君本意。謂命理性心。隨所指而異其名。非有二也。心本善。就本體言。發於思慮。有善不善。謂混於氣體而有過不及。過不及處。卽爲不善也。程此情字。只目氣體之感應。非指本體。若專就本體之發見言之。則性善所發。情何曾不善。孟子所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也。斯知程此情字。只目感應耳。凡讀程語。不可拘

注、樊遲問仁――論語顏淵篇。
注、已發之處――情ニアラハレシトコロ。
問仁與心何異――全書卷十九、又孟子告子篇ノ注ニ出ヅ。
生之性――種ニ生生ノ性アリテ以テ成長發育ス、其性ヲサス。
陽氣發處――生生ノ性、動イテ萠芽ヲ出ス、之ヲ陽氣ノ發スル處トナス。
義訓宜――全書卷二十七、伊川ノ語。
覺――今ノ感覺知覺ヲ兼ネテ云フ。
人――人ノ人タル所以ナルヲ以テ仁ヲ人ト解ス。

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以愛爲仁。是指情爲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是敎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沿流而遡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補韓文十一。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以穀種喩心。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爲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爲物欲所蔽。痒痾疾痛觸之卽覺。夫仁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均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爲體。然不可以訓人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爲仁。則不可。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補欄外書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中庸孟子並言之。禮者履也。智者知也。亦古書往往見之。凡訓詁不過

ハ其然ルベキミチスヂチ云フ。既是塗轍云云――一箇ノ理路ノミ、二致アルニアラズノ意。近取諸身――二程全書卷十六ニアリ、伊川ノ語。

復卦言七日復――卦ニ六爻アリ、初爻ヨリ數ヘテ初爻ニカヘル、スベテ七アリ、故ニ七日來復ト云フ、七變シテ復トナルノ意。

明道先生曰――全書卷十六ニハ伊川ノ語トナス。問仁――全書卷十九、性理大全卷三十五。體認――ソノ事柄ヲ心ニシメテ、親シク其眞意ヲ味フコト。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孟子公孫丑上篇。

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鼻息呼吸。可見屈伸往來之義。以理而言。則屈伸往來。自然不息。以氣而言。則不是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如釋氏所謂輪廻者也。○朱子曰。此段爲横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廻之說。【補】欄外書曰。此條。理氣須做合一說。注分說。非程君本旨。屈伸以呼吸言之。呼爲伸。吸爲屈。吸取一團氣。畜在腹。是屈也。吐出一團氣。發在外。是伸也。注往而屈者。來而伸者。則就易言之。自下而上爲往爲屈。自上而下爲來爲伸。此與呼吸往來不同。然理則一也。程君來復之說。固與竺家輪廻異。然天地之理。物極必反。一氣周流。循環不已。則謂之如輪轉。亦無不可。但意義所存不同耳。○注。釋氏所謂云云。法華經方便品第二。比丘偈曰。輪廻六趣中。備受諸苦毒。○注。横渠云云。張子曰。形聚爲物。形潰反原者。其遊魂爲變乎。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日即月也。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爲姤。至十一月陽生。而爲復。自姤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詳見前。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

居陋巷——顏回ノコト、亦孟子離婁下篇ニ出ヅ。

無妄之謂誠——二程全書卷七遺書二ニ出ヅ、伊川ノ語。

注、李邦直——事蹟未詳。

注、徐仲車——宋人、名ハ積、仲車ハ其字ナリ、母ニ事ヘテ至孝、父ノ名石ト云フヲ以テ終身石器ヲ用キズト云フ。

注、先生曰云云——先生ハ伊川先生、曰云云ハ即チ本文ヲサス。

沖漠無朕——二程全書十六、伊川ノ語、沖漠ハ澹靜ノ貌、即チ色ナク、音ナク靜カナルサマ、一說ニハ深遠ノ意トナス、朕ハ獸ノ子目未ダ開カズ、唯ダ其縫アルノミノ貌、又幾徵萌兆ヲ朕トナス、要スルニ形體未ダ現ハレズ、其兆ダニナキ靜寂ナル本原ヲサシテ云フ、此間既ニ萬物ノ理悉ク備ハルナリ。

注、寂然不動——易繫辭上傳ノ語。

注、上面一段事——枝葉等ヲサス。

塗轍——塗ハミチ、轍ハ車ノアト、此處ニテハ

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時中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上章禹之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暇入。蓋得時行道。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大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簞瓢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二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矣。補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無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僞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爲欺。乃思誠也。○朱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故曰其次。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此理。補注。感而遂通。易繫辭上傳曰。感而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轍車跡。塗轍猶路脈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木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轍。言此理具於氣形事爲之先。本一貫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言此理流行於氣形事爲之中。亦未嘗有二致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補欄外書曰。塗轍猶言道理。既是塗轍。謂應前既具天然道理。只是一箇塗轍。謂應後道理。不外此理。朱子嘗疑末二句。謂記者欠了字。愚案。程子語每簡。遽讀之。往往似索解。其實非有闕字。

○近

語、遺書ニ出ヅ。
凡物有本末―伊川ノ語、遺書ニ出ヅ。
必有所以然―洒掃應對節文ノ然ルベキ理アルヲ云フ。
楊子拔一毛―孟子盡心上篇、孟子ノ語ヲ抄出ス、遺書ニ出ヅ、楊子ハ楊朱、墨子ハ墨翟、子莫ハ魯ノ賢人。
子莫（略）不知怎麼執得―子莫執ル所ノ中ハ唯ダ楊墨二子ノ中ノミ聖人ノ所謂時中トハ則チ異ナレリ。
注、膠一定之中―中ヲ一處ニ固定シテ動カサザルヲ云フ。
問時中如何―伊川語、遺書ニ出ヅ。
默識心通―言語ヲ假ラズ默シテ其理ヲ洞察シ、自ラ心ニ會通スルコト。
廳―事ヲ治ムル所ノ屋ナリ、古ハ治官ノ處ヲ聽事ト云フ、六朝以來广ヲ加フ。
三過其門不入―禹治水當時ノコト、孟子滕文公、離婁下兩篇ニ出ヅ。

如面。只是私心。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己萬殊。補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楊朱爲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爲。墨翟兼愛。故雖摩頂至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爲之。楊墨各守一偏。固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懲二者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立。不能隨時以權其宜。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事物物。各有天然之中。不得著意安排也。若事安排。則或雜以意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矣。補燃犀解曰。摩頂放踵。自頂至足盡摩動。猶俗云粉骨碎身之意。爲之不復顧有己也。○注。膠於一定。孟子朱註。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

第三十一章溥博ノ注ニ溥博周偏而廣濶トアリ、ヒロクシテ行キワタラヌ處ナキノ意。注、這些子――此孺子ノ意。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孟子公孫丑上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ノ註、引ク所ハ程子ノ語、腔子ハ軀殼ト云フガ如ク、滿腔子ハ滿身全身ノ意。天地萬物之理――明道ノ語、遺書ニ出ヅ、形而下者ノ物ニ就イテ斯ク云フ、形而上ノ理ニ至リテハ則チ一太極ノミ。

獨――對待ナキノ意。安排――私意ヲ以テ配置スルノ意。不知手之舞云云――孟子離婁上篇ノ語。亭亭當當――萬物其宜シキニ適シテ中立スル貌ナルヲ云フ、俗語。直上直下之正理――眞直ニ上下左右前後ニ通リテ障ナキナ云フ。敬――戒愼恐懼、中チ失ハザランコトニ勉ム。注、喜怒哀樂未發――中庸ノ文。伊川先生――伊川ノ

一般是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朱子曰。物之初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幹葉茂盛。便不好看。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補】性理大全卷三十五。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本義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軀殼也。惻傷怛也。隱痛也。人之一身。惻隱之心無所不至。故疾痛痾癢觸之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往而非惻隱之心矣。○朱子曰。【補】滿充實。無空缺處。如刀割著亦痛。針劄著亦痛。【補】欄外書曰。高攀龍曰。朱子發明程子之言。亦最親切。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卽天地之心。人心一小腔子。天地卽大腔子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信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兀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補】欄外書曰。太極本無極。何對之有。此理體於物。而不可遺。卽成天地萬物之理。所謂一本萬殊者也。程子手舞足蹈深意。蓋在於此。恐非謂以形之上與下亦爲對。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此性渾然在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散逸。則失其所以爲主。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中之本體矣。【補】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欄外書曰。出猶離。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

猶水流而就下也——孟子告子上篇ノ文。
何煩人力之爲也——人其水ノ濁チ清マサントシテ工夫スルノ要ナシ。

故不是善與惡云云——性善惡相混ズルノ説チ駁ス。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ノ觀察、人コノ天地生生ノ氣チ見テ自ラ其本然ノ性ニ歸リ、良心油然トシテ起ルチ致ス。
注、溥博周遍——中庸

一。非如後儒判然爲二也。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朱子曰。人雖爲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其本言。則曰相對而生。此以其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補論語泰伯篇。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欄外書曰。理卽性之理也。不曰性而曰理。理只是一理。無內外。無彼此。因該上文所言。不得不然。亦爲天命也。各得其分。謂各得性分之所固有。無加損。謂於性分無增減。末引舜者。證聖人所遇之境有異。而於性分則無加損也。又曰。程意蓋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又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卽是不與。○觀

天地生物氣象。

本注云。周茂叔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遍。生理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卽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注、此亦理之所有｜此理モ亦實理ヲ云フニアラズ。

注、后稷之克岐克嶷｜后稷名ハ棄、母ヲ姜原ト云フ、帝嚳ノ元妃トナリ棄ヲ生ム、棄生レテ氣象端偉、其匍匐スル時既ニ尋常ニアラズ、詩ニ之ヲ味ジテ克岐克嶷ト云フ、岐嶷ハ形體大ニシテ他ニ秀ヅルヲ云フ。

是氣稟有然也｜性ニ本然ト氣質トノ別ヲ立ツ、本然ノ性ニ至リテハ固ヨリ善ニシテ絶エテ惡ナルモノナシ、若シ氣質ノ性ヲ論ズレバ則チ惡アリ善アルナリ、而モ此二性別ニ存ズルニアラザルナリ。

注、天命賦予｜天ノ命ニ人ニ分與スル所、即チ性是ナリ。

人生而靜｜此靜トハ朱子ニ由レバ未ダ感覺ナク、心ニ存スル所ハ唯渾然タル天性ノミ、此時ニ當リテ本然氣質ヲ說クベカラズ。

才｜ワヅカニ。

不是性也｜本然ノ性ニアラザルヲ云フ。

注、所謂在人曰性也｜程子ノ語。

繼之者善也｜易繫辭ノ文、乾道ノ脩長スル所以ニ則リテ善事ヲナスヲ以テ人ノ道トナスノ意。

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本注云。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補注。后稷之克岐克嶷。詩經大雅生民篇曰。誕實匍匐。克岐克嶷。○〔注。子越椒云云〕左傳宣公四年。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隨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此重釋生之謂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補欄外書曰。繼之者善也。既已理氣合

物ニ行キ亘リテ慈愛セズト云フコトナシ。
若不有諸己—己ト萬物ト隔テテ別物トナセバ、皆關係ナキニ至ル。

方—ミチ。

仁之體—仁ノ本體ナリ、仁其者ナリ。

注、乍見孺子—孟子公孫丑上篇ノ文、怵惕ハオドロキオソレルコト、惻隱ハウレヒイタムコト。

生之謂性—孟子告子上篇告子曰、生之謂性、程子此告子ノ言ニヨリテ、人生レテ稟クル所ノ氣ニ即イテ天命ノ性ノ存スルコトヲ說ク。
理有善惡—此理字ハ實理ヲサスニ非ズ、理ハ當ニ然ルベシト云フニ同ジ。

子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徧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有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如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卻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說見論語。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子貢以是言仁。未識仁之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己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於己。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衆。是就事上說。卻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補〕論語雍也篇曰。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中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人之有生。氣聚成形。理因具焉。是之謂性。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氣稟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之所有。然原是性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並生也。〔補〕朱子曰。理。只作合字看。有

神如在―中庸ノ語ヲ引キテ天ト人ト、理ト氣ト、スベテ一ニシテ到ル所之レアラザルナキヲ稱ス。

大小大事―但シ單ニ大事小事スベテヲ含メテ云フト見ル方穩ナルガ如シ。

形而上―易繫辭ノ文、形而上、形而下ハ之ヲ無形、有形ト云フニ同ジキガ如キモ、形ノ有無ヲ云ヘバ無ハ全ク物ヲ離ル、故ニ形ヨリ上ノモノト云ヒ、理ト物ト離レザルヲ示ス、道ハ理、器ハ物ナリ、道器相離レズ物理別ニ存セズ、燈燭ハ形而下ニシテ其物ヲ照ス所以ハ即チ形而上ナリ、此クノ如ク萬事萬物然ルナリ。

得道在―道ヲ體シ道我ニ在ルヲ云フ、換言スレバ道ヲ體認シテ道ト我ト離レザルナリ、然レバ我ハ古今ヲ貫キ彼我ヲ通ズルニ至ル。

痿―ナユル。

痺―シビル。

名狀―形容ナリ。

認得爲己―萬物ハ唯一己體タルコトヲ認ムルニ至レバ、天下ノ事

氣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補孟子公孫丑篇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欄外書曰。去・猶言脫出。又猶言一層。孟子所發揮浩然之氣。蓋其所以終日乾乾在此。氣之至大至剛。配義與道。乃天地之正氣也。於是工夫無餘蘊。故曰。可謂盡矣。又曰。浩然之氣。便是理氣合一。

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誠者實理。卽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爲對越在天也。補中庸第十六章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欄外書曰。大小大事俗語。猶言極大事。朱子以堯典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句。爲大小大。亦謂其極大也。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

說見繫辭。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者指事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

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己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閒然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

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爲私意所隔截。則形骸爾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痾痒皆不相干。此四體之不仁也。補素問風論曰。衞氣有所凝而不行。其肉有不仁也。○欄外書曰。傳習錄。陸元靜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

明道先生——程子遺書。
多少不盡分處——分ハ其レ〲ノ爲スベキ本分、其本分ニ於テ若干ノ不足アルヲ云フ。
注、虧——音キ、損也。
注、一毫不盡其心——少シニテモ油斷シテ事ヲ忽ニスルヲ云フ。
忠信所以——易乾卦九三爻ノ文言ニ曰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云云、忠信所ニ以進德也。
忠信——眞心ヲ盡スコト。
乾乾——勉メテ息マザル貌。
對越在天也——對越トハサシムカフ意、越ハ助辭、在天ハ卽チ上帝ナリ。
注、瞻——仰ギ視ルコト。
注、慢——輕ンズルコト、卽チ敬ハザルコト。

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爲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補】欄外書曰。施璜虹曰。欲盡分者。擇善而固執之爲貴。○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說見乾卦九三文言。發乎眞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也。君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在天之義。【補】詩經周頌清廟篇曰。對越在天。朱註曰。對越其在天之神。○欄外書曰。案。乾天也。對越在天。釋乾乾之道。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者而修明之。謂之敎。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補】詩經大雅文王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四書燃犀解云。載當理字。指天命之流行說。○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欄外書曰。朱子曰。體。體質之體。猶言骨子。易爲此理之體質。又曰。修道與修道以仁之修道同。謂體道也。戒懼愼獨。則是修道之敎也。程子之意亦或然。又曰。終日乾乾。卽是修道也。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

自治—克己策勵シテ自ラ氣質ノ偏ヲ矯メ治ムルナリ。
漸磨—漸ハ水ニ浸スコト、磨ハ石ニテミガクコト。
注、咈戾—違也乖也。
往往—每每ト同ジ、一ニアラザルノ謂。
商辛—紂王ノコト、商ハ代號、辛ハ名、帝乙ノ子。
歸—オモムク所。
注、天資—性ヲサス。
所以知其非—卽チ氣質ノ然ラシムル所以ヲ知ルベシ。
在物爲理—孟子告子上篇所引程子經說、此語ハ告子ノ義外說ニ對シテ孟子ガ義內說ヲ立ツル所ノ解釋ニ用キラル、處ハ取リ計フノ意、宜シキニ從フテ事ヲトリハカラフナリ。
注、心之制—亦孟子ノ語。
注、義外—孟子告子上篇ニ、告子曰ク、義ハ外ナリ、內ニ非ズト。
動靜無端—程子經說。
注、異時論剝復之道—前ニ出ヅ。
仁者天下之正理—論語八佾篇集註ニ引ケル程說。
注、子曰人何—論語八佾篇ノ文。
注、舛—舛音セン、背クコト、亂レルコト。

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爲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則眞下愚耳。【補】注。史記稱〕史記卷三殷本紀曰。帝紂資辨捷疾。（中略）言足以飾非。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絕於善。然畏威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唯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補】程傳云。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敎令也。又曰。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敎令。是革面也。○〔注。掩其不善〕大學傳之六章曰。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卽是義。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爲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補】盆軒曰。愚謂。如扇。固有可鼓扇之理。是在物之理也。操之動之。則處物之義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動靜相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無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剝復之道曰。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元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慾交亂。害于正理。固宜舛逆。而無序。乖戾而不和也。序者禮之本。和者樂之本。【補】注。子曰〕論語八佾篇。

○明道先

ナキモ、其用ニ至リテハ變易シテ窮リナシ、四時ノ代謝、日月ノ交〻明ナル皆然ラザルナシ、變易代謝コソスレ其事少シモ度ヲ誤ラズ、一定ナリ不變ナリ、コレヲ天地常久ノ道トナス。

一定―固定シテ動カザルノ謂ナリ。

人性本善―革卦上六ノ程傳、本性ノ善ヲ論ジ、唯小人アリテ面ヲ革ム、コレ其氣質ノ罪ナルコトヲ謂フ、孟子先ヅ性善ヲ提唱シ、爾來殆ンド儒教ノ定説タリ、而モ往往ニシテ小人、變革セザルモノアリ、今先ヅ問ヲ起シテ其説明ニ及ブ。

不可革者―革卦ニ曰ク、小人面ヲ革ムト、之ヲ指ス。

注、才者性之所能―程子曰ク性ハ天ニ出デ才ハ氣ニ出ヅト、朱子才ヲ論ジテ理氣ヲ合セテ成ルト云フ、而シテ氣質ニ強弱昏明ヲ説ク、補注ニ引ケル一齋ノ説ノ如ク、朱子ノ贅説ト云フベシ、才ハ之ヲ氣質ト解スル方、明白ニシテ恐ラク程子ノ意ナラン。

自暴自棄―孟子ノ語、自暴トハ自ラ其性ノ善ヲ損フモノ、自棄トハ之ヲ棄ツルモノ。

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補朱子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欄外書曰。施璜虹發明曰。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自感自應非有別物。惟盡其道而已。故君子只做感邊事。但聖人重無心之感。知道者默而觀之。毫忽不爽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恆卦彖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一息之停。然其往來屈伸。則亙萬古。而常然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革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爲下愚。補論語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欄外書曰。才是才質之才。卽氣質也。注別擧氣質恐贅。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人性本善。自暴者咈戾而不信乎善。是自暴害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而不爲。是自棄絕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

十一月ヲ復、十二月ヲ臨、正月ヲ泰、二月ヲ大壯、三月ヲ夬ニ配ス。消息―消ハキエル、息ハ生ズルノ意。

聖人不言耳―十月純陰ニシテ之ヲ陽月ト云フ、此例ニ由レバ四月純陽、當ニ陰ヲ以テ名ヅクベシ、而モ君子陰ヲ惡ム、故ニ之ヲ言ハザルナリ。

一陽復於下―復卦象ノ程傳。

先儒―王弼ヲサス、蓋シ王弼ハ寂然至無ヲ本トナスナリ。

動之端―一陽來復シテ、其始生甚ダ微ナリ、固ヨリ靜ナルガ如シ、然モ動ノ機日ニ長ジテ萬物資始セザルナシ、故ニ動ノ端ト云フ。

注、端倪―倪モ亦端ノ意。

仁者―復六二爻ノ程傳。

有感必有應―咸卦九四爻ノ程傳、感トハ彼ヨリシテ此ヲ動スコトナリ、應トハ之ニ答フルコトナリ。

天下之理―恒卦象ノ程傳、天下ノ理其本體ニ於テハ終始變ルコト

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爲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爲純坤。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爲陽。消則爲陰。消之終卽息之始。不容有間斷。【補】注。積三十分朱子曰。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十月於卦爲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爲小人。故聖人不言耳。【補】爾雅釋天曰。十月爲陽。疏曰。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無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常有。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卦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緒也。【補】王弼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補】欄外書曰。文言以元配仁。爲善之長。九卦又以復爲德之本。善之本本於此。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咸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

集アリ。
注、二氣之良能―陰陽二氣相對シテ云フ。
四德之元―是亦周易程傳ノ文。

天所賦―周易程傳、賦ハ布也、天ヨリシテ萬物ニシキクバル所ナリ。
鬼神者―中庸章句。
剝之爲卦―易程傳剝卦上九爻ノ文、剝ノ卦ハ䷖ヲ以テアラハス、五陰一陽ヨリ成ル、陰爻類リニ勢ヲ得、陽氣正ニ上九ノ一爻ニ止マルノ卦ナリ。
碩大之果―剝卦上九爻ノ文ニ曰ク、碩果不レ食、碩ハ大ナリ、五陽剝落シテ一陽ノミ殘ルヲ、果實大方落チ盡シテ枝頭碩果ノ唯ダ一ツ殘存セルニ譬フ、此ノ果復タ種ヲ生ズベキノ象ナリ。
無間可容息也―間斷ナキノ謂ナリ。
以卦配月―四月ヲ純陽トナシ乾ヲ以テ之ニ配ス、五月ヲ姤、六月ヲ遯、七月ヲ否、八月ヲ觀、九月ヲ剝、十月ヲ坤、

例。蓋謂上天不能違。以道即爲天理。非二也。程語往往有如此之類。以意逆而解之可也。朱子疑之。恐未透。功用是氣。妙用是理。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乾卦象傳。在天爲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爲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知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眞實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補】欄外書曰。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大全小注朱子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又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

○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一氣無頓消。亦無頓息。以

集、中庸ノ說ニテ易ノ文ト合セテ之ヲ釋ス。
天下之大本―萬事萬物皆之ヨリ出ヅ、故ニ天下之大本ト云フ。
節―節度ノ意ニテ、ホドヨキ處ヲイフ。
達道―行クトコロ一トシテ塞ガルコトナシ、故ニ天下之達道ト云フ。
心一也―伊川ノ呂與叔ニ答フル書中ノ文。
注、注―伊川自注。
乾天也―易乾卦ノ程傳ノ文、古ハ天ヲ乾ト云フ、天ト乾ト名異ナレドモ實ハ一、唯ダ其見ル所異ナルノミ。
天專言之―以下天ノ異名ヲ列ヌ、專言トハ極言ト云フニ同ジ。
天且弗違―易乾卦文言ノ文。
主宰―上ニ居テ下ニ臨ミ命ヲ降シ令ヲ布ク等ノコトヨリ云フ。
鬼神―中村惕齋曰ク、物ノ生息シテ伸ビ來ル所ヲ神ト云ヒ、物ノ消化シテ屈マリ歸ルヲ鬼ト云フト。
注、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天地ノハタラキ萬物作爲ノ上ニアラハルルモノ即チ造化ノ迹ナリ。
注、黃勉齋―黃幹字ハ直卿、閩縣ノ人、朱子ノ門婿、歷官皆善政アリ、著ハス所經解文

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欄〕欄外書曰。寂然不動。卽太極也。又曰。感通則陰陽。幾善惡也。〇〔注。朱子曰〕欄外書曰。注所引。朱子中庸章句也。章圖王氏云。中節二字代了無過不及四字。

〇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欄〕欄外書曰。所見。猶言所認。蓋或指體。或指用。所謂有異。宜隨處會其意耳。

〇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有情便有性。火之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爲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欄〕〔注。朱子曰性情云云〕欄外書曰。水火之性情爲寒熱。而不言體用。蓋略也。今補之曰。火熱性而爲體。其燥物則情而爲用。水寒性而爲體。其潤物則情而爲用。文公蓋亦此意。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易傳下同。〇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卽道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爲鬼。來者爲神。屈者爲鬼。而伸者爲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〇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欄〕朱子曰。鬼神只是往來屈伸。功用只是論發見者。〇〔天且弗違〕欄外書曰。程子引之。非擧用字

誠無爲——通書誠幾德第三ノ文。
幾善惡——幾ハキザシノ微ニ表ハルル所、此ニ善惡ノ分生ズ。
注、幾者動之微——易文。
注、微——動ノ初。
德愛曰仁——以下德ノ五用ヲ擧グ。
宜——事ヲハカリテ宜シキニカナフヲ云フ。
理——條理アルヲ云フ、即チ混雜スルコトナキナリ。
通——通達ノ意ニテ、物事ノフサガルコトナキヲ云フ。
守——確實ノ意ニテ、執ル所ノ少シモ違ハザルヲ云フ。
性焉——學問勉強工夫ヲ少シモ假ル事ナク天性ノママニオチツキ居ルヲ云フ、孟子曰、堯舜性之云云。
注、大而化之之稱——孟子盡心下篇云、大而化之之謂聖。
復——性ノ本然ニ立チカヘルコト。
執——猶ホ守ルト云フガ如シ。
發微——通書、發ハ動クコト、充周ハ德光ヲ云フ。
伊川先生曰——程子文

○誠無爲。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補】欄外書曰。誠無爲。卽太極之無極也。又曰。通書與圖說相表裏。繫辭云。易无思也。无爲也。卽太極也。誠之無爲與此同體。

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補】欄外書曰。幾善惡。幾者情之發端。人心道心之介也。圖說所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是也。○〔注。幾者動之微〕朱子曰。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補】欄外書曰。四焉字。指德性。○〔注。思誠〕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偏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也。安焉執焉。以幾而言也。發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卽通書次章誠幾神之義。【補】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注。通書次章云云〕通書聖第四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說見中庸。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

陰靜　陽動

(火)(水)(土)(木)(金)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火)(水)(土)(木)(金)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乀者陽之變也。ㄏ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火)(水)(土)(木)(金)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木)(火)(土)(木)(金)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火)(水)(土)(木)(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太極圖

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

太極圖說｜葉采ハ近思錄太極圖說ノ注解ニ於テ朱子ノ注ノ全文ヲ刪略シテ載セザレドモ、今此處ニ其全注ヲ補ヒ附シテ以テ參考ニ供ス。

補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

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補欄外書曰。此節兩引易。蓋結上文聖人定之節。前證中正仁義。後證主靜。○注。陽也剛也云云欄外書曰。原始・原太極也。反終・反太極也。注。以陽剛仁爲始。以陰柔義爲終。恐非周子之本意。○注。綱紀造化流行欄外書曰。綱紀是三才之道。流行是死生之說。

大哉易也。

斯其至矣。

蔡節齋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眞。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爲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補注。易變易也程子易傳序云。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ノ二氣交リテ互ニ感通シテ萬物ヲ生ズ、化ハカハルノ意ニテ、二氣ヨリ物ヲナスニ就キテ云フ。
注、錯綜─錯ハ一左一右、綜ハ一上一下、互ニ相交ルナリ。
注、失之於動─通書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云云。
注、形生於陰─人ノ形質ノ凝合シテ一定セシハ陰ノ作用、精神運用ノ息マザルハ陽ノ作用トナス。
聖人定之─中正仁義之ヲ四德ト云フ、朱子ハ中正ハ禮智ト云フニ同ジトナス、一齋ハ則チ然ラズ。
主靜─樂記ニ日ク、人生レテ靜ナルハ天ノ性ナリト、性ノ本ヲ云ヘバ則チ靜ナリ、其用ニ至リテハ動靜モトヨリ存ス。
立人極─人極ハ人ノ由リテ以テ立ツ所以ノ道ナリ、立ハ確立シテ之ヲ定ムルノ意。
聖人與天地─以下四句ハ易乾文言ノ文。
注、裁─節也、度也、キリモリスルコト。
注、酬酢─猶ホ應對ト云フガ如シ。
注、程子論─程子ノ論ハ易上繫六章ノ大全ニ見ユ。
注、李果齋─宋人、李方子、字ハ公晦、光澤ノ人、朱子ノ高弟ナリ。
注、姑息─苟且安ギヲ取ルヲ云フ。
修之悖之─兩之ノ字何レモ中正仁義主靜ヲサス。
注、敬肆之間─靜ト云ヘバ禪ニ似タリ、程子此ヲ以テ敬ヲ說ク、其意二アルニ非ズ、肆ハ放恣ナリ、卽チ敬ノ反ナリ。
故曰─日仁與義、易說卦ノ文。
又曰─死生之說、易繫辭上傳ノ文。
注、夫子所謂無體之易─易繫辭ニ云ク、神ハ無方ニシテ易ハ無體ナリト。

シテ五行ヲ出シ、今ハ五行ヨリ歸納シテ一無極ニ入ル。

注、造化―天地ノ作爲、變化ヲ謂フナリ。

注、五殊二實―五行ノ異ハ二氣ノ實ノ意ナリ。

注、卦爻―卦ハ掛ナリ、物象ヲ掛ケテ示ス、爻ハ效ナリ、事物ノ時ニ效ツテ動ク。

各其性―火燥、水濕、金剛、木柔、土實ノ類ナリ。

注、仁義禮智信―此五常ヲ五行ニ配シ、仁ヲ木ニ、義ヲ金ニ、禮ヲ火ニ、智ヲ水ニ、信ヲ土ニ配ス。

無極之眞―此下ハ天地ノ萬物ヲ生成スルコトヲ述ブ、無極ノ眞實不妄ナル即チ是レ太極ナリ、陰陽二氣五行ノ精髓自然ニ融合シテ渾然トシテ形質ヲ凝リ成ス、一形質總ベテコレ太極ノ理、二氣五行ヲ具フルナリ。

乾道爲男坤道爲女―二句共ニ易繫辭ノ文、乾道ハ即チ陽ノハタラキニシテ、之レヨリ震、坎、艮ノ三男ヲ得、坤道ハ即チ陰ノハタラキニシテ、之レヨリ巽、離、兌ノ三女ヲ得、コレハ人ニツキテ云フモ萬物モ皆之ニ同ジ。

二氣交感―男女乾坤

中正也。兼外內卦。則三四爲中。爲人位。所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仁而四義。是仁義也。

而主靜。

本注云。無欲故靜。補朱子曰。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之事也。○欄外書曰。主靜。謂存寂然不動之體。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

日ク、利貞ハ誠ノ復トハ秋收、冬藏ノ時、陰ノ靜ナリ、是ニ於テ太極ノ體ヲ見ル。
注、成之性也――亦易繫辭ノ文。
注、太極形而上――易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注、陰陽形而下――易繫辭曰、形而下者謂之器。
注ニ沖漠無朕――下本文ニアリ。
注、邵子曰云云――邵子觀物詩曰、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コレ其目ニ見ルベキ體ハ天地ノ後ニアレドモ、其用ハ既ニ天地ノ先ニアルヲ云ヘルナリ。
變――變化シテ動クコト。
合――凝リ合フコト。
水火木金土――之ヲ五行ト云ヒ、其生成ノ順序ヨリシテ斯ク云フ。
五氣――五行ノ氣ナリ。
順布――其序ニ順ヒテ流レ布クコト。
注、木火陽也云云――一三ハ陽、二四ハ陰ナリ。
五行一陰陽――五行ノ名殊ナリト雖モ、其實ハ陰陽ノ二氣ニ過ギズ、而シテ一陰一陽ハモト一太極ノミ、其太極ヤモト形器ナキナリ、初ハ無極ヨリ推演

存也。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閒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愚按。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也。補朱子曰。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欄外書曰。秀・謂精英也。又曰。心之靈光之謂知。卽良知也。神發之也。繫傳云。乾知大始。又云。乾以易知周子蓋原本於此。而注家於知字無釋。可疑。○〔注。又如此也下〕欄外書曰。圖說尙有數句。曰。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葉氏刪此句。於下注向之所謂。致難通。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本注云。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補欄外書曰。聖人神發其知。能踐其形。知止而有定。定之以中正仁義。又推之使人亦能得爲善去惡。皆由於中正仁義之途。著一之字。跟前見兼自他之意。中正仁義。蓋就易立言。易卦內體。二爲中。爲人位。外體。五爲中。爲人位。六二。九五。是

子ノ所謂升降生殺ノ大分トハ即チ周子ノ所謂陰チ分チ陽チ分ツト是ナリ、二句相須チテ其義始メテ備ハル。

注、天命之流行―天命トハ即チ性ナリ、性ハ靜ニヨリテ立チ、動ニヨリテ行フ。

注、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繋辭上傳ノ文、一陰一陽トハ則チ循環シテ已マザルノ謂ニシテ之チ道ト云フ、易ノ理ハ此陰陽循環止マザルチ以テ道トナスナリ。

注、誠者聖人之本―通書首章ノ文、朱子註シテ曰ク誠者至實ニシテ無妄之謂、天ノ賦スル所物ノ受クル所ノ正理ナリ、人皆之レアリ、而シテ聖人ノ聖タル所以ハ他ナシ、其ノ獨リ此チ全ウスルチ以テナルノミ、誠ハ即チ太極ナリト。

注、物之終始―中庸ニ、誠者物之終始。

注、誠命之道也―胡五峯曰ク、誠ハ命ノ道乎。

注、誠之通―通書曰、元亨ハ誠ノ通、吳臨川曰ク、元亨ハ誠ノ通トハ春生、夏長ノ時ハ陽ノ動ナリ、此ニ於テ太極ノ用チ見ル。

注、繼之者善也―易繋辭ノ文。

注、誠之復―通書曰、利貞ハ誠ノ復、吳臨川

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又曰。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如乘馬之乘。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弩弦與弩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爲喩。不可以辭害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圖注。木火陽也云云。朱子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

字ハ伯靜。元定ノ子、沈ノ兄ナリ、隱居シテ任ヘズ、著ハス所周易訓解アリ。注、愚按――愚ハ葉采ノ自稱。太極動云云――易ニ所謂、太極生ニ兩儀一ト是ナリ、太極ハ陰靜陽動ノ本體、陰陽ヲ離レテ太極ナシ、動イテ後陽ヲ生ズルニアラズ、纔ニ動クモ亦陽ニ屬ス、陰陽動靜ノ別アリト雖モ、モト是レ一物タリ、太極生生ノ妙用息ムナキヲ指シテ動ト云ヒ陽生ズト云フ、又其常體不易ヲ指シテ靜ト云ヒ、陰生ズト云フ、陰陽ハ猶ホ屈伸ノ如シ、別物ニアラザルナリ、春夏ハ動ニシテ陽、秋冬ハ靜ニシテ陰、晝夜モ亦同ジ。互爲其根――動極リテ靜ト云ヘバ、靜ハ動ニ根ザシ、靜極リテ動ト云ヘバ、動ハ靜ニ根ザス、故ニ互ニ根ヲナスト云フ。分陰分陽云云――陰陽ハ之ヲ流行スル上ヨリ見レバ一物ナルモ、動靜ノ用ヲ相對シテ見ルトキハ二物ナリ、故ニ兩儀トナス、朱子曰ク、程子謂ユル截然陰タリ陽タルノ理ナシトハ卽チ周子ノ所謂互ニ其根ヲ爲スト是レナリ、程

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而流行陰陽之內。一太極而已。補欄外書曰。朱子原註是也。圈外所引。却成轇轕。可抹。又曰。注愚案上。宋本有圈。○〔注。列子云云〕列子天瑞篇云。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補〔注。動靜所乘之機〕朱子曰。識者曰。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理寓氣。不能無動靜。又曰。氣行則理亦行。二者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又曰。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知。云云。如人之跨馬相似。又曰。機・氣機也。○勉齋黃氏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舊蔡季通對朱先生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微笑。大抵只看。太極乘著甚麼機。乘著動機便動。乘著靜機便靜。那太極却不自會動靜。既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陰生陽。曰。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爲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譬如蟻

東萊呂祖謙――欄外書曰、宋本題名、東萊呂祖謙ノ五字ナク、題式左ノ如ク、毎卷同ジ。新安朱熹原編　建安葉采集解

無極而太極――太極圖說、極ハモト棟木ノ意ニテ、棟木ハ屋上ニアリテ、衆材ヲスブ、此義ヲ借リ用キテ種種ノ意トナス、此ニテハ極ハ平タク云ヘバ根原、極至ナドノ意ニテ、無極ト云ヘバ無極至、無根原ニシテ、ソレ以上ニ何等據ルベキナク、又提フベキ形迹ナシ、サレバ之ヲ理ト云フ、而モ此無極ハ萬物品彙ノ大根原ナリ、故ニ之ナ太極ト云フ、無極太極別ナルニアラズ、朱子曰ク此ノ而字輕シ、次序ナキガ故ナリト。注、朱子曰云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ハ、無極ノ解、造化之樞機、品彙之根柢ハ太極ノ解。注、蔡節齋――名ハ淵、

近思錄卷之一

新安朱熹　東萊呂祖謙　編集

建安葉采集解

道體類。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欄外書曰。宋本・韓本並無類字。每卷同。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卽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卽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固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横渠先生易說。
横渠先生禮樂說。
横渠先生論語說。
横渠先生孟子說。
横渠先生語錄。

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名幹。字直卿。
節齋先生蔡氏。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名方子。字公晦。

注、厚陵藩邸――宋ノ英宗ノ陵ヲ厚陵ト曰フ、英宗ハ濮ノ安懿王允讓ノ子ナリ、故ニ之ヲ藩邸ト曰フ。

注、廬阜――廬山ナリ、道州營道縣ニアリ。

注、郿縣――今陝西省關中道ニ屬ス。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頤。世爲道州營道人。營道縣出郭三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晩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寓濂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于官。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鎭南。大振谷口。晩年居于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次緝——編集スルコト。
驟——ニハカニ。
嚮望——見當ナツケテ望ミ向フコト。
躐等陵節——卑近ヨリ一足飛ニ高遠ニ馳セユクコト。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晩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淳熙——宋ノ孝宗ノ時ノ年號。

東萊——呂祖謙其先ハ萊州ノ人ナリ、世人此ヲ以テ東萊先生ト號ス。

東陽——今ノ浙江省金華道ニ屬ス。

寒泉精舍——建寧府天湖ノ陽ニアリ、朱文公ノ學院ナリ。

求端——此句以下用力、處己、治人、辨異端、觀聖賢等何レモ卷中ニ詳解アリ。

窮鄉——猶ホ僻陬ト云フガ如シ。

先後之——之ヲ數導スルノ意。

沈潛反覆——心ヲ入レテ深ク注意ヲ拂ヒ、クリカヘスコト。

優柔厭飫——急速ニ意味ヲ捕フルコトナク、飽クマデ丁寧懇切ニスルコト、此句ハ左傳杜預ノ序ニ出ヅ。

宗廟之美——高遠ナル意味、豐富ナル內容ノ意ニテ論語子張篇ノ語ナリ。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撰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首卷論道體。用力。二卷總論爲學大要。三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處己。五卷論克己。六卷論家道。七卷論出處義利。治人。八卷論治體。九卷論治法。十卷論政事。十一卷論敎學。十二卷論警戒。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卷。觀聖賢。十四卷。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晩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升堂記聞――葉采、師ノ講筵ニ侍シテ記聞スル所ヲサス。

淳祐――宋ノ理宗ノ時ノ年號。

長至日――冬至ノコト。

建安――今ノ福建省安道ニ屬ス。

葉采――字ハ仲圭、平巖先生ト號ス、朱子ノ門婿ナリ。

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純。刊除繁複。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粗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近思錄集解——葉采ノ編スル所。
天禧明道——天禧ハ宋ノ眞宗ノ時、明道ハ仁宗ノ時ノ年號。
周子——姓ハ周氏名ハ惇頤、字ハ茂叔、濂溪ト號ス、天禧元年ニ生レ熙寧六年ニ卒ス。
洛二程子——程明道・程伊川ハ河南府洛陽縣ノ人ナリ。
關中張子——漢都長安ハ四關ノ中ニ位ス、故ニ關中ト云フ、張子姓ハ張氏、名ハ載、字ハ子厚。
纘——繼ナリ。
猗與——歎辭。
中興再造——宋ノ孝宗宋室ヲ中興ス。
遹——音イツ、遵フナリ。
祖武——祖先ノ跡ノ意、武ハ迹ナリ。
節目——節ハ竹ノ節、目ハ綱ノ目。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天禧・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蒙。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纘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與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遹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泝大原。考合緒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擧。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

ハ張載ヲナサス、陝音セン。
摭—拾フ。
肩鑰—肝要ノ點ノ意。
志學—論語爲政篇ニ吾十有五而志二于學一ヨリ來ル。
乙夜—夜ヲ四分シ甲乙丙丁トナス、唐文宗乙夜ニ書ヲ觀ルノ定ナリキ。
緝熙—光明ノ赫赫トシテ絶エザルコト。
五臣—周、張、二程、朱ノ五子ヲナサス。
從祀—孔子ノ廟ニ配スルコト。
燕間—燕居間居ノ意。
懿—美ナリ。
螢爝—螢光炬火ヲ云フ、何レモ光明ノ薄キニ譬フ。
五千文十萬説—揚雄太玄五千文、其解説十萬言ニ及ブ。
四三王七六經—三王ニ理宗ヲ加ヘテ四トシ、六經ニ近思錄ヲ加ヘテ七トス。
屛營—安カラズ恐ルル貌。

成於一編。祇欲備初學之記言。詎敢塵乙夜之睿覽。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天錫聖智。日就緝熙。遵累朝之尙儒。講誦不違於寒暑。列五臣於從祀。表章遠邁於漢唐。豈徒褒顯其人。正欲闡明斯道。俯詢集解之就緒。遽命繕寫以送官。儻於宮庭朝夕之間。時加省閱。卽是周程張朱之列。日侍燕間。固將見天地之純全。明國家之統紀。表範模於多士。垂軌轍於百王。粤自中古以來。未有若今之懿。臣幸逢上聖。獲效愚衷。顧以螢爝之微。仰裨日月之照。五千文・十萬說。雖莫贊於法言。四三王。七六經。願益恢於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拾册。謹隨表上進以聞。于冒宸嚴。臣無任戰汗屛營之至。臣采實惶實恐。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正月日

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臣葉采上表

進――目上ノ人ニ物ヲ差シ上ゲルコト。近思錄――本書ノ命題論語子張篇ノ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ヨリ來ル、心ヲ高遠ニ馳セズ身ニ切近ナル者ニ就イテ思ヲ廻ス也、錄ハ記スノ意。表――臣下ヨリ君上ニ對シテ事柄ヲ陳述スルノ意。采――葉采、字ハ仲圭、平巖ト號ス、朱子ノ門婿ナリ。先儒――朱子、呂東萊ヲサス。鳴道――韓愈ノ文ヨリ來ル、道ヲ唱導シテ之ヲ興スヲ云フ。聖代――宋代ノコト。一經――近思錄ヲサス。元后――天子ノコト、即チ理宗ヲイフ。微臣――葉采ヲサス。民彝――詩經ニ出ヅ、民ノ常道ノ意。鄒軻――孟子ノコト、孟子ハ鄒人ニシテ名ハ軻ナリ。秦斯――秦始皇ノ相李斯ナリ。息――滅ブノ意。詞華藻繪――文章詩賦ノ華麗豐艷ナルコト。文奎――奎ハ星宿ノ一ニテ文章ヲ主ルモノト云フ。濂洛關陝――濂ハ周濂溪、洛ハ二程子、關陝

進近思錄表

臣 采 言。先儒鳴道。萃爲聖代之一經。元后崇文。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敎。昭揭民彝。臣 采 實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鄒軻既沒。而理學不明。秦斯所焚。而經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存。唐造士以詞華藻繪彌薄。天開皇宋。星聚文奎。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學大明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之繼作。考圖書傳集之精粹。遡濂洛關陝之淵源。摭其訓辭。名近思錄。彙分十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求端用力之方。暨處己治人之道。破異端之扃鐍。闢大學之戸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六藝之突奧。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統復續。臣 昔在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友之傳。稍窮文義之要。大旨本乎朱氏。旁通擇於諸家。間有闕文。乃出臆說。刪輯已逾於二紀。補綴僅

近思錄目次

近思錄雜解五卷　櫻田濟美著
近思錄訓蒙輯疏二卷　安部井褧撰
(道體爲學二篇ノミ)
近思錄提要十四卷　金子霜山著
近思錄筆記二卷　大澤鼎齋著
近思錄集解便蒙詳說廿四卷　簗田毅齋解
近思錄啓蒙卷數未詳　大野竹瑞著
近思錄集說五卷　牧原直亮等編
近思錄解卷數未詳　三島通庸著
近思錄講義十四卷　內藤恥叟述
(近思別錄講義ヲ附ス)。

大正五年八月十九日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識

近思錄解題終

近思錄備考十四卷　貝原益軒輯
鼇頭近思錄十四卷　宇都宮遯庵編
近思錄示蒙句解十四卷　中村惕齋述
近思錄鈔說五卷　同
近思錄正義八卷　大高坂芝山著
近思錄筆記卷數未詳　三宅尙齋著
近思錄十四目講義無卷數　若林强齋述
近思錄考一卷　荻生金谷著
近思錄說略十四卷　澤田希著
近思錄說無卷數　中井竹山著
近思錄聞書三卷　中井履軒述
近思錄講義十四卷　小野道熙述
近思錄欄外書三卷　佐藤一齋著
近思錄集說五卷　古賀精里著
近思錄摘說十四卷　櫻田虎門著

五子近思錄十四卷　清汪佑編

二

近思錄ノ注解書

(イ)支那撰述

近思錄集解十四卷　宋葉采撰

近思錄雜問一卷　宋陳埴撰

近思錄發揮十四卷　宋何基撰

近思錄廣輯三卷　元柳貫編

分類近思錄集解十四卷　明周公恕編

同　明吳勉學校

近思錄集注十四卷　清茅星來撰

同　清江永撰

五子近思錄發明十四卷　清施璜撰

近思錄集解十四卷　清李文炤撰

(ロ)日本撰述

シ、新ニ近思錄集注十四卷ヲ著ハシ、江永亦別ニ集注十四卷ヲ撰ス。此ノ書一タビ我ガ國ニ傳ハルヤ、其ノ盛ニ世ニ行ハルルト共ニ、之レガ注解ヲ作ルモノ亦漸ク多シ。貝原益軒ノ近思錄備考十四卷ヲ初トシ、之レニ遲ルルコト十年、宇都宮遯庵亦鼇頭近思錄十四卷ヲ編ス。ソノ後諸家ノ述作相續グ。今左ニ續篇及ビ注解書ノ重ナルモノヲ表出セン。

和漢近思錄書類目錄

一　近思錄ノ續篇

近思續錄十四卷　宋蔡模編
近思別錄十四卷　同
近思錄補十四卷　明江起鵬編
續近思錄十四卷　清張伯行編
廣近思錄十四卷　同
近思續錄四卷　清劉源淥撰

寔ニ其當ヲ得タリトイフベク、殊ニ我國ニアリテハ、朱子學派ノ尊信一方ナラズ、一時之ヲ以テ諸生必讀ノ書トナシタリキ。

三、本書ノ續篇及ビ注解書

此書一度出ヅルヤ、朱子ノ門人蔡模ハ朱子ノ學說ヲ輯メテ近思續錄十四卷ヲ制シ、別ニ張栻・呂祖謙ノ說ヲ採錄シテ近思別錄十四卷ヲ作リ、以テ周張二程ニ繼グ。明ノ江起鵬ハ薛瑄・胡居仁等ノ說ヲ錄シテ近思錄補十四卷ヲ著ハシ、清ノ汪佑ハ五子近思錄十四卷ヲ編ミ、四子ニ加フルニ朱子ヲ以テス。惟フニ近思錄ハ宋代哲學ノ綱要ナリト雖モ、之レガ集大成ノ功勞者タル朱子ヲ缺クハ、眞ニ龍ヲ畫キテ睛ヲ點ゼザルモノ、以上ノ著述アルハ固ヨリ其ノ所ナリトイフベク、以テ宋學ノ全豹ヲ伺フ可シ。

然シテ之レガ註解ノ書ニ至ッテハ朱子ノ歿後五十餘年、建安ノ葉采ガ集解十四卷ヲ撰ビシヲ初トナス。葉采字ハ仲圭、宋ノ理宗ニ事フ。初メ蔡淵ニ學ビ、後陳淳ニ從フ、夙ニコノ書ヲ受ケテ註解ヲ施サントシ、廣ク諸家ニ考ヘテ集解ヲ作ル。明ノ周公恕、吳勉學之ニ依ッテ各別ニ分類近思錄集解十四卷ヲ編ム。清朝ニ及ビ茅星來ハ此ノ集解ノ粗雜ニシテ字句亦多ク譌舛アルヲ憂ヒ、四子ノ全書及ビ宋刊近思錄原本ヲ取リテ參校

十三、辨異端凡ソ十四條。此卷ハ主トシテ儒敎以外ノ道佛二敎ニツキテ之ヲ論ズ。蓋シ宋代ニ於テハ太祖大ニ佛敎ヲ鼓吹セシヨリ、益〻其ノ勢力ヲ高メ、加フルニ當時勃興セシ以心傳心不立文字ヲ標榜セル禪宗ハ、一般人士ノ意向ニ投ジ、就イテ學ブ者甚ダ多ク、特ニ儒者自ラ進ンデ之ヲ學ビ、或ハ之ニ歸入スル者サヘアリキ。而シテ又道敎ハ唐代尊崇ノ後ヲ承ケ、其超世間的ノ敎理ニヨリ、宋朝上下ノ敬慕スル所トナリ、其勢亦侮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シハ爭フベカラズ、是ニ於テカ儒敎ヲ奉ズル者、此等二敎ニ對シテ彼我ヲ比論シ、自己ノ面目ヲ明ニシ、先王聖人ノ大道ヲ高唱セザルヲ得ズ。コレ此卷アル所以ナリ。

十四、觀聖賢類凡ソ二十六條。此卷ハ聖賢相傳ノ道統ヲ論ズ。斯ノ道ハ遠ク堯舜ニ起リ、禹湯文武周公ヲ經テ孔子ニ傳ハル。其ノ後顏曾思孟相繼イデ之レガ宣揚ニ勉ム。孟子以後漢ニ揚雄、隋ニ王通、唐ニ韓愈アリト雖モ、聖門ノ傳統ハ却ツテ宋代周子之ヲ承ケ、程張大ニ之ヲ恢弘シ、其ノ盛ナルコト振古未ダ曾ツテアラザルナリ。此卷コノ聖學ノ相傳ヲ敍シ、併セテ此等聖賢ノ片影ヲ傳フルモノナリ。

之ヲ要スルニ、宋代儒學ノ要旨、約シテ此一書ニアリ、葉采ガ「六經ヲ七ニス」ト云ヘルハ聊カ誇大ノ嫌アリト雖モ、朱子ガ「四子ハ六經ノ楷梯、近思錄ハ四子ノ楷梯」ト云ヘルハ、

者、身既ニ修マリ、家亦齊ハバ、乃チ出デテ仕ヲ求ムベシ。凡ソ仕官ノ途多樣ニシテ又時世ト共ニ異ナル、又時アッテ致仕勇退ノ要アリ。其ノ出處進退ノ標準ハ、利祿ノ高下ニアラズ、私情ノ發作ニアラズ、唯ダ義ノ存スル所コレノミ。

八、治體類凡ソ二十五條。九、治法類凡ソ二十七條。十、政事類凡ソ六十四條。此三卷ハ總ベテ政治ノ道ヲ說クモノニシテ、相互ニ關聯スル所アリ。治體ハ政治ノ根本綱領、治法ハ其方法、政事ハ則チ在官者ノ心得ナリ。仁義ヲ論ジ、三代ヲ述ベ、王霸ノ別ヲ議スルハ則チ治體ノ要旨、禮樂ヲ推シ刑政ヲ列ネ、庠序學校ノ制ヲ述ブルハ則チ治法類ノ大體、若シソレ上ニ事ヘ、下ヲ撫シ、私ナク公ニ順フ等ノ事ニ至ッテハ、則チ政事類ノ所說ナリ。

十一、敎學類凡ソ二十一條。此卷ハ總ベテ人ヲ敎フルノ道ヲ論ズ。君子進ンデ其道ヲ以テ天下ニ行フ能ハズンバ、退キテ之ヲ徒弟ニ敎ヘ、以テ後聖ヲ俟ツベシ。孟子ノ所謂英才ヲ敎育スルハ實ニ君子至樂ノ一ナリ。此卷主トシテコレヲ說ク。

十二、警戒類凡ソ三十三條。此卷ハ戒愼ノ道ヲ說ク。人修爲ニ意アリテコレガ躬行ニ勉ムト雖モ、時ニ惰慢ヲ生ジ、動モスレバ邪惡ニ陷ルノ機ナシトセズ、此ノ故ニ日夕我身ニ警策ヲ加ヘ、反省自重、以テ修己治人ノ道ニ背カザラシム。此一卷說ク所畢竟コノ意ニ外ナラズ。

以テ吾人ノ知識ヲ養ヒ、盡サザルナキヲ欲スルノ謂ナリ。サレバ此卷ハ主トシテ讀書ノ方法ヲ論ジ、且ツ其先後次第ヲ説ク。

四、存養類凡ソ七十條。此卷ハ總ベテ修養以テ德ヲ積ムベキコトヲ論ズ。抑〻此修養ノ一事ハ、宋儒ニヨッテ盛ニ提唱躬行セラレシ所。一ト云ヒ、敬ト云ヒ、主一無適トイヒ、敦篤虛靜トイフ、何レモ其工夫ヲ説クモノ。吾人日常動作云爲ノ間、須臾モ忘ルベカラザル道ナリ。

五、克己類凡ソ四十一條。此卷モ亦修養ノ一端ヲ説クモノナレドモ、此ニハ主トシテ力行ノ要ヲ説ク。前卷ノ存養類ハ精神修養ヲ説クモノニシテ、此卷ハソノ實踐躬行ヲ説クモノナリ。人皆修養ノ大切ナルヲ知ルモ必ズシモ容易ニ之ヲ行フ能ハズ。之ヲ行フハ先ヅ己ヲ責メ、己ニ克ツニアリ、蓋シ克己トハ其私欲私心ヲ退治スルコトナリ、之ヲ退治スルハ一ニ强固ナル意志力ニ俟タザルベカラズ。此卷説ク所概ネ皆是レナリ。

六、家道類凡ソ二十二條。上來既ニ修身ノ道ヲ説ク。此卷ハ更ニ進ンデ齊家ノ要ヲ述ブ。人先ヅ己ヲ正シウシテ後他ニ及ブベシ。而モ對他ノ關係固ヨリ一ニアラズ。其中齊家ヲ以テ最モ親近トナス。故ニ修己ニ次イデ直ニ此類ニ及ブ所以ナリ。

七、出處類凡ソ三十九條。此卷ハ士ノ出處進退、須ラク義ニ據ルベキヲ説ク。凡ソ士タル

シガ、葉采集解ヲ作ルニ及ビ、之ヲ改メテ今ノ篇名トナス、卽チ一、道體。二、爲學。三、致知。四、存養。五、克己。六、家道。七、出處。八、治體。九、治法。十、政事。十一、敎學。十二、警戒。十三、辨異端。十四、觀聖賢。是ナリ、蓋シ簡明呼ビ易キニ從ヘルナリ。

一、道體類凡ソ五十一條。此卷ハ所謂性ノ本原、道ノ體統ヲ論ズルモノ、周子ノ太極説、程子ノ中説及ビ張子ノ氣説何レモ其ノ一斑ヲ掲グ。蓋シ宋代哲學ノ特色タル人性ト宇宙トノ關係、理氣心性ノ説、大要之ヲ收ム。サリナガラ眞ニコレ碎玉片鱗、讀ム者却ッテ茫洋ノ感ナキ能ハズ、果然當時既ニ呂子ガ此書ノ後跋ニ於テ、

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

ト辨ジタルヲ見ルベシ。サレバ後世之ヲ講讀スル者、爲學類ヲ最初トナシ、此篇ヲ最後トナシタル例少カラズ。

二、爲學類凡ソ百十一條。此卷ハ總ベテ學問ノ方法、用意、並ニ古今爲學ノ相違ヲ述ベテ以テ學者ヲ誡ム。既ニ道ノ大體ヲ會得スルガ故ニ、更ニ進ンデ學ヲ修メ向上一路ヲ辿ルベシ。此篇ノ道體類篇ニ次グ所以ナリ。

三、致知類凡ソ七十八條。此卷ハスベテ知ヲ致スコトヲ論ズ、致知トハ何ゾヤ、讀書講學、

テ成ト曰フ。祖謙學殖豐富、著ハス所近思錄ノ外、大事記・東萊博議・宋文鑑等アリ、皆世ニ行ハル。人トナリ心平ニ、氣和シテ崖異ヲ立テズ、當代ノ名士多ク心ヲ歸ス、其ノ居家ノ政、亦後世ノ模範トナスニ足ルトイフ。(西紀一一三一―一一八一)

二、本書ノ題目・體裁及ビ大要

此ノ書近思錄ト名ヅクルハ論語子張篇ニ「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二其中一矣。」トイヘルニ基ヅクモノ。要ハ日常切近ノ事實ヲ問ヒ且ツ思フノ意ニシテ、敢テ高遠ニ驁セ深奧ニ亘ルニアラザルノ謂ナリ。朱子ガ義理ノ精微ハ近思錄之ヲ詳ニスト云ヘルモ、亦是レ吾人日用修爲ノ上ニ就イテ、其義理ヲ盡スノ意ニシテ、決シテ深遠ナル哲理ヲ高談スルヲ以テ目的トスルノ謂ニアラザルナリ。

本書分チテ十四卷トナシ、總ベテ六百二十二條、各卷其類ヲ分ツ毎ニ、周子・二程子・張子ノ順次ニヨリ、此等四子ノ言ヲ列ヌ。朱子初メ義ヲ以テ綱ヲ分チ、一、求端。二、用力。三、處己。四、治人。五、辨異端。六、觀聖賢トナシ、更ニ目ヲ立テテ、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敎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トナシ

近思錄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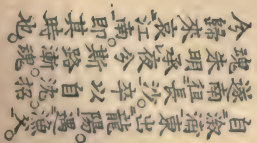
一、本書ノ作者及ビ制作年代

近思錄ハ其ノ後序ニ明カナルガ如ク、朱子及ビ呂東萊ノ倶ニ編輯スル所ニ係リ、其稿ハ宋ノ孝宗淳熙二年夏ニ起リ、翌三年四月ニ了リシコト、亦其ノ序ニ詳カナリ。抑〻コノ時代ハ內憂外患頻リニ到リシ宋代ノウチ、稍〻小康ヲ得タルノ時ニシテ、孝宗英明ノ資ヲ以テ、南宋ノ第二主トナリ、大ニ爲ス所アラントセシガ、偶〻時ノ金主世宗亦賢仁ニシテ治ヲ欲シ、小堯舜ノ名アリ、是ヲ以テ遂ニ乘ズベキノ釁ナカリシナリ。

朱子ノ傳ハ既ニ漢文大系卷五小學ノ解題ニアリ、故ニ今之ヲ略ス。

呂東萊名ハ祖謙、字ハ伯恭、金華府ノ人ナリ、其ノ先嘗ツテ山東ノ萊州ニアリ、由ツテ東萊ヲ以テ號トナス。幼ニシテ家學ヲ受ケ、稍〻長ジテ林之奇・汪應辰・胡憲等ニ從ツテ游ビ、張栻・朱熹ト友タリ。孝宗ニ事ヘ頻リニ聖學ノ要ヲ說キ、王道ヲ推奬ス。大學博士ヲ歷、史職ヲ兼ネ、更ニ祕書郞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ニ除セラレ、徽宗實錄ヲ重修ス。書成リテ秩ヲ進ム。著作郞ニ遷ル。後詔ヲ奉ジテ宋文鑑ヲ裁成シ、直祕閣ニ除セラレ、尋イデ沖祐觀ヲ主管ス。又著作郞ニ除シ、國史編修ヲ兼ヌ。淳熙八年ヲ以テ卒ス年四十五、諡シ

漁父懷沙路圖 涉江後事

自漵浦東出龍陽。遇漁父。遂南徂長沙。卒以自沈。招魂朱明承夜兮斯路漸。魂兮歸來哀江南。即其時也。

江
夢皐蘭被徑
洞庭
南征夏首
滄浪水
江潭遇漁父
浪山
滄山
漵浦
漵
沅
屈潭自沉
汨
大哀洲
小哀洲
哀江
羅
玉笥山
汨羅
沙即所懷之沙今長沙府
湘

涉江路圖

即招魂發春南征時。係頃襄九年後事。

涉江起處
陵陽
發春南征
廬江
貫廬江
濟江
鄱陽
乘鄂渚
黃鵠山
步馬山臯
邸車方林
濟湘
楚王夢春獵
洞庭
乘舲上沅
朝發枉陼
夕宿辰陽
枉山
枉
辰
入漵浦
漵
沅
涉江止處
湘
江

哀郢路圖 頃襄初年遷江南。

漢

江

哀郢起處

江陵楚都

龍門

發郢

夏

過夏首

夏水入漢後漢亦名夏

背夏浦

上洞庭而下江

洞庭

鄱陽

南渡

哀郢止處

陵陽山

陵陽

廬江

至陵陽

抽思思美人路圖

懷王時斥居漢北。

楚辭地理總圖

圖中止取與本書相發明者。以為方域，非按楚之封境也。古今地名不同，據今証古，故以○△●標之。府從○。州從△。縣從●。其與古同名者亦然。

秦 咸陽 藍田 商 武關 周 韓 魏 開封 歸德 鄢陽 內鄉 商於 南陽 宛 鄧 穰 陳 頃襄徙都 壽春 廬州 南巢 嶓冢山 漢 章羌 岐山 江 成都 楚漢中地 上庸 石泉 房 黃棘 襄陽 漢北 安陸 北郢昭王徙都 德安 西陵 黃州 安慶 池州 夔州 巫 丹陽 歸史記楚始封地 夷陵 荊州 郢楚都 雲夢 夏首 夏浦 堵口 漢陽 鄂渚 武昌 興國 九江 鄱陽 石埭 陵陽 陵陽山 太平 廬江 率山 休寧 九嶷山 松滋 涔 澧 澧陽 監利 岳州 蒲圻 洞庭 君山 歷山 黔中 常德 九嶷冲 枉渚 辰陽 辰 辰州 滄浪 滄浪山 龍陽 九嶷山 益陽 湘陰 汨羅 平江 哀江 長沙 楚始封地 唐張謂風土碑 衡州 寶慶 漵浦 漵 大漵山 思州 沅 永州 興安 陽海山 湘 九疑 零陵

三十六年。王病。太子亡歸。秋。王卒。太子完立。
襄王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卒。子幽王立。十年卒。子哀王立。二月。兄
負芻弑之。負芻立。五年爲秦所滅。

楚辭地圖

余所考訂楚辭地理。與屈子兩朝遷謫行踪。旣散著於諸篇。猶恐覽
者之未察其詳也。次爲圖如左。

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郢（今荊州府江陵縣。）燒先王墓夷陵。（今荊州府夷陵州。自是楚都及屈子矜歸故居皆爲秦有。年表又有遂東至竟陵句。竟陵今安陸府、）楚兵散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綱目楚徙都陳。今開封府陳州。）

二十二年。秦復拔巫黔中郡。（巫黔中注並見前。黔中卽漁父歌滄浪。及涉江所遷長陽漵浦之地。）

按原死骨肉未寒。而國勢土崩瓦解如此。戰國策載白起語云。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群臣相妒。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故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以有功也。嗚呼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敵國知之矣。

二十三年。王收東地兵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爲郡。距秦。

按韓非曰。秦與荊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則是時屈子自沈之長沙。亦入秦矣。其後始皇制曰。荊王獻青陽以西。青陽卽長沙地。其卽此所復取之十五邑乎。

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太子爲質於秦。

黃維章謂。原死於頃襄十年。林西仲謂死於十一年。皆以哀郢有九年不復之言故耳。然豈必哀郢甫成。卽投淵死哉。今考哀郢。在陵陽已九年。其後又涉江入辰溆。又由辰溆東出龍陽。遇漁父。遂往長沙。作懷沙。其秋又有悲回風任石何益之言。後以五月五日。畢命湘水。則在長沙亦非一載也。故約略其死。當在頃襄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若王薑齋論哀郢。謂指襄王徙陳則爲時太遠。未必及見矣。且其時長沙曾爲秦取。原尙得晏然安身其地乎。

十八年。楚人有以弋說王報怨於秦者。王遣使諸侯。復爲從。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謂割上庸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蓋懷王時。原所遷之地。爲秦有矣。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綱目赧王三十六年。白起攻楚取鄢鄧西陵。鄢鄧注見前。西陵綱目注卽後所燒之夷陵。余按秦本紀廣注云。西陵屬江夏。正義曰。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其說爲是。若夷陵有西陵之稱。乃孫吳所改。不足爲據。

屈原諫不載。蓋互文耳。

頃襄王 名橫。懷王子。在位三十六年。

元年。秦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年表作十六城。括地志曰。鄧州內鄉縣本楚析邑。

屈子遷於江南陵陽。當在是年仲春。

二年。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乃從間道走趙。趙不納、欲走魏。秦追至。遂復入秦發病。

天下雖大。無所容身。讀大招冥凌浹行。魂無逃只二語。可勝悲慟。

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秦楚絕。

六年。秦遺楚書、約決戰、王患之。復與秦平。

七年。楚迎婦於秦。

十四年。與秦昭王好會於宛。今河南南陽府。結和親。

十六年、與秦好會於鄢。楚惠王徙都處。今襄陽府宜城縣。秋復與秦會穰。今河南南陽府。

城今屬河南開封府 王恐。乃復使太子質齊以求平。

按此武關之釁所由啓也。是時秦所憚者。獨有一齊。故楚懷始與齊親。而張儀設詐以絕之。既合於齊。而秦復厚賂以要之。今之設質求平。蓋有以深中秦之忌矣。原始爲楚東結齊援。誠良策也。十八年使齊之行。殆以原素睦於齊。欲令謝過以復舊好。不幸又爲張儀連橫之說所愚。自後倏合倏離。反覆無定。至於諸國交攻。喪師無日。使原在朝。豈容默默而已哉。益知諫釋張儀之後。當復以讒見放也。玆因秦伐而求平於齊。豈悔心之萌。而原所以復還也歟。

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書。欲會武關。在今西安府商州。結盟。昭睢諫王毋行。王用子蘭言往會。秦閉武關。與王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其割巫黔中郡。巫今屬四川夔州。黔中今湖廣常德府辰州府。王怒。弗許。秦留之。楚太子自齊歸。立爲王。

還之漢北歟。茲歷情以陳辭。衆果以我爲患。其明徵也。抽思思美人卜居諸篇。蓋皆十八年後作也。

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與秦合。遺書楚王。王用昭睢議。復合於齊。

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

二十五年。與秦盟於黃棘。正義曰。在房襄二州境。 秦復與楚上庸。今鄖陽府房州亦漢中地。

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從親。共伐楚。楚使太子質秦請救。秦兵至。三國引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與楚太子鬭。太子殺之。亡歸。

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重丘。在今東昌府。 四國連兵交伐。遂爲衆惡所歸矣。太史公特序入原傳者。甚其敗也。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六國年表作三萬。 殺將軍景缺。綱目有取襄城句。襄

按張儀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儀使楚。楚用鄭袖言赦之。儀因說楚王已事秦。楚王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儀。儀至。臣以爲且烹之。今縱弗殺。又聽其邪說。不可。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儀。與秦親。其文與世家及原傳小異。當以儀傳爲允。蓋是時楚弱秦强。非欲易地。曷爲分漢中以求和。至其不殺張儀。固惑於鄭袖之言。亦緣重去黔中地耳。然則原諫王時。儀固尙在楚也。又按新序云。原既放於外。而張儀欺楚。楚王悔。復用原使齊。今考本傳曰。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十八年亦曰屈平既疏。不復在位。是十八年之前。原第疏而不用。未嘗放於外也。觀離騷。但言齌怒。言窮困。而不言路阻居蔽。可見矣。然本傳又云。雖放流。繫心懷王。及抽思有來集漢北語。意者使齊之後。原復立朝廷。乘間自申。故愈攖衆怒。而

放在十六年。余按結齊本屈子謀。屈子不去。儀必不敢行其詐。而屈子於王。受知有素。去之亦未易々也。味惜誦致愍。及離騷九死未悔之言。蓋始而見疏。既而立朝。固非一朝一夕之爲矣。然則儀之行賂諸原。豈俟十六年至楚之時。而原之得罪亦豈必在十六年哉。本傳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云云。其非同時可知矣。

十七年。與秦戰丹陽。今荊州府歸州。屈子本居。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屈匄、遂取漢中郡。今陝西漢中府。楚悉國兵復襲秦。大敗於藍田。今陝西西安府。韓魏聞楚困。襲楚至鄧。今屬河南南陽府。楚引兵歸。張儀傳。於是楚割南城以與秦平。

十八年。秦本記。惠王十四年。伐楚取召陵。當在是年。世家失載。秦約分漢中之半。靳尙說鄭袖。所謂上庸六縣也。以和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儀至。王囚欲殺之。靳尙說鄭袖言於王。出之。儀因說王叛從約。與秦親。儀去。屈原使從齊來。諫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按張儀傳。秦使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歸而免相。相魏以爲秦。儀所至結交權貴。左右賣國如此。則是盟也。庸知非卽與上官靳尙等相結。以預爲浸潤屈原之地乎。

十一年。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爲從長。至函谷關（在今河南府靈寶縣。）秦出兵擊六國。六國皆引歸。

按戰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當在是年之前後。蓋屈子爲懷王左徒。王甚任之。故初政精明如此。惜往日所謂國富强而法立也。

十六年。秦欲伐齊。患楚與齊親。使張儀約楚絕齊。許以商於地六百里。（今鄧州內鄉縣。有商於城。）王大說。遂絕齊。秦不予地。王怒。興師伐秦。（楚禍始此。）

洪慶善補註引新序云。秦欲呑滅諸侯。屈原爲楚。東使齊以結强黨。秦患之。使張儀之楚。賂貴臣上官靳尙之屬。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原放於外。乃作離騷。當懷王之十六年。張儀相楚。集註遂謂屈原

楚世家節略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漢史傳原既多略而不詳。余倣林西仲本。復輯楚世家懷襄二王事蹟。著於篇。因兼採諸書。附以所見。將使讀屈子之文者。有所參考。又以知楚之治亂存亡。繫於屈子一人。而爲萬世逆忠遠德者大戒也。若林氏取原賦二十五篇。鑿空而分注之。則吾豈敢。

懷王 名槐。威王子。在位三十年。

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

四年。秦惠王初稱王。

六年。楚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襄陽。今山西平陽府有襄陽縣。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患之。陳軫爲齊說昭陽。引兵去。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盟齧桑。史記正義曰。在梁與彭城之間。

楚辭辯證卷下終

禍。千古一轍。可爲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烏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唐韓柳本朝王介父之山石建業黃魯直之毀壁隕珠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爲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爲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爲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爲史官。古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況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其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爲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監於匡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梏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旨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尙疑其無據。及讀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旨。多若此類。如訓棐爲匪。尤爲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韋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己見者。相去遠矣。

晁錄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爲最下。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別錄續楚辭變離騷爲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爲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爲偸生苟免之計。旣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脈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謂黃鵠之一擧兮。見山川之紆曲。再擧兮睹天地之員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姦臣蔽主擅權。馴致移國之

輕輬。輬一作輕。非是。輕字義證甚明。輕乃車之行貌。於義不通。

招魂

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爲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蓋當時關陝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爲此禮以祓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柳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偏於衢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又見古人於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爲是文具而已也。

恐後之。如漢武帝遣人取司馬相如遺文。而曰若後之矣之意。注云。言已在他人後也。

此篇所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決是誕妄無可疑者。其它小小異事。如東方長人。南方雕題。殺人祭鬼。蛇虺封狐。西方流沙。求水不得。北方層冰飛雪之類。則或往往有之。如五代史。言北方之極。魑魅龍蛇。白晝羣行。蓋地偏氣異。自然如此。不足怪也。

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榭。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文與二說不同。以春秋宣榭火考之。則榭有屋明矣。說文誤也。

卒章心字。舊蘇含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句楓字。却不叶。此不知楓有孚金。南有尼金。可韻。而誤以楓爲散句耳。心字但當如字。而以楓南二字叶之。乃得其讀。前亦多此例矣。

大招

蓋亦此例。但此篇注者。遂解爲赤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假爲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卜居

史記有滑稽傳。索隱云。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揚雄酒賦鴟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圜轉縱捨無窮之狀。此詞所用二字之意。當以顏說爲正。

漁父

衣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爲殷。古韻通也

九辯

悲秋。舊說取譬煩雜。皆失本意。

有美一人。注指懷王。非是。心不繹。注訓繹爲解。即當作釋。補訓抽絲。乃說爲繹字耳。又疑或是懌字喜悅意耳。

無伯樂之善相。今誰使乎譽之。譽一作訾。相度之義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訾爲是。但下句兩之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曉。故今且作譽。而四句皆以之字爲韻。

朱雀。雀一作榮。非是。蓋下與蒼龍爲對。皆爲飛行之物。不當作榮。王注亦自作雀。不知洪本何以作榮也。茇。茇音旆。蓋言朱雀飛揚。其翼茇茇然也。今一作芺。音於表反。乃隨榮字而誤解耳

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義。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魂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魂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沈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強陽所挾。以馳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揚子者。則皆以載爲哉。固失其指。而李軌解魄爲光。尤爲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爲朏。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爲。未望則魄爲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則明爲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爲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背。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爲自下而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爲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況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爲辯之。以爲覽者能因是以考焉。則或泝流求原之一助也。

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之詞。乃又借以爲死之美稱也。莊子作登假。

則一。顧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圜及既望矣。則以月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爲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爲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幷言人載魂魄

惜往日受命詔以昭時。時一作詩。說者便引國語楚教太子以詩爲說。殊無意謂。介子立枯事。補注以左傳爲据。而不之信。然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抱木之說。固未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

悲回風。施黃棘之枉策。補注据史記。楚懷王二十五年。入與秦盟于黃棘。其後爲秦所欺。卒以客死。今頃襄王。又信任姦回。將亡其國。故言己之所以假延日月。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其說雖有事證。然與此文理絕不相入。不若舊說之爲安也。

遠遊

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寤而求之。卽得傅說。遂以爲相。若使夢賚之夕應時卽生。則自襁褓之間。以及强立之歲。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令所出。日有萬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一語。又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今書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既得此夢。卽時搜訪。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也。余聞其言。心竊怪之。而不敢答。今讀此書洪注。所引莊子音義。已有傅說生無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已有及此者矣。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亦以是爲不易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昧陋。而見事獨遲。爲可笑已

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其立文之意。

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眞可爲慟哭而流涕也。

惜誦首章。非字誤爲作字。使兩章文意不明。中間善惡字。誤爲中情。使一章音韻不叶。今已正之。讀者可以無疑矣。

涉江。舊說取譬之詳。皆衍說也。

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爲秦所拔。而楚徙東郢。

抽思。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文理甚明。而王逸解獨樂爲毒藥。補注又引瞑眩之語以實之。必欲如此强爲之說。豈不可通。但別本如此。文自分明。不必强穿鑿耳。然今本皆出王逸。不知別本又何自而得此本語也。

孰不實而有穫。詳上文。實當作殖。然自王逸已解作空穗。則其誤久矣。穫一作獲。亦非也。

懷沙。改叶音已。按鄭注儀禮。釋用已曰爲自變改。則二字音義。固相近也。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諸本皆同。史記亦然。而王逸訓匹爲雙。補注云。俗字作疋。則其來久矣。但下句云。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於韻不叶。故嘗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併日夜而無正者。證之。知匹當作正。乃與下句音義皆叶。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時命之篇。則其詞有曰。懷瑤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正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又皆以榮逞成生爲韻。又與此同。然後斷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

到擊紂躬。叔且不嘉。王逸云。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未詳所據。

齊栢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裳衣兵車之辨。蓋鑿說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如公羊穀梁。故是戰國時人也。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嚴遑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

九章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雍容整暇。尙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戀嫪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爲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爲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瞀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冥漠之中。胸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

之怪妄。爲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訓詁爲尤疎。洪兼承二誤。而又兩失之。且謂屈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而作。三嬪又本此句一字之誤。其爲紕漏。又益甚矣。獨柳子貿嬪之對。似覺山海之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著之。是以其義雖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抵古書之誤。類多如此。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解后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狃於穿鑿。牽於援据。僅得一說而遽執之。便以爲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眞。而已誤之中。或復生誤。此邢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思之若不能得。則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　剝母背而生。補又引于寶言。黃初五年。汝南民妻生男。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以爲證。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啓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爲啓母化石事也。

該秉季德。王逸以爲湯能秉契之末德。而厥父契善之。以契爲湯父。固謬。柳又以爲卽左傳所云少皥氏之子該爲蓐收者。亦與有扈事不相關。唯洪氏以爲啓者近之。疑該卽啓字。轉寫之誤也。但終繫于有扈。牧夫牛羊。乃似謂啓爲有扈所繫。而牧夫牛羊者。不知又何說也。下章又云。有扈牧豎。亦不可曉。豈以少康嘗爲牧正而誤邪。大率此篇所問有扈羿浞事。或相混幷。蓋其傳聞之誤。當闕之耳。

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見山中人說。大蛇能呑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爲木卵。著藪中。蛇不知而呑之。遂絞而裂云。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洪引歸藏云。羿彈十日。補注引山海經注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然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而今俱見。乃爲妖怪。故羿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爲十日並出之說。注者既知其誤。又爲此說以彌縫之。而其誕益彰。然世人猶或信之。亦可怪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王逸以益失位。爲離蠥。固非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爲離蠥。文義粗通。然亦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啓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爲啓所殺。是則豈不敢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陰謀。爲啓之蠥。啓能憂之而遂殺益。爲能達其拘乎。然此事要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啓棘賓商四字。本是啓夢賓天。而世傳兩本。彼此互有得失。遂致紛紜。不復可曉。蓋作山海經者。所見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賓嬪相似。遂誤以賓爲嬪。而造爲啓上三嬪于天之說。以實其謬。王逸所傳之本。賓字幸得不誤。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壞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爲棘。以天爲商。而於注中。又以列陳宮商爲說。洪則既引三嬪以注騷經。而於此篇反据王本。而解爲急於賓禮商契。以今考之。凡此三家。均爲穿鑿。而以事理言之。則山海

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遷造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以一笑而揮之。故不必深與辯也。

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尤爲可笑。豈有度萬里之遠。而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覽者以爲己所親見而嘗實計之。而不知適所以章其譎而且謬也。柳對本意。似有意於破諸妄說。而於此章。反以西王母者實之。又何惑耶。

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而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注解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必然矣。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此一事耳。其詞本與招魂相表裏。王注得之。但失不引招魂爲證耳。而柳子不深考。乃引莊子南北二帝之名。以破其說。則既失其本指。而又使雄虺一句爲無所問。其失愈遠矣。補注雖知柳說之非。然亦不引招魂以訂其文義之缺。乃直以莊周寓言不足信者詆之。周之寓言。誠不足信。然豈不猶愈於康回燭龍之屬。乃信彼而疑此。何哉。一語之微。無所關於義理。而說者至三失之。而況其有深於是者耶。

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人者。卽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耳。

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禺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洪君晚居雲川。當得其實。

楚辭辯證卷下

天問

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亦甚矣。此王充之陋也。

顧菟在腹。此言兎在月中。則顧菟但爲兎之名號耳。而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菟耶。則顧當爲瞻顧之義。而非菟名。又莊辛曰。見菟而顧犬。亦因菟用顧字。而其取義又異。蓋不可曉。且兎與菟同。是一字。見於說文。而其形勢皆異。又不知其自何時始別異之也

補注。引山海經言。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鮌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瞻。皆用此說。其意甚明。又祝融顓帝之後死而爲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鮌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久矣。此山海經之妄也。後禹事中。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寘洪水。土不減耗。掘之益多。其言又與前事自相抵牾。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殛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抵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斬

楚辭辯證卷上終

雖若有理。但以噓吸之動者爲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雄與凌叶。今閩人有謂雄爲形者。正古之遺聲也。

北斗字。舊音斗爲主。以詩考之。行葦主醽斗者爲韻。卷阿厚主爲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爲耳。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汝之。其鑿如此。又云。河伯之居。沈沒水中。喩賢人之不得其所也。夫謂之河伯。則居於水中。固其所矣。而以爲失其所。則不知使之居於何處。乃爲得其所耶。此於上下文義。皆無所當。眞衍說也。

堂宮中。或云。當竝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中字今閩音正爲當字。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子爲公子椒者。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嘗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之則曰。韓詩天路幽險難追攀語。蓋祖此。審爾則韓子亦誤矣。

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据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

王逸以離居爲隱士。補注又以此爲屈原訴神之辭。皆失本旨。

王逸以乘龍沖天而愈思愁人。爲抗志高遠。而猶有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謂喩君舍己而不顧。意則是而語太迫也。

夫人兮自有美子。衆說未論辭之本旨得失如何。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如此讀書也。

咸池。或如字。下隔句與來字力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誤以爲日。故有息馬懸車之說。疑所引淮南子。反因此而生也。至於低佪而顧懷。則其義有不通矣。又必强爲之說。以爲思其故居。夫日之運行。初無停息。豈有故居之可思哉。此既明爲謬說。而推言之者。又以爲譏人君之迷而不復也。則其穿鑿愈甚矣。又解聲色娛人。爲言君有明德。百姓皆注其耳目。亦衍說。且必若此。則其下文緪瑟交鼓之云者。又誰爲主而見其來之蔽日耶。

聲色娛人。觀者忘歸。正爲主祭迎日之人。低佪顧懷。而見其下方所陳之樂。聲色之盛。如此耳。緪瑟交鼓。靈保賢姱。卽其事也。或疑但爲日出之時。聲光可愛。如朱丞相秀水錄所載。登州見日初出時海波皆赤。洶洶有聲者。亦恐未必然也。蓋審若此則當言其煇赫震動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爲言矣。聊記其說。以廣異聞。

女嬋媛。舊注以爲女須。似無關涉。但與騷經用字偶同耳。以思君爲直指懷王。則太迫。又不知其寄意於湘君。則使此一編之意。皆無所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爲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失題意。補注又因輕絕。而謂同姓無可絕之義。則尤乖於文義也。

石瀨飛龍一章。說者尤多舛謬。其曰他人交不忠。則相怨。我則雖不見信。而不以怨人。補注又云。臣忠於君。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間。此原陳己志於湘君也。不知前人如何讀書。而於其文義之曉然者。乃直乖戾如此。全無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我期共爲治。而後以讒言見弃。此乃得其本意。而亦失其詞命之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爲詳盡。而爲說者之謬爲尤多。以至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脈絡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玦捐袂爲求賢。而采杜若爲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

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若有君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爲賢人同志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爲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賓主彼我之辭。最爲難辨。舊說往往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

何壽夭兮在予。舊說人之壽夭皆其自取何在於我。已失文意。或又以爲喻人主當制生殺之柄。尤無意謂。

不可考。今姑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璆鏘鳴兮琳琅。注引禹貢。釋璆琳琅。皆爲玉名。恐其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獨以孔子世家環佩玉聲璆然。爲證。庶幾得其本意。

舊說以靈爲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得名。蓋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巫也。則此云姣服。義猶可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者。又何患其不留也耶。漢樂歌云。神安留。亦指巫而言耳。

若英。若卽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注以若爲杜若。則不成文理矣。

帝服。注爲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猋。說文從三犬。而釋爲羣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猋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火。蓋別一字也。此類皆當從三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爲。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爲此以自傷。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上無憂患。雲中君。舊說以爲事神已訖。復念懷王不明。而太息憂勞。補注又謂。以雲神喩君德。而懷王不能。故心以爲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編之大指。曲生碎義。以亂本文之正意。且其目君不亦太迫矣乎。

吾乘桂舟。吾蓋爲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爲屈原。則太迫。補注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喩賢臣。則又失其章旨矣。

王逸以求女爲求同志。已失本指。而五臣又讀女爲汝。則并其音而失之也。

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由爲比類。非也。

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

待與期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即其例也。

九歌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詞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爲三頌之屬。而論其詞。則反爲國風再變之鄭衞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愛慕無已之心。於此爲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爲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又或自爲賦爲比爲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者。昧於全體之爲比。故其疎者。以他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則并其篇中文義之曲折而失之。皆無復當日吟咏情性之本旨。蓋諸篇之失。此爲尤甚。今不得而不正也。又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爲陽數者。尤爲衍說。或疑猶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亦

皇郎謂百神。不必言天使也。

陞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謬說。

傳說。太公寗戚。皆巫咸語。補注以爲原語非也。

鶗鴂。顏師古以爲子規。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鵙。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時。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鴂鵙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

莫好修之害。二注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自修。皆非是。

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檝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

化與離協。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爲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服賦庚子日斜遷。史以斜爲施。此韻亦可考。

知晏。則鴆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爲讒賦。而屈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爲眞嘗使鴆媒。簡狄。而爲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鳳皇既受詒。舊以爲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爲己用鴆鳩。而彼使鳳皇。其勢不敢。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喩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

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爲博求衆賢。非是。

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阤無有已時。猶釋氏之言盡未來際也。

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臣爲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釋女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爲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率前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故一出一入得失不常。類多如此。幽昧眩曜二語。乃原自念之辭。以爲答靈氛者。亦非是。

楚人以重午插艾於要。豈其故俗耶。

補注以爲。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爲疑而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但謂擧世昏亂無適而可。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不知洪何所据而言。此亦求之太過也。

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已云。欲求賢君。蓋得屈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賢人與己同志。不知何所据而異其說也。

舊注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下女說詳見於九歌。可考也。

溘字。補注兩處。皆已解爲奄忽之義。至此遊春宮處。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爲矛盾至此。

虙妃一作宓妃。說文。虙房六反。虎行皃。宓美畢反。安也。集韻云。虙與伏同。虙犧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俗作密。非是。補注引顏之推說云。宓字本从虍。虙子賤卽伏犧之後。而其碑文說。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字伏虙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山而並轉爲密音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王逸以虙妃喩隱士。既非文義。又以蹇修爲伏羲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据也。又謂隱者不肯仕。不可與共事君。亦爲衍說。

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爲賴。則理固有賴音矣。

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也。

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此。又言求佚女。爲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是。

鴆及雄鳩。其取喩爲有意。其文可見。注於他說。亦欲援此爲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說。運日

梗槩。不復盡載而詳說也。

王逸以靈瑣爲楚王省閤。非文義也。

注以羲和爲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洲。注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故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時。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已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恥其謬誤。遂乃增飾傅會。必欲使之與經爲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爲此注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爲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

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爲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注曲爲之說。以月爲清白之臣。風爲號令之象。鸞鳳爲明智之士。而雷師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爲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爲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爲小人之象也耶。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己。蓋欲己與之同。旣不許之。遂使閽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爲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据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故今定離騷雲霓爲平聲。九章遠遊爲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

以徇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譬原不與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爲騷經。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据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修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爲補注。正當据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据此書。而傅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他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爲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爲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

循修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修繩墨。而解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

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爲君。又生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

此編所言。陳詞於舜。及上叩帝閽。歷訪神妃。及使鸞鳳飛騰鴆鳩爲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汎爲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二注類皆曲爲之說。反害文義。至於縣圃閶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略存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据也。

詠音卓。則當从豕。又許穢反。則當从喙耳。

洪氏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揚雄作反離騷。言恐重華之不纍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

舊注。以攘詬爲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說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

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行迷之義。亦然。

補注。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喩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爲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尙存。今存於此。

騷經女須之嬋媛。湘君女嬋媛兮。爲余大息。哀郢心嬋媛而傷懷。（三處王注皆云。猶牽引也。）悲回風忽傾寤以嬋媛。（王注云。心覺自傷。又痛惻也。）詳此二字。蓋顧戀留連之意。王注意近而語疎也。

補注曰。女須詈原之意。蓋欲其爲甯武之愚。而不欲其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爲上官靳尙。

美人。說竝見靈修條下。

椉一作乘。駝一作馳。憑一作憑。又作馮。草一作艸。又作卉。予一作余。菹一作葅。此類錯舉一二。
以見之。不能盡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喩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
小草喩至尊也。舊注云。人君被服芬香。故以名之。尤爲謬說。

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
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

離騷以靈修美人目君。蓋託爲男女之辭。而寓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修言其秀慧
而修飾。以婦悅夫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
又訓靈修爲神明遠見。釋美人爲服飾美好。失之遠矣。

索與妬叶。卽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人。皆以避唐諱爾。今當正之。

古音能孥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不必叶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爲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矣。復引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引黃魯直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不同。而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爲零陵香。而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

其辯當詳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爲客卿。客卿、戰國時官。爲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此事。亦無此官。況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爲尊稱。後遂因之。補注有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注因之爲說。援据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爲衍文矣。故今正之。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

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茝。夫唯捷徑以窘步。据字書。惟从心者思也。維从糸者繫也。皆語辭也。唯从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放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爲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詁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爲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而再釋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注既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删去。而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爲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云。

賈傅之詞。於西京爲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亦不可曉。故今拜錄以附焉。若揚雄。則尤刻意於楚學者。然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識之。當矣。舊錄既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別定爲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說於其後。蓋古今同異之說。皆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小定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爲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名家者。不應謬誤如此。然詞不別白。亦足以誤後人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爲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

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昭王時事。王逸誤以爲一事。洪氏正之。爲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喩。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修美人者得之。蓋卽詩所謂比也。若虙妃佚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

楚辭辯證卷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故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三月戊辰

目錄

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寔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据。更當博考之耳。

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爲第二。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爲舊本篇第混幷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强爲呻吟者。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帙也。

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天淸則雲霓除。日月星辰昭。君明下理。賢愚得所也。斥蜥蜴兮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蜥蜴喩小人。龜龍喩君子。璇璣玉衡以喩君能任賢。斥去小人。以自輔翼也。配稷契兮恢唐功。配匹也。恢大。唐堯也。稷契堯佐也。言遇明君則當與稷契恢大堯舜之善也。嗟英俊兮未爲雙。雙匹也。

楚辭後語卷第六終

焉陳誠兮効忠。攄羽翮兮超俗。（無所効其忠誠。故翻飛而去也。）遊陶遨兮養神。（陶遨心無所繫。）乘六蛟兮蜿蟬。（蜿蟬群蛟之形也。龍無角曰蛟。）遂馳騁兮陞雲。揚彗光兮爲旗。秉電策兮爲鞭。（復欲升天求仙人也。）朝晨發兮鄢郢。（鄢郢楚都也。）食時至兮增泉。（增泉天漢也。）繞曲阿兮北次。（次舍也。）造我車兮南端。（復適南方也。）謁玄黃兮納贄。（玄黃中央之帝也。）崇忠貞兮彌堅。（雖遙蕩天際之間、不失其忠誠也。）歷九宮兮徧觀。（九宮天之宮也。）睹祕藏兮寶珍。就傅說兮騎龍。（傅說殷王武丁之賢相也。死補辰宿。）與織女兮合婚。舉天罼兮掩邪。（罼宿名也。罼有四姦名。故欲以掩取邪佞之人也。）彀天弧兮射姦。（弧亦星名也。弧矢弓弩。故欲以射姦人也。）隨眞人兮翺翔。（眞人仙人也。）食元氣兮長存。（元氣天氣也。）望太微兮穆穆。（太微天之中宮。穆穆和順也。）睨三階兮炳分。（太微之階。）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勳。（當與衆仙共輔天帝成化而建功也。）目瞥瞥兮西沒。道遐迥兮阻歎。志稸積兮未通。悵敞罔兮自憐。（言陞仙之事迫而不通。故使志不展而自傷也。）

守志

生ハ助辭ナリ、太痩生、作麼生ナドノ生ニ同ジ。

兮子胥。仰憐比干。投劍兮脫冕。龍屈兮蜿蟤。蜿蟤自迫促貌。潛藏兮山澤。匍匐兮叢攢。叢攢羅布也。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沄沄。沄沄沸流貌。黿鼉兮欣欣。鱣鮎兮延延。群行兮上下。騈羅兮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兮煢煢。煢煢獨行貌。冬夜兮陶陶。陶陶長貌。雨雪兮冥冥。神光兮熲熲。鬼火兮熒熒。熒熒神光山川之精。能爲光者也。熒熒小火也。脩德兮困控。將誰困控。言無引己也。愁不聊兮遑生。遑暇也。憂紆兮鬱鬱。惡所兮寫情。

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玉巒崐崙山也。山脊曰巒。逍遙須臾也。覽高岡兮嶢嶢。山嶺曰岡。嶢嶢特高也。桂樹列兮紛敷。崑崙山多桂樹。紛錯敷衍也。吐紫華兮布條。桂華紫色。布數條枝。實孔鸞兮所居。孔鸞大鳥也。今其集兮惟鴞。鴞小鳥也。以言名山宜神鳥處之。猶朝廷宜賢者居位。而今惟小人。故云鴞萃之也。烏鵲驚兮啞啞。神鳥至則衆鳥集從。今反鴞往處之。故驚而鳴也。余顧瞻兮怊怊。怊怊四遠貌。彼日月兮闇昧。日月無光。雲霧之所蔽。人君昏亂佞邪之所惑。障覆天兮祲氛。祲惡氣貌。伊我后兮不聰。后君也。

一兮玉臺。使素女兮鼓簧。太一天帝所在。以玉爲臺也。乘戈龢兮謳謠。乘戈仙人也。和素女而歌也。聲噭誂兮清和。噭誂清暢貌。音晏衍兮要婬。要婬舞容也。咸欣欣兮酣樂。余眷眷兮獨悲。言天神衆舞皆喜樂獨己懷悲哀也。顧章華兮太息。章華楚臺名也。太息憂意也。志戀戀兮依依。

傷時

昊天兮清涼。秋天爲昊天。秋節至。故清且涼也。玄氣兮高朗。秋冬陽氣升。故高朗也。北風兮潦烈。寒節至也。草木兮蒼唐。始凋也。蛜蚗兮噍噍。促寒將蟄。故噍噍鳴。蝍蛆兮穰穰。將變貌。歲忽忽兮惟暮。暮末也。余感時兮悽愴。感時以悲思也。傷俗兮泥濁。矇蔽兮不章。寶彼兮沙礫。捐此兮夜光。夜光明珠也。椒瑛兮涅汙。葈耳兮充房。葈耳惡草名也。充房侍近君也。攝衣兮緩帶。操我兮墨陽。墨陽劍名。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四裔謂之四荒。下堂兮見蠆。蠆土螽也。喻佞人欲害賢。如蠆之有螫毒。出門兮觸螽。巷有兮蚰蜒。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賊。心爲兮切傷。俛念

草萌兮華榮。堇荼茂兮敷疏。　堇薊荼。苦菜也。　蘮芷彫兮瑩嫇。　蘮杜蘅。芷若芷。皆香草。

愍貞良兮遇害。將夭折兮碎糜。時混混兮澆饡。　饡餐也。混混濁也。言如饡澆之亂也。

哀當世兮莫知。覽往昔兮俊彥。亦詘辱兮係纍。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遭桓繆兮識舉。　管管仲。百百里奚也。管仲爲魯所囚。齊桓釋而任之。百里奚爲晉徒役。秦繆以五羖之皮贖之爲相也。　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自慰。　以古賢者皆然。緩己憂也。　玩琴書兮遊戲。

迫中國兮迮陿。　無所用志。故云窄陿。　吾欲之兮九夷。　子欲居九夷。疾時之言也。　超五嶺兮嵯峨。　超越也。將之九夷。先歷五嶺之山。言艱難也。　觀浮石兮崔嵬。　東海有浮石之山。崔嵬山形也。　陟丹山兮炎野。　復之南方。丹山炎野皆在南方。　屯余車兮黃支。就祝融兮稽疑。　黃支南極國也。祝融赤帝之神。稽合所以折謀求安己之處也。　嘉己行兮無爲。　嘉善也。言祝融善己之處。　乃囘朅兮北逝。　復旋至北方也。　遇神嬬兮宴娭。　嬬北方之神名也。言遇神宴而待之也。　欲靜居兮自娛。　言己遇神而宴樂。亦欲安居自娛也。　心愁慼兮不能。放余轡兮策駟。　復欲去也。　忽風騰兮雲浮。蹠飛杭兮越海。從安期兮蓬萊。　蓬萊海中山名也。安期生仙人名也。言欲往求仙也。　緣天梯兮北上。登太

兮困厄。仲尼聖人。而厄於陳蔡也。鄒衍兮幽囚。鄒衍賢人。而爲佞邪所攝。齊遂執之。伊余兮念茲。伊惟也。茲此也。奔遁兮隱居。欲避世也。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鵙。右睹兮呼梟。鵙伯勞也。山有猴猿。谷有虺蛇。左右衆鳥。聞無人民。所以愁懼也。惶悸兮失氣。悸懼也。失氣。晻然而將絕。踊躍兮距跳。以泄憤懣也。便旋兮中原。仰天兮增歎。菅蒯兮壄莽。雚葦兮千眠。鹿蹊兮躖躖。貒貉兮蟫蟫。蟫蟫相隨之貌。鶡鷦兮軒軒。軒軒將止之貌。鶉鵪兮甄甄。甄甄小鳥飛貌。哀我兮寡獨。靡有兮匹倫。齊偶也。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黃昏。意且欲遲望。又促暮。當棲宿也。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青冥太清也。鶬鶊兮喈喈。鶬鶊鸝黃也。喈喈鳴之和也。山鵲兮嚶嚶。嚶嚶鳴之清也。鴻鸕兮振翅。雁之大者曰鴻。鸕鷀。振翅將飛也。歸鴈兮于征。征行也。言將去。吾志兮覺悟。懷我兮聖京。垂屣兮將起。跓竢兮須明。

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昊天夏天也。昭明也。靈神也。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龢煖。百

羣小兮謑詬。謑恥辱垢陋之言也。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所處。終無所舒情。故欲乘雲升就日處矣。昭明日暉也。躡天衢兮長驅。踵九陽兮戲蕩。衢路也。九陽日出處。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兮河鼓。河鼓牽牛別名。霄霓紛兮晻翳。參辰回兮顚倒。參辰皆宿名。夜分而易次。故顚倒失路也。逢流星兮問路。顧指我兮從左。流星發所從也。徑娵觜兮直馳。御者迷兮失軌。遂踢達兮邪造。流星雖甚。猶不得道。踢達誤過也。與日月兮殊道。志閼絶兮安如。志望已訖。不知所之。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階兮下視。見鄢郢兮舊宇。鄢郢楚都也。言上天所求不得。意欲還下視。見舊居也。意逍遙兮欲歸。衆穢盛兮杳杳。衆穢喩佞人。言將復害己。思哽饐兮詰詘。涕流瀾兮如雨。還爲衆僞所害。故悲泣也。

遭厄

嗟嗟兮悲夫。傷時昏惑。殽亂兮紛挐。君任佞巧。競疾忠信。交亂紛挐也。第絲兮同綵。不別好惡。冠屨兮共絇。上下無別。督萬兮侍宴。華督宋萬。二人宋大夫。皆弑其君者也。周邵兮負芻。周公邵公。言楚君使忠賢如周邵者負芻。反以督萬之人侍宴。白龍兮見䠶。白龍川神。靈龜兮執拘。靈龜天瑞。仲尼

霜雪兮漼溰。積聚貌。冰凍兮洛澤。洛竭也。寒而水澤竭。成冰。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無所停止也。庇廕兮枯樹。匍匐兮巖石。穴可居者。踡跼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踡跼傴僂也。年齒盡兮命迫促。魁壘擠摧兮常困辱。魁壘促迫也。擠摧折屈也。含憂強老兮愁無樂。愁早老曰強也。鬚髮薴顇兮顠鬢白。薴亂也。顠雜白也。思靈澤兮一膏沐。靈澤天之膏潤也。蓋喩德政也。懷蘭英兮把瓊若。英華。瓊若食也。待天明兮立躑躅。言懷蘭把若。無所施之。欲待明君。未知其時。故屏營躑躅。雲濛濛兮電儵爍。儵爍疾也。闇多而明少也。孤鶵驚兮鳴响响。思怫鬱兮肝切剡。忿悁悒兮孰訴告。

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子男子之通稱也。沈玉躬兮湘汨。賢者質美。故以比玉。湘汨皆水名。何楚國兮難化。言楚國君臣之亂。不可曉喩也。迄于今兮不易。政教荒阻不可變也。士莫志兮羔裘。言政穢則士貪鄙。無有素絲之志。皎潔之行也。競佞諛兮讒閲閲。閲閲不相聽。指正義兮爲曲。訿璧玉兮爲石。鴟鵰遊兮華屋。鵕鸃棲兮柴蔟。起奮迅兮奔走。違

崑崙。取駿馬而絆之。騄駿馬名。從卬遨兮棲遲。卬獸名。遨遊也。馬騄從卬而棲遲顧望也。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饑。玉液瓊蘂之精氣。芝神草。渴嚥玉精。饑食芝華。欲僊去也。居嵺廓兮尠疇。嵺廓空洞而無人也。尠少也。疇匹也。言獨行而抱影也。遠梁昌兮幾迷。梁昌陷據失所也。迷惑欲還也。望江漢兮濩渃。濩渃大貌也。還見江漢水大也。心緊絭兮傷懷。緊絭糾繚也。望舊土而心感傷也。時朏朏兮且旦。日月始出。光明未盛爲朏。塵漠漠兮未晞。漠漠合也。晞消也。朝陽未開。霧氣尚盛也。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疾世

哀世兮睩睩。睩睩視貌。賢人不用。小人持勢也。諓諓兮嗌喔。諓諓竊言。嗌喔容媚之聲。衆多兮阿媚。阿曲也。骫靡兮成俗。骫靡面柔也。貪枉兮黨比。貞良兮煢獨。詩云獨行煢煢。鵠竄兮枳棘。鵜集兮帷幄。木帳曰帷。言大人處卑賤。小人在尊位也。蘮蘂兮靑葱。蘮蘂草名。靑葱見養有光色也。槀本兮萎落。槀本香草也。喻賢愚易所。覩斯兮僞惑。惑思也。心爲兮隔錯。隔錯失其性也。逡巡兮圃藪。叢林曰藪。率彼兮畛陌。田間道曰畛陌。塍分界也。川谷兮淵淵。深貌。山峊兮硌硌。硌硌長而多有貌也。叢林兮崟崟。崟崟衆饒貌。林榛兮岳岳。岳岳衆木植也。

嗟此國兮無良。此國楚國也。言君臣無善。皆凶愚也。媒女詘兮謰謱。謰謱不正貌。鴳雀列兮讙譁。鴳雀小鳥。以喩小人列位。言小人在位患失之。競爲佞諂聲呶呶也。鴝鵒鳴兮聒余。鴝鵒鴳雀類也。多聲亂耳爲聒。抱昭華兮寶璋。昭華玉名。欲衒鬻兮莫取。行賣曰衒。鬻賣也。言己竭忠信以事君。而不見用。猶抱此昭華寶璋衒賣之。璋玉名。言逝邁兮北徂。已不見用欲遠去也。叫我友兮配耦。叫急呼也。言此國無良人。庶北行遇賢友。而以自耦也。日陰曀兮未光。北方多陰。闃睄窕兮靡睹。闃窺也。睄窕幽冥也。紛載驅兮高馳。適北無所遇。故欲馳而去。將諮詢兮皇羲。羲伏羲。伏羲稱皇也。諮問詢謀。所以安己也。遵河皐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乖。所志不遇。無所用其志也。濿滄海兮東遊。沐盥浴兮天池。天地則滄海也。訪太昊兮道要。大昊東方青帝也。將問天道之要務。云靡貴兮仁義。太昊答惟仁善爲上。志欣樂兮反征。就周文兮邠岐。聞惟仁義。故欣喜復之西方。就文王也。邠岐周本國。秉玉英兮結誓。願與文王約信。以玉英爲贄幣也。日欲暮兮心悲。日暮而歲邁。年將老。悲不見進用也。惟天祿兮不再。福不再至。年歲一過則終訖也。背我信兮自違。若背忠信以趨時俗。則違本心。故不忍爲。踰隴堆兮渡漠。隴堆山名。漠沙漠也。過桂車兮合黎。桂車合黎皆西方山之名。赴崑山兮馵騄。崑山崑崙也。言渡隴堆。適桂車合黎。乃至

鈕樞。鈕樞所以校玉斗。玉斗既喪。將失其鈕樞。言放賢者逐去之也。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熬亦煎也。憂無已也。集蔂兮九旬。紂爲長夜之飲。而不聽政。退顧兮彭務。彭彭咸。務務光。皆古介士。耻受汙辱。自投於水而死也。擬斯兮二蹤。擬則也。蹤跡也。言願效此二賢之迹。當亦自沈。未知兮所投。謠吟兮中壄。未得所死。且彷徨也。上察兮璇璣。大火兮西睨。攝提兮運低。璇璣天中故先察之。大火西流。攝提運下。夜分之候。愁思不寐。視星辰。以解戚者也。雷霆兮硠磕。雷聲貌。雹霰兮霏霏。霏霏集貌。奔電兮光晃。涼風兮愴悽。獨處愁思不寐。見雹電涼風之至。益憂多也。鳥獸兮驚駭。相從兮宿棲。言鳥獸驚惶。尚相從就傷。己單獨。心用悲也。鴛鴦兮噰噰。和鳴貌也。狐狸兮嶽嶽。相隨貌。哀吾兮介特。介特獨也。獨處兮罔依。罔無也。螻蛄兮鳴東。蟊蠽兮號西。蛓緣兮我裳。蠋入兮我懷。蟲豸兮夾余。惆悵兮自悲。言己獨處山野。與衆蟲爲伍。心悲感也。佇立兮忉怛。佇停也。心結縎兮折摧。

怨上

周徘徊兮漢渚。言居山中愁憒。復之漢水之涯。庶欲以釋思念也。求水神兮靈女。冀得水中神女。以慰思念。

隅。隅旁也。言衆佞辯爭常在我傍也。雲霧會兮日冥晦。衆僞蔽君如雲霧之隱日。使不可得見也。飄風起兮揚塵埃。回風爲飄。以喩小人造設姦僞賊害仁賢。爲君垢穢。如回風之起塵埃也。走鬯党兮作東西。動觸諂毀。東西趣走。欲竄伏兮其焉如。無所逃難。念靈閨兮奧重深。靈謂懷王。閨閣也。言欲訴論。輙爲群邪所逆。不能得通達。輙顧遏節兮隔無由。望舊邦兮路委隨。委隨迂遠也。近而障隔。則與迂遠同也。憂心悄兮志勤劬。悄猶慘也。劬勞也。冤焭焭兮不遑寐。目眩眩兮寤終朝。眩眩視貌也。終朝自旦及夕。言通夜不能瞑也。

逢尤

令尹兮謷謷。令尹楚官。掌政者也。謷謷不聽話言而妄語也。群司兮譨譨。羣司衆僚。譨譨猶𢜝也。言皆競於佞也。哀哉兮淈淈。淈淈一國並亂也。上下兮同流。君臣俱愚。意無別也。菽藟兮蔓衍。菽藟小草也。蔓衍廣延也。芳藭兮挫枯。藭香草名也。挫枯棄不用也。朱紫兮雜亂。曾莫兮別諸。君不識賢。使紫奪朱。世無別知之者。倚此兮巖穴。退遁逃也。永思兮窈悠。長守忠信。念無違而塗悠遠也。嗟懷兮眩惑。懷懷王也。爲衆佞所欺矚。目盡迷瞀。用志兮不昭。獨行忠信。無明己者。將喪兮玉斗。遺失兮

悲兮愁哀兮憂。〔傷不遇也。〕天生我兮當闇時。〔君不明也。〕被諑譖兮虛獲尤。〔爲佞人所傷害也。諑毀。尤過也。〕心煩憒兮意無聊。〔愁君迷蔽忿姦與也。憒亂也。聊樂也。〕嚴載駕兮出戲遊。〔將以釋憂憒也。〕周八極兮歷九州。〔求賢君也。〕求軒轅兮索重華。〔覬遇如黃帝堯舜之聖明者也。〕世既卓兮遠眇眇。〔去前聖遠。然不可得也。卓遠也。〕握佩玖兮中路躇。〔懷寶不舒。悵仿偟也。〕羨皋繇兮建典謨。〔樂古賢臣遇明君也。〕懿風后兮受瑞圖。〔懿深也。屈原之喩也。風后黃帝師。受天瑞者也。〕愍余命兮遭六極。委玉質兮於泥塗。〔見放逐汙辱。若陷泥塗中也。〕遽傽遑兮驅林澤。步屛營兮行丘阿。〔憂憒不知所爲。徒經營奔走也。〕車軏折兮馬虺頽。〔驅馳不能寧定。車弊而馬病也。〕憃悵立兮涕滂沱。〔憂悴而涕流也。〕思丁文兮聖明哲。〔丁當也。文文王也。心志不明。願遇文王時也。〕哀平差兮迷謬愚。〔平楚平王。差吳王夫差也。平王殺忠臣伍奢。奢子員仕吳以破楚。夫差不用子胥。而爲越所滅也。〕呂傅擧兮殷周興。〔呂呂望。傅傅說。兩賢擧用。而二代以興盛也。〕忌嚭專兮郢吳虛。〔忌楚大夫費無忌。嚭吳大夫宰嚭。虛空也。忌嚭佞僞惑其君。而敗二國。空虛。郢楚都也。〕仰長歎兮氣䬪結。〔仰將訴天。䬪結也。〕悒殟絕兮活復蘇。〔憤忿晻絕徐乃蘇也。〕虎兕爭兮於廷中。〔廷朝廷也。虎兕惡獸以喩姦臣。〕豺狼鬭兮我

淫也。

鍾牙已死。誰爲聲兮。鍾鍾子期。牙伯牙。言二子曉音。今皆已死。無知音者。誰爲作善聲也。以言君不曉忠信。亦不可爲竭謀盡誠也。纖阿不遇焉。舒情兮。纖阿古善御者。言纖阿不執轡而御。則馬不爲盡其力。言君不任賢者。賢者亦不盡其節。曾哀悽欷。心離離兮。離離剝裂貌。還顧高丘。泣如灑兮。言已不遭明君。無御用者。重自哀傷。悽愴累息。心爲剝裂。顧視楚國。悲感泣下。如以水灑地也。

思古

王 九思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爲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志。則皆列於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說。故聊訓誼焉。

背三皇五帝之常典。絕去洪範之法紀。任意妄爲。故失道也。

播規榘以背度兮。播弃也。**錯權衡而任意。**錯置也。衡稱也。所以銓物輕重也。言君弃先王之法度而不奉循。猶置衡稱不以量物。更任其意而商輕重。必失道違人情也。

操繩墨而放弃兮。傾容幸而侍側。側旁也。言賢者執持法度而見放弃。傾頭容身讒諛之人。反得親近侍於旁側也。

甘棠枯於豐草兮。甘棠杜也。詩云。蔽芾甘棠。**藜棘樹於中庭。**堂下謂之庭。言甘棠香美之木。枯於艸中而不見御。反種蒺藜棘刺之木。滿於中庭。以言遠仁賢近讒賊也。

西施斥於北宮兮。仳倠倚於彌楹。西施美女也。仳倠醜女也。彌猶徧也。楹柱也。言西施美好弃於後宮。不見進御。仳倠醜女。反倚立徧兩楹之間。侍左右也。

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烏獲多力士也。燕公邵公也。封於燕。故曰燕公也。養馬曰圉。言與多力烏獲同車驂乘。令仁賢邵公執役養馬。失其宜者也。

蒯聵登於清府兮。咎繇棄於壄外。蒯聵衞靈公太子也。不順其親。欲害其後母。清府猶清廟也。言使蒯聵無義之人。登於清廟而執綱紀。放棄聖人咎繇於外野。政必亂身危殆也。

蓋見兹以永歎兮。欲登階而狐疑。言已見君親愛惡人。斥逐忠良。誠欲進身登階。竭盡謀慮。意中狐疑。恐遇患害也。

乘白水而高騖兮。因徙弛而長詞。言已恐登階被害。欲乘白水。高馳而遠遊。遂清潔之志。因徙弛却退而長訣也。

歎曰。倘佯壚阪沼水深兮。倘佯山名也。壚黃黑色土也。沼池也。詩云。王在靈沼。言倘佯之山。其阪土玄黃。其下有池水。深而且清。宜以避世而長隱身也。

容與漢渚涕淫淫兮。漢水名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言己將欲避世遊戲漢水之岸。心中哀悲不能去。涕流淫

躬劬勞而瘏悴。劬亦勞也。詩云、劬勞于野。瘏病也。詩云、我馬瘏矣。言己履涉風霜。頭髮解亂。而身罷病也。寃佂佂而南行兮。佂佂惶遽之貌。泣霑襟而濡袂。袂袖也。言己中心憂戚。用志不安。魂魄佂佂惶遽南行。悲戚感發。涕泣交下。霑衣襟也。心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閉口爲噤也。言己愁思。心中牽引而痛。無所告語。閉我之口。不知所言。衆皆佞僞。無可與謀也。違郢都之舊閭兮。閭里也。回湘沅而遠遷。言己放逐去我郢都故閭。回於湘沅之水。而遠移徙失其所之也。念余邦之橫陷兮。宗鬼神之無次。同姓爲宗。次第也。言我思念楚國任用讒佞。將橫陷危殆。己之宗族。先祖鬼神。失其次第。而不見祀也。閔先嗣之中絕兮。嗣繼也。心惶惑而自悲。言己傷念先祖。乃從屈瑕建立基功。子孫世世。承而繼之。至於己身而當中絕。心爲惶惑。內自悲哀也。聊浮遊於山陿兮。陿山側也。步周流於江畔。畔界也。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倘佯而氾觀。氾博也。言己憂愁不能寧處。出升山側。遊戲博觀。臨水長嘯。思念楚國。而無解已也。興離騷之微文兮。冀靈修之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軌於初古。軌車轍也。中庸曰、車同軌。言己雖見放逐。猶興離騷之文。以諷諫其君。冀其心一寤。有命還己。己復得乘車。周行楚國。修古始之轍跡也。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言己後或歸郢。其路長遠誠難遷徙。然我心中想念於君。不能已也。背三五之典刑兮。典常也。刑法也。絕洪範之辟紀。洪範尙書篇名。箕子所爲武王陳五行之道也。言君施行

歎曰。嘉皇既歿終不返兮。嘉美也皇君也。以言懷王不用我謀。以歿於秦。遂死而不歸。終無遺命。使己得還也。山中幽險郢路遠兮。言己被放在此山中深險之地。去我郢道甚遼而遠也。讒人譖譖孰可愬兮。譖譖讒言貌也。尙書曰。譖譖靖言。言讒人譖譖承順於君。不可告以忠直之意也。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言己放逐遠行。憂愁無極。衆皆佞諛。不可與語忠信也。行唫累欷聲喟喟兮。欷歎貌。喟歎聲也。懷憂含戚何侘傺兮。言己常歌唫。增歎累息。懷憂含戚。悵然侘傺而失意也。

愍命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嶄巖兮。阜杳杳以蔽日。言己放在草野。處於深林冥冥之中。山阜高峻。樹木蔽日。望之無人。但見鳥獸也。悲余心之悁悁兮。目眇眇而遺泣。遺墮也。言己居於山林。心中愁思。目視眇眇。而泣下墮也。風騷屑以搖木兮。騷屑風聲貌。雲吸吸以湫戾。吸吸雲動貌也。湫戾猶卷戾也。言己心既憂悲。又見疾風動搖草木。其聲騷屑。浮雲吸吸卷戾而相隨。重愁思也。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倥傯猶困苦也。言悲念我之生遭遇亂世。心無歡樂之時。身常困苦於山陸之中也。旦徘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言己旦起徘徊。行於長阪之上。夕暮獨宿山谷之間。憂且懼也。髮披披以鬤鬤兮。披披鬤鬤解亂貌。

兮。莞符離也。芎芎窮也。皆香草也。瓟瓥蠹於筐簏。瓟瓠也。瓥瓢也。方爲筐。圓爲簏。言弃符離芎窮於草澤之中。藏枯匏之瓢於筐簏。令之腐蠹。言愛小人憎君子也。或曰蠹囊。麒麟奔於九皐兮。麒麟仁獸也。君有德則至。無德則去也。熊羆群而逸囿。熊羆猛獸以喻貪殘也。囿苑也。言麒麟犇竄於九皐之中。熊羆逸踊於君之苑也。以言斥遠仁德之士。而養貪殘之人也。折芳枝與瓊華兮。樹枳棘與薪柴。小棗爲棘。枯枝爲柴。掘荃蕙與射干兮。射干香草。耘藜藿與蘘荷。耘耨耔也。詩云。千耦其耘。蘘荷蓴菹也。藿豆葉也。言折弃芳草與玉華。列種柴棘。掘拔射干。而耨耘藜藿。失其所珍也。以言賤弃君子。而育養小人也。惜今世其何殊兮。遠近思而不同。言己哀惜今世之人。賢愚異性。其思慮或遠或近。智謀不同也。或沈淪其無所達兮。或清激其無所通。淪沒也。清明也。激感也。言或有耳目沈沒。無所照見。或有欲感激行於清明。亦復不能通達分別其藏否者也。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言哀我之生。不當昭明之世。舉賢之時。獨蒙苦毒。而遇皐過也。雖謇謇以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言已雖竭忠謇謇。以重達其志。君心乃乖差。而不與我同。故遂屏弃。而不見用也。誠惜芳之非非兮。反以茲爲腐兮。腐臭也。言已自惜被服芳香。非非而盛。君反以此爲腐臭不可用也。懷椒聊之蔎蔎兮。在袖曰懷。椒聊香荳也。詩曰椒聊且。蔎蔎香貌。乃逢紛以罹詬。言已懷持椒聊。其香蔎蔎。循行清潔。動有節度。而逢亂世。遂爲讒佞所害。而見耻辱也。

反表以爲裏兮。顛裳以爲衣。顛倒也。言今世之君。迷惑讒佞。反表。以爲裏。倒裳以爲衣。而不能知也。戚宋萬於兩楹兮。宋萬宋閔公之臣也。與閔公博爭道。以手搏之。絕其脰。戚親也。楹柱也兩楹之閒。戶牖之前。尊者所處也。廢周邵於遐夷。不用曰廢周周公旦也。邵邵公奭也。遐遠也。言君反親愛篡逆之臣。若宋萬者。置於兩楹之閒。與謀政事。廢弃仁賢若周公邵公者。放於遠夷之外。而不近也。却騏驥以轉運兮。却退也。轉移也。騰驢贏以馳逐。騰乘也。言退却騏驥。以轉物徙重車。乘驚頓驢贏。反以奔走。馳逐急疾。失其性也。以言役使賢者。令之負擔。進用頑愚。以任政職。亦失其志也。蔡女黜而出帷兮。蔡女蔡國賢女也。黜貶也。戎婦入而綵繡服。戎戎狄也。言蔡女美好。反見貶黜。而去離帷幄。戎狄醜婦。反入椒房。被五綵繡衣。夫人之服也。慶忌囚於阱室兮。慶忌吳之公子。勇而有力阱深陷也。陳不占戰而赴圍。陳不占齊臣。有義而怯。聞其君戰。將赴之。飯則失匕輿則失軾。既至聞鐘鼓之聲。因怖而死。言乃囚勇猛之士若吳慶忌於阱陷之中。使陳不占赴圍而戰。軍必敗也。以言君用臣顛倒失其人也。破伯牙之號鐘兮。號鐘琴名。挾人箏而彈緯。挾持也。箏小琴也。緯張絃也。言乃破伯牙號鐘所鼓之鳴琴。反持凡人小箏。急張其絃而彈之也。以世憎惡大賢之言。親信小人之語也。藏瑉石於金匱兮。瑉石次玉者。匱匣也。捐赤瑾於中庭。赤瑾美玉也。言乃藏瑉石。置於金匱。反弃美玉於中庭。言不知別於善惡也。言人而不別玉石。則不知忠佞之明分也。韓信蒙於介冑兮。韓信漢名將也。介鎧也。冑兜鍪也。行夫將而攻城。言漢使韓信猛將。被鎧兜鍪。守於屯陳。藏其智謀。令在行伍。怯夫反爲將軍而攻城。必失利而無功也。莞芎棄於澤洲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言昔我美父伯庸。體有嘉善之德。喜升進賢能。信愛仁智。以為行也。情純潔而罔薉兮。姿盛質而無愆。言己愛先人美烈。情性純厚。志意潔白。身無瑕穢。姿質茂盛。行無過失也。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便利也。嬖愛也。以言君如使己為政。則放遠巧佞諂諛之人。斥逐讒夫與便利嬖愛之臣而去之也。親忠正之悃誠兮。悃厚也。招貞良與明智。言己如得秉執國政。則使君親任忠正之士。招致幽隱明智之人。令與衆職也。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溶溶廣大貌。情澹澹其若淵。澹澹不動貌也。言己之心。智謀溶溶。廣大如川。不可度量。情意深奧。澹澹若淵。不可妄動。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言己執志淵靜。回邪之言。淫辟之人。不能自入於己。誠願執藏此行。以承事君。心終不移也。逐下袟於後堂兮。下袟謂妾御也。迎宓妃於伊雒。宓妃神女。蓋伊雒水之精也。言己願令君推逐妾御出之。勿令亂政。迎宓妃賢女於伊雒之水。以配於君。則化行也。刜讒賊於中廇兮。刜去也。中廇堂中央也。選呂管於榛薄。呂呂尚也。管管仲也。言己欲為君所去讒賊之臣於堂廇之中。選進呂尚管仲之徒。以為輔佐。則邦國安寧也。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畔界也。言己欲舉士。必先於叢林側陋之中。使無怨恨。令江河之界。無隱佚之夫。賢人盡升。道可興也。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三苗堯之佞臣也。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伊皐之倫以充廬。伊伊尹也。皐皐陶也。充滿也。言放逐佞諛之徒。若三苗者。竄之四裔。進用伊尹皐陶之徒。使滿國廬。則讒邪道塞者也。今

激楚。言世人愚惑、惡虞舜簫韶之樂、反好俗人淫泆激楚之音也。猶言惡典謨中正之言、而好諂諛之說也。潛周鼎於江淮兮。爨土鬵於中宇。爨炊竈也。詩曰、執爨踖踖。鬵釜也。詩云、溉之釜鬵。言乃藏九鼎於江淮之中、反炊土釜於堂宇之上。猶言弃賢智、近愚頑者也。且人心之有舊兮。而不可保長。言賢人君子、其心所志自有舊故。執守信義、不可長保而行之也。邅彼南道兮。以征夫宵行。言已放流、轉彼江南之道、晨夜而行、身勤苦也。思念郢路兮。還顧睠睠。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漣漣流貌也。詩曰、泣涕漣漣。言已思念楚郢之路、冀得復歸還、顧睠眄視、心中悲感、涕泣交會、漣漣而流也。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言己登於高山、長望楚國、則心中悲思而結毒也。菀彼青青泣如頽兮。菀盛貌也。詩云、有菀者柳。言已觀彼山澤、草木莫不茂盛、青青而生、己獨放弃、身將萎枯。故自傷悲、涕泣俱下也。留思北顧涕漸漸兮。言己所以留精思、常北顧而視郢都、想見鄉邑、思念君也。故涕漸漸而下也。折銳摧矜凝氾濫兮。摧挫也。矜嚴也。凝止也。氾濫猶沈浮也。言已欲折我精銳之志、挫我矜嚴忠直之心、止與俗人更相沈浮、而意不能也。念我煢煢魂誰求兮。言已自念、煢煢東西、魂魄惶遽、而求忠直之士、欲與事君、亦誰乎。此不能沈浮之道也。僕夫慌悴散若流兮。慌亡也。言已欲求賢人、而未遭遇、僕御之人、感懷愁悴、欲散亡而去、若水之流、不可復還也。

憂苦

因三鳥飛。寄善言以遺其君。去又急疾而不可得。心爲結恨也。

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言己欲徙意改操。隨俗佞僞。中心亂結。未能離於忠信也。

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而含哀。言己外雖彷徨於山野之中。以遊戲。隨俗佞僞。然心中常惻隱。含悲而念君。心亂結而憂哀也。

聊須史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言己且欲須臾忘憂思。中心漸漸錯亂。意不能已也。

願假簧以舒憂兮。笙中有舌曰簧。詩云。吹笙鼓簧。志紆鬱其難釋。紆屈也。鬱愁也。言己欲假笙簧。吹以舒憂。意中紆鬱。誠難解釋也。

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殫盡也。言己憂愁不解。乃歎唫離騷之經。以揚己志。尚未盡九章之篇。而愁思悲結也。

長噓吸以於悒兮。噓吸於悒皆啼泣貌也。涕橫集而成行。言已唫歎九章。未盡。自知言不見省用。故長呼吸而啼。涕下交集。自閔傷也。

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言忠良弃捐。讒佞珍用也。

同駑贏與乘駔兮。馬母驢父。生子曰贏。駔駿馬也。雜斑駁與闒茸。斑駁雜色也。闒茸駑頓也。言已君不明智。斥逐忠良。而任用佞諛。委棄明珠。而貴魚眼。乘駑贏。雜駿馬。重斑駁。喜闒茸。心迷意惑。終不悟也。

葛藟虆於桂樹兮。藟葛類也。虆緣也。詩曰。葛藟虆之。

鴟鴞集於木蘭。鴟鴞鵂鶹。貪鳥也。言葛藟惡草。乃緣於桂樹。鴟鴞貪鳥而集於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顯位。貪佞升爲公卿者也。

偓促談於廊廟兮。偓促拘愚之貌。律魁放乎山間。律法也。魁大也。言拘愚蔽闇之人。反談論廊廟之中。明於大法。賢智之士。弃在山間。而不見用也。

惡虞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

年而不復兮。獨煢煢而南行。煢煢獨貌也。言已與君辭訣而出。至今九年。不肯反己。常獨煢煢。南行渡江也。思余俗之流風兮。風化也。心紛錯而不受。紛錯憒亂也。言已念我楚國風俗餘化。好行讒佞。心爲憒亂。不能受其邪僞也。遵壄莽以呼風兮。莽草也。步從容於山藪。藪隈也。言已循山野之中。以呼風俗之人。欲語以忠正之道。故徐步山隈。遊戲以須之也。巡陸夷之曲衍兮。大阜曰陸。夷平也。衍澤也。幽空虛以寂寞。言已巡行陵陸。經歷曲澤之中。空虛杳冥寂寞無有人聲也。倚石巖以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言已依倚巖石之山。悲而涕流。中心憔悴。無歡樂之時也。登巑岏以長企兮。巑岏銳山也。企立貌。詩云。企予望之。望南郢而闚之。闚視也。言已乃登高銳之山。立而長望。願視南郢楚邦。悲且思之也。山修遠其遼遼兮。遼遼遠貌。塗漫漫其無時。塗道也。言已遙視楚國。山林長遠。遼遼難見。道路漫漫。訖無時至也。聽玄鶴之晨鳴兮。于高岡之峨峨。玄鶴俊鳥也。君有德則來。無德則去。若鸞鳳矣。故師曠鼓琴。天下玄鶴皆銜明月之珠以舞也。言已聽玄鶴振音晨鳴。乃於高岡之上。峩峩之顚。見有德之君乃來下也。以言賢者亦宜自安處以須明君禮敬己。然後仕也。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洲而安歌。言已在山澤之中。思慮憤積。一哀一樂。故遊江水之中洲。安意歌吟。自寬慰也。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言已在於湖澤之中。見三鳥飛從南來。觀察其志。欲北渡江縱恣自在也。自傷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言己既不得北歸。願

寂默不語。㠯順風俗。隨衆俛仰。而不敢毀譽。然尚猶豫不肯進也。心憤恨㠯冤結兮。憤恨失志貌也。情舛錯㠯曼憂。言己欲隨從風俗。尚不肯進。意中憤恨。心爲冤結。情意舛錯。而長憂苦也。搴薜荔於山野兮。采撚枝於中州。撚枝香草也。言己雖憂愁。猶采取香草。㠯自約束。修善不怠也。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言己遙望楚國而不得歸。心爲悲歎涕出長思也。孰契契而委棟兮。契契憂貌也。詩云。契契寤歎。日晻晻而下頹。言誰有契契憂國念君。欲委其梁棟之謀若己者乎。然口已頹暮。自傷不得行也。

歎曰。油油江湘長流汨兮。油油流貌也。詩云。河水油油。言己見江湘之水。油油長流。將歸於海。自傷放流獨無所歸也。挑揄揚波遙迅疾兮。言水尚得順其經脈。揚蕩其波。使之迅疾。自傷不得順其天性。揚其志意。常屈伏也。憂心展轉愁怫鬱兮。展轉不寐貌。詩云。展轉反側。言己放弃不得竭其忠誠。心中愁悶。展轉怫鬱不能寐也。冤結未舒長隱忿兮。言己抱守冤結。長隱山野。心中忿恨無已時也。丁時逢殃孰可奈何兮。丁當也。言己之生唯當逢遇殃咎。安可奈何。自悶而已。勞心悁悁涕滂沲兮。言己欲竭節盡忠。終不見省。但勞我心。令我悁悁滂沲悲涕而橫流也。

惜賢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言己所以悲哀。心中悁悒者。哀念楚國信用讒佞。將逢殃咎也。辭九

申徒狄之赴淵。申徒狄賢者。避世不仕。自投赴河也。言己修善不見進用。意欲驅馳待王子僑。隨之犇走。以學道眞。又見申徒狄避世赴河。意中紛亂。不知所行也。若夷由之純美兮。夷伯夷也。由許由也。介子推之隱山。言己又有清高之行。如許由。堯讓以天下。辭而不肯受。伯夷叔齊讓國餓死。介子推逃晉文公之賞。隱身深山。忽爵位而有顯榮也。晉申生之離殃兮。荊和氏之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橫廢。皆已解於九章。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言己欲卑身下體。以順風俗。心中惻然而痛。不能置中正行佞諛也。方圜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異態。言方與圜。其性不同。鉤曲繩直。其態殊異。而不可合也。以言忠佞異志。猶鉤繩也。欲竢時於須臾兮。日陰曀其將暮。日以喩君。陰曀闇昧也。言己欲待盛世明時。君又闇昧。年歲已暮。身將老也。時遲遲其日進兮。遲遲行貌。詩云。行道遲遲。年忽忽而日度。度去也。言天時轉運。日進遲遲而行。已年忽去。日以衰老也。妄周容而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言己欲妄行周比。苟容自入於君。心內距閉。而意不開。敏於忠正。而愚於讒諛也。竢時風之清激兮。風以喩政。激感也。愈氛霧其如壓。壓塵也。言己欲待明君之政清潔之化。以感激風俗。而君愈貪濁。如氛霧之氣來塵壓人也。進雄鳩之耿耿兮。讒紛紛而蔽之。耿耿小節貌。言己欲如雄鳩進其耿耿小節之誠信。讒人尚復分隔。蔽而障之。況有鸞鳳之志。當獲譖毀。固其宜也。默順風以偃仰兮。默寂也。尚由由而進之。由由猶豫也。言己欲

聲嗷嗷以寂寥兮。嗷嗷呼聲也。寂寥空無人民之貌也。顧僕夫之憔悴。言己思爲屈原訟理冤結、嗷嗷而呼。山野寂寥、空無人民。顧視僕御。心皆憔悴而有憂色也。

撥諂諛而匡邪兮。撥治也。匡正也。切淟涊之流俗。切猶緊也。淟涊垢濁也。言己如得進用、則治讒諛之人。正其邪僞。緊貪濁之俗。使之清淨也。

盪渨涹之姦咎兮。盪滌也。渨涹汙穢也。亂在內爲姦。咎惡也。夷蠢蠢之溷濁。夷滅也。蠢蠢無禮義貌也。詩云。蠢爾荊蠻。言己欲盪滌讒佞汙穢之臣。以除姦惡。夷滅貪殘無禮義之人也。

懷芬香而挾蕙兮。挾持也。佩江蘺之菲菲。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峨峨。峨峨高貌也。言己獨懷持香草。執忠貞之行。志意高厲。冠切浮雲。不得而施用也。

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蠡蠡。圃野也。詩云。東有圃草。蠡蠡猶歷歷。行列貌也。言已登高大之陵。周而四望。觀香芷之圃。歷歷而有行列。傷人不采而佩帶也。言己亦修德行義。動有節度而不見進用也。

遊蘭皐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嵾嵯。顧視爲睨。玉石以喩君之門也。嵾嵯不齊貌也。言已放流。猶喜居蘭皐蕙林芬芳之處。修行行清白。動不離身。上睨君門。賢愚並進。嵾嵯不齊同也。

揚精華以眩燿兮。眩燿光貌。芳鬱渥而純美。渥厚也。結桂樹之旖旎兮。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紉荃蕙與辛夷。言已揚耳目之精。其明眩燿。姿質純美。猶復結桂枝。索蘭蕙。修善益固。德行彌盛也。

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菀死。菀積也。言己修行衆善。若此而不見用。將弃林澤。菀積而死。恨功不立。而志不成也。

驅子僑之犇走兮。驅馳也。子僑王子僑

溷濁猶未央。言己望見故國。君闇不明。羣下貪亂。其化未盡。心憂愁也。懷蘭茝之芬芳兮。妬被離而折之。言己懷忠信之行。故爲衆佞所妬。欲共被離摧折而弃之也。張絳帷以襜襜兮。風邑邑而蔽之。邑邑微弱貌也。言君張朱帷。襜襜鮮明。宜與賢者共處其中。而政令微弱適以自蔽者也。日暾暾其西舍兮。陽炎炎而復顧。言日暾暾西行。將舍入大陰之中。其餘陽氣猶尚炎炎。而顧欲還也。以言己年亦老暮。亦思還返故鄉也。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言己思年命欲暮。願且假日遊戲須臾之間。然中心愁思如故。終不解也。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淫鴻溶紛若霧兮。言己懷德不用。譬若蛟龍潛於川澤。忽然乘雲。汎淫而遊。紛紜若霧。而乃見之也。潺湲轇轕雷動電發馺高舉兮。言蛟龍升天。其形潺湲若水流。縱橫轇轕。遂乘雷電。而高舉也。以言己亦相遭明時。舉而進用。升虛淩冥沛濁浮清入帝宮兮。言龍能登虛無。淩清冥。辨濁穢。入天帝之宮。言己亦想升賢君之朝。斥去貪佞之人也。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言龍既升天。奮搖翹羽。馳使風雨。言己亦願奮竭智謀。以輔事賢君。流恩百姓。長無窮極也。

遠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言己覩屈原所作離騷之經。博達溫雅。忠信懇惻。而懷王不寤。心爲之悲而怫鬱也。

遊兮。從玄鶴與鷦朋。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群鶴於瑤光。鶴白鳥也。以喩潔白之士。言己乃駕乘鸞鳳明智之鳥。從鷦朋羣鶴潔白之士。過於瑤光之星。質己修行之要也。排帝宮與羅囿兮。升懸羅囿天苑也。圃以眩滅。言遂排開天帝之宮。入其羅囿。出升懸圃之山而望。目爲炫燿精明消滅。心愁思也。結瓊枝以雜佩兮。立長庚以繼日。長庚星名也。詩云。西有長庚。言己精明雖消滅。猶結玉枝。申修忠誠。立長庚之星。以繼日光。晝夜常行志意明也。凌驚靁以軼駭電兮。綴鬼谷於北辰。綴係也。北辰北極星也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言遂凌乘驚駭之雷。追逐犇軼之電。以至於天。使北辰綴係百鬼。勿令害賢者也。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遡高風以徘徊兮。覽周流於朔方。靈玄玄帝也。虞淵日所入也。淮南言。日出湯谷。入于虞淵。言乃鞭風伯。使之掃塵。囚玄帝之神。使無陰冥。周遍流行於北方也。就顓頊而陳詞兮。考玄冥於空桑。空桑山名也。玄冥太陰之神。主刑殺也。言乃就聖帝顓頊。陳列己詞。考問玄冥之神於空桑之山。何故害賢也。旋車逝於崇山兮。崇山驩兜所放山也。奏虞舜於蒼梧。言己從崇山見驩兜。以佞見放因至蒼梧。告愬聖舜。己行忠直而遇斥弃。冀崇異謀也。濟楊舟於會稽兮。楊木名也。詩云。汎汎楊舟。會稽山名。就申胥於五湖。湖大池也。言己復乘楊木之輕舟。就伍子胥於五湖之中。問志行之見者也。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言還見楚國風俗。妬害賢良。故自沈於沅湘而不悔也。望舊邦之黯黮兮。黯黮不明貌也時

衆善。冀若仙人王僑得道不死。遂與天地同其壽命。與日月比其光榮。流名於後世不腐滅也。

登崑崙而北首兮。首嚮也。悉靈圉而來謁。悉盡也。靈圉崑崙衆神也。言己設得道輕擧。登崑崙之山。北向天門。衆神盡來謁見尊有德也。選鬼神於太陰兮。登閶闔於玄闕。言己乃選擇衆鬼神之中行忠正者。與俱登於天門。入玄闕。拜天皇受勅誨也。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門。褰袪也。玉門山名。言乃旋我之車而西行。褰擧虹旗。驅上玉門之山。以趣疾也。馳六龍於三危兮。三危西方山也。朝西靈於九濱。朝召也。濱水涯也。言乃馳騁六龍。過於三危之山。召西方之神。會於大海九曲之涯者也。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結旋也。飛谷日所行道也。言乃旋我車軫。橫度飛泉之谷以南行也。絕都廣以直指兮。都廣野名也。山海經曰。都廣在西南。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歷祝融於朱冥。朱赤色也。言己行乃橫絕於都廣之野。過祝融之神於朱冥之野也。枉玉衡於炎火兮。枉屈也。衡車衡也。委兩館於咸唐。委曲也。館舍也。咸唐咸池也。言己從炎火。又曲意至於咸池。而再舍止宿也。貫鴻濛以東揭兮。鴻濛氣也。揭去也。維六龍於扶桑。言遂貫出鴻濛之氣而東去。繫六龍於扶桑之木也。周流覽於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馳。言己既周行遍於四海之外。意欲上下高馳。以求賢士也。徵九神於回極兮。徵召也。回旋也。極中也。謂會北辰之星於天之中也。建虹采以招指。虹采旗也。招指指麾也。旗所以招指語人也。言己乃召九天之神。使會北極之星。擧虹采以指麾四方也。駕鸞鳳以上

兮。路長遠而窘迫。言日已西頹。年歲卒盡。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舒志也。欲酌醴以娛意兮。醴醴酒也。詩云爲酒爲醴。蹇騷騷而不釋。蹇難也。言已欲酌醴酒。以自娛樂。心中愁思。不可解釋也。

歎曰。飄風蓬龍埃拂拂兮。蓬龍猶蓬轉。風貌。拂拂塵埃貌。屮木搖落時槁悴兮。槁枯也。悴病也。言飄風轉運。揚起塵埃。搖動屮木。使之卽時枯槁。莖葉被病。不得盛長也。以言讒人亦運轉其言。紛歷忠直。使之被病而傷刑也。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欷涕究究兮。究究不止貌也。言己遭傾危之世。而遇患禍。不可復救。故長歎歔欷。而啼涕滂流。不可止也。舒情敶詩冀以自免兮。頹流下逝身日以遠兮。言己舒展中情。敶序志意。冀得脫免患禍。然身頹流日遠。不得還也。

怨思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迻。言己體受忠直之性。雖數爲讒人所懲艾。而心終不移易也。服覺皓以殊俗兮。覺較也。詩云。有覺德行。皓猶明也。貌揭揭以巍巍。揭揭高貌也。巍巍大貌也。言己被服衆芳。履行忠正。較然盛明。志願高大。與俗人異也。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淸。言己志意高大。上切於天。譬若仙人王僑。乘浮雲。載赤霄。上凌大淸。遊天庭也。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榮。言己修行

遑安處也。陸魁堆以蔽視兮。魁堆高貌。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會閔而迫身。垠岸涯也。曾重也。閔大也。言己所在之處。前有高陵。蔽不得視。後有峻大之山。迫附於己。幽藏山野。心中愁思也。雪雰雰而薄木兮。雰雰雪貌。雲霏霏而隕集。隕下也。集會也。阜隘狹而幽險兮。大陸曰阜。狹陋也。石嵾嵯以翳日。翳蔽也。言己居隘險之處。山石蔽日。霜雪並會。身既憂愁。又寒苦也。悲故鄉而發忿兮。忿恚也。去余邦之彌久。言已不得還歸。中心發恚忿。自恨去我國邑之甚久也。背龍門而入河兮。龍門郢東門也。登大墳而望夏首。言已虛被讒言。背郢城門而奔走。將入大河。登其高墳。以望夏水之口。泄思念也。橫舟航而濟湘兮。耳聊啾而戃慌。聊啾耳鳴也。戃慌憂愁也。言舟航渡湘水。寂無人聲。耳中聊啾而自鳴。意中憂愁而戃慌。無所依歸也。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滔蕩廣大貌也。言已愁思戃慌。又見水中波。淫淫相隨。鴻溶廣大。悵然失志也。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無識。言己所行山澤遠。道路悠長。周流容容。而無知識也。引日月以指極兮。極中也。謂北辰星也。少須臾而釋思。釋解也。言己施行正直。願引日月。使照我情。上指北辰。訴告於天。冀君覺寤。且解憂思須臾之間也。水波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以南北兮。霧宵晦以紛闇。宵夜也。詩云。肅肅宵征。言己渡廣水。心迷不知東西。霧氣晦冥。而白晝若夜也。日杳杳以西頹

帝已置詞。言已願復指語二十八宿。已列己清白之情。告訴五方之帝。令受我詞而聽之也。北斗爲我質中兮。太一爲余聽之。質正也。言己乃復使北斗爲我正其中和。太一之神聽其善惡也。云服陰陽之正道兮。陽爲仁也。陰爲義也。御后土之中和。土色黃。其味甘。故言中和也。言羣神勸我承天奉地。服循仁義。處中和之行。無有違離也。佩蒼龍之蚴虯兮。蚴虯龍貌。帶隱虹之逶蛇。隱大也。逶蛇長貌。曳彗星之皓旰兮。曳引也。皓旰光也。撫朱爵與鵕鸃。朱爵鵕鸃皆神俊之鳥也。言已動以神物自喩。諸神勸我行當如蒼龍能屈能申。志當如大虹能揚文采。精當若彗星能耀光明。擧當若鵕鸃飛能沖天也。遊清霧之颯戾兮。颯戾清涼貌。服雲衣之披披。披披長貌也。言積德不止。乃上遊清冥清涼之庭。被服雲氣。而通神明也。杖玉策與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朱赤也。黑光曰玄也。擧霓旌之墆翳兮。墆翳陰翳貌。建黃昬之總旄。總合也。黃昏時天氣玄黃。故曰黃昏也。言己修善彌固。手乃杖執美玉之策。帶明月之珠。揚赤霓以爲旌。雜五色以爲旗旄。志行清明。車服又殊也。躬純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儀。儀法也。言己行度純粹而無過失。上以承美先父高妙之法。不敢解也。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厲。言已貪惜以忠事君而志不合。故欲橫渡汨水。以自沈沒也。乘隆波而南度兮。隆盛也。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言已願乘盛波。逐湘江之流。赴陽侯之大波。過石瀨之端。登水中之洲。身歷危殆不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檻檻車聲也詩云。大車檻檻。言己放去山中。車行檻檻。鳴有節度。自傷不遇心愁思也。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皇皇惶遽貌。言己惜征行之夫。心常惶遽。一身獨處。無所依附者也。經營原野杳冥冥兮。南北爲經。東西爲營。言己放行山野之中。但見草木。杳冥無有人民也。乘騏驥舒吾情兮。言己願欲乘騏驥馳騁。以求賢君。舒肆忠節。展我之情也。歸骸舊邦莫誰語兮。言己心念故鄉。雖死欲歸骸骨於楚國。無誰告語達於己之心也。長辭遠逝乘湘去兮。言己欲歸骸骨於楚國。而衆不知。故復長辭乘水。而欲遠去也。

離世

志隱隱而鬱怫兮。隱隱憂也詩云。憂心殷殷。愁獨哀而冤結。言己放流。心中隱隱而憂愁。思念怫鬱。獨自哀傷。執行忠信。而被讒邪。冤結曾無解已也。腸紛紜以繚轉兮。紛紜亂貌也。繚繞也。涕漸漸其若屑。漸漸泣流貌也。言己憂愁腸中回亂。繚繞而轉。涕泣交流。若磨屑之下而無絕時也。情慨慨而長懷。慨慨歎貌也。詩云。慨我寤歎。信上皇而質正。上皇上帝也。言己中情憤懣慨然長歎。欲自理信於上帝。使天正其意也。合五嶽與八靈兮。五嶽五方之山也。王者巡狩。考校政化之處也。東爲泰山。西爲華山。南爲衡山。北爲恆山。中央爲嵩山。八靈八方之神也。訊九魁與六神。訊問也。詩云。執訊獲醜。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言己忠直而不見信用。願合五嶽與八方之神。察己之志。上問九魁六宗之神。以照明之也。指列宿以白情兮。訴五

孽子之號咷兮。號咷讙。呼也。本朝蕪而不治。言佞臣妖孽。委曲其聲。相聚讙譁。君以迷惑。國將傾危。朝用蕪薉而不治也。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言已以犯君之顏色。觸禁而諫。反蒙辠辜。而被猜疑。不見信也。

菀蘼蕪與菌若兮。菀積也。漸藁本於洿瀆。洿瀆小溝也。淹芳芷於腐井兮。淹漬也。腐臭也。棄雞駭於筐簏。雞駭文犀也。筐簏竹器也。言積漬衆芳於汙泥臭井之中。弃文犀之角。置於筐簏而不帶佩。蔽其美質。失其性也。以言弃賢智之士於山林之中。亦失其志也。執棠谿以刜蓬兮。棠谿利劍也。刜斫也。秉干將以割肉。干將亦利劍也。利劍宜以爲威誅無狀。以征不服。今乃用斫蓬蒿割熟肉。非其宜也。以言使賢者爲僕隸之徒。非其宜也。論語曰。割雞焉用牛刀。筐澤瀉以豹鞹兮。筐滿也。澤瀉惡草也。鞹革也。論語曰。虎豹之鞹。言取澤瀉惡草。盛於革囊。滿而藏之。無益於用也。言養育小人。置之高堂。亦無益於政治也。破荊和以繼築。築木杵也。言破和氏之璧。以繼築杵而舂。敗玉寶。失其好也。以言取賢人刑傷。使執斯役。亦害忠良。失其宜也。

時溷濁猶未清兮。世殽亂猶未察。察明也。言時世貪濁。善惡殽亂。尚未清明也。欲容與以俟時兮。懼年歲之既晏。晏晚也。言己欲遊戲以待明君。恐年歲已晚。身衰老也。顧屈節以從流兮。心鞏鞏而不夷。鞏鞏拘攣貌也。夷悅也。言思屈己忠直之節。隨俗流行。心中拘攣。仁義不舒。而志不悅樂也。寧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以邅迴。邅迴運轉也。言已不能隨俗流行。寧浮身於沅水。馳騁而去。遂下湘江。運轉而行也。

勞於周行兮。行道也詩云。苕苕公子。行彼周道。處婦憒而長望。言征行之夫。罷勞周道行役過時而不得歸。則處婦憒懣。長望而思之也。已言已放在山澤之中。曾無思也。

申誠信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紐帛。申重。罔無也。紐結束也。易曰。束帛戔戔。言己放弃。雖無有思之者。然猶重行誠信。無有違離。情志潔淨。有如束帛者也。

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燿於玉石。言己耳目聰明。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發文序詞。爛然成章。如玉石有文采也。

傷厭次而不發兮。厭鎮壓也。次失次也。思沈抑而不揚。言已懷文武之質。自傷壓鎮失次。不得發揚其美德。思慮沈抑而不揚見也。

芳懿懿而終敗兮。懿懿芳貌。名靡散而不彰。靡散猶消滅也。言已有芬芳懿美之德。而放弃不用。身將終敗。名字消滅。不得彰名於後世也。

背玉門以犇鶩兮。玉門君門。蹇離尤而干訽。干求也。言已背君門。犇馳而去者。以己忠信之故。得過於衆。而自求辱也。

若龍逢之沈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聖賢忠諫而見誅也。

念社稷之幾危兮。反爲讐而見怨。言已念君信用讒佞。社稷幾危。已故正言極諫。反爲衆臣所讐。而見怨惡也。

思國家之離沮兮。躳獲愆而結難。言已思念國家綱紀。將已離壞。而竭忠言。身已得過。結爲患難也。

若青蠅之僞質兮。僞猶變也。青蠅變白使黑。變黑成白。已喩讒佞。詩云。營營青蠅。晉驪姬之反情。言讒人若青蠅。變轉其語。以善爲惡。若晉驪姬以申生之孝。反爲悖逆也。

恐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末遠也。言已思欲登君階陛。正言直諫。恐逢危殆。故復退身於遠庭。而竄伏者也

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嗟幽悲兮。言我思念故國。心中依違。不能遠去。日暮黃昏。無所歸附。中心悲愁而憂思也。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以茲故兮。旅衆也。言己去郢東徙。我誰思慕。而欲遠去乎。誠以讒夫朋黨衆多之故。而見放棄也。河水淫淫情所願兮。淫淫流貌。顧瞻郢路終不返兮。言河水淫淫。流行日遠。誠我中心之所願慕也。觀視楚郢之道路。終不復還反。內自哀傷也。

靈懷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坎壈不遇貌也。言己放逐。心中鬱鬱。憂而愁毒。雖坎壈不遇。志不離於忠信也。身憔悴而考旦兮。憔悴憂貌也。考猶終也。旦明也。日黃昏而長悲。言己心憂憔悴。從夜終明。不能寢寐。日入黃昏。復涕泣而長悲也。閔空宇之孤子兮。宇居也。無父曰孤。哀枯楊之冤鶵。冤煩冤也。生哺曰鷇。生啄曰鶵。言己既放。傷念座於空室之中。孤子煢煢。東西無所依歸。又悲哀飛鳥生鶵其身煩冤。而不得出。在於枯楊之樹。居危殆也。言已有孤子之憂。冤之危也。孤雌吟於高墉兮。墉墻也。易曰。射隼於高墉之上。言冤雛之生。早失其雄。其母孤居吟於高墻墉之上。將復遇害也。言己亦失其所居。在於林澤。居非其處。恐顛仆也。鳴鳩棲於桑榆。言鳩鳥輕佻巧利。乃棲於桑榆。居茂木之上。鼓翼而鳴。得其所也。此言讒佞弄口妄說。以居尊位。得志意也。玄失於潛林兮。獨偏弃而遠放。言玄蝯捷敏。失於高深之林。則獨偏遇放弃。忘其能也。以言賢人弃在山澤。亦失其志也。征夫

屢數也。言己不自念惜身之放逐。誠哀僕御之夫。坎然恚恨。以數逢憂患無已時也。

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言已放出九年。君不肯反我。中心愁思。欲自沈於水。與彭咸俱遊戲也。

惜師延之浮渚兮。師延殷紂之臣也。爲紂作新聲北里之樂。紂失天下。師延抱其樂器。自投濮水而死也。

赴汨羅之長流。言已復貪慕師延自投於水。身浮渚涯。冀免於刑罰。故遂赴汨水長流而去也。

遵曲江之逶移兮。逶移長貌。

觸石碕而衡遊。言已願循江水逶移而行。反觸石碕而復橫流。所爲無可也。

波澧澧而揚澆兮。澧澧波聲也。回波爲澆也。

順長瀨之濁流。言已橫流而行。水波澧澧。回而揚澆。邪引己船。則順長瀨之流。以避其難也。

淩黃沱而下低兮。黃沱江別名也。江別爲沱也。

思還流而復反。言已淩乘黃沱。低船而下。將入於海。心思還水之流。冀幸復還反也。

玄輿馳而並集兮。玄者水也。

身容與而日遠。言已以水爲車。與船並馳而流。故身容與日以遠也。

櫂舟杭以橫濿兮。濿渡也。由膝以上爲濿也。

湼湘流而南極。湼亦渡也。言已乃櫂船橫行。南渡湘水。極其源流也。

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言已還入大江之界。遠望長吟。心中悲歎而太息。哀不遇也。

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以高厲。言已心愁。情志慌忽。思歸故鄉。則精神浮遊。高厲而遠行也。

志蛩蛩而懷顧兮。蛩蛩懷憂貌也。

魂眷眷而獨逝。眷眷顧貌。詩曰。眷眷懷顧。言已心中蛩蛩。常懷大憂。內自顧哀。則魂神眷眷。獨行無有還意也。

繩以追曲兮。屈情素以從事。言己心正直。不能枉性以追曲俗。屈我素志。以從衆人。而承事之也。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言思正我行。令之如玉。不匿瑕惡以承述先王正治之法。繼續其業而大之也。羣阿容以晦光兮。晦冥也。光明也。皇輿覆以幽辟。幽辟暗昧也。言羣臣皆行枉曲。以蔽君之聰明。使楚國闇昧。將危覆也。輿中塗以回畔兮。駟馬驚而横犇。馬以喩賢臣也。言君爲無道。國人中道倍畔而去。賢臣驚怖犇亡。爭欲遠也。執組者不能制兮。執組猶織組也。織組者動之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亦動之於手。而盡馬力也。詩云。執轡如組。必折軛而摧轅。言駟馬驚犇。雖有執轡之御。猶不能制。必摧車軛而折其轅也。以言賢臣奔亡。使國荒亂而傾危也。斷鑣銜以馳騖兮。鑣勒也。銜飾口鐵也。暮去次而敢止。暮夜也。次舍也。止制也。言車敗馬犇。鑣銜斷絶。猶自馳騖。至於暮夜。乃舍。無有制止之者也。以言人臣一去。君亦不復得拘留也。路蕩蕩其無人兮。蕩蕩平易貌也。尚書曰。王道蕩蕩。遂不禦乎千里。禦禁也。言君國之道路蕩蕩。空無賢人。以不待遇之故。遂行千里。遠之他方也。身衡陷而下沈兮。衡横也。不可獲而復登。言己遠去千里。身必横陷沈沒。長不可復得登引而用之也。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言已遠行千里。不敢顧念身之貧賤。欲慕高位也。惜君國失賢。道德不得盛也。出國門而端指兮。方冀壹寤而錫還。言放出國門。正心直指執履誠信。幸君覺寤。賜己以還命也。哀僕夫之坎毒兮。坎恨也。毒恚也。屢離憂而逢患。

使知己志也。

逢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言懷王闇惑。不知我之忠誠。不聞我之清白。反用讒言。而放逐己也。就靈懷之皇祖兮。愬靈懷之鬼神。言己所言忠正。而不見信。願就懷王先祖。告語其寃。使照己心也。鬼神明察。故欲愬之以自證明也。靈懷曾不吾知兮。卽聽夫讒人之諛辭。言懷王之心。曾不與我合。又聽用讒諛之辭言。以過惡於己也。余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時。言己所言。輙上參之於天。下合之於地。旁引四時之神。以爲符驗也。指日月使延照兮。延長也。照知也。撫招搖以質正。招搖北斗杓星也。斗主建天時。言己上指語日月。使長視己志。撫斗柄杓。使質正我志。動告神明。以自徵驗也。立師曠俾端詞兮。師曠聖人也。字子埜。生無目而善聽。當晉平公時。端正也。命咎繇使並聽。言己之言信而有徵。誠可據行。願立師曠。使正其詞。令咎繇並而聽之。二聖聰明。長於人情。知眞僞之心也。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言已生有形兆。伯庸名我爲正則。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我曰靈均。以法地也。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言己幼少有大節度。以應天地。長大修行而彌純固也。不從俗而詖行兮。詖猶傾也。直躳指而信志。言己執履忠信。不能隨從俗人。傾易其行。直身而言。以信己之志。終不回移也。不枉

魚鱗衣雜五綵爲衣。如鱗文也。言所居清潔。被服芬芳。德體如玉。文綵耀明也。登蓬龍而下隕兮。逢龍山名。違故都之漫漫。言己登逢龍之山而遂下。顧去楚國之遼遠也。思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言己思念郢都邑里故俗。腸中愁悴。一夕九轉。欲還歸也。揚流波之潢潢兮。潢潢大貌。體溶溶而東回。溶溶波貌。言己隨流而行。水盛廣大。波高溶溶。將東入於海也。心怊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自頹。言己將至於海。心中怊悵而長思。意晻晻而稍下。恐不復還也。白露紛紛以塗塗兮。塗塗厚貌。秋風瀏瀏以蕭蕭。瀏瀏風疾貌。言四時欲盡。白露已降。秋風急疾。年歲且老。愁憂思也。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常愁。言己身隨水長流。不復旋反。則魂魄遂去。常愁念楚國也。

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礚兮。波逢洶涌紛滂沛兮。水性清潔平正。順而不爭。故以喩屈原也。言水逢風紛亂。揚波滂沛。失其本性。以言屈原志行清白。遭逢貪佞。被過放逐。亦失其本志也。揄揚滌盪漂流隕往觸岑石兮。岑銳也。言風揄揚水流隕往。觸銳利之石。使之危殆。以言讒人亦揚己過。使得辠罰也。龍卬脟圈繚戾宛轉阻相薄兮。言水得風。則龍卬繚戾。與險阻相薄。不得順其流性也。以言忠臣逢讒人。亦巨壞惶遽。而竄伏也。遭紛逢凶蹇離尤兮。言己遭逢紛濁之世。而遇百凶。以蹇蹇之故。而遂以得過也。垂文揚采遺將來兮。言己雖不得施行道德。將垂典雅之文。揚美藻之采。以遺將來賢君。

結猶聯也。廟者先祖所居也。言人君爲政擧事。必告於宗廟。議之於明堂。信中塗而叛之。塗道也。叛倍也。言君始嘗與己結議。連謀於明堂之上。今信用讒言。中道而更背我也。懷蘭蕙與蘅芷兮。行中壄而散之。言己懷忠信之德。執芬香之志。遠行中野。散而棄之。傷不見用也。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言己放斥山野。發聲而吟。其音哀哀。心愁思者。念高丘之山阻。歸故國也。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曀而道壅。淫曀闇昧也。詩云。不日有曀。言己思承君閒暇。心中自恃。冀得竭忠。而徑路闇昧。遂以壅塞也。顏黴黧以沮敗兮。黧黑也。沮壞也。精越裂而衰耄。越去也。裂分也。耄老也。言己欲進不得。中心憂愁。顏色黧黑。面狀壞敗。精神越去。氣力衰老也。裳襜襜而含風兮。襜襜搖貌。衣納納而掩露。納納濡濕貌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放行山野。下裳襜而含疾風。上衣濡濕而掩霜露。單行獨處身苦寒也。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湊聚也。言己乘船赴江湘之疾流。順聚波而下行。身危殆也。徐徘徊於山阿兮。阿曲隅也。飄風來之洶洶。洶洶讙聲也。言己至於山之隈曲。且徐徘徊。冀想君命。飄風卒至。復聞讒佞訩訩。欲來害己也。馳余車兮玄石。玄石山名。步余馬兮洞庭。洞庭水名。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石城山名。言己動履大水。宿止名山。用志清潔。且堅固也。芙蓉蓋而蔆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紫貝水蟲名。援神契曰。江水出大貝。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陸離美玉也。薦臥席也。魚鱗衣而白蜺裳。

也。言屈原懷王俱顓頊之孫。有嬋連之族親。恩深而義篤也。永長也。路道也。言屈原受陰陽之正氣。體合大道。故長有美善之名也。

原生受命于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鴻大

齊名字於天地兮。謂名平字原也。

並光明於列星。謂心達道要。文章光耀。若天有列星也。

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氛惡氣也。左氏傳曰。楚氛甚惡。言己吸天地精明之氣。而吐其塵濁。內潔淨之氣也。

橫邪世而不取容。言己體清潔之行。在橫邪貪枉之世。而不能自容入於衆也。

行叩誠而不阿兮。叩擊也。阿曲也。

遂見排而逢讒。言己心不容非。以好叩擊人之過。故遂爲讒佞所排逐也。

后聽虛而黜實兮。黜貶也。實誠也。

不吾理而順情。言君聽讒佞虛言。以貶忠誠之實。不理我言。而順邪僞之情。故見放流也。

腸憒悁而含怒兮。志遷蹇而左傾。言己執忠誠而見貶黜。腸中憒懣悁悒而怒。則志意遷移。左傾而去也。

心憺慌而不我與兮。憺慌無思慮貌。

躬速速而不吾親。速速不親附貌。言君心憺慌而無思慮。不肯與我謀議。用志速速不與己相親附也。

辭靈修而隕意兮。隕墜也。易曰有隕自天也。

吟澤畔之江濱。畔界也。濱涯也。言己與懷王辭訣。志意墮落。長吟江澤之涯而已。

椒桂羅以顛覆兮。顛頓也。覆仆也。

有竭信而歸誠。言己見先賢若椒桂之人以被禍。其身顛仆。然猶竭信歸誠。而志不懼也。

讒夫藹藹而曼著兮。藹藹盛多貌。詩云。藹藹王多吉士。漫汚也。

曷其不舒予情。曷何也。言讒人相聚。藹藹而盛。欲漫汚人。以自著明。君何其不舒我忠情。以詰責之乎。

始結言於廟堂兮。

四佞放―四佞ハ四凶ナリ、共工、驩兜、三苗、鯀ヲ謂フ、舜四凶ヲ退ケテ然ル後禹ヲ進ム

卷佩將逝兮。袪衣束帶將横奔也。涕流滂沲。思君念國泣霑衿也。

株昭

亂曰。皇門開兮。王門啓闢路四通也。照下土。鏡覽幽冥見萬方也。株穢除兮。邪惡已消遠逃亡也。蘭芷覩。俊乂英雄在朝堂也。四佞放兮。驩共苗鯀竄四荒也。後得禹。乃獲文命治江河也。聖舜攝兮。重華秉政執紀綱也。昭堯緒。著明唐業致時雍也。孰能若兮。誰能知人如唐虞也。願爲輔。思竭忠信備股肱也。

王　九歎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伊伯庸之末冑兮。冑後也左氏傳曰。戎子駒支四嶽之裔冑也。諒皇直之屈原。諒信也。論語曰、君子貞而不諒。以言屈原承伯庸之後。信有忠直美德。甚於衆人也。云余肇祖于高陽兮。惟楚懷之嬋連。嬋連族親

頓棄太阿 ― 太阿ハ寶劍ノ名

冀遇虞舜與議道也。悲九州兮靡君。傷今天下無聖主也。撫軾歎兮作詩。伏車浩歎作風雅也。

陶壅

悲哉于嗟兮。愁思憤懣長歎息也。心內切磋。意中激感腸病痛也。欵冬而生兮。物叩盛陰不滋育也。

凋彼葉柯。傷害根莖枝卷曲也。瓦礫進寶兮。佞僞愚戇侍帷幄也。捐棄隨和。貞良君子棄山澤也。

鉛刀厲御兮。頑嚚之徒任政職也。頓棄太阿。明智忠賢放斥逐也。驥垂兩耳兮。雄俊佯愚閉口目也。

中坂蹉跎。衆無知己不盡力也。蹇驢服駕兮。駑鈍之徒爲輔翼也。無用日多。僮蒙並進塡滿國也。

修潔處幽兮。執履清白居陋側也。貴寵沙劘。權右大夫佯不識也。鳳皇不翔兮。賢智隱處深藏匿也。

鶉鴳飛揚。小人得志作威福也。乘虹驂蜺兮。託駕神氣而遠征也。載雲變化。陞高去俗易形貌也。

鷦鵬開路兮。仁士智鳥導在前也。後屬青蛇。介蟲之長衞惡姦也。步驟桂林兮。馳逐正道德香芬也。

超驤卷阿。騰越曲阜過阨難也。丘陵翔儛兮。山丘踴躍而歡喜也。谿谷悲歌。川瀆作樂進五音也。

神章靈篇兮。河圖洛書緯讖文也。赴曲相和。宮商並會應琴瑟也。余私娛玆兮。我誠樂此發中心也。

孰哉復加。天下歡悅莫如今也。還顧世俗。回視楚國及衆民也。壞敗罔羅。廢棄仁義修謟諛也。

覽杳杳兮世惟。觀楚泥濁俗思蔽也。余惆悵兮何歸。罔然失志無依附也。傷時俗兮溷亂。哀愍當世衆貪饕也。將奮翼兮高飛。振翅翱翔絕塵埃也。駕八龍兮連蜷。乘虯翱翔見容貌也。建虹旗兮威夷。樹蝃蝀旗紛光耀也。觀中宇兮浩浩。大哉天下難徧照也。紛翼翼兮上躋。盛氣振迅陞天衢也。浮溺水兮舒光。遂渡沈流揚精華也。淹低佪兮京沚。且留水側息河洲也。水中可居爲洲。小洲爲渚。小渚爲沚。京沚者卽高洲也。屯余車兮索友。住我之駕求松喬也。覩皇公兮問師。遂見天帝諮祕要也。道莫遺兮歸眞。執守無爲修朴素也。羡余術兮可夷。念己道藝可悅樂也。詩云。旣見君子。我心則夷。夷喜也。吾乃逝兮南娭。往之太陽遊九野也。道幽路兮九疑。陟歷深山過舜墓也。越炎火兮萬里。積熱彌天不可處也。過萬首兮嶷嶷。見海中山數萬頭也。海中山石嶷嶷嶽嶽萬首交峙也。濟江海兮蟬蛻。遂渡大水解形體也。絕北梁兮永辭。超過海津長訣去也。浮雲鬱兮晝昏。楚國潰亂氣未除也。霾土忽兮壓壓。風俗塵濁不可居也。息陽城兮廣夏。遂止炎野大屋廬也。衰色罔兮中怠。志欲懈倦身罷勞也。意曉陽兮燎寤。心中燎明內自覺也。乃息軫兮在茲。徐自省視至此處也。思堯舜兮襲興。喜慕二聖相繼代也。幸咎繇兮獲謀。

積葛。衆體錯哀交紛。言己見美大之丘。葛草縁之而生。交錯茂盛。人不異而采取。則不成絺綌也。以言楚國士民衆多。君不異而擧用。則不知其有德也。貞枝抑兮枯槁。貞正也。枉車登兮慶雲。慶雲喩尊顯也。言葛有正直之枝。抑棄枯槁而不見采。枉壞惡者滿車陞進。反見珍重御尊顯也。以言貞正之人。棄於山野。佞曲之臣。陞於顯明也。感余志兮慘慄。動踊我心如析割也。心愴愴兮自憐。意中切傷憂悲楚也。駕玄螭兮北征。將乘山神而奔走也。曏吾路兮葱嶺。欲踰高山度阻險也。連五宿兮建旄。係續列星爲旗旄也。揚氛氣兮爲旌。擧布霾霧作旗表也。歷廣漠兮馳騖。徑過長沙馳驅馬也。覽中國兮冥冥。顧視諸夏尚昧晦也。玄武步兮水母。天龜水神侍送余也。與吾期兮南榮。與己爲誓會炎野也。南方冬溫。草木常茂。故曰南榮。登華蓋兮乘陽。上攀北斗躡房星也。聊逍遙兮播光。且徐遊戲布文采也。抽庫婁兮酌醴。引持二星以斟酒也。援瓟瓜兮接糧。啗食神果志厭飽也。畢休息兮遠逝。周徧留止而復去也。發玉軔兮西行。引支車木遂馳驅也。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世憎忠信愛諂諛也。寤辟摽兮永思。心常長愁拊心踊也。辟拊心貌也。心怫鬱兮內傷。憂思積結肝腑爛也。

思忠

汎淫兮無根。隨水浮游乍東西也。

尊嘉

秋風兮蕭蕭。陰氣用事天政急也。舒芳兮振條。動搖百草使芳熟也。微霜兮眇眇。霜凝微薄寒深酷也。病殀兮鳴蜩。飛蟬卷曲而寂默也。玄鳥兮辭歸。燕將入海化爲蛤也。飛翔兮靈丘。悲鳴神山奮羽翼也。望谿兮滃鬱。川谷吐氣雲闇昧也。熊羆兮呴嘷。猛獸應秋將害賊也。唐虞兮不存。堯舜已過難追逐也。何故兮久留。宜更求君之他國也。臨淵兮汪洋。瞻望大川廣無極也。顧林兮忽荒。回視喬木與山薄也。修余兮袿衣。整我衫裳自結束也。騎霓兮南上。託乘赤霄登張翼也。乘雲兮回回。載氣溶溶意中惡也。亹亹兮自強。稍稍陞進遂自力也。將息兮蘭皐。且欲中休止芳澤也。失志兮悠悠。從高視下目眩惑也。蒶蘊兮黴黧。愁思蓄積面垢黑也。思君兮無聊。想念懷王忘寢食也。身去兮意存。體遠情近在胷臆也。愴恨兮懷愁。心中憂恨內悽惻也。

蓄英

登九靈兮遊神。想登九天放精神也。靜女歌兮微晨。神女夜吟聲激淸也。悲皇丘兮

涕兮滋流。悲思念國、泣雙下也。悲余后兮失靈。哀惜我后、違大法也。

昭世

季春兮陽陽。三月温和、氣淸明也。列草兮成行。百卉垂條、吐榮華也。余悲兮蘭生。哀彼香草、獨隕零也。委積兮從橫。枝條摧折、傷根莖也。江離兮遺捐。忠正之士、棄山林也。辛夷兮擠臧。仁智之士、抑沈沒也。伊思兮往古。惟念前世、諸賢俊也。亦多兮遭殃。仁義遇罰、禍及身也。伍胥兮浮江。吳王棄之、於江濱也。屈子兮沈湘。懷沙負石、赴汨淵也。運余兮念茲。轉思念此、志煩寃也。心內兮懷傷。腸中惻痛、摧肝肺也。望淮兮沛沛。臨水恐慄、畏禍患也。濱流兮則逝。意欲隨水、而隱遁也。榜舫兮下流。乘舟順水、遊海濱也。東注兮礚礚。濤波踊躍、多險難也。蛟龍兮導引。虬螭水禽、馳在前也。文魚兮上瀨。巨鱗扶己、渡涌湍也。抽蒲兮陳坐。拔草爲席、處薄單也。援芙蕖兮爲蓋。引取荷華、以覆身也。水躍兮余旌。風波動我搖旗旛也。繼以兮微蔡。續以草芥、入己船也。雲旗兮電鶩。遂乘風電、馳橫奔也。儵忽兮容裔。往來亟疾、若鬼神也。河伯兮開門。水君娭望、開府寺也。迎余兮歡欣。喜笑迎己、愛我善也。顧念兮舊都。還視楚國、思郢城也。懷恨兮艱難。抱念恚恨、常欲還也。竊哀兮浮萍。自比如蘋、生水瀕也。

世溷兮冥昏。時君闇蔽臣貪佞也。違君兮歸眞。將去懷王就仁賢也。乘龍兮偃蹇。驂駕神獸拏紛紜也。高回翔兮上臻。行戲遨遊遂至天也。襲英衣兮緹緦。重我絳袍采色鮮也。披華裳兮芳芬。徐曳文衣動馨香也。登羊角兮扶輿。陞彼高山徐顧眄也。浮雲漠兮自娛。乘雲歌吟而遊戲也。握神精兮雍容。握持神明動容儀也。與神人兮相胥。留待松喬與伴儷也。流星墜兮成雨。陰精並降如墮雨也。進瞵盼兮上丘墟。天且欲明至山溪也。覽舊邦兮滃鬱。下見楚國之亂危也。余安能兮久居。將背舊鄉之九夷也。志懷逝兮心懰慄。心中欲去內傷悲也。紆余轡兮躊躇。緩我馬勒而低徊也。聞素女兮微歌。神仙謳吟聲依違也。聽王后兮吹竽。伏妃作樂百蟲至也。魂悽愴兮感哀。精神惆悵而思歸也。腸回回兮盤紆。意中毒悶心紆屈也。撫余佩兮繽紛。持我王帶相糾結也。高太息兮自憐。長歎傷己遠放棄也。使祝融兮先行。俾南方神開軌轍也。令昭明兮開門。炎神前驅關梁發也。馳六蛟兮上征。乘龍直驅陞閶闔也。竦余駕兮入冥。遂馳我車上寥廓也。歷九州兮索合。周遍天下求雙匹也。誰可與兮終生。莫足與友爲親密也。忽反顧兮西囿。見彼隴蜀道阻阨也。覩軫丘兮崎傾。山陵嶔岑難涉歷也。横垂

楚國溷亂シテ賢士余ノ如キ者ヲ容ルヽ能ハズ余乃チ退キテ風月ヲ樂ミ、行ヲ潔修ス。

通路

林不容兮鳴蜩。國不養民賢宜退也。余何留兮中州。我去諸夏將遠逝也。陶嘉月兮總駕。嘉及吉時驅乘駟也。搴玉英兮自脩。采取瓊華自脩飾也。結榮茝兮逶逝。束草陳信遂奔適也。將去烝兮遠遊。遠離於君之四裔也。徑岱土兮魏闕。行出北荒山高桀也。歷九曲兮牽牛。過觀列宿九天際也。聊假日兮相佯。且徐遊戲須年歲也。遺光燿兮周流。敷揚榮華垂顯烈也。望太一兮淹息。觀天貴將止沈滯也。紆余轡兮自休。緩我馬勒留寢寐也。晞白日兮皎皎。天精光明而照察也。彌遠路兮悠悠。周望八極究地外也。顧列孛兮縹縹。邪視彗星光瞥瞥也。觀幽雲兮陳浮。山氣滃鬱而羅列也。鉅寶遷兮砏磤。大歲轉移聲磕磕也。雉咸雊兮相求。飛鳥驚鳴雌雄合也。泱莽莽兮究志。周望率土遠廣大也。懼吾心兮懤懤。惟我憂思意愁毒也。步余馬兮飛柱。徘徊神山且休息也。覽可與兮匹儔。歷觀羣英求妃合也。卒莫有兮纖介。衆皆邪佞無忠直也。永余思兮怞怞。愁心長慮憂無極也。

危俊

紅采騂—騂ハ赤色ナリ、綝纚 衣裳ノ垂ル、貌、干將ハ劍ノ名。

啓匱兮—金匱ヲ開キ策ヲ取リテ占ヒ、身ノ禍ニ遇フヲ知リ、乃チ君(所思)ニ永訣シテ去ル

可與兮寤語。衆人愚闇誰與謀也。痛鳳兮遠逝。仁智之士遁世去也。畜鴳兮近處。畜養佞諛而親附也。鯨鱏兮幽潛。大賢隱匿竄林藪也。從蝦兮遊陼。小人並進在朝廷也。鯨鱏大魚也。蝦小魚也。乘虬兮登陽。意欲駕龍而陞雲也。載象兮上行。遂騎神獸用登天也。神象白身赤頭。有翼能飛也。朝發兮葱嶺。旦發西極之高山也。夕至兮明光。暮宿東極之丹巒也。北飲兮飛泉。吮嗽天液之浮源也。南采兮芝英。咀嚼靈草以延年也。宣遊兮列宿。徧歷六合視衆星也。順極兮彷徉。周繞北辰觀天庭也。紅采兮騂衣。婆娑五采芬華英也。翠縹兮爲裳。衣色環瑋耀青葱也。舒佩兮綝纚。緩帶徐步五玉鳴也。竦余劍兮干將。握我寶劍立延頸也。騰蛇兮後從。神虵侍從慕仁賢也。飛駏兮步旁。駏驉奮飛承轂輪也。微觀兮玄圃。上睨帝囿見天園也。覽察兮瑤光。觀視斗杓與玉衡也。啓匱兮探筴。發匣引籌考祿相也。悲命兮相當。不獲富貴値流放也。紉蕙兮永詞。結草爲誓長訣行也。將離兮所思。背去九族遠懷王也。浮雲兮容與。天氣滃溶乍東西也。道余兮何之。來迎導我難隨從也。遠望兮仟眠。遙視楚國闇未明也。聞雷兮闐闐。君好妄怒威武盛也。陰憂兮感余。內愁鬱伊害我性也。惆悵兮自怜。悵然失志嗟厥命也。

極運兮―心ヲ盡シテ斡旋セルモ君ト合ハズ、乃チ自ラ屈抑シテ困窮ス一タビ忠謀ヲ陳述セント欲スルモ能ハズ。乘日月―天帝ニ見エテ己ノ志ヲ訴ヘント欲シ先ヅ鄗酆（周ノ文王ハ酆ニ都シ武王ハ鄗ニ都セリ）ヲ顧ミテ二聖人ヲ追慕シ、九隅（九州ノ隈ナリ、昔禹天下ヲ分チテ九州トナセリ）ヲ周覽シ蘭宮（善人ノ居ル處）ニ彷徨ス。芷閭兮―身ヲ修メ行ヲ愼ミ德ヲ積ミテ止マザルニ喩フ。

天門兮―天ヲ仰ギ地ニ俯シ賢者ヲ求メント欲スルモ能ハズ、今ヤ世亂レテ姦邪道ヲ塞ゲルヲ以テ、有德ノ士モ之ヲ示スニ由ナシ。

極運兮不中。周轉求君道不合也。來將屈兮困窮。還就農桑修播植也。余深愍兮慘怛。我內憤傷心切剝也。願一列兮無從。欲陳忠謀道隔塞也。乘日月兮上征。想託神明陞天庭也。顧遊心兮鄗酆。回軥周京念先聖也。文王都酆、武王都鄗。二聖有德、明於用賢。故顧其都冀遭逢也。彌覽兮九隅。歷觀九州求英俊也。彷徨兮蘭宮。遊戲道室誦五經也。芷閭兮葯房。居仁履義守忠貞也。奮搖兮衆芳。動作應禮行馨香也。菌閣兮蕙樓。節度彌高德成就也。觀道兮從橫。衆人瞻望聞功名也。寶金兮委積。志意堅固策謀明也。美玉兮盈堂。懿譽光明滿朝廷也。桂水兮潺湲。芳流衍溢周四境也。揚流兮洋洋。潔白之化動百姓也。蓍蔡兮踊躍。蓍龜喜樂慕清高也。蓍筮也。蔡大龜也。論語曰、臧文仲居蔡。孔鶴兮回翔。畏怖羅網陞青雲也。撫檻兮遠望。登樓伏楯觀楚郢也。念君兮不忘。思慕懷王結中情也。怫鬱兮莫陳。忠言濫積不列聽也。永懷兮內傷。長思切切中心痛也。

匡機

天門兮墜戶。金闔玉閨君之舍也。孰由兮賢者。誰當涉履英俊路也。無正兮溷廁。邪佞雜亂來並居也。懷德兮何覩。忠信之士不見用也。假寐兮愍斯。衣冠而寢自憐傷也。不脫冠帶而臥曰假寐。詩云假寐永歎。誰

爲堂。平場廣坦爲壇。黿鼉游乎華池。黿蝦蟇也。華池芳華之池也。言君推遠孔鳳。斥逐賢智。畜養鵝鶩。親近小人。滿於堂庭。黿鼉諭讒諛弄口得志也。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要褭駿馬。太阿利劒也。言君放遠要褭英俊之士。而駕橐駝。任使罷駑鈍朽之人。而棄明智之士也。拔搴玄芝兮。玄芝神草也。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橘柚美木也。苦李旖旎。旖旎盛貌也。言君乃拔去芝草。賤棄橘柚。種殖芋荷。養育苦李。愛重小人。斥逐君子也。甂甌登於明堂兮。甂甌瓦器名。周鼎潛乎深淵。周鼎夏禹所作鼎也。左氏傳曰。昔夏禹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是爲周鼎。言甂甌之器登明堂。周鼎反藏於深淵之水。言小人任政。賢者隱匿也。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往古嫉妬忠直。而不肯進用。我何爲獨怨今世之人乎。自慰之詞。

【王】九懷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汚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方圜之異形兮。勢不可以相錯。言君性所為。不與己合。若方與圜。不可錯雜。勢不相安也。列子隱身而窮處兮。列子古賢士也。世莫可以寄託。言列子所以隱伏不仕。而窮處者。以世多詐偽。無可以寄命託身也。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翔翔而無所薄。已解於九辯也。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言已歷貪濁之世。終不得展其志意。但甘處巖穴之中。而隱伏也。欲闔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闔閉也。言己欲閉口結舌。而不復言。以嘗被君之厚祿。故不能默也。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言憂愁之無窮也。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思一見君而陳忠言也。不及君而騁說兮。騁馳也。世孰可為明之。言己不及賢君。而騁極忠說。則時世闇蔽。無可為明真偽也。身寢疾而日愁兮。寢臥也。情沈抑而不揚。言己身被疾病。臥而愁思。自傷忠誠沈抑。而不得揚達也。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言當世之人。無可與議事君之道者。哀我精神所志。而不得通於君也。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孔孔雀也。畜鳧駕鵞。雞鶩滿堂壇兮。高殿敞揚

直棄之林野。亦不知賢也。

機蓬矢以射革。

矢箭也。言張强弩之機、以蓬蒿之箭、以射犀革之盾、必摧折而無所能入也。言使愚巧任政、必致荒亂、無所能成也。

駕蹇驢而無策兮。

蹇跛也。策箠也。

又何路之能極。

極竟也。言君任駑鈍之臣、使在顯職、如駑跛蹇之驢、又無鞭箠、終不竟道、將傾覆也。

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

言君不能以禮敬聘請賢者、將以直針釣魚、無所能得也。

伯牙之絶弦兮。

伯牙工鼓琴也。

無鍾子期而聽之。

鍾子期識音者也。言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弦、不肯復鼓、以世無知音也。言已不遇明君識忠直者、亦宜鉗口而不語言也。

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

和卞和也。剖猶治也。已解於上篇也。

同音者相和兮。

謂清濁也。

同類者相似。

謂好惡也。以言君清明、則潔白之士進、君闇昧、則貪濁之人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

同志爲友。言飛鳥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羣而呼其耦。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

叩擊也。彈楔也。宮角五音也。言叩擊五音、各以其聲、感而相應也。以言君求仁則仁至、修正則下直也。

虎嘯而谷風至兮。

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也。以言君修德行正、則百姓隨而化也。

龍擧而景雲往。

龍介蟲陰物也。景雲大雲而有光者。雲亦陰也。言神龍將擧陞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言君好賢士、則英俊往而並集也。

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

言鳥獸相呼、雲龍相感、無不應其類、而從其耦也。傷君獨無精誠之心以動賢也。

夫

誠無王—王良ハ古ノ善ク馬ヲ御スル者。

蹇超搖而無冀。蹇辭也。超搖不安也。言已自念年老。心中悇憛。超搖不安。終無所冀望也。

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皆已解在九辯。

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已解於離騷經也。

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調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高舉清白之行。恐不和於俗。而見憎於衆也。

弧弓弛而不張兮。弛解也。孰云知其所至。言弧弓雖強。弛而不張。誰知其力之所至乎。以言賢者不在職位。亦不知其才德也。

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言國無傾危之難。則不知賢士之伏節死義也。

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群兮。朋曹比而黨譽。邪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弧戾也。言世俗之推佞以爲賢。進富以爲能。故君之正法。膠戾不用。衆皆背公而鄉私也。

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明堂布政之宮也。言忠直之士。隱身辟匿。讒諛之人。反登明堂而爲政也

棄彭咸之娛樂兮。言棄彭咸清潔之行。娛樂之風俗。則爲貪佞也。

滅巧倕之繩墨。言工滅巧倕之繩墨。則枉直失其制也。言君背先王之法。則自亂惑也。

菎蕗雜於黀蒸兮。枲翮曰黀。煏竹曰蒸。言持菎蕗香直之草。雜於黀蒸。燒而燃之。則不識於物也。以言取忠

怨靈修―楚王ノ操守浩蕩トシテ定マラズ、讒人ノ惑ハス所トナルヲ怨ミ、泰山ノ崩レテ池トナリ、江河ノ決シテ又塞グベカラザルニ至ランコトヲ悲ム（楚王ノ位ヲ失ヒ、國家ノ滅亡スルニ喩フ）。卒撫情―自ラ心ヲ制抑シテ敢テ言ハズ、獨リ惆悵ス、君今ヤ賢愚忠邪ヲ辨セズ、玉石ヲ混同シ魚眼ト珠璣トヲ辨別セザルガ如シ。

增歎貌也。已解於離騷經。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言亦無所復還也。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言己履清白。其志如水。雖遇棄放。猶志仰高遠而不懈也。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言己哀楚有高丘之山。其岸峻嶮。赤而有光明。傷無賢君。將以阽危。故沈身於湘流而不還也。

哀命

怨靈修之浩蕩兮。已解於離騷經。夫何執操之不固。操志也。固堅也。言己念懷王信用讒佞。志數變移。而不堅固也。悲太山之爲隍兮。隍城下池也。易曰城復于隍也。孰江河之可涸。涸塞也。言太山將頽爲池。以喩君且失其位。用心迷惑。過惡已成。若江河之決。不可涸塞也。願承間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所畏爲忌。所隱爲諱。干觸也。言己願承君間暇之日時。竭效忠言。恐犯上忌。觸衆人諱。而見刑誅也。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怊悵恨貌也。言己終撫我情。寂寞不言。然悵自恨。心悲毒也。玉與石而同匱兮。匱匣也。貫魚眼與珠璣。圓澤爲珠。廉隅爲璣。以言君不知賢愚忠佞之士。猶雜魚眼與珠璣。同貫而不別也。駑駿雜而不分兮。駑鈍馬也。良馬爲駿也。服罷牛而驂驥。任轅爲服。外騑爲驂。言君選士用人。雜用駑駿。不異賢愚。若駕罷牛。驂以騏驥。才力殊也。年滔滔而日遠兮。滔滔行貌。壽冉冉而愈衰。自傷不遇年衰老也。心悇憛而煩冤兮。悇憛憂愁貌也

處玄舍—吾德ヲ修ムレドモ君ノ用フル所トナラズ、乃チ退キテ巖穴ノ間ニ隱レ、高德ノ人ヲ求メテ倶ニ居ラントス。

哀靈修—靈修ハ楚王ヲ謂フ。

念女須—女須ハ屈原ノ姉ナリ。

上沅湘而分離。言讒佞害己。使明君放逐忠臣。上下分離。失其所也。測汨羅之湘水兮。汨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知時固而不反。言己沈身汨水。終不還楚國也。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遂去而流遷也。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巖穴也。言己修德不用。欲伏巖穴之中。以自隱藏也。從木蛟而爲徒兮。與神龍乎休息。自喩德如蛟龍而潛匿也。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己所居。靈魂偃蹇難止。欲去之也。含素水而蒙深兮。目眇眇而既遠。素水白水也。言雖遠行。不失清白之節也。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罔兩無所據依貌也。舍止也。自哀身體陸離。遠行解倦。精神罔兩。無所據依而舍止也。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言子椒子蘭不肯反己。魂魄迷惑。不知道路。當如何也。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言願設陳己行。終無過惡。雖身沒名滅。猶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國將危亡。失賢之故也。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瞀悶也。迷惑也。言己遭遇亂世。心中煩惑。不知所行也。念私門之正匠兮。匠敎也。遙涉江而遠去。言己念衆臣皆營其私。相敎以利。乃以其邪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己遠去也。念女須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於悒

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不知所之也。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羣而遠擧。擧去也。言苦見俗人多言無信。不可據任。故願離衆而遠去也。登巒山而遠望兮。巒小山也。好桂樹之冬榮。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也。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大壑海水也。言已仰觀天火。下觀海水。心愁思也。引八維以自道兮。天有八維。以爲綱紀也。含沆瀣以長生。言己乃攣持八維。以自導引。含沆瀣之氣。以不死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秋實謂棗栗之屬也。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言飲食潔清。所處芬香也。雜橘柚以爲囿兮。列辛夷與椒楨。雜聚衆善。以自修飾也。鶤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言鶤鷄鵾鶴大鳥。猶知賢良。哀惜己之履行正直而不施用也。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言己自哀生時祿命。好行公正。不與君合。憐傷楚國無有忠臣。國家多憂也。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言己懷潔白之志。以得罪過於衆人也。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言衆人惡明正之直士。以君闇昧不知用之故也。何君臣之相失兮。

ル、人ノ見ザル所ニ善ヲ行フ者ハ少シ、誰カ報ユル所ナキ君ノ爲メニ力ヲ盡サンヤ。

諛新人。日近而見親也。

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言衆人誰能有執心正行於杳冥之中。施於無報之人乎。言皆苟且而行以求利也。

苦衆人之皆然兮。乘風而遠遊。言己患苦衆人皆行苟且。故乘風而遠去也。

凌恒山其若陋兮。凌乘也。恒山北嶽也。陋小也。聊愉娛以忘憂。言己乘騰高山。以爲庳小。陟險猶易。聊且愉樂。以忘悲憂也。

悲虛言之無實兮。讒言無誠。君不察也。苦衆口之鑠金。已解於九章中。

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衿。言己遠行。猶思楚國而悲泣也。

厭白玉以爲面兮。厭著也。懷琬琰以爲心。言己施行淸白。心面若玉。內外相副。

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淫潤也。言讒邪之言。雖自內感己志。而猶不變。玉色外潤。而內愈明也。

何靑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濛濛。蒙蒙盛貌。詩云。零雨其濛。言遭佞人群聚。造作虛辭。君政用急。天早下霜則害草木。傷其貞節也。

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風爲號令。言君命寬則風舒。風舒則己徘徊。而有還志也。令急風疾。則己惶遽欲急去也。

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藩蔽也。南國諸侯。爲天子藩蔽。故稱藩也。至會稽而且止。會稽山名也。言己聞南國饒樂。而欲往。至會稽山。且休息也。

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韓衆仙人也。天道長生之道也。

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爲旌。旌旗也。有鈴爲旌也。

駕靑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言極疾也。

哀人事—吾既ニ人事ヲ盡シテ君ニ用ヒラレザルヲ哀ミ、乃チ命ヲ天ニ委ス（咸池ハ天神ナリ）。

故人疏—故舊忠臣ハ日ニ疏ンゼラレ、讒諛ノ近進ハ日ニ親任セラ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言己放在山澤。心中愁苦。無所告愬。長憂悲而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言己自念懷抱忠誠。履行清白。內不慙於身。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懈也。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言己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迫促。去若顏下。年且老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待放三年。君命還則復。無則遂行也。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言己自憐身老。不足以終志意。幸復一見君。陳忠言還鄉邑也。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也。言已自哀不能修人事。以見愛於君。屬祿命於天。委之神明而已。身被疾而不閒兮。閒差也。心沸熱其若湯。言己修行仁義。身反被病。而不閒差。憂道不立。心中恒然。而氣熱若湯之沸也。冰炭不可以相並兮。並併也。吾固知乎命之不長。言冰見炭則消。炭得冰則滅。以喩忠佞不可並處。則相傷害。固知我命之不得長久。將消滅也。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自哀惜。死年尚少也。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不得歸鄕見故居也。鳥獸驚而失羣兮。飛者爲鳥。走者爲獸。猶高飛而哀鳴。言鳥獸失其羣偶。尚哀鳴相求。以刺同位之人。曾無相念之意也。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眞情。眞情本心也。言狐狸之死。猶嚮丘穴。人年老將死。誰有不思故鄉乎。言己尤甚也。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言舊故忠臣。日以疏遠。讒

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壽命夭也。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依保也。願自沈於江流兮。絶橫流而徑逝。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言己思委命於江流。沈爲泥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言時貪亂者衆。賢者隱藏。廉正之士。不能容於世也。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剖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已解於九章也。行明白而日黑兮。荊棘聚而成林。荊棘多刺。以喩讒賊。言己修行清白。皎然日明。而讒人聚而蔽之。謂之暗昧。使不得通也。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廬序之東爲東廂。以言賢者棄捐閭巷。小人親近左右也。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言小人相擧而論議。賢智隱而深藏也。願壹往而徑逝兮。道壅絶而不通。言己思壹見君盡忠言。而遂徑去。障蔽於讒佞。而不得至也。

怨思

欲高飛一集ハ至ルナリ、罔ハ網ナリ、法律ニ喩フ。

胥之愼事。子胥臨死曰、抉吾兩目、置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死不忘國。故言愼事也。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以爲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斲。斲斷也。昔卞和得寶玉之璞而獻之楚厲王。或毀之以爲石。王怒斷其左足。武王卽位。和復獻之。武王不察視。又斷其右足。和乃抱寶泣於荊山之下。悲極血出。於是暨成王。乃使工人攻之。果得美玉。世所謂和氏之璧也。或曰。兩足畢索。索盡也。以言玉石易別於忠佞。尙不能知。己之獲罪。是其常也。小人之居勢兮。志狹智少爲小人也。視忠正之何若。言小人智少慮狹。苟欲承順求媚。以居位勢。視忠正之人。當何如乎。甚於草芥也。改前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囁嚅小語。謀私貌也。言小人在位。以其愚心。改更先聖法度。背違仁義。相與耳語。謀利。而妄造虛僞。以譖毀賢人也。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爲醜惡。讙譁爲訟。閭娵好女也。言君親信讒諛之臣。斥逐忠正。背先聖法度。衆人讙譁之訟。以好爲惡。心惑意迷。而不自知也。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言君近諂諛。習而信之。蔽遠賢者。言不見用。誰當知己之淸白。彼之貪濁也。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所歸薄。薄附也。言己放流。不得內竭忠誠。外盡形體。東西眇眇。無所歸附也。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言己專壹忠情。竭盡耳目之精明。欲以助君。而爲佞人之所壅蔽。不得進也。年既已過太半兮。然轗軻而畱滯。轗軻不遇也。言己年已過五十。而轗軻沈滯。卒無所逢遇也。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罔以喩法。言己欲高飛遠止他方。恐遭罪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獨冤抑

桂蠹不―桂ヲ食ム蟲(善行ノ士ニ喩フ)ハ忽チ黜ケラレテ久シク地位ヲ保ツ能ハズ、蓼蟲(貪濁ノ人)ハ常ニ惡行ヲナシテ善ニ移ルベキヲ知ラズ(蓼ハ菜ノ辛キ者、葵ハ菜ノ甘美ナル者)。

驥躊躇―賢者モ暗主ニ遇ヒテハ重用セラレザルモ明君ニ遇ヘバ、始メテ偉業ヲ建ツルヲ得ルニ喩フ。

吾獨乖―古ノ賢人ハ皆明君ニ遇ヘルニ、吾獨リ遇ハズ、是ヲ以テ心悲傷ス。

修清白。偏與貪濁者異行。不可同趣也。

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西施美女也。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

嫫母勃屑而日侍。嫫母醜女也。勃屑猶媻姍。膝行貌也。言西施媞媞。儀容姣好。屏不得見。嫫母醜惡。反得媻姍而侍左右也。以言親近小人。斥逐君子也。

桂蠹不知所淹留兮。桂蠹以喩食祿之臣也。言桂蠹食芬香。居高顯。不知留止。妄欲移徙。則失甘美之木。亡其處也。以言衆臣食君之祿。不建忠信。妄行佞諂。亦將失其位。喪其所也。

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終以困苦而癯瘦也。以喩己修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

處涽涽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言己居濁溷之世。無有達我清白之志也。

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識知也。言己心載忠正之志。欲遠去以求賢人君子。固非衆人所能知也。

驥躊躇於弊輦兮。躊躇不行貌。

遇孫陽而得代。孫陽伯樂姓名也。言衆人不識騏驥。以駕敗車。則不肯進。遇伯樂知其才力。以車代之。則至千里。流名德也。以言俗人不識己志。亦將遇明君。建道流化。垂功業也。

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皆解於離騷經。

路室女之方桑兮。路室客舍也。

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

吾獨乖剌而無當兮。乖差也。剌邪也。

心悼怵而耄思。耄亂也。九十曰耄。言古賢俊皆有遭遇。我獨乖差。與時邪剌。故心中自傷怵惕。而思志爲耄亂。

思比干之恲恲兮。恲恲忠直之貌。

哀子

タズ、是ヲ以テ廉潔ノ士ハ黜ケラレ、貪婪ノ人ハ益重用セラル。

服淸白―吾行ヲ潔白ニシ道ニ逍遙シ、カノ玄英（貪濁者ニ喩フ）ト行ヲ異ニセン。

是非。不別忠佞。風俗毀譽。高下嵾嵯。賢愚合同上不任賢。化使然也。

淸泠泠而殲滅兮。

淸泠泠以喩潔白。殲盡也滅消也。

溷湛湛而日多。

溷湛湛喩貪濁也。言泠泠清潔之士。盡棄銷滅。不見論用。貪濁之人。進在顯位。日以盛多。

梟鴞既以成群兮。玄鶴弭翼而屏移。

言貪狼之人。並進成羣。廉潔之士。歛節而退也。

蓬艾親入御於床第兮。

第牀簀也。以喩親密。

馬蘭踸踔而日加。

馬蘭惡草也。踸踔暴長貌也。加盛也。言蓬蒿藊艾。入御房中。則馬蘭之草。踸踔暴長而茂盛也。以言佞諂見親近。則邪僞之徒。踴躍而欣喜也。

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

言棄捐芳草。忠正之士。當奈世人不知賢何。

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無穢而險戲。

險戲猶言傾危也言周家建立德化。其道平直公方。所履無失。而言蕪穢傾危者。心惑意異也。以平直爲傾危。則以忠正爲邪枉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高陽無故而委塵兮。

高陽帝顓頊也。委塵坋塵也。言帝顓頊聖明克讓。然無故被塵翳。言與帝共工爭天下也。

唐虞點灼而毀議。

點汙也。灼灸也。猶身有病人點灸也。言堯舜至聖。道德廣被。尚點灸謗毀。言有不慈之過。卑父之累也。

誰使正其眞是兮。

言佞人妄論。以善爲惡。乃非訕聖王。當誰使正其眞僞乎。己以忠被罪。固其宜也。

雖有八師而不可爲。

八師謂禹稷咼皐陶伯夷倕益夔也。言堯舜有聖賢之臣八人。以爲師傅。不能除去虛僞之謗乎疾讒之辭也。

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

言皇天保其高明之姿。不可踰越也。后土持其久長。不可掘發也。賢人守其志分。亦不可傾奪也。

服淸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

玄英純黑也。以喩貪濁。言己被服芬香。履

世沈淖―世俗財利ニ沈溺シテ、是非忠佞ヲ別

長。言君好聽邪說之臣。虛言浮說。以自誤亂。將絕國家累世久長之祿也。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爲政。滅先聖之法度。而不施用。背棄忠直之臣。以自傾危。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秋蓬。蓬蒿也。秋時枯槁。言君信任佞諛。不慮艱難。卒遭憂患。然後乃覺。若放火於秋蒿。不可救制也。業失之而不救兮。尙何論乎禍凶。言言君施行業。以失道。身將危殆。尙復論國之禍凶。豈不晚哉。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彼讒佞相與朋黨。並食重祿。獨行忠直之士。當復何望。宜窮困也。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稍積爲漸。汙變爲染。秋毫微哉而變容。銳毛爲毫。夏落秋生。言君用讒邪。日以漸染。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秋毫更生。其容微眇。而日長大也。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咎過也。言車載衆輕之物。以折其軸。而不可乘。其過咎由重衆。雜載衆多之故也。以言國君聽用群小之言。則壞敗法度。而自傾危也。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言己心清潔。不能久居濁世。故赴湘沅之水。與流澌俱浮。恐遂乘波。而東入大海也。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礫小石也。言己所以懷沙負石。甘樂死亡。自沈於水者。不忍久見懷王壅蔽於讒佞也。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沈沒也。淖溺也。俗岭峨而嵾嵯。岭峨嵾嵯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沈沒財利。用心淖溺。不論

傷害也。

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士曰隱寶曰藏。言己懷忠信之計。不得列見。獨處巖穴之中。隱藏而已。

成功隳而不卒兮。隳壞也。

子胥死而不葬。言子胥爲吳伐楚破郢。謀行功成。後用讒言。賜劒棄死。故言死而不葬也。

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言當世之人見子胥被害。則變心從俗。以承上意。若風靡草。群聚成行而羅列。

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僞進而得當。言信直之臣。被蒙譖毀。而身敗弃。虛僞之人進用在位。而當顯職也。

追悔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有功。言君進用虛僞之臣。則國傾危。追而自悔。亦無所及也己欲盡忠直之節。終不能成其功也。

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言在位之臣。廢先王之制度。務從私邪。背去公正。爭欲求利也。

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言己執守清白。而死忠直。終不變節。惜年齒尙少。壽命未盡而將夭逝也。

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大夫方舟。士特舟。矇僮矇也言我將方舟隨江而浮。冀幸懷王開其矇惑之心而還己也。

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故號爲申子也。哀痛忠直之言。忤逆君耳。使之恚怒。若申胥諫吳王。殺而沈之江流也。

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値君之不聰。悉盡也。聽遠曰聰。言己欲盡忠竭其所聞陳列政事。遭値懷王闇不聰明。而不見納也。

不開寤而難道兮。不別橫之與縱。緯曰橫經曰縱。言君心常惑而不可開寤。語以政道。尙不別緡布經緯橫縱。不能知賢愚亦明矣。

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

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故幽隱之士。皆有嘉名也。

苦衆人之妬予兮。言己忠苦楚國衆人。妬我忠直。欲害己也。箕子寤而佯狂。箕子紂之庶兄。見比干諫而被誅。則被髮佯狂。以脫其難也。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言己欲效箕子佯狂而去。不顧楚國之地。貪忠直之名。念君闇昧。心爲傷痛怫鬱而傷病也。聯蕙芷以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言仁人聯結蕙芷芬香之草。服之於身。過鮑魚之肆。則失其性。而不芬香也。以言己積累忠信。爲讒人所毀。失其忠名也。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謗訕也。攘排也。言正直之臣。端其心志。欲以輔君。反爲讒人所謗訕。身見排逐而遠放也。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言當世俗人。皆改其清潔。化爲貪邪。當若伯夷餓於首陽。而身垂功名也。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叔齊伯夷弟也。言己獨行廉潔。不容於世。雖飢餓而死。幸若叔齊久而有榮名也。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言讒佞陳列在側。則使君不聰明也。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言忠臣正其心。欲諫其君。讒毀在旁。而不敢言也。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微霜殺物。以喩讒諛。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使不得成熟也。以言讒人晨夜毀己。亦將害己身。使其忠名不得成也。商風肅而害生兮。商風西風。肅急貌。百草育而不長。言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草不得盛長。以言君令急促。剗傷百姓。使不得保其性命也。衆並諧以妬賢兮。孤聖特而易傷。言衆佞相與並同以妬賢者。雖有聖明之智。孤特無助。易

惟往古ー古昔ノ君、道ヲ得テ榮エ道ヲ失ヒテ亡ビタルヲ思ヒ、又私曲ノ微言遂ニ國家ヲ危クセル事ヲ思フ。

齊桓失ー齊ノ桓公管仲ノ言ヲ用ヒズシテ豎刁易牙二人ヲ擧ゲテ、專ラ國政ニ任ゼシメ遂ニ國亂ヲ釀シ管仲獨リ忠名ヲ彰ハセリ。

晉獻惑ー晉ノ獻公驪姬ニ惑ヒ、太子申生ヲ廢セシガ、國亂ノ基ヲナシ、申生孝ニシテ却テ殃ニ遇ヘリ。

偃王行ー偃王ハ徐國ノ王ナリ、荊文ハ楚ノ文王ナリ、佐ハ輔佐ナリ、呂望ハ太公望呂尚ヲイフ。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言己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以亡。覽私微之所傷。傷害也。言己又觀人君私愛佞讒。受其微言。傷害賢臣者。國以危殆也。楚之無極。吳之宰嚭是也。

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言堯舜所以有聖明之德者。以任賢能。慈愛百姓。故民至今稱之也。

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戒桓公曰。豎刁自制。易牙烹子。此二臣者。不愛其身。不慈其子。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傳公子。諸公子並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蟲流出戶。故曰。失於專任。夷吾忠而名著也。

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已解於九章篇中。

偃王行其仁義兮。荊文寤而徐亡。荊楚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偃論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爲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故司馬法曰。國雖強大。忘戰必危。蓋謂此也。

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卒怒曰暴。賊善曰虐。言殷紂暴虐以失其位。周得呂望。而有天下也。

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隴。小曰丘。大曰壟。言武王脩先古之法。敬愛賢能。克紂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

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才敵千人爲俊。浸淫多貌也。言天下賢能英俊慕周之德也。日來親附。浸淫盛多。四海並合。皆同志也。

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言周家選

便娟之一屈原ノ放タレテ澤畔ニ在ルハ恰モ美竹ノ江潭ニ寄生スルガ如シ、原ヤ上ハ君ノ爲ニ雨露ヲ蔽ヒ下ハ人民ノ爲ニ清風ヲ送ル、然モ君ト相合ハザルコト、竹ト柏トノ異ルガ如シ。

山崔巍兮。崔巍高貌。水流湯湯。湯湯流貌。言已仰視高山。其形崔巍。而不知顛𧿹。俛視水流。湯湯流行。而不知竭。自傷不如山水之性。身將顛沛也。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陂池曰坑。言已年歲衰老。死日將至。不得處國朝。輔政治。而與麋鹿同坑。鳥獸同伍。將墜陷坑穽。不復久也。塊鞠兮。塊獨處貌。匍匐爲鞠。當道宿。夜止曰宿。言已孤獨無耦。塊然獨處。鞠然匍匐。當道而躓。臥無所棲宿也。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舉與也。言舉當世之人。皆行佞僞。當何所告我忠信之情。斥逐鴻鵠兮。鴻鵠大鳥。近習鴟梟。鴟梟惡鳥。斬伐橘柚兮。橘柚美木。列樹苦桃。苦桃惡木。言君親近貪賊姦惡之臣。而遠仁賢之臣也。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便娟好貌。屈原以竹自喩。言有便娟長好之竹。生於江水之潭。被蒙潤澤而茂盛。自恨放流而獨不蒙君之惠也。上葳蕤而防露兮。葳蕤盛貌。防蔽也。下泠泠而來風。泠泠清涼貌。言竹被潤澤。上則葳蕤而防蔽霧露。言上能有所覆也下則泠泠清涼可休庇也。以言己德上能覆蓋於君。下能庇廕於民。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栢之異心。竹心空。屈原自喩志通達也。栢心實。以喩君闇閉塞也。言己性達道德。而君閉塞。其志不合。若竹栢之異心也。往者不可及兮。謂聖明之王堯舜禹湯文武也。來者不可待。欲須賢君。年齒已老。命不可待也。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悠悠憂貌。振救也。言已憂愁思想。則呼蒼天。言己懷忠正。而君不知。群下無有救理我之侵冤者。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言己私怨懷王用心闇惑。終不覺寤。令我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已。

ン（俗學ニ甘ンズルヲ謂フ）一タビ成形ヲナセバ、復タ回復スベカラズ。
動震雷―昕ハ旭日ノ光ナリ、聰明ニ喩フ、易ニ據レバ震卦ハ雷ナリ其德ハ動、艮ハ山ナリ其德ハ止、離ハ火ナリ其德ハ明、巽ハ風ナリ其德ハ順、坎ハ水ナリ其德ハ險、兌ハ澤ナリ其德ハ說。
平生於―屈ハ楚國ニ生レ君ト同姓ナリシガ後遠ケラレ田野ニ棄テラル、言語ニ拙ニシテ自ラ陳辯スルヲ得ズ又友朋ノ之ヲ輔クルナシ。
數言便―屢忠言ヲ進メ國家ニ便セントシ、却テ近臣ノ怨ヲ買フ、王亦原ノ言ノ利ヲ察セズシテ之ヲ放逐ス。
伏念過―原自ラ省ルニ過失ノ收ムベキ者ナシ、タヾ衆讒人朋黨シテ君ヲ惑スヲ以テ君遂ニ之ニ惑ヘルナリ。

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殷勤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平生於國兮。平屈原名也。長於原壄。高平曰原。坰外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遠。棄於田野。傷有始而無終也。言語訥譅兮。出口爲言。相答曰語。訥者鈍也。譅者難也。又無彊輔。言己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復無彊友黨輔。以保達己志也。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褊狹也。寡少也。屈原多才有智。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門下喩親近之人也。言己數進忠言。陳便宜之事。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己也。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壄。言懷王不察己忠謀。可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野。而不還也。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言己伏自思念。行無過失可改易也。羣衆成朋兮。上浸以惑。上謂君也。浸稍也。言佞人相與群聚。朋黨成衆。君稍以惑亂。而不自知也。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滅消也。言佞臣巧好其言。順意承旨。旦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懷恐懼。呑聲小語。消滅謇謇之氣。以避患禍也。堯舜聖已沒兮。孰爲忠直。言堯舜聖明今已沒矣。誰爲盡忠直也。高

シ、乃チ巫陽ニ命ジテ放心ヲ招ガシメント。

大明朝—大明(日ナリ)朝ニ東天ニ上リ群蒙ヲ啓クヤ、萬物搖動シ正性ヲ失ヒ中庸ヲ失フニ至ル(孟子ノ夜氣ノ章ヲ參考セヨ)。

離明獨—離ハ日ノ象ナリ、又方位ニ於テ南ニ當ル、文章ニ眩惑セラレ淫侈ノ犯ス所トナルベキヲ謂フ。

日入昧—昧谷ハ日ノ入ル所ナリ、西ハ秋ニ當ル、實落チ材成ルト雖モ、彫衰ノ運ニ遇フベキヲ謂フ。

幽都闇—幽都ハ北ナリ、北ハ冬ニ當ル、閉塞收藏シテ伸ビザルヲ謂フ。

魂乎來歸魂無上—上ハ天ニ上ルコトニテ老莊等ノ異端ヲ學ブニ喩ン、老莊ノ道ハ清陽(天ノ氣ナリ)澄徹シテ文章恍惚タルガ如シ、高遠ニ失シ倫類ヲ絕ツニ至ラン。

魂乎來婦魂無下—下ハ世俗ニ從ノニ喩フ、下位ニ安ンジテ時ニ用ヒラレズ土苴(掃溜ナリ莊子ノ字面)ニ甘ンゼ

有兮專靜默、有心獨藏兮吝爲德。魂乎來歸魂無上。淸陽朝徹兮文惚恍。絕類離羣兮入無象。杳然高擧兮極驕亢。魂兮來歸魂毋下。素位安行兮以時舍。沉濁下流兮甘土苴。固哉成形兮不知化。魂兮來歸反故居。盍歸休兮復吾初。範博厚以爲宮兮。戴高明以爲廬。植大中以爲常產兮蘊至和以爲廚。動震雷以鼓昕兮守艮山以止隅。秉離明以爲燭兮御巽風以行車。守吾坎以禦侮兮開吾兌以進趨。資糧械器惟所用兮何物之不儲。四方上下惟所之兮何適而非。塗雖備物以致用兮廓吾府而常虛。縱奔騖以終日兮燕吾居而晏如。惟寞惟寂疑有疑無。其尊無對其大無餘。曷自苦兮一方拘。寃兮來歸返故居。

王 七諫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

德音（天子ノ意旨ナリ）ヲ阻ツルガ故ナリ、幽々ハ身ノ顯榮ナラザルヲ謂フ。
逝空文—今空文ヲ流ブルハ、己ノ志ヲ示シテ將來ニ告ゲンガ爲ナリ、コレ昔人ノ純美ヲ擧ゲ、申申（繰リカヘスナリ）トシテ世ニ告グル所以ナリ。
皷弗躍—皷テドモ躍ラズ麾ケドモ進マズ、道ノ衰ヘタルコト既ニ千五百年ナリ、豈ニ寥濶ナルカナ、コレヲ天命ノ然ラシムル所ナリト謂ハゞ敢テ嗟スベキニアラズ、余ハタゞ自ラ省ミテ勉勵センノミ。
上帝若—天帝曰ク、哀ムラクハ生民モトコレ天ニ肖タル者（天道ヲ受テ生レタルヲ謂フ）神明之ニ德ヲ降シ、視聽食息ミナ則アリ、然モ道ニ則ルコト甚ダ微淺ナリ、コレ心ヲ操ルコト微弱ニシテ本心ヲ喪失シ、復歸セントスルモ歸路ニ迷ヘルガ故ナリ、恰モ檻中ノ豚ノ逸シテ歸ラザルガ如ク、蟻ノ羊羶ヲ慕ヒ之ヲ貪リテ離レザルガ如

其爲此詞。蓋以寓夫求放心。復常性之微意。非特爲詞賦之流也。故附張子之言。以爲是書之卒章。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焉。

上帝若曰。哀我人斯。資道之微肖天之儀。神明精粹降爾德兮。予無汝欺。視聽食息皆有則兮。予何敢私。顧弱喪以流徙。返故居兮謬迷。圈豚放馳散無適歸。蟻慕羊羶聚附弗離。予哀若時魂莫予追。乃命巫陽爲予招之。陽拜稽首敢不祗承上帝之耿命。退而招之以辭。辭曰。魂乎來歸。魂無東。大明朝生兮啓羣蒙。萬物搖蕩兮隱以風。遷流正性兮失厥中。魂兮來歸。魂無南。離明獨照兮萬物瞻。文章煥發兮不可緘。夸淫侈大兮志弗厭。魂兮來歸。魂無西。日入昧谷兮草木萎。實落材成兮雖有時。志意彫謝兮與物衰。魂兮來歸。魂毋北。幽都闇黯兮深蔽塞。歸根獨。

鞠歌胡—鞠歌（當時ノ俗樂ヲ廣ク指シテ云フナラン）何ゾ邈焉トシテ余ガ樂ム所ニ異レル、余ノ樂ム所ハ古代聖修ノ迹ヲ繼ガントスルニ在リ、是ヲ以テ夜耿々トシテ安眠スルヲ得ザルナリ。

井行惻—易ノ井卦ニ云ク、井渫リシテ食ハレズ我心ノ惻チナス、用ツテ汲ムベシ、王明カナラバ竝ニ其福ヲ受ケント、身既ニ修マリテ王ノ收用スル所トナラザルヲ惻ムナリ、賈ハ貨物ナリ、收用セラレザルハ貨物ノ售レザルガ如シ、コレ王安石ガ

以爲。得之矣。晚見二程夫子於京師。聞其論說。而有警焉。於是盡棄異學。醇如也。嘗見神宗。顧問治道之要。卽以漸復三代爲對。退與宰相議不合。因謝病歸。著訂頑正蒙等書數萬言。間閱古樂府詞。病其語卑。乃更作此以自見。幷以寄二程云。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不寐兮日孜孜焉繼余乎厥修。井行惻兮王收。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見志兮庶感通乎來古。搴昔爲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兮寥哉潤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嗟。審己茲乾乾。

擬招第五十二

擬招者。京兆藍田呂大臨之所作也。大臨受學程張之門。

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秋風淅淅兮雲冥冥。鴟梟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徂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爲情。長歌激烈兮涕泣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怦。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登高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無人兮四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爲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遠遙。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鞠歌第五十一

鞠歌者。横渠張夫子之所作也。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得其傳。至是蓋千有五百年矣。夫子蚤從范文正公。受中庸之書。中歲出入於老佛諸家之說。左右采獲十有餘年。既自

ナシ、以テ不淨ヲ祓フナリ、詳ニ禮記檀弓下ニ見ユ）ヲ羞メテ不淨ヲ祓ヒ飲膳ヲ供シ、席ヲ設ケテ汝ヲ坐セシメン、魂來リテ逍遙セヨ、靈芝ノ華ヲ採リテ汝ノ餓ヲ饗ガン。淑善兮―汝ガ性淑德アリテ清明、陽春ノ心アリテ氷肌玉骨ノ姿アリ、然モ數奇ニシテ早世シヌ、骨人ハ死人ナリ、陽侯ハ水神ナリ（嘗鑿ノ妹蓋シ水ニ投ジテ死セルナリ）。未可以―汝早ク逃レ去ルヲ能ハザリシハ嬰兒ニ別ルヽヲ悲メル故ナラン、嬰兒長ゼシ頃ハ、既ニ家ニ住ム能ハザルニ至リシカ。

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涔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爲晝兮風雨爲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卒章疑有誤字

秋風三疊第五十

秋風三疊者。原武邢居實之所作也。居實恕子自少有逸才。大爲蘇黃諸公所稱許。而不幸蚤死。其爲此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秋風夕起兮白露爲霜。草木憔悴兮竊獨悲此衆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

嗟此區—區々タル人生ハ之ヲ日月ノ不滅ナルニ比スレバ、膏油ヲ焚キテ光ヲ發セシムルガ如シ、膏油盡キテ火光滅ス、長壽豈ニ求ムベケンヤ、タヾ道ヲ修メテ千載ノ名ヲ傳フベキノミ。

毀璧兮—汝珠璧ヲ隕シテ之ヲ毀ルヤ、姑汝ノ手ヲ執リテ過ヲ問フ、姑婦ヲ憎ムハ萬世軌ヲ一ニシ、古今同歎ナリ、汝ノ此患ニ居リ、遂ニ其禍ニ罹リテ死ス、悲ムベキカナ。

羞桃茢—桃茢（茢ハ葦ノ類ナリ、茢ヲ以テ帚トナシ、桃ヲ以テ棒ト

沃之不滅又不爓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毀璧第四十九

毀璧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庭堅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也。泰甚故。論者以爲。不詩若也。獨此篇。爲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不暇於爲作。乃爲賢於他語云。

毀璧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患兮固常以好爲禍。羞桃茢兮飯汝。有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逍遙。采芝英兮禦饑。淑善兮淸明。陽春兮玉氷。畸於世兮天脫其纓。愛骨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

我夢羽—羽人ハ仙人ナリ、頎ハ丈高キナリ、流膏ハ松脂ナリ、松脂地中ニ流レ、龜蛇之ヲ食ヒテ長壽ヲ保ツ。於此有—草ハ胡麻ナリ、伏苓(藥草ノ名)ヲ以テ君ニ譬フレバ、胡麻ハ宰相ニ譬ヘツベシ。(以上夢ナリ)

至陽赫—至陽ハ日ナリ、至陰ハ月ナリ。

嘗爲之賦。以詆揚雄而申原志。然亦不專用楚語。其輯之亂乃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是爲有發於原之心。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它詞則唯此賦爲近於橘頌。故錄其篇云。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
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
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藏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
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瀹乃烝甘且腴兮。補塡骨髓流髮膚兮。
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
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
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

建業東―建業（今ノ江蘇省江寧府卽チ南京ナリ、安石時ニ江寧府ニ知タリ）ノ東郭ヨリ府城ノ西堠（堠ハ一里塚ノ如キ土堡ナリ、安石ノ女、城西ニ住メリ）ヲ望メバ、山ハ連リテ軒ニツヾキ、泉ハ屋霤ヲ遶レリ、靑山遙々トシテ連リ綠水宛々トシテ橫流ス。

顧我兮―斑タル伏獸ハ我ヲ顧ミ我ニ懷ク。

感時物―カヽル風物ヲ觀ルニツケ、早ク汝ト相見ンコトヲ望ムノ情切ナリ、汝來ラバ幼兒ヲモ携ヘ來レ。

我營兮―我北渚ニ遊息所ヲ營ミ、汝ノ歸寧ヲ待ツ、雨ヲ防ガン爲、石梁（石橋ナリ）ヲモ苫ヲ以テ蓋ヒヌ、綠陰軒ニ臨ミ、愛スベク賞スベシ、仰ケバ桂アリ、俯セバ蘭アリ、路マタ險難ナラズ、汝早ク來レ、白雲ヲ望ミ淸流ニ臨ンデ、ソレ汝ノ來ルヲ待テリ。

亦使讀者無疑於宜陵絕命之章云。

建業東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遶霤。靑遙遙兮纚屬。綠宛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遲。汝歸兮攜幼。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苫蓋。綠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女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淸流而長歎。

服胡麻賦第四十八

服胡麻賦者。翰林學士眉山蘇公軾之所作也。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輩。與公三人。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當世。然皆傑然自爲一代之文。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獨公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

ノ存亡知ルベキノミ、豈ニ深ク慮ラザルベケンヤ。

有二苗―昔三苗（二、當ニ三ニ作ルベシ、三苗ノ國、洞庭ヲ左ニシ、彭蠡ヲ右ニス）王命ニ逆ヒシモ、舜文德ヲ敷キ干羽ノ舞（干ハ楯、羽ハ翳ナリ、皆舞者ノ執ル所ノ物ナリ）ヲナシヽカバ、三苗終ニ來リ服セリ（事ハ書經、大禹謨ニ見ユ）德刑修明ナレバ遠近皆來リ服セザルハナキナリ。

當高祖―一旅ハ五百人ノ衆ヲイフ、前規ハ高祖ノ遺範ヲ謂フ。

水冷冷―溪水冷冷（水流ノ聲）トシテ北ヨリ流レ、山靡靡（連ル貌）トシテ環リ峙ツ、其源ヲ窮メントスルモ窮ムル能ハズ、悵然トシテ遠ク望ンデ空シク歸リ來レリ。

也。是以談者尙之。

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寄蔡氏女第四十七

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所予之詞也。然其言平淡簡遠。翛然有出塵之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略無毫髮肖似。此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也歟。龜氏錄其少作兩賦。而獨遺此。蓋不可曉。故今特收采。而幷著其本末。

モ聖人ニ近シ、故ニスベテノ慾情ヲ排脱シテ專ラ聖人ノ域ニ達センコトヲ是レ務メ、一簞ノ食、一瓢ノ飲ニ甘ンジ、嘗テ輕裘ヲ着、肥馬ニ鞭ツヲ念トセズ。望若人—今余ヲ以テ若人(顏回)ニ比スレバ、余ガ德ノ微小ナルヲ慚ヂザルヲ得ズ、然モ自ラ耕スノ勞ナクシテ飽食シ、妻ハ自ラ織ルノ功ナクシテ暖ニ着、聖賢ヲ援テ軌度ヲ共ニス何ノ幸カ之ニ如カン、今言フ所アラントスルハ、己ノ不遇ヲ悼ミ私心ヲ陳ベントスルニアラズシテ、志ス所ノ伸ビザルヲ以テナリ。自祿山—祿山兵ヲ擧ゲテ河北ヲ取リテヨリ、歲周甲(干支ノ一度メグリ盡スコトニテ六十年ヲイフ)ナレドモ未ダ平定スル能ハズ、河北ノ地タルモト高祖神堯皇帝ノ郡縣ニシテ留來相傳ヘテ皇家ノ所有タリ、祿山之ヲ私有シ生民ヲ課税シテ兵卒ヲ養ヒ、高城ヲ列ネテ自ラ守ル、斯ノ如クニシテ止マズンバ、國家

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己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二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隋。況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剗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爲。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書山石辭第四十六

書山石辭者。宋丞相荊國王文公安石之所作也。公遊舒州山谷。書此詞於潤石。蓋非學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語

衆囂囂—衆人喧囂シテ皆身ノ老衰ヲ嗟キ官ノ卑キヲ羞ヅルノミ、余獨リ此ト心ヲ異ニシ、道ヲ行フノ意ノ如クナル能ハザルヲ歎ズ、若シ此志成ルヲ得バ、老死スト雖悲ム所ニアラズ。

昔孔門—昔孔門ノ弟子賢者多シ、就中顏回最

楚辭後語卷第六

幽懷賦第四十五

晁氏曰。幽懷賦者。唐山南節度使李翺之所作也。翺從韓愈爲文章。見推當時。性骾直。議論不能下人。仕不得志。鬱鬱無所發。面斥宰相李逢吉。坐此不振。故翺自敘云。其交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之。昔歐陽文忠公嘗云。始余讀翺復性書。曰。此特中庸之義疏耳。不作可焉。意翺特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耳。最後讀幽懷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以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乃始大息。至薄韓愈不及翺賦。以謂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耳。又云。翺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爲憂。曰。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其重若是。故附見於此。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群情以獨去兮。指聖域惟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

慮リテ之ガ防ヲナサヾル、何ゾ規ヲ去リ矩ニ就キテ流亡ノ禍ニ遇ヘル（規ハ圓ナリ、圓通ノ道ニ喩フ、矩ハ方ナリ、直道ニ喩フ）功業就ラズ愚民ヲシテ狼狽セシメタルハ惜ムベキナリ。

豈夫子―夫子偉能アリ、然モ遑々トシテ他國ニ流亡スルヲ怨ミズ、夫子趙ニ對シテ懇篤、又其故邦（燕）ノ衰運ヲ憂フ、コレ仁者ノ心ナリ、夫子ノ從容トシテ道ヲ行ヘルハ億歳ヲ經ルモ愈光輝アラン、要之夫子ノ流亡ハ時ノ宜シカラザルニ因ル、謀慮ノ非ナルニアラザルナリ。

跽陳辭―余今夫子ヲ弔シテ流涕シ、仰イデ茫々タル蒼天ニ質ス、今ヤ世情渝薄、人皆余ガ心ノ善カラザルヲ言フ、（樂毅ノ不運ヲ悲ミ、併セテ己ノ不遇ヲ悲ム也）

柳子夜―饔餌ハ餅ナリ、犬牙ハ瓜ヲ剖クコト犬牙ノ如キヲイフ、女隷ハ婢ナリ、秋孟ハ孟秋ニ同ジ七月ナリ、河鼓ハ牽牛星ヲイフ、嬪ハ嫁ナリ。

邀而祠―今夕天女ヲ迎ヘテ祠ル者ハ粗拙ヲ免レ手巧ヲ得ベシ、組（くみひも）紝（布ヲ織ルナリ）裁縫、一トシテ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ハナシ、因テ天女ヲ禱ルナリ。

乃纓弁―弁ハ冠ナリ、衽ハ襟ナリ、武ハ足ナリ、傴僂ハ俯伏スルナリ。

天孫專―璇璣ハ天體ノ運行ヲ觀ル機械、コヽニハ日月ノ意ニ用フ、轇轕ハ廻轉スルナリ、黼黻ハ天子ノ服ナリ、帝ハ天帝ナリ。

今聞大―天孫獨居ヲ樂マズ、龜甲ヲ灼キテ吉辰ヲトシ、石梁（天河ニ架スル所ノ石橋ナリ）ヲ渡リ天ノ渡津ヲスギ神夫（牽牛星）ニ天河ノ濱ニ嫁セントス。

幸而弭―弭節ハ徐歩スルナリ、薄遊ハ暫ク遊ブナリ。

令臣縮―恧ハ忸ナリ、狴犴ハ野犬ナリ、睢盱ハ目ヲ擧ゲテ視ルナリ。

沓沓騫―沓沓騫騫ハ言語ノ自在ナル貌。

眩耀爲―世俗ノ文ヲ作ルヤ、眩耀排偶ヲ事トシ黃ヲ批ジ白ヲ對スルコト（對句ヲ設クルコト）鳥獸ノ咩吟スルガ如ク、四六ヲ駢儷スルコト（四字句六字句ヲ按排スルコト）錦繡ノ如ツ、宮羽ヲ調フルコト（音韻ノ調子ヲ取ルコト）笙簧ヲ奏スルガ如シ。

獨溺臣―臣獨リ古文ニ溺レ老醜ノ古體ニ甘心ス、故ニ作ル所ノ文、鹵莽枯楪ナルモ、時人ノ賞賚ヲ望マズ、後世ノ譽ヲ待テリ、サレバ萬金ヲ投ジテ買ハントスルモ敢テ賣ラザルナリ、（旁羅萬金云々ハ魏武帝ノ語ナリ、文選ニ出ヅ）

拔去吶―吶ハ訥ナリ、突梯卷臠ハ變通自在ナルヲイフ、禮記王制ニ五國以テ屬トナシ、屬ニ長アリ、十國以テ連トナシ、連ニ帥アリトアリ。

見有青―絳節ハ赤キ旗じるしナリ。

湘水之―浟々（水ノ流ル、貌）タル湘水ノ上群山アリ、或ハ鬱茂シ或ハ蟲疎タリ、善惡ノ獸其間ニ棲ム、王孫（獼猴）ハ惡シク、猨（猿ナリ）ハ善シ。

環行遂―山靈巡行シテ植物ノ生ヲ遂ゲシメ暴殘ヲ止ム、今王孫甚ダ惡ムベシ、何ゾ之ヲ賊セザル。

充嗛果―嗛ハ口中食ヲ藏スル處ナリ、穹旻ハ天ナリ、天ニ訴フルナリ。

猨之仁―猿ハ仁ニシテ逐ハルレドモ抵抗セズ、退イテ優游シテ德ヲ修ム。

廉來同―群小人勢ヲ得レバ君子禍ヲ受ケ、大人聚レバ禍跡ヲ絶ツ、善ト惡トハ其鄕ヲ異ニスルヲ以テ善惡ノ差アル、已ニ禍福ノ兆ヲナス、事ニ大小ノ別アレドモ、其理固ヨリ斯ノ如シ。

比干ノ仁義ニ則リテ世俗ニ群セズ、伯夷ノ潔ニ倣ヒテ怨ムコトナシ、誰カ能ク其遺迹ニ則ルヲ得ル者ゾ。苟端誠—苟モ端誠ノ心ニ缺クル所アラバ人誰カ之ヲ珍重セン、人誰カ死ナカラン、賢者ハ死シテ其宜シキヲ得ルヲ樂ム、大夫ノ忠ニ死スルハ君子ノ贊スル所ナリ（甫ハ男子ノ尊稱）大廈之—大廈ノ倒レントスル時ハ風雨先ヅ至リ、（國ノ滅ビントスルヤ、讒人先ヅ集ルニ喩フ）車其軸ヲ失フ時ハ乘ル者車ヲ棄テヽ走ル（國ノ滅ビントスル時ハ士皆國ヲ棄テヽ走ルニ喩フ）ア、夫子（樂毅ヲ指ス）ノ境遇ハ不幸ニシテ此ニ類セリ、固ヨリ燕ヲ去ル外ナシ。昭不可—昭王死シテ留ムベカラズ、夫子ノ道マタ常ニスベカラズ、夫子乃チ死ヲ畏レテ燕ヲ去リ趙ニ彷徨ス、是ニヨリテ燕ノ降セル七十餘城復タ齊ノ有ニ歸シヌ。嗟夫子—夫子直道ヲ行フニ方リ、何ゾ後難ヲ

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楚辭後語卷第五終

固ヨリ危ヲ蹈ミ安ニ逢フモノナリ、然モ身ヲ殺スヲ憂ヘズシテ周室ノ完カラザルヲ憂フ。豈成城―大夫豈ニ城ヲ築キテ功ニ誇ル者ナランヤ、清廟ノ破損ヲ哀メバナリ、是ヲ以テ皇天ノ明鑑ニ任セテ彪溪ノ妄言ヲ物トモセズ、若夫レ道ヲ捨テヽ世俗ニ從ハヾ、何ゾ古道ヲ考ヘテ賢臣ヲ擧ルノ要アランヤ、大夫乃チ白日ニ誓ツテ憤ヲ發シ忠ヲ盡シタルモ、其業竟ニ成ラズシテ死シ、（列ハ烈ナリ）精魂天ニ上リ冥々トシテ鬱結ス。欲登山―余今山ニ登リテ大夫ヲ弔セントスレバ超忽トシテ其在ル所ヲ知ラズ、心安カラズ體亦慄ク。圖始而―事ヲ始メテ其成否ヲ慮ルハ大夫ノ志ニアラズ、事成ラズシテ災厄ニ陷ルハ固ヨリ衰世ノ常ナリ、不可ナルヲ知リテ挫ケズ、苟クモ身ノ安キヲ圖ラザルハ大夫ノ偉ナル所以ナリ、誠ヲ陳ベテ安危ヲ天命ニ委シ古ノ貞臣ヲ以テ友トナシ、

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愼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憎王孫文第四十四

晁氏曰。憎王孫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而宗元倣之焉。

湘水之瀲瀲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開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

嗚呼危ー然レドモ河渭ノ溢ルヽトキ身ヲ横ヘテ流ヲ抑ヘ、嵩山ノ崩ルヽトキ手ヲ擧ゲテ之ヲ制セントスルハ危シ、然モ大夫ハ壓溺ノ害ヲ恐レズ、剛堅以テ此ノ難ニ當リ、一死ヲ顧ミズ、人臣ノ道ヲ明ニセリ。
夫何大ー何ゾ大夫ノ功烈ノ偉大ニシテ、王ノ讒賊ノ心ヲ覺ラザルノ甚シキヤ、王讒賊ニ福シテ遂ニ強國ノ制スル所トナル、松柏ノ斬ラルヽニ及ビテ雜草アラハレ、盜驪(名馬ノ名)ノ足ヲ折ルトキ駑馬意ヲ恣ニス(忠臣亡ビテ讒賊ノ跋扈スルニ喩フ)鷙鳥ノ高翔スルトキ、狐恐レテ食ハズ、畏縮シテ群居ス(忠臣上ニ在レバ讒賊屛息スルニ喩フ)夫レ百(衆讒賊)ヲ非トシテ一(一忠臣)ヲ是トスル者ハ少シ、大夫ノ害ニ遇フモ亦宜ナルカナ。
挺寡以ー寡ヲ以テ衆ニ抗スルハ古聖人モ難シトスル所ナリ、況ヤ弱ヲ援ケテ強ヲ壓セントスルヲヤ、大夫ノ業ハ

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眦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騈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唾胸歐。大赧而歸塡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姸。突梯卷臠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靑衣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諒先生｜先生モシ離騷ヲ作ラズンバ後人（柳宗元自ラ謂フ）何ゾ企望スルヲ得ン、忠誠内ニ激スレバ長ク銜忍スル能ハザルハ固ヨリ宜ナリ、然レドモ芊（羊ハ芊ノ訛、楚國ノ祖名ハ芊）ヨリ分レテ屈氏トナレル者、何ゾ限ラン、先生獨リ焦心苦慮セルハ抑何ゾヤ。

吾哀今｜吾今ノ仕フル者ヲ觀ルニ、時ノ如何ヲ慮ラズ、タヾ食祿ノ厚クシテ、位ノ美ナランコトヲ是レ求メ、默々トシテ身ノ安固ヲ冀ヒ、自ラ吾ガ言行ハレズト言フ、婾安ノ風滔々トシテ天下ニ滿ツ、コレ余ガ先生ヲ追慕スル所以ナリ。

有周之｜周ノ衰フルヤ各國異圖ヲ抱キ、臣ハ君ヲ凌ギ、王ハ侯ト地ヲ易ヘ、諸侯却ツテ王ヲ制シ、禍膠着シテ離レズ、肝膽（骨肉ニ同ジ）相仇シ、奸臣ハ宥サレテ忠臣ハ殺サル、カヽル時ニ方リ身ノ幸ヲ求ムルハ大夫（萇弘ヲ指ス）ノ羞トスル所ナリ。

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黿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顚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顚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鬭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逆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

ヤテ此病ヲ治セントス昔孔子ノ魯ヲ去ルヤ、遲々トシテ行キ、柳下惠ノ直ヲ行フヤ施スベキノ地ナカリキ、今世ノ夫子(屈原ヲ指ス)ヲ議スル者、隱忍シテ憂ヲ懷クヲ咎ム、達人ノ高擧俗人ノ疑フ所トナルハ當然ナリ、吾故都ヲ棄テ、利ニ從ヒ、立テ國家ノ覆亡ヲ視ルハ先王ノ忍デ爲ス能ハザル所ナルヲ知ル。

窮與達ー身ノ窮達ハ問フ所ニアラズ、況ンヤ先生ノ懇誠ナル大故(死ナリ)ニ臨ムモ志ヲ渝ヘザルヲヤ、珠玉ハ之ヲ埋ムルモ必ズ光ヲ發シ、荃蕙ハ之ヲ蔽フモ必ズ芳ヲ放ツ、今先生ノ音容マタ接スベカラザルモ、猶ホ其文章(離騷ヲイフ)ニヨリテ髣髴スルコトヲ得、遺編ニ託シテ長歎スレバ余ガ涕滂沱タリ。

呵星辰ー星辰ヲ叱咤シ雷電ヲ指揮シ荒唐詭怪ノ美辭ヲ列ヌルモ世タヾ狂トナスノミ、余自ラ艱苦ヲ哀ミ轉ツテ先生ヲ思ヒ更ニ悲傷ヲ増ス。

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猶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僞。固詆拙以爲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也。柳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騖。要歸諸厚。然宗元愧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餈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隷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自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于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曜芒。靈氣翕歘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

生ノ光ヲ添ヘンコトヲ冀フ。先生之ー先生ノ世俗ニ從ハズシテ道ニ由リテ行ヘル、忽チ世俗ノ搶攘ニ遇ヒヌ、當時ハ華蟲（雉ナリ、天子ノ服ニハ雉ヲ畫ク）ヲ地ニ委シテ羔裘（羊皮ノ衣ニテ賤人ノ服ナリ）ヲ進メ、牝雞喧囂（小人ノ横議スルナリ）シテ孤雄口ヲ緘シ（君子ノ默スルナリ）蛙鳴テ喜ビ聽キテ耳ヲ掩ヒテ大呂（正シキ音樂）ヲ聞カズ、堇啄（毒草ナリ）ヲ膳羞トシテ稷黍ヲ棄テ宮廷ヲ棄テ、牢獄ニ投ジ、泥塗ヲ踏ンデ榮トスルコト繡黼ヲ踏ムガ如ク、世ノ亂ルヽヲ忘レテ娯樂セリ。讒巧之ー讒巧ノ喧囂ナルヲ以テ咸池（堯ノ音樂）トナシ、便佞柔媚ヲ以テ西施（美女ノ名）ニ優レリトナシ、謨言（聖人ノ教訓）ヲ怪誕ナリトナシテ耳ヲ塞ギ、身ノ痼疾ヲ匿シテ、俞緩（名醫ノ名）ヲ進ムルモ療治ヲ避忌ス。何先生ーヒトリ先生凛然トシテ起チ鍼石ヲ礪

餘城。田單聞之。毅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宗元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

大厦之驁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顚傍徨。燕復爲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虞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以惡是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偸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乞巧文第四十三

晁氏曰。乞巧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傳曰。周鼎鑄倕而使吃其指。先生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爲桔槹。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能巢拙莫比焉。

トシテ歸夢忽チ醒ムレバ身ハ依然トシテ繋縛ノ中ニ在リ、桎梏固カラズト云フモ、精神再スベカラザレバ夢中ノ歸路ヲ蹈ムニ由ナシ。

偉仲尼―孔子ノ聖德アルモ、槎ニ乘リテ九夷ニ居ラント言ヒ、道大ニシテ世ノ容ルヽ所トナラズ、曠野ニ彷徨スルノ厄ニ遇ヘリ、老聃ハ遁レテ西戎ニ投ジ、浩茫ノ野ニ濶歩セリ、莊周ノ怪誕ナル、大鵬ノ遠飛ヲ借リテ遯世ノ意ヲ寓セリ、吾亦何ゾ故國ヲ慕ハンヤ。

首丘之―狐ノ死スルトキ丘ニ枕スルハ、本ヲ忘レザル仁道ニシテ、君子ノ譽ムル所ナリ、鳥獸ノ鳴號スル、古巢ヲ顧戀スルナリ、離居スト雖余ガ情君（許孟容ヲ指ス）ヲ離レズ、歸夢ヲ列ネテ賦ヲ作リ之ヲ三復シテ君ニ訴フル所以ナリ。

後先生―先生ハ屈原ヲ指ス、千祀ハ千年ナリ、今吾衡若（香草）ヲ採リテ靈前ニ薦メ、髣髴トシテ來リ顧ミンコトヲ願ヒ、又詞ヲ陳ベテ先

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以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寥廓而殄絶。竭馮雲以狃怨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太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偸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兮。緬遼絶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太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敬弔忠甫。

弔樂毅文第四十二

晁氏曰。弔樂毅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廼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爲上將軍。下齊七十

滝トシテ知ルベカラズ。タヾ白雲ノ霏霏タルヲ見ルノミ、上ニ星辰ナク下ニ水陸ナシ、余ヲ導キテ進ム者アルガ如ク、僕馭凝凝（滞ル貌）トシテ旋回ス、乃チ浮雲ニ乗リテ西北ニ向ヘバ風耳朶ヲ掠メテ羅々タリ、虹蜺洞然トシテ瀰漫シ飈風ト相衝撃シテ忽チ中斷ス。靈幽漠―幽漠瀰汨（水流ルヽ貌）トシテ、白日其中ヨリ出デ雲烟忽チ離散ス、乃チ五岳四瀆ヲ基トシテ方位ヲ定メ、白黒ノ參差タルヲ見、昇降上下シテ徐行シ、故都ヲ指テ降リ、郷閭ノ長クシテ直ナルヲ瞰ル。原田蕪穢―乃チ田園荒蕪シ榛棘叢生シ、喬木折レテ垣廬破レ、山峙チ水激スルヲ見、心悲ミテ涕流ル、時宛モ黄昏ノ陰暗ナルガ如ク、遊觀セント欲スルモ能ハズ、忽チ喜ブガ如クニシテ佁儗（逡巡ナリ）シ、忽チ悲ムガ如クニシテ胸塞ガル。鐘鼓喤―鐘鼓鳴ツテ曉ヲ告ゲ、陶（驅逐ノ貌）

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萇弘文第四十一

晁氏曰。弔萇弘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爲劉文公之屬太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使告于晉。魏獻子涖政。悅萇弘而與之合諸侯于狄泉。衞彪溪曰。萇弘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胣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宗元哀弘之以忠死。故弔云。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仇。紆權黨貸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太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横軀以抑。嵩高坼隊兮。舉手排直。厭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太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剸狡兮。怛就制乎强國。松栢之斬刈兮。蓊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鷙鳥之高翔兮。蘷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

レ、遠ク中原ヲ離ル、地卑濕沸熱シテ常ニ暗ク、鳧鸘中庭ニ戯レ梟蓬堂筵ニ生ズ、虺蛇木楠ニ隠レ、短狐淵ニ潜ミテ人影ヲ伺フ、是ヲ以テ俯仰左右常ニ心ヲ痛メ、日夜拳攣ス。慮吾生ー吾ガ身ノ不安ヲ思ヘバ、代徳（憲宗ノ位ニ即キ徳澤一新セルヲイフ）ノ醇厚ナルニ恥ヅルナキ能ハズ、眇タル一身ハ固ヨリ惜ムニ足ラザルモ、窃ニ古聖ノ迹ヲ踏マント欲ス神明願ハクハ余ノ言ヲ聞キ、後害ノ身ニ及バザランコトヲ、豈ニタヾ前日ノ過ヲ蓋フノミナランヤ。罹擯斥ー吾ガ身南方ニ貶謫セラレテ久シク歸ルヲ得ズ、タヾ夢魂ノ歸ルノミ、コレ精神凝ツテ舊郷ヲ懐ヘバナリ、夕ニ寝ヌレバ心慊（憂フル貌）トシテ郷里ヲ離レズ、體罷憊シテ氣息愈微ナリ。欻騰踴ー夢中忽チ騰躍シテ上リ浮ブガ如ク、俄ニシテ滉瀁（水ノ廣キ貌）トシテ依ル所アルガ如シ、天カ地カ混

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陷大故而不貳。沈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矘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衘忍而不長。羋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

ズ、屈原世ヲ憂ヒテ極諫シ、遂ニ汨羅ニ投ジテ死ス、古昔既ニコノ憤死ノ人アリ、況ンヤ余ガ生ノ艱難ナルヲヤ、今古人ノ遺則ヲ列擧シテ、北斗ヲ指シ誓ツテ吾ガ眞情ヲ述ブ。

登高嵓ー高山ニ登リテ故郷ヲ望メバ山水掩蔽シ、雲霧蓊勃トシテ見ルベカラズ。

空廬頽ーワガ家破レテ修理セザレバ丘木ノ蔭ニ息ヒ介然トシテ淪落ヲ嘆キ、日々魑魅（山鬼ナリ）ト伍シテ終老ス。

仲尼之ー孔子ハ四十ニシテ始メテ惑ハズ、訓言ヲ後世ニ垂レ、孟子四十ニシテ心ヲ動カサズ、猶ホ北宮黝、孟賁ノ勇ヲ希ヘリ、余性愚ニシテ年齒尚ホ之ニ若カズ、禍ニ罹リ身ヲ危ウスル固ヨリ宜ナリ、非ヲ革メ善ニ徙ラバ、何ゾ世俗ノ譏ヲ懼レン。

嗟禹績ー禹治水ノ功大ナリシモ、嘗テ此（永州）ノ川ヲ治メズ、殷周ノ治化四方ニ及ベルモ、南衡山ニ達セザリキ、余今此極南ニ四ハ

弔屈原文第四十

晁氏曰。弔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初爲賦以弔原。至揚雄。亦爲文而頗反其辭。自嶓山投諸江。以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竄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沈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宗元得罪。與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慙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褎。牝鷄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黻。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舍

ビズ、涕常ニ橫流シ、血肉枯渴シテ魂魄離散ス。
言不信―余ノ無罪ヲ辯解セント欲スルモ、已ノ言ヲ信ゼザレバ、違ヽトシテ然モ求ムル所ナシ、如カズ緘默シテ世ヲ終ランニハ、世俗ト俯仰セント欲スレバ却テ排斥セラレ身ノ破滅ヲ招クノミ。
騏驥之―今ヤ世ハ冠履顚倒シ、駿馬ハ棄テテ用ヒラレズ、駑馬馳騁シ玄虬泥ニ滑ミテ痴蛙ヲ畏避ス、吾ガ行崢嶸トシテ世俗ノ容ルヽ所トナラズ、吾ガ質魁壘(偉大ナルナリ)ニシテ身ヲ置クニ所ナシ、宛モ龍鱗陸上ニ在リテ枯渴シ、鴟嘴ヲ礪ギテ之ヲ伺フガ如シ。
心洸抑―心抑鬱シテ舒ビズ、形體瘦セテ自ラ憫ム、今南方ニ在リテ湘水ヲ見、九疑山ヲ望メバ、波流滔々トシテ逝イテ返ラズ、蒼梧(山名、九疑ニ同ジ)鬱々トシテ白雲飛ブ。
重華幽―重華(舜)幽囚セラレテ蒼梧ノ野ニ崩ズ、世ソノ眞意ヲ知ラ

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騫崩忽上下以恫惶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鄕閭之修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嵎嵎以嵓立兮。水汨汨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軾。類嘌黃之黟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心廻互以壅塞。鍾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罾罻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之爲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孤囚トナリテ世ヲ終ヘ長ク拘禁セラレテ艱苦ヲ嘗ムルノ外ナシ。

義余志―昔余ガ志修謇(修マリ正シキナリ)ナリシニ何故ニ此ノ罪禍ニ罹レル、余豈ニ俸祿ヲ貪リ名ヲ盗ミ世俗ト浮沈セザランヤ、タヾ直ヲ以テ身ヲ顯ハサント欲セルノミ、是レ衆ノ嫉ム所トナリシ所以ナリ。

御長轅―ワレ長轅ノ車ニ乘リテ峩峩タル九折ノ阪ヲ越エ、驚棹ヲ把リテ大江ヲ渡リ、コノ永州ニ來リ、身死セザルヲ得タルハ意外ノ幸ナリ。

荷餘齒―今後ハ前日ノ行ニ懲リテ餘齒(餘命)ヲ愼ミ、前烈(先賢ノ事業)ニ倣ヒテ頽(ヨコシマ)ナラジ、蠻夷(永州ヲイフ)ニ死スルハ固ヨリ吾ガ分トスル所ナリ、タトヒ顯榮ニ至ルモ何ノ益カアラン、大中至正ノ大道ヲ以テ吾ガ則トナシ、タヾ天命ニ任センノミ。

閔吾生―吾ガ生險阨ニシテ志ヲ失ヒテ此禍ニ逢ヒ、氣鬱々トシテ暢

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第三十九

晁氏曰。夢歸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既貶。悔其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久幽不還。復貽其所知許孟容書。其略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墳墓不掃。宅三易主。恐一日死。曠墜先緒。意。託孟容以少北者。故作夢歸賦。初言覽故都喬木而悲。中言仲尼欲居九夷。老子適戎。以自釋。末云首丘鳴號。示終不忘其舊。當世憐之。然衆畏其才高。竟廢不復云。

羅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悟翳而愈微。欻騰踴而上浮兮。俄滉瀁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兮。顥純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鉥余以行路兮。馭儗儗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飈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瀄汨兮。進

テ南方ニ往ク、然モ罪大ニシテ寵厚ク、重ネテ永州司馬ニ貶謫セラレ、既ニ天ノ明罰ヲ懼レ、又鬼神ノ幽責ヲ慄レ、晝夜眠ル能ハズ驚ノ虎狼ノ餌トナラン事ヲ恐レテ安息スルヲ得ザルガ如シ。凌洞庭・沄沄ハ旋流スル貌、𢌞遭ハ旋轉ナリ、屑窣ハ碎ケ散ル貌、漂ハタゞヨフナリ。跬尺進ー跬ハ背キ離ルル貌、盪ハ動搖スル貌凱風ハ孝子自ラ母ヲ安ンズル能ハザルヲ責ムル詩ナリ、詩經ニ見ユ、凱風ノ篇ニ言フ所ノ如クナルヲ言フ。罪通天ーワガ罪天ニ通ジテ、天此酷罰ヲ降セルモ尚ホ生ヲ奪ハズ、既ニ二歳ヲ經タルモ貿々(頭ヲ垂レ氣ヲ喪フ貌)トシテ命ヲ存セリ、淵ニ投ジテ死セントスレバ罪ヲ蔽ヒテ禍ヲ塞ギ、後來ノ回復ヲ又望ムベカラズ、又先聖ノ敎ニ悖レリ。進路呀ー進マントスレバ前路劃絶シテ進ムベカラズ、退イテ匿レントスレバ又果ス能ハズ

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眞。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嵒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蓊勃以揚氛。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謩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黝賁。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阽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戲凫鸛乎中庭兮。蒹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

分明ナリ、ワレ此ノ大道ヲ蹈ミテ物ノ之ヲ害スルナシ。奉訏謨―既ニ訏謨（大ナル謀、即チ古人ノ道）ヲ奉ツテ吾ガ心ヲ修メ、大ニ得ル所アリ、乃チ再ビ之ヲ策書（聖經賢傳ナリ）ニ徵スルニ、炯然トシテ惑フナシ。愚者果―ワレ愚ニシテ所信ヲ行フニ急ナレバ、己ノ誠一ナラザランコトヲ懼レ、深謀遠慮セズ、專ラ古人ノ道ヲ服膺シ、讒妬ヲ受クルモ自ラ戒ムルヲナサズ。斷々乎トシテ猛進セリ。哀吾黨―忽チ吾黨ノ失敗ニ遇ヒ官仕ヲ失墜シ形勢危クシテ詐謀行ハレ、天地隔絶シヌ、退イテ己ノ身ヲ保ンゼントスレバ、曩昔ノ期待ニ乖カンコトヲ恐レ、道ニ循ツテ忠ヲ效サントスレバ衆呀然（口ヲ張ル貌）トシテ赫怒ス。進與退―進退操ヲ失ヒタレバ、鼎鑊烹ラルヽトヲ分トセリ、幸ニ天子ノ明鑒ニヨリ、宥サレテ郡印（郡州刺史トナレルヲ謂フ）ヲ佩ビ

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第三十八

晁氏曰閔生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雅善蕭俛。在江嶺間。貽書言情云。宗元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今天子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然居治平。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此蓋以叔文輩爲罪人頑人。謂已耻辱。雖在困事。常云爾者。然悔厲極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自以生之不幸喪志而爲此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爲與世而斥繆兮。固離披以顚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爲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黽。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鴟嘯群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

盡シテ古人ニ及バン事ヲ期シヌ。潔誠之―余既ニ潔誠信直ナリ、又同志ノ仁人ノ群集スルアリ、乃チ相提攜シテ堯舜ノ道ヲ以テ師トナシ、一ニ之ニ則ラント期セリ。上睢盱―上ハ睢盱（ほしいまゝナリ）ニシテ混茫（漠然トシテ廣キ貌）、下ハ駁詭（正シカラヌナリ）ニシテ私心ヲ抱キ上下羅列シテ互ニ氣脈ヲ通ズ、余ハ敢テ之ニ交ラズ、退イテ大中ノ宜シキ所ヲ求メタリ。曰道有―自ラ謂ヘラク、ソレ道ニハ象（孝ニハ孝ノ姿アリ、悌ニハ悌ノ姿アリ）アリテ形（變ラヌ形）ナシ、宜シク機ニ臨ミ變ニ應ジ志ニ從フベシ、然モ及バザレバ危ク、過レバ貞ヲ失フ、ヨク中庸ヲ守リテ時ニ應ジテ行フベシ。萬類芸―萬物芸芸（草ノ盛ニ茂ル貌）トシテ此道ニ從ツテ安ク、剛柔弛張ソノ宜キヲ得、出入經綸アリ、能者ヲ登用シ枉邪ヲ制御シ、コヽニ白黑清濁始メテ

舟摧抑而廻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猨。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曩余志之修謇兮。今何爲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淩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

シ、弘羊心計ニ巧ミニシテ武帝ニ仕ヘテ謀議ニ參シ、鹽ヲ煮、鍛冶ヲ業トセル身ニシテ九卿ノ位ニ陞リ俸祿ヲ賜ハリ、國租ヲ收メ賢智ノ士モ馬前ニ奔走セリ、是ヲ以テ一世ニ傲ルヲ得タリ、君利ヲ逐フヲ息メテ早ク返レ、君若シ返ラズバ謐シテ愚トイハン。

杳海賈―賈スラ尙ホ爲スベカラザルコト上述ノ如シ、又何ゾ海ヲ是レ事トセン、死シテハ險魄トナリ、生キテハ貪夫トナル、何ノ樂カコレ有ラン、早ク返リテ身ヲ安ンセヨ。

懲告愆―告愆(とがめ)ニ懲リテ今更昔ヲ顧レバ、吾ガ心ノ求ムル所決シテ非ナリト謂フベカラズ、然モ卑賤ノ位ニ居テ世ヲ憂フルハ前志(先哲ノ記述)ノ非トスル所ナレバ、コノ咎愆ニ遇ヘルナリ。

始余學―余初メ古人ノ道ヲ學ブヤ、古今人ノ謀ヲ異ニセルヲ怪ミ、タヾ古人ノ聰明ナル、取リテ以テ余ガ師トナスベキヲ思ヒ、全力ヲ

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烱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赫。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

君不返兮亂―星辰位ヲ亂リ、誤リテ東流シ波濤ニ翫弄セラレ、一タビ失脚スレバ湯谷ノ中ニ陷リ、舳艫破碎シテ若木ノ梢ニ投ゼラルベシ。

君不返兮魂―又海神貨財ヲ貪リテ風雷ヲ起シ巨鼇首ヲ搖カシテ山丘ヲ崩シ（鼇背上ニ蓬萊山ヲ負フ）暴威ヲ奮ヒテ九州ヲ顚倒セバ君亦粉碎セン。

杳海賈―ア、海賈何ゾ平地ヲ疾ンデ險難ヲ好ミ驚駭苦慮シテ歸ヲ忘レタル、上黨ノ平野安泰ニシテ樂ムベク、厚土アリテ沈沒ノ患ナク、岐路アリテ九區ニ通ジ海路ノ辨ズベカラザルガ如クナラズ、百貨アリテ有無相通ズベク、偏歷睥睨シテ神魂ヲ勞セズ、樂ヲ奏シ、鮮肉ニ飽キ歡樂ヲ恣ニシ得ベシ。

君不返兮欲―君誰ヲカ求メントスル、膠鬲ハ聖人ニ遇ヒ鱻魚ヲ棄テテ之ニ仕ヘ、范蠡ハ相位ヲ去リテ陶朱公トナリ、呂氏モト賈人ナルモ、後南面シテ孤ト稱

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諸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趍。君不返兮諡爲愚。杳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懲咎賦第三十七

晁氏曰。懲咎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貞元十九年。宗元爲監察御史裏行。時年三十三矣。王叔文韋執誼用事。二人奇其才。引納禁中。與計議。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俄而叔文敗。宗元與劉禹錫等七人俱貶。而宗元爲永州司馬。元和十年。乃徙柳州刺史。以卒。初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堙阨感鬱。一寓於文。爲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

ク、萬里ノ長途、處トシテ然ラザルハナシ、忽チ泓坳（渦ク所）ニ入リ仰ギテ天ヲ視レバ旋轉スルコト隴畝ノ如ク、奔犢抃舞シ大鵬飛翔シ天吳（獸ノ名）九首ヲ振ツテ喜怒シ、舌ヲ閃カシ涎ヲ垂レテ徘徊ス。君不返兮終―君返ラズバ怪物ノ餌トナラン、黑齒䶩（齒ノクヒチガフコト）齴（齒ノ外ニ現ハルヽコト）肌ニ鱗アリ三角竝列シ耳左右ニ披キ、出沒嬉遊シ臭腥百里ニ瀰ルノ怪物アリ。君不返兮以―溺水蓄積シテ其深サ測ルベカラズ、其水力弱クシテ羽毛ヲ浮ブルニ足ラザレバ之ニ投ズレバ必ズ沈ム、鯨鯢モ沈ムヲ恐レテ淫々嶷々タリ。君不返兮卒―迴置ハ排列ナリ、搜疏ハ波石ヲ洗フナリ、怪石深淵ニ聳エ、波浪ニ濯ハレテ立ツコト戈鋋ノ如シ。君不返兮耆―君耆然トシテ沈沒セバ、外ハ大海澎湃トシテ狂濤天ヲ排シ、方位モ辨ズベカラズ。

齒䶩齴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叉牙踔嶔崖。蛇首猘鬣虎豹皮。群沒互出誰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饑。溺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沈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迴置滔危顚。崩濤搜疏剡戈鋋。君不返兮耆沈顚。其外大泊泙奫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頷首丘山頽。猖狂震虩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

咨海賈―ア、海賈、君何ゾ生命ヲ輕ジテ利益ヲ重ンジ此地ヲ離レ去ル、大海ハ盪泊（廣キ貌）トシテ日月ヲモ顚倒シ、魚龍横行シ神怪馳突シ、滄茫トシテ成形ナク變化倏忽、陰晴定メナク雲霧深ク罩ム。

君不返兮逝―君逝キテ返ラズバ怳惚（志ヲ失フ貌）タラン、舟航ハ上下振蘯シ（嶢嵲ハ危キ貌）危險言フバカリナ

楚辭後語卷第五

招海賈文第三十六

晁氏曰。招海賈文者唐柳州刺史柳宗元之所作也。昔屈原不遇於楚。彷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己志。而不可。猶怛然念其故國。至於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言賈尙不可爲。而又浮於海。大泊淪淪。八方易位。魚龍神怪。其禍不測。孰與上黨易野。出入無虞而可樂哉。上黨亦晉地。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己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以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顚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怳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嵲兮萬里一覩。崒入泓坳兮視天若甌。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

テ害チ加ヘタリ）濟ルニ由ナシ、我若シ濟リテ後悔ストモ誰ニカ其告チ歸セン、若カズ濟ラズシテ歸ランニハ、龍ヤ石ヤ抗スベカラザルナリ、（趙ニ往クノ危キチ石龍チ借リテ譬ヘタルナリ）

龜之氣―龜山ノ氛氣ハ雲雨トナリテ萬物チ潤ス能ハズ又其梼（きりかぶ）ハ棟梁ノ材トナス能ハズ、然モ其廣大ナルコト魯チ掩ヘリ、（季桓子經世ノ才ナク、國ノ棟梁タルニ足ラザルモ、其威魯國チ壓スルチ云フ）我魯國ノ滅亡センコトチ憂フモ世ニ我ト憂チ同ジウスル者ナシ、悲ムベキカナ、周公靈アラバ我之ニ歸嚮セン「

目拚拚―拚拚ハ掩ハルヽナリ、肅肅ハ寂々ナリ、我囚ハレテ羑里ニ在レバ、目暗クシテ物チ見ズ、耳寂トシテ聲チ聞カズ、日月星辰ノ出沒チ知ラズ、是レ死セリト謂ハンカ、生ケリト謂ハンカ、コノ苦チ嘗ムルモ皆自ラ招ク所ニシテ、天王（紂）固ヨリ聖明ニシテ失德アルニアラズ。

有獸維―ロレ夢ニ狸チ見タリ、其身ハ見エタレドモ其頭ハ見エザリキ、覺メテ其吉凶チ思フモ、巫咸（古ノ占者）既ニ世チ去リタレバ、識ル者ナシ、（天下ノ事ハ理チ以テ判斷スベカラザルチ謂フ）

ラシ、深遠ナル道理ヲモ考究セザルハナシ、始ニハ齟齬シテ相合ハザリシモ、終ニ意氣相投合スルニ至レリ。
何此歡―此歡久シク恃ムベカラズ、今轅ヲ迴ラシテ去ルヲ送レバ、山ハ參差トシテ樹蓊鬱タリ、雨濛々トシテ雲漠々タリ、再會ノ期スベカラザルヲ悲ミ、郭ニ倚テ涕ヲ拭ヒ、盡日低回踟躕シヌ。
維茲之―旱魃甚シキハ誰ノ咎ゾ、其端ヲ發スル者ハ風神ナリ、山ハ雲ヲ起シ、澤ハ水氣ヲ揚ゲ、雷轟キ電光掣シ、雨降ラントス、風神怒ツテ雲ヲ吹キ散ズ、鳴鳥（日ナリ）仁ニシテ下民ヲ愛スルヲ以テ、其光ヲ閉ヂテ雨ヲ降ラセントス。
嗟風伯―風神雲ヲ吹キ散シテ旱セシムルハ何ノ故ゾ、我汝ニ於テ他志アラズ、時ニ臨ンデ汝ヲ祀リ、美酒肥肉ヲ具ヘ、飮食醉飽セシム、然モ怒ヲ發スルハ何ゾヤ、雲屏々トシテ起レバ、吹テ之ヲ薄カラシメ、水氣結バントスレバ、吹テ之ヲ散ジテ凝化セザラシメ、又吹キ寒クシテ雲ヲシテ蔓延スルコトナカラシム。
嗟爾風―汝風神其罪ヲ逃ル丶所ナシ、上天ハ明德アリ、紀綱以テ萬物ヲ御ス、我今上リテ汝ヲ訟フレバ、天誅必ズ汝ガ身ニ加ハラン、悔ユトモ及バザルナリ、汝早ク死セヨ、汝死ストモ誰カ傷マン。
田横ハ齊王田榮ノ弟ナリ、横其屬徒五百餘人ト海島中ニ在リ、漢ノ高祖其ノ亂ヲ爲サンコトヲ恐レ、横ノ罪ヲ赦シテ之ヲ召ス、曰ク田横來レ、大ナル者ハ王トシ、小ナル者ハ侯トセンノミ、來ラズハ且ニ兵ヲ發シテ誅ヲ加ヘント、横乃チ其客二人ト洛陽ニ至ル、客ニ謂ヒテ曰ク、横始メ漢王ト倶ニ南面シテ孤ト稱セリ、今漢王天子トナリ、而シテ横ハ乃チ亡虜トナリ、北面シテ之ニ事フ、其恥固ヨリ已ニ甚シト遂ニ自到ス、高祖涕ヲ流シ、王ノ禮ヲ以テ之ヲ葬リ、二客ヲ拜シテ都尉トナス、二客亦自到シテ横ニ殉ス、高祖以爲ヘラク田横ノ客皆賢ナリト、餘五百人尙ホ海中ニ在リ、使ヲシテ之ヲ召サシム、至レバ則チ横死ストキ丶、亦皆自殺ス、
事有曠―天下ノ事ニハ百世ヲ經タル後モ尙ホ深キ感動ヲ與フルモノアリ、余今田横ノ墓ドヲ經テ、深ク其事ニ感ズ、然モ自ラ何ノ心ニ由リテ然ルカヲ知ラズ、横ノ今ノ世ニ稀ナル人物ナルニヤラズンバ、イカデ余ヲシテ欷歔（スヽリ泣クコト）シテ自ラ禁ズル能ハザラシメンヤ。
余既博―夫子ハ田横ヲイフ、庶幾ハ近キナリ、余ハ博ク天下ノ士ヲ觀タレドモ、未ダ横ノ爲ス所ニ近キ者ヲ觀ズ、死シタル者ハ復タ還ラザレバ、横ヲ墓フモ詮ナキコトナガラ、低徊去ルニ忍ビズ、ア丶余此墓側ヲ去リ誰ニ從ヒテ事ヲ爲サン。
當秦氏―秦敗レテ天下亂ル丶ニ方リテハ、一人ノ賢士ヲ得ルモ、猶ホ禍亂ヲ鎭定シテ天下ニ王タルニ足ラン、五百人ノ擾々（衆多ノ貌）タル徒黨アリテ田横ヲシテ自刃ヲ免レザラシメタルハ何故ゾヤ、ソレ或ハ寶トシ尊ビシ所ノ士賢ニアラザリシカ、或ハ天命既ニ定マリ、マタ如何トモスベカラザリシカ。
昔闕里―闕里ハ孔子ノ宅ノ在リシ地名、昔孔門弟子三千人アリシモ、孔子終生遑遑（求ムル所アリテ得ザル貌）トシテ遇ハザリキ、因此觀之、成敗ハ天ナリ、獨リ横ガ黨五百人ヲ咎ムベキニアラズ。
苟余行―苟モ余ガ行ニシテ道ニ悖ラズンバ、顚沛（傾覆スルコト）スルモ傷ム所ニアラズ。
自古死―古ヨリ死スル者ハ一人ニアラザルモ、死シテ餘光アルハ夫子一人ノミ、余跪キテ此辭ヲ陳べ酒ヲ薦ム、夫子ノ魂髣髴（分明ナラザル貌）トシテ來リテ之ヲ享受セヨ。
荔ナ丹―荔子、（熱帶地方ニ產スル果實ノ名）ハ赤クシテ芭蕉ノ實ハ黃ナリ、之ニ肴蔬ヲ雜ヘテ柳侯（柳宗元柳州刺史タリ、因ツテ柳侯トイフ）ノ廟ニ薦ム。
侯之船―柳州ノ俗、神ヲ迎フル時、船ニ兩旗ヲ建テ木馬偶人ヲ中ニ置キ、樂ヲ奏シテ之ヲ導キ岸ニ登リテ廟ニ趨ク、○船ニ兩旗ヲ建テ侯ノ靈ヲ迎フレバ中流ニシテ風之ヲ阻シ、來ルコト遲シ、悲ニ堪ヘズ。
侯乘駒―既ニシテ侯駒ニ乘リテ廟ニ入リ、初メテ我ガ柳民ヲ慰シ、愁眉ヲ開イテ笑ヲ含マシム。
鵝之山―柳州ノ山水甚ダ佳ナリ、桂樹ハ團々（葉茂ル貌）トシテ白石ハ齒々（列ル貌）タリ、侯宜シク春ハ猨ト吟ジ秋ハ鶴ト共ニ飛ビ、永ク此地ニ樂ムベシ。
北方之―北方在朔ノ人侯ヲ誹謗スル者アリ、永ク此地ニ在リテ北方ニ往ク勿レ、我ガ柳民ニ福ヲ與ヘ壽ヲ與ヘ、惡鬼ヲ驅リテ其生ヲ安ンゼシメ。
下無苦―低地ニ居ル者モ濕ニ苦ムコトナク、高地ニ在ル者モ乾ニ苦ムコトナク、秔稌（稻ナリ）充足（羨ハアマルコト）シテ、虵蛟伏シテ害ヲナスコトナカラシメヨ、
我民報―サラバ我ガ柳民ハ、侯ノ功ニ報イテ怠ルコトナク、今日ヨリ始メテ世々益祭祠ヲ愼マン。
秋之水―幽幽ハ深黑ノ貌、黃河ヲ濟リテ趙簡子ヲ見ントスレバ、其水濁リテ黑シ、或ハ石アリテ妨ゲ、或ハ龍アリテ碍シ、（昔禹ノ水ヲ治ムル時黃龍舟ニ躍リ込ミ

泰ハ通ナリ、世ノ治亂同ジカラズ、一タビハ治マリ、一タビハ亂ル、是ヲ以テ君子時ニ遇ハズシテ、小人志ヲ得ルコトアリ、暫ク古人ノ道ヲ守リテ靜ニ天命ノ定マルヲ待タンノミ、登庸セラルヽコト古人ノ如クナラザルモ、敢テ悲ムベキニアラザルナリ。

余取友—余廣ク交友ヲ天下ニ求ムルコト、玆ニ二十餘年、貴ニ求メ賤ニ取リ、擾擾（衆多ノ貌）トシテ多シ、皆修能ノ士ヲ喜ビ、獨リ己ノ顯榮ニ安ンズルノミナラズ、余ノ窮阨ヲ憐ミテ愁ヲ共ニセリ、タヾ眞ノ知己ニ至リテハ容易ニ得ベカラズ、百ニ一ヲモ收ムル能ハズ。

歲癸未—癸未ノ歲（貞元十九年）陽山ノ令ニ貶謫セラレ、蟲蛇ヲ侶トシテ海陬ニ在リ、時ニ彼ノ人（楊儀之）ノ來リ使スルニ遇ヒ、乃チ館舍ヲ訪ヒ、微言（高論ト言フガ如シ）ヲ索メテ亂志ヲ正シ、群憂ヲ忘レテ快心ノ笑ヲ漏

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楚辭後語卷第四終

ヒ陋巷ニ伏在スルモ、尙ホ精神ヲ養ヒ年壽ヲ延クニ足ル、況ンヤ顔子ハ至聖孔子アリテ之ニ依賴セルヲヤ、艱難ニ處シテ從容自得セルハ固ヨリ當然ナリ。曰余昏ー余ハ獨リ昏々トシテ同類ナシ、夫ノ人（君ヲイフ）ヲ望メドモ、君既ニ余ヲ棄去リ、船ニ乘リ漫々タル大水ヲ濟リテ、往ク所ヲ知ラズ、余乃チ汲汲トシテ古人ノ道ヲ修メ之ヲ履行スレドモ、世マタ余ニ與スル者ナシ、衆古人ノ道ヲ捨ツレドモ、吾獨リ之ヲ用フレバナリ、ソレ既ニカクノ如シ、豈ニ古道ヲ行フノ是非ニ惑ハザルヲ得ンヤ。下土茫ー下土茫々トシテ廣大ナリ、豈ニ此身ヲ容ル、ノ地ナカランヤ、乃チ水草ニ就イテ休息セントスレバ復テ安泰ナルヲ得ズ、アア吾過テリ、久シク拳々トシテ苦思スルモ何ノ功カアラン、コレ天命ノ宜シキナリ、須ク天命ニ安ンズベキナリ。惟否泰ー否ハ塞ナリ、

琴操第三十五

晁氏曰。琴操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博學羣書。奇辭奧義。如取諸室中物。以其所涉博。故能約而爲此也。夫孔子於三百篇。皆弦歌之。操亦弦歌之辭也。其取與幽眇。怨而不言。最近離騷。離騷本古詩之衍者。至漢而衍極。故離騷琴操。與詩賦同出而異名。蓋衍復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遠。然則後之欲爲離騷者。惟約猶近之。十操取其四。以近楚辭。其刪六首者詩也。

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鬭兮。無應龍求。

龜山操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秖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

拘幽操文王羑里作。

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

之ガ爲ニ茫然タリ。苟不内ー苟モ意ノ如クナラザレバ、祿仕ヲ罷メテ從容自適スルコソヨケレ、タトヒ身ハ抱關（門關ヲ抱イテ開閉ヲ掌ル賤者）ノ卑賤ニ在ルモ、志ダニ全ウセバ揚揚トシテ自得スルヲ得、伊尹畎畝ノ間ニ樂ムヲバ、富貴モ其志ヲ枉グベカラズ、余ガ誓言ノ固カラザルヲ恐レ、斯ニ自ラ訟テ此賦ヲ作リヌ、既往ハ諫ムベカラズ、タヾ將來ノ誤ナカランコトヲ望ムノミ。余悲不ー古人ハ寸德アレバ必ズ登庸セラレタレドモ、余ハ古人ノ如クナル能ハズ、コレ時勢ノ然ラシムル所ニシテ、吾ガ常ニ悶悶トシテ已マズ、文章ヲ借リテ之ヲ述ベントスル所以ナリ。庶顏氏ー昔顏回ハ窮約セルモ常ニ心ヲ安ジ居タリト傳フレバ、吾亦之ニ庶幾センコトヲ願フ、コレ哲人顏子ニ取リテハ固ヨリ細事ナレドモ、孔子ハ其賢ナルヲ嗟稱セリ、疏食ヲ食

雖顚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享羅池第三十四

晁氏曰。享羅池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善柳宗元。宗元爲柳州刺史。且死。語其所常與遊者曰。吾謫於此。與若等相好也。明年吾當死。死而爲神。若等祠我。如期。而歿爲羅池神。且能動於靈響。愈傷宗元。爲銘以實其事。自唐史臣非之。夫神不可知。孔子廼不語。雖然此非銘羅池神之文。愈弔宗元之文也。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リテ願望流溺シ、洛陽ニ至リ、暫ク足ヲ此ニ留ム。
假火龜―龜甲ヲ灼イテ幽人トシテ貞ニ居ランコトゝシ、隱居老死シ、名ヲ當世ニ馳セザルニ甘ンジタリ。
非夫子―夫子ハ董晉ヲ斥ス、浚都ハ隴西ヲ謂フ、公ノ美德アル、ヨク我ヲ隴西ニ擧用セリ、無智ノ小人モ尙ホ至愚ヲ獻ジテ事フル所ニ盡ス、吾固ヨリ牛馬ニアラズ、タヾ衣食ノ恩ヲ甘受スル者ニアラズ、必ズ報恩ノ時アルヲ期セリ、乃チ門下ニ默居シ、年ヲ終ルマデ康樂セリ、時ニ間ニ乘ジテ進謁スレバ、公歡ンデ迎ヘ、吾亦盛德ヲ仰ギテ窮ヲ安ンジ、又忠ヲ效スニ由ナシ。
昔余之―昔吾ガ心ニ約スラク、施ス所ナケレバ獲ルコトナシト、貪倭ノ徒ヲ嫉ムニツケテ、吾コソ勞シテ後ニ祿ヲ得メト言ヘリ、己ノ志ノ修マラザルニ懲リテ此ノ言ノ忘ルベカラザルヲ誓ヒシモ、竟ニ意ノ如クナル能ハズ、心

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傷。

弔田橫文第三十三

晁氏曰。弔田橫文者韓愈之所作也。愈有大志。不爲世知。故行經橫墓。感其義高能得士。而取酒祭橫。爲文以弔之。有傷時思古。慨然有不可復見之意。然田橫安足道哉。故其言曰。非今世之所希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也。夫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爲汴州。纔奏愈從事。愈終始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自古以文學擅世名。世忌之。率不得大柄。雖有世名。如世不知。故愈躊躇發憤。大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希。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

卿ハ青キ印綬ヲ用フ、故ニ公卿ヲ青紫トイフ）手ニ唾シテ取ルベシト思ヘリ、コレ余ノ自知ノ明ナキ所以ナリ、乃チ吉日ヲ擇ンデ西京師ニ入リシモ、一躍シテ君門ニ入リ難シ、遂ニ進士ノ試ニ應ジヌ。

惟名利―然モ京師ハ名利ノ府ニシテ衆人競ヒテ時俗ト浮沈シ勢位ニ阿附シ、出沒變化、推知スベカラズ、余ノ純愚ヲ全ウシ安居セントスレバ彼等ト合ハズ、奔走シテ彼等ノ態ニ倣ハントスレバ、聖賢ノ道ヲ修メントノ素志ニ違ブ、乃チ志ヲ決シテ載籍ヲ極メ、文詞ヲ作レリ。

諒却步―後初志ヲ醸シテ仕進ノ途ヲ圖リシモ、事愈齟齬シ、十年ヲ經タルモ、一科ノ名ヲ成スヲ得ズ、逋財ヲ償フニ足ラズ、進ンデ志願ヲ遂グルヲ得ズ、乃チ退イテ窮居セントス。

排國門―都門ヲ辭シテ東ニ歸リ、舒々トシテ行嘆シ、時ニ高キニ登

物何深而不考。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廻轄。山磝磝其相軋。樹蓊蓊其相摎。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哀去此以無由。倚郭郛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訟風伯第三十二

晁氏曰。訟風伯者韓愈之所作也。旱以諭時澤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實爲此厲。雲以媲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夫爲此厲者間之也。此楚辭也。而近詩投畀有昊之義。故繫之於此云。

維玆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鬭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氣將交兮吹

セリ、コレ衣食ノ窮乏ナルガ爲ニアラズ、思ヘバ物心ツキシ頃ヨリ（三歳ノ時、父仲卿歿ス）運拙クシテ艱難ニ遇ヒ、年未ダ十二滿タザルニ（歳ハ歳星卽チ木星ナリ、此星ハ十二年ヲ以テ天ヲ一周ス、行ハ運行ナリ、歳行ノ始ニ復スルニハ十二年ヲ要ス）伯氏（兄ナリ、十一歳ノ時、兄會讒ニ遭ヒテ南ニ貶セラル、愈從ヒテ韶州曲江ニ至ル）ニ從ヒ南方ニ遷リ、大江ヲ渡リ洞庭湖ヲスギ、曲江ニ息ヒ、南紀（地名）ノ連山ヲ越エタリ。

嗟日月ー未ダ幾何ナラザルニ、兄會歿ス、因リテ遺孤ト嫂鄭氏トヲ携ヘテ北ニ還ル、中原ノ爭亂ヲ避ケテ復タ江南ニ移リ、始メテ講學ニ專念シ、訓詁ニ沒頭シ前鑑（古聖賢）ノ道ヲ窺ヒ、稍ソノ秘奧ヲ窺知セルヲ信ジ、古人ノ爲セル所ヲ考ヘ、今人ノ爲ス所ヲ見ル。

怨忘身ー怨ヲ身ノ不肖ナルヲ忘レ、顯官（漢ノ制ニ、公侯ハ紫、九

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所宜。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爲悲。

別知賦第三十一

晁氏曰。別知賦者。韓愈之所作也。愈論宮市貶陽山之明年。則歲癸未也。時楊儀之爲湖南支使。以使來。愈愛儀之。以謂智足以造謀。才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宜其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以此宣州李傅崔羣賓生謂非己以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者比。以送楊歸湖南序考之。愈自謂知儀之。故於其別爲此賦。不知與閔己孰先後。而復志閔己愈自道也。故以先別知。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卽。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愁。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群憂。

シテ鼓ヲ撃チ洞簫（尺八ノ如キ笛）ヲ吹キテ遙カノ浦曲ヲ望ミ、女巫ハ紛（衆多ナル貌）トシテ舞ヒ、玉ノ數物ヲ陳ネ、清キ神酒ヲ湛フレバ、風雨凄凄タリ、カク懇ロニ迎フルモ、神來降スルヤ否ヤ、甚ダ心モトナシ。

紛進拜—進ンデ堂前ニ拜シ瓊筵ヲ注視（眷眷）スレバ神在ルガ如キモ、神語ラザレバ意ヲ通ゼン由モナク、忽チ暮雨トナツテ歸リ去リ、人ヲシテ愁ヘシム

悲急管—管絃ノ音モ悲ミ思フガ如ク、神駕シテ儵然トシテ歸リ去リヌ、忽チニシテ雲散ジ雨歇ミ、山ハ青々トシテ登エ、水ハ潺湲トシテ流ル。

日窅窅—日ハ窅窅（暗キ貌）トシテ西山ニ沒シ、之ヲ望メドモ還リ來ラズ、花落チ草生ツ、春光行ク行ク盡キントス（芳菲ハ芳草繁生ノ貌）老イテハ再ビ少カルベカラザルニ、光陰何ゾ我ヲ棄テヽ去ルヤ

居悒悒—悒々トシテ憂愁解キ難ク、常ニ長歎

之可望。

閔己賦第三十

晁氏曰、閔己賦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去汴州、依武寧張建封。辟府推官。以鯁直稱。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時貞元十八年也。憲宗即位始召爲國子博士。稍遷職方員外郎。坐論柳澗事。復爲博士。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此賦云。就水草以休息兮。恆未安而既危。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蓋思古人靜俟之義。以自堅其志。終之於無悶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庶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嘆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爲之依歸兮。又何苦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還。行舟檝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者爲誰。衆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豈不

ジ、神ト交リテ棗ヲ乞ヒ、虎ニ伍シテ穀ヲ與フ、是レ我ガ分トスル所ナリ、不才ニシテ賢ヲ妨ゲ、既ニ老イテ祿ヲ貪ルハ、吾ガ事ニアラズ（以上答）ア、吾亦印綬ヲ解イテ此ノ山中ノ人ニ從ハン、何ゾ詹尹（卜人ノ名）ノ卜ヲ待タンヤ。

山中人—山中ノ人歸リ去ラント欲ス、雲暗ク雨注ギ、水波興リテ綠竹靡キ、白鷺倏忽トシテ翔リ飛ブ、山中ノ人留ルヲ肯ンゼズ、衣ヲ褰ゲテ去ル、天地黯淡トシテ樹間陰翳シ、猿啼イテ夕陽春ク、東丘ノ遠村ヲ見レバ、平蕪草綠ニシテ望迷ハントス、山中ノ人去ツテ歸ラズ、吾惆悵シテ之ヲ思フ。

晩下兮—夕暮ニ紫微（天帝ノ居ル所ナリ、轉ジテ宮廷ヲ謂フ）ヲ下リ、家ニ歸ラントセルニ世事ノ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ヲ痛嘆シ、雙樹ノ邊ニ馬ヲ駐メ、終南山ヲ望ンデ茫然タリ。

坎坎擊—神ヲ迎ヘントテ坎坎（鼓ノ音ナリ）ト

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逋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排國門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舒。時憑高以迴顧兮。涕泣下而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聊浮遊以躊躇。假火龜以視兆兮。求幽貞之所廬。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浚之都。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之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時乘間以獲進兮。顏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洿濁兮。曰吾其既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情怊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富貴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

笑ノ間ニ秦軍ヲ却ケタリ、然モカヽル極端ナル事ヲ行ヒテ美名ヲ買ヒ世ニ耀カスヲ好マズ天地ヲ棄テ一身ヲ遺テントト欲スレバコソ、岩君ハ山ニ隱レタルナレ、サレバ無心ノ白鷗ニシテ始メテ君ト親ムヲ得ベキナリ。

天曠蕩ー天ハ空漠ニシテ際涯ナク、氣ハ浩浩トシテ色ハ蒼々タリ、何物カ天ニ在ル、人智ヲ以テ測度シ難シ、タヾ淸寥ノ氣ヲ積ミテ萬物ヲ生育スルノ元氣ヲ成セリ、コノ元氣タルヤ靈妙怪異ニシテ見ルヲ得ズ、空シク自ラ心ヲ痛ムルノミ、願クハ鸞鳳ノ翼ヲ借リ長風ニ乘ジテ元極ニ揖讓シ、天ノ和氣ヲ食ヒテ此ノ生ヲ終ヘンコトヲ。

山寂寂ー山ハ寂寞ニシテ人ナク、又蒼々トシテ樹木繁茂ス、群賢朝ニ滿テルニ、汝何ゾ空谷ニ潛居スル(以上問)我ガ文、和スル者寡ク、知己ハ得難シ、是ヲ以テ獨リ居ル、石上ノ淸泉ヲ挹ミ松間ノ草屋ニ住ミ、雛ヲ養ヒ犢ヲ撫

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値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詁訓爲無所用其心。窺前靈之逸迹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兮。謂靑紫其可拾。自知者爲明兮。故吾之所以爲惑。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君之門不可遌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所馳。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鶩乎書林兮。夕翺翔乎藝苑。諒卻步以圖前兮。不浸近而逾遠。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

ニ愀然トシテ人ヲ愁ヘシムルノミ。鷄聚族ー君何ノ故ニ隱レタル、是レ他ナシ、今ヤ清濁賢愚顚倒シテ、鷄ハ族類ヲ聚メテ食ヲ爭ヒ、鳳凰獨リ飛ンデ比鄰ナク、蝘蜓（やもり）勢ヲ得テ龍ヲ嘲リ、魚目ハ珍重セラレテ珠玉ニ混ジ、嫫母（醜婦ノ名）ハ錦ヲ着テ西施美女ノ名）ハ薪ヲ負フ、カヽル世態ナレバ、岑君モ憤慨シテ山ニ隱レタルナリ、昔巣父許由ハ世ヲ避ケテ山ニ隱レタルガ、若シ之ヲ軒車ニ載セ冕服ヲ被ラシメバ、却テ桎梏（てかせあしかせ）ノ苦ヲ受クルガ如ク感ズベシ、又夔龍ハ堯ニ仕ヘテ治國ノ大臣トナレルガ、若シ之ヲシテ風塵ノ間ニ躄躠（跛行スルナリ）セシメバ何ノ功ヲカ建ツルヲ得ン、共ニ其ノ志願ニアラザルベシ、出處ハ各其ノ好ム所ニ任スベキナリ、昔棼冒勃蘇ハ楚國ノ危キヲ見、七日七夜秦廷ニ慟哭シテ援兵ヲ請ヒテ楚ノ急ヲ救ヒ、又魯仲連ハ談

其見於韋應物詩集者爲勝。歸來子錄其楚語三章。以爲可與王維相上下。予讀之信然。然其朝上淸者。有曰和爲舟兮靈爲馬。因乘之觴于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則意非維所能及。然他語殊不近。故不得取。而獨采此篇。亦以爲氣雖淺短。而意若差健云。

日窅窅兮下山。望佳人兮不還。花落兮屋上。草生兮階間。日日兮春風芳菲兮欲歇。老不可兮更少。君胡爲兮輕別。

復志賦第二十九

晁氏曰。復志賦者。唐文公韓愈之所作也。其自敍云。愈從隴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復志賦。以唐書考之。隴西公蓋董晉也。漢仲舒之後。自廣川徙隴西云。初貞元十一年。宣武李萬榮死。李迺作亂。鄧惟恭縛迺以歸朝廷。伏誅。德宗詔晉節度宣武軍。始奏愈觀察推官。晉受命不召兵。直造汴。惟恭謀亂。晉覺之械送京師。軍乃安。愈敍稱明年則貞元十二年也。蓋愈自傷幼學旣壯而弗獲。思復其志。以晉知己。欲去未可云。

居悒悒之無解兮。獨長思而永歎。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之

何ヲ待テカ躊躇シテ去ラズ、宛モ黄鶴ノ地ヲ顧ミテ飛去ル能ハザルガ如キハ何ゾヤ、意フニ今群賢梁園ニ集レルヲ以テ、之ヲ一掃スル程ノ大作ヲナシ、大雅ノ音ヲ以テ洛陽以東ヲ振ハシ、然ル後隱レント欲スルナルベシ。巾征軒ー軒ハ車ナリ、巾ハ飾ルナリ、君去ツテ巾車ニ乘リ、阻折セル山路ヲ經、幽棲ノ地ヲ尋ネテ崖壑ヲ越エ、盤ノ如キ白石ノ上ニ座シテ素月ヲ賞スレバ、獨リ松風ノ琴筑ヲ擊ツガ如ク、萬壑ノ寂寞ヲ破ルヲ聞クナラン。望不見ー君既ニ山中ニ隱ルレバ、之ヲ望メドモ見エズ、心氣（鬱積スル貌）タリ、ツレ藤蘿冥冥トシテ路ヲ塞ギ、霰ハ紛々トシテ降リ、洞壑ニハ綠水流下リテ、水聲幽ニ聞エ、虎嘯イテ風ヲ起シ、龍藏レテ雲ヲ吐キ、寡鶴淸唳シ、飢鼯呻吟ス、カヽル幽境ニ塊然トシテ沈默シテ獨リ居ルコトナレバ、復タ見ル能ハズ、徒ラニ空山ノ中

望終南第二十六

望終南者。王維之所作也。

晩下兮紫微。悵塵事兮多違。駐駟馬兮雙樹。望青山兮不歸。

魚山迎送神曲第二十七

魚山迎送神曲者。王維之所作也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酤。風凄凄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

日晩歌第二十八

日晩歌者。唐著作郎顧況之所作也。況詩有集。然皆不及。

若有人―玆ニ岑參ト云フ人アリ、鳴皐山ヲ思ヒテ此ニ隱レントシ、積雪ニ阻セラレテ心煩勞ス、此山ニ入ランニハ、一條ノ大河アリ、凌兢(凍ルナリ)シテ龍鱗ノ如クニ立テル故、舟ヲ容ル、能ハズ、又峻山邈(遠キ貌)トシテ聳エ、風籟嘈嘈(聲衆キ貌)トシテ聞エ、霜崖白ク合沓(聚リ重ル)シ、宛モ長風ノ海ヲ扇シテ波濤ヲ湧カシムルガ如シ、又黒猿綠羆ハ崟岌(山ノ高キ貌)タル間ニ舔談(舌ヲ吐ク貌)シ、樹枝ニ咆エ石ヲ振ヒ(危無柯振石ハ一本咆柯振石ニ作ル)駭膽慄魄シテ群呼シテ咆哮シ、峰崢嶸トシテ路ヲ絶チ、巖石散在シテ星辰ヲ挂ゲタルガ如シ、容易ニ往クベカラザルナリ。

送君之―君ガ此山ニ歸ルヲ送リテ、此新歌(鳴皐歌ヲイフ)ヲ作リ、又清冷池(梁園ニ在リ)畔ノ高閣ニ送別ノ酒ヲ開キ、鼓吹彈絲ノ興ヲ添ヘタレバ、君當ニ去ルベキナリ、然ルニ君

山中人者。唐尚書右丞王維之所作也。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獨此篇與望終南迎送神爲勝云。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彼羣龍兮滿朝。君何爲兮空谷。
文寡和兮思深。進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
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
媿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管靡。白鷺忽兮
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晻曖兮
氛氲。猿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皐兮遠郵。平蕪綠兮
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レル車)ニ乗リテ、崎嶇タル山丘ヲ經、或ハ孤舟ニ棹サシテ幽邃ナル澗谿ヲ尋ヌレバ、萬木欣欣トシテ長生シ、泉水涓涓(泉ノ流ルル貌)トシテ始メテ流ル(春ニ及ビテ氷モ釋ケタル故)

善萬物ー萬物ノ陽春ニ逢ヒテ生成ノ運ニ向フヲ喜ブト同時ニ、吾ガ生ノ漸ク死滅ニ歸セントスルヲ悲ム。

已矣乎ーア、吾ガ事畢レリ、身ヲ天地ノ間ニ寄スルコト、マタ幾何モナケン、如カズ心ヲ自然ニ任セテ生命ノ去留ニ從ハンニハ、遑遑(齷齪スル貌)トシテ何處ニ往カントハスル。

富貴非ー富貴ハ余ノ願フ所ニアラズ、サレド帝郷(仙人ノ都)ニ上リテ長生センコトモ期望スベカラズ、如カズ吉日良辰ヲ選ンデ獨リ往來シ、杖ヲ立テテ耘リ、東方ノ小丘ニ登リテ微吟シ、清流ニ臨ンデ詩ヲ賦シ、聊カ造化ノ意ニ任セテ死滅ニ就カンノミ、カノ天命ヲ樂ミテ敢テ疑ハザルナリ。

而却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引極第二十四

引極者。唐容管經略使元結之所作也。歸來子曰。結性耿介。有憂道閔俗之意。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聱牙。故其見於文字者。亦冲澹而隱約。譬古鍾磬不諧於里耳。而詞義幽眇。玩之翛然若有塵外之趣云。

天曠漭兮杳泱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彼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藐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慅勞兮意惶懹。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羾。揖元極兮本深實。餐至和兮永終日。

山中人第二十五

ノナキヲ感ズ。園日渉―日日園中ヲ逍遙シテ樹木ノ手入ヲナセルヲ以テ、益幽趣ヲ添ヘ、門ハ設クト雖、人ノ來リ訪フ者ナケレバ常ニ閉ヅ。策扶老―杖ヲ以テ老體ヲ扶ヘ、或ハ遊歩シ或ハ休憩シ、時ニ首ヲ擧ゲテ遠ク望メバ、無心ナル白雲ハ山穴ヲ出デヽ去來シ、鳥ハ飛ビ疲レテ故林ニ歸ルヲ見ル。景翳翳―日翳翳（明ナラザル貌）トシテ西山ニ沒セントスルモ幽興盡キズ、孤松ヲ撫デヽ盤桓（足ノ進ミ難キ貌）ス。歸去來―更ニ端ヲ改ム、故ニ歸去來兮ノ四字ヲ措ケリ、ア、歸去ノ勝レルニ如カズ、願クハ今ヨリ一切世俗ノ交遊ヲ絶タン、世人既ニ我ヲ棄テ、我亦世人ヲ棄ツ、何ノ求ムル所アリテ、復タ車ヲ馳センヤ。農人告―近鄰ノ農夫春ノ來レルヲ告グ、サレバ予モ彼等ニ伍シテ西疇（西方ノ田畝）ニ耕作セン。或命巾―或ハ巾車（飾

若有人兮思鳴皐。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兢不可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舠。邈仙山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嘈。霜崖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波濤。玄猿綠羆舔舕崟岌。危無柯振石駭膽慄魄。羣呼而相號。峰崢嶸以路絕。挂星辰於巖嶅。送君之歸兮動鳴皐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泠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返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東洛。巾征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巘崿。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氤氳。蘿冥冥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谿而吐雲。寡鶴清唳飢鼯嚬呻。塊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鷄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蹩躠於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

昨日マデノ非ナリシヲ悟リヌ、舟遙遙―遙遙ハ遠キナリ。征夫ハ旅人ナリ、熹微晨光ハ日景ナリ、熹微ハ日ノ暮レントスルナリ、舟ヲ賃ヒテ歸途ニ就ケバ、舟ハ輕ク搖レ、風ハ衣ヲ吹ク、旅人ニ問フニ故郷柴桑ノ道ヲ以テス、途遼遠ニシテ、イツシカ日ノ暮レントスルヲ恨ム、乃瞻衡―舟行恙ナク、故郷ニツキ我ガ家ノ衡門屋宇ヲ見タレバ、欣ニ堪ヘズシテ奔リ行クニ、奴僕ハ歡ビテ迎ヘ、幼兒ハ門ニ立チテ我ヲ待テリ、三徑就―漢ノ蔣詡苑ヲ作リ松菊竹三物ヲ植ヱ三徑ヲ設ケタリ、因ツテ隱者ノ庭苑ヲ三徑トイフ、門ニ入リテ庭徑ヲ見レバ荒廢スレドモ、松ヤ菊ハ依然トシテ存セリ眄庭柯―柯ハ樹枝ナリ、庭樹ヲ見テ笑ヲ含ミ、南窓ニ倚リテ世ニ屈下セザル心ヲ恣ニシ、僅カニ膝ヲ容ルヽニ足ル小室ナレドモ、心ノ安靜ナルハ他ニ如クモ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鳴皐歌第二十三

鳴皐歌者。唐翰林供奉李白之所作也。白天才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魏晉。獨此篇近楚辭。然歸來子猶以為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者。亦為知言云。

歸去來―來兮ハ助辭ナリ、歸去ランカナノ意ナリ、故鄕ノ田園將ニ荒蕪セントス、何ゾ歸ラザルベキ、形體ヲ養ハンガ爲ニ、貴重ナル精神ヲ勞役シテ、祿仕ヲナセルハ、是レ我ガ過ナリ、何ゾ今更惆悵(悲ムナリ)シテ獨リ悲ムヲ要センヤ、過去ノ事ハ悔ユトモ及バズ、將來ハ猶ホ悔イ改ムベキナリ、

實迷涂―涂ハ途ナリ、今過去ノ失策ヲ顧レバ、猶ホ行路ニ迷ヘル旅人ノ如クナレドモ、尙遠ク行カザリシ故、回復ノ望ナキニアラズ、深ク今ノ是ニシテ

見之。潜歎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鄕里小兒耶。卽日解印綬。去作此詞以見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事二姓。遂不復仕。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諡靖節徵士。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此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己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涂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

悲舊鄉—擁隔ハ壅隔ニ同ジ、尼父ハ孔子ナリ、孔子嘗テ陳ニ在リシトキ、故鄉ヲ懷ヒテ歸ラン歟歸ラン歟ト嘆息セリ、楚ノ鍾儀執ハレテ晉ニ在リ、尙ホ楚冠ヲ冠シ楚樂ヲ奏セリ、莊舄ハ越人ナリ、宋ニ仕ヘテ顯位ニ陞レドモ、尙ホ故鄉ヲ忘ル、能ハズシテ常ニ越吟セリ、高衢ハ大道ナリ、懼匏瓜—匏瓜ハ瓜ノ名ナリ、匏瓜ノ如ク蔓ニ懸リテ、何ノ成ス所モナク、空シク日ヲ送ルベキニアラズ、易ニ曰ク、井渫ウシテ食ハレズ、我ガ心ノ惻ヲナスト、其身ヲ修メテ君ニ事ヘントスルモ、任用セラレザルヲ以テ悲ムヲ謂フ、棲遲、徙倚ハ徘徊佇立スルナリ、夜參半—參ハ分ナリ、夜半ナリ、盤桓ハ意ノ進ミ難キ貌、反側ハねガヘリヲ打ツナリ、

襟。平原遠而極自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以修迴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擁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淸乎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其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擧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歸去來辭第二十二

歸去來辭者。晉處士陶潛淵明之所作也。潛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嘗爲彭澤令。督郵行縣且至。吏白。當束帶

登茲樓—字ハ樓閣ヲイフ、清漳、曲沮ハ川ノ名、通浦ハ續ケル浦曲ナリ、墳ハ墳起ナリ、衍ハ平衍ナリ、陶牧、昭丘ハ地名、紀ハ十二年ヲイフ、向北風トハ北ノ長安ヲ望ミ、セメテ其風ニナリトモ當リタシト思ヒテ襟ヲ開クヲイフ、

楚辭後語卷第四

登樓賦第二十一

登樓賦者。魏侍中王粲之所作也。歸來子曰。粲詩有古風。登樓之作去楚詞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曹植潘岳陸機愁詠閑居懷舊衆作。蓋魏之賦極此矣。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

楚辭後語卷第三終

蒼ハ天ナリ

十七拍—鼻酸ハ甚シク悲痛スルナリ、闌干ハ亂垂ノ貌

胡笳本—胡笳ハ胡人ノ音樂ナレドモ、之ヲ琴ニ緣リテ移シ取レバ、音樂ノ條理ニ差異アルコトナケレバ、ヨク移シ取ルヲ得、

羅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修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凛凛兮春夏寒。人馬饑尫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

胡笳本出自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十五拍—匈奴ノ俗てんとノ下ニ住ス、其形穹窿ナリ、故ニ穹廬トイフ、偶殊俗ハ風俗ヲ異ニセル者ノ配偶トナレルヲイフ、商參ハ二星ノ名、コノ二星常ニ相逢フコトナシ、

十六拍—茫茫ハ際涯ナキナリ、萱草ハわすれぐさナリ、之ニ對スレバ忘ルトイフモ、我ガ憂ハ嘗テ忘ルヽコトナシ、舊怨ハ漢土ニ歸ルヲ得ザル怨、新怨ハ子ヲ見ル能ハザル怨、蒼

愛遺。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懸懸兮長如饑。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塡胸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爲生我兮獨

天無涯—天地際涯ナク、我ガ愁モ亦際涯ナシ、

我非貪—日居月諸云云ハ胡地ニ在リテ一日一日ト日チ送レルチ謂フ、

東風應—漢ト匈奴ト和親チ結ビ、我ガ身モ贖ハレテ漢地ニ還ルコトトナレルモ、半ハ生還シテ聖君ニ見ユルチ得ルチ喜ビ、半ハ稚子ニ別レテ再會ノ期ナキチ嗟キ、哀樂相半バス、去ツテ漢ニ還ランカ、留マリテ胡地ニ在ランカ、兩情具ニ陳べ難シ、

別離。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恥。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歡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近詔。遺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誰具陳。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

之ヲ顧ミツヽ、恩愛ノ情ヲ忍ンデ還リ來ル、心悲痛シテ死スルノ思アリ。
范史ハ范曄著ス所ノ後漢書ヲ謂フ。
蔚宗ハ范曄ノ字ナリ。
我生之ー漢祚衰ハ漢ノ世運衰頽セルナリ、志意乖ハ夫ニ事ヘントスル志ノ遂ゲザルヲ謂フ、義節虧ハ匈奴ノ左賢王ノ爲ニ節操ヲ破ラレシヲイフ。
戎羯逼ー戎羯ハ夷狄ナリ、左賢王ヲ指ス、室家ハ妻ナリ。
雁南征ー雁ノ南飛スルヲ見テハ、邊地ヨリノ音信ヲ漢地ニ託センコトヲ欲シ、又北ニ歸ルヲ見テハ漢地ヨリノ傳言ヲ聽カンコトヲ欲ス、冷冷ハ淒愴ノ貌。
氷霜凛ー行李ハ行旅ナリ、嘗テ漢ヨリ匈奴ニ來リシ旅途ヲイフ。
爲天有ー殊匹ハ類ヲ異ニセル配偶ナリ、荒州ハ僻遠ノ地ヲイフ、擬俳優云云トハ歌ヲ作リ之ヲ歌ヒ俳優ニ擬シテ自ラ慰メントスレバ、歌曲成リテ悲愁イヤ増スヲ謂フ。

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茲八拍兮擬俳優。何知曲成兮心轉愁。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兮誰與傳。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兮緣

耕ハ曾子ノ作ル所ナリ、曾子孔子ニ事フルコト十餘年、二親年衰ヘ、養ノ不備ヲ念ヒ、琴ヲ援リテ之ヲ鼓シテ曰ク、歔欷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ト、歷陵ハ歷山ナリ。
上下無―六區ハ上下四方ナリ、柏舟ハ詩篇ノ名、悄悄ハ憂フル貌、柏舟ノ詩ニ曰ク、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又曰ク、靜言思之、不能奮飛ト、臣君ニ遇ハザルモ、尚ホ棄去ルニ忍ビザルヲ謂フナリ、松ハ赤松子、喬ハ王子喬、皆仙人ナリ、諆ハ謀ナリ。
山谷眇―眇ハ遙カナル貌、曼曼ハ長キ貌。
言兜離―兜離ハ侏離ニ同ジ、夷語ノ形容ナリ。
家既迎―以下曹操ノ盡力ニ依リ、故鄉ニ迎ヘラレテ歸省スルヲ言フ、所生ノ兒ヲ路傍ニ棄ツレバ、兒ハ母ヲ慕ヒテ聲ヲ限リニ號泣ス、我聽クニ忍ビズシテ耳ヲ掩ヒテ走レバ、子我ヲ追ヒテ煢煢トシテ走リ來リ、或ハ頓踣シテ顚ヤ身ヲ傷ク、我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歸路遐。疾風千里兮風揚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絶。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爲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遏我情。鞞鼓喧兮從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艱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鴈南征兮欲寄邊聲。鴈北歸兮爲得漢音。鴈飛高兮邈難尋。空斷腸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飢對肉酪兮不能餐。夜聞隴水兮聲嗚咽。

ハ青龍ヲ左ニシ白虎ヲ右ニスト、鉦ハ鐃ナリ。前長離—長離ハ朱鳥ナリ、委ハ屬ナリ、水衡ハ官名、玄冥ハ龜ナリ、禮記ニ曰ク、朱鳥ヲ前ニシテ玄武ヲ後ニスト、屬箕伯—箕伯ハ風ノ神ナリ、澒溷ハ垢濁ナリ、蔑蒙ハ雲氣ナリ、回回ハ光明ノ貌、揚靈ハ其ノ光靈ヲ揚グルナリ。聆廣樂—廣樂ハ天帝ノ音樂ナリ、洩洩彤彤ハ皆和グ貌、音律ニヨリテ治亂ヲ考フ、素女撫—素女ハ天帝ノ女、餘音ハ餘韻ナリ。大容吟—太容ハ樂師ナリ、紫宮ハ天帝ノ大宮ナリ、又大微トイフ、閶闔ハ宮廓ナリ、罔車ハ星ノ名、車ニ喩フ、青林ハ天苑ナリ、威弧ハ星ノ名、弓ニ喩フ、嶓冢ハ山ノ名、壁壘ハ壁營中壘ナリ、北落、河鼓ハ星ノ名、天潢、雲漢ハ銀河ナリ、汎汎ハ流ル、貌、招搖、攝提ハ星ノ名、二紀ハ日月、五緯ハ五星ナリ。據開陽—開陽ハ北斗ノ第六星ナリ。嘉皆氏—琴操ニ曰ク歸

胡笳者。蔡琰之所作也。東漢文士。有意於騷者多矣。不錄而獨取此者。以爲雖不規規於楚語。而其哀怨發中。不能自已之言。要爲賢於不病而呻吟者也。范史乃棄不錄。而獨載其悲憤二詩。二詩詞意淺促。非此詞比。眉山蘇公已辯其妄矣。蔚宗文下。固有不訾。歸來子祖屈而宗蘇。亦未聞此何邪。琰失身胡虜。不能死義。固無可言。然猶能知其可耻。則與揚雄反騷之意。又有間矣。今錄此詞。非恕琰也。亦以甚雄之惡云爾。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義節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庸織路—織路ハ路ヲ行クコノ梭ヲ走ラスガ如キヲ謂フ、四裔ハ四方ノ極地ナリ、四裔ニ奔走シ南北東西ヲ窮ムルモ、留マルベキ地ナキヲ謂フ。

越谽谺—谽谺ハ大ナル貌、磷磷ハ深キ貌、墳羊ハ土怪ナリ、無形ハ天ヲイフ、石蜜ハ疑フラクハ密山ヲイフ。

弔祖江—祖江ハ人名、劉ハ殺ナリ、戴勝ハ西王母ノ冠ナリ、愁ハ笑フ貌、玄黃ハ黑ト黃ノ絹ナリ。

雙林悲—雙林ハ玉女ト宓妃トヲ謂フ、處子亦同ジ、歌ニ曰ク、天地相交リテ、コヽニ花ヲ開キ、鳴鶴(作)鳩亦相和交ス、我等今懷ヲ汝ニ馳ス、汝淑明ニシテ如何ゾ我ヲ顧ミザルト、乃チ之ニ賦答セントスルモ暇アラズ、遂ニ去リヌ。

冠崑崙—崑崙ハ高キ貌、緋纚ハ盛ナル貌、灼藥ハ熱スル貌。

左青瑀—青瑀ハ青龍文ナリ、素威ハ白虎ノ威ナリ、芝ハ小蓋ナリ、禮記ニ曰ク、君行クトキ

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朝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嗁失聲。我俺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絶兮死復生。

胡笳第二十

妾ヲ殺シテ殉セシメヨト遺言セリ、然レドモ顆ハカヽル暴命ニ從ハズ、平生ノ正言ニ從ヒ、父ノ死後其妾ヲ他ニ嫁セシメタリ、其後顆將トシテ秦軍ト戰フ、幽靈現ハレ草ヲ結ベリ、秦將杜回之ニ跌キテ倒ル、因テ之ヲ殺スヲ得タリ、幽靈ハ卽チ妾ノ父ナリ。樹德茂—皐陶德ヲ天下ニ施シタレバ、其結果トシテ子孫英六（地名）ニ繁榮セリ。桑末寄—桑末（木ノ名）カノ根生（寄生木）ニ托ス、衆草既ニ枯ルヽモ桑末獨リ生ク、積德ノ後必ズ餘慶アルヲ謂フ。盍遠迹—何ゾ早ク六合ニ遊ンデ道ヲ問ハザル、時ハ永ク留マラザルナリ、（以上黃帝ノ言）。魂憹悯—憹悯ハ惆悵失望ナリ、磑磑ハ堅キ貌、騷騷ハ風動ク貌、玄武ハ龜ナリ。怨高陽—高陽ハ帝顓頊ナリ、寓ハ居ナリ、顓頊ノカヽル窮北ノ地ニ居ヲ定メタルヲ怨ムナリ。

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共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敕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無爲以疑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擧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回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

悲憤詩第十九

晁氏曰。悲憤詩者。漢中郎蔡邕女琰之所作也。琰嫁爲衞仲道妻。遭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者十二年。爲生貳子。曹操素善邕。痛其無後。以金璧重賂贖之。而重歸於董祀。琰自傷失節而不能忘其二子。爲作此辭。

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

モ時ニハ其言ノ中ラザルコトモアリキ。
梁叟患―黎丘ニ狐狸アリ、人ヲ惑ス、梁叟一日醉ヒテ歸ルヤ、狐狸佯リテ其子トナリ、途ニ梁叟ヲ苦ム、梁叟其家ニ到リ、其子ニ謂ヒテ曰ク、汝ハ何ゾ我ヲ苦メタルト、其子其事ナキヲ告グ、叟因リテ、狐狸ノ所爲ナルヲ知リ、大ニ之ヲ懲サントシ、翌日又醉ヒテ歸ル、其子叟ノ歸ル能ハザルヲ憂ヒ、行キテ之ヲ迎フ、叟誤リ狐狸ト認メ、遂ニ其子ヲ殺セリ。
毋縲攣―縲攣ハ連係ノ貌、幽冥ノ事ハ信ジ難シ、信ズベカラザルヲ信ジ、荏苒日ヲ送ルノ愚ヲナス勿レ、コレ百憂ヲ懷イテ自ラ疹ムノ道ナリ。
景三慮―景ハ宋ノ景公ナリ、熒惑、大火心星ナリ、此星出ルトキハ其國火災アリトイフ、景公ノ時熒惑出ツ、景帝慮ヲ盡シテ國事ヲ治メタルニ熒惑忽チ其位置ヲ變ゼリ。
魏顆亮―魏顆ハ晉人ナリ、顆ノ父死スルトキ、

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汨飂戾沛以罔象兮。爛熳麗靡藐以迭湯。凌驚雷之砊礚兮。弄狂電之淫裔。踰魘頹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遨遊以婾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眃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而爲禽。玩陰陽

或貸賄―昔周犨トイフ人アリ、家貧ナリ、夫妻相携ヘテ佃田ス、鬼神之ニ告ゲテ曰ク、茲ニ車氏ニ送ルベキ金アリ、今之ヲ汝ニ貸サン、車子生ルレバ急ニ之ヲ返セト、其後大ニ富ム、鬼神ノ言ヲ憚リ、夫妻相倶ニ其財ヲ載セテ逃ル、同宿ニ子ヲ生ム者アリ、其妻其夫ニ謂ヒテ曰ハク、何ヲ以テ此子ニ名ケント、夫曰ク、此子車間ニ生ル、宜シク車子ト名クベシト、是ニ於テ周犨夫妻復タ頓ニ貧セリ、對ハ報ナリ。

嬴讖譏―嬴ハ秦ノ始皇帝、讖ハ未來記ナリ、始皇讖ニ秦ヲ亡スモノハ必ラ胡ナラントアルヲ見、將軍蒙恬ナシテ胡國ニ備ヘシム、焉ゾ知ラン未來記ノ所謂胡トハ少子胡亥ナラントハ、禍內ヨリ發シ、遂ニ國ヲ亡スニ至レリ。

愼竈顯―愼ハ魯ノ大夫梓愼、竈ハ鄭ノ大夫裨竈ナリ、梓愼ハ洪水ヲ豫言シ、裨竈ハ火災ヲ豫言ス、皆天道ヲ觀テ水火ノ災ヲ知リタレド

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嵒嵒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撫軨軹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澹汨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嚶嚶。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泄泄以肜肜。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既防險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大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撥剌兮。

董弱冠—董賢年二十二ニシテ三公トナリ袞職ヲ司リシモ、哀帝ノ崩ズルヤ、自殺シテ死シ、隧ヲ設ケタルモ之ヲ用ヒズシテ逝ケリ。隧ハ地ヲ掘リテ道ヲ通ズルナリ、王ヲ葬ルノ禮ナリ。

穆屆天—叔孫穆子、夢ニ天ニ壓シツケラル、牛(人名)ヲ呼ビテ助ヲ乞フ、其後、牛叔孫氏ノ豎(小性ナリ)トナリ叔孫氏ヲ亂シ、穆子ヲ幽シ、終ニ之ヲ殺セリ。

文斷袪—文ハ晉ノ文公ナリ、初メ晉ノ獻公、伯楚ヲシテ文公ヲ蒲城ニ伐ラシム、文公垣ヲ踰エテ逃ル、伯楚其袖ヲ斬ル、後文公立ッテ君トナルニ及ビ、伯楚見エンコトヲ請フ、文公蒲城ノ事ヲ怨ミ、見ユルヲ聽サズ、伯楚乃チ呂甥郤芮ノ二人、文公ヲ弑セント謀レルヲ告グ、文公之ニ因リテ禍ヲ免レタリ、閹ハ宦官ナリ、伯楚ヲイフ。

通人闇—叔孫穆子、文公ノ如キ賢明ノ人スラ好惡ニ迷フナリ、況ンヤ昏愚ノ人ヲヤ。

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娥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瀝以遺光。獻環琨與璵縭兮。申厥好以玄黃。雖色艷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林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淸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囘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爲牀。屑瑤蘂以爲糇兮。斟白水以爲漿。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爗其照夜。雲師䨏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

イテ入ル、哀擣チテ之チ殺セリ、楚人鼈令一旦斃死シ其屍江水ノ上ニ流レ去リシガ、後蘇生シテ蜀王ノ禪チ受ケ蜀ニ王タリ。

竇號行―竇ハ漢ノ文帝ノ后竇氏ナリ、文帝ノ代王タリシトキ、竇氏其宮人タルチ厭ヒ、泣イテ代ニ至リシガ、後終ニ皇后トナレリ。

王肆侈―王ハ王莽ナリ、莽已ノ女チ納レテ平帝ノ后トナシ、繁榮チ希ヒシニ、後却テ憂ニ沈ミテ家チ滅セリ、緒ハ子孫ナリ。

尉龐眉―尉ハ官名ナリ、顏駟、漢ノ文帝ノトキ郎トナリ、武帝ノ朝ニ至ル、眉長ク髮白シ、武帝問ヒテ曰ク、何レノ時郎トナレル、何ゾ其老イタルヤト、駟答ヘテ曰ク、臣ハ文帝ノ時郎トナル、文帝ハ文チ好ミ、臣ハ武チ好ム、景帝ハ美チ好ム、而モ臣ノ貌醜シ、陛下少チ好ンデ、臣已ニ老イタリ、是チ以テ三世遇ハズ、故ニ郎署ニ老ユト、武帝其言ニ感ジ、會稽都尉ニ拜ス。

而已毓。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懺惘而無儔。偪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顓頊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迅飆潚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越谽[illegible]之洞穴兮。漂通淵之碄碄。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蜜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

リテ徜徉スレバ鼇(大龜ナリ、背ニ三神山ヲ負ヘリトイフ)抃舞スルモ傾クコトナシ。發昔夢—崑崙山上ニ米ノ木アリ、昔嘗テ之ヲ夢ミシガ、今之ヲ食ヘルヲイフ。從伯禹—會稽山ニ禹王ヲ問ヘバ、諸侯玉ヲ贄トシテ來リ集ル、タヾ防風氏言ヲ食ミテ來ラズ、因テ之ヲ誅ス、重華ハ舜ナリ、其墓九疑山ハ長沙ノ界ニ在リ、因テ之ヲ存問ス。流目眺—衡阿ハ衡山ノ下ナリ、有黎ハ古ノ天子ノ名、圮墳ハ崩壞セル墳墓ナリ。覽建木—建木ハ廣都ニ生ズル木ノ名、汪氏ハ地名、九土ハ九州ナリ、蓐收ハ西方ノ神ナリ、帝軒、黃靈ハ黃帝ナリ、日近信—以下黃帝ノ言ナリ、近キヲ信ジテ遠キヲ疑フハ人情ノ常ナレバ、六經ト雖記述セズ、鬼神ノ道ハ幽昧ニシテ明ニシ難シ、誰カヨク之ニ從ハンヤ。牛哀病—魯人牛哀病ムコト七日ニシテ化シテ虎トナル、其兄戶ヲ開

逢昆其必噬。鼇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斷。賓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庶。王肆侈於漢廷兮。卒御恤而絕緒。尉龐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以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之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愼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訏。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剚及。親所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綿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人。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斃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

ビ、進ンデ君ニ見ユベキヲイフ、玉階ハ天子ノ階ナリ。懼箴卜ー文王ノ箴スル所カクノ如キモ、尚ホソノ長短優劣アラン事ヲ懼レ、更ニ龜甲ヲ灼キテトシ其吉凶（祥禎）ヲ觀ルニ九皐ノ介鳥ノ卦ニ遇ヘリ、九皐ハ大澤ナリ、介鳥ハ介然トシテ獨立シ高飛遠擧スル鳥ナリ、宿志ノ遂ゲザルヲ怨ミ、世外ニ超遊シ、冥翳（天ノ暗キナリ）ニ據リテ哀鳴ス、鶗鴂（惡鳥ナリ小人ニ喩フ）貪婪ヲ競フモ、子ハ行ヲ潔クシテ榮ヲ增サン、子ハ玄鳥（鶴ナリ）ニ親故アリ、母氏（道ニ喩フ）ニ復歸セバ身ノ寧キヲ得ン、（身ヲ修メテ君ニ仕ヘナバ、始メテ安寧ナルベキヲ謂フ）以上卜辭、簡元辰ー辰ハ時ナリ、石菌ハ靈芝ナリ、窮野ハ窮桑ナリ、少皡金天氏此ニ在リ、三郎ハ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ヲイフ、句芒ハ少皡氏ノ子、木ノ神ナリ。何道眞ーワレ既ニ仙術ノ眞髓ヲ得、蓬萊ニ登

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卭州而愉敖。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邑其難聊。顝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夫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倘佯而延佇。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

ナリ、仙術ヲ學ビテ天ニ昇レリ、漸冉ハ荏苒ニ同ジ、歳月ノ空シク過グル貌、岐趾ハ岐山ノ麓ナリ、周ノ文王嘗テ岐山ニ在リ、乃チ文王ニ謀ラントスルナリ、文君爲一文君ハ文王ナリ、以下文王ノ占辭ナリ、遯☶☰ハ艮下乾上ノ卦ナリ、遯ノ上九ニ云ク、肥遯、利シカラザルナシト、(世ヲ遯レテ美名ヲ保ツベキヲ謂フナリ)☶ハ山ナリ、故ニ衆山ヲ歴テ周流ストイフ、☴ハ風ナリ、故ニ迅風ニ冀シテ聲ヲ揚グトイフ、(諸方ヲ流浪スベキヲイフ)☰トノ上九變ジテ咸☱トナル、咸ハ感ナリ、☴ハ長女、☱ハ少女、トモニ☶ノ上ニ在リ、故ニ二女崇嶽ニ感ズトイフ、☰ハ冰ナリ、故ニ冰折レテ經營スベカラズトイフ、(君アリテ待ツモ進謁シ難キヲイフ)☰ハ天ナリ、變ジテ☱トナル、☱ハ澤ナリ、天高シト雖、尙ホ澤トナル事アリ、路險ナルモ通ジ難カラズ、勔ハ勉ムル貌、強メテ險難ヲ忍

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擧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皥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眞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樂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噏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集群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隣。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儐處彼湘瀕。流目頫夫衡阿

孺子成王ニ不利ナラントストイヒシニヨリ、周公出デテ東ニ居タリ、會大風雷アリ、成王金滕ノ書ヲ啓キ、周公ノ書ヲ得テ、其ノ異志ナキヲ知リ、迎ヘテ都ニ返セリ。

覽蒸民―蒸ハ烝ナリ、衆民ヲイフ、民庶邪僻多キ故、己獨リ正シウシテ却テ身ヲ危ウスルヲ恐ル。

執彫虎―彫虎ハ白額ニシテ紋章アル虎ナリ、彫虎ハ貧窮ニ、試象ハ力ヲ竭スニ、焦原ハ義ニ喩フ、己貧窮スレドモ力ヲ竭シ義ヲ守リテ屈セザルヲ謂フ。

斥西施―西施ハ越ノ美女ナリ、御ハ幸スルナリ、要褭ハ古ノ駿馬ナリ、服箱ハ車ニ駕スルナリ。

燿靈忽―燿靈ハ日ナリ、己知ハ猶ホ知己ト言フガ如シ、知己ヲ恃ンデ榮華ヲ希ヒ、却テ讒ニ遇ヒテ害セラル、ヲ謂フ、三秀ハ靈芝ナリ一年三タビ華ク、亹亹ハ進ム貌。

咨姤嫮―姤ハ醜ナリ、嫮ハ美ナリ、韓ハ韓衆

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爲鞶兮。雜技藝以爲珩。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爲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其比伉。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卽岐阯而攄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

仰先哲—先聖ノ教訓ハ深遠ナレドモ、吾常ニ之ニ則リテ違ハズ、行フ所仁義ニ非ルハナシ。

竦余身—止ハ禮ナリ、吾ガ身ヲ竦立シ禮ニ順ヒテ悖ルナキナリ。

志團團—團團ハ缺失ナキナリ、應懸ハ宙ニ懸レル物ノ自由自由ニ動クガ如ク、自由自在ナルヲ謂フ。

旌性行—夜光ノ玉ヲ佩ビ、幽蘭江蘺ヲ綴ルハ吾ガ身ヲ潔クスルヲ謂フ。

幽獨守—仄陋ハ鄙遠ノ地ナリ、二八ハ舜ノ臣八元八愷十六人ヲ謂フ。

何孤行—煢煢ハ孤獨ノ貌、孑モ獨立ノ貌、介立ハ孤立無援ノ貌。

旦獲讟—旦ハ周公旦ナリ、武王疾アリシトキ、周公ハ己之ニ代ランコトヲ祈リ、其ノ册文ヲ金縢ノ櫃中ニ納メ置キタリ、武王ノ崩後、周公ノ弟管叔蔡叔等國中ニ流言シテ、周公將ニ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喜傅說之生殷。尙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眞。旦獲讟于羣弟兮。啓金縢而乃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與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

矰若浮ー又矰矢ノ旋轉スルコト疾風ノ如キアリ、動モスレバ機ヲ發シ矢ヲ放タントス、地ニ降リ棲マントスレバ叢棘ノ身ヲ刺スアリテ棲ム能ハズ。發忠忘ー身ヲ忘レテ君ニ忠ナラントシ、却テ自ラ束縛スルノミ、頭ヲ屈シ翼ヲ折リテ何處ニ往クヲ得ン。涕泣流ー是ヲ以テ泣流レ心結ボレ自ラ悲ム。虹蜺曜ー虹蜺輝キテ日光為ニ光ナク、邪氣天地ニ滿ツ（世ノ亂レタルニ喩フ）。仰天高ー天ヲ仰ギテ己ノ罪ナキヲ陳べ、上帝ノ明察ヲ請ヘバ、秋風ハ我ヲ憐ンデ沈吟シ、浮雲モ我ヲ哀ミテ黯淡タリ。吾居ルベキ地ナケレバ、天ニ上リテ神龍ト伍シ、無窮ニ遊バンノミ、ワレ英雄ノ資アリ、今據ヲ失フトモ後世必ズ我ヲ思慕スル者アラン。

矰若浮猋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朱】猋必遙反。棧仕巾反。○矰弋射矢也。猋疾風也。機謂觸其機牙也。棧衆盛貌。

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寃頸折翼庸得往兮。【朱】罔與網同。○寃屈也。庸猶何也。此上皆以鸞自喩也。

涕泣流兮萑蘭。心結愲兮傷肝。【朱】萑音桓。愲音骨。○萑蘭。涕下闌干也。結愲亂也。

虹蜺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朱】開叶音欷。○孽虹蜺覆日之氣也。

痛入天兮嗚嘑。寃際絕兮誰語。【朱】嘑火故反。語牛助反。○際交也。

仰天高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朱】招呼也。秋風爲我唫。浮雲爲我陰。唫古吟字。

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攬其須。留叶音閭。或云如字。而須叶音秋字。游曠迥

兮反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朱】自言英雄失據。後當爲世所思也矣。

思玄賦第十八

晁氏曰。思玄賦者。漢侍中張衡之所作也。順帝引在帷幄。諷諭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猶共危衡。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隱伏。幽微難明。迺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云。

息夫躬ハ後漢ノ昭帝ノ時ノ人ナリ。

詔獄トハ天子ノ詔ヲ奉ジテ罪人ヲ鞫スル所ナリ。

玄雲泱—今ヤ世亂レテ黑雲天ヲ蔽ヒ、鷹隼(人ヲ害スル鳥ナリ)威ヲ肆ニスル故、鸞(息夫躬自ラ比ス)往クベキ所ナク、徒ニ徘徊ス。

楚辭後語卷第三

絕命詞第十七

絕命詞者。漢息夫躬之所作也。躬以變告東平王雲祠祭祝詛事。拜官封侯。而雲坐誅死。後又數上疏論事。語皆險譎。竟以罪繫詔獄。仰天大嘷。絕咽而死。躬以利口作姦。死不償責。而此詞乃以發忠忘身。號于上帝。甚矣其欺天也。特以其詞高古似賈誼。故錄之而備其本末如此。又以見文人無行之不足貴云。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朱泱烏郎反。○泱鬱盛貌。厲疾飛也。鸞神鳥也。徘徊不得其所也。

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合乎其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尙何說哉。且凡洪氏所以爲辯者三。其一以爲。忠臣之行。發其心之所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毀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甯武子事。而不論其所遭之時。所處之位。有不同者。則疎矣。其一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見殺見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爲也。蓋原之所爲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偸生幸死者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篇。

楚辭後語卷第二終

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大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擧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

舊都ニ歸リ、嘗テ水ニ投ジテ死スルノ陋態ヲナサズ、原宜シク之ニ倣フベキナリ。

涸漁父——原、漁父ノ言ニ從ヒ、糟ヲ食ヒ醨ヲ啜ルヲ屑シトセズ新ニ沐スル者ノ衣ヲ振フニ倣ヒ、偏ニ身ヲ潔クセンコトヲ是レ勉メ許由、老聃ノ爲ス所ヲ爲サズシテ彭咸ノ遺範ニ則リ、竟ニ流ニ投ジテ死セルハ、愚ノ又愚ナリ。

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淸。與太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

乘雲蜺――旖柅ハ風ニ靡ク貌、轇流ハ彼方此方ニ周遊スルナリ○雲蜺ノ旗ヲ飄シ崑崙山ヲ望ンデ周遊シ、四方ヲ覽テ顧ミ懷フモ、何ヅ必シモ夫ノ高丘ノ美女ヲ求メ、之ニ仕フルヲ要センヤ。

既亡鸞――原ヤ幽藹タル鸞車ナク、委蛇タル八龍ナク、身ヲ湘流ニ投ゼントシテ方ニ涕ヲ拭フ、尚ホ何ゾ九章九歌、歌舞ノ樂アランヤ、離騷ノ言妄誕ニシテ信ズベカラズ。

夫聖哲――聖賢ノ時ニ遇ハザルハ、コレ固ヨリ天命ノ然ラシムル所ニシテ、古來其例ニ乏シカラズ、屈原之ヲ悟ラズ、己ノ時ニ遇ハザルヲ嘆ズルモ、楚君ノ原ノ意ニ從ハザルハ明カナリ、原之ヲ觀破スル能ハザルハ愚ナリト謂フベシ。

昔仲尼――昔孔子ノ魯ヲ去ルヤ、天下ヲ周遊シテ仕フベキ國ヲ求メタルモ、終ニ

所遺。

【宋】蹠之亦反。○漁父事。音義見本篇。由許由。聃老聃。蹠蹈也。許由事不經見。雄亦本不之信。今乃言之。已爲抵牾。而又不察其生當堯舜之間。身無讒賊之禍。與原事。亦不相似也。老聃之學。私於爲我。而無君臣之義。亦雄所知。至此乃以爲言。亦其貪生惜死之心勝。是以溺焉而不自知耳。

丹陽洪興祖曰。楊雄所以譏屈原者如此。而班固亦譏其露才揚己。顏之推又病其顯暴君過。愚嘗折衷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爲賢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

ルヲ恐レバ汨羅ニ臨ンデ自ラ投ゼントス、前後矛盾シテ自ラ決スル能ハズ。
解扶桑—又或ハ扶桑ニ繫ゲル手綱ヲ解キ、縱橫無盡ニ奔馳セシム、鸞皇飛揚スルモ之ニ隨フ能ハズ、豈獨リ風伯雨師ノ隨フ能ハザルノミナランヤ。
卷薜芷—原ノ水ニ投ジテ死セルハ、香潔ノ美草ヲ卷キ束ネテ之ヲ投棄スルガ如シ、豈ニ惜シカラズヤ。
費椒糈—原既ニ自ラ決スル能ハズ、更ニ神ニ聽カント欲シ供物ヲ供ヘテ之ニ請ヒ、後却ツテ神意ニ背キ江澤ニ投ジテ死セリ。
纍既系—原既ニ傳說ヲ慕フ何ゾ其言ヲ信ゼスシテ、惡鳥ノ鳴クヲ恐レ、百草ニ先チテ枯死セルヤ。
初纍棄—初メ原楚君ヲ棄テ、更ニ中國ヲ歷遊シテ明君ニ遇ハント欲ス、然モ竟ニ遇ハズ。

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

朱 抨普耕反。○抨使也。餘見騷經。

乘雲蜺之旖柅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

朱 亦見騷經。但高丘無女。本言高丘無美女可求。以喻列國無賢君可事耳。此詞女字。乃作去聲讀。恐亦非本文之意也。

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

朱 此言原實無車可乘。無馬可駕。又方就死湘淵。何有歌舞之樂。譏騷經之言不實也。

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

朱 有叶音以。改叶音已。○言楚王必不爲屈原而改也。孟子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聖賢之心如此。原雖未及。而其拳拳於宗國。尤見臣子之至情。豈忍逆料其君之不可諫而先自已哉。此等義理。雄皆不足以知之。惟有偸生惜命一路。則見之明而行之熟耳。以此譏原。是以鴟梟而笑鳳凰也。

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

朱 斐芳非反。○斐往來貌。孔子異姓之臣。其去魯也。但政亂耳。未有危亡之釁也。可去而去。可歸而歸。與屈原事。全不相似。雄說誤矣。

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

嫉妬ス、原タル者、自ラ抑ヘテ其ノ娥眉ヲ揚ゲザルヲ可トス。

鬱神龍——美ナルカナ、神龍ノ淵ニ潜ムハ慶雲(瑞雲ナリ)ノ出ヅルヲ待ツナリ、故ニ春風ノ吹滿ツルナクンバ誰カ神龍ノ潜ムヲ知ラン。

愍吾纍——憐ムベシ原衆芳ヲ帶ビ、爆々(光輝ク貌)タル芳荂ヲ颸ゲンモ、季夏ノ凝霜ニ遇ヒ、早ク萎ミテ榮華ヲ失ヘリ。

横江湘——是ニ於テカ、原江湘ヲ渡リテ南蒼梧ニ赴キ、重華(舜)ニ謁シテ其意ヲ叩キ己ノ出處ヲ定メントセリ。

舒中情——原ハ煩惑セル中情ヲ述ブルモ舜ノ己ニ與セザランコトヲ恐レ、白波ヲ凌ギテ南ニ征ク、アア舜何ゾ原ノ國ノ爲ニ死スルヲ是認センヤ。

精瓊靡——原或ハ玉ヲ餐ヒ仙ヲ學ンデ齡ヲ延ベンコトヲ欲シ或ハ餘命ノ永カラザ

之獨見許。朱 陽侯見九章。言屈原欲自投江以陵素波。舜必不許之也。淇與祖曰。吾恐重華許原之沈江以死。不許雄之投閣而生也。斯言得之矣。

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朱 此又譏原欲餐玉以延年。而反懷沙以求死。蓋雄知生固我所欲。而不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也。

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朱 此言其去之速也。餘說並見騷經。

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朱 棍古本反。漚一遘反。叶一侯反。○若杜若。惠即蕙也。此言原之赴水。是幷與其芳潔之操而棄之也。棍大束也。漚今漚麻也。餘見騷經。

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皐。朱 音義並見騷經。

纍既𠬝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朱 𠬝古攀字。言既慕傅說。何不自信其言。而遽去徒以鶗鴂之將鳴爲憂。而不慮反先百草以就死也。餘音義亦見騷經。然傅說乃巫咸之語。雄誤以爲原詞也。

衷ハ被髮ス、何ゾ髭ヲ用アラン、ソノ售レザルハ當然ナリ。

鳳皇翔――鳳皇ハ宜シク蓬萊ノ陼ニ高翔スベキノミ、サスレバ駕鵞豈ニヨク之ニ超越センヤ、駿馬ヲ驅ルニ屈曲險難ノ地ニ於テセバ、駑馬ト足ヲ並ベテ伍ヲナサンノミ、連蹇ハ難ミテ進マザル貌。

枳棘之――枳棘繁茂スレバ、猿狖ト雖疑ヒテ近ヅカザルナリ靈修(楚君ヲ謂フ)既ニ椒蘭(讒人ニ喩フ離騷ニ見ユ)ヲ信ゼリ、譬ヘバ枳棘ノ繁茂セルガ如シ、屈原タル者之ヲ避ケテ可ナリ、然ルニ忽焉トシテ早ク之ヲ看取セズ。

衿芰茄――芰荷ノ綠衣ヲ帶ビ、芙蓉ノ朱裳ヲ被リ、芳芬酷烈ナルモ、世濁リテハ誰カ其ノ芳香ヲ聞カン、如カズ疊ンデ幽室ニ藏センニハ。

閨中容――閨中ノ衆女、容止ノ美ヲ競ヒ、佳麗ヲ以テ相勝タンコトヲ力メ、互ニ相

纍忽焉而不蚤睹。

朱 榛音臻。又士申反。唼音妾。○榛梗穢貌。蝯狖見九歌。擬疑也。靈修原以寄意於楚王也。椒蘭見騷經。唼譖言也。

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襞而幽之離房。

朱 衿其禁反。襞音璧。○衿帶也茄古荷字。夫容亦古芙蓉字。通用。餘並見騷經。襞疊衣也。離房別房也。

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

朱 佳叶音圭。○言衆士爭能。猶衆女之競容也。綽約善容止也。態猶勝也。言以麗佳相勝也。睂古眉字。言原自擧其眉。使衆憎嫉也。音義並見騷經。

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擧。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

朱 被讀曰披。○懿美也。竢待也。龍以潛居待雲爲美。以譏屈原不能隱德自取禍也。

愍吾纍之衆芳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

朱 苓音零。慶讀與羌同。顇古悴字。○苓香草名。夏而遭霜。言不遇時也。

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

朱 衷竹仲反。○走音奏趣也。吾與梧同。說見騷經。

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

惟天軌――天道明カナラズ、原純潔ノ身ヲ以テ世ノ難ニ遇ヒ之ヲ苦ムルニ澳涊(垢濁ナリ)ヲ以テシ之ヲ煩スニ紛亂ヲ以テセリ。
漢十世――今漢ノ成帝ノ陽朔(十一月ナリ、周ノ正月ニ當ル)吾乃チ天ノ淸則ヲ正シ、地ノ方貞ニ則リ、此文ヲ投ジテ、原ノ過ヲ正サントス。
圖纍承――原ノ家系ヲ按ズルニ、名門ノ後ヲ承ケ、又其ノ作ル所ノ離騷ヲ觀ルニ身ニ規矩ヲ帶ビテ、行衡平ナリ、サレバ當時ノ不義非道ヲ惡ミ、之ヲ蹂躪センコトヲ努メタリ。
纍初貯――原身ニ德義ヲ有シ、其文詞縱橫ナルモ惜シイカナ局量狷狹ナリ、是ヲ以テ濁世ニ處スル能ハズシテ竟ニ一身ヲ滅セリ、原ノ行ハ譬ヘバ美人ノ髢ヲ賫シテ之ヲ通邑大都ニ賣ラズ、却テ之ヲ戎夷ニ鬻ギ、利益ヲ得ント欲スルガ如シ、戎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澳涊兮。暗纍以其繽紛。

朱 澳叶典反。涊乃典反。濱匹人反。〇軌路也。辟讀爲闢。開也。紛難也。穢濁也。繽紛交雜也。

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淸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朱 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招搖斗杓星也。周正十一月也。記以此時投文也。正天度地。自言己志也。

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搶以爲綦。

朱 圖按其系圖也。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欃槍妖星。綦履下飾。言賤之也。

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䶎。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

朱 䶎音祓。娵子侯反。娃於佳反。髢徒計反。〇貯積也。肆放也。䶎狹也。言其文詞放肆而性狷狹也。閭娵也。吳娃也。皆古美女也。髢髮也。賴利也。言原仕楚。如資美女之髢而鬻於九戎之中。其人被髮無所用也。

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鵞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

朱 駕音加。足叶音接。〇蓬陼蓬萊之陼也。駕鵞鳥名也。捷及也。驊騮駿馬名。若馳於屈曲艱阻之處。則與蹇驢無異。

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旣信椒蘭之唼佞兮。吾

尋ハ棻ノ誤ナリ。

有周氏――蟬嫣ハ打續キテ繁昌スルナリ、汾隅ハ地名、靈宗ハ威靈アル祖宗ナリ、諜ハ家ノ系圖ナリ○離騷ノ起首ニ屈原ガ己ノ家系ヲ述ベルヲ以テ、揚雄亦之ニ倣ヘルナリ、吾ガ家ハ周室ニ出デ、初メ汾隅ニ起リ、伯僑ニ至リテ系譜始メテ明カナリ、其後傳ヘテ揚侯ニ至ル。

淑周楚――吾モト周ノ後裔ニシテ、今又楚ニ遊ブノ光榮ヲ得皇波（皇ハ大ナリ、河江ヲ經ルヲ謂フ）ヲ歷テ、コノ江潭ニ來リ、反離騷ノ文ヲ作リテ流ニ投ジ、欽ンデ屈原ヲ弔フ（湘纍ハ屈原ヲ指ス湘水ノ邊ノ囚人ノ意ナリ）

祿閣上。會劉尋等以作符命。爲莽所誅。辭連及雄。使者來欲收之。雄恐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先是雄作解嘲。有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爲之語曰。爰清靜作符命。唯寂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既復召爲大夫。竟死莽朝。其出處大致本末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耶。然則雄固爲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之讒賊矣。他尙何說哉。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

朱 嫣於連反。侯叶音胡。○蟬嫣連也。鼻始也。汾隅揚邑也。雄自言。系出於周。而食采於揚也。諜譜也。周衰而楊氏有號爲楊侯者。

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

朱 往音往。纍力追反。叶力禾反。○淑善也。去汾隅。徃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速也。離歷也。皇大也。經河及江。歷大波也。潭深淵也。往乘水而往也。記書也。纍囚也。指屈原也。成相曰。比干見刳。箕子累。或曰。禮喪容纍纍。又史記。孔子纍纍然如喪家之狗。趙武靈王。見其長子傫然也。皆衰悴之意。未知孰是。

ミ寂寂寥寥タリ、君臨御セズ、何ヲ以テ榮トナサン。
俯視兮——俯シテ丹墀（丹ヲ以テ塗リタル御殿ノ庭）ヲ視テハ、君ヲ思ヒ、雲ノ如キ玉殿ヲ仰イデハ雙涙潸トシテ流ル。
顧左右——左右ヲ顧ミテ顏色ヲ和ゲ、杯ヲ銜ンデ憂ヲ消ス、アヽ人生ハ浮雲ノ如シ、吾獨リ幸ニシテ天子ニ侍シ金殿玉樓ニ住ムコトヲ得タルハ、無上ノ光榮ナリ、願クハ心ヲ樂マシメコノ福祿ヲ全ウセンコトヲ、綠衣白華、君寵ヲ失ヒテ自ラ傷ムハ、古來其例ニ乏シカラズ。豈獨リ吾ノミナランヤ。
三世ハ三朝ナリ。

秦ノ始皇ヲ劇シク批難シ王莽ノ新室ヲ賞美セルナリ。

己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
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朱 羽觴見招魂。享受也。休美也。虞與娛同。綠衣衞莊姜失位自傷之詩。白華周幽王申后被廢所作。

反離騷第十六

反離騷者漢給事黃門郎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揚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所作。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湛讀曰沈。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云。始雄好學博覽恬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然王莽爲安漢公時。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比於伊尹周公。及莽篡漢竊帝號。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又放相如封禪文。獻劇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書天

妃タランコトヲ願ヘリ。

歷年歲——年ヲ經テ盛リノ花ノ茂ラザルヲ痛嘆ス（倢伃ハ陽祿、柘館ノ二樓ニ在リテ子ヲ產ミタレドモ、未ダ襁褓ヲ離ルルニ及バズシテ死セルヲ花ニ比シテ言フナリ）豈ニ吾ガ身ニ告アルカ、將タ天運ノ拙キカ。

白日忽——白日忽チ沒シテ遂ニ暗黑トナル（年ヲ歷テ顏色ノ衰フルニ喩フ）然モ尙ホ天地ノ大恩ニ浴シテ尙ホ廢棄セラレズ、太后ニ長信宮ニ供養スルヲ得、願クハ身ヲ終ルマデ太后ニ奉侍シ、死後ニ至ルモ太后ニ陵墓ノ麓ニ從ヒ、永ク松柏（陵上ノ樹ナリ）ノ餘蔭ニ留ランコトヲ。

重曰潛——今幽玄ナル長信宮ニ在レバ、門闥固ク鎖シ殿階塵埃ニ滿チテ綠苔生ジ、房中人ナクシテ、風冷冷トシテ張帷ヲ揚ゲ、きぬずれノ音ノ綷縩タルヲ聞クノ

月失之。

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栢之餘休。朱晻與暗同。又烏感反。莫讀作暮。或曰靜也。如字。郵其養並見上。流下共居容反。洒音灑。掃先到反。○山足謂陵下。休蔭也。

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冷冷。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爲榮。朱落音臺。萋音妻。櫳來東反。綷千賄反。縩音蔡。○應門正門也。扃短關也。櫳疏檻也。感動也。縩衣聲。德與靜同。

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朱綦音其。流叶綦韻。○丹墀赤地也。綦履下飾也。雲屋言其黝靄若雲也。

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

承祖考——吾ハ祖先ノ遺言ニ頼リ、自身ニ靈質ヲ賦ヘルヲ以テ宮闕ニ徵サレテ後宮ニ入リ、增成宮裡ニ聖恩ヲ蒙リツツアリキ。

既過幸——既ニ過分ナル寵幸ヲ受ケ、竊ニ好時ニ遭ヒテ皇妃タランコトヲ冀ヒ、寤寐ノ間ニモ累息シテ長愼ミタリ、因テ佩褵(上衣ノ帶ナリ、女子人ニ嫁スル時、父之ヲ結ンデ戒ム)ヲ伸ベテハ自ラ思ヒ女圖ヲ閲シテハ自ラ鑑戒トシ、女史(女學士ナリ)ニ就イテハ自ラ詩ヲ問ヒ、婦人ノ外事ニ預リテ、家ヲ亡スニ至ルヲ悲ミ褒姒ノ國ノ禍根トナリシヲ哀ミテハ自ラ戒メ、娥皇女英ノ舜ノ妻トナリテ、夫ヲ助ケシヲ美トシ、大任ノ文王ノ母タリ、大姒ノ武王ノ母タリシヲ榮トシテハ、吾ガ身ハ愚陋ニシテ皇英大任ニ及ブ能ハズト雖モ、敢テ心ニ之ヲ棄テズ、斯カル賢

嗚呼賢哉。柏舟綠衣。見錄於經。其詞義之美。殆不過此云。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

朱 何音賀。○何任也。負也。陳列也。增成後宮之舍。倢伃所居也。

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

朱 絫古累字。女尼據反。郵周皆叶時韻讀。○累息言懼而增累喘息也。離與褵同。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結其褵而戒之。故言自思也。晨鷄見尙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言婦人不當預外事也。褒褒姒。周幽王之嬖妾也。見天問。閻郎詩所謂艶妻。亦指褒姒也。郵過也。皇娥皇。英女英。見九歌。女虞謂嫁於虞舜也。任大任。文王母。姒大姒武王母也。舍息也。

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

朱 災求並叶滋韻。○陽祿柘館二觀名。倢伃嘗就產子。數

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近巨靳反。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詩謂。關雎以下窈窕得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後趙飛燕姊弟自微賤興。倢伃稀復進見。飛燕遂譖倢伃祝詛主上。考問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事遂釋然。倢伃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共居用反。養弋向反。因作賦以自悼。歸來子以爲。其詞甚古而侵尋於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過於慘傷。又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

登陂陁——陂陁（險阻ナル貌）タル長阪ニ登リ、嵯峨（聳エ立ツ貌）タル層宮（宜春宮）ニ入リ、曲江（地名）ノ碕洲ニ立チ南山ノ參差（齊シカラヌ貌）タルヲ望メバ、巖巖タル深山ノ間ニ、谷アリテ通ズ、其中空豁ナリ。
汩淢靸——水其中ヲ奔流シ、汩淢靸習（流ノ疾キ貌）トシテ廣平ノ野ニ注ギ、又竹樹繁茂セルヲ觀ル。
東馳土——弭節容與ハ歩調ヲ緩ウスルナリ。
信讒不——二世皇帝ハ讒ヲ信ジテ覺悟セズ國家ヲ亡スニ至リタレバ、墓ハ荒ルルモ修ムル者ナク、弔祭スル者ナケレバ宇宙ニ亡魂ハ迷ヒテ歸依スベキ所モナク、廟食スルコト能ハズ悲ムベシトナリ。
倢伃ハ官女ノ官名ナリ、班婕妤ハ班況ノ女班彪ノ姑ナリ。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

朱陂普何反。陁徒何反。坌普頓步頓二反。隑巨依反。差叶初歌反。谾音籠。豁呼活反。谽呼含反。谺呼加反。叶音河。○坌並也。曾重也。隑曲岸頭也。與碕同。谾深通貌。谽大開貌。

汩淢靸習以永逝兮。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

朱汩于筆反。淢音域。靸先合反。蓊烏孔反。薆音愛。榛側巾反。叶韻未詳。恐有棧音。○淢疾貌。靸輕擧意。皐水邊地也。薆陰蔽貌。榛盛貌。

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

朱揭丘例反。○褰衣而涉也。石而淺水曰瀨。

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烏乎操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

朱操士到反。

自悼賦第十五

自悼賦者。漢孝成班倢伃之所作也。班氏世世以儒學顯。倢伃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召欲與同輦載。辭曰。

上ハ漢ノ武帝ナリ。
胡亥ハ二世皇帝ノ名ナリ。
上林、子虛賦ノ名、司馬相如ノ作ナリ。大人モ亦、賦ノ名、相如ノ作ナリ。
漁獵トハ楚辭遠遊篇ヲ踏襲セルヲイフ。
商監ハ一ニ殷鑑トモイフ目前ニ在ル鑑ミ戒ムベキ先例ナリ。
司馬相如嘗テ卷ノ書ヲ著シ、天子ノ使來リテ吾ガ書ヲ求ムルコトアラバ、之ヲ奏セヨト其妻ニ遺命シテ死セリ、コレ卽チ封禪書ナリ、蓋シ天子ニ媚ビテ妻子ノ爲ニ恩私ヲ冀ヘルナリ。

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傷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哀二世賦十四

哀二世賦者。司馬相如之所作也。相如嘗從上至長陽。獵還。過宜春宮。宜春者。本秦離宮。閻樂殺胡亥之地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詞如此。蓋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詞。大人之於遠遊。其漁獵又泰甚。然亦終歸於諛也。特此二篇。爲有諷諫之意。而此篇所爲作者。正當時之商監。尤當傾意極言以寤主聽。顧乃低徊局促而不敢盡其詞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而猶以封禪爲言哉。

如シ、抑コノ殿タル、木蘭ヲ榱トナシ、文杏（木名）ヲ梁トシ、丰茸（衆飾ノ貌）タル遊樹（浮柱ナリ）ヲ羅ネ、離樓（衆木ヲ聚ムル貌）ニテ相支ヘ、瑰奇ノ木ヲ以テ欂櫨（柱上ノますがた）トシ委積參差シテ以テ棟ヲウケ梁ヲウケ、巧ニ萬物ヲ彫飾シテ眞ニ逼リ積石山ノ將將（高ク積ム貌）タルガ如ク、五色燦爛トシテ目ヲ奪ヒ衆石ヲ密錯シテ瓴甓（敷石ナリ）トス、其章瑇瑁ニ似タリ、羅（うすもの）綺（色ヨキ絹）ノ幔幕ヲ張リ、楚國產スル所ノ組（くみひも）ヲ連ヌ、柱楣ニ倚リテ曲臺ノ央央（廣キ貌）タヲ覽レバ、白鶴哀鳴シ、枯楊ノ側ニ立テリ、カレ孤ニシテ雌、亦我ト同類ナリ、時已ニ黃昏、臨幸ノ望竟ニ絕エヌ、惆悵シテ空堂ニ處リ、明月ヲ友トシテ自ヲ照シ、清夜ニ洞房（人無キ室）ニ行キ、琴ヲ援リ平素ノ調ヲ變ジテ愁思シテ身命ノ長久ナラザルヲ奏シ、流徵（樣樣ニ流動スル調子）ヲ抑ヘテ却轉スレバ、聲幼妙（かぼそき貌）ニシテ復揚ル、首尾ヲ貫穿シテ其操（琴曲ヲイフ）中ヲ歷覽スレバ、心慷慨シテ自ラ亢奮シ、左右ノ侍女、マタ涕淚橫流ス（流離ハ涕ノ垂ルル貌）歎息愁悶ヲノべ、更ニ歔欷（すゝり泣き）シ、起ツテ徘徊ス、長袖ヲ翳シテ昔日ノ過罪ヲ數フレバ、愧羞胸ニ滿チテ面目顯スニ堪ヘズシテ臥牀ニ就ク、芬若、荃蘭（香草）ヲ以テ枕席トス、夢中忽チ君ノ旁ニ在ルガ如キモ、驚キ覺レバ見ル所ナシ、心廷廷（恐懼ノ貌）トシテ自失ス、鷄鳴曉ヲ告グルヲキキ愁益加ハリ、起ツテ月星ヲ觀レバ、畢昴（星ノ名）東方ニ出デ中庭ノ藹藹（月光微闇ノ貌）タルヲ見レバ、晩秋ノ霜ノ如シ、夜ハ曼曼トシテ長キコト年ノ如シ、懷鬱積シテマタ歷べカラズ、茫然（澹）佇立（偃蹇）シテ曙ヲ待テバ、荒（明ケント欲スル貌）亭亭トシテ夜明ケタリ、妾人（陳后自ラ謂フ）自ラ悲傷シ、永ク忘ルルコトナシ。

嗷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搏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傍。惕寐覺以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衆鷄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漫漫其若歲兮。懷鬱

テ孤居シテ思ヲ凝セバ、疾風飄飄トシテ悲堪ノベカラズ、因ツテ蘭臺ニ登リテ遠望スレバ、神魂怳怳（失意ノ貌）トシテ浮遊シ、浮雲四方ニ塞リテ晝尙ホ暗シ、雷鳴ノ殷殷タルヲ聞キテハ、君ノ車聲カト疑ハレ、飄風閨ニ吹キ入ルヲ見テハ、君ノ帷幄ヲ擧ルカト疑ハル、（襜襜ハ搖ク貌）桂樹紛披シテ芳香アリ（酷烈、誾誾ハ香氣ノ盛ナルヲ謂フ）孔雀來リテ存問シ、玄猿長嘯シ、翡翠來リ萃リ、鳳南北ニ飛ブノミ、君ノ臨幸ヲ見ズ、心憑噫（憤懣スル貌）シテ邪氣中心ヲ攻ム、乃チ蘭臺ヲ下リ、深宮ノ下ニ從容ス、天ニ沖スル正殿（天子臨御ノ殿）鬱鬱トシテ竝ビ起テリ、シバラク其東廂ニ漫歩シテ靡靡（細好ノ貌）タル美觀ヲ肆ニシ、更ニ玉戶ヲ排シ、金鋪（錠ナリ）ヲ搖カセバ、聲噌吰トシテ鐘音ノ

自設兮。君不肯兮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擧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脇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燿而成光。致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

高唐、洛神二賦ハ皆淫亂ノ事ヲ叙セルモノナリ。

佳人（陳皇后ナリ）アリ逍遙間步シテ自ラ樂ム、君寵ヲ失ヒテ精魂爲ニ失セ、形體爲ニ瘦セテ、獨リ淋シク長門宮ニ在リ、君嘗テ言フ、（我ハ武帝ナリ）朝暮往來シテ妾（陳皇后）ヲ幸セント、然モ今ヤ飲食恣樂ヲ以テ、獨自ラ慰ムルノミ、（人ハ皇后自ラ謂フ）君ノ心絶移（慊ハ絶ナリ）シテ故舊ヲ省ミズ、安ゾ相親シムニ在ランヤ、ワレ昏愚ニシテ、君ノ心ノ斯ノ如キヲ知ラズ、君寵ノ辱ナキヲ懽ビ君ノ己ヲ問フニ因リ自ラ進ンデ玉音（君ノ言ナリ）ヲ承ケンコトヲ願ヘリ、遂ニ虛言ヲ以テ信トナシ城南ノ離宮（長門宮）ニ還リ、酒肴（薄具）ヲ設テ君ヲ待テルモ曾テ幸臨ヲ肯ゼズ、廓然（憂フル貌）トシ

長門賦第十三

長門賦者。司馬相如之所作也。歸來子曰。此諷也。非高唐洛神之比。梁蕭統文選云。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蜀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而漢書皇后及相如傳。無奉金求賦復幸事。然此文古妙最近楚辭。或者相如以后得罪。自爲文以諷。非后求之。不知叙者何從實此云。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愨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

流ニ横ヘテ白波ヲ揚グ、簫鼓ヲ撃チ、棹歌ヲ歌ヘバ、歡樂ノ極哀傷ノ情起リヌ、アア歲月人ヲ待タズ幾時ナラズシテ衰老セン、悲ムベキカナ。

公主トハ天子ノ女ナリ。

烏孫ハ北方ノ國ナリ東ハ匈奴、西北ハ康居、西ハ大宛、南ハ龜茲諸國ト相接ス。

尙トハ卑者ノ尊者ヲ婦トスルヲ謂フ。

烏孫ノ風俗ニ從ヒテ夫婦ノ契ヲ結ブベキ由ヲ命ゼルナリ。

吾家嫁――天一方ハ遠キ外國ヲ謂フ、穹廬ハ弓形ニ張レル天幕、旃ハ毛氈、酪ハ牛馬ノ乳ナリ。

法。知此則知與之體矣。

烏孫公主歌第十二

烏孫公主歌者。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王昆莫。爲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如此。昆莫乃上書請使其孫尙公主。詔許之。公主不聽。亦上書言狀。天子乃報使從其俗。公主詞極悲哀。固可錄。然并著其本末者。亦以爲中國結昏夷狄自取羞辱之戒云。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食飤也。音嗣。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ニ祈ラントテ、長筊(竹縄ナリ)ヲトリ美玉ヲ束ネテ河ニ沈メタレバ、河伯モ許諾シタレド、如何セン東郡旱シテ薪ツヅカズシテ塞グ能ハズ。

薪不屬――東郡ハ衛ノ地ナリ、蕭條ハ物淋シキ貌。

隤林竹――林竹ハ林中ノ竹ナリ、石菑ハ石ヲ挿シテおさへノ杙(楗)トセルヲ謂フ宣防ハ宮ノ名。

后土ハ土ノ神ナリ。

秋風起――秋風吹起リテ白雲飛ビ、草木ノ葉ハ黄バミ墜チテ雁ハ南ニ行ク、蘭菊花秀デテ香氣馥郁タリ(卽時ノ風景)今群臣ト酒ヲ飲ンデ樂ミ深ク之ヲ懷ヒテ忘ル、能ハズ(佳人ハ群臣ヲイフ)樓船ヲ泛ベテ汾河ヲ濟リ、中

卽玉璧也。沈玉禮神。神已見許。但以薪不屬遠。故無功也。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

朱 御與禦同。止也。東郡衛地。言以旱燒而薪不屬。乃衛人之罪。將何以止水也。

隤林竹兮楗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朱 隤林竹。卽所謂下淇園之竹。菑側其反。臿也。楗石菑者。臿石立之以爲楗也。

右三

秋風辭第十一

秋風辭者。漢武帝之所作也。帝幸河東。祠后土。讌飲中流。歡喜作此。文中子曰。秋風樂極而哀來。其悔心之萌乎。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擢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朱 蘭秀菊芳以興下句之詞。與湘夫人及越人歌同

殫爲河――瓠子ノ堤キレ河水氾濫セバ、到ル處河トナリ、安寧ナルヲ得ザルベク、之ヲ防ガン爲、土功ヤム時ナクバ、山モ土ヲ取ル爲ニ崩サレテ、遂ニ平地トナリ、大野ニ水溢レ、魚ハ弗鬱トシテ苦ミ、冬日ニ迫ラン、冬日ハ低ク天邊ヲ行キテ、水ト相連ルガ如シ、故ニ云フ。

正道弛――河ノ常流爲ニ破レ、蛟龍獨リ時ヲ得テ遠遊セン。

歸舊川――今堤ヲ築キ河ノ舊流ニ復セシメバ其功神妙ナランヲ然モ封禪セズバ安ゾ關外ニ此水アルヲ知ラン、今之ヲ知リ得タルハ偏ニ封禪ノ賜ナリ、沛ハ妙用ノ餘裕アル意。

齧桑浮――齧桑ハ地名淮泗ハ川ノ名水維ハ河水ノ筋道ナリ。

河湯湯――湯湯、潺湲ハ水流ルル貌、迅流ハ流ノ疾キナリ、難ハ渡リ難キヲ謂フ

搴長筊――因リテ河

歌。乃閔然有䫻神憂民惻怛之意云。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朱史記。浩作皓。慮作閭。註云。謂州閭也。

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朱註云。吾山疑謂東阿魚山也。平者。鑿山以塡河。故山平也。鉅野卽禹貢之大野澤。史記。弗作沸。弗鬱憂不樂也。柏與迫同。水長涌溢。穢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冬日。將甚困也。

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朱史記。正作延。正道河之正道也。弛壞也。

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朱沛普大反。○神哉沛者。神靈滂沛也。又言。不因封禪。則不知關外有此水。

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朱漢書。爲我二字作皇。伯作公。

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朱水維。水之綱維也。

右一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囘兮迅流難。朱史記。囘作迴。迅作浚。

搴長筊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朱搴音騫。筊音交。湛讀爲沈。屬之欲反。○筊竹葦。絙以引置玉石者。美玉

地ヲ築キ壇ヲ作リテ祭ルヲ封トイヒ、地ヲ除キテ祭ルヲ禪トイフ。瓠子ハ地名、決河ハ河堤ノ潰決セルナリ。

東郡ハ瓠子ノ附近ナリ、燒ハ旱ナリ。淇園ハ竹ノ産地ノ名。楗トハゐせきナリ。

歸來子ハ晁以道ノ別號ナリ。

楚辭後語卷第二

弔屈原第八

服賦第九 朱並見續離騷。

瓠子之歌第十

瓠子歌者。漢孝武帝之所作也。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還自臨祭。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皆負薪窴決河。時東郡燒。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燒旱也。樹竹塞水決口。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塡之。有石以石爲之。天子悼其功之不就。爲作歌詩二章。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史記。防作房。後同。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自此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矣。歸來子曰。先是帝封禪。巡祭山川。殫財極侈。海內爲之虛耗。及爲此

楚辭後語卷第一終

三侯ハ三侯之章ナリ、大風歌ヲイフ。

不可則姑仍其舊。而屬大臣輔以詛。庶幾呂氏悍戾之心。亦無所激而將自平。則後來之禍。猶可以不至於若是其烈。今既不然。則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爲滅劉者。眞可爲寒心也哉。抑此詞卒章。意象蕭索。亦非復三侯比矣。

鴻鵠高飛。一擧千里。羽翼已就。横絶四海。朱海叶音喜。絶謂飛而直度也。

横絶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朱施叶疎何反。○繳弋射也。其矢曰矰。

爲壽トハ祝酒ヲ捧グルナリ。
目送ハ後ヲ見送ルナリ。

闋ハ段ナリ、歌曲ノきれめナリ。

幾先ハ先見ノ明アルヲイフ。

長策ハ善キ策略ナリ。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ナリ。

恒ハ代王文帝ナリ、盈ハ惠帝ナリ。

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廼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云。余嘗怪。留侯明炳幾先。算無遺策。而其爲此則不唯不暇爲高祖愛子計。亦不復爲漢家社稷計矣。抑高祖之歌詞如此。而其言曰。呂氏眞廼主矣。此又豈專以太子柔弱之故而爲是擧哉。一念之差。基怨造禍以至於此。固無兩全之理矣。留侯姑亦權其正且重者而存之。以爲是甚不獲已之計。非別有長策而故左之以就此也。嗚呼向使高祖之心本不出於私愛。則必能深以天下國家之大計爲己憂。而蚤與張陳陵勃諸公謀之帷幄。以定其論可。則以恒易盈。固爲兩得。

大風起――大風一タビ起リテ滿天ノ雲ヲ吹拂フガ如ク、我ハ天下ノ騷亂ヲ鎭定シ、帝威海內ニ加ハリテ、今故鄕ニ歸レリ、アア賢士ヲ得テ四方ヲ守ラシメ、長ク至治ノ世トナサンカナ。

閭閻ハ里門ナリ、卑賤ヨリ起ルヲイフ。上ハ高祖皇帝ヲイフ。

留侯ハ張良ナリ、留ニ封ゼラル。

調護ハ擁護トイフガ如シ。

者也。嗚乎雄哉。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鄕。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鴻鵠歌第七

鴻鵠歌者。漢高帝之所作也。初呂后起閭閻。佐帝定天下。既老而踈。太子盈又柔弱。而戚夫人有寵於上。上以其子趙王如意爲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呂后恐不知所爲。問計於留侯。留侯爲畫計。使太子卑詞厚禮招隱士四人以爲客。後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

ズ、汝虞トモ別ルヲ得ザルニ至レリ、アア如何スベキゾ。

萬歳ノ後ハ死後ヲイフ。

復トハ租税ヲ免除スルナリ、與ハ關與ナリ、公役ニ與ルコトナキナリ。

兮奈若何。

大風歌第六

大風歌者。漢太祖高皇帝之所作也。上破黥布於會甀。上工外反。下支瑞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筑音竹○狀似琴而大頭細頸。安弦以竹擊之。故名爲筑。自歌令兒皆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此其歌正楚聲也。亦名三侯之章。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美哉乎其言之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爲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然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

今日始メテ知ルヲ得タリ、サリトモ山ニハ木アリ木ニハ枝ノアルモノヲ、吾ガ心ニハ君ヲ悦ビ、添ヒ遂ゲタク思ヘルニ君ハ一向知リ給ハヌカ。

力拔山――騅ハ項羽ノ常ニ乘リ居シ駿馬ノ名虞ハ項羽ノ妾ノ姓ナリ ワガ力ハ山ヲモ拔キ、氣ハ一世ヲ蓋フ程ナルモ、時運非ニシテ騅モ進マ

說君兮。君不知。

垓下帳中之歌第五

垓下帳中歌者。西楚霸王項羽之所作也。漢王大會諸侯。以伐楚。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蒼白雜毛曰騅。羽迺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麾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漢追及之。羽遂自刎。羽固楚人。而其詞忼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是以著之。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爲强不義者之深戒云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

榜トハ、拍子ヲ取リテ敲クナリ。

今夕何――今夕ハ何タル幸運ノ夕ゾヤ、王子ト舟ニ同乘シテ洲中ノ蘋藻ヲ戲弄セラレ、愛好セラルレバ、恥ヲモ忘レ、分別モナクナリ、思慕シテヤマズ、高嶺ノ花ト思ヒ居シ王子ヲ

此。雖使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且余於此又特以其詞之悲壯激烈。非楚而楚。有足觀者。於是錄之。宅固不遑深論云。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越人歌第四

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榜枻。越人擁棹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其餘韻。且於周大師六詩之所謂興者。亦有契焉。知聲詩之體。古今共貫。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爲者。是以不得以其遠且賤而遺之也。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

其小歌――以下荀子ノ返答ナリ。
琁玉瑤――閭娵、子奢ハ古ノ美女ノ名、嫫母ハ醜人ノ名。
以盲爲――是非顚倒セルコトカクノ如シ、アア天何ゾ久シク此ノ態ヲ同クセンヤ、必ズ改革スルノ時アルベシ、唯天ヲ恃ミテ好時ノ到ルヲ待ツベキナリ。

督亢ハ燕ノ地名。

祖ハ首途ノ祭ナリ。
筑ハ樂器ノ名。
變徵ハ細ク悲キ調子ノ聲ナリ。
羽聲ハ調子高ク澄メル聲ナリ。

子奢古之美女也。或曰。奢當作都。然則乃謂男子也。嫫母已見九章。刀父未詳。

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朱言長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爲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天下之公。是非善惡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此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爲福。撥亂反正。不足爲難。以解弟子之惑也。或曰。雲漢之卒章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恐此或用其語。則維當作惠而文意愈明白矣。姑兩存之以俟參考。

易水歌第三

易水歌者。燕刺客荊軻之所作也。燕太子丹。患秦攻伐諸侯無已時。使荊軻奉督亢之圖。樊於期之首。入秦刺秦王。將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夫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

ソレ或ハ隱遁セン、是ノ故ニ比干ハ心ヲ剖カレ、孔子ハ匡（地名）ニ執ヘラル。（以上人事ノ變）

昭昭乎――昭々トシテ道理ニ明カナルモ、不祥ノ時ニ遇ヒテ困窮シ、禮儀ノ大ニ行ハレンコトヲ欲スルモ、天下暗愚ニシテ、敢テ之ヲ顧ミズ、郁郁乎ハ文章アル貌、拂乎ハ違悖ナリ、コノ二語位置ヲ誤レリ。

皓天不――天運正ニ復セズバコノ憂窮リナカラン、然モ天運ノ循環スルハ、古今ノ常理ナリ、弟子學ヲ勉メテ時ノ到ルヲ待チ、敢テ怠ルコトナカレ、今ヤ聖人モ手ヲ拱スルノミナレドモ久シカラズシテ好時到來セン。

與愚以――弟子荀子ニ問フ辭ナリ、曰ク先生ノ言余輩愚者ヲシテ益疑ヲ深ラシム（聖人手ヲ拱スレバ好時ノ到來スル理ナケレバナリ）請フ先生ノ返答ヲ聽カン。

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

朱 明盲皆叶音芒。行叶戸郎反。○揚倞曰。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晦盲言人莫之識也。

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

朱 皓與昊同。秋一作歲。共讀爲拱。○言若使昊天之運往而不復。則所憂無窮。顧盛衰消息。循環代至。未有千歲而不反者。此固古今之常理也。弟子亦勉於學以俟時耳。天道神明。豈終忘此世者哉。況今之時。衰亂已極。雖有聖人。亦拱手而不能有爲。蓋物極必反。時運之開。其亦將不久矣。

聖人共手。時幾將矣。

與愚以疑。願聞反辭。

朱 此爲子弟承勉學之訓而請問之詞。愚爲其自稱也。蓋曰。聖人拱手。則天下果已不可爲矣。而曰時幾將矣。則是與我以疑。而使我終不能曉也。故願聞其所以必反之說。而使我無所疑也。

其小歌也。

朱 九章亦有少歌。此卽反詞也。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詘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般矣。

朱 塞字音義皆未詳。或恐是蹇字也。般音盤。叶蒲典反。一作服。九歌首章。服亦作般。蓋通用也。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刀父。是之喜也。

朱 璇音旋。佩叶音備。娵子侯反。謀叶音寐。嫫音謨。喜許旣反。○璇赤玉。瑤美玉。布錦不異。言精粗不同而不能辨也。閭娵

亳、鎬トモニ地名。

天下不——佹詩ハ詭異ナル詩ナリ、天下ノ治ラザルヲ罵ル詩ナレバワザトカカル題ヲ設ケタルナリ。天地易——今ヤ世ハ上下顚倒シ、天地ハ其位置ヲカヘ、春夏秋冬其序ヲ變ジ、星ハ墜チテ、朝暮クラク、幽闇天ニ登リ、日月地ニカクル（以上造化ノ變）公正無私ノ人ハ縱橫反覆信ナキ人トセラレ、公利ヲ貪ル者ハ、高樓、疏堂（透シ窓ノ飾アル堂）ノ華屋ニ住ミ、無私ノ人罪ヲ裁斷スレバ、讐トセラルルヲ以テ、常ニ兵革（革ハ鎧、二兵ハ種々ノ武器）ヲ作リテ之ニ備ヘザルベカラズ、道德完備スレドモ、讒謗絕エズ（將將ハ聲シゲキ貌）仁人ハ窮厄シテ、傲暴ノ人、威ヲ肆ニス、世ノ險惡斯ノ如シ、英傑ノ士

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賢者所在。其君未嘗不尊榮也。今荀子天下賢士。君何爲謝之。春申君又使人請荀子。荀子不還而遺之賦。蓋卽此佹詩也。然此其說又與前異。未知其果孰是云。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朱治叶平聲。佹與詭同。○佹詩佹異激切之詩也。

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暮晦盲。幽闇登昭。日月下藏。盲叶音芒。昭或作照。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二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强。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朱横叶音黄。憼與儆同。兵叶補芒反。將七羊反。敖與傲同。英叶音央。螭丑知反。蝘音偃。蜓音典。鴟稱脂反。梟工堯反。○反見縱横者。反見謂爲從横反覆之人也。愛猶貪也。竊取公家之利。以爲己有。而反得華屋以居也。憼戒也。革甲也。二副也。言無私心而治有罪之人。乃反恐爲所讎害。而常爲兵革以備之也。將將聲也。詩曰佩玉將將。螭見九歌。蝘蜓蝪蜥也。鴟梟見惜誓。

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

ル者ハ勝チ、曲ナル者ハ敗レ、民因テ僞チナサズ。
言有節――民ノ言チシテ節度アラシメント欲セバ其事實チ考察スベシ、信僞是ニ於テカ分明セン。
上通利――上利チ通ジテ壅蔽ナケレバ隱遠ノ民モ皆歸服セン、若シ法チ示スコト不當ナラバ曲直見エズ、耳目既ニ明カニシ曲直チ明辨スレバ、吏法令チ愼ミテ敢テ恣ニセズ。
君教出――鈹ハ紛披スルナリ、亂ルヽナリ、滑モ亦亂ルヽナリ〇吏宜シキ所チ守ラズシテ巧拙ニヨリテ强弱チ爲ス者ナカラン。

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

朱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此已上君論有五之事也。

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鈹滑。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

朱鈹與披同。滑與汩同。音骨。以下疑脫所字。〇五論既明。教令之出。皆有法律。而吏謹持之。無敢紛披汩亂者矣。羣下孰敢私請。不守所宜。而以巧拙爲强弱哉。

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朱言臣下但當謹守法度。而君制其變以出非常之斷。公察而善思之。則其論不亂。而天下後世皆得守之。以成法律之條貫也。或疑思當作惡。

右三章

佹詩第二

佹詩者。荀卿子之所作也。或曰。荀卿既爲蘭陵令。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有天下。今荀子賢。而君借以百里之勢。臣爲君危之。春申君乃謝荀子。荀子去之趙。人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

貴賤スルコトヲ得ザラシメバ、孰カ王位ヲ僭センヤ。

君法儀――君ハ民ノ模範ナリ、自ラ禁ジテ惡ヲ爲サザレバ、民皆君ノ教ヲ悅ビ、名號他ニ移ルコトナシ、之ヲ修ムル者ハ榮エ、之ヲ離ルル者ハ辱メラル、孰カ背叛シテ他ヲ師トセン。

刑稱陳――罪ニ當レル刑罰ヲ施行スレバ、人各其分限ヲ守リ、下擅ニ刑罰ヲ用フルヲ得ザレバ、權勢私門ニ移ルコトナシ。

請牧祺――牧ハ治ナリ祺ハ吉祥ナリ、有基ノ有ハ添辭ニシテ意義ナシ、五聽ハ五條ノ聽キカタナリ、領ハ綱領ナリ、理續ハ道理ノ相續ギテ悖ラザルナリ、主執ハ君權勢ヲ固持シ得ルナリ。

聽之經――訟ヲ聽クノ法ハ、民ノ請ヲ明辨シ、彼此ヲ參考シテ賞刑ヲ施セバ直ナ

朱明叶音芒。

君法儀。禁不爲。莫不說教。名不移。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

朱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臣下不得以意爲貴賤。則孰有能自相貴者乎。又言。君者民之法儀。當自禁止不爲惡。既能正己。則民皆悅王之教。而善名不移也。孰敢以它爲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

刑稱陳。守其銀。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

請牧祺。明有基。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循領。莫不理續。主執持。

聽之經。明其請。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

朱稱尺證反。銀與垠同。門叶音民。分叶孚巾反。謀叶音麋。請當作情。○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矣。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矣。禍亦罪也。祺吉也。又言。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五聽見周禮。循領。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也。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矣。參伍猶錯雜也。又言。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僭濫也。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僞矣。

言有節。稽其實。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

朱節叶音即。○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度不欺誑。在稽考其事實也。

欲對衷——對フルニ衷情ヲ以テスルモ、言聽カレズ、吾ガ身亦カノ吳子胥ガ災ニ遇ヘルガ如ク、屍ヲ獨鹿(鹿ヲ捕フル網)ニ盛リテ江ニ投棄セラルニ至ランコトヲ恐ル。

請成相——國ヲ治ムルノ方、君タルノ道、凡ソ五アリ、簡約ニシテ昭明ナリ、君タル者之ヲ守ラバ平正ニシテ國運隆昌ナルヲ得ン。

守其職——臣其職ヲ守リ、民ヲシテ食ニ乏シカラシメズ、厚薄各其等ヲ得、爵位服章ヲ明カニシ、利ノ在ル所ハ、皆君ノ指揮ヲ待チテ擅ニ與フルナクバ、孰カ私利ヲ博センヤ。

君法明——君ノ法明ナルハ言論常アレバ也、君自ラ標準ヲ示セバ民皆之ニ則リテ向フ所ヲ知ル、人ヲ進退スルニ法律ヲ以テシ、臣私意ヲ以テ

欲對衷。言不從。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

朱 衷對當作對衷。乃與韻叶。而一作以。鹿與麗同。音鹿。一說。獨鹿一作屬鏤。上之欲反。下力朱反。江叶音工。○衷誠也。欲對以誠。恐言不從而遇禍。如子胥也。獨鹿罜麗小罟也。言子胥自剄之後。盛以小罟而棄之江也。一說獨鹿屬鏤也。劍名。吳王以賜子胥。使自剄者也。二說未知孰是。然作獨鹿。即以當作而。作屬鏤。即而當作以。竊謂依本文者。近是。

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喩意。

朱 戒叶音計。識叶音志。

右二章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

朱 明叶音芒。○論爲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

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

朱 服叶蒲北反。卬宜亮反。○游食謂不勤於事。素飡游手也。所與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又言民不失職。則衣食足。明爵服。謂貴賤有等也。利之所往。皆卬於上。莫得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也。

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

正是惡——正直ヲ惡メバ、心ニ法度ナク、往ク所トシテ邪僻ナラザルハナシ、是レ蓋シ己道ナクシテ他人ヲ告メ、自ラ以テ義ナリトスレバナリ、故ナキニアラザルナリ。

朱比必寐反。惡去聲。○莫冥寞言闇也。

正是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無故。

朱是一作直。辟讀爲僻。途叶去聲。郵一作尤。一本豈下有獨字。非是。○正直是惡。則心無尺度。不知長短。所向無非邪辟之途矣。豈可尤責它人而自以爲美乎。蓋故事之得失。必有其凡當自省也。

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

朱有疑當作悔。恨後疑當作後復。

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

朱如當作知。匿叶奴許反。○言人之詐態。上若不知爲備。則有忌嫉蔽匿之患也。利惡忌。謂以惡忌賢者爲己利也。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矣。

上壅蔽失輔執。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

朱父音甫。難去聲。○主蔽匿。則賢人不得盡忠於上。而已失勢遂不能制之也。孰當作郭。郭公長父。周厲王之臣。未詳其事。彘地名。在河東。厲王無道信任小人。專利監謗。遂爲郭人所逐而流于彘也。

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

朱幽厲王孫幽王也。淫昏暴虐。無道尤甚。後爲犬戎所殺也。

契玄王――契ノ母簡狄、燕卵ヲ呑ミテ孕ミ、契ヲ生メリ、燕ヲ玄鳥トイフ、因テ契ヲ玄王トイフ、砥石ハ海中ノ山ノ名。
天乙湯――湯ハ己ニ匹敵スル者ヲ擧ゲ、天下ヲ卞隨牟光ニ讓リ、又古聖賢ノ事ヲ行ヒシカバ、基業宏張セリ。

一作傳。皆讀爲敷。○溥土見尙書。言洪水泛濫。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益皐陶見尙書。橫革直成未詳。

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

朱 明叶音芒。○玄王者契。本以母簡狄呑玄鳥卵而生。故追號之曰玄王也。昭明契子也。砥石未詳。或云卽砥柱也。商商丘也。十四世見史記云。

天乙湯。論擧當身。讓卞隨。擧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

朱 當叶平聲。牟或作務○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亦見莊子。又言湯能行古聖賢之事。故基業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

阪爲先

朱 此一節有脫誤。患難哉。阪爲先尤不可曉。姑闕之。

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朱 此上亦脫六字。謀叶音麋。更平聲。○後後車也。更改也。謂改轍也。屬上小句。何覺時。言前事之戒。如此之明。而尤不覺悟。後豈復有覺悟時也。

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

朱 悟叶上聲。指下一有不字。非是。下叶音戶。

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

朱能叶音尼。治叶平聲。

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

朱德叶音帝。辭叶音似。妻去聲。大人哉舜四字。爲一小句。○堯授舜以天下。而不自以爲德。舜受堯之天下。而不辭。授受皆以至公。無私情也。

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

朱下叶音戶。得當作德。序予並叶上聲。○舜之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不避仇。謂殛鯀與禹。不阿親。則不私其子。惟賢者則予之也。

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

朱甽與畎同。○三苗服見尚書。乃舜事。此誤也。

得后稷。五谷殖。夔爲樂正。鳥獸服。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

朱稷夔契事。並見尚書。亦堯臣。舜申命之也。

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

朱辟與闢同。共音恭。○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卽洪水也。流共工。決九河。通三江。並見尚書。但流共工。亦舜事。今以爲禹誤矣。十二渚。亦未詳其名也。

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

朱溥

テ出デズ、故ニヨク遠ク慮ルヲ得。

思乃精―精思熟慮スレバ志初メテ達ス、好ンデ志ヲ專一ニスレバ神明ニ通ズベク、又聖人ノ域ニ達スベシ。

治之道―治國ノ法ハ日ニ其美事ヲ新ニシテ永ク休息セザルニ在リ、乃チ君主之ヲ好シテ之ニ由リ、下ハ以テ子弟ヲ教誨シ、上ハ以テ祖先ニ事フルナリ。

成相竭―米春唄ノ節ココニ竭クレドモ、辭ハ尙ホ盡キズ、君子此唄ヲ唱道スレバ、事順ニシテ志達スルヲ得、宜シク賢良ヲ尊ビ、其災ヲ辨知スベシ。

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

朱 好去聲。○好而不貳。則通於神明矣。相反。謂反覆。不離散。

治之道。美不老。君之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

朱 佼音絞。○老休息也。爲治當日新其美。不使休息也。佼亦好也。

成相竭。辭不蹷。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朱 蹷音厥。○竭盡也。蹷仆也。此論成相之事。雖至終篇。辭不仆蹷。言無窮也。道言說也。辭計不蹷。君子言之。必和順而通達。

右一章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尙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

朱 讓叶平聲。卷音拳。明叶音芒。○道亦言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舜讓天下於善卷。二人不受。並見莊子。

堯讓賢。以爲民。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

朱 賢叶音形。爲去聲。○爲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

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

ノ如キノミ。
凡成相――ヨク賢否ヲ辨別シ、古代至治ノ隆ニ比肩スルヲ得バ、是レ亦一王ナリ、事毎ニ先王ニ倣フノ要ナキナリ。
治復一――國ヲ治ムルノ道ハ此ノ一理ニ復歸スルニ在リ、君子ハ固ク此ノ理ヲ執リテ動カズ、衆愚ハ或ハ執リ或ハ棄ツ、讒人ハ棄テテ執ラズ、此ノ輩ハ當ニ刑罰ヲ加ヘテ詰責スベシ。
世無王――王者與ラザレバ賢良ノ士窮困ス、暴人ハ芻豢（肉食スルナリ）ニ飽キテ仁人ハ糟糠（粗食ナリ）ヲ食フニ至ラン、カクノ如クニシテ禮樂行ハレズ、聖人隱伏シ、墨子ノ道初メテ行ハレンノミ。
治之志――執ハ勢ナリ○國ヲ治メント欲セバ權勢ト富トヲ後ニスベシ、君子ハ道ヲ好ンデ用ヒラルルヲ待チ、自ラ處ルヿ敦固ニシテ深ク藏シ

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

朱 祥一作詳。○後王當時之王。謂當自立復爲一王之法。不必事事泥古也。愼愼到。墨墨翟。季季梁。列子云。楊朱之友也。惠惠施也。祥善也。

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

朱 結叶音吉。形當作刑。○復一。歸於一理也。心如結。言堅固不解也。貳之。不一也。棄之。不由也。如此之人。皆當以刑詰之也。

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執。直而用枻。必參天。

朱 人下脫一字。屬下句。枻余制反。天叶鐵因反。○承上章言。聖人則心平如水。無往而非一矣。枻引也。未詳。

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

朱 行叶戶郎反。○無王者與。則賢良窮困。

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愼罰。國家既治。四海平。

朱 治直吏反。

治之志。後執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

朱 治同上。富叶音費。好去聲。待叶音地。有讀爲又。思叶去聲。○爲治之意。後權執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誠之好以待者。誠意好之以待用也。處之厚固又能深藏。則能遠慮也。

チ倒ニシテ味方チ攻ムルナリ、祖ハ祖廟ナリ。

世之禍——百里奚ハ虞公ノ臣ナリ、虞滅ビテ秦ニ徙ル、秦ノ穆公之チ任用シテ强國ノ實チ擧ゲ五覇ニ匹敵スルニ至レルモ、奚ヤ遂ニ天子ニ僭シテ六卿チ置ケリ。

請牧基——請フ聖賢ノ道ニ則リ治國ノ基本ヲ治メン、賢者ハ萬世チ經ルモ、尙ホ人ニ思慕セラル、故ニ堯ハ今尙ホ目ノアタリ之チ見ルガ如シ、唯讒人ハ惡行極リナク、人君チシテ此ノ賢人チ疑ハシム。

基必施——國ノ基礎立チテ然ル後ニ賢否チ辨別スベシ、文王武王ノ治ハ、伏犧ト同一理ニシテ、皆此

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尙招麾。殷民懷。

朱 刳音枯。累平聲。與縲同。懷胡威反。○比干箕子也。見九章天問。縲囚縶也。呂尙太公也。

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得之。强配五伯。六卿施。

朱 禍叶許詭反。伯讀爲霸。施叶上聲。○子胥吳太夫伍員字也。諫夫差不聽。爲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謀不見用。虞滅係虜。遷徙於秦。穆公秦伯任好也。六卿天子之制。施猶置也。言其强大僭置天子之官也。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

朱 惡去聲。綴讀作輟。○逆拒斥逐大儒不使通。拘謂畏匡戹陳也。展禽魯大夫。名獲。居於柳下。諡曰惠。爲士師。三見絀。春申楚相黃歇。封爲春申君。綴止也。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政治基業。盡傾覆委地也。

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朱 陂與詖同。○牧治也。言賢者必常見思。雖久不忘。但讒人必欲毀之。使人君疑於此人。然後己得行其姦詐也。

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

朱 罷音見上。戲與羲同。○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帝王太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言古今一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無可疑也。

曷謂罷――罷ハ疲ニテ君主ニいくぢナキ事。國ニ私多シトハ、讒人比周（團結スルナリ）シテ主ヲ遶リ邪行ヲ恣ニスルヲ謂フ、夫レ賢ヲ遠ザケ讒ヲ近クレバ、忠臣屛息シテ、主權下ニ移ル。

曷謂賢――賢臣トハ君臣ノ分ヲ、明ニシ、君主ヲ尊ビ人民ヲ愛スルヲ謂フ、人主誠ニ其言ヲ用ヒバ天下一トナリテ海內皆賓服セン。

主之孽――人主ノ災ハ讒人權勢ヲ得ルニ因ル、賢能遁レ隱ルレバ國遂ニ滅亡ス、暗愚イヨ〳〵甚シケレバ終ニ桀タランノミ。

世之災――世ノ災ハ賢能ヲ妬ムニ因リテ起ル、見ヨ紂ハ飛廉ヲシテ政ヲ掌ラシメ、惡來ヲ任用シ、其志意ヲ高尚ニセズ、園囿臺榭ノ奢ヲ極メシカバ國遂ニ亡ビヌ。

武王怒――易鄉ハ戈

曷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

朱 罷讀作疲。比必寐反。遠近皆去聲。○疲謂弱不任事也。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是也。若國多私。則其君亦罷矣。還繞也。讒人用事。能使忠臣蔽塞。而人莫敢言。則權在於彼。而不在君矣。此主勢所以移於下也乎。

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

朱 賢叶湖鄰反。○賢謂賢臣也。能明君臣之道。則爲賢臣也。

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

朱 孽災也。蹷顚覆也。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夏桀之無道也。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

朱 能叶奴來反。臺下本有榭字。以韻叶之。知是後人誤加。今刪去。○惡來。飛廉之子。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蓋當高者反卑。而當卑者反高也。

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

朱 怒叶去聲。野叶上與反。鄉讀作向。下叶音戶。○易鄉回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啓微子名。下降也。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

黃歇ハ春申君ナリ

請成相——相ハてひきナリ○イザ米舂唄ヲ歌ハン（以下唄ナリ）世ニ殃ノ生ズルハ、暗愚ノ輩賢良ノ士ヲ害スルガ故ナリ、君側ニ賢良ノ士ナケレバ、盲人ニ手曳ナキガ如ク、倀々トシテ狂惑センノミ。

請布基——請フ治國ノ基本ヲ布陳シ、聖人ノ道ニ依ラン、愚ニシテ己ノ私ヲ專ニスレバ、治道成ラズ、君主ニシテ諫言ヲ忌ミ、人ニ勝タントスレバ、群臣遂ニ諫ムルナク、必ズ災ニ逢ハン。

論臣過——臣ノ罪過ヲ論定スル者ハ、必ズ自ラ反省シテ其ノ施行スル所ヲ愼ムベシ、主ヲ尊ビ國ヲ安ンズルニハ賢義ノ士ヲ尙ブベシ、諫ヲ拒ミ、己ノ非ヲ飾リ人ヲシテ己ニ雷同セシメント欲スレバ、國必ズ禍アリ。

道。故錄以附焉。然黃歇亂人。卿乃以爲託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卿學要爲不醇粹。其言精神相反爲聖人。意乃近於黃老。而復後王君論五者。或頗出入申商閒。此其所以傳不壹再而爲督責坑焚之禍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

朱相竝息亮反。上叶平聲。墮許規反。倀丑羊反○相助也。成相助力之歌也。墮壞也。瞽無相者。瞽者無目。故必使人助之。亦謂之相。不可無也。倀倀狂惑之貌。

請布基。愼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

朱愼讀作順。人叶音兒。治直吏反。叶平聲。災叶音滋○布基。謂陳布基業之事也。忌猜忌也。苟勝。不顧義理而苟求勝人。若下文所引商紂之事也乎。

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尙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

朱過叶音規。義叶平聲。禍叶許規反○論。論其罪而治之也。言治臣下之過者。必當自省而反其所爲。不可尤而効之也。欲尊主安國者。必尙賢義。然後可爲。若如紂之知足以飾非。辯足以拒諫。已自愚暗。又欲使人同己。則國必禍也。上與尙同。

相ハたすくトヨム、成相トハ力業ヲナストキ、力ヲ添フル爲ニ歌フ唄ヲイフ、吾ガ邦ノ米舂唄ノ如シ、荀卿ノ作ル所ナリ。

楚辭後語卷第一

成相第一

成相者。楚蘭陵令荀卿子之所作也。荀卿趙人。名況。學於孔氏門人馯臂子弓者。尤邃於禮。著書數萬言。少遊學於齊。歷威宣。至襄王時。三爲稷下祭酒。後以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卿亦廢。遂家蘭陵。而終焉。此篇在漢志。號感相雜辭。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効。託聲詩以風時君。若將以爲工師之誦。旅賁之規者。其尊主愛民之意。亦深切矣。相者助也。擧重勸力之歌。史所謂五羖大夫死而舂者不相杵。是也。卿非屈原之徒。故劉向王逸不錄其篇。今以其詞亦託於楚而作。又頗有補於治

楚辭後語原序終

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
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
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
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衞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辠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晁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

楚辭後語原序

宋　朱熹　撰

楚辭後語。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攷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凄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眞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

楚辭卷第八終

攀援桂—王孫山中ニ在ルモ、虎豹闘ヒ熊羆吼エ、禽獸スラ群ヲ失フ、王孫早ク歸ルベシ、山中ハ久シク居ルベキノ地ニアラズ。

狀可知也。蓋嶔祛音反。音欽。釋名。嶔欠也。開張其口嶔嶔然。崟。朱子本作岑。他多作崟。魚音反。音吟。說文。山之岑崟也。凡地高險者。曰崟。張衡思玄賦。亦有嶔崟字。作崟爲是。嶔崟。謂石巖有空缺。然其勢仍高聳也。碕與崎通。謂其特出不與他巖相似也。古義我通。礒猶硪硪。說文。石巖也。王延壽靈光殿賦亦有崎礒字。謂石巖高聳也。硱因囷得義。謂其圓形似囷也。磳因曾得義。曾。層同。重疊也。磈謂其大也。硊謂其勢危也。大樹枝幹盤鬱。如車輪形。故曰樹輪相糺。相糺結也。茇與跋通。跋涉之破。或作茇。可以徵樹枝遠出。如人馳破。故曰茇。朱子本作茷。非是。骫音委。朱子以爲骫骳屈曲也。據玉篇。骨曲爲骫。謂樹枝盤紆屈曲。故曰骫。䕡音髓。朱子言弱貌。又言一作䕡。說文䕡。尗之少也。虛郭反。音霍。尗。菽也。菽葉爲藿。說文不載藿篆。獨載䕡篆。蓋以䕡解藿也。菽之少。其葉必弱。故以爲柔弱貌。因去其草。音亦從變爲髓也。或騰或倚。謂有超騰者。又有相倚與戲者也。崟崟峩峩。非獨謂頭角之高。併謂其形體高大也。王氏本硱作碅。非是。朱子本麕作麏。

攀援桂枝兮 【王】配託香木。誓同志也。 聊淹留。【王】踟躕徘徊待明時也。 虎豹鬭兮 【王】殘賊之獸忿爭怒也。 熊羆咆。【王】貪殺之獸跳梁吼也 禽獸駭兮【王】雉兎之羣驚犇走也。 亡其曹。【王】違離鄉黨失羣偶也。 王孫兮歸來。【王】旋反舊邑入故宇也。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王】誠多患害難隱處也。【朱】援一作折一無援字。咆蒲交反。叶蒲侯反曹叶祖侯反。歸來一作來歸。○再言攀援桂枝聊淹留者。明原未有歸意。不不可得而招也。故又言山中之不可居者。而於終篇卒致其意。若曰非不可留。但不可久耳。不敢遽必其來之詞也。【考】考曰。言王孫雖愛桂樹芳潔。暫留於山中。然虎豹鬭而熊羆咆。雉兎之屬驚走。失其曹偶。則王孫亦當速來歸。豈可久留在山中哉。此章留字再爲韻。

屈原亦罔(失志ノ貌)トシテ潛ミ懍(懼ルルナリ)トシテ戰慄スルナリ。

嶔岑碕—礒ハ石ノ大ナルチ謂ヒ、硊ハ其勢危キチイフ、以上皆山林傾危、草木茂盛シ、虎豹麋鹿ノ居ル所ニシテ修德養性ノ地ニアラザルチ述ベ、屈原ノ郢都ニ歸ランコトチ望ムナリ。

慄。穴音血。叶胡役反。一作𡸃。○坱軋。相切摩之音。嶵亦曲也。恫。痛也。慌忽。鬼神也。罔。失志貌。沕。潛藏也。又有虎豹穴於其間。林薄高深。而上者恐慄也。【考】考曰。坱軋。朱子以爲相切摩。蓋坱因央得義。徐鍇云。央從大。取其正中。會意。從大取其正中。因轉爲中央。爲半。又轉爲博大。從水爲泱。從土爲坱。軋乙黠反。又作㐖。六書故。土密凝也。是知坱軋謂山巖鉅大。而相切摩也。嶵與茀拂同。義從山。謂山巖相拂戾也。心淹留。謂其心猶未肯來歸也。恫。朱子以爲痛。是也。慌忽。謂心無所依薄也。罔與惘同。朱子以爲失志。是也。沕音物。朱子以爲潛藏。謂心深潛藏也。憭慄。謂心繚戾而畏懼。與下句慄字再爲韻。王氏本恫作洞。慌作荒。朱子本𡸃作穴。憭兮慄之慄作栗。皆非是。

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王】山阜㠊嵎。崔巍嵯嵯也。

樹輪相糾兮【王】交錯扶踈也。林木茷骫。【王】枝葉盤紆也。

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王】草木列居。隨風披敷也。

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王】衆禽並遊。走住殊異也。

狀貌崟崟兮峨峨。【王】頭角甚殊也。

凄凄兮漇漇。【王】凄凄漇漇。毛衣若濡也。

獼猴兮熊羆。【王】百獸皆具也。

慕類兮以悲。【王】哀己不遇也。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屈原還歸郢也。【朱】嶔音欽。一作嶮。岑音吟。一作崟。一作崟。碕音綺。一作崎。礒音蟻。一作㠊。碅綺矜反。字从困。又苦本反。字从困。磳七氷反。磈於鬼反。又口罪反。硊魚毀反。相糾一作糾紛。一無林木二字。茷音跋。又音旆。一作茇。一作拔。音同。骫音委。薠一作蘋。靃音髓。一作䨹。一作靃。麏音君。又居筠反。一作麕。麚音加。一作麚。峨音蟻。一作巇。兮一作而。漇踈綺反。一作縰。羆音陂。○嶔岑。碕礒。碅磳。磈硊。並石貌。輪。橫枝也。茷。木枝葉盤紆貌。骫。骫骳。屈曲也。莎。草根。名香附子。靃靡。弱貌。麏。麞也。麚。牝鹿。峨峨。頭角高貌。漇。潤也。羆如熊。黃白文。從此以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行。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使屈原還歸郢也。【考】考曰。朱子言嶔崟。碕礒。碅磳。磈硊。並石貌。碕礒以下六字皆從石。其言石巖

王孫遊—屈原ハ楚王ト同姓ナリ、故ニ王孫ト云フナリ、屈原出デテ山中ニ遊ビテ復タ歸ラズ、春草萋々タル時ヨリ、歲暮ニ至ルモ、自ラ安ンズルノ時アラザルベシ、今ヤ秋蟬鳴テ啾啾タリ、其懷果シテ如何、早ク歸ルベキナリ。

坱兮軋—坱軋ハ山巖巨大ニシテ相切摩スルナリ、心淹留ハ其心猶ホ歸ルヲ肯ゼズシテ久シク留マルヲ謂フ、慌忽ハ恍惚ニ同ジ、山中虎豹アリ其間ニ穴居ス、故ニ上ル者皆戰慄ス、

咸反。曾一作嶒。猨一作蝯。狖以狩反。嘷呼高反。叶胡朮反。○郭璞云。桂。白華。叢生山峰。冬夏常青。間無雜木。繚糾也。巃嵸。雲氣貌。嵯峨。高貌。嶄巖。險峻貌。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猨狖虎豹。非賢者之偶。欲使屈原急來。而原卒不肯來也。〔考〕考曰。偃蹇。謂枝葉交叉而盤鬱。蜷。卷同。連蜷。謂相連而卷曲也。巃嵸。謂山氣重疊。滃然而博大。嶄巖與嶃巖同。曾與層同。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謂山中荒寂。君子居之。無他可倚。獨以桂樹芳潔。攀援其枝。暫且淹留。

王孫遊兮 〔王〕隱士避世在山隅也。 不歸。〔王〕違背舊土。棄家室也。 春草生兮。〔王〕萬物蠢動抽萌芽也。 萋萋。〔王〕華條吐葉紛榮䔢也。 歲暮兮 〔王〕年齒已老。壽命衰也。 不自聊。〔王〕中心煩亂。常含憂也。 蟪蛄鳴兮。〔王〕蜩蟬得夏。喜呼號也。 啾啾。〔王〕秋節將至。悲嘹噍也。以言物盛則衰。樂極則憂。不宜久隱失盛時也。〔朱〕遊一作游。聊叶音留。蛄音姑。啾音揫。○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蟪蛄。夏蟬。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啾啾。衆聲。〔考〕朱子曰。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啾啾。衆聲。考曰。言王孫一出遊於山中。乃不復歸。自春草初生。至於歲暮。非有所聊賴。今方秋節。蟪蛄啾啾而鳴。將奈之何也。蟪蛄。秋蟬也。詳見于名物考。此章聊與啾韻。上章嘷與留韻。下章亦咆曹與留韻。蓋山鬼蕭與憂韻。惜往日昭聊廚與流幽由韻之例也。

坱兮軋。〔王〕霧氣昧也。 山曲岪。〔王〕盤詰屈也。 心淹留兮 〔王〕志望絕也。 恫慌忽。〔王〕入妃匹也。 罔兮沕。〔王〕精氣失也。 憭兮栗。〔王〕心剝切也。 虎豹穴。〔王〕嵺穿皖也。 叢薄深林兮。〔王〕攢荊棘也。 人上慄。〔王〕恐變色也〔朱〕坱烏朗反。軋烏黠反。叶烏沒反。岪音佛。一音皮筆反。恫音通。慌上聲。沕叶無白反。又美筆反。一音沕。憭音了。一音聊。一音留。栗一作

招隱士ハ淮南小山ノ作ニ係ル、亦屈原ヲ招クノ意ヲ寓セルナリ。

桂樹叢—山谷ノ中、幽深險阻ニシテ、君子ノ居ルベキ所ニアラザルヲ言ヒ、屈原ヲシテ早ク歸リ來ラシメントスルナリ。

招隱士第十五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焉。漢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此篇視漢諸作。最爲高古。說者以爲亦託意以招屈原也。王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桂樹叢生兮 王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貞也。山之幽。王遠去朝廷而隱藏也。偃蹇連蜷兮 王容貌美好。蕙茂盛也。枝相繚。王仁義交錯。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輔賢君。爲貞幹也。山氣巃嵸兮。王岑崟嵾嵯雲滃鬱也。石嵯峨。王嵯峨巀嶭。峻蔽日也。谿谷嶃巖兮 王崎嶇間窩。險阻僻也。水曾波。王涌躍澧沛。流迅疾也。猨狖羣嘯兮 王禽獸所居。志樂佚也。虎豹嘷。王猛獸爭食。欲相齕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也。猨狖虎豹。非賢者之偶也。攀援桂枝兮 王登引山木。遠望愁也。聊淹留。王便旋中野。立踟躕也朱蜷音權。一作卷。繚居休反。巃力孔反。一作巄。嵸音總。嶃鉏

時厭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王】言時君不好忠直之士。厭倦其言而不肯用。故且隱伏山澤。斥遠己身也。

聊竄端而匿迹兮。嗼寂默而無聲。【王】言己竭忠而不見用。且逃頭匿足。竄伏自藏。執守寂寞。呑舌無聲也。

獨便悁而煩毒兮。焉發憤而舒情。【王】言己懷忠直之志。獨悁悒煩毒。無所發我憤懣。泄己忠心也。

時曖曖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王】言己遭時不明。行善罷倦。心遂煩悶。傷無美名以流後世也。

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夭隱而不榮。【王】言伯夷餓於首陽。天命而死。不饗其爵祿。得其榮寵也。

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王】言太公不遇文王。至死不得解於厮賤也。

懷瑤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王】言己懷玉象。履忠信。願陳列己志。無有明正之君聽而受之也。

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熳而無成。【王】爛漫猶消散也。言己生於天地之間。忽若風雨之過。晻然而消散。恨無成功也。

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而萌生。【王】襲及也。言己常恐邪惡之氣。及我形體。疾病憯痛橫發而生。身傴仆也。

願壹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王】言己被疾憂懼。恐隨草木徂落。不能至陽春。見白日。不終年命。遂委棄也。【朱】摡一作慨。狂一作枉。眞一作德。非是。飫於據反。嗼音莫。一作漠。便悁一作捐悒。曖一作薆。罷音疲。陽下一有之山字。夭於表反。一作妖。一無得字。逞叶丑京反。正叶側京反。爛一作瀾。一無體字。怛多達反。壹或作一。年叶奴京反。○摡滌也。狂擾亂貌。厭飫自足而不樂見聞之意也。竄端。藏其端緒。不使人少見之也。無正。言無人能知己之賢。而平其是非也。

不還也。

處卓卓而日遠兮。【王】卓卓高貌。志浩蕩而傷懷。【王】言己隨從仙人上游。所居卓卓。日以高遠。中心浩蕩。罔然愁思。念楚國也。【朱】眂音征。從目。眂獨視也。一作眂。從耳。獨行也。汩于筆反。卓一作逴。遠一作高。懷叶胡威反。

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罔羅。【王】言鸞鳳飛於千仞。蛟龍藏於旋淵。故矰繳不能逮。羅罔不能加也。以言賢者亦宜高舉隱藏。法令不能拘也。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王】清波清潔之流。無人之處也。言蛟龍明於避害。知貪香餌。必近於死。故下游於清波無人之處也。以言賢者亦不宜貪祿位。以危其身也。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王】言己亦寧隱身幽藏。以遠患禍。不能久被侵辱。誠為難也。

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王】皆已解於離騷九辯七諫。志怦怦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王】差過也。言己如得執持權衡。能無私阿。稱量賢愚。必不過差。各如其理也。【朱】繳音酌。一無而字。加叶音戈。旋一作深。挂一作絓。罔一作網。而一作之。禍一作旤。為叶吾禾反。其一作而。化叶胡戈反。怦普庚反。一作栟。頗平聲。差叶七何反。○言以貪餌而得死者。固不可為。若以忠義而死。則不憚也。

摡塵垢之狂攘兮。【王】狂攘亂貌。摡滌也。除穢累而反眞。【王】言己又欲摡激濁亂之臣。使君除去穢累。而反於清明之德。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王】言己自念形體潔白。表裏如素。心中皎潔。內有善性清明之質也。

神ナリ。○世ノ塵垢ヲ遠カリテ山中ニ隱レ神仙ヲ友トシ麋鹿ヲ侶トセン。

見從。自投深淵而死。不爲讒佞所塵汙。己慕其行也。

孰魁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王言己爲訣佞所譖。被過魁摧。不可久止。願退我身。處於貧窮而已。

鑿山楹而爲室兮。王楹柱也 下被衣於水渚。王渚水涯也。言己雖窮。猶鑿山石以爲室柱。下洗浴水涯。被己衣裳。不失清潔也。

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承宇。王言幽居山谷。霧露濛濛而晨來下。浮雲依斐承我屋霤。晝夜闇冥也。

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王言天雲雜色。虹霓揚光。紛然炫耀。日未明旦。復有朝霞。則夕淋雨。愁且思也。

悁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王言己幽居遇雨。愁思茫茫。無所依歸。但見曠野。草木盛茂也。

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於僊者。王言己幽居無事。下則垂釣餌於谿谷。上則要結僊人。從之受道也。

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僑而爲耦。王言己執守清潔。遂與二子爲羣黨也。

使梟楊先導兮。王梟楊山神名也。即狒狒也。白虎爲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王言己與仙人俱出。則山神先道。乘雲霧。騎白鹿。而游戯也。朱垢。叶音古。楹下而一作以。一無下濛字。二作朦朦。斐音非。一作霏。依斐一作斐斐。霓一作蜺。茫一作芒。曠一作廣。野叶上與反。一作壄。要平聲。求一作結。者叶章與反。結上一無而字。耦叶魚古反。導一作道。後叶胡古反。○務光。古清白之士也。言不見從。自投深淵而死。不爲讒佞所塵汙也。魁摧未詳。依斐。雲貌。朝霞莫雨明不能久也。梟楊。山神。即狒狒也。爾雅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魂眐眐以寄獨兮。王眐眐獨行貌也。汨徂往而不歸。王言我魂神眐眐獨行。寄居而處汨然遂往而

駟跛鼈―管ハ管仲、晏ハ晏嬰ナリ、臧獲ハ奴婢ナリ。

箟簬雜―箟簬ハ竹箭、䉶蒸ハ麻幹ナリ、矢竹ヲ麻殼ニ雜ヘ、蓬矢ヲ以テ革ヲ射ルモ、豈ニヨク射貫クヲ得ンヤ、丈尺ヲ定メオキテ物ヲ負擔セシメバ、腰ヲ伸ス能ハズ、外ハ機臂（弩身）ニ迫ラレ上ハ矰弋（矢ニ紐ヲツケタルモノ）ニ繫ガルレバ、肩ヲ傾ケ腹ヲ縮メテ屛息スルノ外ナシ。

務光自―赤松、王僑ハ仙人ノ名、梟楊ハ山ノ

而置之櫺檻之中。迫局之處。責其捷巧。非其理也。以言君子當在廟堂爲政。而棄之山林。責其智能。亦非其宜也。朱猿一作猨。狖一作貁。于一作於。櫺音零。捷一作提。○櫺。階際欄。

駟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陞。王言己念君信用衆愚。欲以致治。猶若駕跛鼈而欲上山。我固知其不能登也。

釋管晏而任臧獲兮。王臧爲人所賤繫也。獲爲人所係得也。何權衡之能稱。王言君欲爲政。反置管仲晏嬰。任用敗軍賤辱係獲之士。何能稱權衡。與至治乎。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皆卑賤無知之人。朱跛彼可反。○臧。爲人所賤繫也。獲爲人所係得也。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

箟簬雜於䉶蒸兮。機蓬矢以䠶革。王已解於七諫也。負担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王背曰負。荷曰擔。言己居於衰亂之世。常低頭俛視。若以背肩負擔丈尺而步。不敢伸要仰首。以遠罪過也。外迫脅於機臂兮。王迫脅近附也。機臂弩身也。上牽聯於矰弋。王言己居常怖懼。若附强弩機臂。畏其妄發。上恐牽聯於弋䠶。身被矰繳也。肩傾側而不容兮。固陿腹而不得息。王言己欲傾側肩背。容頭自入。又不見納。故陿腹小息。畏懼患禍也。朱箟音昆。簬音路。䉶音鄒。擔都監反。一作擔。荷下可反。於一作以。臂一作辟。吡亦反。矰音增。弋音弋。一作弋。不下一有得字。陿音狹。一作㥦。腹一作腸。○箟簬。竹箭也。䉶。麻䕸也。蒸。竹炬也。背曰負。肩曰擔。丈尺。言行於丈尺之下也。機臂。弩身也。陿。隘也。

務光自投於深淵兮。王務光古淸白之士也。不獲世之塵垢。王言古有賢士務光。憎惡濁世。言不

愁脩夜—宛轉ハゴロゴロスルナリ、涫灩ハ湧キカヘルナリ、剞劂ハ刻鏤ニ用フル刀ナリ、已規矩法度アルモ施用スル所ナシ。

苦而終窮。王言舉世不識賢愚。以爲常俗。我固當終身窮苦而已。 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懣而盈匈。王懣憤也。言己愁思展轉。而不能臥。心中煩憤。氣結滿匈也。 魂渺渺而馳騁兮。心煩寃之憃憃。

王言己精寃眇眇獨馳。心中煩懣。憃憃而憂也。朱皇下一有又字。翕虛及反。翅一作翼。一無寤字。詞一作辭。馮一作憑。一作懣。一作愁。璋珪一作珪璋。甑子孕反。窐音携。又音畫娵。音鄒。一音須。魂一作寃。之一作而。憃丑弓反。○鶉。鳥之小而無尾者。從容。言守道而自得也。馮。滿也。璋。半珪也。珪。玉瑞也。甑。瓦器。所以炊者也。窐。甑帶也。隴廉。醜婦也。孟娵。好女也。

志欿憾而不憺兮。王憺安也。 路幽昧而甚難。王言己心中欿恨。意識不安。欲復遠去。以道路深冥。難數移也。

塊獨守此曲隅兮。然欿切而永歎。王言己獨處山野。塊然守此山曲。心爲切痛。長歎而已。朱欿音坎。憺空暫反。○憺。安也。

愁脩夜而宛轉兮。氣涫灩其若波。王言己心憂。宛轉而不能臥。愁夜之長。氣爲涫灩。若水之波也。 握剞劂而不用兮。王剞劂。刻鏤刀也。 操規榘而無所施。王言己懷德不用。若工握剞劂而無所刻鏤。持方圜而無所錯也。朱而一作之。涫音館。又官貫二音。灩與沸同。其一作而。剞居綺反。劂居衛反。一無所字。施叶疎何反。○剞劂。刻鏤刀也。應劭曰。剞。曲刀。劂。曲鑿。

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王言騏驥壹馳千里。乃騁之中庭促狹之處。不得展足以極遠道也。以言使賢者執洒掃之役。亦不得展志意也。

置猿狖于櫺檻兮。夫何以責其捷巧。王言猨狖當居高木茂林。見其才力。

為鳳皇―從容ハ道ヲ守リテ自ラ安ンズル貌、隴廉ハ醜婦、孟娵ハ美女ナリ、玉石混淆、美惡雜糅スルモ、世俗以テ常態トナシ、敢テ怪マズ、予獨リ之ヲ愁苦シテ夜モ寢ル能ハズ、心魂ヲ痛マシム。

相量。〔王〕言今世之人。皆好朋黨。竝相薦擧。持其貪佞之心。以量清潔之士也。　衆比周以肩迫兮。〔王〕比親也。周合也。　賢者遠而隱藏。〔王〕言衆佞相與合同。竝肩親比。故賢者遠逝而藏匿也。〔朱〕居一作尻。以一作巳。竝古字。通一作達。英叶於良反。孼一作孽。樿大男大店二反。一作板。一作阪。一作坂。桐叶音唐。汨音骨。又于筆反。斷一作斲。一作絕。通叶音湯。以一作巳。度一作渡。懫一作閔。彷徨一作彷佯。惝昌掌反。巳一作而。軨當作軫。以一作巳。絕一作斲。糧一作粻。于一作兮。乎下一有此字。晼一作宛。弗一作不。罷音疲。徊一作廻。行叶戶郎反。崔音催。淋音林。攝之葉反。一作懾。與攝同。儲音宁。又音佇。挂一作絓。樽一作榑。與扶同。桑一作葉。與桑同。行叶戶郎反。戲一作義。合一作同。矩一作規。邪一作衺。下同。壹或作一。斗一作升。以一作而。遠一作隱。隱一作退。○鍾山。在崑崙山西北。淮南言。鍾山之玉。燒之三日。其色不變。樿木名。板桐。山名也。在閬風之上。將猶長也。淋離。長貌也。言己雖不見容猶整一冠劍。與衆異也。攝葉。儲與。不舒展貌。衽。袖也。左袖挂於榑桑。右衽拂於不周。以六合為小。不足肆行也。比。親也。周。合也。

為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王〕為鳳皇作棲。以鶉鷃之籠。雖翕其翅翼。猶不能容其形體也。以言賢者遭世亂。雖屈其身。亦不能自容入。　靈皇其不寤知兮。焉陳詞而效忠。〔王〕言懷王闇蔽。心不覺寤。安所陳詞。效己之忠信乎。

俗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王〕言楚國風俗。嫉妬蔽賢。無有知我進退。執守忠信也。　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王〕庸用也。言己思舒志意。援引憤懣。盡極忠信。當何緣知其逢吉。將被凶也。　璋珪雜於甑窐兮。〔王〕璋珪玉名也。窐甑土孔也。　隴廉與孟娵同宮。〔王〕隴廉醜婦也。孟娵好女也。言世人不識善惡。乃以甑窐之土。雜廁圭玉。又使醜婦。與好女同室也。以言君闇惑。不別賢愚也。　擧世以為恒俗兮。〔王〕恒常也。　將固愁

鄉。【王】言己在於山澤。廓然無耦。獨抱形景而立。長念楚國。心不能已。惝惘長思故鄉也。

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王】玩習也。言己居處廓落。又無知友。當誰與講習忠言之謀也。

白日晼晚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王】將猶長也。言日月西流。晼晚而歿。天時不可留。哀我年命不得長久也。

車既弊而馬罷兮。蹇邅徊而不能行。【王】言己周行四方。車以弊敗。馬又罷極。蹇然邅徊。不能復前。而不遇賢君也。

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王】言己執貞潔之行。不能自入貪濁之世。愁不知進止之宜當何所行者也。

冠崔嵬而切雲兮。劍淋離而從橫。【王】淋離長貌也。言己雖不見容。猶整飾衣服。冠則崔嵬。上摩於雲。劍則長好。文武竝盛。與衆異也。

衣攝葉以儲與兮。【王】攝葉。儲與。不舒展貌。

左袪挂於榑桑。【王】袪袖也。詩云。羔裘豹袪。言己衣服長大。攝葉儲與。不得舒展。德能弘廣。不得施用。東行則左袖挂於榑桑。無所不覆也。

右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王】六合謂天地四方也。言己西行則右衽拂於不周之山。以六合爲小。不足肆行。言道德盛大。無所不包也。

上同鑿枘於伏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王】言己德能純美。宜上輔伏羲。與同制量。下佐堯舜。與合法度。而共治也。

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王】言己雖不見用。猶尊高節度。意卑禹湯。不欲事也。

雖知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而害方。【王】言己雖自知貧賤困極。不能變志易操。終不能邪枉其身。以害公方之行也。

世並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

居處愁—隱約ハ痛ムナリ、仕進ノ道塞ガリテ通セズ、又己ヲ推輓スル者ナシ、如カズ濁世ヲ去ツテ、遙ニ崑崙ニ登リ其美玉、檡（木ノ名）枝ヲ取ランニハ、而モ板銅ノ山道ヲ塞ギ弱水ノ流、行ヲ阻ス、因テ又隱痛徘徊シ、形影相弔フ、乃チ懷鄉ノ念、中ニ止ム能ハザルモ、既ニ此身ヲ容ルル能ハズ、鄉ヲ懷フモ何ノ益カアラン、進退據ヲ失フ、然モ尙ホ冠劔ヲ整一ニシ、衆俗ト異ニス、衣ハ攝葉儲與（皺ノヨリテ暢ビザル貌）スルモ左袵ハ扶桑ニ挂リ右袵ハ不周山ヲ拂フ、六合ノ廣キモ、尙ホ肆ニ行クニ足ラズ、亦如何トモスベキナシ、唯節操ヲ守リテ艱難ヲ顧ミズ、衆惡朋黨ヲ結ンデ迫ルモ、予ハ自ラ避ケテ其害ヲ遠ザカランノ

來。憾乎闇反。逞丑郢反。杼常與反。一作抒。屬音燭。烔古茗反。一作烱。隱一作殷。謀叶謨悲反。欿音坎。惰一作憜。○遘遇也。言自哀生時不及古賢聖之出。而當貪亂之世也。逞快也。屬續也。欿不自滿足意。委。惰。懈倦也。

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王〕言己放於山澤。隱身守約。而志意沈抑。不得揚見於君。而永憂恨也。

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王〕言己欲竭忠謀。讒邪壅塞。而不得達。若臨江河。無橋梁以濟也。

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王〕鍾山在崑崙山西北。淮南言。鍾山之玉。燒之三日。其色不變。言己自知不用。願避世遠去。上崑崙山。遊於懸圃。采玉英。咀而嚼之。以延壽也。

擥瑤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王〕板桐山名也。在閬風之上。言己既登崑崙。復欲引玉樹之枝。上望閬風板桐之山。遂陟天庭而遊戲也。

弱水汩其爲難兮。〔王〕尙書曰。道弱水至於合黎也。

路中斷而不通。〔王〕言己想得登神山。願以娛憂。迫弱水不得涉渡。路絕不通所爲無可也。

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王〕言己勢不能爲船乘波渡水。又無羽翼可以飛翔。當亦窮困也。

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徉。〔王〕徙倚猶低佪也。言己隱身山澤。內自憫傷。志不得達。獨徘佪彷徉而遊戲也。

悵惝罔以永思兮。心紆軫而增傷。〔王〕言己含憂彷徉。意中悵然。惝罔長思。心屈纏痛苦重傷也。

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饑饉而絕糧。〔王〕蔬不熟曰饉。言己欲躊躇久留。恐百姓飢餓糧食絕乏也。

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

不以生―養空トハ其心ヲ空虚ニシ、知ヲ釋テ形ヲ遺ルヲイフ。
德人無―德人ハ有德ノ士ナリ、細故ハ細事ナリ、芥蔕ハ小草ナリ。

哀時命―予生レテ聖賢ニ遇ハズ、コノ亂世ニ遇フ、悲ムベキカナ、往事ハ追フベカラズ、將來ノ事亦意ノ如クニスベカラズ、中情ヲ抒ベテ詩ヲ賦ス、夜炯炯(心ノ澄ミ明カナル貌)トシテ寢ヌル能ハズ、憂ヲ抱イテ日ヲ送リ、誰ニ告グベクモナシ。

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游。【朱】寶漢書作保。游漢書作浮。今從史。○養空而游。若空舟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蔕。何足以疑。【朱】蔕丑介反。史作蠆。芥史作葪。疑叶音牛。○芥蔕。小草也。

哀時命第十四

哀時命者。梁孝王客莊忌之所作也。【王】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於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王】遘遇也。詩云。遘閔既多。言己自哀生時年命。不及古賢聖之出。遇清明之時。而當貪亂之世也。往者不可扳援兮。徠者不可與期。【王】言往者聖帝不可扳引。而及後世明王。亦不可須待。與期傷生不遇時。遭困厄也。志憾恨而不逞兮。【王】憾亦恨也。論語曰。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逞解也。杼中情而屬詩。【王】屬續也。言己上下無所遭遇。意中憾恨。憂而不解。則杼我中情。屬續詩文。以曬己志也。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王】言己中心愁。目為炯炯而不能眠。如遭大憂。常懷戚戚。經歷年歲。以至於此也。心鬱鬱而無告兮。衆孰可與深謀。【王】言己心中憂毒。而無所告語。衆皆諂諛。無可與議忠信也。欿愁悴而委惰兮。【王】欿愁貌也。委惰懈倦也。老冉冉而逮之。【王】言己欲行忠信。而不得進。欿然愁悴。意中懈倦。年復已過。為老所及而志不立也。【朱】遘一作遭。扳一作攀。徠一作

忽然爲―控揣ハ玩弄シテ生ヲ惜ムヲイフ、異物ハ死シテ鬼トナルヲイフ。

貪夫狥―夸者ハ權勢アル人、品庶ハ衆民ヲイフ、貪慾者ハ財貨ヲ貪リ、烈士ハ名譽ヲ貪リ、夸者ハ權勢ノ爲ニ身ヲ忘レ、衆庶ノ生命ヲ愛惜ス。

怵迫之―利ニ誘ハレ貧ノ迫ル所トナル者ハ東西ニ奔走スルモ、大人ハ然ラズ、一曲ニ拘ハラズシテ如何ナル變ニ遇ソモ、執ル所ヲ改メズ。

乘流則―坎ハ水中ノ小洲ヲイフ、私與ハ私有ニ同ジ。

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朱則法也。

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朱揣音團。史作摶。患音環。○控揣。玩弄愛惜之意也。

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朱智史作知。

貪夫狥財。列士狥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朱以身從物曰狥。每貪也。史作憑。品庶。猶衆庶品也。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朱怵音戌。又丑六反。億漢書作意。今從史。○怵。爲利所誘也。迫爲勢所逼也。趨西東。言所向不定也。十萬爲億。

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朱僒音塊。又欺全反。史作攌。華板反。

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眞人恬漠。獨與道息。朱惑史作或。意於力反。○積意。言積之胸臆也。恬。安也。漠。靜也。

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翺翔。朱喪息浪反。叶平聲。

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朱坎史作坻。謂水中小洲也。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虖若深淵之靚。氾虖若不繫之舟。朱史無二兮字。靚與靜同。史作靜。

秋遷轉シ、寒暑推移ス、形氣マタ從テ轉續變化シ、其理深遠ニシテ窮知スベカラズ、吾何ゾ之ヲ言フヲ得ン。

禍兮福—吉凶禍福ハ域ヲ同ウスルモノナレバ福ノ裏ニハ禍ヒソミ、禍ノ陰ニハ福存スルナリ。

斯遊遂—斯ハ李斯、胥ハ相ナリ、靡ハ隨ナリ、相隨ヒテ輕罪ニ坐スル刑ナリ。

水激則—旱ハ悍ト通ズ疾ナリ、振蕩ハ動クナリ。

雲烝雨—陶器ヲ作ルニ下ニ臺ヲオキ之ヲ廻轉シテ其形ヲ成ス、其臺ヲ鈞トイフ、造物主ノ萬物ヲ造ルハ、陶ノ器ヲ作ルガ如シ、故ニ造物主ヲ天鈞トイフ、坱圠ハ際涯ナキ貌。

天不可—天道ハ人智ヲ以テ測ルベカラズ。

朱 斡音管。還音旋。嬗音蟬。與禪同。沕音勿。○斡。轉也。嬗。相傳與也。沕穆。深微貌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朱 伏叶蒲力反。○倚伏二句。老子之言。

彼吳彊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勾踐伯世。

朱 勾音鉤。伯讀作霸。○會稽山名。勾踐越王名。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

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

朱 斯。李斯也。遊於秦。始皇以爲丞相。後爲趙高所譖。具五刑而死。傅說事。已見騷經。胥靡。連鎖役作也。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測。孰知其極。

朱 纆音墨。索也。測史作說。○糾。紋也。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

朱 震史作振。水激則去速而流盡故旱也。或曰。旱與悍通。

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

朱 糾錯史作錯繆。鈞史作專。播史作槃。坱烏郎反。圠於黠反。○造瓦者。謂所轉者爲鈞。言造化爲人。亦猶陶之造瓦。故謂之大鈞也。坱圠無垠齊也。

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

朱 謀叶謨悲反。速史作數。烏史作惡。

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朱 以冶鑄爲喩。

單閼之―單閼ハ卯ノ歳チイフ、文帝ノ六年丁卯ナリ、間暇ハ從容ニ同ジ。

異物來―讖ハ豫言ノ記錄ナリ、度ハ法則、道理ナリ、去ハ死ナリ。

問於子―子ハ美稱、服チ呼ビテ子服トナス、災ハ災ナリ、淹ハ遲ナリ、死期ノ遲速チ告ゲヨトナリ。

服乃太―服自ラ言フ能ハズ、賈誼代リテ服ノ意チ告グトナリ。

斡流而―斡ハ轉ナリ、沕穆ハ深微ノ貌、○春

楊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厠於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誼。余皆不能識其何說也。是以因序其賦。而并論之。以俟後之君子云。

單閼之歳。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間暇。

朱閼於葛反。斜史作施。叶音斜。歳下史有兮字。至篇終並同。○太歳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丁卯也。

異物來崒。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朱崒史作萃。讖初禁反。史作策。○崒聚也。讖驗也。

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

朱問於史作請問。子史作于。速史作數。○子服者。加之美稱也。

服乃太息。擧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

朱意叶音億。史作臆。

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

ル意、夫子ハ屈原ヲ謂フ、今吾カ罪ニ遭ヘルモ亦猶ホ屈原ノ如シトナリ、八尺ヲ尋トイヒ、尋ニ倍スルヲ常トイフ汙瀆ハ小渠ナリ、鱣ハ大魚ノ名、君ノ容ルル所トナラザレバ、忠臣モ小人ノ害スル所トナルニ喩フ。

服マタ鵩ニ作ル不祥ノ鳥ナリ、賈誼長沙ニ在ルコト三年、鵩アリ其舍ニ入リ坐隅ニ止ル、誼乃チ年壽ノ長カラザルヲ悼ミ、此賦ヲ作リテ自ラ遣ル。

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呑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螘。

朱 般音班。字从丹青之丹。鄭與尤同。史作尤。故叶音孤。史作辜。歷史作𤧲。覗也。其君史無其字。汙一胡反。鱣升連反。螻音婁。螻蛄也。螘與蟻同。叶五居反。○般反也。離遭也。鄭過也。歷經過也。八尺曰仞。增重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汙瀆不泄之水也。鱣大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數里。

服賦第十三

服賦者。賈誼之所作也。誼在長沙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朱 服訓狐也。其名自呼。故因而命之。誼以長沙卑溼。自恐壽不得長。故爲賦以自廣。太史公讀之歎其同死生輕去就至爲爽然自失。以今觀之。凡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爲傷悼無聊之故。而藉之以自誑者。夫豈眞能原始反終。而得夫朝聞夕死之實哉。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

ニ讓ラントセルモ受ケズ、夷ハ伯夷ナリ、跖ハ盜跖、蹻ハ莊蹻、古ノ大盜ナリ、莫邪ハ寶劔ノ名、銛ハ利ナリ。

于嗟默—生ハ先生ナリ屈原ヲ謂フ、アヽ先生故ナクシテ此ノ禍ニ遇フ、默默トシテ(自得セザル貌)自ラ愁フベシ、世溷濁シテ貴賤地ヲ易ヘ、周鼎ヲ棄テヽ康瓠(破罌)ヲ寶トシ、疲牛ニ駕シ跛(蹇)馬ヲ驂ニス、駿馬ハ耳ヲ垂レテ鹽車ヲ曳キ、章甫(殷ノ冠)ヲ以テ履トナシ、履ヲ以テ冠トナス、世態カクノ如シ、正士豈ニ久シク居ルニ堪ヘンヤ、先生ノ禍ニ遇ヘルモ、亦之ガ爲ナリ、悲シイ哉。

已矣—壹鬱ハ心鬱屈スルナリ、縹縹ハ輕擧ノ貌、襲九淵ハ九泉ナリ、蟂獺ハ魚ヲ害スル水蟲〇賈誼自身ノ事ヲ述ブルナリ。

般紛紛—般ハ進マザルナリ、紛紛ハ讒ヲ構フ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朱默史作嘿。斡音管。罷讀曰疲。或曰。苦當作若。易曰。則嗟若。史此一節兮字。皆在句中。寶上有而字。〇默默。不自得意也。生。謂屈原也。言本無故而遭此禍也。斡。轉也。康瓠。瓦盆底也。蹇。跛也。驥。駿馬也。服。駕也。章甫。冠名。薦。履。反在履下也。嗟。咨嗟也。苦。勞苦也。若。語辭。

誶曰。朱誶音碎。史作訊。〇告也。卽亂辭也。

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朱吾史作我。無兮字。壹史作堙。語去聲。縹匹遙反。史作標。逝史作遰。引史作絕。沕音昧。又于筆反。偭音面。蟂音梟。獺音闥。三字史作彌融蝡。又作彌蝸蝡。蝦音遐。蛭音質。螾音引。叶平聲。臧古藏通。〇壹鬱。猶拂鬱也。縹。輕擧貌。襲。重也。九淵。九泉之淵。言至深也。偭。背也。蟂獺。皆水蟲害魚者。蝦蛭螾。亦水蟲之小者。言龍自絕於蟂獺。況肯從蝦與蛭螾乎。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

二處スルモ亦然リ。

恭承嘉—嘉ハ美ナリ、嘉惠ハ詔命ヲ謂フ、竢罪長沙ハ長沙王ノ大傅トナレルヲイフ、湛ハ沈ナリ、造ハ至ルナリ、湘水ニ至リ、其流ニ託シ、書ヲ投シテ屈原ヲ弔フナリ、罔ハ無ニ同ジ、極ハ中正ナリ、中正ノ道ナキヲイフ。
烏虖哀—闒茸ハ不肖ノ人ヲイフ、逆曳ハ順行スルヲ得ザルヲ謂フ、倒植ハ賢不肖顚倒シテ位ヲ易フルナリ、隨ハ卞隨ナリ、堯天下ヲ之

害。常藏隱不見。有聖德之君。乃肯來出。如使可得羈係而畜之。則與犬羊無異。不足貴也。言賢者亦以不可枉屈為高。如使趨走。亦不足稱也。

弔屈原第十二

弔屈原者。漢長沙王大傅賈誼之所作也。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及過湘水時。屈原沈汨羅。已百餘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自喩。後之君子。蓋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狹其量云。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朱仄古側字。湛古沈字。羅叶盧加反。造七到反。○極止也。詩曰。讒人罔極。

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朱鴞史記作梟。闒生盍反。茸人勇反。植音值。跖之石反。蹻居略反。鈍史作頓。銛息廉反。○闒茸。不材不肖之人也。植立也。隨卞隨。讓天下。而不受。夷伯夷。讓國而餓死。跖盜跖。蹻莊蹻。秦楚之大盜也。莫邪。寶劍名。銛利也。

巳矣哉—夫ノ鸞鳳ノ鳥タル、高ク大荒ノ野ニ翺翔シ、四極（四方ノはて）ヲ周觀シ、盛德ノ帝王アルヲ見レバ、初メテ下リ來ル、士ノ君ニ事フル、亦當ニ斯ノ如クナルベキノミ。

彼聖人—麒麟ハ聖人ト德ヲ合スルモ、世ヲ去リ害ヲ避ケテ深ク隱ル、若シ麒麟ヲシテ束縛シテ之ヲ畜フヲ得ベカラシメバ、固ヨリ牛羊ト異ルナシ、何ゾ貴ブニ足ランヤ、士ノ世

諸以亡。來。惡來也。與革。皆紂之佞臣也。用國見用於國也。

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王已解於九章

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王言水橫流。背其源泉。則枯竭。木去其根株。則枝葉不長也。以言人背仁義。違忠信。亦將遇害也。

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王言己非重愛我身以慮難而不竭忠誠。傷生於世間。無功德於民也。朱剖一作割。佯一作詳。竭一作碣。音同。軀一作體。功叶音光。○背流而源竭。疑當作背源而流竭。王逸注云。水背其原泉。則枯竭。似當時本末誤也。傷身而無功。若比干箕子是也。

巳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王大皇之壄。大荒之藪也。

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王言鸞鳥鳳皇乃高飛於大荒之野。循於四極。回周而戲。見仁聖之王。乃下。來集歸於有德也。以言賢者亦宜處山澤之中。周流觀望。見高明之君。乃當仕也。朱一無夫字。大一作太。壄一作野。回一作徊。而回周一作以周覽。○太皇之壄。大荒之藪。言鸞鳳高飛於大荒之野。循於四野。回旋而戲。見仁聖之王。乃下來集。歸於有德也。以言賢者亦宜處山澤之中。周流觀望。見高明之君。乃當仕也。

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王言彼神智之鳥。乃與聖人合德。見非其時。則遠藏匿迹。言己亦宜效之也。

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虖犬羊。王言麒麟仁智之獸。遠見避害。常藏隱不見。有聖德之君。乃肯來出。如使可得羈係而畜之。則與犬羊無異。不足貴也。言賢者亦以不可枉屈爲高。如可趨走。亦不足稱也。朱一無得字。一係下有之字。虖一作夫。一作乎。○言麒麟仁者之獸。遠世避

或推迻｜諤諤ハ直言ノ貌、梅伯、來、革ハ皆紂ノ臣ナリ。○或ハ巧ニ世ト浮沈シテ容レラレンコトヲ求ムルアリ、或ハ直言極諫ヲ事トスル正士アリ、然モ君之ヲ察セズ、譬ヘバ茅ト絲トヲ辨別セズ、同ジク糾ヒテ縄トナスガ如シ、白黑美惡ヲ知ラザレバ、龜玉ヲ棄テヽ瓦礫ヲ貴ブ、是ヲ以テ梅伯屢直諫シテ醢ニセラレ、來革ハ紂ノ意ニ從テ重用セラル、仁人忠節ヲ盡シテ、反テ小人ノ賊害スル所トナル、古今同嘆。

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王言士有偷合於世。苟欲進取。以得爵位。或有脩行德義。隱藏深山。而君不照知也。

苦稱量之不審兮。王稱所以知輕重。量所以別多少。同權槩而就衡。王槩平也。權衡皆稱也。言患苦衆人稱物量穀。不知審其多少。同其稱平。以失情實。則使衆人怨也。以言君不稱量士之賢愚。而同用之。則使智者恨也。朱量平聲。衡叶胡郎反。○稱。所以知輕重。量所以別多少。權。稱錘也。槩。平斛木也。衡。平也。權槩。皆所以取平也。

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王言臣承順君非。可推可迻。苟自容入。以得高位。有直言諤諤諫正君非。而反放棄之也。

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爲索。王單爲紉。合爲索。言己誠傷念君待遇苟合之人。與忠直之士。曾無別異。猶并紉絲與茅。共爲索也。

方世俗之幽昏兮。王幽昏不明也。眩白黑之美惡。王眩惑也。言方今之世。君臣不明。惑於貪濁。眩於白黑。不能知人善惡之情也。

放山淵之龜玉兮。王龜可以決吉凶。人亦寶之。今放棄也。相與貴夫礫石。王小石爲礫。言世人皆棄崑山之玉。大澤之龜。反相與重貴小石也。言闇君貴佞僞。賤忠直也。

梅伯數諫而至醢兮。王已解於前也。來革順志而用國。王來革紂佞臣也。言來革佞諂從順紂意。故得顯用持國權也。

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王言哀傷梅伯盡忠直之節。諫正於紂。反爲來革所譖。而被賊害也。朱迻一作移。諤一作諤。紉一作縄。而無茅字。眩下一有於字。石叶時若反。梅音浼。醢一作菹。醢上別有菹字。國叶姑霍反。賊叶徂各反。○諤諤。直言貌。語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周武諤諤以興。殷紂諾諾

黃鵠後―後時ハ時ヲ失フナリ、裁ハ制ナリ。
或偷合―稱ハはかり、量ハますナリ、權ハはかりノ分銅、概ハとかきナリ、衡ハ平ナリ。
○世或ハ苟モシテ世ニ合フアリ、或ハ德ヲ修メテ隱居スルアリ、然モ君之ヲ稱量セズ、賢愚ヲ同一視シ、爲ニ正士ヲシテ悲マシム。

自欣樂。但吸衆氣而遊戲也。

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 王 言屈原設去世離俗遭過眞人。雖得長生久僊。意不甘樂。猶思楚國。念故鄉。忠信之至恩義之篤也。朱 虖一作乎。明叶謨郎反。駝一作馳。風叶孚光反。黃一作鴻。一或作壹。睹一作覩。一作知。颷音標。一作風。一作飄。尚音常。壄一作野。喬一作僑。澹一作淡。○願從容乎神明。願與神明俱遊戲也。丹水猶赤水也。大夏。外國名也。在西南。黃鵠一飛。則見山川之屈曲。再舉。則知天地之圜方。居身益高。所睹愈遠也。少原之壄。仙人所居。均亦調也。國語云。律者所以立均出度也。清商。歌曲名。五音各有清濁。濁者本聲。清者半聲也。又言雖得長生久仙。猶思楚國。念故鄉。忠信之至恩義之篤也

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 王 言黃鵠一舉千里。常集高山茂林之上。設後時而欲寄處。則鴟梟羣聚。禁而制之不得止也。言賢者失時。後輩亦爲讒佞所排逐之。

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 王 螻螻蛄也。蟻蚍蜉也。裁制也。言神龍常潛深水。設其失水。居於陵陸之地。則爲螻蛄蚍蜉所裁制。而見啄齧也。以言賢者不居廟堂。則爲俗人所戕害也。

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 王 言黃鵠能飛翔。神龍能存能亡。奄然失所。爲鴟梟螻蟻所制。其困如此。何況賢者身無爵祿。爲俗人所困侮。固其宜也。朱 黃一作鴻。鴟稱脂反。梟堅堯反。螻音婁。蟻一作螘。裁叶即詞反。哉叶即思反。○鴟鵂。怪鳥。梟。不孝鳥。螻。螻蛄也。蟻。蚍蜉也。裁。制也。

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 王 儃回運轉也。言己年壽日以衰老。而楚國羣臣。承順君非。隨之運轉。常不止息也。

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 王 枉邪也。矯正也。言楚國俗人。流從諂諛。不可禁止。衆邪羣聚。反欲正忠直之士。使隨之也。朱 固一作國。儃一作邅。○矯揉也。枉者自以爲直。又羣衆而聚合。則其黨盛。而反欲揉直以爲枉也。

トシ、空中ヲ馳セテ崑崙山上ニ休息ス。

樂窮極—樂既ニ極リテ猶ホ飽カズ、更ニ神明ニ伴ツテ遊バント欲シ、赤水ヲ渡リ大夏(國名)ヲ右ニシテ馳セ(遺風ハ餘風ニ同ジ)一擧シテ山川ノ屈曲ヲ知リ、再擧シテ天地ノ方圓ヲ見(鴻鵠ヲ以テ自ラ比シ、居ル所愈高ク、見ル所愈遠キヲイフ)下土ノ人ノ貪佞ヲ見、乃チ回飇ニ託シテ逍遙シ、少原ノ野ニ至レバ、赤松王喬(仙人ノ名)ワガ傍ニ在リ、瑟ヲ抱イテ聲ヲ調フ、余亦清商(歌曲ノ名)ヲ歌ヒ、淡然トシテ共ニ樂ム、カクテ長生久仙ノ術ヲ得タルモ、猶ホ故郷ヲ忘ルル能ハズ。

也。

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

王 言已雖馳騖杳冥之中。修善不倦。休息崑崙之山。以遊觀也。朱 以一作巳。蚴於糾反。虬渠糾反。騑叶芳蕪反。虖一作乎。墟丘於反。○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淮南云。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注云。角亢爲青龍。參氐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玄武。沈存中云。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止。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云。鳥即鳳也。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南方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蓋鶉無尾。故以翼爲尾云。象與以象齒飾輿也。玉女青要乘戈等也。墟太丘也。

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虖神明。

王 言已周行觀望。樂無窮極。志猶不厭。願復與神明俱遊行也。

涉丹水而駝騁兮。

王 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赤水出崑崙也。

右大夏之遺風。

王 大夏外國名也。在西南。言已復渡丹水而馳騁。顧見大夏之俗。思念楚國也。

黃鵠之一擧兮。知山川之紆曲。再擧兮睹天地之圜方。

王 言鴻鵠養其羽翼。一擧則見山川之屈曲。再擧則知天地之圜方。身居益高。所睹愈遠也。以言賢者亦宜高望遠慮。以知君之賢愚也。

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飇乎尙羊。

王 尙羊遊戲也。言已臨見楚國之中。衆人貪佞。故託回風遠行遊戲也。

乃至少原之壄兮。

王 少原之壄。仙人所居。

赤松王喬皆在旁。

王 言遂至衆仙所居。而見赤松子與王喬也。

二子擁瑟而調均兮。

王 均亦調也。

余因稱乎清商。

王 清商歌曲也。言赤松王喬。見已歡喜。持瑟調弦而歌。我因稱清商之曲。最爲善也。

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翺翔。

王 衆氣謂朝霞正陽淪陰沆瀣之氣也。言已得與松喬相對。心中澹然而

惜余年―賈誼屈原ニ代リテ其情ヲ述ブ。○年忽々トシテ去リ、マタ引返スベカラズ、功業成ラズ、徒ニ衰老スルヲ悲ム、乃チ神明ニ伴ツテ遊バントシ、故鄕ヲ去ルコト日ニ遠シ。

觀江河―江河ノ屈曲スルヲ見テハ、己ノ志亦寃屈シ、四海ノ風波ヲ經テハ、衣袂爲ニ濡フ、北極ノ星ヲ攀ヂテ休息シ、沆瀣(淸和ノ氣)ヲ吸ヒテ飢渴ヲ醫シ、朱雀ヲ驅リテ先導トナシ象牙ヲ以テ飾レル太一(神ノ名)ノ輿ニ乘リ、蒼龍ヲ左驂トシ白虎ヲ右騑トシ、日月ヲ以テ車蓋トシ、玉女ヲ後乘

同。意爲誼作。亡疑者。今玩其辭實亦瓌異奇偉。計非誼莫能及。故特据洪說。而幷錄傳中二賦。以備一家之言云。王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爲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無終也。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王言哀己年歲已老。氣力衰微。歲月卒過。忽然不還。功不成。德不立也。

登蒼天而高擧兮。歷衆山而日遠。王言己想得道眞。上升蒼天。高抗志行。經歷衆山。去我鄕邑。日以遠也。朱設言高擧。經歷衆山。去日遠也。

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王言己遂見江河之紆曲。志爲盤結。過四海之風波。衣爲濡濕。心愁身苦。憂悲且思也。

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王言己周流行求道眞。冀得上攀北極之星。且休息吸淸和之氣。以充空虛。療飢渴也。

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王言已吸天元氣。得道眞。卽朱雀神鳥爲我先導。遂乘太一神象之輿而遊戲也。

蒼龍蚴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騑。王言已德合神明。則駕蒼龍驂白虎。其狀蚴虬有威容也。

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王言乃立日月之光。以爲車蓋。載玉女於後車。以侍棲宿

惜誓ハ賈誼ノ作ナリト傳フ。

楚辭卷第八

惜誓第十一

惜誓者。漢梁太傅賈誼之所作也。誼洛陽人。漢文帝聞其名。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納用其言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毀誼年少初學。顓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亦踈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三年復召以爲梁太傅。數問以得失。多欲有所匡建。數年。梁王騎墮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史漢於誼傳。獨載弔屈原服鳥二賦。而無此篇。故王逸雖謂或云誼作。而疑不能明。獨洪興祖以爲。其間數語。與弔屈原賦詞指略

人操レ弓、共射ニ一招一
ト、其高誘ノ註ニ、
招ハ準的也ト。

叶ニ謨郎反一。隣一作レ王。卿叶ニ乞郎反一。讓叶ニ如羊反一。○雄雄赫赫。威勢盛也。穆穆。和美貌。諸侯立次三公。其班既絶。乃使下九卿立中其下上也。昭質。謂ニ射侯所レ盡之地。如レ言ニ白質赤質一之類也。大侯。謂所レ射之布。如レ言ニ虎侯豹侯一之類也。上レ手延登曰レ揖。壓レ手退避爲レ讓。致語以讓爲レ辭。古者大射燕射鄉射之禮。將レ射者。皆執レ弓挾レ矢以相揖。又相辭讓而後升レ射。戰國時此禮已廢久矣。故景差特於ニ卒章一言レ此。以招ニ屈原之魂一。欲ニ其徠歸一而尙ニ此三王之道一。以矯ニ衰世之失一也。不ニ特此耳一。其它若レ云下察ニ幽隱一。存ニ孤寡一。治ニ田邑一。阜ニ人民一。禁ニ苛暴一。流ニ德澤一。擧ニ賢能一。退中罷劣上。亦三王之政也。考林氏曰。自ニ接徑千里出若レ雲而下。言下養レ民敎レ民。擧レ賢任レ能。治ニ國家一。朝ニ諸侯一。繼中三王上而與上語。語皆帝王之事。讀至レ此則爲レ招ニ懷王一而作。不レ待レ問而自明矣。

楚辭卷第七終

ヲシムル、トモニ苛刻ナラズ、俊傑ヲ擧ゲテ高位ニ就ケ以テ陛階ヲ壓セシメ、(壓トハ百官ノ上ニ置クナリ)人ヲ譏ル者、疲軟任ニ勝ヘザル者ハ之ヲ誅罰シ、正直ニシテ才餘リアル者、位ニ滿チテ夏禹士ヲ取ルノ方ニ叶フ。

雄雄赫―楚王勢盛ニシテ、太師、太傅、太保ノ三公ヲ立テ、周官ノ制ニ倣ヒテ天下ヲ理メ、諸侯皆楚ニ來朝スルヲ俟ツテ、遂ニ九卿ノ職ヲ立テ、一代ノ興王トナリ、昭質(射ノ的ナリ)大侯(まと)ヲ設ケ張リ、揖讓シテ升リテ射ル、魂歸來レ禹湯文三王ノ遺法ヲ奉ゼン。〔按〕王念孫云フ、昭ハ讀ミテ招トナス招質ハ射ノ準的ヲ謂フ、呂氏春秋ニ、萬

抑也。陛陛次也。

誅譏罷只。 王 譏非也。罷駑也。言楚國選擧。必先升用傑俊之士。壓抑無德不由陛次之人。非惡罷駑。誅而去之。

直贏在位近禹麾只。 王 禹聖王。明於知人。麾擧手也。言忠直之人。皆在郎位。復有贏餘賢俊。以爲儲副。誠近夏禹指麾取士。一國之人悉進之也。

豪傑執政只。 王 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

流澤施只。 王 言豪傑賢士。執持國政。惠澤流行。無不被其施也。

魂乎歸徠國家爲只。 王 言魂乎急徠歸。爲國家作補佐也。朱 行下孟反。禁一作絶。暴不叶下韻。未詳疑亦有反音也。壓於申反。一作厭。陛一作階。罷與疲同。贏日盈。傑一作俊。執一作理。

○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羣吏致事漢法令郡國上計也。擧傑壓陛。進登俊傑。使在高位。以壓階陛也。誅。責而退之也。譏罷衆所譏誚。疲軟不勝任之人也。直贏。謂理直而才有餘者。禹麾未詳。國家爲言如此則國家可爲。考 考曰。朱子言暴不叶下韻。未詳。竊念惜往日好與載備意韻。而今韻暴與好皆在號。則暴之與譏麾施爲韻。亦可類推而悟也。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 王 雄雄赫赫威勢盛也。言楚王有雄雄之威。赫赫之勇。德配天地。體性高明。宜爲盡節也。

三公穆穆 王 穆穆和美貌。 **登降堂只。** 王 言楚有三公。其位尊高。穆穆而美。上下玉堂。與君議政。宜急徠歸處履之也。

諸侯畢極立九卿只。 王 言楚選置三公。先用諸侯盡極。乃立九卿以續之。用士有道。不失其次序也。

昭質既設 王 昭質謂明旦也。

大侯張只。 王 侯謂所射布也。王者當制服諸侯。故名布爲侯而射之。古者選士必於鄉射。心端志正。射則能中。所以別賢不肖也。言楚王選士。必於鄉射。明旦既設禮。張施大侯。使衆射之中則擧進。不中退却。各以能陞。民無怨望也。

執弓挾矢揖辭讓只。 王 上手爲揖。言衆士將射。已持弓箭。必先擧手。以相辭讓進退有禮。不失威儀也。

魂乎歸徠尚三王只。 王 尚上也。三王禹湯文王也。言魂急徠歸楚國擧士。法夏殷周衆聖竝進。無有遺失。宜速還也。朱 明

フト、玦ニモ篤督音義相通ズルトノ說アリ。

田邑千―畛ハ田上ノ道ナリ、衆流ハ民ヲイフ、民ニ品流アリ、故ニ衆流トイフ。

名聲若―幽陵ハ幽州ナリ、北方ノ地名、交阯ハ南夷ノ地名、羊腸ハ山名。

發政獻―政令ヲ發シ百官ヲシテ其ノ治狀ヲ上

曰三圭重侯謂貴重之侯楚僭稱王其縣宰皆曰公比於諸侯故曰重侯魂乎諸本又作魂兮

田邑千畛 王 田野也畛田上道也邑都邑也詩云徂隰徂畛 人阜昌只 王 阜盛也昌熾也言楚國田野廣大道路千數都邑衆多人民熾盛所有肥饒樂於他國也

美冒衆流德澤章只 王 冒覆也章明也言楚國有美善之化覆冒羣下流於衆庶德澤之惠著明也

先威後文善美明只 王 言楚國爲政先以威武嚴民後以文德撫之用法誠善美而君明臣直魂宜還歸也

魂乎歸徠賞罰當只 王 言君明臣正賞善罰惡各當其所也 朱 畛之忍反明叶謨郎反當叶平聲○田野也邑居也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畛田上道也阜盛也昌熾也冒覆也章明也威武也言先以威武嚴民後以文德撫之既善美而又光明也 考 林氏曰民之流品不齊故曰衆流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 王 言楚王方建道德名聲光輝若日之明照見四海盡知賢愚也

德譽配天萬民理只 王 言楚王修德於內榮譽外發功德配天能理萬民之寃結也

北至幽陵 王 幽陵猶幽州也 南交阯只 王 交阯地名

西薄羊腸 王 羊腸山名 東窮海只 王 言榮譽流行周遍四極無遠不聞也

魂乎歸徠尚賢士只 王 言魂急歸徠楚方尙進賢士必見進用也 朱 照一作昭海叶呼洧反理一作治尙一作進賢一作進士鉏里反○德譽配天言楚王脩德於內榮譽外發功德配天又能理萬民之寃結也幽陵幽州也交阯南夷其人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指則相交羊腸山名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大原晉陽之西北言魂急歸徠楚方尙進賢士必見用也

發政獻行禁苛暴只 王 言楚王發敎施令進用仁義之行而禁絕苛刻暴虐之人也

擧傑壓陛 王 一國之高爲傑壓

曼澤怡—魂歸來ラバ肌膚曼緻、面貌怡懌、血氣充盛シテ、長壽ヲ保チ、宗族朝廷ニ滿チテ爵祿ヲ有タン。

接徑千—楚國ノ境界、徑路相接シ、千里ノ遠キニ至ル、人民衆多、雲ノ如シ、三圭（公侯伯ヲイフ）重侯（子男ヲイフ）聽察審明ニシテ神ノ如ク、夭死ノ者幽隱ノ人ヲ察シテ之ヲ厚クシ、孤子寡婦ヲ安ンゼシム、魂歸リ來レ其始ヲ正ウシテ以テ後人ニ及バン。
〔按〕王念孫云フ、篤ハ督ト同シ、說文ニ督察也ト、是レ督ト察ト同義ナリ、隱ハ窮約ナリ、夭死及ビ窮約ノ人ヲ察督シ孤寡ヲ存視スルヲ言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王言䰟來歸已。則心志說樂。肌膚曼緻。面貌怡懌。血氣充盛。身體强壯也。永宜厥身保壽命只。王言䰟既還歸。則與己身相共俱生。長保壽命終百年也。室家盈庭爵祿盛只。王言已既保年壽。室家宗族。盈滿朝廷。人有爵祿。豪强族盛也。䰟乎歸徠居室定只。王言官爵既崇。宗族既盛。則居家之道大安定也。朱怡一作台。盛一作誠。保壽一作長保。○怡懌貌。室家。謂宗族。盈庭。滿朝廷也。考林氏曰。室家。宗族也。宗族皆在朝。以爵祿之厚薄。定其居室之大小。所以別其才。而勵其功也。考曰。此章再押盛字。大小雅固有此例。老杜飲中八仙歌。亦效此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王言楚國境界。徑路交接。方千餘里。中有隱士。慕已徠出。集聚若雲也。三圭重侯。王三圭謂公侯伯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故言三圭也。重侯謂子男也。子男共一爵。故言重侯也。或曰。公侯伯子男同謂之諸侯。三圭比子男爲重。非也。聽類神只。王言楚國所包。中有公侯伯子男。執玉圭之君。明於知人。聽愚賢之類。別其善惡。照然若神。能薦達賢人也。察篤夭隱。王篤病也。早死爲夭。隱匿也。孤寡存只。王言三上之君。不但知賢愚之類。乃察知萬民之中。被篤疾病。早夭死。及隱逸之士。存視孤寡。而振贍之也。䰟兮歸徠正始昆只。王昆後也。言楚國公侯昭明。魂宜徠歸。遂忠信之志。正終始之行。必顯用也。朱神叶式云反。夭一作殀。兮一作乎。○接徑。猶言通路也。出若雲。言人民衆多。其出如雲也。三圭謂公侯伯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故曰三圭也。重侯。猶曰陪臣。謂子男也。蓋楚僭王號。其縣宰皆號曰公。如申公葉公之類。其小者應亦比子男也。聽類神者。言其聽察精審如神明也。篤厚也。夭早死也。隱幽蔽也。孤者幼而無父者也。寡者老而無夫者也。察夭隱者而厚之。則孤寡皆得其所矣。昆後也。正其始以及後人也。考考曰。圭珪同。楚重臣有執珪。蓋分三等。故

孔雀盈—羣晨ハ群リテ晨ニ鳴クナリ、魂歸來レ、鳳凰ノ翔リテ有德ニ就クガ如クナルベシ。

畜。馴養禽獸也。步遊。亦言行遊耳。非必舍車而徒也。考 林氏曰。招魂篇先提出堂室。然後落入美人宗族飲食歌舞之娛。此則市言歸徠。便敍飲食歌舞。方轉入離宮苑囿。蓋懷王宮殿現存。不待別營堂室也。考曰。絕霤謂高絕之霤。言南房側有小壇場。其地尤高。下觀前所謂夏屋之霤。高出于地上者。故曰觀絕霤。櫩。王氏本作㯰。畜。廣韻許救反。音齅。方與上下韻諧。左傳。六畜不相為用。疏。養之曰畜。用之曰牲。

瓊轂錯衡 王 金銀爲錯 英華假只。王 假大也。言所乘之車。以玉飾轂。以金錯衡。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

茝蘭桂樹。鬱彌路只。王 言所行之道。皆羅桂樹。茝蘭香草。鬱鬱然滿路。動履芳潔。德義備也。

魂乎歸徠。恣志慮只。王 言魂居有大殿。宴有小堂。遊有園囿。恣君所志而處之也。朱 瓊一作瑤。假叶古路反。一作嘏。茝一作芷。慮一作處。○假。大也。言所乘之車。以玉飾轂。以金錯衡。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彌。竟也。考 考曰。雕刻軛衡。光彩相錯。故曰錯衡。

孔雀盈園。畜鸞皇只。王 畜養也。言園中之禽。則有孔雀。群聚盈滿其中。又養鸞鳥鳳皇。皆神智之鳥。可珍重也。

鵾鴻群晨。王 鵾鵾鷄。鴻鴻鶴也。

雜鶖鶬只。王 鶖鶬鶬鶖也。詩云。有鶖在梁。言鵾鷄鴻鶴。羣聚候時。鶴知夜半。鵾鷄晨鳴。各知其職也。雜以鶖鶬之屬。鳴聲啾啾。各有節度也。

鴻鵠代遊。曼鷫鷞只。王 曼曼衍也。鷫鷞俊鳥也。言復有鴻鵠。往來遊戲。與鷫鷞俱飛。翩翻曼衍。無絕已也。

魂乎歸徠。鳳皇翔只。王 言所居園圃。皆多俊大之鳥。咸有智謨。魂宜來歸。若鳳皇之翔。歸有德就同志也。或曰。鸞皇以下皆大鳥。以喩仁智之士。言楚國多賢。魂宜來歸也。朱 畜許六反。一作慉。鶖音秋。曼一作漫。鷫音肅。鷞音霜。○鵾。鵾鷄。鴻。鴻鶴也。晨。旦鳴也。書曰。牝鷄無晨。鶖鶬。鶖也。曼。曼衍也。鷫鷞。長頸綠身。似鴈。考 考曰。鶖鶬蓋謂禿鶖與鶬鷄也。

青色直―嫿ハ美白ノ貌、嗎ハ笑フ貌、便娟ハ美好ノ貌。

夏屋廣―沙ハ丹沙ナリ、丹沙ヲ以テ赤ク塗レル堂ナリ、壇ハ猶ホ堂ノ如シ、觀ハ樓ナリ、霤ハ屋宇ナリ、曲屋ハ周閣ナリ、步櫩ハ長廊ナリ、擾畜ハ禽獸ヲ馴シ畜フヲ言フ。

今昔。言可以終夜娛樂也。朱易以豉反。澤叶待洛反。客叶苦各反。昔叶先約反。一作夕。○易中和心。皆斂慧之意。芳澤。芳香之膏澤也。昔。夜也。考考曰。拂面。猶言蘙面也。

青色直眉美目嫿只。王嫿黠也。言復有美女。體色青白。顏眉平直。美目竊眄。嫿然黠慧知人之意也。

靨輔奇牙宜笑嗎只。王嗎笑貌也。言美女頰有靨輔。口有奇牙。嗎然而笑尤媚好也。

豐肉微骨體便娟只。王便娟好貌也。已解於上。

寃乎歸徠恣所便只。王便猶安也。言所選美女五人。儀貌各異。恣所安。以侍棲宿也。朱嫿音綿。靨於牒反。輔一作䩉。扶羽反。嗎虛延反。便平聲○青色。謂眉也。嫿。美白貌。輔。頰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嗎。笑貌。便娟。好貌。便。猶安也。考林氏曰。言美人之可以自恣。初言比德。次言姱脩。又次曰易中和心。俱在性情上描寫。而稱朱顏一句挿入。語語與鄭袖嫉妬行讒對針。且袖侍王日久。以其年亦可屏。有自然之美者。可別擇所便也。卽此更可決其爲招懷王而作矣。考曰。笑則輔上生靨。故曰靨輔。嗎。嫣同。所謂嫣然一笑也。自上章朱脣皓齒嫭以姱。至此數章。擧美女丰容。各各有殊者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王沙丹沙也。言乃爲魂造作高殿峻屋。其中廣大。又以丹沙朱畫其堂。其形秀異。宜居處也。

南房小壇王房室也。壇猶堂也。觀絕霤只。王觀猶樓也。霤屋宇也。言有南房別室。閒靜小堂。樓觀特高。與大殿宇絕遠。宜遊宴也。

曲屋步櫩王曲屋周閣也。步櫩長砌也。宜擾畜只。王擾謹也。言南堂之外。復有曲屋。周旋閣道。步櫩長砌。其路險狹。宜乘擾謹之馬。周旋屈折。行遊觀也。

騰駕步遊王騰馳也。獵春囿只。王春草始生。囿中平易也。言從曲閣之路。可駕馬騰馳。而臨平易。又可步行。遂往田獵於春囿之中。取禽獸也。朱壇音善。觀音貫。霤音溜。櫩一作檐。一作閣。與簷同。一作欄。畜音嗅。一作嘼。一作獸。○沙。丹沙也。壇猶堂也。觀猶樓也。霤屋宇也。曲屋周閣也。步櫩長砌也。上林賦作步櫩。李善云。長廊也。擾

姱脩滂—鮮卑ハ夷ノ名、腰細ク頸秀デ鮮卑帶ブル所ノ帶チ以テ約束セルガ如シ、移ハ去ルナリ、憂チ去ルベキチ謂フ。

易中和—昔ハ夜ナリ。〔按〕块ニ云フ、易中利心ハ中心和易ニシテ佮利ナリ、以娛昔ハ、昔夕通ズ、猶ホ以テ今夕チ樂ムト曰フ如シ。

姱脩滂浩。【王】脩長也。滂浩廣大也。

麗以佳只。【王】佳善也。言美女身體脩長。用意廣大。多於所知。又性婉順善心腸也。

曾頰倚耳。【王】曾重也。倚辟也。

曲眉規只。【王】規圓也。言美女之面。丰容豐滿。頰肉若重。兩耳郭辟。曲眉正圓。貌絕殊也。

滂心綽態。【王】綽猶多也。態姿也。

姣麗施只。【王】姣好也。言美女心意廣大。寬能容衆。多姿綽態。調戲不窮。既好有智。無所不施也。

小腰秀頸若鮮卑只。【王】鮮卑衰帶頭也。言好女之狀。腰支細小。頸銳秀長。靖然而特異。若以鮮卑之帶。約而束之也。

蠠乎歸徠思怨移只。【王】移去也。言美女可以忘憂去怨思也。【朱】姱脩滂浩一作脩廣婉心。婉一作遠。佳叶居宜反。滂一作漫。綽一作淖。思怨一作怨思。○脩長也。滂浩廣大也。佳善也。曾重也。倚辟也。規圓也。言面豐滿。頰肉若重。兩耳郭辟。曲眉正圓也。綽綽約也。鮮卑衰帶頭也。言腰支細小。頸銳秀長。若以鮮卑之帶。約而束之也。補曰。鮮卑之帶。漢匈奴傳所謂黃金犀毗。孟康以爲腰中大帶。張晏以爲鮮卑郭洛帶。瑞獸名。東胡好服之者也。魏書曰。鮮卑東胡別保鮮卑山。因號焉。移去也。言可以忘去怨思也。【考】考曰。好姱而脩長。加以廣大。言其丰容不索莫也。倚耳。謂耳朶與頭相倚。不突起也。滂心。謂心意寬浩。綽態有綽約體度也。美女性質如此。又有姣婉佳麗之態。自然見於動容間。故曰姣麗施。漢書孝文賜匈奴黃金犀毗。注云。犀毗帶鉤。衰帶頭。蓋謂此也。鮮卑俗好服之。故又曰鮮卑。朱子言思怨一作怨思。似是。

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王】言復有美女。用志滑易。心意和利。動作合禮。能順人意。可以自侍也。

粉白黛黑施芳澤只。【王】言美女又工糚飾。傅著脂粉。面白如玉。黛畫眉鬢。黑而光淨。又施芳澤。其芳香鬱渥也。

長袂拂面。【王】袂袖也。拂拭也。

善留客只。【王】言美女工舞。揄其長袖。周旋屈折。拂拭人面。芬香流衍。衆客喜樂。留不能去也。

蠠乎歸徠以娛昔只。昔夜也。詩曰樂酒

〔按〕玦ニ云フ娛人亂ハ未ダ詳ナラズ、亂或ハ聽ノ誤、武賦叶ヒ、磬聽叶フ。

是也。叩。擊也。金曰鍾。石曰磬。亂。理也。四上未詳。譔。具也。【考】考曰。衆女與俱起舞。前後更代不一。故曰娛人亂。非謂紊亂也。聲音之變止于五。所謂宮商角徵羽也。故曰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四上正與五降相反。自羽漸上至於宮。方爲四上。故曰極聲變。謂極聲音之變也。朱子言賦與下亂變譔不叶。未詳。竊疑。是句當作投時撰。時訛爲詩。後人因復改撰爲賦也。投。合也。投時撰。言其巧於舞蹈。合當時之撰也。接武。謂相繼起舞也。

朱脣皓齒【王】皓白也。嫭以姱只。【王】嫭姱好貌也。言美人朱脣白齒。嫭眄美姿。儀狀姱好。可近而親侍左右也。比德好閒習以都只。【王】言選擇美人。比其才德。容貌都閑習於禮節。乃敢進也。豐肉微骨【王】豐厚也。微細也。調以娛只。【王】言美人肥白潤澤。小骨厚肉。肌膚柔弱。心志和調。宜侍燕居。以自娛樂也。䰟乎歸徠安以舒只。【王】言美女鮮好。可以安意。舒緩憂思也。【朱】嫭音護。姱叶苦胡反。比必寐反。閒音閑。○嫭姱。好貌。好閒。謂美好而閒暇。習謂習於禮節。都。謂容態之美不鄙也。【考】考曰。嫭又作嫮。嫭姱。皆美好也。比德。謂女德相倚不甚相遠也。習。謂自然習於心調。以娛。謂心志和調。居常娛樂。所謂少婦不知憂也。

嫮目宜笑娥眉曼只。【王】嫮眄瞻貌。曼澤也。言復有異女。工於嫮眄。好口宜笑。蛾眉曼澤。異於衆人也。容則秀雅。【王】則法也。秀異也。穉朱顏只。【王】穉幼也。朱赤也。言美女儀容閒雅。動有法則。秀異於人。年又幼穉。顏色赤白。體香潔也。䰟乎歸徠靜以安只。【王】言美好之女。可以靜居安精神也。【朱】嫮與嫭同。○嫮眄也。曼。長而輕細也。則。法也。穉。幼也。【考】考曰。嫮與嫭同。嫮目美目也。容則謂容貌儀則秀雅娟秀而都雅也。少女朱顏自然有穉弱之態。故曰穉朱顏。

代秦鄭—代、秦、鄭、衞ハ國名、駕辯、勞商ハ歌曲ノ名、揚阿ハ楚歌ノ名、空桑ハ琴ノ名、定トハ其音節ヲ定メテ中正ヲ得シムルナリ。

二八接—美女十六人跡ヲ接シ詩賦ニ合セテ起舞シ、鍾磬ヲ擊チテ人ヲ樂マシム、宮、商、角、徵、羽之ヲ五音トイフ、今羽ヨリ漸ク上リテ宮ニ至ル、故ニ四上トイフ、四上シテ聲音ノ變ヲ極ムルナリ、譔ハ迷ナリ、歌中迷ブル所ノ意ヲ聽ケト也。

考 考曰。酎猶言釀。釀法有四樣。故曰四酎。猶周禮酒人所謂六齊也。孰。熟同。歛字書古飲字。凍歛。如招魂所謂挫糟凍飲。言乘冷而飲也。役。苦役也。酒已醇。宜於下咽歛之。略不覺苦役。故曰不歛役。瀝。滴瀝也。言和吳醴以楚地所釀酒。上沭初瀝者也。

代秦鄭衞鳴竽張只。王 言代秦鄭衞之國。工作妙音。使吹鳴竽篪。作爲衆樂。以樂君也。

伏戲駕辯楚勞商只。王 伏戲古王者也。始作瑟。駕辯勞商皆曲名也。言伏戲氏作瑟。造駕辯之曲。楚人因之作勞商之歌。皆要妙之音。可樂聽也。或曰。伏戲駕辯皆要妙歌曲也。勞綾也。以楚聲綾商。音爲之清激也。

謳和揚阿。王 徒歌曰謳。揚擧也。阿曲也。

趙簫倡只。王 趙國名也。簫樂器也。先歌爲倡。言樂人將歌。徐且謳吟。揚擧善曲。乃俱相和。又使趙人吹簫先倡。五聲乃發也。

魂乎歸徠定空桑只。王 空桑瑟名。周官云。古者絃空桑而爲瑟。言魂急徠歸。定意楚國。聽瑟之樂。朱 代一作岱。○代秦鄭衞當世之樂。伏羲之駕辯。楚之勞商。疑皆古曲名。而未有考。或謂伏羲始作瑟也。徒歌曰謳。揚阿即陽阿。已見前篇。趙簫。趙國之簫也。以趙簫奏揚阿爲先倡。而謳以和之也。空桑琴瑟名。見周禮。考 考曰。定。謂定其音節。使得中正也。

二八接武投詩賦只。王 投合也。詩賦雅樂也。古者以琴瑟歌詩賦爲雅樂。關雎鹿鳴是也。言有美女十六人。聯接而舞。發聲擧足。與詩雅相合。且有節度也。

叩鍾調磬。王 叩擊也。金曰鍾。石曰磬也。

娛人亂只。王 娛樂也。亂理也。言美女起舞。叩鍾擊磬。得其節度。則諸樂人各得其理。有條序也。

四上競氣。王 四上謂上四國。代秦鄭衞也。

極聲變只。王 言四國競發善氣。窮極音聲。變易其曲。無終已也。

魂乎歸徠聽歌譔只。王 譔具也。言觀聽衆樂。無不具也。朱 武一作舞。賦與下亂變譔不叶。未詳。○接。連也。武。迹也。投。合也。詩賦雅樂關雎鹿鳴之類

沾モ亦薄ナリ、不沾薄トハ、其味ノ薄カラザルヲ言フ。

炙鴰烝鳧―鴰ノあぶりもの、鳧ノむしもの、鶉ノ羹ヲ陳列シ、鰿（ふな）ヲいりものニシ、雀ヲ羹ニシ料理人ヲ促シ（遽）順次ニ（爽ハ差ナリ、差次ナリ）之ヲ進ム、魂歸來ラバ先ヅ此等佳肴ヲ進メテ其心ヲ快クセン。

四酎幷―四酎ハ四重釀ナリ、孰ハ熟ニ同ジ、每重俱ニ熟過シ、醇美ヲ極ム、故ニ喉ニ澁ラズ、酒氣厚キヲ以テ熱飲スベカラズ、冷ニ乘ジテ飲ムベシ、又賤役ノ人之ヲ飲マバ、醉ヒテ儀ヲ失ヒ易シ、故ニ飲マシメズ、醴ハひとよざけ、蘗ハ麴、瀝ハ清酒ナリ、吳醴ヲ以テ楚造ノ酒ニ參入スレバ別ニ是レ一種、前ニ比シテ稍清冽ナリ。

曰吳酸芼蔞。是郭璞所見舊本作芼蔞也。說文又云。蔞。草也。可以烹魚。魂乎諸本作魂兮。然大招例曰魂乎。無魂兮。朱子言兮一作乎。

炙鴰烝鳧。煔鶉陳只。 王 煔。爓也。言復炙鶬鴰。烝鳧鴈。煔爓鶉鷃。陳列衆味。無所不具也。

煎鰿臛雀。遽爽存只。 王 遽。趣也。爽。差也。存。前也。言乃復煎鰿魚。臛黃雀。勑趣宰人。差次衆味。持之而前也。

魂乎歸來。麗以先只。 王 言先進靡麗美物。以快神心也。朱 炙音柘。鴰古活反。一作鶬。鳧一作梟。煔音潛。鰿積責三音。臛一作臞。存叶祖陳反。麗一作進。先叶桑津反。○炙。燔肉也。鴰。麋鴰也。煔。爓也。鶉。鴽也。鰿。小魚也。遽爽存未詳。考 考曰。煔。爓通。於湯中爓肉也。鰿。鯽魚也。臛。肉羹也。爽疑羞之訛。鯽雀皆至小。烹之易熟。急遽之間。得以爲羞。故曰遽羞存。猶言在也。麗。附麗也。言魂而歸徠。就其至先以此爲羞。故曰麗以先。臛朱子本作臞。與臛義自別。蓋寫誤也。

四酎幷孰。 王 醇酒爲酎。幷俱也。

不歰嗌只。 王 嗌。咽也。言乃醞釀醇酒。四器俱熟。其味甘美。飲之醲滑。入口消釋。不苦歰。令人不餲滿也。

清馨凍歓。 王 馨。香之遠聞者也。凍。猶寒也。

不歠役只。 王 歠。飲也。役。賤也。言醇釀之酒。清而且香。宜於寒飲。不可以飲役賤之人。卽以飲役賤之人。卽易醉。顛仆失禮敬。

吳醴白蘗。 王 再宿爲醴。蘗。米麴也。

和楚瀝只。 王 瀝。清酒也。言使吳人釀醴。和以白米之麴。以作楚瀝。其清酒尤醲美也。

魂乎歸徠。不遽惕只。 王 言飲食醲美。安意遨遊。長無怵惕之憂也。朱 歰一作澁。嗌叶音弋。一於革反。歠一作飲。一作歠。○酎。二重釀酒。秦月令云。春釀之。孟夏始成。漢亦以春釀。八月乃成。此云四酎則是四重釀矣。幷俱也。舊注以爲四酎俱熟。未知孰是也。歰。不滑也。嗌。咽喉也。言不歰人之咽喉也。馨。香之遠聞者也。凍猶寒也。不歠役。未詳。舊注謂不以飲賤役之人。言酒醇美。役人飲之易醉仆失禮。故不以飲之也。再宿爲醴。蘗。米麴也。瀝。清酒也。言使吳人釀醴。和白麴以作楚瀝也。

五穀六ー臑ハ熟ナリ、內ハ肭ニ同ジ、肥ナリ。
○楚地肥沃ニシテ、種ウル所ノ五穀、高サ六仞ニ至ル、又菰粱（草實）ノ飯ヲ設ク、其羹タル鼎中肉既ニ熟シ、之ヲ望メバ案ニ滿ツ、鹹酸ヲ調和シ肉桂、薑ヲ加ヘテ芳香ヲ致シ、鶬、鴿、鵠ヲ投ジテ豺羹更ニ美味ヲ加フ、魂來リテ恣ニ此ノ滋味ヲ嘗メヨ。
〔按〕俞樾云フ、仞ノ字本ト牣ニ作ル、說文ニ牣滿也ト、五穀六仞トハ穀ノ數ハ五ニシテ、其中ニ充仞スル者ハ六ナルヲ言フ、蓋シ下ノ菰粱ヲ幷セテ之ヲ數ヘ以テ其多キヲ見ハセリ、按スルニ朱注ノ高積ノ說勝ルニ似タリ。
鮮蠵甘ー酪ハ乳漿ナリ、苦ハ膽ヲ以テ醬ニ和スルナリ、苴蓴ハ蓴菜ヲ細クキレルモノ、吳酸一句言フ、吳人巧ニ鹹酸ヲ調シ、蒿蔞ヲ爚シテ虀トナス、醲カラズ薄カラズ。
〔按〕王念孫云フ、

五穀六仞。設菰粱只。王設施也。菰粱蔣實。謂雕葫也。言楚國土地肥美。堪用種植五穀。其穗六仞。又有菰粱之飯。芬香且柔滑也。

鼎臑盈望。和致芳只。王臑熟。致致鹹酸也。芳椒薑也。言乃以小鼎鑊臑熟羹臛。調和鹹酸。致芬芳。望之滿案。有行列也。

內鶬鴿鵠。味豺羹只。王言宰夫巧於調和。先定甘酸。乃內鶬鴿黃鵠。重以豺肉。故羹味尤美也。

魂乎歸徠。恣所嘗只。王言羹飯既美。魂宜急徠歸。恣意所用。快己口也。朱菰音孤。一作瓜。臑仁珠反。一作胹。一作腝。一作腩。徒南反。內與納同。一作肭。鶬音倉。羹叶力當反。○五穀稻稷麥豆麻也。仞伸臂一尋八尺也。言積穀之多也。設施也。菰粱蔣實。一名雕菰。臑熟也。致致鹹酸也。芳謂椒薑也。內與肭同。肥也。鶬即鶬鴰也。鴿似鳩而小青白。鵠有白鵠。有黃鵠。豺似狗。考考曰。言楚地肥饒。所種五穀高至六仞。又有菰粱之設。其爲羹鼎中肉已熟。列之甚多。故曰盈望。既調和之。加桂薑。極其芳美。故曰和致芳。又內鶬鴿黃鵠肉於其中。令豺肉羹味更美。故曰味豺羹。

鮮蠵甘雞。和楚酪只。王言取鮮潔大龜。烹之作羹。調以飴蜜。復用肥雞之肉。和以酢酪。其味清烈也。

醢豚苦狗。膾苴蓴只。王言乃以肉醬啗烝豚。以膽和醬啗狗。雜用膾炙。切蘘荷以爲香。備衆味也。

吳酸蒿蔞。不沾薄只。王言吳人工調鹹酸。爚蒿蔞以爲虀。其味不醲不薄。適甘美也。

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王言衆味盛多。恣魂志意擇用也。朱蠵一作鑴。豚一作豩。一作腞。音同。苴即魚反。蓴普各反。一匹沃反。一作蒪。酸蒿蔞一作鯀醬酴。醬音模。酴音途。沾音添。兮一作乎。擇叶徒各反。○生潔爲鮮。蠵大龜也。酪乳漿也。醢肉醬也。苦以膽和醬也。世所謂膽和者也。苴蓴一名蘘荷。本草云。葉似初生甘蔗。根似薑牙。蓋切以爲香也。蒿白蒿。春生。秋乃香美可食。蒿蔞葉似艾。生水中。脆美可食。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鹹酸。爚蒿蔞以爲虀。其味不醲不薄。適甘美也。考考曰。酪蓋醇之訛。與下蓴字韻。楚醇謂楚地所釀酒之醇者。苴蒩通。細切也。細切蓴絲以爲膾。故曰膾苴蓴。蒿蔞當作芼蔞。郭璞爾雅注。蔞蒿也。江東用羹魚。楚辭

魂乎無北―逴龍ハ山高キ貌、代水ハ川ノ名、顥顥ハ光ル貌、凝凝ハ水レル貌。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王逴龍山名。赩赤色。無草木貌。言北方有常寒之山。陰不見日。名曰逴龍。其土赤色。不生草木。不可過之。必凍殺人也。代水不可渉。深不可測只。王言復有代水。廣大不可過度。其深無底。不可窮測。沉沒人也。

天白顥顥。寒凝凝只。王言北方冬夏積雪。其光顥顥。天地皆白。氷凍重累。其狀凝凝。其寒酷烈傷肌骨也。魂乎無往。盈北極只。王言我魂歸乎。北極空虛。不可盈滿。往必隕墜不得出也。朱逴音卓。一作卓。赩許力反。代一作伐。顥音皓。凝一作嶷。魚力反○逴龍。山名。赩赤色。無草木貌。顥顥。光貌。凝凝。氷凍貌。盈北極。言此氷凍滿北極也。考林氏曰。以上四段。此自招之詞。無甚詭異。其不言上天入地者。以天上地下人不得見。必造出神怪之談。有失對君莊重之體。是斟酌至當者。注家以逴龍爲山名。恐不可從也。考曰逴與卓同。矗立貌。龍寵同。寵嵸之寵。寵絶謂高大且赤色也。凝凝。朱子言一作嶷。魚力反。作嶷爲是。與絶測極諧。嶷嶷高貌。史記帝嚳紀其德嶷嶷是也。盈北極。謂身死塡北極也。朱子本伐作代。赩許力反。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王言己魂魄宜急徠還。歸我之身。隨己遊戲。心既閑樂居淸淨也。自恣荊楚。安以定只。王言四方多害。不可以遊。獨荊楚饒樂可以恣意居之。無危殆也。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王言楚國珍奇所聚集。尤多妖女。可以快志意。窮情欲。心得意安樂而無憂也。窮身永樂年壽延只。王言居於楚國。窮身長樂。終無憂患。而年復可延也。魂兮歸徠樂不可言只。王言楚國饒樂。不可勝陳也。朱安叶一先反。永一作安。考林氏曰。不言歸故居。以國爲家。卽此一句便可決其爲招懷王而作矣。且既死而言壽。乃不忍死其君之意也。考曰魂魄亦當作魂乎。下魂乎。朱子本作魂兮。兮亦誤寫耳王氏本永作安

蟲ノ名、王虺ハ蟒ナリ、騫ハ頭ヲ擧ル貌。

魂乎無西―漭ハ大野、洋洋ハ涯ナキ貌、鬤ハ髮亂ルル貌、踞ハ鋸ニ通ズ。

里。又有惡蛇蜿蜒。而長有蛞毒也。

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蜿虎行貌也。言南方有高山深林。其路險阨。又多虎豹。匍匐蜿蜒。以候伺人也。鰅鱅短狐類也。短狐鬼蜮也。

王虺騫只。〔王〕王虺大蛇也。爾雅曰。蟒王蛇也。騫擧頭貌也。言復有鰅鱅鬼蜮。射傷害人。大蛇羣聚。擧頭而望。其狀騫然也。

魂乎無南蜮傷躬只。〔王〕蜮短狐也。詩云。爲鬼爲蜮。言魂乎無敢南行。水中多蜮鬼。必傷害於爾躬也。〔朱〕蜒音延。林一作陵。蜿音鴛。鰅魚恭反。鱅以恭反。騫讀若褰。音軒。蜮音域。一音或。躬叶居延反。○蜒長貌也。蜿虎行貌。鰅魚名。皮有文。鱅魚。音如豬鳴。短狐。蜮也。說文曰。蜮似鼈三足。陸機曰。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之。或謂含沙射人。孫思邈云。亦名射工。其虫無目而利耳能聽。聞人聲。便以口中毒射人。王虺大蛇也。騫擧頭貌也。〔考〕林氏曰。王虺蟒也。蜮傷躬。言能防諸物之明害。難免蜮之暗傷也。考曰。蜿者蜿曲虎豹行貌。短狐當作短弧。詳見于名物考。是章上曰短弧。下又曰蜮。蓋短弧在南方。尤善害物。故與虎豹鰅鱅並稱。而短弧之害。尤難於逃避。故又特擧短弧也。躬與蜒蜿騫韻。大雅文王躬與天韻之例也。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王〕洋洋無涯貌也。言西方有流沙。漭然平止。視之洋洋。廣大無涯。不可過也。

豕首縱目被髮鬤只。〔王〕豕猪也。首頭也。鬤亂貌也。

長爪踞牙誒笑狂只。〔王〕誒猶强也。言西方有神。其狀猪頭從目。髮鬤鬤。手足長爪。出鋸牙。得人强笑。憙而狂猖也。

魂乎無西多害傷只。〔王〕言西方金行。其神獸剛强。皆傷害人也。〔朱〕漭居朗反。縱將容反。鬤而羊反。一作長。長爪一作豕爪。踞音據。一作倨。宜當作鋸。誒音嬉。○漭水大貌。洋洋無涯貌。縱直豎也。鬤髮亂貌。鋸牙言其牙如鋸也。誒强笑也。言西方有神。其狀如此。能傷害人也。〔考〕考曰。誒詒通。類篇江南呼欺曰詒。是知誒笑爲欺笑也。

東有大—溺水トハ水性物ヲ沈溺セシムルナリ、浟浟ハ流ルル貌、悠悠ハ螭龍ノ行ク貌、淫淫ハ久シク歇マザル貌、皓膠ハ白クシテ亂ルル貌、湯谷ハ日ノ出ヅル所、人跡到ラザル地ナリ。

〔按〕朱說ノ如ク魂乎無東ノ四字恐ラクハ誤脫ナラン。

魂乎無南—鰅鱅ハ魚ノ名、短狐ハ蜮ナリ、怪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王】言我精魂可徠歸矣。無散東西南北。四方異俗多賊害也。【朱】乎一作兮。徠一作兮。下竝同。無東、無西、無南無北。一作無東西而南北。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王】浟浟流貌也。言東方有大海。廣遠無涯。其水淖溺。沉沒萬物。不可度越。其流浟浟又迅疾也。

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王】悠悠螭龍行貌也。言海水之中復有螭龍神獸。隨流上下。竝行遊戲。其狀悠悠。可畏懼也。

霧雨淫淫。【王】地氣發泄天氣不應曰霧。淫淫流貌也。

白皓膠只。【王】皓膠水凍貌也。言大海之涯。多霧惡氣。天常甚雨。如注甕水。冬則凝凍。皓然正白。回錯膠戾。與天相薄也。

寃乎無東。湯谷宋寥只。【王】言寃神不可東行。又有湯谷。日之所出。其地無人。視聽宋然無所見聞。或曰。宋水蘸之貌。【朱】按下章例此句上當有魂乎無東西字。溺一作弱。浟音悠。悠悠一作攸攸。一作脩脩。皓一作浩。膠叶居幽反。一音豪。寥叶力求反。一無寥字。非是。○悠悠。螭龍行貌。皓膠。冰凍貌。皓然正白回錯膠戾也。湯谷。日之所出。其地無人。視聽宋然無所見聞也。【考】林氏曰。溺水。水性善沈溺也。考曰。朱子言按下章例。東有大海上。當有魂乎無東四字。然上曰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北字亦與下句韻。則知舊省魂乎無東一句也。膠。繆同。白皓膠。謂白色而皓然相繆加也。注家以白皓膠為氷凍貌。然據上句霧雨淫淫。不過言雲氣塞天狀也。湯谷與暘谷同。宋與寂同。今韻支灰在古當與尤通而詩出車來與牧棘韻。旱麓備祀與福韻。假樂子與德韻。是支灰又得與屋職等韻通。段玉裁皆收在古韻第一部。故知北寂二字與浟悠韻。亦據此例也。膠字今在肴而惜往日昭聊與幽由韻。則亦知肅肴等韻固與尤通也。朱子本宋下有寥字。非是。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王】炎火盛貌也。尚書曰。火曰炎上。

蝮蛇蜒只。【王】蜒長貌也。言南方太陽有積火千

青春受—淩ハ歷ナリ、浹ハ偏ナリ。○物冬寒ニ至リテ凋謝ス、青春之ヲ受ケテ日光漸ク明ニ漸ク溫ナレバ、萬物競ヒ生ズ、魂ヤ幽冥ノ中ヲ偏行スベキモ、敢テ遠ク去ルコトナカレ、此ノ春氣奮發ノ時ニ乘ジテ、速ニ歸リ來ルベシ。

一言之理。骨肉歸於土。魂魄無不之。人臣以君爲歸。升屋履危。北面而皐。自不能已。特謂之大。所以別於自招。乃尊君之詞也。且漢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之語。而九歌十一篇。前是淮南與劉向皆定之以九。漢志因之。若不合之二招。僅二十三篇耳。卽謂二招在二十五篇之內。方足其數可也。

青春受謝。【王】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謝去也。**白日昭只。**昭明也。言歲始春。青帝用事。盛陰已去。少陽受之。則日色黃。白昭然光明。草木之類皆含氣芽蘖而生。以言魂魄亦宜順陽氣而長養也。**春氣奮發。**【王】春蠢也。發洩也。**萬物遽只。**【王】遽猶競也。言春陽氣奮起。上帝發洩。和氣溫燠。萬物蠢然競起而生。各欲滋茂。以言精魂亦宜奮發精明。令已盛壯也。**冥淩浹行。**【王】冥玄冥。北方之神也。淩猶馳也。浹偏也。**魂無逃只。**逃竄也。言歲始春。陽氣上陞。陰氣下降。玄冥之神。偏行淩馳於天地之閒。收其陰氣。閉而藏之。故魂不可以逃。將隨太陰。下而沈沒也。**魂魄歸徠。無遠遙只。**【王】遙猶漂遙。放流貌也。魂者陽之精也。魄者陰之形也。言人體含陰陽之氣。失之則死。得之則生。屈原放在草野。憂心愁悴。精神散越。故自招其魂魄。言宜順陽氣始生而徠歸。已無遠漂遙。將遇害也。【朱】只音止。遽叶渠驕反。歸徠一作徠歸。後竝同。○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謝去也。言玄冬謝去。而青春受之也。白日昭者。冬寒則日無光輝。故春氣和暖。而後白日昭明也。只語已詞。遽猶競也。言春氣奮發。而萬物忽遽競起而生出也。冥幽暗也。淩。冰凍也。浹周洽也。言春氣既發。幽暗冰凍之地。無不周浹而流行。故魂魄之已散而未盡者。亦隨時感動而無所逃。於是及此時而招之。欲其無遠去而卽歸來也。祭義所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故禘有樂以迎其來。意亦如此。非嘗覃思於有無動靜之間者。不能知也。讀者宜深玩之。【考】林氏曰。淩歷也。幽冥中無拘繫。任其所歷。可以周浹而行。懷王亡走趙而被追。再入秦病死。則魂之思逃可知。無逃二字。便可定其爲懷王而作矣。考曰。遽與上下句不諧。疑當作超。蓋因形似誤。言萬物超然。與冬寒之時不同也。魂可招。魄非可招。下文皆曰 乎歸徠。無魄字。則魂魄歸徠。亦當作魂乎歸徠。蓋後人誤寫也。

大招ハ屈原ノ作ル所ナリ、懷王秦ニ客死ス、原乃チ其魂ヲ招クナリ、君ヲ尊ブノ意ヲ寓シ、因テ大招トイフ。〔按〕玦ニ云フ、是ノ篇魂歸來ヲ呼ブコト招魂ヨリ切ナリ、故ニ大招ト曰フ、亦自ラ招クモノナリ。

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自王逸時。已不能明矣。其謂原作者。則曰詞義高古。非原莫及。其不謂然者。則曰漢志定著原賦二十五篇。今自騷經以至漁父。已充其目矣。其謂景差。則絕無左驗。是以讀書者。往往疑之。然今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閒退。不為詞人墨客浮夸豔逸之態。然後乃知此篇。決為差作。無疑也。雖其所言。有未免於神怪之惑。逸欲之娛者。然視小招則已遠矣。其於天道之詘伸動靜。蓋若粗識其端倪。於國體時政。又頗知其所先後。要為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予於是竊有感焉因表而出之。以俟後之君子云。

王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若 林氏曰屈原念念不忘懷王冀其生還楚國斷無客死歸葬寂無

朱明承―朱明ハ日ナリ。○日夜相繼ギテ遷リ、年將ニ老イント、久シク淹留スベカラズ、然モ皐澤ノ芳蘭徑ヲ被ヒ、春水方ニ漲リテ路ヲ沒ス、吾歸向スベキナシ。

湛湛江―湛湛ハ水深キ貌○江水已ニ深ク、其上獨リ楓樹アルノミ、四望千里、居人ヲ見ズ、坐ニ人ヲシテ春心ヲ傷マシム、魂歸來レ、ワレ江南ノ哀ニ堪ヘズ。

朱明承夜兮　王朱明日也。承續也。時不可淹。王淹久也。言歲月逝往。晝夜相續。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也。皐蘭被徑兮　王皐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斯路漸。王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溢。漸沒其道。將至棄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隕顚也。朱可一作見。一無可字。一可下有以字。皆非是。漸音尖。一作慙。○朱明。日也。承。續也。淹久也。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皐。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漸。沒也。春深則草盛水生而路沒也。考考曰。朱明承夜。言日出繼夜也。是承上轉下之辭。言王之夜獵。遇日出。宜速歸。不可久留。而其意實謂魂之不可久留於江南也。故下文又述江南可哀。皐。高也。皐蘭。謂蘭草之生於高處者。言蘭草之生於高處者。被覆徑路。而吾之行適出於其間。則固非下濕之地。然而見其路已致漸漬。是方春水大漲也。

湛湛江水兮　王湛湛水貌。上有楓。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己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若樹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中鳥獸所聚。不可居之也。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王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澤平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也。魂兮歸來哀江南。王言寃鬼當急來歸。江南土地僻遠。山林險阻。誠可哀傷。不足處也。朱楓叶孚金反。南叶尼金反。○楓。木名也。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厚葉弱枝。善搖。至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目極千里。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也。玉意欲使原復歸郢。故言江南之地。可哀如此。不宜久留也。考考曰。湛湛。水深貌。言江水已深。其上獨有楓樹。極目千里。四無居人。當春更使吾心悲傷。故魂宜速歸來。江南眞可哀也。楓與淹漸心南韻。亦國風風與心韻之例也。王氏本淹上有以字。傷春心作傷心悲。皆非是。

大招第十

徑リテ往ケバ一望渺然タリキ。

〔按〕抉ニ云フ、亂曰以上ハ、巫陽ニ託シテ之ヲ敷衍シ、以下屈子自ラ實事ヲ叙ス。

青驪結ー兵車千乘各青毛ノ四馬ヲ駕シ、火ヲ林木ニ縦チテ天ヲ焦スガ如ク、楚王大ニ狩ス、步スル者、驟走スル者停止シテ獸ヲ圍ム者アリ、吾之ヲ誘導シテ先驅シ、馳スル者ヲ抑ヘテ獵事ヲ順通セシメ車ヲ引キ右ニ轉ジテ、王ト雲夢澤ニ走リテ、士卒ノ先後ヲ校ス、王竟ニ親シク矢ヲ發シテ青兕ヲ獲タリ、(嘗テ王ノ獵ニ侍セシガ、今ハ放逐セラレタルヲ悲ム)

青驪結駟兮 【王】純黑爲驪。結連也。四馬曰駟。 **齊千乘。** 【王】齊同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齊駕。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

懸火延起兮玄顏烝。 【王】懸火懸燈也。玄天也。言己時從君夜獵。懸燈林木之中。其火延燒于野澤。煙上烝天。使之黑色也。 **步及驟處兮** 【王】驟走也、處止也、 **誘騁先。** 【王】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步行者。有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者。己獨馳騁。爲君之先導也。

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 【王】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言抑止馳騖者。順通共獲。引車右轉。以遮獸也。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 【王】夢澤中也。楚人名澤爲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鬭伯比。與䢵公之女婬而生子。棄諸夢中。言己與懷王。俱獵於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 **君王親發兮** 【王】發射也。 **憚青兕。** 【王】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以言嘗侍從君獵。今乃放逐。歎而自傷閔也。【朱】驪呂知反。

烝叶之孕反。一作蒸。還。叶音旋。一作旋。夢音蒙。一去聲。先叶音私。柏梁詩此字入時韻也。憚當制反。兕叶音詞。○自此以下。盛言畋獵之樂。以招之也。純黑爲驪。結連也。四馬爲駟。懸火懸燈也。玄天也。顏容也。言夜獵懸鐙林中。其火延及。燒於野澤。上蒸玄天。使天赤色也。步及驟處。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也。誘。蓋爲前導而馳騁以先誘獵衆。若儀禮射儀之有誘射也。若順也。正馳騖者。使順通獵事。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夢澤名。楚有雲夢澤。方八九百里。跨江兩涯。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憚懼也。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言王親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考】考曰驪馬必微帶青色。故曰青驪。所謂驄馬也。懷王所乘四馬皆驪。故曰青驪結駟。當時蓋乘夜火獵也。縱火燒大木。如火懸在于空中。故曰懸火。其火又相延而起。故曰延起。玄黑也。人人近火。故顏色黧黑而烝也。誘騁先。言己誘衆士。皆令疾騁而先也。若順也。抑止馳騖者。使順序漸進以通路。故曰若通。還與旋同。又引王車循右旋轉。故曰引車右還。後先之先蓋騎之訛。方與下句兕韻。言課騎兵之在後者。令爲王遮獸。王因得親發矢也。憚青兕。稱王之有大獲也。

六、白ノ多キヲ以テ勝ト爲ス、故ニ五白ヲ呼ブ。

娛酒不—酒ヲ飲ンデ樂ムコト日夜已マズ、夜ハ蘭膏ノ明燭ヲ張リ、華飾ノ鐙(燈ニ同ジ)之ニ相錯ハリ、宴既ニヤメバ、各思フ所ヲ賦ス、詞華盛美ニシテ蘭芳ノ大ナルガ如シ、樂極マル所アレバ衆ノ賦スル所、皆其趣ヲ同ス、因テ又酒ヲ酌ミ歡ヲ盡シ、舊時ノ愉快ヲ再ビスルヲ得ン、魂早ク歸リ來リテ此樂ヲ俱ニセヨ、以上皆巫陽ノ詞ナリ。

〔按〕玦ニ云フ、魂兮歸來反ニ故居ニ些、前ニハ此ノ二句ヲ以テ一篇ノ上半ヲ括シ、又以テ下半ヲ括ス、作者心ヲ用フル處。

亂曰—献歲ハ年頭ナリ、發春ハ春初ナリ、吾トハ屈原自ラ謂フナリ。○初春ノ時、吾廢黜セラレテ南方ニ往ケリ、時方ニ菉蘋葉ヲ齊ウシ、白芷ハ路旁ニ生ゼリ、是ヨリ廬江(地名)ヲ經、長薄(地名)ヲ左ニ見、沼ニ徙倚シ、池ヲ

形也。錯置也。撰述也。假大也。謂結述其深至之情思爲詞以相樂。如蘭芳之甚大也。極傾倒竭盡也。賦者。不歌而誦其所撰之詞也。蓋人各以其所極。而同心陳之也。先故舊事也。陳嬰母曰。汝家先故未會貴。是也。【考】林氏曰。巫陽之詞止此。考曰。鐙燈通。華鐙謂華飾之燈。錯置也。華鐙亦錯在其間。故曰華鐙錯。結撰至思。言宴飲已極。人人各賦所思也。假大也。言詞華甚盛。如蘭芳之大也。凡人已極歡樂。必見之賦詠。故曰人有所極同心賦。酎醇通。謂沃酒而飲也。蓋屈子初在郢。必屢與賓朋宴飲。時或有賦詠。故曰樂先故。此章錯與夜假賦故居韻。亦離騷度與錯韻。固與惡韻之類也。

亂曰。獻歲發春兮　【王】獻進也。　**汨吾南征。**　【王】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

菉蘋齊葉兮　【王】菉王芻也。　**白芷生路。**　【王】言屈原放時。菉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芽。方始欲生。據時所見自傷哀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

貫廬江兮左長薄。　【王】貫出也。廬江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長薄。長薄在江北。時由東而行。故言左也。

倚沼畦瀛兮。　【王】沼池也。畦猶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池澤中曰瀛。　**遙望博。**　【王】遙遠也。博平也。言己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民也。【朱】汨于筆反。征下一有些字。芷生下同。一至騁先下皆同。菉蘋音並見騷經。○獻歲言歲始來進也。汨去貌。菉蘋並皆已見上。貫穿過也。廬江長薄。皆地名。左者。行出其右也。倚依也。沼池也。畦猶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池澤中曰瀛。依已成之沼。而復爲瀛也。遙遠也。博平也。【考】考曰。後世歲首必有椒酒辛盤之設。所以獻歲神也。顧周季亦有與此相似者。故曰獻歲也。汨詳見于懷沙。吾三閭自吾也。菉蘋綠蘋也。長薄謂林薄之長者。言其南遷路經廬江。又左長薄而行也。池澤甚廣。杳眇如瀛海然。故曰瀛。畦田畦也。池澤中亦有長堤可蹈而過。猶田畦。故曰畦瀛。言徙倚沼邊。又過自池澤中也。

り、其棊ハ象牙ヲ以テ作ル、各組(曹)ヲ分ケ、並ビ進ンデ技ヲ競フ、梟(簙采ノ名)ヲ最勝トシ、倍勝ヲ牟トイフ、已ニ棊シテ梟ス、當ニ牟勝ヲナスベシ、故ニ五白(簙采ノ名)ヲ呼ビ助ケ投ジテ相爭フナリ、晉制犀比トハ晉國ノ工匠ノ作レル犀角ヲ比集シテ雕飾セル棊箸ヲイフ、費白日ハ簙戲ニ耽リテ光陰ヲ徒消スルナリ、簴ハ鍾ヲ懸クル架ナリ、堂上簙戲酣ナルニ、堂下ニハ鍾鼓ヲ鳴ラシテ勢ヲ添フルナリ。

〔按〕玦ニ云フ、簴緻象棊ハ、蓋シ簴ノ緻象ノ棊ナリ、朱注ニ、簴一ニ琨ニ作ルト、王注ニ玉ヲ以テ之ヲ飾ルトアルハ是ナリ、緻ハ博箸(サイ)之ヲ投グルモノ、棊(コマ)之ヲ行ルモノ、六簙、簙ハ局戲ノ名、六箸ヲ投ゲ六棊ヲ行ル、故ニ六博ト曰フ、呼ニ五白ニハ杜詩ノ註ニ五白ハ局戲之采(サイ)白黑各

然如日光也。

鏗鍾搖簴

王鏗撞也。搖動也。

揳梓瑟些。

王揳鼓也。言衆賓既集共傳以相娛樂。堂下復鳴大鍾。左右歌吟鼓瑟琴也。朱簴音昆。一作琨。緻一作蔽。簙音博。一作博。迫叶補各反。梟堅堯反。白叶蒲各反。比頻二反。費芳味反。日叶音若。鏗苦耕反。一作鍧。音同。簴奇擧反。揳古入反。一作蔦。瑟叶音溯。○簴。竹名。緻字從竹。簙箸也。博雅云。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簙以簴簬作箸。象牙爲棊也。曹偶也。遒亦迫也。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也。倍勝爲牟。五白簙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制犀比。謂晉國工作簙棊箸。比集犀角以爲雕飾。費耗也。費白日。言博者爭勝。耽箸不已。耗損光陰也。鏗撞也。搖動也。簴懸鍾格。揳轢也。考考曰。王逸言以簴緻爲箸。然據方言。簙或謂之緻。古蓋謂簙箸爲緻。簴。箘簬竹也。以箘簬爲箸。故謂簴緻也。詳見于名物考。遒謂相逼迫之貌。牟。玉篇。取也。奪也。言冒進欲取勝。必期於成梟。故曰成梟而牟。揳謂引而進之。梓瑟謂瑟材用梓者。

娛酒不廢

王娛樂也。

沈日夜些。

王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晝夜沈湎。以忘憂也。或曰。娛酒不廢。發旦也。詩云。明發不寐。言娛樂日夜湛樂。又曰。和樂且湛。言晝夜以酒相樂也。

蘭膏明燭華鐙錯些。

王言鐙錠盡雕琢錯鏤。飾以禽獸有英華也。

結撰至思

王撰猶博也。

蘭芳假些。

王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蘭芳以喩賢人也。言君能結撰博專至之心。以思賢人。賢人卽自至也。

人有所極

同心賦些。

王賦誦也。言衆坐之人。各欲盡情。與己同心者。猶誦忠信與道德也。

酎飮盡歡樂先故些。

王故舊也。言飮酒作樂。盡己歡欣者。誠欲樂我先祖。及與故舊人也。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王言魂神宜急來歸。還反楚國。居舊故之處。安樂無憂也。朱夜叶羊茹反。燭一作爓。鐙音燈。一作雕。假叶音故。一音格。酎一作酌。飮下一有既字。居叶擧虛反。○不廢猶言不已也。沈沈湎也。鐙錠也。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鐙。華謂其刻飾華好。或爲禽獸之

士女雜―組ハ印綬、纓ハ冠ノ紐ナリ、班ハ交亂ノ貌、妖玩ハ美女ナリ、激楚ハ高クシテ淸楚ナルナリ、結ハ髻ナリ。

箟蔽象―宴樂旣ニ終レバ更ニ六簙（箸、卽チさいヲ投ジ、其ノアラハレタル數ニヨリテ、棊、卽チこまヲ行リテ勝負ヲ爭フ遊戲、箸棊トモニ六個アリ、故ニ六簙トイフ）ヲ設ケテ餘興トナス、其ノ箟（箸ナリ）ハ箟竹ヲ以テ作

也。激楚歌舞之名。卽漢祖所謂楚歌楚舞也。此言狂會。搷鼓。震驚激楚。卽大合衆樂。而爲高張急節之奏也。吳蔡國名也。歈謳皆歌也。大呂律名。考 考曰。衽若交竿。言衣衽交叉處。左右正相倚。無有相差。如交竹竿然也。手撫在前几案下。坐就舞場。故曰撫案下。狂會。謂繁聲竝起如狂也。搷。搷同擊。鼓聲。搷鳴鼓。言搷然鳴皷也。激。激揚也。楚。淸楚也。樂聲激揚而淸楚。故曰發淸楚奏大呂。謂所奏樂節合於大呂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王 言醉飽酣樂。合罇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 放敶組纓。王 組綬也。 班其相紛些。王 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去威嚴。放其冠纓。舒敶印綬。班然相亂。不可整理。 鄭衞妖玩。來雜陳些。王 雜厠也。陳列也。言鄭衞二國。復遣妖玩之好女來雜厠。俱坐而陳列也。 激楚之結。王 激感也。結頭髻也。 獨秀先些。王 秀異也。言鄭衞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故異之使之先進也。朱 敶一作陳。班一作斑。陳一作敶。結古詣反。先叶蘇津反。○組綬也。纓冠系也。妖玩。妖好可玩之物也。結頭髻也。激楚之結。蓋歌舞此曲者之飾也。秀先。言秀異而先進於衆也。考 考曰。班與斑同。言互相交亂也。激楚之結。言鄭衞之好女。頭髻激昂而淸楚。是以最秀出而居先也。

箟蔽象棊。王 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或言箟簬。今之箭囊也。 有六簙些。王 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也。言宴樂旣畢。乃設六簙。以箟蔽作箸。象牙爲棊。妙而且好也。 分曹竝進。王 曹偶也。 遒相迫些。王 遒亦迫也。言分曹列偶。竝進技巧。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竝進者。謂竝用射禮進也。 成梟而牟。王 倍勝爲牟。 呼五白些。王 五白者簙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兆於屈。故呼五白。以助投也。 晉制犀比。王 晉國名也。制作也。比集也。 費白日些。王 費光貌也。言晉國工作簙棊。箸比集犀角。以爲雕飾。投之皜

服亦綺繡（文）羅縠（纖）麗ニシテ奇、長髮垂鬢豔美陸離タリ。
〔按〕玦ニ云フ、娭ハ眸ニ作ルベシ、目曾波ハ美目ハ層波ノ動ク如キナリ、奇ハ奇服ノ奇、麗而不奇ハ禮法ニ合シテ奇邪トナラザルヲ言フ。

二八齊ー十六人ノ美女一齊ニ起チテ鄭國ノ舞ヲ演ズ、衣衽回轉スルコト竹竿ヲ交フルガ如シ、因テ手ヲ以テ自ラオサヘテ徐行ス、狂會ハ合奏スルコト狂セルガ如キヲイフ、激楚ハ樂聲激揚シテ清楚ナルナリ、歈、謳ハ皆歌ナリ、歌フ所或ハ吳歌、或ハ蔡調、皆大呂（六律ノ名）ニ叶フナリ。

有光文。眺視曲眄。目采眄然。白黑分明。若水波而重華也。

被文服纖。 王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縠也。 **麗而不奇些。** 王麗美好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文王。不顯顯也。言美女被服綺繡。曳羅縠。其容靡麗。誠獨奇怪者也。

長髮曼鬋 王曼澤也。 **豔陸離些。** 王豔好貌。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鬋鬢滑澤。其狀豔美儀貌陸離。而難其形也。朱敶一作陳。按一作㨗。菱一作蔆。揚一作陽。荷一作阿。酡徒何反。一音駄。一作酡。一作佗。娭一作嬉。奇叶古何反。髮一作鬟。離叶力戈反。○肴。骨體。又葅也。致滋味為羞。按。猶一也。荷當作阿。涉江。采菱。楊阿。皆楚歌名。酡飲而赭色著面。娭。戲也。葅。眺也。曾。重也。文。謂綺繡。纖。細也。不奇奇也。考陳本禮曰。通。徹也。漢人避武帝諱改通。考曰。肴羞。謂肴饌及諸羞。方其未盡徹。有女樂既羅于前也。按節擊鼓。故曰按鼓。酡。集韻。飲而赭色著面也。娭。戲也。娭戲之間。光彩自然艶發。故曰娭光眇視。所謂微睇也。曾。層也。謂微睇時。亦有光彩。如水波重疊而起也。不奇。謂不奇衺也。毛髮既長。而剪鬢下垂為飾者。亦輕細滑澤。既艶且有光陸離也。

二八齊容 王齊同也。 **起鄭舞些。** 王鄭舞鄭國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奮袂俱起而鄭舞也。或曰。鄭舞鄭重。屈折而舞也。

衽若交竿。撫案下些。 王撫抵也。言舞者便旋。衣衽掉搖。回轉相鈎。狀若交竹竿。以手抵案而徐來行也。

竽瑟狂會。 王狂猶竝也。 **搷鳴鼓些。** 王搷擊也。言衆樂竝會。吹竽彈瑟。又搷擊鳴鼓。以進八音為之節。

宮庭震驚。 王震動也。驚駭也。 **發激楚些。** 王激清聲也。言吹竽擊鼓。衆樂並會。宮庭之內。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清聲。以發其音也。

吳歈蔡謳 王吳蔡國名也。歈謳皆歌也。 **奏大呂些。** 王大呂六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謠。蔡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五音六律聲和調也。朱衽而甚反。一作袵。撫案一作撫抵。下叶音戶。搷一作塡。田殿二音。凝當從入聲讀。歈音俞。奏一作秦。非是。○鄭舞鄭國之舞也。衽。衣襟也。言舞人廻轉衣襟。相交如竽也。撫案下者。以手撫案其節而徐行也。狂。猶猛也。搷。急擊如梭擲之勢者

ナリ、瑤漿ハ色玉ノ如キ漿ナリ、勺ハ酒ヲ挹ム器、糟ヲ去リ清醇トナシ、氷ニ和シテ飲ム、故ニ挫糟凍飲トイフ。○飲膳斯ノ如ク美ナリ魂歸來ラバ之ヲ敬シテ害ヲ加フルモノナカラン、早ク歸ルベシトナリ。

肴羞未ダ通ハ徹ナリ取去ルヲイフ、佳肴膳羞未ダ取去ラザルニ、早ク已ニ女樂羅列シ、鍾ヲ列ネ鼓ヲ撃チテ新曲ヲ作リ、涉江、采菱、揚阿（歌曲ノ名）ヲ奏ス、娭ハ戲ナリ、美人半醉半醒、嬉戲ノ目光、波紋ノ轉ズルガ如ク、被

也。

酎清涼些。王酎醇酒也。言盛夏則爲覆甑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氷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

華酌既陳。王酌酒斗也。言酒罇在前。華酌陳列。

有瓊漿些。復有玉漿。恣意所用也。

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妨害也。

言君竈急來歸。還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朱粔音巨。粧音女。一音汝。餦音張。餭音皇。鼀古本如此。今作蜜。非是。勺音酌。又時斫反。挫宗臥反。酎值又反。歸下一有來字。一別有歸來歸來四字。而反上亦無來字。○粔籹。環餅也。吳謂之膏環。亦謂之寒具。以蜜和米麪煎熬作之。餌。擣黍爲之。方言謂之餻者也。餦餭。餳也。以糵熬米爲之。亦謂之飴。此則其乾者也。瑤漿。漿色如玉者。鼀。見禮經通作冪。以疏布蓋尊也。勺。挹酒器也。實。滿也。羽觴。飲酒之器。爲生爵形。似有頭尾羽翼也。言舉冪用勺。酌酒而實爵也。挫。捉也。凍。冰也。酎。醇酒也。言盛夏則爲覆甑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酌。酒斗也。言君竈歸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考考曰。屑米溲之。槎爲環狀。油煎。曰粔籹。後世所謂寒具也。屑米溲而蒸之。捏爲餅。曰餌。蜜餌。和以蜜也。餦餭。注家以爲餳。蓋餦脹也。餭皇也。餳性黏。可令膨脹而至於皇大。故曰餦餭。釀酒寘于牀。壓之令滴下。乘冷而飲。故曰挫糟凍飲。酎與醇通。沃也。言沃清涼之酒入口也。華酌。謂華盛之飲宴。言宴席已陳。又有瓊漿。以止酒渴也。王氏本歸下有來字。

肴羞未通。王魚肉爲肴。羞進也。

女樂羅些。王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般勤未通。則女樂倡蕩。羅列在堂下也。

敶鍾按鼓。王按徐也。

造新歌些。王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鐘徐鼓。造爲新曲之歌。與衆絕異也。

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王楚人歌曲也。言已涉渡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揚荷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

美人既醉。朱顏酡些。王朱赤也。酡著也。言美女飲啗醉飽。則面著赤色而鮮好也。

娭光眇視。王娭戲也。眇眺也。

目曾波些。王波華也。言美女酣樂。顧望娛戲。身

臛羹、悉ク陳列シテ、然モ腐敗スルコトナカラン。

〔按〕玦ニ云フ、臑若ノ若或ハ且ノ字ノ誤リカ、王念孫云フ、臑ハ熟ナリ、若ハ猶ホ而ノ如キナリ、既ニ熟シテ且ツ芳ナルヲ言フ。

粔籹蜜―粔籹ハ米ノ粉ヲ水ニテコネ、環狀ニシテ、油ヲ以テ煎リタルモノ、餌ハ餅ナリ、之ニ蜜ヲ和ス、故ニ蜜餌トイフ、餦餭ハあめ

人名羹敗曰爽。言乃復烹露棲之肥雞。臛蠵鼊之肉。則其味清烈不敗也。[朱]穱音捉。挐女居反。醎一作鹹。行叶胡郎反。腱居言反。臑仁殊反。一作腝。音耎。一作胹。音而。又作胹。而竟反。若一作弱。羹叶音郎。胹音而。一作臑。一作燔。炮蒲交反。柘一作蔗。臇干竟反。鶬音倉。臛呼各反。一作臇。又音霍。蠵一作鑴。音携。又以規煎圭二反。爽叶音霜。○室家。宗族也。宗尊也。言君既歸來。則室家之衆。皆來宗尊。當為設食。其方法多端也。稻。今秔稉二米也。粢稷也。亦名穄。穱擇也。穱麥稻處種麥。而擇取其先熟者也。挐糅也。黃粱出蜀漢。商浙間亦種之。香美逾於諸粱。號為竹根黃。言此數種之米。相雜為飯也。大苦豉也。醎鹽也。酸酢也。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腱筋頭也。臑若。熟爛也。或曰。若。謂杜若。用以煑肉。去腥而香也。若苦之若。則訓及也。吳羹。吳人工作羹也。胹煑也。羔。羊子也。炮。合毛裹物而燒之也。柘。諸蔗也。言取諸蔗之汁。為漿飲也。鵠鴻鵠也。酸。以酢漿烹之為羹也。臇。臛少汁也。鳧野鴨也。鴻鴻鴈也。鶬鶬鶴也。露雞。露棲之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之屬也。厲列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敗曰爽。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考]考曰。遂宗。蓋遂崇之假借。謂室家深遂而崇高也。稻粢。謂炊稻作飯。盛之器也。穱麥。燕麥也。黃粱。粟也。挐雜糅也。言稻若穱麥之飯。雜以粟也。大苦。謂苦味之甚。言大苦及醎酸辛甘之味。隨時調和。故曰行。臑。輭通。軟也。芳。花蕊也。言雖肥牛筋頭之堅韌。煑之熟柔軟如花蕊也。又和以酸若苦味。效吳人作羹之法。以薦之。故曰陳吳羹。臑。爛熟也。煑鼈爛熟。又以泥包羊子燒之。故曰胹鼈炮羔。鵠酸。猶言酸鵠。煑鵠肉。令味微酸也。臇。注家以為小臛。蓋煑肉少汁者。為小臛。鵠酸臇鳧語法。與史記張儀傳飯菽藿羹正相同。殺雞獨刳其腸。全而煑之。形體呈露。故曰露雞。非謂露棲之雞也。臛。注家以為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肉汁也。爽。爽乖也。言其味雖厲烈。不至使口爽乖也。鵠酸。王氏本作鶴酸。

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王]餦餭餳也。言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衆味甘美也。

瑤漿蜜勺[王]瑤玉也。勺沾也。

實羽觴些。[王]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滿於羽觴。以漱口也

挫糟凍飲[王]挫捉也。凍冰

室家遂―魂若シ歸來ラバ、宗族皆之ヲ尊ンデ、食ヲ設ケテ之ヲ饗スルコト、其方法多端ナラン、稻粢穱麥（燕麥）黃粱ヲマジヘテ飯トナシ、苦鹹酸辛甘ノ五味皆之ヲ行ツテ調味シ、肥牛ノ腱（筋頭ナリ）モ臑若（熟爛スルナリ）シテ芳ク、酸及ビ苦ヲ和シ、吳人ノ製法ニナラヒテ羹ヲ作リ、鼈ヲ煮、羔羊ヲ炮リ、柘漿（諸蔗ノ汁ヲ以テ作レル飲物）ヲナシ、鵠ヲ煮テ酸味ヲ帶バシメ、鳧ヲ羹ニシ鴻雁ト鶬鶴トヲ煎リ、露雞（雛ノまるに）

也。芙蓉芰荷。已見騷經。屏風。水葵也。又名鳧葵。又名防風。卽荇菜也。生水中。莖紫色。文緣波。言葵之文采。風起水動。卽緣波而生也。陂陁長陛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衞階陛也。或曰。從君遊陂陁之中也。軒曲輈藩車也。輬臥車也。皆輕車也。低俛也。凡車行之勢。一低一昂。詩所謂如輕如軒者也。此則指其方低而未昂。方輕而未軒之時而言耳。徒行爲步。乘馬爲騎。羅列也。言官屬之從衞者羅列而待發也。草木叢生曰薄。瓊木嘉木之美名也。言蘭薄當戶而種。又以嘉木爲籬落也。何遠爲。言何以遠去爲哉。**考** 考曰。文緣波。言荷葉障風。微波隨動。自然成細紋。故曰文緣波。軒車之有蔽者。輬則左右有窓。可以取涼。故曰輬。低蓋抵之假借。謂軒輬二車備而至也。薄叢薄也。室房側種蘭爲叢薄。故曰蘭薄。門戶兩傍亦植樹。故曰戶樹。又植玉木爲籬落。故曰瓊木籬。何遠爲。何遠之四方爲也。帳王氏本作幬。

室家遂宗。**王** 宗衆也。食多方些。**王** 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衆盛。人人曉味。故飲食之和多方道也。稻粢穱麥。**王** 稻稌。粢稷也。穱擇也。擇麥中先熟者。挐黃粱些。**王** 挐糅也。言飯則以秔稻糅稷。擇新麥。糅以黃粱。和而柔嬬且香滑也。大苦鹹酸。**王** 大苦豉也。辛甘行些。**王** 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椒薑鹹酸。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肥牛之腱。**王** 腱筋頭也。臑若芳些。**王** 臑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肥濡美也。和酸若苦。陳吳羹些。**王** 言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其味若苦而復甘也。胹鼈炮羔。**王** 羔羊子也。有柘漿些。**王** 柘諸蔗也。言復以飴蜜。臑鼈炮羔。令之爛熟。取諸蔗之汁。爲漿飲也。或曰。血鼈炰羔。和牛五藏爲羔。臑鶩爲羹。鵠酸臇鳧。**王** 臇小臛也。煎鴻鶬些。**王** 鴻鴻雁也。鶬鶬鶴也。此言復以酢醬。烹鵠爲羹。小臑臛鳧。煎熬鴻鶬。令之肥美也。露鷄臛蠵。**王** 露雞露棲之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厲而不爽些。**王** 厲列也。爽敗也。楚

仰觀刻—紫莖ハ荷（はす）莖ナイフ、屏風ハ風ヲ鄣グナリ、荷葉風ヲ鄣ギ、微波隨ツテ起リ、細紋ヲ織成スナリ、虎豹ノ皮、異采ノ飾ヲ纏ヘル侍衛ノ士、君側ニ侍シテ階陛ヲ衛ルナリ、故ニ蘭ヲ植エテ叢トナス、故ニ蘭薄トイフ、門戸ノ兩傍、亦佳樹ヲ植ウ、故ニ戸樹トイフ、營ム所ノ舍、斯ノ如ク善美ナリ、魂何爲レゾ遠ク去ル。

又有遺彩。翩然及于遠。臨。綿邈也。離榭。謂相離之亭榭。脩幕。長幕也。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王】言復以翡翠之羽。雕飾幬帳。張高堂以樂君也。**紅壁沙版、**【王】紅赤白也。沙丹沙也。**玄玉之梁些。**【王】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堊色。分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版。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朱】帳一作幬。一無之字。○翡翠已見上。紅。赤白色。沙丹砂也。【考】考曰。以翡翠之飾帷帳。故曰翡帷翠帳。紅壁。以紅色之土塗壁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王】言仰觀視屋之榱橑。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坐堂伏檻、**【王】檻楯也。**臨曲池些。**【王】言坐於堂上。前伏檻楯。下臨曲水清池。可漁釣也。**芙蓉始發、**【王】芙蓉蓮花也。**雜芰荷些。**【王】芰菱也。秦人謂之薢茩。言池水之中有芙蓉。始發其華。芰菱雜錯。羅列而生。俱盛茂也。或曰倚荷。謂荷立生水中持倚之也。**紫莖屏風、**【王】屏風水葵也。**文緣波些。**【王】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緣其葉上而生文也。或曰紫莖謂荷莖紫色也。屏風謂荷葉障風也。**文異豹飾、侍陂陁些。**【王】陂陁長陛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皮異采之飾。侍君堂隅。衞階陛也。或曰侍陂陁。謂侍從於君。遊陂陁之中也。**軒輬既低、**【王】軒輬皆輕車名也。低屯也。**步騎羅些。**【王】徒行爲步。乘馬爲騎。羅列也。言官屬之車。既已屯止。步騎士衆。羅列而陳。竢須君命也。**蘭薄戸樹、**【王】薄附也。樹種也。**瓊木籬些。**【王】柴落爲籬。言所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戸。外以玉木爲其籬落。守禦堅重又芬香也。**魂兮歸來。何遠爲些。**【王】遠爲四方而不歸也。【朱】桷音角。蛇池並叶徒河反。緣一作綠。陂音頗。又音波陁音駞。一作陀輬音凉。籬叶音羅。爲叶音訛。○桷。椽也。春秋刻桓宮桷。此蓋刻爲龍蛇。而彩畫之也。坐堂伏檻。堂可坐而檻可凭伏

容態好—好比ハ和好親比スルナリ、植ハ志ナリ。〇始メ來リテヨリ代リ去ルニ至ルマデ、順適一ノ如ク、顏貌柔弱ニシテ心志堅固、意態ノ愛好スベキモノアルナリ。

姱容脩—姱ハ美好ナリ、修ハ長ナリ曼ハ長細ノ貌、睩ハ謹視ノ貌。

靡顏膩—靡ハ緻ナリ。〇肌膚細緻滑澤ニシテ、時ニ目ヲ擧ゲテ遠視スレバ、亦人腸ヲ蕩スニ足ル、斯ノ如キノ美女、離榭(離座敷)ノ帳裡ニ坐シ、君ノ淸閑ニ侍シテ宴遊ス。

女也。鬋曲禮注。鬋鬢也。蓋剪鬢毛下垂以爲飾。所謂兩髦也。蓋當時女子。亦有爲此飾者。而皆有盛容。其制亦各異。故曰盛鬋不同制。實誠也。怪王氏本作恠。

容態好比 【王】態姿也。比親也。 **順彌代些。** 【王】彌久也。言美女衆多。其貌齊同。姿態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也。 **弱顏固植** 【王】固堅也。植志也。 **謇其有意些。** 【王】謇正言貌。言美女內多廉恥。弱顏易愧。心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謇然發言中禮意也【朱】好如字。一去聲。代叶徒系反。一作世。植一作立。謇一作蹇。〇態姿也。比親也。彌猶竟也。自始來至代去。柔順如一也。弱顏固植貌柔弱而立堅定也。謇語詞【考】考曰。容態好比言容色態度。美好相比。無醜美之不相若也。順順序也。言美女已衆。順序彌益。相代入侍不敢獨當御也。植謂其中自有所植立也。謇詞也。謇其有意。言其有意態可愛好也。

姱容脩態 【王】姱好貌。脩長也。 **絙洞房些。** 【王】絙竟也。房室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貌姱好。多意長智。羣聚羅列。竟於洞達。滿於房室也。 **蛾眉曼睩** 【王】曼澤也。睩視也。 **目騰光些。** 【王】騰馳也。言美女之貌。蛾眉玉白。好目曼澤。時睩睩然視。精光騰馳。驚感人心也【朱】姱苦瓜反。絙古鄧反。一作緪。與亙同。蛾一作娥。曼音萬。一作睇。睩音祿。〇姱好貌。脩長也。絙竟也。洞閑也。曼長而輕細之貌。睩目睞謹也。騰發也【考】考曰。姱容脩態。言姱美之容脩飾之態也。曼長而輕細也。睩蓋綠也。曼睩言眉黛長而綠色。因下有目騰光之言。遂從目爲睩。然其實不過言眉黛綠色也。目騰光。言美目盼然光彩。自然騰發也。

靡顏膩理 【王】靡緻也。膩滑也。 **遺視矊些。** 【王】遺竊視也。矊脈也。言諸美女顏容脂緻。身體柔滑。心中矊脈。時時竊視。安詳審諦。志不可動也。 **離榭脩幕** 【王】離列也。脩長也。幕大帳也。 **侍君之閒些。** 【王】閒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別觀帳幕之中。侍君閒靜。而宴遊也【朱】膩女吏反。矊音綿。一作綿。又作矏。閒音閑。叶許研反。〇靡緻也。膩滑也。遺視切視也。矊脈也。方言驢瞳之子謂之矊。注云。矊邈也。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閒閑暇也【考】考曰。遺視矊。言擧目時。

ル、又綺羅ノ帳ヲ垂ル、纂組ハくみひもナリ、綺縞ハ模様アル白絹ナリ、琦璜ハ美玉ナリ、以テ羅幬ノ飾トナスナリ。

〔按〕王念孫云フ、蒻ハ弱ト同ジ、阿細繒ナリ、言フハ弱阿ヲ以テ牀ノ四壁ヲ拂フナリ、弱阿ハ猶ホ弱緆ト言フ如シ。

室中之―室中觀ル所ノ物、珍奇玩好悉ク具ハリ、夜ハ蘭膏ノ明燭、晃々トシテ美好言ハンカタナク、好女十六人ヲシテ侍宿セシメ、厭倦スレバ更ニ相代ラシム。

九侯淑―又九國諸侯好美ノ女アリ、奔走便捷、衆女ニ過ギタリ、盛ニ鬢髮ヲ飾理シ、各體制ヲ異ニス、斯ノ如キ好女、後宮ニ充滿セリ。

帳飾也。【朱】砥音咫。翹祈堯反。挂一作絓。古賣反。瓊叶渠楊反。蒻音弱。幬音儔。纂作管反。一作綦。組音祖。縞音杲。琦一作奇。璜音黃。○砥、礪石也。穀梁云。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注云。以細石磨之。翹。鳥尾長毛也。挂。縣也。曲瓊。玉鉤也。翡。赤羽雀。翠。青羽雀。蒻。蒻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以蒻席替壁之曲也。幬。禪帳也。纂組。綬類也。纂似組而赤。綺。文繒也。縞。細繒也。言幬帳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爲飾也。【考】考曰。砥室翠翹挂曲瓊。言室中飾以鳥之尾毛長者。且挂玉鉤以爲飾也。蒻者蒲之少者。以蒻飾室四隅。常與壁相觸。故曰蒻阿拂壁。綺。綺文也。縞。白繒也。琦。玉之美者也。言以纂組若繒之有綺文。或白而鮮色者。結琦璜。以爲羅幬飾也。

室中之観多珍怪些。【王】金玉爲珍。詭異爲怪。言縱觀房室之中。四方珍琦玩好怪物。無不畢具也。

蘭膏明燭【王】蘭膏以蘭香煉膏也。

華容備些。【王】容貌也。言日暮遊宴。燃香蘭之膏。張施明燭。觀其鐙錠。雕鏤百獸。華奇好備也。

二八侍宿【王】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

射遞代些。【王】射厭也。詩云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人。侍君宴宿。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夕遞代。夕暮也。【朱】珍俗作珎。怪俗作恠。燭一作爥。備叶步介反。射音亦。遞一作遰。○金玉爲珍。詭異爲怪。蘭膏以蘭香煉膏也。華容。謂美人也。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厭也。遞更也。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考】考曰。華容備。言點燭照室。華盛好容盡備也。

九侯淑女【王】淑善也。

多迅衆些。【王】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心齊疾。勝於衆人。

盛鬋不同制【王】鬋鬢也。制法也。

實滿宮些。【王】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姸雅。裝飾兩結垂髮鬢下鬋。形貌奇異。不與衆同。皆來實滿後宮也。【朱】衆叶直恭反。鬋音翦。○九侯淑女。設言商九侯之女。入之紂而不喜淫者也。迅衆未詳。鬋鬢也。制法也。盛飾理鬢。其制不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考】考曰。多迅衆。言其執心慧敏。多迅疾於衆

チイフ、朱塵ハ朱塗ノなげし、筵ハたかむしろナリ、光風堂ヲ經、奥ニ入リ塵筵ヲ掃フヲ謂フ。

〔按〕王念孫云フ、崇蘭ハ叢蘭ナリ、廣雅ニ崇叢也ト、俞樾モ亦說ヲ同ジクス。

砥室翠—砥室ハ砥石ヲ以テ壁トナスナリ、又之ヲ飾ルニ翠翹（かはせみノ羽毛）ヲ以テシ、曲瓊ヲ懸ク、牀上ノ衾（被）ハ飾ルニ翡翠ノ羽ト珠玉トヲ以テシ光彩爛然タリ、蒻ハ蒲ノ柔カナルモノ、阿ハ隅ナリ、蒻ヲ以テ室ノ四隅ヲ飾ル、因テ壁ト相觸

經堂入奧【王】西南隅謂之奧。**朱塵筵些。**【王】朱丹也。塵承塵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几。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室奧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有簟筵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搏壁。曼延相連接也。【朱】網一作罔。突於叫反。厦胡雅反。一作夏。川一作谿。徑一作經。氾音汎。經一作徑。古作陘。奥烏到反。古作隩。○邃深也。檻楯也。從曰檻。橫曰楯。軒樓版也。層累也。皆重也。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又曰。凡屋無室曰榭。臨高山。言其高出於山上。而下臨其山也。網戶者。以木為門扉。而刻為方目。使如羅網之狀。卽漢所謂罘罳。而程泰之以為今之亮隔。其說是也。朱綴者。以朱丹飾其交綴之處。使其所刻之方。相連屬也。突。深也。隱暗處。爾雅東南隅謂之突。厦。大屋也。謂溫室也。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流源為川。注谿為谷。徑過也。復反也。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徑過園庭。回通反復。其流急疾。又潔淨也。光風。謂雨止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轉搖也。氾。猶汎。汎搖動貌也。崇高也。西南隅謂之奧。塵承塵也。筵竹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言風自蘭蕙之間。經由堂中。以入於奧與塵筵之間也。【考】考曰。軒榮重累尤高。下又有欄楯。故曰檻層軒。網戶。謂所出入戶扉。皆刻鏤網文。塡以朱沙。相屬不絕。故曰朱綴。刻方連。謂刻網文為方形者相連也。突厦。謂深邃之大屋。轉蕙搖蕙草也。崇蘭。謂蘭葉繁茂極崇高。氾與汎同。風動令蘭葉汎濫。故曰氾崇蘭。朱塵筵。謂承塵與筵。皆飾以朱也。王氏本突厦之厦作夏。無夏室寒些四字。非是。朱子本閒作間。

砥室翠翹【王】砥石名也。翠鳥名也。翹羽也。**掛曲瓊些。**【王】掛懸也。曲瓊玉鉤也。言內臥之室。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物也。或曰。僨室。謂僨回曲房也。

翡翠珠被【王】雄曰翡。雌曰翠。被衾也。**爛齊光些。**【王】齊同也。言牀上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璣。刻畫衆華。其文爛然。而同光明也。

蒻阿拂壁【王】蒻蒻席。阿曲隅也。拂薄也。**羅幬張些。**【王】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蒻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復施羅幬。輕且涼也。

纂組綺縞【王】纂組綬類也。**結琦璜些。**【王】璜玉名也。言幬帳之細。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為帷

魂ノ服トスルナリ。〔按〕抉ニ云フ、背行先トハ、却歩シテ魂ニ向ツテ之ヲ導クナリ、秦篝齊縷ノ二句未ダ詳ナラズ、蓋シ魂ヲ招ク衣ナラン、篝ハ糸ヲ絡（クヽル）スル所以ノモノ、紡車（イトヨリクルマ）カ、篗子（ワク）カ、齊ノ縷ハ蓋シ美好ナラン。

天地四ー天地四方害賊多キコト上ニ述ルガ如シ、今君ノ居室ヲ造營スルコト、舊態ニ則リテ敢テ改メズ、是ヲ以テ寛宏ニシテ安樂ナリ、早ク歸リ來ルベシ。〔按〕抉ニ云フ、像設ニ居室ニハ、舊宅ヲ模像シテ之ヲ造設スルヲ言フ。

高堂邃ー魂ノ居室ヲ謂フ。〇檻ハ欄干ナリ、網戶ハ門扉ニ網ノ目ノ如キ模樣ヲ刻メルナリ、朱綴ハ朱泥ヲ以テ模樣ヲ點綴スルナリ、刻方連ハ網ノ目方形ヲ成シテ連續スルナリ、突ハ深ナリ、東南隅ヲイフ、崇蘭ハ叢レル蘭

些。〔王〕反還也。故古也。言宜急來還歸古昔之處。〔朱〕門叶莫連反。背音陪。篝古侯反。綿一作緜。絡叶力戶反。呼叶胡故反。居叶舉虛反。〇脩門。郢城門也。已見九章。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倍行以鄉魂。先行以導之也。篝。落也。又曰。籠也。可熏衣。縷。綫也。綿。纏也。絡。縛也。秦齊鄭蓋其國工善爲此也。招具。卽謂此上三物。禮所謂上服也。該。亦備也。嘯呼。卽所謂皐也。〔考〕考曰。秦篝齊縷。言爲招魂製衣也。篝。竹器。籠屬。所以盛絲也。秦曰篝。齊曰縷。互文也。絡蓋纏之訛。方與門先諧。纏謂著也。言以秦齊二國所出絲。織帛製衣。以鄭國所出綿爲著。故曰鄭綿絡。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王〕賊害也。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爲姦惡。以賊害己也。

像設君室。〔王〕像法也。

靜閒安些。〔王〕無聲曰靜。空寬曰閒。言乃爲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在之處。清淨寬閒而安樂也。〔朱〕地一作墜。一作墜。君一作居。閒音閑。〇賊。害也。姦。惡也。卽上所言虎豹之等也。像。蓋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也。

高堂邃宇〔王〕邃深也。宇屋也。

檻層軒些。〔王〕檻楯也。從曰檻。橫曰楯。軒版也。言所造之堂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

層臺累榭〔王〕層累皆重也。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

臨高山些。〔王〕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顚眇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

網戶朱綴〔王〕網戶綺文鏤也。朱丹也。綴緣也。

刻方連些。〔王〕刻鏤也。橫木關柱爲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文。朱丹其椽。雕鏤連木。使之方好也。

冬有突廈〔王〕突複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

夏室寒些。

川谷徑復〔王〕流源爲川。注谿爲谷。徑過也。復反也。

流潺湲些。〔王〕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徑過園庭。回通反復。其流急疾。又潔淨也。

光風轉蕙〔王〕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轉搖也。

氾崇蘭些。〔王〕氾猶汎汎。搖動貌也。崇充也。言天雨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茂也。

フ、土伯ハ后土ノ諸侯ナリ、其身九ツニ屈折シ（約ハ屈ナリ）其角嶷嶷然タリ、敦脄ハ厚キ脊肉ナリ、血拇ハ血ニ染マレル拇指ナリ、駓駓ハ走ル貌、目三個アリ、首ハ虎ニ似タリ、甘人ハ人ヲ食ヒテ甘シトナスナリ。

〔按〕俞樾云フ、約ハ乃チ觺ノ假字、亦觺ニ作ル、其字角ニ從ヒ、弱ニ從フ、新出ノ角ノ義、九觺ハ即チ九角ヲ謂フ○[illegible]玦ニ云フ、血拇ハ拇ハ足ノ大指ナリ、人ヲ裂キ人ヲ蹂ム故ニ常ニ血ニ染ム、又云フ、此皆甘人ノ句ハ竄入ナリ、然ラザレバ、上下必ズ脫句アラント。

魂兮歸來入脩門ハ脩門ハ楚都郢ノ城門ナリ、工祝ハ男巫ノ巧辯ナル者ヲイフ、背ハ倍ナリ、晝夜兼行シテ魂ヲ迎フルヲイフ、篝ハ絲ヲ入ルヽ籠ナリ、秦齊産スル所ノ絲ヲ以テ帛ヲ織リ衣ヲ製シ、鄭國産スル所ノ綿ヲ入レ、以テ

觺觺些。王 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觺觺猶狺狺角利貌也。言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其角觺觺。主觸害人也。

敦脄血拇。王 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拇指也。

逐人駓駓些。王 駓駓走貌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駓駓。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漫汙人也。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王 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也。

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王 甘美也。災害也。言此物食人以爲甘美。往必自害。不旋踵也。朱 一無此字。都叶丁奚反。觺一作觺。音宜。又牛力反。脄一作脢。並音梅。又每妹二音。拇莫垢反。又音母。駓音丕。參一作三。蘇甘反。牛叶魚奇反。遺去聲。災一作菑。與灾同。叶子私反。○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觺觺角利貌。其身九屈。有角觸害人也。敦厚也。脄背也。拇手大指也。駓駓走貌。參三也。甘美也。言此物食人以爲甘美也。考 考曰。觺音疑。蓋與嶷通。爲兩角高聳之貌。故從角也。脄脊肉也。敦脄謂脊肉甚厚。拇手大指也。以攫人食之。拇指常染血。故曰血拇。駓蓋因不得義。丕大也。駓駓謂肥大而强健之貌。遠遊戲與居除韻。則都之與觺胚牛災韻。亦可類推而悟也。據前後例。甘人下似脫幾字。然今不可得考。諸本幽都上有此字。非是。朱子言一無此字。今從之。

魂兮歸來。入脩門些。王 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王 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導以在前。宜隨之也。

秦篝齊縷。鄭綿絡些。王 篝絡。縷綫也。綿纏也。絡縛也。言爲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絡。齊人作綵縷。鄭國之工纏而縛之。堅而且好也。

招具該備。永嘯呼些。王 該亦備也。言選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陽主魂。陰主鬼。故必嘯呼以感之也。

魂兮歸來。反故居

魂兮歸來君無上ー君ハ魂ヲイフ、天門九重アリ、虎豹之ヲ守ル、天ニ上ラントスル者アレバ、忽チ之ヲ齧殺ス、又丈夫アリ、一身ニシテ九首、其力一日ニシテ九千本ノ大木ヲ拔ク、恐ルベキナリ、又豺狼アリ、縱目ナリ、侁侁(群行ノ貌)トシテ彷徨シ、人ヲ得レバ先ツ其頭ヲ樹ニ懸ケテ之ヲ戲弄シ、然ル後之ヲ深淵ニ投棄シ、天帝ニ復命シテ初メテ臥眠ス、是亦恐ルベキナリ。

魂兮歸來君無下ー幽都ハ地下幽冥ノ所ヲイ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王】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峩峩如山。涼風急時。疾雪隨之。飛行於千里。乃至地也。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王】言其寒殺人。不可久留也。【朱】久叶居止反。○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峩峩如山。涼風急時。疾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考】考曰。飛雪千里。言雪片飛散。連亘千里也。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王】天不可得上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王】啄齧也。言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主啄齧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王】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王】侁侁行聲也。詩云。侁侁征夫。言天上有豺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往來。其聲侁侁。爭欲啗人也。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王】投擿也。言豺狼得人。不卽啗食。先懸其頭。用之娭戲。疲倦已後。乃擿於深淵之底。而棄之。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王】瞑臥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臥也。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王】往卽逢害身危殆也。【朱】上上聲。天叶鐵因反。千叶七因反。從卽容是用反。非是。侁叶式中反。一作莘。懸一作縣。娭一作嬉。許其反。一作娛。淵叶一因反。瞑叶芒丁反。一作眠。○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虎豹守之。下人有欲上者。則齧殺之也。又有丈夫。一身九頭。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數也。從豎也。侁侁衆貌。投適也。豺狼得人。先懸其頭。用之娭戲。已乃擿於深淵。而弃之也。瞑臥也。言投人已訖。致其所受之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臥也。【考】考曰。從縱通。侁侁群行爭先貌。瞑與天人千侁淵身韻。亦卜居名與身韻之例也。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王】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九約。其角

魂兮歸來西方—流沙ハ沙漠ナリ。○旋轉シテ沙漠ニ入ラバ、沙土委靡散亂シテ深淵ニ墮ツルガ如ク、益深ク陷ルノミニテ、踏止ルベカラズ、幸ニシテ脫スルヲ得ルモ、其地曠闊ニシテ、四方天地相連リ、恰モ屋宇ノ如キヲ見ルノ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王】流沙沙流而行也。尙書曰。餘波入于流沙。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縱橫千里。又無舟航也。旋入雷淵。【王】旋轉也。淵室也。靡散而不可止些。【王】糜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轉還而行。身雖糜碎。尙不可得休息也。㚔而得脫。其外曠宇些。【王】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淵雖免脫。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民之土也。赤螘若象。【王】蟻蚍蜉也。小者爲蟻。大者爲蚍蜉也。玄蠭若壺些。【王】壺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飛蠭。腹大如壺。皆有蠚毒。能殺人也。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王】柴棘爲叢。菅茅也。言西極之地。不生五穀。但食柴草若羣牛也。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王】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燋爛人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王】倚依也。言欲彷徉東西。無民可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王】賊害也。言蒐蒐欲往者。自予賊害也。【朱】旋辭戀反。淵一作泉。非是。蓋避唐諱也。靡莫爲反。㚔一作幸。螘一作蟻。蠭一作蜂。一作螽。並音峯。壺叶行古反。藂一作叢。菅一作菱。並音姦。彷蒲忙反。一作彷徉。一作伴。遺已季反。○流沙已見騷經。靡碎也。曠宇。無人之土也。螘蚍蜉也。壺乾瓠也。藂叢生也。菅茅屬。高者至丈餘。可以食牛。言其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此菅草也。又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燋爛人肉。渴欲求水。不可得之。今環靈夏之間。有旱海。六七百里無水泉。卽其證也。倚依也。西方之土。廣大遙遠。無所臻極。雖欲彷徉求所依止。不可得也。自遺賊。自予賊害也。【考】考曰。旋。旋轉也。深陷入地。如墮深淵。故名曰雷淵。言西方流沙。縱橫千里。蹈之滑滑無力。漸次旋轉而深入。沙亦委靡散亂。已陷不可復止。若幸得出自沙中。其地曠漠。天形四垂如宇然。故曰其外曠宇。朱子本藂作叢。

ジト、謝之或ハ之謝ニ作ル、從フベカラズ、予ト謝トハ韻ナリ。

乃下招―恒幹ハ常體ナリ。○巫陽乃チ下リテ招ギテ曰ク、魂來リ歸レ、何爲レゾ汝ノ常居ヲ離レテ四方ニ往ケル、何爲レゾ其ノ樂地(楚國)ヲ棄テ、四方不善ノ郷ニ走レルト、(以下皆巫陽ノ言)

魂兮歸來東方―魂歸リ來レ、東方ニハ居ルベカラズ、何トナレバ、身長千仞ノ巨人アリ、魂ヲ求メテ之ヲ食フヲ事トス、又東方扶桑ノ木アリ、其下十日竝ビ出デ、酷熱ニシテ金石ト雖、銷釋セザルハナシ、彼土ノ人皆之ニ慣レテ敢テ驚カザルモ、魂若シ至ラバ心ズ解爛セン、早ク歸リ來ルニ如カズト。

魂兮歸來南方―雕題ハ丹青ヲ以テ面額ニ黥スルナリ、蓁蓁ハ聚ル貌、封狐ハ大狐ナリ、ヨク千里ヲ走ル。

不可以託附。留而居之也。【朱】索叶先各反。鑠詩若反。石叶詩若反。釋叶詩若反。歸來歸來。一作魂兮歸來。一作歸來兮。通下六章並同。○託寄也。八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之國。人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熱酷烈。金石堅剛。皆爲銷鑠也。彼謂其處居人也。釋解也。【考】考曰。八尺曰仞。正字通。古以周尺八尺爲仞。中人之身長八尺。兩臂尋之亦八尺。兩足步之亦八尺。彼皆習之。言彼中人皆習其熱。然魂若往必解爛銷釋也。此章首尾。皆押託字。古人用韻。多有此例。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 【王】言南方之俗。其人無信。不可久留也。

雕題黑齒。 【王】雕畫也。題額也。

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 【王】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嘗食嬴蜂。得人之肉。用祭祀先祖。復以骨爲醢醬。

蝮蛇蓁蓁。 【王】蝮大蛇也。蓁蓁積聚之貌。

封狐千里些。 【王】封狐大狐也。言炎土之氣。多蝮虺惡蛇。積聚蓁蓁。爭欲齧人。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

雄虺九首。 【王】首頭也。

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王】儵忽。疾急貌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心。賊害之甚也。

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王】淫遊也。言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朱】黑一作墨。一無肉字。以一作而。醢叶呼彼反。蝮音福。蓁音臻。虺許鬼反。儵一作倐。一無以字。○雕畫也。題額也。雕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南方人常食嬴蜂。得人之肉。則用以祭神。復以其骨爲醬而食之。今湖南北有殺人祭鬼者。即其遺俗也。蝮大蛇也。蓁蓁積聚之貌。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封狐大狐也。健走千里。求食也。虺亦蛇也。九首一身九頭也。儵忽疾急貌。說已見天問。淫淹也。【考】林氏曰。封狐千里。謂大狐健走求食。考曰。蝮虺皆見名物考。亡友安井息軒言。南方人喜食檳榔。齒爲之黑。故曰黑齒。蓁蓁繁盛貌。久淫。謂浸淫久留也。

欲スレバ、後人占筮ヲ蔑視シ、之ヲ棄去リテ復用ヒザルニ至ルベケレバナリ。○之ヲ招クニ如カザルナリト。

〔按〕王念孫云フ、不能復用ヲ句トシ、巫陽焉乃下招曰ヲ句トス、焉乃ハ語詞、猶ホ巫陽是ニ於テ下リ招クト言フ如キノミ用ハ從ノ字ト韻ヲ爲ス、俞樾云フ、巫陽對曰掌夢トハ、此レ乃チ巫陽自ラ其ノ職掌トスル所ヲ述ブルナリ、神ノ交ハルノ所ヲ之ヲ夢ト謂フ、上帝巫陽ヲシテ筮セシメントスルニ因リ、巫陽以爲ラク精神交接ノ事ハ、本ト已ノ職掌トスル所ナリ、筮ニ取ルナシト、故ニ曰ク上帝其命難從ト、又申ネテ之ヲ言ッテ曰ク、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ト、言フハ必ズ筮シテ之ヲ予ヘバ、後人惟筮ヲ以テ事トナシ、將ニ巫陽ヲ謝シ去リテ復タ用フル能ハザラ

若必欲筮之恐潰筮法。所以難從上帝之命也。後之謝。謂後之人自然謝去。不復重卜筮也。

乃下招曰。【王】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魂兮歸來。【王】還歸屈原之身。去君之恒幹。【王】恒常也。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何爲乎四方些。【王】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爲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賣也。或曰去君之恒閈。閈里也。楚人名里曰閈也。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王】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爲舍君楚國饒樂之處。而陸離走不善之鄉。以犯觸衆惡也。【朱】歸來一作來歸。恒胡登反。一無乎字。乎一作兮。些蘇賀反。舍一作捨。離一作羅。○巫陽既對如上語。卽不復筮。亦不俟帝命之可否。而徑下招於四方。庶其未遠而或値之也。恒常也。幹體也。些說文云。語詞也。沈存中云。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西域呪語末。皆云娑婆訶。亦三合而爲些也。舍置也。祥善也。此下乃歷詆上下四方之不善。而盛稱楚國之樂也。【考】王引之曰。焉猶於是也。又引其家說曰。據王逸之言。上文不能復用爲句。至此。巫陽焉乃下招曰爲句明矣。焉乃語詞也。王逸因字。正釋焉乃二字也。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王】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言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託命寄身也。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王】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之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十日代出。【王】代更也。流金鑠石些。【王】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竝在其上。以次更行。其熱酷烈。金石堅剛。皆爲銷釋也。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王】釋解也。言彼十日之處。自習其熱。魂行往到。身必解爛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王】言魂魄宜急來歸。此誠

上無所―上ハ楚王ヲイフ。○楚王吾ガ盛德ヲ考察セズ、竟ニ廢黜ノ厄ニ遇ヒ、長ク愁苦スルノミ。

帝告巫―天帝巫陽(巫、名ハ陽)ニ命ズラク、下土ニ賢人屈原アリ、我之ヲ輔ケ、其志ヲ成サシメント欲スルモ、其魂魄既ニ離散セリ、汝宜シク筮シテ魂魄ノ所在ヲ問ヒ、之ヲ其身ニ反ラシメヨト。

巫陽對―掌夢ハ巫陽自ラ謂フナリ、蓋シ巫ヲ以テ天帝ニ事ヘ、兼テ其夢ノ吉凶ヲ占フヿヲ掌ル、故ニ自ラ掌夢トイフナリ。○巫陽答フラク、天帝ヨ、吾其命ニ從ヒ難シ、何トナレバ、夢ハ占ヒテ其吉凶ヲ知ルベキモ、魂魄ノ在ル所ニ至リテハ、占筮ノ知ル所ニアラズ、然モ必ズ之ヲ占ハント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 王 考校也。 **長離殃而愁苦。** 王 殃禍也。言己履行忠信。而遇暗主。上則無所考校己之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也。朱 離一作罹。此兩句通下章。爲一韻。○上。君也。考。察也。

帝告巫陽。 王 帝謂天帝也。女曰巫陽其名也。 **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 王 人謂賢人。則屈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祚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 **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王 魂者身之精也。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筮卜問也。蓍曰筮。尙書曰。決之蓍龜。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顚沛。故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也。朱 巫一作巫。在一作於。下叶音戶。輔叶音甫。予音與。一作與。○帝。天帝也。女曰巫陽其名也。玉假文天帝及巫陽以爲辭端。人謂屈原也。宋玉設帝告巫陽。有賢人在下。我欲輔之。然其魂魄離散。身將顚沛。故使巫陽筮問所在。求而與之。使反其身也。考 考曰。陽。巫名也。

巫陽對曰。掌夢。 王 巫陽對天帝曰。言招䰟者。本掌夢之官所職主也。 **上帝。其命難從。** 王 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也。 **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王 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修用。但招之可也。朱 夢音夢。一作夢。一無命字。之謝一作謝之。一無之字。陽叶七公反。○此一節。巫陽對語。不可曉。恐有脫誤。然其大意以爲帝命有不可從者。如必筮其所在。而後招以與之。則恐其離散之遠而或後之。以至徂謝。且將不得復用巫陽之技矣。考 王引之引其家說曰。今本以不能復用巫陽焉爲句。非也。不能復用。謂不用卜筮。非謂不用巫陽。用字古讀如庸。與從爲韻。考曰。掌夢。蓋巫陽自謂也。巫陽以巫事天帝。蓋亦兼掌占夢。故曰掌夢。夫夢必占而後知其吉凶。然至於求魂魄所在。非占筮所必得。

朕幼清―朕ハ屈原自ラ謂フナリ。○吾少小ニシテ清廉ノ德ヲ修メ、仁義ノ行ヲナシ、未ダ嘗テ昏昧セズ、常ニ此ノ道德ヲ以テ主眼トセルモ、世俗ニ牽カレテ曠廢スル所ナキ能ハズ。

讀之而哀其志焉。若其譎怪之談。荒淫之志。則昔人蓋已誤其譏於屈原。今皆不復論也。王 招䰟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䰟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䰟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䰟。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考 考曰。林西仲以招魂。爲屈原自招。其言曰。古人以文滑稽。無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則原見放之後。愁苦無可宣洩。借題寄意。亦不嫌其爲自招也。西仲又引朱子言曰。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爲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道路勞苦之餘。爲此禮以祓除慰安之。何嘗非自招乎。蓋太史公作屈原傳贊云。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是太史公以招魂與天問哀郢。同爲原所作。西仲原諸此。以爲招魂大招。皆屈原所作。王逸以下諸家。以爲宋玉景差等所作。蓋由不審傳贊故也。今試擧招魂大招二篇。較之九辯。其文詞自有不相同。則招魂大招之爲屈原所作。蓋無疑矣。

朕幼清以廉潔兮。王 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汚曰潔。身服義而未沫。王 沫巳也。言我少小修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巳之時也。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王 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己施行。常以道德爲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而爲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也。宋 潔一作絜。沫莫昧反。穢叶烏會反。或疑主上有朕字。○此宋玉作爲屈原之詞。言朕者。爲原之自朕也。幼少也。言其性然也。清者。其志之不雜。廉者。其行之有辯。潔者。其身之不汚。服行也。沫與昧同。牽引也。蕪穢田不治而多草也。又言己之所行。雖常以此盛德爲主。然而牽於世俗。亦不能無所蕪穢。蓋其自勵之嚴。而常恐不善之加乎己也。考 林氏曰。原自叙招魂之由。開口道出朕字。亂詞又道出吾字。明明自招。硬坐宋玉代原自稱。不知何説。

招魂ハ屈原自ラ魂ヲ招クナリ。

楚辭卷第七

招魂第九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曰。皐。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禮所謂復。而說者以爲招魂復魄。又以爲盡愛之道。而有禱祠之心者。蓋猶冀其復生也。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乃行死事。此制禮者之意也。而荊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以禮言之。固爲鄙野。然其盡愛以致禱。則猶古人之遺意也。是以太史公

楚辭卷第六終

至也。

右九

此章首言前聖之可法。次言己志之不申。次願乞身以遠去。而終不忘於竊天以正其君。文意方足。而舊本誤分願賜不肖之軀以下爲別章。則前段無尾。後段無首。而不成文矣。今正之。【考】考曰。余既釋此篇。因反覆讀之。首章至第四章。哀怨慘憺。眞爲千古絕唱。老杜所謂風流儒雅亦吾師。蓋謂此也。至第五章。覺神韻頓減。蔣之翹斥其淺俗。固當。第六章比前稍爲蕪蔓。第七章張鳳翼謂西京建安所祖。蓋西京以至鄴下及江左名家。鮑照謝眺等諸篇。命意重疊。而語愈斬新。頗有與此章相似者。第八章劉辰翁推其一往奔發。神采俱在。及第九章。首節數語。最以理勝。皆爲有可觀者。抑九歌諸篇。輕鬆而雍容。愈出愈巧。九章規模宏豁。步驟自肆。若以此篇比之。蓋隔數塵者矣。

左朱雀—朱雀ハ南方ノ星ノ名、茇茇ハ飛揚スル貌、蒼龍ハ東方ノ星ノ名、躍躍ハ躍行ノ貌、闐闐ハ雷聲ナリ、飛廉ハ風神ナリ、衙衙モ亦行ク貌。

前輕輬—輕輬ハ車ノ輕クシテ窻アルモノ、鏘鏘、從從ハ鸞聲ナリ、輜乘ハ荷物車ナリ、容容ハ衆多ノ貌。

計專專—吾固ヨリ君ノ爲ニスルニ專ニシテ、棄テヽ他ニ往ク能ハズ、故ニ今ノ心ヲ推シ、勉メテ善行ヲナシ、君ノ恙ナキニ及ビ、還リテ復タ之ヲ輔ケン。

左朱雀之茇茇兮。【王】朱雀奉送飛翩翩也。右蒼龍之躍躍。【王】青虬負轂而扶轅也。屬雷師之闐闐兮。【王】整理車駕而鼓嚴也。通飛廉之衙衙。【王】風伯次且而掃塵也。【朱】雀一作桀。非是。茇一作茷。一作拔。皆音旆。一作芙。於表反。非是。躍其俱反。又作躣。音同。屬之欲反。闐音田。通一作道。衙五乎反。又牛呂反。又音魚。○茇茇。飛揚之貌。躍躍。行貌。闐闐。鼓聲。衙衙亦行貌。【考】考曰。茇。跋通。跋扈之跋。跋跋。飛翔輕疾之貌。朱子言躍又作躣。躣躣謂踴躍而行之貌。闐闐。鼓聲。衙蓋衍。以形似訛。衍衍。廣布之貌。飛廉。風神也。故曰衍衍。屬。謂拉之使屬己。朱子言通一作道。道導也。謂導之使從也。此章上跋與躍韻。下闐與衍韻也。

前輕輬之鏘鏘兮。【王】軒車先導聲轔轔也。後輜乘之從從。【王】輜軿侍從。響雷震也。載雲旗之委蛇兮。【王】旂旗盤紆背雲霄也。扈屯騎之容容。【王】羣馬分布列前後也。【朱】輕一作輊。音致。非是。輬臥車。音涼。從楚紅反。委一作逶。屯徒渾反。○輕輬。車之輕而有窻者。招魂注云軒輬。皆輕車名。是也。鏘鏘。從從。皆其鸞聲也。輜。軿車前衣車後者也。【考】考曰。扈。從也。容容。蓋衆多之貌。漢郊祀歌行旌容容。是也。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王】我心匪石。不可轉也。願遂推而爲臧。【王】執履忠信。不離善也。賴皇天之厚德兮。【王】靈神覆祐無疾病也。還及君之無恙。【王】願楚無憂君康寧也。言己雖升雲遠遊。隨從百神。志猶念君。而不能忘者也。【朱】恙叶音羊。○言我但能專一於君而不可化。故今只願推此而爲善。明本性固然。非擇而爲之也。又言若以皇天之靈。使吾君及此無恙之時。而一寤焉。則是吾之深願也。說文恙憂也。一曰虫入腹食人心。古者艸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考】考曰。言自度吾固專於爲君。不能復之他。故願推今之心。而務爲善。雖一出遊。得及君之無恙。還而復輔君。蓋亦忠厚之

ルモ、亦往クベキノ地ナシ、楚國既ニ賢士余ノ如キ者ヲ棄テテ用ヒズ、何ゾ違々トシテ他ニ往カンヤ。

寗戚謳—罔ハ惘ニ同ジ、失意ノ貌、紛ハ紛然トシテ意ヲ用フル貌、忳忳ハ專一ノ貌、妬被離ハ哀郢ニ見ユ○桓公賢ヲ擧グルニ急ナリシカバ、寗戚ノ歌ヲ聞キテ直ニ之ヲ擧用セリ、人ヲ觀ルノ明ナクンバ、後人何ヲ以テ之ヲ稱美セン、吾今放逐セラレテ深ク之ヲ思ヒ、心ニ留リテ去ル能ハズ、一意專心忠ヲ竭サンコトヲ願ヘルモ、讒人ノ嫉ニ遇ヒヌ。

願賜不—精氣ハ日月ヲイフ、摶摶ハ團團ナリ、湛湛ハ厚ク集ル貌、習習ハ飛動ノ貌、豐豐ハ衆多ノ貌。○既ニ讒人ノ鄣蔽ニ隅ヒタレバ、身ヲ乞ウテ去リ、天界ヲ遨遊シ、日月神靈ト相伍セント欲ス。

同。水廣貌。忽翺翔之焉薄。言欲去之他。亦無所抵也。焉。然通。猶如是也。

寗戚謳於車下兮。王 飯牛而歌。斷賤役也。桓公聞而知之。王 言合聖道、應經術也。無伯樂之善相兮。王 驥與駑鈍幾不別也。今誰使乎譽之。王 後世歎譽稱其德也。罔流涕以聊慮兮。王 愴然深思而悲泣也。惟著意而得之。王 知天生賢不空出也。紛忳忳之願忠兮。王 思碎首腦而伏節也。妬被離而鄣之。王 讒邪妬害而壅遏也。朱 謳下一有歌字。相息亮反。譽一作訾。音貲。著直略反。忳一作純。被一作被。鄣一作彰。非是。

○寗戚見前篇。著意猶言著乎心。言存於心而不釋也。桓公惟心常在於求賢故聞寗戚之歌、而知其非常人也。忳忳專一貌。考 考曰。罔。惘同。失意貌。聊慮。聊且自慮也。紛者。紛然用意之貌。純純。純一之貌。離。羅同。解見于哀郢。此一章蓋四之字爲韻。王氏本譽作訾。朱子本純純作忳忳。皆非是。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王 乞丐骸骨而自退也。放遊志乎雲中。王 上從豐隆而觀望也。乘精氣之摶摶兮。王 託載日月之光耀也。楚人名圜曰摶也。騖諸神之湛湛。王 追逐羣靈之遺風也。驂白霓之習習兮。王 驂駕素虹而東西也。言己雖去舊土、猶修潔白以厲身也。歷群靈之豐豐。王 周過列宿在六宗也。朱 志一作意。摶度官反。湛舊音洋戎反。驂一作參。一作六。靈一作神。○既爲讒妬所鄣、故願乞身而去也。精氣謂日月。摶與團同。湛湛厚集貌。習習飛動貌。豐豐言多也。考 考曰。放放縱也。習習相重習之貌。豐豐衆多之貌。湛與中豐韻。國風心與風韻之例也。

ズシテ、民悅服セリ、ソレ城廓甲兵ハ恃ムニ足ラズ、タヾ人ヲ得ルニ在ルノミ。
〔按〕瀏々ハ騏驥ノ疾驅ヲ形容ス、劉向ノ逢紛ニ秋風瀏以蕭々トアリ其王逸ノ注ニ瀏風疾貌ト見ユ。
邅翼翼ー邅ハ行キテ進マザル貌、翼翼ハ恭愼ノ貌、忳ハ心鬱屈スル貌、惽惽ハ暗キ貌、約ハ窮ナリ。○吾今恭愼シテ限ナキモ憂心已マズ、人天地ノ間ニ在ルハ、行路ヲ通過シテ、久シク留マラザル如ク、倏忽トシテ功業成ルナク、徒ニ滅死センノミ。
願沈滯ー怐愁ハ愚昧ナリ。○自ラ屛棄セントスルモ、尙ホ名ノ埋滅シテ聞ユルナキヲ疾ミ美名ヲ後世ニ傳ヘント欲ス、然モ愚昧ニシテ徒ニ自ラ苦ムナリ。
莽洋洋ー莽ハ滯滯ニ同ジ、水廣キ貌、皇皇ハ遑遑ナリ。○四海廣漠限極アルコトナシ、去ツテ他國ニ往カントス

瀏瀏。言如水之流也。言所任得人無怨於下。則不假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則雖有城郭甲兵。不足恃矣。考 考曰。重介言重二甲服之也。之其也。王引之曰。詩碩鼠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誰之之其也。莊子至樂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之苦也。何之之其也。

邅翼翼而無終兮。 王 竭身恭敬何有極也。 **忳惽惽而愁約。** 王 憂心悶瞀自約束也。 **生天地之若過兮。** 王 忽若雲馳驅過隙也。 **功不成而無效。** 王 道德不施志不遂也。朱 忳徒渾反。惽音昏。約叶音要。○邅行不進。約。窮約也。生天地謂人生天地之間也。若過。言如行所經歷。不久留也。古詩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是也。考 考曰。邅謂邅迴不敢遽進。爲形容之辭。翼翼。恭愼之貌。無終。猶言無涯。忳蓋因屯得義。心鬱屈而不得舒之貌。惽惽暗昏貌。愁約憂愁悲約也。約與效韻。大雅抑樂虐與敎韻之例也。今韻效爲韻頭。而敎與此同韻。

願沈滯而不見兮。 王 思欲潛匿自屛棄也。 **尙欲布名乎天下。** 王 敷名四海垂號諡也。 **然潢洋而不遇兮。** 王 佷倡後時無所遇也。 **直怐愁而自苦。** 王 守死忠信以自畢也。朱 不一作無。下叶音戶。怐愁一作怐愁。叶遘寇二音。下音茂。苦一作若。一作善。皆非是。○怐愁。愚也。言欲退而自修以立名於世。然亦未有所遇以著其節。空愚昧而自苦耳。考 考曰。然猶如此也。潢洋猶言汪洋。愁廣韻莫候反。音茂。與瞀通。怐猶拘拘。愁注家以爲愚也。言雖欲自屛棄。然意尙疾湮滅而無聞。是以欲施名聲於後。猶爾愚昧。而徒自苦耳。朱子本無作不。

莽洋洋而無極兮。 王 周行曠野將何之也。 **忽翶翔之焉薄。** 王 浮遊四海無所集也。 **國有驥而不知乘兮。** 王 推遠周邵與伊摯也。 **焉皇皇而更索。** 王 不識賢愚尙暗昧也。朱 更平聲。索止格反。叶蘇各反。考 考曰。莽滯

今脩飾―今ニシテ德ヲ修メ政ヲ行ヒ人言ヲ納レ往事ヲ考ヘテ自ラ鑑ミバ、尙ホ潛伏シテ滅亡ヲ免ルルヲ得ン、因テ一言諫誨スル所アラント欲スレドモ、卒ニ讒人ニ阻碍セラレ、君ヲ見ルヲ得ズ、國事ノ日ニ衰廢スルヲ嘆ズ。〔按〕兪樾云フ、今脩飾而窺鏡兮、後尙可以竄藏ハ、作者ハ蓋シ、俗人ノ雷同炫曜ニ即キテ、逆メ其後ノ危敗ヲ料リ、言フハ今日容ヲ修メ貌ヲ飾リ鏡ヲ窺ツテ自ラ喜ブモ、日後ノ危敗尙ホ竄藏スベケンヤト。

堯舜皆―怵惕ハ恐懼ナリ、瀏瀏ハ水ノ流ルルガ如キナリ、强策ハ强ク鞭ツナリ、重介ハ二重ニ鎧ヲ着ルナリ。〇堯舜ノ擧任スル所、人ヲ得タレバ、天下ニ怨ナク、又恐懼スルコトナク、安臥垂拱シテ萬國治マリ、威刑ヲ用ヒ

耨。相與優游。由是田野亦不免蕪廢。衰世常有此患也。朱子本野下之作而。燿作曜。皆非是。

今脩飾而窺鏡兮。王言與行副而不慙也。後尙可以竄藏。王身雖隱匿名顯彰也。願寄言夫流星兮。王欲託忠策於賢良也。羌儵忽而難當。王行疾去亟。路不阻也。卒廱蔽此浮雲兮。王終爲讒佞所覆冒也。下暗漠而無光。王忠臣喪精不議謀也。朱今一作余。窺一作視。儵一作倏。卒一作上。廱一作壅。〇脩飾窺鏡。謂脩德行政而聽人言。考往事以自鑑也。尙可竄藏。言尙可以潛伏而不至於滅亡也。寄言。欲附此言以諫誨其君也。流星既不可値則卒爲廱蔽而不可解矣。考考曰。劉辰翁評此章。以爲情至援筆。故一往奔發。神采俱在起語。後唯抒寫鬱紆。正不在句句求工。且李杜亦然。不知者便爲强弩末矣。此言也蓋有深獲於古人立言之旨者矣。朱子本壅作廱。

右八

此章首尾專言廱蔽之禍。而舊本誤分荷裯以下爲別章。今正之。

堯舜皆有所擧任兮。王稷契禹益與咎繇也。故高枕而自適。王安臥垂拱萬國治也。諒無怨於天下兮。王己之行度信無尤也。心焉取此怵惕。王内省審己無畏懼也。椉騏驥之瀏瀏兮。王衆賢竝進職事修也。馭安用夫强策。王百姓乘化刑不用也。諒城郭之不足恃兮。王信哉險阻何足恃也。雖重介之何益。王身被甲鎧猶爲虜也。朱擧一作專。焉一作安。椉一作乘。瀏流柳二音。强巨良反。策一作筴。〇

被荷裯―荷裯ハ蓮葉ノ短衣ナリ、晏晏ハ鮮盛ノ貌、潢洋ハ浩蕩ニ同ジ、放縱ナリ。○楚王荷衣ヲ被リ、香好ナレドモ、放縱ニシテ檢束ナシ（楚王自ラ德アリトナスモ、然モ實用ヲナサヾルニ喩フ）（憎慍惀之修養以下四句ハ哀郢ニ見ユ）農夫亦其業ヲ廢シテ嬉遊ス、恐クハ田野荒蕪セン、國事私曲多シ、是亦後日ノ危敗ヲ開カン、然モ世雷同シテ自ラ誇ル、宜ナルカナ、毀譽ノ不明ナルヤ。

〔按〕憎慍惀以下四句ハ哀郢ニ見ユ、考ニ負左右以下トアルハ失攷ナリ。

加丘加二反。○黯黮。雲黑。黯黮日月。使有瑕也。膠加戾也。考 考曰。照明疑當作昭明。黮。說文桑椹之黑也。膠加。猶言繆加。

被荷裯之晏晏兮。王 荷芙蕖也。裯祇裯也。若襜褕矣。晏晏盛貌也。然潢洋而不可帶。王 潢洋猶浩蕩。不著人貌也。言以荷葉爲衣。雖杳好。然浩浩蕩蕩而不可帶。又易敗也。以諭懷王。自以爲有賢明之德。猶以荷葉爲衣。必壞敗也。既驕美而伐武兮。王 懷王自謂有懿德。又勇猛。負左右之耿介。王 恃怙衆士被甲兵也。懷王內無文德。不納忠言。外好武備。而無名將。所以爲秦所誘。客死不還。憎慍惀之脩美兮。王 惡孫叔敖與子文也。好夫人之慷慨。王 愛重囊瓦與莊蹻也。衆踥蹀而日進兮。王 無極之徒在帷幄也。美超遠而逾邁。王 接輿避世辭金玉也。農夫輟耕而容與兮。王 愁苦賦斂之重數也。恐田野而蕪穢。王 生不耨鋤亡五穀也。事緜緜而多私兮。王 政由細微以亂國也。竊悼後之危敗。王 子孫絕嗣失社稷也。世雷同而炫曜兮。王 俗人群黨相稱擧也。何毀譽之昧昧。王 論善與惡不分析也。朱 被音披。又如字。裯音刀。晏一作旲。潢戶廣反。洋音養。驕一作憍。耿古辛反。慍惀。好夫慨。踥蹀。逾。並見九章。穢叶烏恠反。緜緜一作綿綿。○此亦謂有美名而無實用者也。驕美自矜其美也。伐武自誇其武也。負。恃也。左右侍臣也。耿介亦剛勇之意也。農夫輟耕而容與。言不恤國政而嬉遊也。多私。狥己意。任女謁。聽讒言之類也。雷同。雷聲相似。有同無異也。人君矜能自用。荒怠邪僻。臣下又承其意。莫之敢違。是以毀譽不核而聽明壅蔽。國事膠加也。考 考曰。王氏以裯爲祇裯。方言汗襦自關而西。謂之祇裯。又名掩汗。蓋近肌褻衣也。晏晏鮮盛貌。鄭風羔裘晏兮。是也。然。猶如此也。負左右之耿介以下。五句亦見于哀郢。農夫輟耕而容與。言政令苛虐。賦斂無藝。民自然懈於耕

何氾濫―猋ハ急速ノ貌、廱ハ壅ニ同ジ、霒ハ雲ノ日ヲ覆フ貌、曀ハ陰風ナリ。○讒人君ヲ壅蔽シ、己忠直ノ志ヲ達セントスルモ能ハズ。

願皓日―蒙蒙ハ濛濛ニ同ジ、黕點ハ垢ナリ。○己赫々ノ功ヲ立テントスルモ、讒人ノ汚辱スル所トナル。

堯舜之―哀郢ニ見ユ、險巇ハ讒人ニ比ス。

彼日月―黯黮ハ暗キ貌、膠加ハ戾ルナリ。○日月ノ昭明ナルモ、尙ホ黑雲ノ之ヲ蔽フアリ、況ヤ國事多端ニシテ繆戾セルヲヤ。

何氾濫之浮雲兮。【王】浮雲晻翳與讒佞也。猋廱蔽此明月。【王】妨遮忠良。害妬仁賢也。夫浮雲行。則蔽月之光。讒佞進。則忠良壅也。忠昭昭而願見兮。【王】思竭蹇蹇而陳誠也。然霒曀而莫達。【王】邪僞推排而隱蔽也。【朱】氾與泛同。猋卑遙反。廱一作壅。然一作蔽。霒音陰。一作雺。○猋速疾貌。言浮雲之蔽月。以比讒賊之害賢也。霒雲覆日也。曀陰風也。【考】考曰。猋與飄通。急疾貌。然猶如此也。霒音陰。正字通霒之譌。霒又作黔。雲覆日也。朱子本壅作廱。

願皓日之顯行兮。【王】思望聖君之聘請也。日以喻君。詩云杲杲日出。雲蒙蒙而蔽之。【王】羣小專恣掩君明也。竊不自料而願忠兮。【王】意欲竭死不顧生也。或黕點而汙之。【王】讒人誣謗被以惡名也。【朱】蒙一作濛。料一作聊。黕丁感反。汙烏故反。此二之字叶韻。○料量也。黕點垢。汙沾辱也。【考】考曰。黕。說文垢滓也。王氏本料作聊。朱子本濛濛作蒙蒙。皆非是。

堯舜之抗行兮。【王】聖迹顯著高無顛也。瞭冥冥而薄天。【王】茂德煥炳配乾坤也。何險巇之嫉妬兮。【王】亂惑之主嫉其榮也。被以不慈之僞名。【王】言堯有不慈之過。以其不傳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謗。以其不立瞽瞍也。【朱】瞭音了。一作杳。音義並見九章。【考】考曰。說見于哀郢。而哀郢堯舜上有彼字。冥冥作杳杳。而作其何險巇。作衆讒人。

彼日月之照明兮。【王】三光照察鏡幽明也。尙黯黮而有瑕。【王】雲霓之氣蔽其精也。何況一國之事兮。【王】衆職叢務君異政也。亦多端而膠加。【王】賢愚反戾人異形也。【朱】黯鄔感反。黮徒感反。有瑕一作不假。非是。膠豪

長夜ニ遇フ、四時陰陽遞ニ去來シテ、歲云ニ暮レン、永ク之ト相偕ニスルヲ得ザルヲ悲ム。

白日晼―晼晚ハ暮ル、ナリ、銷鑠減毀ハ月ノ缺クルヲイフ。○明ケテハ暮レ、暮レテハ明ケ、歲月忽々トシテ盡ク、自ラ以爲ラク、老テ將ニ遇フ所アラントシテ、心之ガ爲ニ搖悅シテ、日ニ之ヲ幸ヘリ、然モ竟ニ其ノ望ナキヲ知リ、悲傷嘆息スルノミ。

年洋洋―嵺廓ハ空豁ナリ、亹亹ハ進ム貌。○歲月洋々トシテ流水ノ如ク、老將ニ至ラントスルモ事功立タズ、事志ト違ヒ踟蹰徘徊スルノミ。

反。又音列。又作例。哀如字。又叶音衣。逴竹角反。悲叶補皆反。又如字。遞本作上。一作迭。儷音戾。偕如字。又叶居支反。○靚與靜同。秒。末也。繚繳繞也。悷悲結也。逴遠也。遞更易也。儷偶也。不可偶而與之偕。言彼去而己留也。【考】考曰。靚與靜同。爲形容之辭。賈誼賦。澹乎若深淵之靚。是也。逴卓同。逴逴卓然遠去之貌。日高猶言日遠。然猶爾也。王氏本繚作憭

白日晼晚其將入兮。【王】年時欲暮。才力衰也。明月銷鑠而減毀。【王】形容減少。顏色虧也。歲忽忽而遒盡兮。【王】時去晻晻若鶩馳也。老冉冉而愈弛。【王】年命逝往。促急危也。心搖悅而日㚔兮。【王】意中私喜。想用施也。然怊悵而無冀。【王】內無所恃失本義也。中憯惻之悽愴兮。【王】志願不得。心肝沸也。長太息而增欷。【王】憂懷感結。重歎悲也。【朱】晼音宛。忽一作曶。遒字由反。老一作壽。愈弛一作兪施。音義同。搖一作遙。一作搖。㚔一作幸。冀叶上聲。之一作而。欷叶上聲。○晼晚景昳也。入落也。銷鑠減毀。謂缺也。弛放也。搖動也。冀望也。心謂既老。將有所遇。故搖悅而日幸。然卒自知其無所望也。【考】考曰。然猶如此也。

年洋洋以日往兮。【王】歲月已盡。去奄忽也。老嵺廓而無處。【王】亡官失祿去家室也。事亹亹而覬進兮。【王】思想君命幸復位也。蹇淹留而躊躇。【王】久處無成卒放棄也。【朱】以一作而。嵺一作寥。覬音冀。躇叶丈呂反。○嵺廓。空也。【考】考曰。嵺廓與寥廓同。空豁也。

右七

食不媮—素餐ハ功德ナクシテ高祿ヲ食ムヲ謂フ、充倔ハ憤懣胸ニ滿チテ自ラ屈抑スルナリ。○吾衣食ノ溫飽ヲ欲セザルニ非ズ、タヾ不義ニシテ之ヲ得ルヲ欲セザルノミ、故ニ詩人ノ遺風ヲ慕ヒ（魏風伐檀篇ニ君子ノ素餐セザルヲ歎美セリ）テ敢テ素餐セズ、嗚呼心充倔シテ端緒ノ從フベキナシ、衣裘ノ寒ヲ禦グナケレバ、忽トシテ死シ、復タ陽春ニ遇フノ期ナカラン。

靚秒秋—秒ハ末ナリ、遙夜ハ長夜ナリ、繚ハ繞ナリ、悷ハ悲結ナリ、逴逴ハ遠去ノ貌、日高ハ日遠ト云フガ如シ、日數ヲ歷タルヲイフ。○歲月ハ流水ノ如ク、遠ク去ツテ正ニ晚秋ノ

食不媮而爲飽兮。【王】何必秔粱與芻豢也。衣不苟而爲溫。【王】非貴錦綺及綾紈也。竊慕詩人之遺風兮。【王】勤身修德樂伐檀也。願託志乎素餐。【王】不空食祿而曠官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謂居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蹇充倔而無端兮。【王】媒理斷絕無因緣也。泊莽莽而無垠。【王】幽處山野而無鄰也。無衣裘以御冬兮。【王】言已飢寒家困窮也。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王】懼命奄忽不踰年也。【朱】媮他鈎反。一無而字。餐一作飧。音孫。倔俱物巨物二反。御音禦。一作禦。死下一無而字。○媮即偷也。言衣食固非不欲其溫飽。但不可以非義而苟媮以得之耳。故寧不素餐。無衣裘而饑凍以死也。詩人言不素餐兮。見伐檀篇。素。空。餐食也。謂無功德而空食其祿也。充倔。記作克詘注謂喜失節貌。御止也【考】考曰。倔。詘。屈。同。謂憤懣充中而自屈抑也。無端謂無所以爲端緒而從之也。蹇。謇同。詞也。

王氏本志下無乎字。非是。

右六

舊本。此章誤分竊美申包胥以下爲別章竝誤以同字爲固字既斷語脈。又不叶韻又使章數增減不定。今皆正之。

靚秒秋之遙夜兮。【王】盛陰脩夜何難曉也。心繚悷而有哀。【王】思念糾戾腸摧折也。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王】年齒已老將晚暮也。然惆悵而自悲。【王】功名不立自哀矜也。四時遞來而卒歲兮。【王】冬夏更運。去若頹也。陰陽不可與儷偕。【王】寒往暑來難追逐也【朱】靚音靜。一作靘。千定反。冷寒也繚音了。悷靈帝

モ、性偏狹愚陋ナルヲ以テ、從容トシテ道ニ安ンズル能ハズ、乃チ申包胥（楚ノ忠臣）ノ事ニ倣ハント欲スルモ、時勢既ニ異レバ、人ノ信ズル所トナラザランコトヲ恐ル。

〔按〕願自直而徑往兮ハ王逸本ニ願自往而徑遊ニ作ル、俞樾云フ、願自往ノ四句、意正ニ相對ス、往ハ乃チ枉ノ字ノ誤、或ハ假字ナリ、願自枉而徑遊兮ハ道ヲ枉ゲテ徑ニ從フヲ謂フ、徑ハ小路ナリ、欲循道而平驅兮トノ道ハ正路ヲ謂フナリ。

何時俗―時俗工巧ニシテ先王ノ規矩（法度）ヲ用ヒザルモ、吾獨リ耿介（俗ト合ハザルヲイフ）ニシテ時俗ノ態ニ隨ハズ、先王ノ遺教ニ倣ハンコトヲ願フ、濁世ニ處シテ顯榮シ、不義ニシテ美名アランヨリハ、寧ロ窮困スルモ行ヲ高尚ニセンノミ。

嘷呼悲泣。七日七夜。不絕於聲。勺飲不入於口。秦伯哀之。為發兵救楚。昭王復國。故言氣盛也。

恐時世之不固。王 俗人執誓。多不堅也。朱 直一作往。往一作遊。宜或當作逝。欲一作願。厭一作壓。並烏渉反。按字從手。誦叶夕恭反。編卑善反。乎一作於。此上四句一作然中路而迷惑兮。悲躋蹬而無歸。性愚陋以編淺兮。自壓按而學詩。蘭蓀雜於蕭艾兮。信未達其從容。今按歸詩與容不韻。俗本誤也。晁一作盛。固當作同。叶通從誦容韻。○厭按皆抑止之意。言欲速則不達。欲緩則無門。故自抑而止也。學誦未詳。王注以為吟詩禮。未知是否。褊急也。狹也。從容。宛轉委曲之意。申包胥。楚太夫也。伍子胥得罪於楚。將適吳見申包胥。謂曰。我必亡郢。申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子胥奔吳。為吳王闔閭臣。興兵而伐楚。破郢。昭王出奔。於是申包胥乃之秦請救兵。鶴立於秦庭。嘷呼悲泣。七日七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於口。秦伯哀之。為發兵救楚。昭王復國。此言已能為包胥之事。但恐時世不同。不為人所信耳。考 考曰。言欲徑往見楚王。自直其冤屈。故曰願自直而徑往。然如此則為群邪所壅絕。不可得通。更欲循道備禮。以求進見。朝又無道揆。不知何所從。而能得見也。然猶如此也。遂自壓其悲憤。而按定之。故曰自壓按。學誦學古人誦詩自遣也。未達乎從容。言未達古人從容循道之風也。王氏本直作往。往作遊。皆非是。

何時俗之工巧兮。王 靜言讒諛而莫信也。滅規榘而改鑿。王 棄捐仁義信讒佞也。獨耿介而不隨兮。王 執節守度不枉傾也。願慕先聖之遺教。王 循行道德遵典經也。處濁世而顯榮兮。王 謂仕亂君為公卿也。非余心之所樂。王 彼雖富貴我不願也。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王 宰嚭專吳。握君權也。寧窮處而守高。王 思從夷齊於首陽也。朱 鑿叶音造。教叶音告。樂叶五告反。高叶孤到反。又苦造反。考 考曰。改鑿更改所以鑿之方。謂不循先王之制也。教高與鑿樂韻。大雅抑昭教與樂虐韻之例也。

霜露慘—雰糅ハ「フリマジル」ナリ、泊ハ靜止ノ貌、他ニ移ラザルヲイフ、莽莽ハ荒寂ノ貌。○霜露降リ霰雪加ハルニ（衰亂ノ益甚シキニ喩フ）遇ヒ、吾ガ志尚ホ遂ゲズ、運命ノ窮レルヲ知ル、幸ノ再來ヲ願フモ、恐クハ野草ト共ニ枯死スルヲ免レザラン。

願自直—厭按ハ自ラ抑フルナリ、學誦ハ古人ノ詩ヲ誦スルヲ學ビ自ラ慰ムルナリ。○徑チニ往キテ楚王ニ見エ、自ラ其寃枉ヲ直ウセント欲スルモ、群邪ノ壅蔽ニアヒテ、通ズル能ハズ、更ニ道ニ循ヒ禮ヲ備ヘテ進見ヲ求メント欲スルモ、又由ルベキ方便ヲ知ラズ、退キテ憂憤ヲ抑ヘ誦ヲ學ンデ自ラ慰セントスル

安作何。

右五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王君政嚴急而刑罰峻也。心尚㚔其弗濟。王冀過不成得免脫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王威怒益盛刑酷烈也。乃知遭命之將至。王卒遇誅戮身顛沛也。願徼幸而有待兮。王冀蒙貫赦宥罪法也。泊莽莽與壄草同死。王將與百卉俱徂落也。朱慘一作憯。㚔一作幸。正字一作徜徉。非是。糅下其。一作而。徼古堯反。泊一作泊。莽莫古反。下一有兮字。壄一作埜。並叶去聲。○霜露下而霰雪加、喩衰亂之愈甚也。泊止也。莽莽草盛也。幸望至再。而卒不能免也。考考曰。命之將至。謂命至將死也。泊靜止之貌。言不能他徙也。莽莽與漭漭同。荒寂之貌。

願自直而徑往兮。王不待左右之紹介也。路壅絕而不通。王讒臣嫉妬無由達也。欲循道而平驅兮。王遵放衆人所長爲也。又未知其所從。王不識趣舍何所宜也。然中路而迷惑兮。王擧足猶豫心回疑也。自厭按而學誦。王弭情定志吟詩禮也。性愚陋以褊淺兮。王資質鄙鈍寡所知也。信未達乎從容。王君不照察其眞僞也。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王申包胥楚大夫也。昔伍子胥得罪於楚。將適於吳。見申包胥。謂曰。我必亾郢。申包胥答曰。子能亾之。我能存之。遂出奔吳。爲吳王闔閭臣。興兵而伐楚破郢。昭王出奔。於是申包胥乃之秦請救兵。鶴立於秦庭。

謂騏驥—世俗騏驥鳳凰ヲ知ラズ、之ヲ疏外シテ深ク意ヲ留メズ、誠ニ衰世ノ今日ナレバ、馬ヲ相スル者モ、徒ラニ肥馬ヲヨシトシテ之ヲ擧ゲ、騏驥ヲ逸スルナリ。

騏驥伏—今ヤ駿馬ハ伏匿シ、鳳凰ハ飛去レリ、鳥獸スラ德ナケレバ懷カズ、獨リ賢士ノ遠ク去ルヲ怪マンヤ。

驥不驟—服ハ車ニ駕スルナリ、餧ハ飼ナリ。○賢士ハ遠ニ進ンデ職ニ任ジ、祿ヲ求ムルヲ爲サザレバ、君之ヲ款待スルニアラズンバ、己ニ忠ナランコトヲ求ムルモ、得ベカラズ。

欲宷漠—絕端ハ其端緒ヲ滅シテ、人ニ知ラザラシムルナリ、馮ハ滿盛ノ貌○寂寥トシテ跡ヲ滅シテ去ラント欲スルモ、尙ホ當初ノ厚恩ヲ忘ルル能ハズ、憂心胸ニ滿テ極ル所ナシ。

謂騏驥兮安歸。王躊躇呉坂、遇伯樂也。謂鳳凰兮安棲。王集棲梧桐、食竹實也。變古易俗兮世衰。王以賢爲愚。時闇惑也。今之相者兮舉肥。王不量才能、視顏色也。朱相去聲。○安歸、安棲、即上文遠去高舉之意。相者謂相馬者。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即舉肥之意也。考考曰、謂安歸、謂安棲、疏外而略不留意之辭也。

騏驥伏匿而不見兮。王仁者幽處而隱藏也。鳳皇高飛而不下。王智者遠逝之四方也。鳥獸猶知褱德兮。王慕歸堯舜之聖明也。何云賢士之不處。王大老太公歸文王也。朱下叶音戸。褱一作懷。○言有德則異物可懷、無德則同類莫致。考考曰、言鳥獸猶然、何怪於賢士之遠去。而不肯處也。懷朱子本作褱。

驥不驟進而求服兮。王干木闔門而辭相也。鳳亦不貪餧而妄食。王顏闔鑿坏而逃主也。君弃遠而不察兮。王介推割股而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王申生至孝而被謗也。朱餧於僞反。焉於虔反。○服、駕車也。言士不求君、君當求士也。考考曰、驟進、猶言遽進。餧、字書飼也。蓋謂委食以諂之。棄朱子本作弃。

欲宷漠而絕端兮。王甯武佯愚而不言也。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王嘗受祿惠識舊德也。獨悲愁其傷人兮。王思念纒結摧肝肺也。馮鬱鬱其何極。王憤懣盈胷、終年歲也。朱漠一作嘆。一作寞。馮一作憑。其何一作之安。○絕端、謂滅其端緒、不使人知也。初之厚德、即上文嘗被渥洽也。考考曰、傷人、使人悲傷也。馮、滿盛貌。將之翹以爲通章以騏驥鳳凰並提。亦俚亦淺。蓋知言也。朱子本寂寞作宷漠。

粱ハ米ナリ、鳧雁ハ不肖者ニ喩ヒ、鳳ハ賢才ニ喩フ。○衆愚位ニ在リテ重祿ヲ食ミ、賢者世ヲ遯レテ山谷ニ竄ルルヲ謂フ。

圜鑿而―離騷ニ見ユ、鉏鋙ハ「クヒチガフ」ナリ、遑遑ハ暇ナキ貌。○吾ガ志衆愚ト異レリ、是ヲ以テ相合ハズ、衆愚皆高位ニ在ルモ、吾獨リ遑々トシテ身ヲ置クノ地ナシ。

願銜枚―枚ハ狀箸ノ如ク、横ニ之ヲ銜ミ、兩頭ニ繣アリ、項後ニ之ヲ結ビ、以テ言ヲ止ムルノ具ナリ。○口ヲ緘シテ復タ言ハザラント欲スルモ、思ヘバ吾嘗テ君ノ厚恩ヲ蒙レリ、昔太公望ハ年九十ニシテ、初メテ顯榮セリ、吾老イタリト雖、豈ニ顯榮ノ時ナキヲ保センヤ、未ダ過合ノ期ヲ得ザルノミ。

而取路。王信任豎貂與椒蘭也。當世豈無騏驥兮。王家有稷契與管晏也。誠莫之能善御。王世無堯舜及桓文也。見執轡者非其人兮。王遭値桀紂之亂昏也。故跼跳而遠去。王被髮爲奴走橫奔也。鳧鴈皆唼夫粱藻兮。王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愈飄翔而高擧。王賢者伏匿。竄山谷也。朱錯七故反。不一作弗。鶩音奴。駘音臺。一無者字。跼音局。跳徒聊反。一作駒跳。皆非是。鴈一作鶩。唼音翣。一無夫字。愈一作兪。翔一作飄。擧叶音据。○騏驥良馬喩賢才也。駑駘喩不肖。御謂御馬者。此言今世豈無賢才。但君不能用也。馬立不常謂之跼。跳躍也。言彼賢才見君之不能用。故能遠引而去也。唼喋。鳧雁食貌。粱。米名。藻。水草。言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翔高擧。言賢者遯世竄山谷也。考考曰。錯。置也。見執轡者之見。就馬而言也。

圜鑿而方枘兮。王正直邪枉。行殊則也。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王所務不同若粉墨也。衆鳥皆有所登棲兮。王羣佞竝進。處官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王孔子棲棲而困厄也。朱鑿音造。枘音芮。一無其字。鉏狀所牀擧士魚三反。鋙音語。一無獨字。遑一作惶。○圜鑿方枘見騷經。鉏鋙。相距貌。考考曰。圜鑿方枘言己之立志。固與世人不同。終不能相入也。遑遑王氏本作惶惶。

願銜枚而無言兮。王意欲括囊而靜默也。嘗被君之渥洽。王前蒙寵遇錫祉福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王呂尚耆老然後貴也。誠未遇其匹合。王遭値文王功冠世也。朱願一作顧。○銜枚所以止言者也。枚狀如箸。橫銜之兩頭有繣結於頂後。渥。厚也。洽。澤也。大公事見前篇。

ルナリ。○己ノ忠信君ニ通ゼザルヲ悲ミ、國ヲ棄テテ去ラントスルモ、悲ニ堪ヘズ、更ニ一タビ君ニ謁シテ所思ヲ明サントス、吾君ヲ怨ムナキニ、君却ッテ我ヲ離絶スルノ志アリ、之ヲ思ヘバ中情悲傷ヲ增ス。
豈不鬱—關梁ハ門ノ「關ノ木」ヲイフ。○吾ガ心鬱陶（憤念心ニ滿ツル貌）トシテ君ヲ思ハザルニアラズ、然モ君門深邃ニシテ、且ツ猛犬（讒人ニ喩フ）猗々（吠ユル聲）トシテ吠エ、門關通ゼザレバ、亦至ルヲ得ズ、
皇天淫—天既ニ淫雨ヲ降ラセバ、土何ゾ乾燥スルヲ得ン、（君澤衆ニ及ベルニ喩フ）吾獨リ塊然トシテ君澤ニ潤フヲ得ズ、故ニ浮雲ヲ仰ギテ長嘆スルノミ。
何時俗—離騷ニ見ユ、騏驥ハ駿馬ナリ、賢者ニ喩フ、駑駘ハ鈍馬ナリ、不肖者ニ喩フ、踴跳ハ躍リアガルナリ、

之慘悽兮。【王】內自哀念心隱惻也。願一見而有明。【王】分別貞正與僞惑也。重無怨而生離兮。【王】身無罪過而放逐也。中結軫而增傷。【王】肝膽破裂心剖膈也【朱】明叶音芒。重去聲。傷一作傷。○奇思謂忠信也。有明。有以自明也。重。深念也【考】考曰。重。畏難也。言吾雖無所怨於君。而君反有生離異之心。是吾之所以畏而不敢也。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王】憤念蓄積盈胸臆也。君之門以九重。【王】道路塞也。猛犬猗猗而迎吠兮。【王】讒佞喧呼而在側也。關梁閉而不通。【王】閽人承指。呵問急也【朱】猗音銀。○書云。鬱陶乎予心。雖思見君。而君門深邃。不可至也。天子有九門。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猗。犬爭吠聲【考】考曰。以。已通。關。門關也。與梁皆橫木。形亦略相似。故曰關梁。猶言關木也。

皇天淫溢而秋霖兮。【王】久雨連日。澤深厚也。后土何時而得漧。【王】山阜濡澤。草木茂也。塊獨守此無澤兮。【王】不蒙恩施獨枯槁也。仰浮雲而永歎。【王】愬天語神我何咎也【朱】溢下而一作兮。漧與乾同一作乾。歎平聲。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也【考】考曰。塊。虛用。爲獨處之貌。莊子應帝王。塊然獨以其形立。是也。

右四

何時俗之工巧兮。【王】世人辯慧。造詐僞也。背繩墨而改錯。【王】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却騏驥而不乘兮。【王】斥逐子胥與比干也。策駑駘

ヲ明カセリ。〔案〕王念孫云フ、佂攘ハ亂ルル貌、逢此世之佂攘トハ亂世ト相遭フヲ言フ、王注讒ニ遇ヒテ遽惶ストナスハ之ヲ失セリ。

竊悲夫―曾敷ハ重リ布ケルナリ、旖旎ハ盛ナル貌、都房ハ大ナル堂ナリ。○芳蕙嘗テ堂下ニ咲滿チタリシモ、風雨ニ從ツテ飄零シヌ、吾初メ君（楚王ヲ謂フ）此ノ芳蕙ヲ佩服セント思ヘリシニ、竟ニ衆芳ト終ヲ同ウセルハ悲ニ堪ヘズ（楚王初メ屈原ヲ信任セルモ、後之ヲ廢棄セルヲ謂フ）

閔奇思―奇思ハ忠信ヲ謂フ、重ハ深ク思フナリ、結軫ハ心ノ結ボル

憂之多方。【王】內念君父及弟兄也。卬明月而太息兮。【王】上告昊旻愬神靈也。步列星而極明。【王】周覽九天。仰視星宿。不能臥寐。乃至明也。【朱】擥力敢反。一作擥。啓妍反。非是。騑音非。佯一作羊。逌即由反。一作逝。非是。弗一作不。佂音匡。攘而羊反。一作佂勷。一作起躟。澹徒敢反。怵音黜。盪音蕩。卬音仰。一作仰。太一作大。明叶音芒。○擥。持也。騑。驂馬也。下節。按節也。逌。迫也。盡也。將。長也。佂攘。狂遽貌。澹容與。徐步也。倚。立也。盪。搖動貌。方。猶端也。卬。望也。【考】考曰。相佯與徜徉同。佂與狂同。佂攘。言搶攘紛亂如狂也。澹。靜也。初乘車逍遙。既又還入堂。以其獨處有倚而立。故曰獨倚。朱子本仰作卬。

右三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王】蕙草紛芳以興在位之貴臣也。紛旖旎乎都房。【王】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盛貌也。詩云旖旎其華。何曾華之無實兮。【王】外貌若忠。內心佞也。從風雨而飛颺。【王】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爲號令。雨爲德惠。故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萬物殖。故以風雨諭君。言政令德惠所由出也。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王】體受正氣而高明也。羌無以異於衆芳。【王】乃與佞臣而同情也。【朱】旖音倚。旎女綺反。又云旖一作旖。於可反。旎乃可反。即詩阿難字。颺音揚。○曾。重也。敷。布也。旖旎。盛貌。都。大也。房。北堂也。壽所謂背。蓋古人植花草之處也。責蕙無實。猶騷經責蘭之意。【考】考曰。房。堂房也。都房。猶言都堂。非必謂北堂。旖旎乎都房。言其羅生於堂下也。謂之都者。古人拜客燕饗皆於堂。故曰都房。後世謂政事堂。曰都堂。正與此同。懷王初信任三閭。將張皇政憲。既而爲讒邪所詿誤。德性敗壞。三閭尋被讒逐。無復功實之施于久遠。宋玉所以有此言也。

閔奇思之不通兮。【王】傷己忠策無由入也。將去君而高翔。【王】適彼樂土之他域也。心閔憐

スル貌、瘀ハ血敗ナリ。○霜露結ンデ盛夏長養ノ氣ヲ收藏スレバ、枝葉萎黄凋落ス、既ニ時ヲ失ヒテ好時ニ當ラザルヲ恨ム。

〔案〕五臣云フ、恢台ハ長養ナリト黄晉直云フ、恢ハ大ナリ台ハ即チ胎ナリ、夏氣ノ大ニシテ物ヲ育スルヲ言フト。愈云フ、然ハ猶焉ノ如シ、楚辭ハ毎ニ焉ノ字ヲ以テ發端ノ辭トナス、然ノ字モ亦焉ノ字ト同ク發端ノ詞ニ用フ、今人ノ然ノ字ヲ用フルト異ナレリ。

擥騑轡—騑ハ「ソヘウマ」ナリ、下節ハ徐行スルナリ、相佯ハ逍遙ニ同ジ、俇攘ハ紛亂狂者ノ如キナリ、容與ハ徐歩スルナリ、盪ハ搖動ナリ、多方ハ多端ニ同ジ。○己ノ不遇ヲ悲ミ、明月ヲ仰ギテ大息シ、列星ノ下ニ歩シテ一夜

王民無住足竄巖穴也。楚人謂住曰傺也。葉菸邑而無色兮。王顏容變易而蒼黑也。枝煩挐而交横。王柯條糾錯而則疑也。顏淫溢而將罷兮。王形貌羸瘦無潤澤也。柯彷彿而萎黄。王肌肉空虚皮乾腊也。萷櫹槮之可哀兮。王華葉已落莖獨立也。形銷鑠而瘀傷。王身體焦枯疲病久也。惟其紛糅而將落兮。王蓬茸顛仆根蠹朽也。恨其失時而無當。王不値聖王而年老也。朱戒下一有之字。台一作炱。一作怠。並他來反。欿與坎同。臧與藏同。菸音於。邑一作悒。挐女除反。横叶音黄。罷音疲。彿音費。萎一作委。一作矮。萷一作櫹。並音稍。又音朔。櫹音蕭。槮音參。瘀於去反。糅女救反。而一作之。○申重也。恢台。廣大貌。欿。陷。傺。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而沈藏也。菸邑傷壞也。煩挐擾亂也。淫溢。積漸也。罷。毀也。乏也。萎。枯死也。萷。木枝竦也。櫹槮。樹長貌。瘀。血敗也。惟。思也。紛糅衆雜也。考考曰。怠與炲同。謂煤炲。恢炲。言廣豁而溫熱也。然。猶言如此也。於邑與於悒同。顏。謂木葉光彩猶人顏色。故曰顏。淫溢。猶言淫液。木葉將敗壞。必成幽濕。故曰淫溢。柯與枝對則柯言其小者。枝言其大者也。萷音朔。蓋因削得義。謂木葉凋落如削。故從草爲形容之辭。櫹蕭條也。槮。慘憯也。亦言木葉衰敗可哀惜。故從木耳。朱子本戒下無之字。非是。

擥騑轡而下節兮。王安歩徐行而勿驅也。聊逍遙以相佯。王且徐徘徊以戲遊也。歲忽忽而遒盡兮。王年歲逝往之若流也。恐余壽之弗將。王懼我性命之不長也。悼余生之不時兮。王傷己幼少後三王也。逢此世之俇攘。王卒遇譖讒而遑惶也。澹容與而獨倚兮。王煢獨立無朋黨也。蟋蟀鳴此西堂。王自傷閔己與蟲竝也。心怵惕而震盪兮。王思慮惕動沸如湯也。何所

慷慨殞絶シテ志ヲ得ズ、中情亂レテ自ラ憐ムコト窮リナキモ、心常ニ忠貞ヲ失ハズ。

皇天平―凜ハ凛ニ同ジ、寒ナリ、離披ハ分散ナリ、藹ハ繁茂ナリ、余トハ宋玉、屈原ニ代リテ謂フ。○天ハ一年ヲ四時ニ平分シ、何等ノ差異ヲ設ケザルベキモ、余ハ獨リコノ凜秋ヲ悲ム、白露既ニ降レバ、梧(アヲギリ)、楸(アヅサ)忽チ凋落シ、昭々タル日中ハ短クシテ、夜ハ悠々トシテ徒ニ長シ、芳草繁茂ノ時ヲ去リテ、萎縮窮約ノ節ニ入ル、豈ニ悲愁ニ堪ヘンヤ。

秋既先―愜台ハ廣大ノ貌、欿ハ陷ナリ、傺ハ止ナリ、臧ハ藏ニ同ジ、菸邑ハ傷壞ナリ、煩挐ハ擾亂ナリ、淫溢ハ幽濕ナリ、萷ハ木葉凋落ノ貌、櫹槮ハ木葉衰敗

反。○軨。車軾下縱橫木也。軾。所憑以爲敬者也。怦怦。心急貌。考戴東原曰。軨者軾較下縱橫木總名。結軨。謂軨之橫縱交錯。倚軨而涕霑軾。則是倚於輢內之軨。故其涕得下霑軾也。考曰。朱子言一無長字下字。爲是忼慨絶兮不得。謂忼慨殞絶。而不得志也。怦怦。忠正貌。蓋取平正之義。諒。誠也。

右二

皇天平分四時兮。王何直春生而秋殺也。竊獨悲此廩秋。王微霜悽愴。寒慄列也。白露既下百草兮。王萬物羣生。將被害也。奄離披此梧楸。王病傷茂木。又芟刈也。去白日之昭昭兮。王違離天明。而湮沒也。襲長夜之悠悠。王永處冥冥。而覆蔽也。離芳藹之方壯兮。王去已盛美之光容也。余萎約而悲愁。王身體疲病而憂窮也。朱廩一作凜。音義同。下一作降。一作下降。披一作被。與被同。藹於蓋反。萎一作委。○廩秋。秋氣廩然而寒也。奄忽也。遽也。離披。分散貌。梧桐楸梓。皆早凋。襲入也。藹。繁茂也。余宋玉爲屈原之自余也。凡言余及我者。皆放此。萎。草木枯也。約窮也。考考曰。襲。謂就而居之。莊子大宗師。堪坏得之以襲崑崙。是也。長夜。謂至秋晝短而夜漸長也。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王君不弘德。而嚴令也。冬又申之以嚴霜。王刑罰劇峻而重深也。收恢台之孟夏兮。王上無仁恩以養民也。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合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闇下僞。用法殘虐。則忠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之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然欿傺而沈臧。

心ニ憂戚ヲ懷キテ孤立獨處シ、鬱結シテ心解ケズ、家鄉ヲ離レ遠行シテ、今此地ニ來リ到ル。

專思君―君ハ楚王ヲ謂フ、化ハ變ナリ。○吾ガ心專ラ君ヲ思ヒ、自ラ變改スベカラザルモ、君吾ガ心ヲ知ラズ、亦奈何トモスベキナシ、怨ヲ蓄ヒ思ヲ積ミ、煩憺(亂レ動ク貌)シテ食ト事ト倶ニ忘ル、一タビ進謁シテ心中ヲ述ベントセルモ、君ノ心既ニ余ニ異レリ、是ヲ以テ駕シテ故國ニ歸リシモ、謁見スルヲ得ズ、心益悲傷ス。

倚結軨―軨ハ軾ノ下ニ縱横セル木ヲイフ、其ノ縱横交錯セルヲ以テ結軨トイフ、潺湲ハ水流ノ貌、瞀モ亦亂ナリ、怦怦ハ平正ノ貌○軨ニ倚リテ長嘆大息スレバ、涕流レテ軾ヲ霑シ、

懷王一也。**心不レ繹。** 王常念弗レ解。內結藏也。**去レ鄉離レ家兮。** 王背二違邑里一。之二他邦一也。**徠遠客。** 王去レ郢南征。濟二沅湘一也。**超逍遙兮。** 王遠去浮遊。離二州域一也。**今焉薄。** 王欲止無レ賢。皆讒賊也。朱戚一作レ慼。一作レ蹙。竝倉歷子六二反。處昌呂反。繹叶二以路反。離如レ字。又力智反。徠一作レ來。客叶二苦各反。焉於乾反。○廓。空也。有二美一人一。謂二屈原一也。繹。解也。補曰。繹。抽レ絲也。又恐或是懌字。薄止也。

專思レ君兮。 王執レ心壹レ意。在二胷臆一也。**不レ可レ化。** 王同姓親聯。恩義篤也。**君不レ知兮。** 王聽明淺短。志迷惑也。**可レ奈何。** 王頑嚚難レ啓。長歎息也。**蓄レ怨兮積レ思。** 王結レ恨在レ心。慮憤鬱也。**心煩憺兮忘二食事一。** 思レ君念レ主。忘不レ食也。**願一見兮道二余意一。** 王舒二寫忠誠一。自陳列也。**君之心兮與レ余異。** 王方圓殊レ性。猶二白黑一也。

車既駕兮揭而歸。 王回逝言邁。欲レ返二故國一也。**不レ得レ見兮心傷悲。** 王自傷流離路隔塞也。朱思一作レ恖。下同。化叶二呼瓜反一。思去聲。余一作レ我。一無二既字一。揭丘傑反。一無二傷字一。○此君字。乃指二楚王一而言。食事。食與レ事也。揭。去也。考考曰。專於思レ君。不レ能二復之一他。故曰二不レ可レ化。煩憺。煩亂而搖動也。蓋憺本義爲レ安。如二東皇觀者憺忘一歸是也。至二煩憺之憺一。正取二相反之義一。故集韻動也。如二李廣傳威稜憺二乎鄰國一是也。

倚二結軨一兮長太息。 王伏レ車垂レ軾。而號泣也。**涕潺湲兮下霑レ軾。** 王泣下交流。濡二茵席一也。**忼慨絕兮不レ得。** 王中情恚恨。心剝切也。**中瞀亂兮迷惑。** 王思念煩惑。忘二南北一也。**私自憐兮何極。** 王哀二祿命薄一。常含レ感也。**心怦怦兮諒直。** 王志行中正。無レ所レ告也。朱軨音零。一無二長字一。一無二下字。忼一作レ慷。公朗反。瞀音茂。私一作レ思。怦普耕

燕翩翩—宋漠ハ寂寞ニ同ジ、廱廱ハ雁ノ鳴ク聲、鵾雞、鶴ニ似テ黃白色ノ鳥ナリ、啁哳ハ聲繁細ナル貌。

獨申旦—憂思ニ堪ヘズシテ連旦眠ル能ハズ、蟋蟀ノ夜夜、鳴キ行クヲ哀ム、歲月亹々トシテ進ミ、既ニ今歲ノ半ヲ過グ、然モ他鄉ニ淹留シテ成ス所ナシ、ア、。

悲憂窮—美一人ハ屈原ヲ謂フ。○美丈夫アリ、

悵悲哀也。考考曰。泬音血。寥疑當作漻。若作寥與下文寂寥相犯。故作漻爲是。說文。漻。深淸也。泬漻。空豁而澄淸之貌。秋時天氣高朗。故曰泬漻。宋廖與寂寥同。蕭索而虛靜之貌。夏月水泉方漲。洪流淵湃。自然不能靜。至秋潦落則否。故曰寂寥。惜與慘同。悅與怳同。懭悢。玉篇不得志也。蓋懭因廣得義。謂心空廣。無所依據。悢痛貌。古詩。悢良切中懷。是也。去故就新。謂經盛而趨衰。坎廩與坎壈同。廓落。特立無耦之貌。惆悵。悲悶之貌。據哀郢。名與天韻。則淸平生之與人新憐韻。亦可類推而悟也。

燕翩翩其辭歸兮。王將入大海。飛徊翔也。**蟬宋漠而無聲。**王蟪蛁斂翅而伏藏也。**鴈廱廱而南遊兮。**雄雌和樂。羣戲行也。**鵾雞啁哳而悲鳴。**王奮翼鳴呼而低昻也。夫燕蟬過秋寒。將入穴處而懷憂懼。候鴈鵾鷄喜樂而逸豫。言己無有候鴈鵾雞之喜樂。而有蟬燕之憂懼也。朱宋漠一作寂寞。廱一作雝。又作邕。啁竹交反。又張流反。哳陟轄反。○鴈陰起則南。陽起則北。避寒燠也。鵾雞似鶴。黃白色啁哳聲繁細貌。考考曰廱廱。雁鳴聲。

獨申旦而不寐兮。王夜坐瞻視而達明也。**哀蟋蟀之宵征。**王見蟋蟀之夜行。自傷放棄。與昆蟲爲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征行也。**時亹亹而過中兮。**王年已過半。日進往也。亹亹進貌也。詩云亹亹文王。**蹇淹留而無成。**王雖久壽考無成功也。朱亹音尾。○申。重也。亹亹進貌。過中。謂漸衰暮也。蹇語詞也。考考曰。過中。謂過一歲之半也。

右一

悲憂窮戚兮。王修德見過。愁懼惶也。**獨處廓。**王孤立特止。居一方也。**有美一人兮。**王位尊服好謂

以テ忠臣讒ニ遇ヒテ放逐セラル者、感懷尤モ悲痛ニシテ、恰モ遠客トナリ、憭慄（憂懼ノ貌）トシテ、高山ニ登リテ遠望シ、流水ニ臨ミテ逝行ヲ嘆ツ、將ニ郷ニ歸ラントスル人ヲ送ルガ如シ、別離ノ涙、懷郷ノ念、堪フ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

泬寥兮―寥ハ漻ニ作ルベシ、泬漻ハ空豁ニシテ澄清ナル貌、宋廫ハ寂寥ニ同ジ。○秋天高ク氣澄ミ、潦水減退シテ靜寂ニ歸ス、是時ニ當リ、讒ニ遇フノ忠臣益寒涼ノ身ニ迫ルヲ嘆ジ、憯悽（悲痛ノ貌）シテ已マズ、愴怳懭悢（失意ノ貌）トシテ故ヲ去リ新ニ就ク（別離ヲ謂フ）ノ感ニ堪ヘズ、坎廩不平ナルモ廓落（特立ノ貌）トシテ之ヲ慰スル者ナク、獨自ラ悲ムノミ。

王遠客出去之他方也。

登山臨水兮。 王升高遠望。視江河也。

送將歸。 王族親別逝。還故鄉也。朱哉一作夫。落下一有分字。憭音流。又音了。○秋者。一歲之運盛極而衰。肅殺寒涼。陰氣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時。有似叔世危邦。主昏政亂。賢智屏絀。姦凶得志。民貧財匱。不復振起之象。是以忠臣志士。遭讒放逐者。感事興懷。尤切悲歎也。蕭瑟寒涼之意。憭慄猶悽愴也。在遠行羈旅之中。而登高望遠。臨流歎逝。以送將歸之人。因離別之懷。動家鄉之念。可悲之甚也。考考曰。蕭瑟荒寂貌。憭慄。心繚戾而懷危懼之貌。

泬寥兮。 王泬寥曠蕩而虛靜也。或曰泬寥猶蕭條。蕭條者無雲貌。

天高而氣清。 王秋天高朗。體清明也。言天高朗照見無形。傷君昏亂不聰明也。

宋廫兮。 王溝瀆順流漠無聲也。

收潦而水清。 王溝無溢潦。百川靜也。言川水夏濁而秋清。傷君無有清明之時。

憯悽增欷兮。 王愴痛感動歎累息也。

薄寒之中人。 王傷我肌膚變顏色也。

愴怳懭悢兮。 王中情悵惘。意不得也。

去故而就新。 王初會鉏鋙志未合也。

坎廩兮。 王數遭患禍身困極也。

貧士失職。 王亡財遺物逢寇賊也。

而志不平。 王心常憤懣意未服也。

廓落兮。 王喪志失耦魄獨立也。

羈旅而無友生。 王遠客寄居孤單特也。

惆悵兮。 王後黨失輩惆愁毒也。

而私自憐。 王竊內念己自憫傷也。朱泬音血。寥一作膠。清疾正反。古作靜。一作平。宋一作寂。廫一作寥。一作漻。竝音聊。憯七感反。欷虛役反。中去聲。愴初亮反。怳許昉反。懭口廣反。悢音朗。又音亮。廩一作凜。竝力敢反。貧一作窮。羈一作羇。一無生字。非是。憐叶音鄰。○泬寥。曠蕩空虛也。或曰。蕭條無雲貌。清無垢穢也。宋無人聲。廫空虛也。收潦水清。川水夏濁。至秋而清也。憯悽。悲痛貌。欷泣歎貌。愴怳懭悢。皆失意貌。去故就新。別離也。坎廩。不平也。廓落空寂也。惆

〔案〕辯トハ忠邪ノ分ルル所以ヲ辯ズルナリ、九章アリ、故ニ九辯トイフ。

悲哉秋―秋氣蕭瑟（荒涼ノ貌）草木搖落シテ、形體變ジ枝葉枯ル、主昏ク政亂レ、國勢振ハザル象ニ似タリ、是ヲ

楚辭卷第六

九辯第八

九辯者。屈原弟子。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云。

王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闡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爲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考 考曰。九辯自古相傳爲楚大夫宋玉所作。宋玉者屈原弟子也。痛其師忠而放逐。久不得還。因作此篇。以寄哀怨焉。辯者辯忠邪之所以分也。其辭適至九章而止。故名爲九辯。如後世七諫七發亦然。非豫爲之數而作也。

悲哉秋之爲氣也。王 寒氣聊戾。歲將暮也。 蕭瑟兮。王 陰冷促急。風疾暴也。 草木搖落。王 華葉隕零。肥潤去也。 而變衰。王 形體易色。枝葉枯槁也。自傷不遇。將與草木俱衰老也。 憭慄兮。王 思念暴戾。心自傷也。 若在遠行。

漁父莞ー莞爾ハ微笑ノ貌、漁父之ヲ聞キテ一笑シ、枻(舷ナリ)ヲ叩イテ、調節シテ歌ウテ曰ク、滄浪(川ノ名)ノ水清マバ冠ノ紐ヲ濯フベク、濁ラバ足ヲ濯フベキノミ(物ニ凝滯セズ、世ト推移スル意ナリ)ト、遂ニ去ツテ、復相見ル事ナカリキ。

而蒙世俗之塵埃乎。【王】被點汚也【朱】湘史作常。音長。葬上。史有而字。於史作乎。一無之字。中下。史有耳字。皓皓一作皎皎。一無而字。塵埃。史作溫蠖。若從諸本。則埃叶衣字。於支反。若從史。則自叶蒲各反。蠖於郭反。而二字自相叶矣○溫蠖猶惛憒也。【考】考曰。屈子又曰。吾已不能與世俗相容。則獨有赴水以死而已。吾所謂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又安忍蒙世俗之塵埃乎。振衣下安能。史作人又誰能。湘流作常流。腹中下有耳字。皎皎作皓皓。世俗之塵埃。作世之溫蠖。蓋常湘音近訛也。溫與蝹通。張衡西京賦。海物化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蠖尺蠖之蠖。揚雄甘泉賦。嫺娟蠖濩之中。濩胡獲反。與蠖同音。是嫺娟濩。皆疊韻成語。謂宮室深邃。故知蝹蠖謂世俗城府深阻。有使人不勝煩者。注家溫蠖猶惛憒。蓋亦謂此也。

漁父莞爾而笑。【王】笑離斷也

鼓枻而去。【王】叩船舷也

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王】喩世昭明

可以濯吾纓。【王】沐浴升朝廷也

滄浪之水濁兮。【王】喩世昏闇

可以濯吾足。【王】宜隱遁也

遂去不復與言。【王】合道眞也【朱】莞胡板反。枻一作栧。音曳。一無乃字。吾一作我。下句同。濁叶竹六反○莞微笑貌。鼓枻扣船舷也。滄浪之水即漢水之下流也。見禹貢。纓冠系也。【考】考曰。枻與栧同。楫也。鼓枻。搖楫也。漁父引歌者言濯纓濯足。皆隨水之清濁而爲之。在我初無有主持。所謂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者。要如此也。是漁父之所以爲道。而與三閭異其撰。所以不肯與言也。故曰遂去不復與言。蓋卜居漁父二篇。言擧世無有與我同道者也。且二篇亦皆賦也。而以散體行之。故其措辭不必要排比。或有數句不押韻者。文簡先生嘗言。盧陵秋聲賦。及眉山赤壁二賦。皆取則於卜居漁父。蓋知言也。漁父莞爾而笑以下。史删不載。朱子本歌上有乃字。

楚辭卷第五終

屈原曰―聞ク沐浴セル者ハ、必ズ冠ヲ彈キ衣ヲ振ヒテ塵垢ヲ蒙ランコトヲ避ク、吾ガ深ク思ヒ高ク擧レルハ、猶ホ新ニ沐浴セルガ如シ、何ゾ察々（潔白ノ貌）ノ身ヲ以テ汶々（汚レタル貌）タル物ヲ着クルヲ得ンヤ。

寧赴湘―寧ロ湘水ニ投ジテ江魚ノ餌食トナルモ、焉ゾ皓々（潔白ノ貌）タル身ヲ以テ世俗ノ塵埃ヲ蒙ランヤ。

餔其糟【王】從其俗也　而歠其釃。【王】食其祿也　何故深思高擧。自令放爲。【王】遠在他域【朱】曰下史有夫字。人下史有者字。於下史有萬字。世人史作擧世。皆一作混。淈古沒胡沒二反。淈其泥史作隨其流波。叶補悲反。餔布乎反。歠昌悅反。釃力支反。一作醨。深思以下史作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餔食也。歠飲也。糟釃皆酒滓也。以水釃糟曰釃。醨薄酒也。【考】考曰。株守一隅。不能隨時轉化。是謂凝滯於物。聖人則不然。在己初無所主持。常與世上下。所謂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也。故曰能與世推移。淈說文。濁也。蓋掘起其泥。令水渾濁。是爲淈。泥水已濁。更令洶湧而翻起。是爲揚波。言己亦委身在渾濁中也。糟酒滓也。醨。王氏朱子皆作釃。獨史作醨。糟牀泲酒。其希薄者爲醨。釃亦與醨通也。餔糟歠醨。所謂乞其餘爲醉飽者。言己亦隨人在酣醉中也。瑾瑜皆美玉。以喩偉能也。夫隨世依違。初無有忤逆。何禍之有。迺以過人之偉能。與一世立異。由是自取貶黜之禍者。何也。皆濁。史作混濁。淈泥作隨波。歠作啜。懷瑾握瑜以下。朱子本作深思高擧。自令放爲。史注。索隱云。楚辭一本作深思高擧。

屈原曰。吾聞之。【王】受聖人之制也　新沐者必彈冠。【王】拂塵坌也　新浴者必振衣。【王】祛土穢也　安能以身之察察。【王】獨己清潔也　受物之汶汶者乎。【王】蒙塵垢也【朱】衣如字。從史則叶於巾反。安一作誰。汶音問。又音昏。叶莫悲反。從史則叶彌巾反。○察察潔白也。汶汶沾辱也。【考】考曰。彈冠振衣。借喩以起下。言吾之所以峻拒世俗。不肯受其汚䵝者。譬如已沐已浴者。必彈冠振衣。不忍更惹塵垢自汚也。察察。潔清之貌。言其昭察無所隱蔽也。汶汶。蓋泯泯之假借。泯泯。昏亂之貌。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是也。段玉裁言。漢人㟭山㟭水字。作汶山汶水。蓋㟭古音讀如文。因通作汶。而㟭山又作岷山。皆音近通借也。

寧赴湘流。【王】自沈淵也　葬於江魚腹中。【王】身消爛也　安能以皓皓之白。【王】皎皎明也

屈原既―屈原既ニ放逐セラレ、江澤ノ邊ニ遊ビ、且ツ行キ且ツ吟ズ、顏色衰ヘ、形體瘦削シテ枯木ノ如シ。

漁父見―漁父屈原ヲ見、問ウテ曰ク、君ハ三閭大夫（三閭ノ職ハ王族昭、屈、景三姓ノ諸屬ヲ序シ、其賢良ヲ率キテ國士ヲ勵ス事ヲ掌ル、屈原之ニ任ズ）ニアラズヤ、何故ニ斯地ニ來レルカト。

屈原曰―一世ノ人、皆利慾ニ汚レザルハナキニ、我獨リ潔白ナリ、皆善惡ヲ識別セザルニ我ノ獨リ事理ニ明カナリ、是ノ故ニ放逐ノ禍ニ遇ヘルナリ。

漁父曰―聖人事物ニ凝滯セズ、ヨク世俗ト屈伸上下ス、世人皆濁ラバ、君モ亦共ニ身ヲ泥水ニ投ジテ浮沈スベキノミ、衆人皆醉ハバ、君モ亦其糟ヲ食ヒ其汁ヲ啜リテ、共ニ醉フベキノミ、何ノ故ニ獨リ衆俗ト別異シテ放逐ノ禍ヲ買フノ愚ヲ爲スヤ。

後人所能依放而成。未可遽以平正斥之也。史以此篇及懷沙皆爲襄王時所作。夫懷沙之作於懷王時。余既於本篇辯之矣。而此篇亦有江潭及湘流等語。則其爲懷王時所作亦明矣。太史公之言。未可信據也。卜居寄慨。與此篇略同。且言三年不得復見。則亦知同時所作也。

屈原既放。【王】身斥逐也　游於江潭。【王】戲水側也　行吟澤畔。【王】履荊棘也　顏色憔悴。【王】皯黴黑也　形容枯槁。【王】癯瘦瘠也【朱】槁音考【考】考曰。焦勞而悴病。故曰憔悴。瘦削如槁木。故曰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王】怪屈原也　曰。子非三閭大夫與。【王】本其故官　何故至於斯。【王】曷爲遭放於斯也【朱】與史作歟。至於斯。作而至此。【考】考曰。昭景屈三族所居。各自成一里。名曰三閭。屈原以大夫居三閭之中。故漁父稱曰三閭大夫。至於斯。謂至如此之窮阨也。史與作歟。何故至於斯。作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皆濁。【王】衆貪鄙也　我獨清。【王】己忠良也　衆人皆醉。【王】惑財賄也　我獨醒。【王】廉自守也　是以見放。【王】弃草野也【朱】舉世一作世人。皆史作混。我上一有而字。下句同。放下一有爾字【考】林氏曰。濁。謂汨沒利慾。醉。謂暗於鑑識。考曰。言衆皆務利己。無別人淑慝。而吾不能與之同。此其所以見放也。史及王氏本濁醉下皆有而字。

漁父曰。【王】隱士言也　聖人不凝滯於物。【王】不困辱其身也　而能與世推移。【王】隨俗方圓

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王】同其風也　而揚其波。【王】與沈浮也　衆人皆醉。何不

イソ）モ足ラザル所アリ、智モ明知スベカラザル所アリ、數（策ヲ指シテイフ）モ及バザル所アリ、神モ通ゼザル所アリ、君ハ當ニ君ノ志ニ隨ツテ行フベシ、龜策ハ到底之ヲ斷ズル能ハザルナリ。

神有所不通。王天不可計量也。用君之心。王日不能夜光也。行君之意。王所念慮也。王遂本志也。

龜策誠不能知事。王不能決之。朱明叶音芒。數所具反。通叶他光反。知下一有此字。○釋捨也。謝辭也。尺長於寸。然爲尺而不足。則有短者矣。寸短於尺。然爲寸而有餘。則有長者矣。物有所不足。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之類也。智有所不明。堯舜知不徧物。孔子不知農圃之類也。數有所不逮。如言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既是動物。不無贏縮之類是也。神有所不通。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伯夷餓死首陽。盜跖壽終牖下之類是也。考林氏曰。物指龜而言。數指策而言。考曰。雖尺之長。不可以度河嶽之遠大。是尺有所短也。雖寸之短。不可以度毫釐之少數。是寸有所長也。蓋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二句。起下也。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是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也。蓍長丈百莖共一根。其所生。野無虎狼。草無毒螫。其上常有青雲覆之。然吉凶悔吝。有時或不能無失。是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今韻通在東。然東江等韻。與湯庚青通。後世韓昌黎亦有此例。此篇蓋讒從爲一韻。忠窮爲一韻。耕名身生爲一韻。眞人爲一韻。清楹爲一韻。駒軀爲一韻。軛迹翼食爲一韻。凶從爲一韻。清輕鳴名貞爲一韻。長明通爲一韻。意事爲一韻。凡十一換韻。或耕名至清楹爲一韻亦可也。若然是八換韻。其間又有別自爲韻者。眞盡用韻之變者矣。

漁父第七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王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恠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考考曰。此篇。措辭頗爲平正。不似前後諸篇之詰屈。是以說者或疑其非屈子所作。然雍容間澹。自是先秦之文。非

寧與黃―寧ロ高士ト俱ニ翺翔シ、網羅ノ禍ヲ避クベキカ、將タ小人ト共ニ祿爵ヲ爭フベキカ。

世溷濁―是レトヲ請フニ因リテ又自ラ嘆ズルナリ、世亂レテ事理ヲ解セズ、蟬翼モト輕キモ、却テ之ヲ重シトシ、千均モト重キモ、却テ之ヲ輕シトナス、黃鍾(大鍾)ハ破棄セラレテ、瓦釜鳴ル事雷ノ如シ、(忠言壓レテ讒言進ムナリ)讒人勢ヲ得テ賢士ハ名ナシ、世默々トシテ之ヲ論ズル者ナシ・誰カ吾ガ廉貞ヲ知ル者アランヤ。

詹尹乃―尺ハ寸ヨリ長キモ、以テ河嶽ノ大ヲ度ル能ハザレバ、尚ホ短シト謂ハザルベカラズ、寸ハ尺ヨリ短キモ、毫釐ノ微ヲ度ル能ハザレバ、尚ホ長シト謂ハザルベカラズ、世事ハ一概ニ論ズベカラズ、サレバ物(龜ヲ指シテ

寧與黃鵠比翼乎。【王】飛雲嵎也 將與雞鶩爭食乎。【王】啄糠糟也【朱】黃鵠大鳥一擧千里。鶩鴨也【考】林氏曰。與鷄鶩爭食。謂與小人共受爵祿也。黃鵠比翼。言與高世之士。翺翔於寥廓。無近弋者之禍。如魯仲連是也。王引之言。寧猶將。曰寧曰將。互文耳。蓋此篇曰寧曰將。凡八。大抵曰寧適三閭之意者。而曰將其所唾棄而不肯顧也。其言則錯綜相倚。參差不一。而抑彼揚此。隱然情見乎辭矣。此章鵠翼鶩食四字。與上軛迹。別自爲韻。

此孰吉孰凶。【王】誰喜憂也 何去何從。【王】安所由也【朱】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也。【考】林氏曰。請卜之詞。止于此。且應篇首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也。

世溷濁而不淸。【王】貨賂行也 蟬翼爲重。【王】近佞讒也 千鈞爲輕。【王】遠忠良也 黃鍾毀棄。【王】賢智匿也 瓦釜雷鳴。【王】群言進也 讒人高張。【王】居朝堂也 賢士無名。【王】身窮困也 吁嗟默默兮【王】世莫論也 誰知吾之廉貞。【王】不別賢也【朱】張音帳。吁一作宇。默一作嘿○此因而自嘆之詞也。蟬翼言輕薄也。黃鍾謂鍾之律中黃鍾者。器極大而聲最閎也。瓦釜無聲之物。雷鳴謂妖怪而作聲如雷鳴也。張自侈大也。左傳曰隨張必弃小國【考】林氏曰。蟬翼千鈞。謂是非不明。黃鍾瓦釜。謂用捨失序。蓋世溷濁以下。請卜之後。又發一段感慨。且應篇首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王】愚不能明者也 曰。夫尺有所短。【王】騏驥不驟中庭者也 寸有所長。【王】鷄鶴知時而鳴 物有所不足。【王】地毀東南 智有所不明。【王】孔子厄於陳也 數有所不逮。

寧廉潔―寧ロ廉潔正直ニシテ、吾ガ身ヲ淸ウセンカ、將タ突梯(俗ニ隨ヒテ逆ハザル貌)滑稽(圓轉自在ノ貌)脂(あぶら)ノ如ク、韋(なめしがは)ノ如ク滑澾軟柔ニシ己ノ本領ヲ沒却シテ、以テ觸犯スル事無カラシムベキカ、楹ハ圓柱ナリ、觸犯スルナキ意ナリ(絜ハ圍ンデ度ルナリ、)。

寧昂昂―寧ロ己ノ才ヲ發揮シ、驤騰スル事千里ノ馬ノ如クスベキカ、將タ氾々(浮漂スル貌)トシテ水中ノ鳧ノ如ク、俗流ト上下浮沈シテ、苟モ身ヲ全ウスベキカ。

寧與騏―亢軛ハくびきヲ擧グルナリ騏驥ハ駿馬ナリ、○寧ロ才力相若ク者ト肩ヲ竝ベテ事ニ任ズベキカ、將タ凡俗ノ爲ス所ニ倣ヒ、功ヲ立テザルベキカ。(馬ヲ以テ喩フ)。

寧廉潔正直。【王】志如玉也 以自淸乎。【王】修潔白也 將突梯滑稽。【王】轉隨俗也 如脂如韋。【王】柔弱曲也 以絜楹乎。【王】順滑澤也【朱】潔一作絜。突吐忽反。滑音骨。稽音雞。絜胡結反。一作潔。音苦結反。非是。○突梯滑澾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也。絜楹未詳。或疑絜如大學絜矩之絜。謂韋束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絜之。是以突梯滑稽而無所止也。未知是否。【考】考曰。廉潔自淸。言不必如上文超然高擧者。然去就取予。無愆於義。常使躬居淸。是也。突衝突也。梯蓋抵之假借。苟合取容者。有時急進。其談鋒以求與所媚意相抵。故曰突抵。滑滑澤也。稽稽留也。談笑之間。略無阻滯。謂滑。或至委曲喫緊人人傾聽處。忽然而止。謂稽。皆謂巧於迎合。如淳于髡滑稽。亦謂此也。如脂如韋。謂無所主持於己也。圍而度之曰絜。楹圓柱也。絜楹。喩無所觸忤也。梯稽脂韋四字。亦自爲韻。其不曰抵。而曰梯。蓋亦取於諧韻也。

寧昂昂。【王】志行高也 若千里之駒乎。【王】才絕殊也 將氾氾。【王】普愛衆也 若水中之鳧。【王】群戲遊也 與波上下。【王】隨衆卑高 偸以全吾軀乎。【王】身免患憂【朱】昂五剛反。一作卬。音同。氾一作汎。鳧下一有乎字。非是。偸一作揄。與偸同。○駒馬之未壯者。鳧野鴨也。【考】林氏曰。昂昂千里之駒。謂不匿才以自屈。氾氾水中之鳧。謂不露能以觸忌。考曰。氾氾與汎汎同。務與世上下。無露能以觸忌。譬如偸竊得以保生。故曰偸以全軀。偸與上文媮生之媮自別。王氏本鳧下有乎字。朱子以爲非是。此章鳧與駒軀。別自爲韻。

寧與騏驥亢軛乎。【王】沖天區也 將隨駑馬之迹乎。【王】安徐步也【朱】軛於革反。○亢擧也。軛車轅前衡也。【考】考曰。亢抗同。抗擧也。與騏驥亢軛。謂得與己材力相若者。與俱隆其脊梁以擧軛。言喜任事。不避艱阻也。隨駑馬之迹。謂傚凡庸所爲。無別立事功也。

送リ、來ル者ハ迎ヘテ世俗ノ儘ニ從ヒ、困窮ヲ避クベキカ。
寧誅鋤―寧ロ官仕ヲ辭シ草茅ヲ刈去リテ耕稼ヲ業トスベキカ、將タ交ヲ大人(貴人)ニ納レテ名ヲ揚グベキカ。
寧超然―哫訾ハ言ヲ以ヲ媚ブルナリ、粟斯ハ他人ノ顏色ヲ承ケテ、容レラレン事ヲ求ムルナリ、喔咿儒兒ハ强ヒテ談笑スル貌、寧ロ世俗ヲ超脫シ、吾ガ本領ヲ固守スベキカ、將タ從媚ヲ以テ宮人ニ事フベキカ
〔案〕愈云フ、哫訾粟斯喔咿儒兒ハ案スルニ韓昌黎ノ文ノ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ハ即チ此ニ本ク哫訾ハ即チ趑趄、儒兒ハ囁嚅ナリ雙聲疊韻ノ辭ハ本ト一定セズ、倒順皆通ズ、粟斯ハ櫪撕ナランズ、古昔罪人ヲ禁止スル具ナリ、此ニ粟斯トアルハ敢テ妄動セズシテ桎梏セラルル如キヲイフ、

寧誅鋤草茅【王】刈蒿菅也 以力耕乎。【王】種稼穡也 將游大人【王】事貴戚也 以成名乎。【王】榮譽立也【朱】鋤一作鉏。士魚反。○鋤去穢助苗也。游偏謁也。大人猶貴人也。【考】考曰。誅茅力耕。言能仕辭祿。耕稼以終其世也。遊大人成名。言納交於當世權要。以求爲名高也。大人。如孟子說大人云者。非大人君子之謂也。

寧正言不諱。【王】諫君惡也 以危身乎。【王】被刑戮也 將從俗富貴。【王】食重祿也 以媮生乎。【王】身安樂也【朱】媮音偸。舊音俞。非是【考】考曰。正言危身。謂如朱雲張綱。富貴媮生。謂如胡廣華歆。媮與偸通。偸樂也。阿諛取容。使躬居安。故曰媮生。據詩盧令。令與仁韻。車鄰令與鄰顚韻。離騷。名與均韻。惜誦。明與身韻。則身生之爲韻。亦可類推而悟也。且此章諱貴二字。亦別自爲韻。

寧超然高擧。【王】讓官爵也 㠯保眞乎。【王】守玄默也 將哫訾粟斯。【王】承顏色也 喔咿儒兒。【王】强笑噱也 以事婦人乎。【王】詘蜷局也【朱】哫一作促。竝音足。又子祿反。訾音貲。粟一作栗。一作慄。斯一作㰚。音斯。喔音握。咿音伊。儒兒一作嚅唲。音同。○哫訾以言求媚也。粟從米詭隨也。其從木者謹飭也。非是。斯辭也。喔咿儒兒强語笑貌。婦人蓋謂鄭袖也。【考】考曰。超然高擧。謂潔己殉道。絕俗獨立。而無失我之眞性。如黃憲徐穉之於漢末。管寧之於魏氏。是也。蓋與促婗齪通。皆謂局促狹小。從口者。謂言語促小也。訾。毀訾也。低聲絮語。務毀訾他人以取容。謂柔媚之態也。慄謂慄慄危懼。斯。語助。如豳風恩斯勤斯之斯。喔咿儒兒。注家以爲强笑噱。蓋雞聲曰喔咿。又吟哦聲曰伊吾。或作咿唔。儒兒。林氏本作嚅唲。嚅。囁嚅之嚅。唲。汝移反。小兒語曰唲嘔。是知喔伊嚅唲。亦謂竊竊私語也。奉承宮掖妃嬪者。必有促訾以下媚態。故曰以事婦人乎。訾斯咿唲四字。別自爲韻。擧下以。朱子作㠯。慄作粟。

屈原既—屈原放逐セラレテ既ニ三年、其間マタ君ニ見エテ己ノ志チ伸ブル能ハズ、憂思シテ適從スル所ニ迷フ。

乃往見—太卜ハ卜筮チ掌ル者ノ長チ謂フ、○卜者鄭詹尹チ訪ヒ、己ノ疑惑チ卜筮ニヨリテ解決セントス。

詹尹乃—詹尹策(めどぎ即チ筮竹ナリ)チ正シク机上ニ立テ、龜甲(龜甲チ燒キテ卜スルナリ)ノ塵チ拂ヒ、曰ク、君先ヅ何チカ卜筮ニ問ハントスルカチ言ヘト。

屈原曰—悃欵ハ誠實ノ貌、朴ハ質直ナリ、○屈原曰ク吾將タ誠實質直ニシテ、心チ君國ニ盡サンカ、將タ去ル者ハ

曰卜居也。【考】考曰。卜居。漁父。亦設題敍述。以洩憤懣。非必有是事也。

屈原既放三年。【王】遠出郢都。處山林也 不得復見。所在險也【王】道路僻遠。竭知盡忠。【王】建立策謀。披心智 而蔽鄣於讒。【王】遇諂佞也 心煩慮亂。【王】慮憒悶也 不知所從。【王】迷所著也【朱】知一作智。一無而字。慮一作意。【考】考曰。段玉裁以爲。從於古韻在第九部。讒在第八部。因以讒爲合韻。蓋詩綠衣谷風。幷風心爲韻。晨風風林欽爲韻。小戎。中驂爲韻。東方朔七諫。亦風與心韻。則讒從之爲韻。亦可類推而悟也。知。林氏本作智。

乃往見太卜。【王】稽神明也 鄭詹尹。【王】其姓名也 曰。余有所疑。【王】意惶惑也 願因先生決之。【王】斷吉凶也【朱】一無乃字。

詹尹乃端策拂龜。【王】整儀容也 曰。君將何以教之。【王】願聞其要【朱】一無將字。○端正也。策。蓍莖也。正之將以筮也。龜。龜底殼也。拂之將以卜也。四字見曲禮。【考】考曰。端策。言取策放于几上。端直之使不斜歪。拂龜。拂龜上塵埃也。

屈原曰。【王】吐詞情也 吾將悃悃欵欵。【王】志純一也 朴以忠乎。【王】竭誠信也 將送往勞來。【王】追俗人也 斯無窮乎。【王】不困貧也【朱】悃苦本反。欵一作款。苦管反。勞去聲。來如字。或亦讀作去聲。非是○悃欵誠實傾盡之貌。朴質也。勞來來者勞之也。【考】考曰。悃悃欵欵。竭己致誠。無容矯僞之貌。如此者。其執心必敦朴。故曰朴以忠乎。往者送之。來者勞之。隨所遭値。無有拂逆。其與物相仍。無窮極之道也。故曰斯無窮乎。朴林氏本作樸。

下崢嶸―崢嶸ハ山ノ高キ貌、寥廓ハ廣豁ナリ惝怳ハ自失ノ貌、泰初ハ太古自然ノ道ヲ謂フ、○俯セバ高峻山岳ノ如キヲ見ルノミニシテ大地ヲ見ズ、仰ゲバ茫漠トシテ天ヲ見ズ、視ルナク聽クナク、無爲至清ノ域ニ達シ、泰初ト合體シ仙道ノ成レルヲ謂フ。

〔案〕居ハ處ナリ、身ヲ立テ安ンズル所ノ地ヲイフ、居室ノ居ニアラズ。

鄰。【王】與道幷也【朱】崢鋤耕反。嶸音宏。一作嶒。寥一作嵺。闃叶無巾反。○崢嶸深遠貌。寥廓。廣遠也。惝怳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爲憂而願爲方仙之道。至此則眞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視人世。甕盎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考】考朱子曰。寥廓。廣遠也考曰。崢嶸。謂山岳峻嶮。蓋憑高俛視。止見有窈突如山岳狀。不復覺其果爲大塊否。故曰崢嶸而無地。莊子所謂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是也。惝怳與懭恍同。太初。太古自然之道也。此篇重曰以下半幅。雄瞻麗縟。使人樂於諷誦。宜乎司馬長卿作大人賦。多襲其語也。朱子謂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是亦眞知三閭者矣。然其爲言。不過謂果得成道。以身託於仙靈之境。心有種種奇特如此者。以慰今之苦悶。非眞有得乎己者也。余故曰。遂不如前半幅述神遊之樂。有足以見三閭德性之美者也。蓋三閭亦因得神遊之樂。遂衍爲一大手筆耳。

卜居第六　　離騷二十四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決之。遂爲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姑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王】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己執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

門ノ界ヲ越エテ更ニ北行スルヲ謂フ、迅風ハ疾風、清源ハ極北ノ地名トス、軼ハ追ヒ越スナリ、顓頊ハ北方ノ帝ナリ、增冰ハ積氷ナリ○南ヨリ更ニ北ニ遊ブヲ謂フ。

歷玄冥―玄ハ黑ナリ、冥ハ暗ナリ、北極幽暗ノ地ヲイフ、○極北道絕エテ正路ヲ取ル能ハザレバ、小徑邪路ヲ歷テ間維（四維ノ間ナリ）ニ至レバ、黔嬴（北方ノ神ノ名）屈原ヲ導キテ平路ニ入ル。

經營四―經營ハ周流ニ同ジ、歷遊スルナリ、六漠ハ六合ナリ、列缺ハ天ノ間隙、大壑ハ海ナリ。

〔案〕抉ニ云フ、列缺史記ノ註ニ天閃トアリ、案スルニ天裂クレハ必ズ光ヲ見ル或ハ是レカ。

源一作涼。○逴。遠也。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軼從後出前也。迅疾也。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冰。【考】考曰。舒并節。當作并舒節。蓋誤倒也。令從車皆舒節。故曰并舒節。逴。朱子言一作踔。爲是。踔。絕遠之貌。垠。界垠也。絕垠乎寒門。猶言絕寒門之垠。謂踔寒門而更北也。淸源。蓋極北地名。此章氷與門韻。段玉裁以爲。門在古韻第十三部。而氷在第六部。與門爲合韻。但在古書未有見他例也。

歷玄冥以邪徑兮。【王】道絕。幽都路窮塞也 乘間維以反顧。【王】攀持天紘以休息也 召黔嬴而見之兮。【王】問造化之神以得失 爲余先乎平路。【王】開導我。入道域【朱】黔其炎反。嬴從羊倫爲反。一從女餘輕反。未知孰是。然二字史記作含靁。漢書作黔靁。則當爲從羊之嬴矣。先下一有道字。○間維補引孝經緯曰。天有六間。黔嬴舊說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皆怪妄之說不可考矣【考】考曰。玄。黑也。玄冥。蓋取極北幽闇之義。邪徑。謂邪取徑而往。徑字虛用。維謂所以繫之。如地維之維。在四維之間。故曰間維。黔嬴。蓋北方之神名。故以黔嬴爲名。黔亦黑也。嬴。從貝作嬴爲是。如大招直嬴之嬴。謂其德有餘也。朱子言。先下一有道字。爲是。蓋與導同。

經營四方兮。【王】周遍八極 周流六漠。【王】旋天一匝 上至列缺兮。【王】窺天間隙 降望大壑。【王】視海廣狹【朱】漠漢樂歌作幕。缺一作闕○六漠謂六合也。列缺天隙電照也。大壑。在渤海東。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考】考曰。列。裂同。大壑。謂海也。

下崢嶸而無地兮。【王】淪幽虛也 上寥廓而無天。【王】怳無形也 視儵忽而無見兮。【王】目瞑眩也 聽惝怳而無聞。【王】窈無聲也 超無爲以至淸兮。【王】登天庭也 與泰初而爲

九韶ハ舜ノ樂、御ハ歌フナリ、湘靈ハ湘水ノ神、海若ハ海神、馮夷ハ川ノ神、海若ト馮夷トヲシテ舞ハシムルナリ

玄螭ハ黑キ螭ナリ、蟉虯ハ盤曲ノ貌、便娟ハ輕麗ノ貌、軒翥ハ飛揚スルナリ、博衍ハ響キ渡ルヲ謂フ。

舒并節―舒并節ハ一同轡ヲ緩メテ速ニ馳スルナリ、寒門ハ北極門ナリ、絕垠乎寒門トハ寒

以二女。以治天下。內之大麓。任之以職。則羣僚師師。百官惟時。於是遂禪以位。升爲天子。乃作韶樂。鐘鼓鏗鏘。九奏乃成。屈原自傷不值於堯。而遭濁世見斥逐也

使湘靈鼓瑟兮。【王】百川之神皆謡歌也　令海若舞馮夷。【王】河海之神咸相和也。海若神名也。馮夷水仙人也。淮南言。馮夷得道。以潛於大川也

玄螭蟲象並出進兮。【王】鬼魅神獸。喜樂逸豫。螭龍類。象罔象也。皆水中神物。　形蟉虯而逶蛇。【王】形體蜿蟺。相銜受也

雌蜺便娟以增撓兮。【王】神女周旋侍左右也　鸞鳥軒翥而翔飛。【王】鷦鵬玄鶴奮翼舞也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王】五音安舒。靡有窮也　焉乃逝以徘徊。【王】遂往周流究九野也【朱】而蹕御一作其還衡。

歌叶居支切。令一作命。憑一作馮。螭丑知反。象一作蟓。似兩反。玄螭蟲象並出進。一作列螭象而並進。蟉於九反。虯巨九反。蛇一作迤。蜺五歷五結二反。說見騷經。便毘連反。娟於緣反。爾雅疏引作嫕嬛。音同。撓而照反。軒一作騫。音同。其字從鳥。翥章庶反。焉尤虔反。逝一作遊。非是。以一作而○蹕止行人也。御禦也。咸池堯樂。承雲黃帝樂也。又曰顓頊樂。又曰有虞氏之樂。無所稽考。未詳孰是。二女娥皇女英也。御侍也。九韶已見騷經。湘靈湘水之神也。海若海神號。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水仙。莊子亦云。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又曰。河伯也。象國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也。蟉虯盤曲貌。便娟輕麗貌。撓纏也。翥舉也。博衍寬平之意。焉語詞也。【考】考曰。祝。祝髮之祝。斷。也融。融液也。火氣之烈。金鐵亦融液。而至斷絕。故以爲南方神名。騰告。猶言騰上而告。謂急告之也。書簫韶九成。故曰九韶。焉猶言於是也。王氏本。咸池上有樂字。逶蛇作逶迤。娟作蜎。皆非是。

舒并節以馳騖兮。【王】縱舍銜轡而長驅也　逴絕垠乎寒門。【王】經過后土。出北區也。寒門北極之門　軼迅風於清源兮。【王】遂入八風之藏府也　從顓頊乎增冰。【王】過觀黑帝之邑宇也【朱】逴敕角反。一作踔。敕孝反。門叶彌巾反。軼音逸。

渉青雲—汎濫ハ度ナキ貌、舊鄕ハ楚都郢ヲイフ、邊馬ハ驂馬ナリ。〔案〕玦ニ云フ、邊馬ヲ兩驂ト說クハ未ダ穩ナラズ離騷ニ蜷局顧ニ作ル、此レ恐ラクハ訛ナラン。

思舊故—氾ハ汎ナリ、汎濫ニ同ジ○屈原天ニ升リ雲ニ乘ジ、百神ヲ驅使シテ遠遊ス、然モ一旦故鄕ヲ思ヘバ、戀戀ノ情ニ堪ヘズ、是ニ於テ進退俯仰シ、自ラ志ヲ抑ヘテ踟躕ス。

指炎帝—炎帝ハ南方ノ帝、南疑ハ九疑山ナリ、方外ハ窮遠ノ地ヲ謂フ、荒忽ハ空漠ナリ、沛ハ行クコト疾キ貌、罔瀁ハ水ノ盛ナル貌。

祝融戒—祝融ハ南方ノ神、蹕御ハ行人ヲ止メテ妨碍ヲ禦グナリ、虙妃ハ離騷ニ見ユ、咸池ハ堯ノ音樂、承雲ハ黃帝ノ音樂、二女ハ娥皇女英ナリ、九歌ニ見ユ

余心悲兮。【王】思我祖宗。哀懷王也 邊馬顧而不行。【王】騑驂俳佪睨故鄕。也【朱】一無以字。一無游字。行叶戸郎反。○邊。旁也謂兩驂也。【考】考曰。濫下諸本有遊字。非是。朱子言一無游字。

思舊故以想像兮。【王】戀慕朋友。念兄弟也 長太息而掩涕。【王】喟然增歎。泣沾裳也。屈原謂修身念道。得遇仙人。託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舊。欲竭忠信。以寧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 氾容與而遐舉兮。【王】進退俛仰。復欲去也 聊抑志而自弭。【王】且自厭按而踟躕也【朱】以一作而。像一作象。氾與汎同○。屈原謂修身念道得遇仙人託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舊。欲竭忠信以寧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

指炎帝而直馳兮。【王】將候祝融以諮謀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吾將往乎南疑。【王】過衡山而觀九疑也 覽方外之荒忽兮。【王】遂究率土。窮海隅也 沛罔瀁而自浮。【王】水與天合。物漂流也【朱】神一作帝。疑一作嫉。覽一作覺。罔摩郎反。瀁以養反。一作罔象。浮叶扶呲反。○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也。沛流貌。罔瀁水盛貌【考】考曰。沛。行疾貌。朱子本神作帝。罔象作罔瀁。

祝融戒而蹕御兮。【王】南神止我。令北征也 騰告鸞鳥迎虙妃。【王】馳呼洛神。使侍余也 張咸池奏承雲兮。【王】思樂黃帝與唐堯也。咸池堯樂。承雲雲門。黃帝樂也。屈原得祝融止已。即時還車將即中土。乃使仁賢若鸞鳳之人。因迎貞女如洛水之神。使達己於聖君德若黃帝帝堯者。欲與建德成化制禮作樂。以安黎庶也 二女御九韶歌。【王】美堯二女助成化也。韶舜樂名也。九韶九奏也。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

旹曖曃—曖曃ハ暗キ貌。曭莽ハ明カナラサル貌。玄武ハ北方ノ七星、文昌ハ北斗魁ノ前ノ六星。掌行ハ從行者ヲ掌ラシムルナリ、○衆神ヲ部署シ車轂ヲ竝ベテ行クナリ。

路曼曼—曼曼ハ遠キ貌、修ハ長ナリ、弭節ハ徐行スルヲイフ、高厲ハ疾ク馳スルナリ、弭節、恐クハ抗節ノ訛、雨師ハ雨ノ神。

欲度世—度世ハ塵世ヲ超越シテ仙去スルヲ謂フ、恣睢ハ放肆ナリ、担撟ハ高ク擧ルナリ。〔案〕玦ニ云フ、担ハ揭ト通ズ、撟ハ擧ナリ。

旹曖曃其曭莽兮。【王】日月晻黮而無光也　召玄武而奔屬。【王】呼太陰神使承衞也　後文昌使掌行兮。【王】顧命中宮敕百官也。天有三宮。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故言中宮也。　選署衆神以竝轂。【王】悉召羣靈皆侍從也【朱】曖音愛。曃音逮。一作晻。一上烏感反。下於計反。一作黯黮。上音晻。下徒感反。曭音儻。莽莫郎反。屬音燭。○曖曃昧暗也。曭日不明也。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考】考曰。曖曃。濛昧之貌。莽。滞同。曭莽。視不分明也。使掌行。使掌行列也。署。部署也。言擇衆神部署之。令幷己所乘車轂而行也。王氏本曃曃作晻曖。

路曼曼其脩遠兮。【王】天道蕩蕩長無窮也　徐弭節而高厲。【王】按心抑意徐從容也　左雨師使徑待兮。【王】告使屛翳備不虞也　右雷公而爲衞。【王】進近猛將任威武【朱】曼莫干反。脩一作悠。徐一作颯。徑待見騷經。而一作以。○厲憑陵之意。【考】考曰。厲戾通。疾飛也。使徑待。謂使留在徑而待也。據語勢。當作徐抗節而高厲。不可言弭節。蓋因下文有抑志而自弭之言誤也。王氏本脩作悠。

欲度世以忘歸兮。【王】遂濟於世追先祖也　意恣睢以担撟。【王】縱心肆志所願高也　內欣欣而自美兮。【王】忠心悅喜德純深也　聊媮娛以淫樂。【王】且戲觀望以忘憂也【朱】欲上一有遂字。欲下一有遠字。一有遂字。恣如字。又千咨反。睢許鼻反。担居桀反。撟音矯。一云上丘列反。下居廟反。而一作以。淫一作自。樂叶五教反。○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恣睢放肆也。担撟軒擧也。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考】考曰。担。居傑反。音竭。與揭通。撟與矯通。皆擧也。朱子以爲担撟軒擧。是也。自美。自以爲佳美也。媮與愉同。自樂。言自以是爲樂也。王氏本欲下有遠字。朱子本自樂作淫樂。皆非是。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王】隨從豐隆而相羊也　忽臨睨夫舊鄉。【王】觀視楚國之堂殿也　僕夫懷

歷太皓—大皓ハ大皞ナリ、東方ノ帝、飛廉ハ風ノ神、陽ハ太陽、杲杲ハ明カナル貌、○東方ノ帝ヲ訪ハントシテ、右ニ轉ジ、風神ヲ先驅トシ、天明ヲ待タズシテ直ニ往クナリ。

〔案〕兪樾ハ天地ヲ天池ノ誤トナセリ姑ク書シテ疑ヲ存ス。

風伯爲—風伯ハ風ノ神、翼ハ威儀ノ盛ナル貌、蓐收ハ西方ノ神、西皇ハ西方ノ帝、少皞ナリ○更ニ西方ニ遊ベルヲ謂フ。

擎彗星—斗柄ハ北斗星ノ柄ナリ、麾ハ旗ノ類ナリ、叛ハ分散スル貌。〔案〕玦ニ云フ、驚霧之流波トハ露氣流波ノ如キナリ。

戈戰反。行叶戶郞反。句一作鈎。○膠葛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斑駁文也。漫衍無極貌。句芒木神也。月令。東方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考 考曰。斑者斑駁。爲相繆加之貌。方行。謂其行列成方形。芒。萌同。勾萌蓋取草木初發生之義。因以爲東方神名也。王氏本勾作鈎。

歷太皓以右轉兮。王 遂過庖犧而咨訪也。東方甲乙。其帝太皓。其神鈎芒。太皓始結罔罟。以畋以漁。制立庖厨。號之爲庖犧氏也。

前飛廉以啓路。王 風伯先導。以開徑也。

陽杲杲其未光兮。王 日耀旭曙。旦欲明也。

凌天地以徑度。王 超越乾坤之形體也。朱 啓一作燭。其一作亦。徑一作俓。音義同○太皓卽太皞也。始結罔罟。以畋以漁。制立庖厨天下號之爲庖犧氏。飛廉已見騷經。俓直也。

風伯爲余先驅兮。王 飛廉犇馳而在前也。

氛埃辟而淸凉。王 掃除霧霾與埃塵也。

鳳凰翼其承旂兮。王 俊鳥夾轂而扶轉也。

遇蓐收乎西皇。王 遇少陰神於海津也。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西皇卽少昊也。離騷經曰。召西皇使涉予。知西皇所居在於海津也。朱 爲去聲。先一作前。氛埃辟一作辟氛氣。辟必亦反○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卽少昊也。左傳曰。金正曰蓐收。考 考曰。蓐收。蓋取秋收之義。蓐。謂粒米狼戾。如臥蓐也。翼者。翼然有儀之貌。朱子本辟氛埃作氛埃辟。非是。

擎彗星以爲旍兮。王 引援孛光以翳身也。

擧斗柄以爲麾。王 握持招搖東西指也。

叛陸離其上下兮。王 僚隸叛散以別分也。

遊驚霧之流波。王 蹈履雲氣。浮澂淸也。朱 擎一作檠。旍卽旌字。一作旌。麾叶吁爲反。叛音判。波叶補基反。○斗柄北斗之柄。所謂杓也。麾。旗屬。叛。繚隸分散之貌。

ルチイフ、豐隆ハ雷師、大微ノ神ノ名、重陽ハ天ナリ、旬始ハ星ノ名、清都ハ天帝ノ居ル所、太儀ハ天帝ノ庭ナリ、於微閭ハ周禮ニ東北ノ山鎭チ醫無閭トイフト見ユ、之ニ同ジ。

屯余車—紛ハ盛ナル貌、溶與ハ容與ニ同ジ、從容ナリ、婉婉ハ蜿蜿ニ同ジ、委蛇ハ長キ貌、○百神扈從シテ天界チ競ヒ馳スルチイフ。

建雄虹—采旄ハ彩旗ナリ、服ハ服馬ナリ、車一輛ニ馬四頭チ駕ス、中央ノ轅チ夾ム二頭チ服トイヒ、兩邊ノ二頭チ驂トイフ、偃蹇ハ驕傲ノ貌、連蜷ハ進マザル貌。

騎膠葛—騎ハ從騎ナリ、膠葛ハ雜亂ノ貌、斑ハイリマジル貌、漫衍ハ極リナキ貌、句芒ハ東方ノ神ナリ。

帝之寺舍也

造旬始而觀清都。【王】遂至天皇之所居。旬始天皇名也。朝發軔於太儀兮。【王】旦早趨駕於天庭。太儀天之帝庭習威儀之所處也。夕始臨乎於微閭。【王】暮至東方之玉山也。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朱】其一作而。閭闔一作閶闔。予一作余。大音泰。陽下一有以字。於於其反。一作微毋閭。○排推也。望予須我之來也。與騷經倚閶闔而望予者。意不同矣。豐隆已見騷經。大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者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旬始星名。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也。大儀天帝之庭也。於微閭。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考】考曰、太微蓋神名。朱子所謂宮垣十星。謂紫微垣。而守宮垣之神。名爲太微。閭。太微之所居。是指神所居而言。非特指宮垣也。豐隆。雷神也。望予。猶九歌云顧予。謂徘徊顧望。不敢遽進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王】百神侍從無不有也　紛溶與而並馳。【王】車騎籠茸而競馳也　駕八龍之婉婉兮。【王】虬螭沛艾屈偃蹇也　載雲旗之逶蛇。【王】旗旐竟天皆霓雲也【朱】溶音容。婉婉一作蜿蜿。蜿音苑○溶水盛也【考】考曰。容。朱子本作溶。非是。

建雄虹之采旄兮。【王】係綴蝃蝀。文采紛錯　五色雜而炫燿。【王】衆采雜厠而明朗也　服偃蹇以低昂兮。【王】駟馬駿駭而鳴驤也　驂連蜷以驕驁。【王】驂騑。驕驁怒顛狂也【朱】炫音縣。燿音曜。蜷巨員反。驕居召反。驁五到反○服衡下夾轅兩馬也。驂衡外挽靷兩馬也。連蜷。句蹄也。驕驁馬行縱恣也【考】考曰。蜷。卷曲也。兩驂繼服。左右羅列。故曰連蜷。

騎膠葛以雜亂兮。【王】參差駢錯而縱横也　斑漫衍而方行。【王】繽紛容裔以竝升也　撰余轡而正策兮。【王】我欲遠馳路何從也　吾將過乎句芒。【王】就少陽神於東方也【朱】騎奇寄反。膠葛一作轇轕。音同。以一作其。漫莫半反。一作曼衍。

玉色頩—玉色ハ顏色玉ノ如キナリ、頩ハ美キ貌、脕ハ肥エテ潤澤アルナリ、汋約ハ柔弱ノ貌、要眇ハ深遠ノ貌、○屈子修練ノ功ヲ積ミ、顏色肥澤シテ形體銷釋シ、精神純粹ニシテ、往カザル所ナキ妙境ニ達セルヲ謂フ。

嘉南州—南國ハ溫暖ニシテ桂樹冬榮フ、因テ之ヲ美トシ嘉ス、家ハ寂ニ同ジ載營魄ハ魂魄ヲ煉ルヲ謂フ、登霞ハ登仙ナリ。

〔案〕老子ニ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ト見ユ。

命天閽—天閽ハ天門ノ開閉ヲ掌ル番人、閶闔ハ天門ナリ、望予ハ徘徊顒望シテ遽ニ進マザ

汋約兮。【王】身體癯瘦柔媚善也 神要眇以淫放。【王】魂魄飄然而遠征也【朱】頩普茗。普經二反。脕音晩。又音萬。一作艶。…一作晏。壯叶音莊。汋音綽。眇與妙同。放叶音方。○頩美貌。一曰斂容貌。脕澤也。醇厚也。粹不雜也。質銷鑠。所謂形解銷化也。汋約柔弱貌。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焉。汋約若處子。要眇深遠貌。淫縱也。【考】考曰。玉色謂顏色紅潤如玉也。要與窈通。是屈子蓋因往之有得於心者。度練脩之精。必得至于此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王】奇美大陽氣和正也 麗桂樹之冬榮。【王】元氣溫煖不隕零也 山蕭條而無獸兮。【王】溪谷寂寥而少禽也 野寂漠其無人。【王】林澤空虛罕有人也 載營魄而登霞兮。【王】抱我靈魄而上升也。霞。謂朝霞。赤黃氣也。 掩浮雲而上征。【王】攀緣蹈氣而飄騰也【朱】野一作埜。冢與寂同。一作寂。漠一作冥。其一作乎。霞與遐同。古字借用。征一作升。○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言以此時昇仙而去也。載。猶加也。營。猶熒熒也。魄說見九歌矣。此言熒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霞與遐通。謂遠也。蓋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矣。故脩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上征也。【考】太田晴軒曰。魄。形魄也。營者熒之假借。熒惑也。人之易於熒惑者。以有其形體也。故曰熒魄。載熒魄而登霞。謂以血肉之軀飛昇。非尸解而去者比也。考曰。麗。以爲美麗也。霞。假通。如王假于有廟之假。登假。謂登至于天也。大抵登仙者。宜於南方溫暖之地。不宜於窮陰凝冱之鄉。南州炎德。桂樹冬榮。及山野亦空豁。無獸無人。擧宜於登仙之地也。高出于雲表。故曰掩浮雲。王氏本其作乎。朱子本掩作淹。皆非是。

命天閽其開關兮。【王】告帝衞臣啓禁門也 排閶闔而望予。【王】立排天門而須我也 召豐隆使先導兮。【王】呼召雷師使淸路也 問大微之所居。【王】博訪天庭在何處也 集重陽入帝宮兮。【王】得升五

ヲ以テスベク、言ヲ以テスベカラズ、由來道ハ在ラザル所ナシ、人其ノ魂ヲ亂スナケレハ道ハ自然ニ其ノ身ニ歸シ神氣ハ中夜虛靜ノ時ニ存スルヲ見ン故ニ心ヲ虛ニシテ物ノ先トナルナケレハ庶物自ラ成ラン、此レ即チ進德ノ門ナリ。

〔案〕受傳ハ互文。

聞至貴—至貴ハ至妙ノ言ナリ、羽人ハ仙人ナリ、仍ハ就クナリ、丹丘ハ晝夜常ニ明カナル處、不死之舊鄕ハ仙人ノ居ル所ナリ。

朝濯髮—湯谷ノ上ニ扶木アリ、九日下枝ニ居リ、一日上枝ニ居ル、九陽ハ下枝ニ居ル九日ヲ謂フ、飛泉ハ日入ノ氣、琬琰ハ玉ノ名、華英ハ美花ナリ。

〔案〕玦ニ云フ、微液ハ微妙ノ滋液ト、林云フ、懷ハ之ヲ懷ニ食スルナリ、山海經ニ稷澤ニ白玉多ク、玉膏アリ、黃帝是レ食ヒ是レ餐スト、亦此ノ類ナリト。

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小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在也。滑。亂也。而汝也。一專也。孔甚也。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爲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考]考曰。彼。指道而言。人能無滑亂其魂。則所謂道者。將自然而在。故曰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凡得道要在虛心以待之。而無爲之業莫先焉。故曰無爲之先。能以虛心得道。則庶類由此而成。眞進德之門也。莊子載廣成子告黃帝。及女偊與南伯子葵論道。與此略同。然屈子非必襲於莊。蓋擧當世所傳也。大抵皆虛擬之言。非前數章所載。眞有得於己者比。要不足貴也。王氏本滑上有淈字。朱子本不可傳上有而字。皆非是。

聞至貴而遂徂兮。[王]見彼王侯而奔驚也 忽乎吾將行。[王]周視萬宇涉四遠也 仍羽人於丹丘兮。[王]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九懷曰。夕宿乎明光。明光則丹丘也。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 留不死之舊鄕。[王]遂居蓬萊處崑崙也[朱]行叶戶郎反。○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無敵也。仍。因就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不死之鄕。仙靈之所在

朝濯髮於湯谷兮。[王]朝沐浴於溫泉。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淮南言。日出湯谷。入虞淵也。 夕晞余目兮九陽。[王]晞我形體於天垠也。九陽謂天地之涯也 吸飛泉之微液兮。[王]含吮玄澤之肥潤也 懷琬琰之華英。[王]咀嚼玉英以養神也[朱]湯音陽。琬音宛。琰音剡。英叶於姜反○湯谷見天問。九陽舊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飛泉。已見上。琬琰玉名。[考]考曰。華英。謂華麗之花也。朱子本身作目。非是。身下於。王氏本作兮。亦非是。

玉色頩以脕顏兮。[王]面目光澤以鮮好也 精醇粹而始壯。[王]我靈強健而茂盛也 質銷鑠以

順凱風―凱風ハ南風ナリ、南巢ハ南方鳳鳥ノ巢、王子ハ王子喬ナリ、宿ハ肅ニ通ズ、敬禮スルヲ謂フ。

〔案〕洪氏ノ補注ニ、南巢ヲ南方鳳鳥ノ巢ト解スルハ迂曲ヲ免レズ、兪樾云フ、南巢ハ南方ノ遠國ナリ桀ノ放タレタル南巢モ亦南方荒遠ノ地ニシテ安徽ノ高巢縣ニアラズト、從フベシ。

曰道可―彼ハ道ヲ指シテ言フ、〇王子喬屈原ニ神仙ノ要訣ヲ口授シテ曰ク、道ノ傳受ハ心

除。納新吐故垢濁淸也【朱】重直用反。娭一作遊。戲音嬉。叶音虛。二字一作戲娭。非是。飡七安反。沆胡朗反。瀣音械。霞叶音胡。虆七胡反。〇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曰。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幷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也。又曰日入爲飛泉。虆。物不精也【考】考曰。是屈子以神遊之樂。不可保久。更欲學神仙淸虛之術也。忽。忽遽之貌。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沆瀣。北方夜半之氣也。正陽。謂正陽之氣。言軒轅久遠。吾不能與此相及。故姑從王喬游。呼噓鮮潔之氣。冀使精神得久保淸澄。噏收精華。而除汙穢也。神明猶言精神。戲當作戲。正字通。或從丘非。段玉裁言。戲虛聲。今入支韻。於古韻與居霞除皆在第五部也。朱子言。娭戲或作戲娭。

順凱風以從遊兮。【王】乘風戲蕩。觀八區也。南風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至南巢而壹息。【王】觀視朱雀之所居也

見王子而宿之兮。【王】屯車留止。遇子喬也 審壹氣之和德。【王】究問元精之秘要也【朱】南風曰凱風。南巢舊說以爲南方鳳鳥之巢。非湯放桀之居巢也。宿。與肅通。審。究問也。

曰道可受兮。【王】言易著也 而不可傳。【王】誠難論也 其小無內兮。【王】靡兆形也 其大無垠。覆天地也 毋滑而魂兮。【王】亂爾精也 彼將自然。【王】應氣臻也 壹氣孔神兮【王】專己心也 於中夜存。【王】恒在身也 虛以待之兮。【王】執清淨也 無爲之先。【王】閑情欲也 庶類以成兮。衆法陳也 此德之門。【王】仙路徑也【朱】受一作愛非是。一無而字。垠叶魚堅反。毋滑一作無淈。淈音骨。一滑上別有淈字。存叶才緣反。門叶謨連反。〇曰者王子之言

其ノ善ノ以テ物ニ過グルアルヲ言フト。

恐天時―耀靈ハ日ナリ、仿佯ハさまよふナリ、芳草、遺芳ハ屈原自身ノ善行ニ比スルナリ、高陽ハ顓頊ナリ、五帝ノ一人ニシテ、屈原ノ祖ナリ、○光陰過ギ易ク、已ニ亦將ニ老イントス、神遊ノ樂ニ得ルアリト雖、久遠ヲ保シ難シ、而モ祖先既ニ遠ク、マタ法ヲ取ルベキナキヲ嘆ズルナリ。

【案】程ハ法ナリ。

重曰春―軒轅ハ黃帝ナリ、王喬ハ周ノ靈王ノ太子ニシテ、仙人トナレリ、六氣ハ陰陽風雨晦明ヲイフ、沆瀣ハ北方夜半ノ氣ナリ、神明ハ精神ヲ謂フ○黃帝ハ久遠ニシテ相及ブ能ハザレバ、姑ク王喬ニ從ツテ神仙ノ術ヲ學ビ、鮮潔ノ氣ヲ吸ヒ、精神ヲ清澄ニセントスルヲ謂フ。

恐天時之代序兮。【王】春秋迭更。年老暮也　耀靈曄而西征。【王】託乘雷電以馳騖也。靈曄電貌也。詩云曄曄震電。西方少陰。其神蓐收。主刑罰也。屈原欲急西行者。將令行其神。務寬大也。　微霜降而下淪兮。【王】淪者用法之刻深也。　悼芳草之先蘦。【王】不誅邪僞。害仁賢也。　聊仿佯而逍遙兮。【王】聊且戲蕩而觀聽也　永歷年而無成。【王】身以過老。無功名也　誰可與玩斯遺芳兮。【王】世莫足與議忠質也　長鄉風而舒情。【王】想承君命竭誠信也　高陽邈以遠兮。【王】顓頊久矣。在其前也　余將焉所程。【王】安取法度。修我身也【朱】曄音饁。蘦今作零。仿音旁。佯音羊。而一作以。與一作以。非是。斯遺芳一作此芳草。長一作晨。鄉一作向。以一作已。焉一作安。○耀靈。日也。曄。閃光貌。言行之速也。淪沈也。零落也。此一節自歎其將老。而恐其學之不及也【考】曰。是屈子自歎。雖有得於神遊之樂。然無能保久也。長王氏本作晨。非是。

重曰。【王】憤懣未盡。復陳辭也　春秋忽其不淹兮。【王】四時運轉。往若流也　奚久留此故居。【王】何必舊鄉。可浮遊也　軒轅不可攀援兮。【王】黃帝以往難攀引也。軒轅黃帝也。始作車服。天下號之爲軒轅氏也。　吾將從王喬而娛戲。【王】上從眞人。與戲娛也　飡六氣而飲沆瀣兮。【王】遠弃五穀。吸道滋也　漱正陽而含朝霞。【王】飡吞日精。食元符也。淩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之氣是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合氣也。　保神明之清澄兮。【王】常含天地之英華也　精氣入而麤穢

因氣變—皎皎ハ明ナル貌。○吾ガ氣變ジ、吾ガ體擧リ、迅速ナルコト鬼神ノ奔馳スルガ如ク、又髣髴トシテ天人チ見ルガ如ク、吾ガ精神往來シテ已マズ。

超氛埃—淑ハ善ナリ、郵ハ尤ナリ、自ラ善クスルチ謂フ、○俗塵チ超脱シテ、自ラ其身チ善クシ、復タ故都ニ歸ラズ、衆邪ノ患チ免レテ復タ懼ル、所ナシ、衆マタ余ガ神遊ノ樂チ知ラズ。［案］玦ニ云フ、郵一ニ尤ニ作ル、淑尤ハ淑美ニシテ殊尤ナリト、補ニ云フ、淑尤ハ

比於列星。音義云。今尾上有傳說星。是也。羨。念慕也。韓終一見列仙傳。形寢遠。卽上文與化去之義。【考】考曰。辰星猶言星辰。特倒言而已。非必指東方天辰而言也。美。謂以爲佳美。諸本作羨。非是。朱子言一作美。今從之。穆穆。深遠之貌。傳說之託星。見于莊子。韓衆見于列仙傳。然屈子初非襲於二書。蓋當時自有此說。史記始皇紀。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始皇在屈子後百餘年。蓋古有韓衆。秦時方士。亦襲此名也。是言屈子有深慕於傳說韓衆二子。是以一心嚮往。自然覺形迹漸遠。遂離人群。而超然如長往者也。

因氣變而遂曾擧兮。【王】乘風蹈霧升皇庭也　忽神奔而鬼怪。【王】往來奄忽出杳冥也。　時髣髴以遙見兮。【王】託貌雲氣。象其形也　精皎皎以往來。【王】神靈照耀。皎如星也【朱】曾音增。皎皎一作皦皦。以一作而。來叶音賚。○此亦上文化去形遠之意。髣髴見不定也。丹經所謂服食三載輕擧遠遊。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者此也【考】考曰。曾。層同。曾擧猶言高擧。言神氣變化。遂高擧至翺翔於天衢。於是儵然奔馳。如鬼神然。又恍然如有見其人者。精神往來而不已。是亦謂神遊也。魯論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大抵至誠入神。往往有如此者。髣髴以遙見。蓋幾于此矣。

超氛埃而淑郵兮。【王】超越垢穢。過先祖也。淑善也。尤過也。言行道修善。所以過先祖也。　終不反其故都。【王】去背舊都。遂登仙也　免衆患而不懼兮。【王】得離羣小脫艱難也　世莫知其所如。【王】奮翼高擧。升天衢也。自此以上。皆美仙人超世離俗。免脫患難。屈原想慕其道。以自慰緩。愁思復至。志意悵然。自傷放逐。恐命不延。顧念年時。復吟嘆也。【朱】超一作絕。郵一作尤。其一作乎。都一作鄉。非是。○氛昏濁之氣。淑尤言其淑善而絕尤也。此以上言所羨仙去之樂也。【考】考曰。郵。尤同。淑尤。謂自淑艾而殊尤也。超越垢穢。自淑其身。不復反故都。言去楚而遠逝也。免衆患而不懼。前所謂世間紛紜事無復上心。是也。夫如此。故衆莫知我所往。極言神遊之樂也。王氏本超作絕。郵作尤。

貴眞人―眞人ハ仙人ナリ、休德ハ美德ナリ、○古ニ美德ヲ具ヘテ仙人トナリシ者アリ、吾之ヲ慕ヘトモ、既ニ死去シテ今又見ルニ由ナシ、タヾ其名ノ今ニ傳ハルノミ。

奇傅說―穆穆ハ深遠ノ貌、○傅說ガ天ニ升リテ星辰トナリ、韓衆ガ純一ノ德ヲ得タルヲ羨ミ、之ヲ學バントスレバ、吾ガ形體漸ク人界ヲ離去ルガ如キ思アリ

嚴經。至唐時。天台智顗。述爲摩訶止觀。尤爲詳備。其說與世所傳達磨之禪。迥然自別。余少受之文簡先生。先生言三十四五時。嘗一發禪。余問之。曰。身體柔軟。斯心怡然愉樂。世間紛紜事。無復上心。而居處思恭。發言必愼。如此者三數日而止。自此厥後。無復有斯心。余學之數十年。時或一發之眞如先生之言。但以余陋質。每發牽半日頃而罷。終不能保久也。先生又曰。釋氏之敎。自初禪漸脩至第四禪。爲最上乘。蓋治心之術尤巧者也。若夫聖人有禮樂之敎。使人居然至於四禪之地。三代所以無治心之術者。以此也。孟荀以後。禮樂廢壞。然高材之士。德性出衆者。非必據釋氏之敎。而往往有斯心。若屈子蓋是也。觀其神儵忽而不反。與漠虛靜以恬愉。澹無爲而自得。及下文形穆穆以浸遠。離人群而遁逸等語。非眞踐此境者。不能爲此言也。但不知其爲禪。以當時獨傳神仙清虛之術。以爲斯心有以協於此。是以其下承以赤松事。無他。以當世所傳爲說也。蓋屈子之得於心者。與其所見。自成殊塗。要以學術未闡也。朱子乃言。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又言。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蓋朱子初非有所見。是以其發於言。鶻突如此。豈免識者之笑哉。

貴眞人之休德兮。【王】珍瑋道士壽無窮極　美往世之登仙。【王】羨王子喬古登眞也　與化去而不見兮。【王】變易儀容。遠藏匿也　名聲著而日延。【王】姓字彌章。流千億也【朱】眞一作至。德一作聽。非是。美一作羨。仙一作僊。著一作章。○身隱而不可見。獨有名字可聞耳【考】考曰。言古昔雖有眞人具休德。而登仙者。今則死去不可得見。徒有名聲章著。而延於世而已。蓋屈子思之。不堪歆羨也。朱子本羨作美。非是。

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王】賢聖雖終。精著天也。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也。傅說武丁之相。傅說死後。其星著於房尾也。　羨韓衆之得一。【王】喩古先聖獲道純也　形穆穆以浸遠兮。【王】卓絕鄕黨。無等倫也　離人羣而遁逸。【王】遁去風俗。獨隱存也【朱】羨似面反。一作美。衆一作終。○傅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蒼龍之體。心尾箕之星。所謂天辰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

り、怊ハ悲ムナリ、惝怳ハ失意ノ貌荒忽ハうつとりスルナリ。

神儵忽—精神ハ忽然トシテ、往テ反ラザレド形體ハ依然トシテ舊地ニ留マル、乃チ自ラ省ミテ其操守ヲ正シ、天地正氣ノ由テ出ヅル所ヲ求ム。

漠虛靜—赤松ハ古ノ仙人ノ名、清塵ハ美迹ナリ、○漠然トシテ心虛靜ニシテ愉悅シ、淡然トシテ無爲ニシテ自得ス、嘗テ赤松子ノ清迹ヲ聞ケリ、願クハ其遺訓ニ從ヒテ高風ヲ承ケンコトヲ。

流蕩兮。【王】情思罔兩無據依也。心愁悽而增悲。【王】愴然感結。涕霑懷也【朱】怊音超。惝昌兩反。怳吁往反。永一作乖。非是。懷叶胡威反。荒呼廣反。悽一作凄○悽痛也。【考】考曰。朱子以爲怊音超。蓋怊因超得義。爲超然遠去。不能自止之貌。惝與儻同。怳與恍同。儻恍。所謂若有若無也。言憂念之餘。遂起步彷徨。而遙有所思。其心亦超然。若有若無。而又永懷。懷。謂心在其人。牽戀而不能措也。夫如是。故意忽忽無所依薄。中心亦憂愁悽惻。蓋增我悲也。

神儵忽而不反兮。【王】魂靈遠逝遊四維也　形枯槁而獨留。【王】身體寥廓無識知也　內惟省以端操兮。【王】捐棄我情慮專一也　求正氣之所由。【王】棲神藏情治心術也【朱】儵一作倏。反一作返。操七刀七到二反。由一作繇○知愁歎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自循省。而求其本初也。【考】考曰。精神忽然。往而不反。獨有形體。仍留在故處。此所謂神遊而其實禪也。詳見於下。於是就我心思。惟省念端直其操守。因以求至正之氣所由而行也。王氏本反作返。

漠虛靜以恬愉兮。【王】恬然自守內樂佚也　澹無爲而自得。【王】滌除嗜欲獲道實也　聞赤松之清塵兮。【王】想聽眞人之徽美也　願承風乎遺則。【王】思奉長生之法式也【朱】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也。【考】考曰。漠。心不外馳也。澹。如水之虛而沖融也。皆爲形容之辭。言心漠然定于一。不復外馳。止覺虛豁而淵靜。又且恬然愉樂。澹乎如水。非有所作爲。而自然有得乎己。吾固聞古神仙有赤松子。願得以此心從遺則。而承其風也。人之所行。必有塵迹隨之。故曰塵。清塵猶言高躅也。昔者釋氏始有禪定之學。其所以治之之方曰止觀。通觀於萬有。明其得失是非。斯心自然定止。是爲止觀。既而漸成虛澹。衆邪無自而入焉。是爲禪定。禪定猶言靜止也。其要截在楞

堪ヘズ、輕身高擧シ風雲ニ乘リテ天界ニ遊バントスルモ、如何セン資質鄙陋ニシテ因テ遊ブヲ得ズ、知ラズ何物ニ依託シテ之ヲ果サン。

遭沈濁—耿耿ハ寐ネラレザル貌。

〔案〕林云フ、營營ハ往來不定ノ貌。

惟天地—古昔神仙王喬ノ如キ者アリト雖、吾之ト相及ブヲ得ズ、後世又此類ノ者アランモ、吾未タ其名ヲ聞カズ。

步徙倚—徙倚ハ低佪ニ同ジ、たちもとほるナ

無因兮。【王】質性鄙陋。無所因也。焉託乘而上浮。【王】將何引援而升雲也。【朱】阨音厄。一作隘。因一作由。乘時證反。【考】考曰。輕擧。謂輕身高擧也。依託風雲而乘之。故曰託乘。言欲輕身高擧。以遊于寥廓。獨奈資質鄙陋。無因而得于此。不知何所依託。而冲上浮遊也。是屈子久苦世俗溷己。欲以身託於仙靈上清之界也。

遭沈濁而汙穢兮。【王】逢遇闇王。觸讒佞也。獨鬱結其誰語。【王】思慮煩寃。無告陳也。夜耿耿而不寐兮。【王】憂以愁戚。目不眠也。炯炯猶儆儆。不寐貌也。詩云耿耿不寐。魂營營而至曙。【王】精魂怔忪不寐。故至曙也。【朱】濁下而一作之。語魚據反。耿一作炯。竝古茗反。營一作煢。○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營營猶曰熒熒。亦耿耿之意也。【考】考曰。耿耿。小明貌。言遭世之沈濁。不免汙穢。是以心欝乎結結。而無復與言者。夜則憂而不寐。魂亦不能自安。常營營乎至於天明也。王氏本。耿耿作炯炯。

惟天地之無窮兮。【王】乾坤體固。居常寧也。哀人生之長勤。【王】傷己命祿。多憂患也。往者余弗及也。【王】三皇五帝。不可逮也。來者吾不聞。【王】後雖有聖我身不見。【朱】勤渠云反。吾不一作余弗。○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夫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屈子於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未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此屈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或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考】考曰。惟。思也。言思天地之無墜乎久遠。而人在於其間。徙長自勤勞。雖古有神仙如王喬者。吾固不能與此相及。後世或有之。亦不得聞其名。是眞可哀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王】傍偟東西。意愁憒也。怊惝怳而永懷。【王】惆悵失望。志乖錯也。意荒忽而

悲時俗—衆俗嫉妒シテ賢者ヲ迫脅シ、困阨ニ

楚辭卷第五

遠遊第五　　離騷二十三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歎之餘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爲此篇。思欲制鍊形魂。排空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王]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考]考曰。所謂九章。至悲回風而止。此篇乃繼悲回風而作也。蓋屈子幽阨之餘。不勝世溷濁。適得神遊之樂。以爲斯心可以託於仙靈之境。遂發爲此篇。是以其措辭流暢而和雅。與九章諸篇。迥然不相同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王]哀衆嫉妒迫脅賢也 願輕擧而遠遊。[王]翺翔避世求道眞也 質菲薄而

楚辭卷第四終

棘ノ句ハ疾ク去ルヲ言フ、棘ヲ用フル故ニ枉ク、特ニ急速ニ況フ、放迹ハ流落シテ至ル所ノ迹ナリ。心調度ー慫慫ハ憂懼ノ貌、〇二子ノ調定測度ニ就キ、之ヲ思ヒテ去ラズ、其ノ明志ヲ刻シテ、吾ガ志トナサントスルモ、ヨク適スルナシ、既ニ往昔冀フ所ノ遂ゲザルヲ悲ミ、後日ヲ待チテ爲スアラントスルモ、亦難シ。浮江淮ー申徒ハ申徒狄ナリ、紂ヲ諫メテ聽カレズ、石ヲ負ヒテ自ラ河ニ沈ム、抗迹ハ高尚ナル事迹ヲ謂フ。驟諫君ー蹇產ハ詰屈ナリ、〇吳子胥、申徒狄ニ倣ヒ、重石ヲ負ヒテ水ニ投ズルノ益ナキヲ謂フ。

驟諫君而不聽兮。王 驟數也。任重石之何益。王 任負也。百三十斤爲重。言已數諫君而不見聽。雖欲自任以重石憂。終無益於萬分也。心紼結而不解兮。王 紼縣也。思蹇產而不釋。王 蹇產猶結屈。言己乘水陷波。乃愁而恐懼。則心縣結詰屈。不可解也。朱 君而一作而君。石一作柘。一作秙。一本無末一句。非是〇任負也。石或謂百二十斤也補引文選江賦注云任石即懷沙也。其說爲近。下二句說已見哀郢。考 考曰然吾又念往昔屢諫君。而不見聽。今而雖任重石之力。沈水而死。復何所益。果然。死亦不足以爲得謀也。是以心紼結而不解。思亦詰屈而不自釋也。屈子言任重石之何益。是自知死於水之無益也。苟知其無益。復何務於此哉。余故曰汨羅沈水。誣屈子之甚者也。

右悲回風

考 考曰。據篇中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則知此篇蓋襄王立後。再就貶所作也。

ノ如キナリ、氾ハ水溢ル、濡ハ水湧ク、前後進退定マラズ、故ニ水ヲ以テ況フ、林氏云フ、張弛ハ水ノ潮汐ヲ指ス、故ニ信期ト曰フ。

觀炎氣―炎氣ハ火氣ナリ、相仍ハ相因ツテ起ルナリ、煙液ハ火氣欝シテ煙トナリ、煙又凝ツテ液トナルナリ。[案]玦ニ云フ、觀炎氣之相仍ハ辭ヲ借リテ群小ノ氣焔方ニ熾ナルヲ言フ、煙液ハ炎氣熾ナレバ則チ煙ヲ生ジ雨ヲ降ス故ニ云フ、詩經ノ薈蔚朝隮ト一意ナリ、悲霜雪ノ二句ハ暴政下リ國壞亂スルヲ言フ。

借光景―棘ハとげナリ、枉策ハ曲レル鞭ナリ、○神光電景ヲ借リテ往來シ、又黃棘ノ枉策ヲ以テ馬ニ鞭チ、介子推伯夷ノ迹ヲ求ム[案]玦ニ云フ、借光景ハ白日ノ光明ヲ借ルナリ、上ハ炎氣煙液、下ハ霜雪擊潮、是レ居ルベカラズ、黃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王】黃棘棘刺也。枉曲也。言己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求介子之所存兮。【王】介子推也見伯夷之放迹。【王】伯夷。叔齊兄也。放放逐也。迹行也。【朱】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爲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舊注以爲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爲策。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是也。【考】考曰。夫優游如此。又惜吾歲年晚暮。於是欲往來。且以棘策鞭馬疾馳。以遂吾意所欲爲。因求介子推之所存與伯夷放逐之跡。所存。謂其心所存。

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王】無適。言己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尅心遵樂。志無復所適也。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王】冀幸也言己怨往古。以邪事君。而幸蒙富貴也悼來者之悐悐。【王】悐悐欲利貌也。言傷今世人見利悐悐然。【朱】弗一作不。一無昔字。悐它的反。一作逖○調度見騷經。悐悐憂懼貌。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去刻爲二子之明志而無它適。往昔所冀。謂猶欲有爲於時。來者悐悐。謂將赴水而死也。【考】考曰。就二子調定測度。思之不去。遂刻鏤著之心。以爲吾志。然無能適言二子之行。亦不足適吾之志也。悐悐。遠貌。至此又更端曰。介子伯夷二子。皆不足適吾志。是何也。既以往昔之所冀。而不遂爲怨。更欲俟異日而有爲。又其悼遠而不能相及。則獨有死而已。朱子本悐作愁。非是。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王】適之也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王】申徒狄也。遭遇闇君。遁世離俗。自擁石赴河。故言抗迹也。【朱】子胥事見前篇。適便安也。莊子曰。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沈於河。【考】考曰於是浮江淮入海。從子胥沈尸之跡。欲以適吾志。且望見河上洲渚。悲申徒狄抗起其跡。負石赴河。蓋欲如二子之死于水也。

紛容容―容容ハ紛亂ノ貌、罔ハ惘ニ同ジ、軋ハ傾壓スル貌、委移ハ逶蛇ト同ジ、斜ニ行ク貌。〇吾ガ心紛亂シ、惘然又茫然、經紀スベカラズ、洋々トシテ往來シ、衆邪ヲ傾壓セントスルモ、復タ我ト相從フ者ナシ、馳セテ往ク所ニ任セント欲スルモ、底止スル所ヲ知ラズ。

〔案〕抉ニ云フ紛容々ハ飛揚ノ貌、以下心煩亂シテ之ヲ如何トモスルナキノ狀。

漂翻翻―漂ハ飄ニ同ジ、翼ハ進行スル貌、氾ハ泛ニ同ジ、潏潏ハ水ノ湧出ル貌、張弛ハ潮汐ヲ謂フ、〇信期アル潮汐ニ伴ツテ行クヲイフ、（行止定リナシト雖モ潮汐ノ信アル如ク敢テ守ル所ヲ失ハザルヲ謂フ）。

〔案〕抉ニ云フ、漂翻々三句對ヲ成ス、上下スル故ニ飄忽翩躚ト曰フ、左右スル故ニ翼然トシテ杳々ト曰フ、翼ハ左右ノ翼

立綱紀。垂號諡也。**軋洋洋之無從兮。**王言欲軋惕己心。彷徉立功。則其道無從至也。**馳委移之焉止。**王雖欲長驅無所及也。朱委音逶。一作委。移一作蛇。焉於虔反。止一作至。〇容容紛亂之貌。軋傾壓之貌。言己心煩亂。無復經紀。欲進則無所從。欲退則無所止也。

漂翻翻其上下兮。王登山入水周六合也**翼遙遙其左右。**王雖遠念君。在旁側也**氾潏潏其前後兮。**王思如流水遊楚國也**伴張弛之信期。**王伴俱也。弛毀也。言己悲君國。而衆人俱共毀己。言內無誠信。不可與期之也。朱漂音飄。一作飄。翻一作幡。一作繙。右叶羽已反。潏音決。伴與叛同。弛音矢。斯叶上聲。〇上三句。亦皆言其反覆不定之意。叛。繚散之貌也。言其憂心雖若不能自定。而其張弛進退又自不失其時也。考考曰。無經。猶言無定則。罔惘同。委移與逶蛇同。漂飄同。翼。進行之貌。氾泛同。潏潏。水湧出之貌。言斯心浮遊于兩間。紛然亂而無有定則。惘乎芒芒。無有紀度。洋洋往來。互相傾壓。無復與我相從者。雖馳馬委移。任其所之。且何所底止。於是飄然更其端。翻翻乎或上或下。翼然進行。以極其遠。或左或右。泛乎如水涌出。乍前乍後。與一張一弛之信有期者。相伴而行。言隨天地自然之運。無所容心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王炎氣南方火也。火氣煙上天爲雲。雲出湊液而爲雨也。相仍者從也。煙液所積者所聚也。**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王言己上觀炎陽烟液之氣。下視霜雪江潮之流。憂思在心無所告也。朱液音亦〇炎氣火氣也。相仍者相因而不已也。煙液者。火氣鬱而爲煙。煙所著又凝而爲液也。潮海水。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曰潮夕曰汐考考曰。言又將欲遠遊于南。觀火氣之相仍而起。窺煙液之積流。覽霜雪潮水之變。

ハ梢ナリ、顚ハ頂ナリ、青冥ハ青天ヲイフ、湛ハ厚ナリ、雰雰ハ分散スル貌、傾寤ハ傾側シテ覺悟スルナリ、嬋媛ハ牽戀ナリ、○悲感ノ極、心ヲ高遠ニ寄スルモ亦忽故國眷戀ノ情ニ牽カル。

〔案〕玦ニ云フ、嬋媛ハ心舊國ニ眷々タルナリ、朱注ノ悲感流連ノ意トハ未ダ盡サズ。

馮崑崙ー崑崙ハ山名、澂霧ハ昏亂ノ氣ヲ去ルナリ汶山ハ山ノ名、江水ノ出ヅル所ナリ、清江ハ濁穢ノ流ヲ去ルナリ、磕磕ハ水石ノ聲、洶洶ハ風水ノ聲○霧ヲ清メ濁ヲ去ラント欲スルモ、涌湍之ヲ阻碍シ徒ニ波聲ノ洶々タルヲ聽クノミ（衆邪ヲ掃蕩セントスルモ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ヲ謂フ）。

〔句〕玦ニ云フ憚涌湍ノ二句ハ惡浪ヲ言ッテ以テ多讒ヲ寓ス。

攄虹兮。王上至玄冥。舒光耀也　遂儵忽而捫天。王所至高眇。不可逮也　吸湛露之浮涼兮。王湛厚也。詩云湛湛露斯。漱凝霜之雰雰。王雰霜貌也。言己雖升清冥。猶能食霜露之精。以自潔淨也。依風穴以自息兮。王伏聽天命之緩急也　忽傾寤以嬋媛。王心覺自傷又痛惻也。朱峭一作陗。竝七笑反。蜺五訖反。詳見騷經。標從木四小反。攄敕居反。儵音叔。捫音門。湛丁感反。涼一作源。非是。漱縮又反。雰音分。叶孚哀反。嬋媛一作儃佪。非是○峭峻也。標杪也。顛項也。攄舒也。捫撫也。湛厚也。漱盪口也。雰雰分散貌。風穴風從地出之處也。傾寤傾側而覺悟也。嬋媛已見前。大率悲感流連之意也。考考曰。自是以下。言遊心于高遠也。標樹杪也。標顛。謂標末窮處。言吾上高巖峭絕處。攀雌霓之標末。盤據空中。取虹展舒之。忽然復升至捫天。吸露漱霜。就風穴憩息。遂成睡。既復覺悟。則又牽戀而痛惻也。嬋媛。牽戀也。

馮崑崙以澂霧兮。王遂處神山。觀濁亂之氣也　隱汶山以清江。王隱伏也。岷山。江所出也。尚書曰岷山導江。言己雖遠遊戲。猶依神山而止。欲清澄邪惡者也。憚涌湍之磕磕兮。王憚難也。涌湍危阻也。以與讒賊危害賢人。聽波聲之洶洶。王水得風而波。以喻俗人。言己欲澂清邪惡。復爲讒人所危。俗人所謗訕也。朱馮皮冰反。澂一作瞰。霧下一有露字。隱於靳反。磕古盍反。洶音凶○馮據也。如馮軾之馮。澂霧。去其昏亂之氣也。隱依也。如隱几之隱。清江去其濁穢之流也。岐與岷同。在蜀郡。江水所出也。磕磕水石聲。洶洶風水聲。考考曰。言欲使霧澂清。使江去其汚濁。然不得不以涌湍危阻爲憚。而徒聽波聲洶洶而已。亦暗寓欲蕩滌衆邪。不得如志之意也。澂霧。王氏本作瞰霧露。非是。磕。朱本作磕。

紛容容之無經兮。王言己欲隨衆容容。則無經緯於世人也。罔芒芒之無紀。王又欲罔然芒芒。與衆同志。則無以

穆眇眇──穆ハ深遠ノ貌、芒芒ハ茫茫ニ同ジ、○郢都ヲ去ルコト既ニ遠ク、眇眇トシテ限界ヲ見ズ、茫々トシテ王ノ儀容復タ見ルベカラズ、ソレ聲ノ微ナル、隱然聞ユルナキモ、ヨク相感應スルアリ、然ルニ我ト王トハ然ルモ能ハズ物純忠ニシテ而モ爲スナキモノアリ。

邈漫漫──漫漫ハ垠ナキ貌、縹ハ微細ノ貌、流風ハ風ノマニマニ隨フナリ、○國家ノ事當ニ如何スベキ、固ヨリ邈然(遠キ貌)トシテ量知スベカラザルナリ、吾ガ思亦綿綿(續キテ絶エザル貌)トシテ縈紆スベカラズ、悄悄トシテ悲哀ニ堪ヘズ、翩然(疾飛スル貌)トシテ幽昧ノ地ニ在リ、如カズ大波ヲ凌ギ風ニ任セテ、身ヲ彭咸ノ居ル所ニ託センニハ。

上高巖──雌ヲ虹トイヒ、雌ヲ蜺ト謂フ、標

穆眇眇之無垠兮。王天與地合。無垠形也。莽芒芒之無儀。王草木彌望。容貌盛也。聲有隱而相感兮。王鶴鳴九皐。聞於天也。物有純而不可爲。王松栢冬生。稟氣純也。朱儀匹也。或曰儀猶像也。言己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不可爲像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也。物有純而不可爲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不可爲。如言疾不可爲之意。考考曰。穆。深遠貌。言去郢都已遠。是以穆然眇眇。無有界垠。莽然芒芒。無復見王儀容。莽與漭同。芒芒與茫茫同。蓋聲音之微。有隱然無聞。而能相爲感者。如宮應宮商應商。是也。然而吾則不能與此同。物固有忠純切至。而無能爲者。吾之於王。要如此而已。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王八極道理。難算計也。縹綿綿之不可紆。王細微之思。難斷絶也。愁悄悄之常悲兮。王憂思慘慘。恒涕泣也。翩冥冥之不可娛。王身處幽冥。心不樂也。凌大波而流風兮。王意欲隨水。而自退也。託彭咸之所居。王從古賢俊自沈沒也。朱邈一作藐。漫一作蔓。縹四妙反。紆音迂。悄親小反。○邈。遠也。縹微細也。紆縈也。翩疾飛也。冥冥遠去也。流猶隨也。凌波隨風而從彭咸。又自沈之意也。考考曰。邈遠貌。漫漫。無垠貌。縹。微細貌。綿綿。相繼不絶之貌。言國事之後當如何。固有邈然無垠。不可得量者。而我思亦縹然而細。且相繼不絶。不可縈紆之。令無相仍也。是以愁心悄悄。常不堪悲哀。心亦翩然冥搜。無所娛樂。遂欲遊心于高遠。以身寄於彭咸之所居。以自善也。所居猶言所安。解見離騷。流風猶左傳言趨風。言流移無定所也。王氏本邈作藐。漫作蔓。

上高巖之峭岸兮。王升彼山石。之峻峭也。處雌蜺之標顚。王託乘風氣。遊天際也。據青冥而

孤子唫—吾ガ身ハ孤兒ノ哀吟シテ涙ヲ拭ヒ、放逐セラレタル子ノ出デ、還ラザルガ如シ、之レヲ思ヘバ隱痛ニ堪ヘザルナリ、獨リ彭咸ニ從ツテ聞ケル所ノ訓ヲ明ニセン。

登石巒—郢都ヲ思ヒテ戀々ノ情ニ堪ヘズ、石巒ニ登リテ遠ク望メバ、長路漫々トシテ寂然聲ナシ、影響相應ゼズ、省想スルモ其故ヲ知ルベカラズ、荒涼言フバカリナシ。

愁鬱鬱—鞿羈ハ馬ヲ繫グ繩ナリ、繚轉ハ繚繞シテ回轉スルナリ。

孤子唫而抆淚兮。【王】自哀煢獨心悲愁也　放子出而不還。【王】遠離父母無依歸也。屈原傷己無安樂之志。而有孤放之臯。孰能思而不隱兮。【王】誰有悲哀而不憂也。隱憂也。詩云如有隱憂也。　昭彭咸之所聞。【王】覩見先賢之法則也【朱】唫古吟字。抆音吻。一作收。還叶胡昆反。昭一作照。○幼而無父曰孤。放棄逐也隱痛也。照明也【考】考曰。抆字書音吻。拭也。一作收。孰猶何也。言己猶孤子哀吟而拭淚。放子已出而不得復還。心實思之。豈得無隱痛。獨要昭明彭咸之遺訓。以自善而已。彭咸之所聞。猶言從彭咸所聞。

登石巒以遠望兮。【王】升彼高山。瞰楚國也　路眇眇之默默。【王】郢道遼遠。居僻陋也　入景響之無應兮。【王】竄在山野。無民域也　聞省想而不可得。【王】目視耳聽。嘆寂默也【朱】巒落官反。景於境反。葛洪始加彡爲影字。響作嚮。古字借用。省息井反。○山小而銳曰巒。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者也。【考】考曰。言不堪思郢都之戀戀。遂登石巒以騁望。然路眇眇已遠。無有與我言者。則不過默默而止也。想像楚王。若得接形影聲響者。然無我應。又固聞雖有省念思想。而無能得於王也。

愁鬱鬱之無快兮。【王】中心煩寃。常懷忿也　居戚戚而不可解。【王】思念憔悴。相連接也。　心鞿羈而不開兮。【王】肝膽係結。難解釋也　氣繚轉而自締。【王】思念纏綣。而成結也【朱】之一作而。快一作決。一無可字。解居隘反。叶居豈反。開一作形。繚音了。締丈爾反。又音啼。○繚轉自締。謂繚戾回轉而自相結也【考】考曰。言吾既如上所擧。是以愁思鬱鬱。無快於心。居處戚戚。不能自解釋。心如受鞿羈。無復豁開。氣亦繚繞宛轉。自然不免有結締也。不解。朱子本。作不可解。

存髣髴—惘惘ハ失意ノ貌、王ノ形貌、目中ニ在ルガ如キモ、髣髴トシテ見ルヲ得ズ、之ヲ思フニ中心沸騰シテ湯ノ如シ、因テ佩ト衽（裳際ナリ）トヲ撫シ志ヲ抑ヘ、超然トシテ遂ニ去リヌ。

歲曶曶—曶ハ忽ニ同ジ、冉冉ハ速ナル貌、薠蘅ハ香草、屈原自ラ比ス、○已已ニ頹齡ニ赴キ死期將ニ至ラントス、然モ志就ラズ、因テ自ラ傷ム。

憐思心—中心愁苦シテ、懲リ止ムベカラザルヲ憐ミ、又王ノ終ニ吾ガ言ヲ用ヒザルヲ知リヌ、寧ロ溘然トシテ死亡スルニ如カズ。

酉反。纕音襄一作瓖○糺。戾也。纕已見騷經。編結也。膺胷也。謂絡胷者也。光謂日光也。仍因就之意。言欲自晦而隨俗也。考 考曰。言糺結所思之心。以爲佩帶。又聚愁苦編之。以著胸中。故曰以爲膺。折若木自蔽。不使光彩顯於外。以隨飄風之所相因而起。言深自屛藏不復與群邪較長短也。

存髣髴而不見兮。王 髣髴謂形貌也 心踊躍其若湯。王 言己欲隨從羣小。存其形貌。察其情志。不可得知。故中心沸熱若湯也。撫珮衽以案志兮。王 整飭衣裳自寬慰也 超惘惘而遂行。王 失志惶遽而直逝也。朱 髴音弗。又音沸。踊躍一作沸怒。案從木與按從手者同。惘音罔。行叶戶郎反。○髣髴謂形似也。蓋指君而言也。衽裳際也。考 考曰。言王形貌存在目中。然髣髴不可得見。思之中心沸熱如湯也。因撫佩與衽。抑案其志。遂超然起行。是叙不能自安處之狀也。惘惘。失意貌。

歲曶曶其若頹兮。王 年歲轉去而流沒也 旹亦冉冉而將至。王 春秋更到與老會也 薠蘅槁而節離兮。王 喻己年衰。齒隨落也 芳已歇而不比。王 志意以盡知慮闕 朱 曶音忽。薠一作蘋。蘅一作蘗。已一作以。比音鼻。○時謂衰老之期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比合也。考 考曰。曶曶與忽忽同。不比。謂不能相比次以保形。是傷己年齒益頹。志不得伸。也已。王氏本作以。互通也。薠。王氏本作蘋。非是。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王 履信被害。志不忩也 證此言之不可聊。王 明己之詞不空設也 寧溘死而流亡兮。王 意欲終命心乃快也 不忍此心之常愁。王 心情悄悄常如愁也 朱 聊叶音留。溘一作逝。此心一作爲此。○聊賴也。考 考曰。言既自憐中心愁思。不可懲忩而止。又證王終不能用我。雖有所言。不可聊賴。其如此。獨有溘然而流亡而已。不勝此心常憂愁。而不能自已也。溘。王氏本作逝。非是。

惟佳人之獨—淒淒ハ寒冷ノ貌、曼曼ハ長キ貌。

竊從容—周流ハ周遊ニ同ジ、於邑ハ愁悶スルナリ、朝起憂ヲ慰センナトシテ漫歩スルモ、其効ナキヲ謂フ。

糺思心—我憂愁ノ思ヲ胸ニ收メ、自ラ晦シテ俗ニ隨ハント欲スルヲ謂フ。

惟佳人之獨懷兮。【王】懷念也。折芳椒以自處。【王】處居也。言己獨念懷王。雖見放逐。折香草以自修飾。行善終不怠也。

曾歔欷之嗟嗟兮。【王】歔欷啼貌。獨隱伏而思慮。【王】言己思念懷王。悲啼歔欷。雖獨隱伏。猶思道德。欲輔佐之。

涕泣交而淒淒兮。【王】淒淒流貌。思不眠以至曙。【王】曙明也。終長夜之曼曼兮。【王】曼曼長貌也。

掩此哀而不去。【王】心常悲慕【朱】芳一作若。曾音增。伏一作居。交下一有下字。一有流字。淒音妻。曼莫半反。【考】考曰。惟。詞也。懷。思也。獨懷。謂獨思行其志。無復輔者也。言襄王獨思行其志。其自處意若得芳椒者。所謂僑吾以其美好是也。吾是以不免歔欷而嗟嗟。然獨隱伏于窮僻。而爲王圖慮。涕泣交流。心有所思。不能復寐。自昏以至於曙。比終長夜。哀歎之情。掩在胸中。而莫之去也。曾。重也。歔欷而復歔欷故曰曾嗟嗟。哀歎貌。淒淒。寒冷貌。曼曼。與漫漫同。長貌。諸本無交下之下。朱子言一有下字。

竊從容以周流兮。【王】覺立徙倚而行步也。聊逍遙以自恃。【王】且徐游戲內自娛也。傷太息之愍憐兮。【王】憂悴重歎心辛苦也。

氣於邑而不可止。【王】氣逆憤懣結不下也。【朱】容下以字一作而。恃叶上聲。憐一作歎。於音烏。邑烏合反。又竝如字。【考】考曰。言既竊乃從容徙倚。又逍遙乎聊有自恃。蓋悲國事日非。然吾則未嘗有愆於義。此其所以自恃也。但憂國之情。痛傷太息。以至於哀愍歎咨。而氣逆憤懣。不可底止也歟。朱子本作憐。非是。

糺思心以爲纕兮。【王】糺戾也。纕佩帶也。編愁苦以爲膺。【王】編結也。膺胷也。結胷者。言動以憂愁自係結也。折若木以蔽光兮。【王】光謂日光。隨飄風之所仍。【王】仍因也。言己願折若木以蔽日。使之稽留因隨羣小而遊戲也。【朱】糺吉

鳥獸鳴ー苴ハ枯草ナリ、比ハ合ナリ、荼ハ苦菜讒人ニ比ス、薺ハ甘菜、君子ニ比ス、○鳥獸勢ヲ得テ群起呼號スレバ、草苴相合ウテ其芳ヲ失ヒ、衆魚鱗ヲ累ネ隊ヲ結ビテ自ラ別異スレバ、蛟龍之ヲ避ク（衆邪事ヲ用フレバ、君子伏匿スルヲ謂フ）。

惟佳人之永ー佳人ハ屈原自ラ謂フ、統世トハ祖先ノ統ヲ垂レ後ニ傳フルヲイフ、自貺ハ己其官職ヲ續クヲ謂フ、都ハ雍容都雅ナリ眇ハ微妙ナリ、相羊ハ徜徉ニ同ジ○タヾ余獨リ修飾美好、祖先ノ遺業ヲ繼グ、其志高遠ナルモ世俗ト合ハズ、恰モ浮雲ノ依ル所ナキガ如シ、是ニ於テカ自ラ悲ミ獨リ惑フ、詩ヲ賦シテ之レヲ明カニスル所以ナリ。

子闓子呂反。賈反加古反。比音鼻。別彼列反。荼音徒。薺一作苦。苴一作菹○苴苦草也。葺整治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言秋冬向寒鳥獸鳴號以求羣類。則草已枯矣。雖比而合之。亦不能有芬芳之氣。魚整治其鱗以自別異。則蛟龍亦隱其文章以避之。皆言時勢之不同。如回風既起。則惠不得不隕其性也。蓋荼薺甘苦不能同生。而蘭茝雖更幽僻而能自芳亦其情之不可蓋者而非有虛僞之飾也。【考】考曰。號群。言號呼於其群也。比。比次也。言鳥獸得勢。群起號呼。則草苴相比次。皆失其芳也。自別。言引群結隊。以自別異也。是承上章而言。己雖守節不撓。獨奈衆邪遇時用事。則君子不得不保身伏匿。故有草苴蛟龍之喩也。且君子小人不並立。譬如荼之與薺。不可同晦而殖。故蘭茝有屛於幽僻獨芳而已。以喩君子深藏以自養也。

惟佳人之永都兮。【王】佳人謂懷襄王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也。更統世以自貺。【王】更代也。貺與也。言己念懷王長居郢都。世統其位。父子相擧。今不任賢。亦將危殆也。眇遠志之所及兮。【王】言己常眇然高志。執行忠正。冀上及先賢也。憐浮雲之相羊。【王】相徉無所據依之貌也。言己放弃若浮雲之氣。東西無所據依。介眇志之所惑兮。【王】介節也。言己能守耿介之眇節。以自惑誤。不用於世也。竊賦詩之所明。【王】賦鋪也。詩志也。言己守高眇之節。不用於世。則鋪陳其志自證明也。【朱】更平聲。貺叶平聲。羊一作徉。惑一作感。明叶音芒。○佳人原自謂也。都美也。更歷也。統世謂先世之垂統傳世也。自貺謂己得續其官職也。相羊浮遊之貌。因自言其志之高遠。與浮雲齊。而不能有合於世。是以其志不能無惑。而遂賦詩以明之也。【考】考曰。惟。詞也。都。都雅也。言懷王久據有大國。躬其雍容都雅。及客死於秦。襄王嗣立。仍膺享國之嘉福。故曰更統世而自貺。於是己眇然懷永遠之志。視國事日非。何異於浮雲之相羊乎。無所依據。是其所以爲憫憐。而謀之及遠。固有如此者。相羊與徜徉同。己又介然懷微眇之志。以前途之不可知爲惑。因裁離騷以下之詩以述志。其言備在。可以證而明之也。羊。王氏本作徉。惑。林氏本爲感。皆非是。

亦別離忠直。使得皐過也。故己見之。心寃結而痛傷也。

物有微而隕性兮。

王隕落也言芳草爲物。其性微眇。易以隕落。言賢者用志精微。亦易傷害也。

聲有隱而先倡。

王倡始也。言讒言隱匿其聲。先倡導君使亂惑也。朱寃一作苑。倡作昌。○回風旋轉之風也。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爲之倡也。世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猶是矣。考考曰。聲謂風聲。言風聲不可得見。然動輙害物。以喩讒人造言於隱微。使君亂惑。而延禍於君子。故曰先倡。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

王暨與也。尙書曰。讓于稷契暨皐繇。言己見讒人倡君爲惡。則思念古世彭咸。欲與齊志節。不能忘也。

萬變其情豈可蓋兮。

王蓋覆也。言讒人長於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辭。前後反覆。如明君察之。則知其態也。

孰虛僞之可長。

王言讒人虛造言。其行邪僞。不可久長。必遇害也。朱暨其冀反。蓋古大反。其情豈一作情豈其。○因回風之有實而搖蕙。遂感彭咸之志。雖萬變而不可易。亦以其有其實也。若涉虛僞則已不能久矣。考林氏曰。言身歷許多撓折。其中情昭著不可掩蓋。世豈有虛僞之人。而能長保其志節乎。考曰。彭咸初創思造法。故曰造思。暨蓋冀之假借。志與懷沙志墨之志同。猶言識認。介謂介而守之。孟子所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字與此同。言己以彭咸爲法。願識認其所守。而莫之忘也。孰猶何也。

鳥獸鳴以號羣兮。

王號呼也。

草苴比而不芳。

王生曰草。枯曰苴。比合也。言飛鳥走獸。羣鳴相呼。則芳草合其莖葉。芬芳以不暢也。以言讒人口衆多。盈君之耳。亦可令忠直之士。失其本志也。

魚葺鱗以自別兮。

王葺累也

蛟龍隱其文章。

王言衆魚張其鬐尾。葺累其鱗。則蛟龍隱其文章而避之也。言俗人朋黨。恣其口舌。則賢者亦伏匿深藏也。

故茶薺不同畝兮。

王二百四十步爲畝。言枯草茶苦不同畝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之也。

蘭茝幽而獨芳。

王以言賢人雖居深山。不失其忠正之行也。朱號音豪。苴七古

草ナリ君子ニ比ス、○回風蕙ヲ動搖シテ安ンズルヲ得ザラシムルヲ悲ミ、心鬱結シテ自ラ傷ム、ソレ蕙ノ物タル、甚微、形未ダ枯レズシテ性已ニ隕ス、風ノ聲タル、甚ダ隱、先ヅ唱ヘテ萬物ヲ傷害ス。

〔案〕玦ニ云フ、悲回風之搖蕙ハ邪横ノ賢ヲ害スル意ヲ寓ス、物有微而隕性ハ微物ノ秋ニ遇ヒテ凋傷スルヲ悲ム。

夫何彭―介ハ守ナリ、○昔彭咸(離騷ニ出ヅ)創思シテ法ヲ造ル、吾之ヲ以テ範トナシ、其守ル所ヲ認メテ忘ル、ナシ、吾ガ身幾多ノ撓折ヲ經タルモ、其中情昭昭トシテ掩フベカラズ、世豈虛僞ノ人ニシテ長ク其志節ヲ保ツ者アランヤ。

〔案〕林云フ、造思ハ心ヲ設クルト曰フゴトシ、玦ニ云フ、造ハ成ナリ、心思ヲ一定スルヲ言フ、暨志介ハ彭咸ト倶ニスルナリ。

ナキヲ謂ヒ、下句ハ開花ヨリ實ノ熟スルニ至ルマデ、天地陰陽ノ運ニ隨ヒテ自ラ成リ、私意ヲ弄セラレザルヲ謂フ。

願歲井—井謝ハ屈原既ニ經タル所ノ歲ヲ併セテ盡ク除去ルヲイフ、淑ハ善ナリ、離ハ橘ノ葉ノ枝ニ著ケル狀ナリ。

〔案〕兪云フ、淑離ハ乃チ雙聲ノ字、猶寂歷ノゴトシ、文選江淹ノ詩ニ寂歷百草晦ト、注ニ曰ク、寂歷ハ影疎ノ貌ト、是レ其ノ義ナリ。

悲回風—回風ハ飄風ナリ讒人ニ比ス、蕙ハ芳

則是終身友之矣。淑善也。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梗强也。考 考曰。年並謝。言並所經之歲謝遣之也。蓋屈子之生。較橘尤長。故欲除其年。略與橘相比。因以爲友也。是承上文幼志而言。淑。如孟子私淑之淑。言橘能自淑艾。而離離然著於枝。無有淫縱。且强固有文理也。梗。强毅貌。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王 言己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度。誠可師用長老而事之。

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王 像法也。伯夷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伯夷。伯夷讓弟叔齊。叔齊不肯受。兄弟弃國。俱去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諫之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而餓死。屈原亦自以修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爲法也。朱 長上聲。行去聲。比音鼻。像上聲。○年歲雖少。亦言其本性自少而然。非積習勉强。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父欲立少子叔齊。叔齊以讓伯夷。伯夷又不肯受。兄弟棄國俱去之周。及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殺之。太公曰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而餓死。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也。考 考曰。年歲雖少。承上文願年並謝而言也。言橘之生。比我雖年少。可立爲師。奉以長老之禮。其行高潔比伯夷。故置以爲法像。欲有以自託也。

右橘頌

考 林西仲曰。一篇小小物贊。說出許多大道理。以爲有志有德。可友可師。而尊之以頌。稱揚不遺餘力。看來句句是頌橘。句句不是頌橘。但見原與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鏡花水月之妙。

悲回風之搖蕙兮。王 回風謂之飄風。飄風回邪。以興讒人。

心冤結而內傷。王 言飄風動搖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讒人

嗟爾幼―嗟ハ歎稱スルナリ、爾ハ橘ヲ指ス幼志ハ幼ヨリ已ニ此ノ異常ノ志アルヲ謂フ。

深固難―死シテ復生クルヲ蘇トイフ、○其根深固、他方ニ移ラザルハ、其心寛宏ニシテ其上ニ安ンジ、他國ニ求ムルナケレバナリ、其採折セラレシ後、復タ萌芽アリ、舊ニ依リ毅然トシテ獨立シ、枝葉四方ニ展ブルモ、敢テ蔓延セザル操守堅實ナレバナリ。

〔案〕抉ニ云フ、蘇世解シ難シ、恐ラクハ誤寫アラン、愈樾云フ、蘇ノ字ハ當ニ悟ト訓スベシ、即チ今ノ忤ノ字ナリ、悟世トハ世俗ト相忤フヲ云フ、○抉ニ云フ、横而不流ハ蓋シ其ノ枝横指シテ節（ホドヨキ）アルナリ。

閉心自―上句ハ橘實ノ中ニ美液ヲ蓄ヘテ漏ス

爲合韻。然道醜爲韻。詩墻有茨及泮宮有此例。且作任道。文義亦覺順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王】爾汝也。幼小也。言嗟乎衆臣女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異於橘也。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王】屈原言己之行度。獨立堅固。不可遷徙。誠可喜也。【朱】喜見上。○爾指橘而言。幼志言自幼而已有此志。蓋其本性然也。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己志。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王】蘇寤也。言屈原自知爲讒佞所害。心中覺悟。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人也。【朱】補曰凡與世遷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得而輕之者。無求於彼故也。死而復生曰蘇。【考】林氏曰。廓其無求。言以志之大。常安於所生之土。無所求於他國也。蘇生獨立。言經採摘剝折後。仍舊毅然獨立也。考曰。橘枝葉盤欝。橫于四面。然不至成蔓延。故曰橫而不流。是亦稱其有守也。

閉心自愼終不過失兮。 【王】言己閉心捐欲敕愼自守。終不敢有過失也。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王】秉執也。言己執履忠正。行無私阿。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使知之也。【朱】閉必結反。俗作閉。非是。失叶音試。一作矢過。一無失字。皆非是。或疑過字亦衍文。【考】考曰。是亦謂橘也。言橘實中蓄美液。無有漏洩。似固鎖其心。愼而有守者。故曰閉心自愼。唯其無漏洩。是以無有所過。故曰終不失過。自初發花。以至於實熟。趣氣節轉移。無所容私。是秉德無私也。隨天地陰陽之運。有以自成。是參天地也。失過。王氏朱子本皆作過失。非是。段玉裁以爲。地在古韻第十七部。詩斯干與儀議羅韻。天問與歌韻。其與過韻。蓋亦是例也。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 【王】謝去也。言己願與橘同心并志。歲月雖去。年且衰老。長爲朋友。不相遠離也。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王】淑善也。梗强也。言己雖設與橘離別。猶善持己行。梗然堅强。終不淫惑而失義也。【朱】友叶羊里反。離下一有而字。○并謝猶永謝也。歲并謝而長與友。

〔案〕林云フ、后皇ハ后土ノ神、樹ハ地ニ由リテ生ズ、故ニ地ヲ以テ主トナス、橘ハ来リテ服屬シ、嘉樹ニ列スルヲ言フ、○玦ニ云フ、命ハ乃チ后皇ノ命ナリ。

深固難―橘、根深クシテ固シ終ニ徙スベカラズ、綠葉白華紛然トシテ茂盛ス、誠ニ喜ブベシ（己ノ行、清白ニシテ信任スベキヲ謂フ）。

曾枝剡―曾ハ重累ナリ、剡棘ハ銳キとげナリ、青黃ハ綠葉ト黃實トヲイフ、（己ノ文武ノ才ヲ兼ヌルヲ謂フ）。

精色內―紛緼ハ盛ナル貌、○精粹ノ色內ニ在リテ純白ヲ成シ、道ヲ以テ自ラ任ズル者ニ似タリ、其外皮又肌理相錯リ、姱美ニシテ醜カラズ。

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是也。篇內意皆放此。【考】考曰。朱子言。嘉喜好也。楚王喜好草木之樹。然嘉樹自爲成語。朱子之言。恐不可從。且后皇非所以稱楚王。他篇亦無稱楚王以后皇者。竊疑皇字訛也。據語勢。當作后愛嘉樹。或作喜亦可。要之不過爲訛謬也。是言楚王愛嘉樹。故橘懷楚王德徠服也。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王】屈原見橘根深堅固。終不可徙。則專一己志守忠信也。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王】綠猶青也。素白也。言橘青葉白華。粉然盛茂。誠可喜也。以言己行潔白。可信任者也。【朱】榮一作華。喜許志反。一作嘉。叶居例反。○以其受命獨生南國。故壹志而難徙。橘葉青華白紛然盛而可喜也。

曾枝剡棘圓果摶兮。【王】剡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摶圜也。楚人名圜爲摶。言橘枝重累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實圓摶又象文也。以喻己有文武能方圓。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王】言橘葉青。其實黃。雜糅俱盛。爛然而明。言己敏達道德。亦爛然有文章也。【朱】曾音層。剡以冉反。圓果一作圜實。摶從手從專。徒官反。爛叶盧干反。○曾重累也。剡利也。果草木之實可食者也。摶圓也。與團同。青未熟時。黃已熟時也。先後雜糅。文章爛然也。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王】精明也。類猶貌也。言橘實赤黃。其色精明。內懷潔白。以言賢者亦然。外有精明之貌。內有潔白之志。故可任以道而事用之也。紛緼宜脩姱而不醜兮。【王】紛緼盛貌也。醜惡也。言橘類紛緼而盛。如人宜有修飾。形容盡好。無有醜惡。【朱】道叶徒苟反。一作可任。非是。紛音墳。緼音氳。○精色外色精明也。內白內懷潔白也。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考】考曰。精色謂精粹之色。言精粹之色在內成純白。類以道自任者。其外皮肌理相錯。故曰紛緼。宜脩。宜於脩飾也。姱而不醜。言姱美而不醜陋也。上言橘實蓄美液塡中。下言外皮之美任道。王氏本作可任。朱子本作任道。段玉裁據王氏本。以爲醜在古韻第三部。而任在第七部。與醜

寧溘死—禍ノ再ビ至ルヲ恐ル故ニ寧ロ溘然トシテ死亡セン、然レドモ我若シ辭ヲ盡クシテ死セザレハ、誰カ復讒人ノ其ノ君ヲ壅蔽スルノ罪ヲ知ラン。

后皇嘉—后ハ后土、皇ハ皇天ナリ、嘉樹ハ美樹ナリ。〇天地間ノ美樹ナル橘、楚王ノ德ニ懷キテ來リ服セリ、既ニ命ヲ南國ニ受ク、故ニ敢テ遷移セズ（屈原自ラ橘ニ比シ、楚王ト同姓ナルヲ以テ、義トシテ楚國ヲ去ラザルヲ謂フ）。

棄法度。而以私意爲治。何以異于此哉。故曰辟與此其無異。

寧溘死而流亡兮。王意欲淹沒隨水去也 恐禍殃之有再。王皐及父母與親屬也 不畢辭以赴淵兮。王陳言未終遂自投也 惜壅君之不識。王哀上愚蔽心不照也朱再叶子賜反。識。音志。又音試。自可佩至此十二句。爲一韻。〇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故曰禍殃有再。箕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辭。而憫然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壅君之罪。誰當記之也。其爲後世君臣之戒。可謂深切著明矣。考考曰。言吾恐禍殃之再及。寧溘然死。而隨水流亡。然吾若不盡我辭以死。誰復識讒邪壅君之罪者。是我之所以汲汲乎立言也。是篇蓋用古韻第一部韻脚。初無轉換者。得識等字。皆在第一部。而流昭幽聊由好。皆與此通。但之字六爲韻。同是一字。而前後爲韻者。二雅亦有此例也。以赴之以。王氏本作而。

右惜往日

考考曰。此篇蓋亦懷王時。在江南所作。據惜往日之曾信等語。則其爲懷王時明矣。臨沅湘之玄淵。則其在江南亦必矣。但篇中曰遂自忍而沈流。又曰寧溘死而流亡。以至於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疑若臨且投水。急裁此篇者。然懷王時。屈子雖一遷江南。數歲又還入郢。則知忿懣之餘。遽有此言。其實非欲必死於水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王后后土也。皇皇天也。服習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喩。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南國謂江南也。遷徙也。言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也。朱徠古來字。服叶蒲北反。國音域。〇后皇指楚王也。嘉喜好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樹。而橘生其土也。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也。受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也。舊說屈原

願陳情—情ハ實ナリ寃ハ枉ナリ、列宿ハ列星ナリ。

乘騏驥—騏驥ハ駑駘ニ作ルヲヨシトス、鈍馬ナリ、轡ハ手綱、銜ハくつわ、氾泭ハ筏ナリ、○轡銜ノ備ナクシテ駑馬ニ乘リ、舟楫ノ備ナクシテ筏ニ乘ルハ、危チ取ルノ道ナリ、法度ニ背キ私意ヲ以テ治ヲ爲ス者、亦此ト異ルナシ。

也治妖治女態。嫫母黃帝妻。貌甚醜。姣妖媚也。西施越之美女。勾踐得之以獻吳王。【考】考曰。言嫉賢者。自古而然。以蕙草杜若。猶謂之不可佩。故妬佳冶婉容之有芬芳者。以嫫母之醜。故爲妖媚。反自謂美好。雖有西施之美。讒妬之女。得入與之相代。言此以傷賢者不容於世也。

願陳情以白行兮。【王】列己忠心所趨務也 得罪過之不意。【王】譴怒橫異無宿戒也 情寃見之日明兮。【王】行度清白皎如素也 如列宿之錯置。【王】皇天羅宿有度數也【朱】行下孟反。寃一作宛。宿音秀。錯倉各反○白明也。自明其行之無罪也。不意。出於意外也。情寃情實與寃枉。猶言曲直也列宿錯置言其光輝而明白也。【考】考曰。言吾將陳哀情。自明其行之無罪。恐得罪過之出于不意。吾之情實與寃枉。日日所經之跡。莫不章明如列星之錯落懸于天。豈難識哉。特苦君之不見察而已。

乘騏驥而馳騁兮。【王】如駕駑馬而長驅也 無轡銜而自載。【王】不能制御乘車將仆 乘氾泭以下流兮。【王】乘舟氾船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泭。楚人曰柎秦人曰撥也。 無舟檝而自備。【王】身將沈沒而危殆也 背法度而心治兮。【王】背棄聖制用愚意也 辟與此其無異 【王】若乘船車無轡櫂也【朱】騏驥按王逸解爲駑馬。又詳下文。恐當作駑駘。載叶子賜反。氾音汎。泭音敷。舟字疑當作維。檝一作楫。治一作殆。非是。辟與譬同。一作譬。○轡馬轡。銜馬勒也。載乘也。氾泭編竹木以度水者也。既無騏驥。而但乘駑馬。又無轡銜與御者而自乘載。既無舟航。而但乘氾泭。又無維檝與舟人。而自爲備禦。其亦可謂危矣背法度而以私意自爲治者與此無以異也。【考】考曰。無轡銜而自載。猶言無備轡銜以自載。當時乘馬。皆以駕車言。故曰載。無舟楫而自備。亦謂無得舟楫以自備。氾與汎同。氾泭。謂汎水之泭。言既非得良馬。徒乘駑駘而馳驅。又無轡銜之設。非得舟楫以自備。特乘氾泭以下流。是皆取危之道也。懷王廢

或忠信―訑ハ欺ナリ、○下二句言フソレ才ト德ト中ニ實ルハ譬ヘバ芳ト澤ト混淆セルガ如シ、日日之ヲ考察スルモ、孰カヨク辨知スルヲ得ン。

何芳草―芳草ノ夭折スルハ、微霜之ヲ萎死セシムレバナリ、畢竟君聰明ナラズ、邪臣ニ壅蔽セラレ、讒諛ノ臣志ヲ得ルニ由ル。

自前世―若ハ杜若、香草ナリ、冶ハ艶ナリ、嫫母ハ黃帝ノ妻、貌甚醜ナリ、西施ハ越ノ美女ナリ。

或忠信而死節兮。王伉牧荀息與梅伯也　或訑謾而不疑。王張儀詐欺不能誅也　弗省察而按實兮。王君不參錯而思慮也　聽讒人之虛辭。王諂諛毀訾而加誣也　芳與澤其雜糅兮。王質性香潤德之厚也　孰申旦而別之　王世無明智惑賢愚也朱訑一作施音移。謾謨官反。省息井反。別彼列反。一說自篇首至此爲一韻考考曰。王氏引張儀詐欺。以解訑謾。方言。沇州謂欺曰訑。戰國策。寡人甚不喜訑者。言。是也。言或有忠信而死節者。或有詐欺而不見疑者。上之人不能省識考察而按驗其實。徒聽讒人虛浮之辭者。何也。蓋才德實中。譬如芳與澤雜糅者。雖日夕考之。至於連旦。誰得分之。言眞才之不易識也。

何芳草之早殀兮。王賢臣被讒命不久也　微霜降而下戒。王嚴刑卒至。死有時也　諒聰不明而蔽壅兮。王君知淺陋無所照也　使讒諛而日得。王佞人位高家富饒也朱殀一作夭。於矯反。戒叶居得反。聰不一作不聰。或疑無不字。而明下而字。當作之○得得志也。考考曰。言何芳草之速于殀折。霜雖未甚嚴。然已下戒之。使其萎死。以喩賢者易逢傷害也。顧所以如此者。何也。特以上之人。素不聰明。又從而蔽壅之。使讒諛之人。日得自用耳。

自前世之嫉賢兮。王憎惡忠直若仇怨也　謂蕙若其不可佩。王賤棄仁智言難用也　妒佳冶之芬芳兮。王嫉害美善之婉容也　嫫母姣而自好。王醜嫗自飾以粉黛也　雖有西施之美容兮。王世有好女之異貌也　讒妒入以自代　王衆惡推遠不附近也朱佩叶音備。佳一作娃。嫫音謨。姣音絞。好音耗。叶虛既反。代叶徒計反。○若杜若

呉信讒ー味ハ審ト言フガ如シ、優游ハ德ノ大ナルヲ謂フ、縞素ハ喪服ナリ、○呉讒ヲ信ジテ子胥ノ言ヲ審理セズ、之ニ死ヲ賜ヒシガ、後之ヲ悔ユ、介子推忠ニシテ、恩賞ヲ受ケズシテ死ス、晋ノ文公過ヲ悟リテ之ヲ追求スレドモ、終ニ及バズ、因テ介山ヲ封ジテ民ノ樵採ヲ禁ジ、祭祀ヲ修メテ大德ニ報イ、昔日身ヲ割イテ己ニ食ハシメシヲ思ヒ、喪服ヲ著テ哭泣セリ。
〔案〕玦ニ云フ爲之禁トハ所謂厲禁也、遮埒ヲ言フ。

奚以百里奚爲秦繆公夫人媵。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授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伊呂甯戚事見騷經天問【考】考曰。言之以傷己不得逢湯武桓繆之君。遂不能有自奮於當世也。孰猶何也。王引之引其家說言。云猶有。或通作員。廣雅。員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引之又言。而猶以。顧命。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是知世孰云而知之。世何有以知之也。據文勢。百里下之字蓋衍。

呉信讒而弗味兮。【王】宰嚭阿諛甘如蜜也 **子胥死而後憂。**【王】竟爲越國所誅滅也 **介子忠而立枯兮。**【王】介子介子推也 **文君寤而追求。**【王】文君晉文公也。寤覺也。昔文公被驪姫之譖出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覺悟。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立枯也。七諫中推自割而食君。亦解此 **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王】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民不得有言燒死。以報其德。優游其靈魂也。 **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王】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恩義尤篤。因爲變服。悲而哭之也【朱】弗一作不。山下一無而字。縞音杲。哭下之叶音周。自沈流至此二十四句。爲一韻。○味譬之食物。咀嚼而審其美惡也。子胥事見涉江。介子。名推。文君。晉文公也。文公爲公子時。遭驪姫譖而出奔。介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公寤而求之。子推不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自燒而死。文公遂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禁民樵採。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優游言其德之大也。親身切於己身。謂割股也。縞素白緻繒也。【考】考曰。優游。言報德之寬厚也。親身。蓋割身之訛。是亦引古忠臣不得志而死者。傷己亦且與此同憂也。王氏本。故下無之字。

臨沅湘―沅湘ニ投ジテ死セントスルモ、飜ツテ思フニ、身沒スレバ名モ亦隨ツテ滅ブ、惜ムラクハ邪臣君ヲ壅蔽スルノ罪、遂ニ世ニ明カナラザランコトヲ。

君無度―藪幽ハ幽暗ナル藪澤ヲイフ、○君、臣下ノ賢否ヲ察セズ、己ノ如キ賢臣ヲモ藪澤ニ放逐シヌ、コヽニ中情ヲ暢ベ、誠信ヲ摘ミ、以テ此篇ヲ作リ、恬然トシテ死ニ就キテ、苟クモ生クルヲ欲セズ、邪臣君ヲ壅蔽シテ、貞臣ヲシテ道ノ由ルベキナカラシム。

聞百里―秦ノ繆公百里奚ノ賢ナルヲ聞キ五羖羊ノ皮ヲ以テ之ヲ贖ヒ與ニ國事ヲ謀ル、餘ハ皆前ニ出ヅ。

雖身在幽隱。猶備之無有所缺。之字承光景而言。朱子本無作得。非是。

臨沅湘之玄淵兮。王觀視流水。心悲惻也 遂自忍而沈流。王遂赴深水。自害賊也 卒沒身而絕名兮。王名字斷絕。形朽腐也 惜廱君之不昭。王懷王壅蔽不覺悟也。朱沅一作江。遂一作不。沒一作沈。絕一作滅。廱古壅字。昭叶音周。或云流周竝叶之韻。後三章倣此○言沈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廱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原所以忍死而有言也。其亦可悲也哉 考考曰。玄。黑也。淵之深者。自成黑色。故曰玄淵。言臨沅湘之淵。遂將自忍而沈水。顧身沈沒而死。名姓亦隨絕。讒人壅君之迹。何以復昭於世。獨是之爲惜。而復何愛死哉。沈流。謂沈水也。卒。竟也。沒。王氏本作沈。非是。

君無度而弗察兮。王上無撿押。以知下也 使芳草爲藪幽。王賢人放竄。弃草野也 焉舒情而抽信兮。王安所展思。披愁苦也 恬死亡而不聊。王忍不貪生。而顧老也 獨鄣廱而蔽隱兮。王遠放隔塞。在裔土也 使貞臣而無由。王欲竭忠節。廱其道也朱聊叶音留。鄣音章。廱見上。眞一作忠。無一作爲○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撿押以知下也。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此之謂也。藪幽澤之幽暗也。言芳草宜殖於階庭。而今反使爲藪澤之幽暗也。恬安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無由無路可行也。考考曰。焉猶言於是也。恬。恬靜之貌。言發舒中情。抽摘其誠信之心。以叙述此篇。遂恬然就死。而無所聊賴。衆邪與俱鄣廱君聰明。而蔽隱之。使忠貞之臣。無因以自明也。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朱廚叶音稠。之叶音周。○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

清澂ハ猶ホ審察ト言フガ如シ、○吾ガ心純厚ニシテ秘事ヲ漏サズ、タヾ邪臣ノ我ヲ嫉ムニ遇ヒ、君亦怒ヲ含ンデ我ヲ待チ、讒言ヲ輕信ジテ、吾ノ果シテ然ルヤ否ヤヲ審察セズ。

〔案〕玦ニ云フ、過レ之ハ之ヲ告ムルナリ。

何貞臣ー光景ハ形迹ト言フガ如シ、○下二句言フ、吾ガ形迹誠ニ信ズベクシテ然モ罪ヲ得、是レ慙ヅベキナリ、今幽隱ニ在ルモ、尚ホ形迹ヲ缺カザランコトヲ欲シテ、自ラ勉ム。

以待臣兮。【王】上懷忿恚、欲刑殘也。 不清澂其然否。【王】內弗省察其侵冤也。【朱】厖莫江反。泄音薛。一作貫。非是。嫉之一作佞嫉。亦非是。澂音澄。一作澈。非是。否叶音悲○厖厚也。泄漏也。謂不敢漏其密事也。讒人謂上官大夫靳尚之徒也。清澂猶審察也、史記云。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即此事也。【考】考曰。吾之心亦純一敦厚。無有所漏洩。特遭佞邪之臣嫉我。相與構讒。是我之所以獲罪也。遭讒人而嫉之。與詩巧言。躍躍毚兎。遇犬獲之句法正同。澂。集韻或作瀓。又作澄。方言。清也。言君已信讒。於是懷怒以待我。曾不及察其果然否而清澂之。

蔽晦君之聰明兮。【王】專擅威恩、握主權也。 虛惑誤又以欺。【王】誣罔戲弄、若轉丸也。 弗參驗以考實兮。【王】不審窮覈其端原也。 遠遷臣而弗思。【王】放逐徙我、不肯還也。 信讒諛之溷濁兮。【王】聽用邪僞、自亂惑也。 晟氣志而過之。【王】呵罵遷怒、妄誅戮也。【朱】虛惑誤。一作惑虛言。溷濁一作浮說。晟古盛字○虛空言也。惑誤。疑而誤之也。然尤畏之也。至於斯。則公肆誣罔。而無所憚矣。王逸曰專擅恩威。握主權也。斯罔戲弄。若轉丸也。此言得之矣。過之。猶所謂督過之也。【考】考曰。讒人蔽君之聰明。益令冥晦。舉非實之言。誑惑詿誤。至於更加以斯罔。君又不有參伍驗覈。以考其虛實。遂遠遷我於江南。而莫之思。徒信讒人溷濁之言。盛其志氣。有以督過於我也。怒下以。王氏本作而。澂作澈。朱子本盛作晟。

何貞臣之得辜兮。【王】忠正之行、少愆忒也。 被讟謗而見尤。【王】虛蒙誹訕、獲過愆也。 慙光景之誠信兮。【王】質性謹厚。貌純愨也。 身幽隱而備之。【王】雖處草野、行彌篤也。【朱】辠一作罪。讟一作離。尤叶于其反○無罪見尤。慙見光景。故寘身於幽隱。然亦不敢不為之備也。【考】考曰。言忠貞之臣。初非有罪。何遽至此極也。被離謗而見尤。猶言蒙離謗而見尤。離。遭也。光景猶言形迹。言己之形迹。誠可信而獲罪。是為可慙、然今而

獨リ煢然トシテ南行シ、彭咸ノ故轍ヲ蹈マンノミ。

惜往日—昭時ハ時ノ政治ヲ明ニスルヲ謂フ、○惜イカナ吾嘗テ王ニ信任セラレ、命ヲ奉ジテ政治ヲ昭明ニシ、祖先ノ功德ヲ承ケテ、下民ニ臨ミ、法度ノ疑ハシキヲ論定セシモ、竟ニ此事ヲ終ルヲ得ズ。

國富强—當時楚國富强ニシテ法度亦立チ、國事ヲ貞臣ニ託セシカバ、君游息スルヲ得タリ、國ノ秘事、皆載セテ吾ガ心ニ在リ、是ヲ以テ或ハ過失アルモ、常ニ寛宥ヲ賜ヒテ、其罪ヲ論ゼザリキ。

〔案〕玦ニ云フ、秘密事之載心ハ國ノ機密ヲ秘シテ諸ヲ心ニ藏スルナリ。

心純庬—庬ハ厚ナリ、

以未敢改此矩度也。今者吾之命則在於幽僻。固將能退而止。然及我之猶在。冀自勉而不輟也。所以煢然甘於南遷之勞者。特以思彭咸之故轍也。

右思美人

考 考曰。據篇中云。遊江夏以娛憂。又云。獨煢煢而南行。乃知懷王時。初蒙遷謫之命。且就途。猶在郢都所作也。

惜往日之曾信兮。 王 先時見任。身親近也。**受命詔以昭時。** 王 君告屈原。明典文也。**奉先功以照下兮。** 王 承宣祖業。以示民也。**明法度之嫌疑。** 王 草創憲度。定衆難也。朱 時一作詩。非是。○時謂時之政治也。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明時之政治也。先功謂先君之功烈也。嫌疑謂事有同異而可疑者也。考 考曰。言惜己往日之見信任。而不得終。當時吾受王命。昭明政治。奉承祖先功德。有以照臨於下。而法度之疑者。亦得明快。

國富强而法立兮。 王 楚以熾盛。無盜姦也。**屬貞臣而日娭。** 王 委政忠良。而遊息也。**秘密事之載心兮。** 王 天災地變。乃存念也。**雖過失猶弗治。** 王 臣有過差。猶赦寬也。朱 屬音燭。娭與嬉同。一作娛。非是。祕一作移。密一作察。弗一作不。治如字平聲○屬付也。貞臣正固之臣。原自謂也。日娭所謂逸於得人也。雖國所祕之密事。皆載於其心。是以或有過失。猶寬而不治其罪也。考 考曰。凡國富强而法初立。屬國事於貞良之臣。而後君始得游息也。娭與嫛通。嫛。熙也。日娭。謂日熙樂也。王氏本時作詩。非是。言國家祕密之事。皆載在吾心。是以雖有過失。常賜寬宥。未嘗見治其罪。

心純庬而不泄兮。 王 素性敦厚。慎語言也。**遭讒人而嫉之。** 王 遭遇靳尚及上官也。**君含怒**

令薛荔—人ニ依リテ辯解センコトヲ好マザルヲ謂フ、蓋シ自ラ信ズルコト厚ケレバナリ。

登高吾—登高ハ薛荔ニ就クヲ謂ヒ、入下ハ芙蓉ニ因ルヲ謂フ、容與ハ徐緩ノ貌、○薛荔、芙蓉ハ、常ニ服習セザル所ナレバ、狐疑シテ之ヲ賴マザルナリ。〔案〕林西仲云フ、不服ハ猶俗ニ言フ所ノ不慣ノゴトシト、玦ニ云フ不服ハ俗ニ從ハザルナリト。

廣遂前—前日企畫セル所ヲ遂行セントシ、未ダ其撰度ヲ改メズ、今吾ガ命幽僻ニ在リ、固ヨリ將ニ罷滅セントス然モ此生ノ存スル限リハ自ラ勉メテ輟マズ、

內。是以又自發揚於外。且其中情與實質。皆可保於久遠。是以雖在幽蔽之中。其發聞於後者。尤爲章著也。芳與澤其雜糅句。意與下文相屬。而出字與上數句韻。九歌固有此例。段玉裁以爲。出在古韻第一部。而詩雨無正與瘁韻。則其與上文佩異態竢韻。亦可類推而悟也。朱子本承作烝。非是。

令薛荔以爲理兮。【王】意欲升高事貴戚也。**憚擧趾而緣木。**【王】憚難也。誠難抗足屈蹝踦也。**因芙蓉以爲媒兮。**【王】意欲下求從風俗也。**憚褰裳而濡足。**【王】又恐泥汙被垢濁也。【朱】以一作而。因一作用。褰起虔反○內美既足。耻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託以有憚也。【考】考曰。是謂不肯因人以解辨。蓋其自信厚也。王氏本。二以字皆作而。非是。

登高吾不說兮。【王】事上得位。我不好也。**入下吾不能。**【王】隨俗榮顯。非所樂也。**固朕形之不服兮。**【王】我性婞直。不屈撓也。**然容與而狐疑。**【王】徘徊進退。觀衆意也。【朱】說音悅。能叶音況○道既不行居上處下無適而可。形偃蹇而不服。心耿介而使然也。【考】考曰。說。悅同。登高。謂就薛荔。入下。謂因芙蓉。言此二者吾形質之所不服習。以故且狐疑未敢有就此而求也。王引之言。然猶言如此也。段玉裁以爲。能在古韻第一部。詩賓之初筵與時韻。易繫辭與來謀韻。則其與疑韻。亦可類推而悟。

廣遂前畫兮。【王】恢廓仁義。弘聖道也。**未改此度也。**【王】心終不變。內自守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王】受祿當窮。身勞苦也。**願及白日未暮也。**【王】思得進用。年先老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朱】畫音獲。一無則字。罷讀作疲。暮下一無也字○畫與懷沙章畫之畫同。【考】考曰。廣遂當作遂廣。蓋誤倒也。言欲遂因己前日所畫守。而益廣之。是

ヲ除去リ、茝莽ヲ以テ左右ノ佩トナス、然モ繽紛繚轉シテ、遂ニ萎絶ス（己ノ行ヲ高潔ニセルモ、廢棄セラレタルニ喩フ）因テ優游トシテ世變ヲ視中心得ル所ノ道ヲ樂ミ、憤懣ヲ舒べ、他ニ俟ツナシ、是ニ於テカ芳澤中ヨリ出デ、又美ヲ外ニ借ルコトナシ。

紛郁郁―紛ハ盛ナル貌、烝ハ芳氣ノ遠ク聞ユルナリ、○下二句言フ、其中情ト實質ト、皆久遠ニ保ツベシ、故ニ幽蔽ノ中ニ在ルモ、其名聞獨リ彰著ス。

盛也。佩繽紛以繚轉兮。【王】德行純美。能絶異也。遂萎絶而離異。【王】終以放斥而見疑也。吾且儃佪以娛憂兮。【王】聊以遊戲樂所志也。觀南人之變態。【王】覽察楚俗易化改也。竊快在其中心兮。【王】私懷僥倖而欣喜也。揚厥憑而不竢。【王】思舒憤懣無所待也。芳與澤其雜糅兮。【王】正直溫仁德茂盛也。羌芳華自中出。【王】生含天姿不外受也。【朱】萹音匾。備一作脩。佩叶音備。以一作其。繚音了。萎於危反。儃佪一作徘徊。態叶音替。竊上一有吾字。一無在字。一無其字。出叶尺遂反。○萹萹蓄也。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薄叢也。交佩左右佩也。萹蓄雜菜。皆非芳草。故言解去二物。而以上文之茝莽。備爲交佩也。繚繞也。繽紛繚轉言佩之美。然適佩之。而遽已萎絶而離異矣。於是且復優游忘憂以觀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外。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也。【考】考曰。萹匾同。草叢生曰薄。言豫取生草壓匾。又聚雜菜蓄之。今則出而解散之。以備爲佩之用。交佩。謂交錯相雜之佩也。吾既爲此佩。然佩亦繽紛繚繞而迴轉。遂萎死斷絶。而爲相離異。是言佩之萎絶而至於不可用。以喩己雖與志厲節。其行益高。終爾廢棄。不得有施于當世也。儃佪。與邅迴同。言既不得有施于當世。於是吾將所在邅迴。以娛我憂。至楚俗之後當如何。且傍觀之而已。不因以爲欣慼。獨善己竊取快心。且發揚忿激憑心者。無復竢於異日也。竊快中心。朱子本作竊快在其中心。林氏亦因此。非是。言己與志厲節其行益高。芳菲與光澤相雜糅。是以芬芳英華。自然有從中出者。

紛郁郁其遠烝兮。【王】法度文辭行四海也。滿內而外揚。【王】修善於身。名譽起也。情與質信可保兮。【王】言行相副。無表裏也。羌居蔽而聞章。【王】雖在山澤名宣布也【朱】烝一作承。居一作重。羌居一作居重。聞去聲。○郁郁盛也。烝芳氣之遠聞也。此承上章芳華自中出。遂言其郁郁遠烝皆由情質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聞則章也。【考】考紛。盛貌。郁郁。文貌。言己才德甚盛。郁郁乎遠承之於古聖賢。固已滿於

執ラシメ、遷逡（遷延シ逡巡スルナリ）シ止マリテ速ニ馳セズ、タゞ西極絶遠ノ地ニ到リ、黃昏ニ至リテ自ラ休息セント欲ス（益志ヲ興シ節ヲ厲キ、又世俗ト競フナク、遠ク去ツテ天時ヲ俟タントスルヲ謂フ）。

開春發—開春發歲トハ年首ヲイフ、江夏ハ二水ノ名、○忽チ歲ノ改マルニ遇フ、白日悠々甚愛スベシ、因テ吾ガ心ヲ翻蕩シテ樂マントシ、江夏ニ遵ツテ遊ブ。

擥大薄—薄ハ草木雜生スル地ヲイフ、宿莽ハ冬ニ遇フモ枯死セザル草ヲイフ、○上二句ハ益己ノ行ヲ高潔ニスルニ喩フ、下二句ハ古人ト時ヲ同ウスル能ハズシテ、已ノ志ヲ知ル者ナキヲ悲ムナリ。

解萹薄—萹畜雜菜ハ香草ニアラズ、故ニ二物

操七刀反。之字爲韵。逡七旬反。昔古時字。嶓音波。隈一作隅。纁一作曛。並音熏。○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操之執轡也。遷猶進也。逡次猶逡巡也。嶓冢山名漢水所出也。見禹貢。纁淺絳也。日將入時色纁且黃也。以馬既顛。故更駕駿馬。使善御者操其轡。逡巡而不速往。但期至於荒輙絕遠之地。以窮日之力而自休焉。蓋知世路之不可由。而欲遠去以俟命也。【考】考曰。勒騏驥更駕。又得造父爲御。喻己益與志厲節。峻嚴其行也。逡次。謂逡巡之次舍也。言遷逡巡之次舍。且勿疾驅。喻己雖與志厲節。無復與時競也。假日解見離騷。嶓冢在西極。今復指其西隈。且以昏時爲期。言己之行。非所以希於登時。必須久始有顯也。曛。朱子本作纁。

開春發歲兮。【王】春陽施惠。養百姓也。白日出之悠悠。【王】君致溫仁。體光明也　吾將蕩志而愉樂兮。【王】滌我憂愁。弘佚豫也。遵江夏以娛憂。【王】循兩水涯。以娛志也【朱】將一作且。蕩一作盪。【考】考曰。開春發歲。謂年首也。承上文言。吾欲俟曛黃以爲期。然遇歲方改。恨日出之悠悠不太速。則我亦有不能俟於異日者。將欲翻蕩我志。以自愉樂。因出遊循江夏二水之濱。娛我憂心也。

擥大薄之芳茝兮。【王】欲援芳茝。以爲佩也。搴長州之宿莽。【王】采取香草。用飾己也。楚人名冬生草曰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王】生後殷湯周文王也。吾誰與玩此芳草。【王】誰與竭節盡忠孝也【朱】擥一作攬。茝一作芷。莽莫古反。昔一作然。一無之字。草叶七右反○不及謂生不及其同時也【考】考曰。言吾既遊江夏。因擥芳茝。搴宿莽。喻己之行益高也。獨惜吾不能與古人相及。無與俱玩芳草。言無與我同志者也。王氏本。古之人作古人。非是。

解萹薄與雜菜兮。【王】萹萹畜也。雜菜雜香之菜。備以爲交佩。【王】交合也。言己解折萹畜。雜以香菜。合而佩之。言修飾彌

リ、是故ニ己亦節ヲ變ジテ時俗ニ從ヒ、以テ時ヲ待タント欲スルモ初志ヲ變改スルヲ愧ヅ。

獨歷年—馮心ハ憂心ニ滿ツルヲイフ、隱ハ痛ナリ、○下ノ二句痛傷ヲ抱キテ此ニ老死ストモ初心ヲ變易スベカラザルヲ謂フ。

勒騏驥—騏驥ハ駿馬ナリ、勒ハおもがひヲイフ、嶓冢ハ山名、西極ニ在リ、纁黃ハ黃昏ナリ、○更ニ駿馬ニ駕シ造父（古ノ御ニ巧ナル者ノ名）ヲシテ其轡ヲ

屈志也。【考】考曰。言雖高辛之神靈而甚盛。猶遭玄鳥致詒。初有生契之祥。果然。雖有聖德。非得天時。未可冒進而有爲也。故己亦欲變節從俗以俟時。然愧變易初心。而屈我之志。不能爲也。

獨歷年而離愍兮。【王】修德累歲。身疲病也。羌馮心猶未化。【王】憤懣守節。不易性也。寧隱閔而壽考兮。【王】懷智伴愚。終年命也。何變易之可爲。【王】心不改更。死中正也。【朱】馮與憑同。化叶音嫣。閔一作愍。易之一作初而。○馮憤懣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然終不能變異其初心也。【考】考曰。憑心。謂憂念滿心也。言歷年之久。猶離愍傷。是以憂念憑滿。而其心未有與初異。故曰猶未化。羌。詞也。吾寧隱痛閔傷。而多保年壽。豈得變易初心。故曰何變易之可爲。憑。朱子本作馮。

知前轍之不遂兮。【王】比干子胥蒙禍患也。未改此度。【王】執心不回。志不困也。車既覆而馬顚兮。【王】君國傾側。任小人也。車以喩君。馬以喩臣。言車覆者國君危也。馬顚仆者所任非人。蹇獨懷此異路。【王】遭逢艱難。思忠臣也。【朱】轍一作道。未一作末。度下一有也字。○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考】考曰言知己前時所爲。無能得于王。然未有改此矩度也。我車已覆。我馬既顚。猶獨眷眷乎異衆衢路。言未能有從俗變志也。羌。詞也。

勒騏驥而更駕兮。【王】擧用才德。任俊賢也。造父爲我操之。【王】御民以道。須明君也。遷逡次而勿驅兮。【王】使臣以禮。得中和也。聊假日以須旹。【王】朞月考功。知德化也。指嶓冢之西隈兮。【王】澤流山野。被流沙也。嶓冢山名也。尙書曰。嶓冢導漾也。與纁黃以爲期。【王】待閒靜時與賢謀也。曛黃蓋昏時。【朱】更平聲。造七到反。父音甫。爲去聲。我一作余。

ナリ、竚眙ハ佇立シテ視ツムルヲ謂フ、○下二句言フ、己既ニ疏斥セラレテ進見ニ路ナシ、言フ所アラント欲スルモ、之ヲ王ノ所ニ致ス能ハズ。

蹇蹇之―陷滯ハ泥濘ニ陷リテ停滯スルナリ、菀ハ積ナリ、○ワガ忠蹇ノ志煩寃スルモ、王我ヲ信ゼザルヲ以テ、自ラ阻シテ敢テ發セズ、日日中情ヲ陳ベント欲スルモ、志沈積シテ達スベカラズ。

高辛之―高辛(帝嚳)ノ神靈威德アルモ玄鳥(燕ナリ)ノ遺ヲ受ケテ初メテ契ヲ生ムノ吉祥ヲ得タリ(帝嚳ノ妃、燕卵ヲ呑ミテ契ヲ生ム)聖德アルモ天時ヲ得ザレバ爲ス能ハザルナ

言不可結而詒。【王】祕密之語。難傳誦也。【朱】竚直呂反。眙丑吏反。媒一作路。路一作媒。絕下一有而道字。一無下而字。詒叶音異○美人說見上篇。寄意於君也。擥猶取也。竚久立也。眙直視也。【考】擥本作攬。謂手撮取之。擥涕猶言拭涕也。擥涕竚立而眙視。敘懷怨之狀也。媒介既絕。己亦見疎斥。進見路阻。雖欲有所言。然不可約結而遺於王所也。

蹇蹇之煩寃兮。【王】忠謀盤紆氣盈胷也。陷滯而不發。【王】言辭鬱結不得揚也。申旦以舒中情兮。【王】誠欲日日陳己心也。志沈菀而莫達。【王】思念沈積。不得通也。【朱】寃一作惋。陷一作滔。以一作不。一無志字。菀音鬱。莫一作不。○承上路阻而言。陷滯不發。亦以陷濘為喩也。申重也。今日已暮明日復旦也。菀積也。【考】考曰。言忠蹇之心雖煩寃。以王之不我信。自阻而未敢有發也。據語勢。當作心陷滯而不發。陷上蓋脫一心字也。日日而發舒中情。欲以聞王。然此志終莫得達也。菀當讀音鬱。段玉裁以為。菀於阮反。詩菀彼北林。有菀者柳。假借為鬱音也。王氏本陷作滔。非是。

願寄言於浮雲兮。【王】思託其謀於神雲也。遇豐隆而不將。【王】雷師徑逝不我聽也。因歸鳥而致辭兮。【王】思附鴻鴈達中情也。羌迅高而難當。【王】飛集山林。道徑異也。【朱】迅一作宿。當一作寓。皆非是○亦承上章陷滯而言。欲因雲致辭則雷師不聽。欲因鳥致辭則鳥飛速而又高難可當值也。【考】考曰。豐隆。雷師也。將。送也。言欲託言於浮雲。遇雷師。不得急散去。是以不能為我送言也。因歸鳥而致辭。亦蒙上願字而言也。羌。詞也。

高辛之靈晟兮。【王】帝嚳之德茂神靈也。遭玄鳥而致詒。【王】嚳妃吞燕卵以生契也。言般契合神靈之祥知而生契於是性有賢仁。為堯三公。屈原亦得天地正氣而生。自傷不遭聖主而遇亂世也。欲變節以從俗兮。【王】念改忠直隨讒佞也。媿易初而屈志。【王】慙恥本行中回傾也。【朱】晟一作盛。一作威。詒志皆叶平去二聲。媿與愧同。○玄鳥致詒事見天問。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上感高辛之事。下愧不能易初而

思美人―美人ハ楚王ヲ謂フ、擥涕ハ涕ヲ拭フ

【朱】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考】考曰。此篇名以懷沙。酷與申徒狄負石赴河相似。說者因以爲汨羅沈水之證。然懷王時。三閭就貶。實循沅湘而行。與襄王時就貶異路。余於前後諸篇辯之詳矣。而篇中云。浩浩沅湘。則此篇之作。在于懷王時也明矣。懷王時三閭雖一就貶。無幾復還入郢。以至懷王客死於秦。方經十餘歲。及襄王立又貶。而哀郢有九年而不復之言。則爲三閭裁此篇。後二十歲左右事。顧三閭之死。亦當在其後。豈復得以此篇爲臨死所作乎。余嘗謂夷齊餓死於首陽山。三閭死水於汨羅。二者一經太史公記載、遂爲千載鐵案。夫夷齊餓死。始見於莊子。至三閭死水。不知何人所創。蓋好事者。推尊三閭。欲使高於萬世。作爲此說。世俗遂相傳稱之。賈生言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是漢初固已有是說。太史公亦因而筆之於書而已。三閭以淑質卓行。擅學問文章之美。不幸爲讒邪所沮毀。沈淪絕境。以終其世。是固時命使然。在三閭亦無奈之何也。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亦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命。君子處己。自當如此而已。若夫局局於一死。欲以爲名高。是小丈夫䟿䟿者所爲。如聶政之流是也。誰謂三閭之賢。而有是行哉。林西仲以三閭沈水爲死諫。以篇中進路北次。爲趨汨羅。因以此篇爲絕命之辭。然據哀郢。三閭在貶。方經九年。於是更發奮急自赴水而死。是不過爲病狂者之爲。安在其爲死諫也。且悲回風篇末曰。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是雖因申徒狄爲言。抑三閭亦以自況。則固知死於水之無益也。苟知其無益。復何汲汲於求死之有。果然。惜往日曰。遂自忍而沈流。曰寧溘死而流亡。又曰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漁父辭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凡此其言。皆出於憂憤之餘。其實非欲必死於水。而懷沙之名。亦與此同耳。但此篇情隘辭蹙。比之他篇尤爲哀痛切至。此其裁賦時。搆思自如此。亦不得據此以爲絕命之辭也。余故曰三閭死水於汨羅。蓋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類。要之齊東野人之言。不足信也。

思美人兮。【王】言己憂思念懷王也。擥涕而竚眙。【王】竚立悲哀。涕交横也。媒絕路阻兮。【王】黨友隔絕。道壞崩也。

ノ患難ニ處スルヤ、其心ヲ安定シ、其志ヲ寛宏ニシ、以テ畏懼患難ヲ免ル。

曾傷爰ー人心世ト推移シ、吾ガ心ヲ知ラズ、告語スベカラザルナリ〔案〕王念孫云フ、爰哀ハ哀シミテ止マザルヲ謂フ也、爰咺古音相通ズ、方言ニ曰ク凡哀泣而不レ止曰レ咺。

知死不ー爲類ハ君子ノ朋類トナルヲ謂フ。〔案〕玦ニ云フ將ニ以爲レ類ハ後世若シ我ト境ヲ同ジクスル者アラバ其レ又我ノ如キノミ、我將ニ其ノ人ヲ以テ吾ガ匹疇トナサントス。

於天而隨其氣之短長厚薄。以爲壽夭窮達之分。固各有置之之所。而不可易矣。吉者不能使之凶。凶者不能使之吉也。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爲外物所動搖。必廣其志。而不使爲細故所狹隘。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考 考曰。史及王氏本。民作人。禀作有。命下亦有兮。皆非是。錯與懼韻。猶離騷索與妬韻。錯與度韻之例。蓋古韻第五部之音也。

曾傷爰哀。永嘆喟兮。 王 爰於也。喟息也。言己所以重傷。於是歎息自恨。懷道不得施用也。**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王 謂猶說也。言己遭遇亂世。衆人不知我賢。亦不可戶告人說。朱 曾音增。史無濁字。莫作不。一無人心字。或無人字。或無人心。而有念字。一本無濁吾人心四字。○按此四句。若依史記。移著上文懷質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承余何畏懼之下。文意尤通貫。但史於此又再出。恐是後人因校誤加也。考 考曰。曾。重也。史及王氏本。悲下知下皆有兮字。史有此四句。而下文余何畏懼兮下。又載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十八字。王氏本亦同。獨朱子本載後十八字。而無此四句。不知朱子據誰氏本。然朱子以爲後十八字。恐是後人因校誤加也。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承余何畏懼兮之下。文意尤通貫。是朱子以史與王氏本爲非是也。其言尤有理。故今從之。載此四句。而刪後十八字。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 王 讓辭也。言人知命將終。可以建忠伏節死義。願勿辭讓。而自愛惜也。**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王 告語也。類法也。詩云永錫爾類。言己將執忠死節。故以此明白告諸君子。宜以我爲法度也。朱 愛叶於旣反。明下一有以字。○補曰。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捨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此七尺之軀哉。類法也。以此言爲法也。考 考曰。類。朋類也。言擧吾之志。明告於後世君子。因得收以爲朋類。是所謂竢知己於千載也。

右懷沙

亂曰―浩浩ハ廣大ノ貌汨ハ波ノ涌ク貌、修路ノ長途ナリ。

懷質抱―匹ハ正ノ訛、○己敦厚ノ質、忠信ノ情ヲ抱ケルモ、余ノ賢ヲ知リテ其是非ヲ平正スル者ナシ、伯樂既ニ沒シテハ、駿馬モ力量ヲ計ルヲ得ズ。

民生稟―人、命ヲ天ニ受ケテ生ル、其壽夭窮達各定分アリテ易フベキニアラズ、故ニ君子

南土。今則轉路北行。途上以日將暮。遂止舍也。是時也。前日之憂愁。更成舒暢。前日之悲哀。亦成嬉娛。蓋其抑心自寬如此。要死而後止。故曰限之以大故。三閭初遷於沅湘上流極南處。至此移居稍北。或受命量移。然不可知。定爲何故。亦不可以此爲北行趨汨羅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王 浩浩廣大貌也。汨流也。言浩浩廣大乎沅湘之水。分汨而流。將歸乎海。傷己放弃。獨無所歸也。

脩路幽蔽道遠忽兮王 修長也。言雖在湖澤之中。幽深蔽闇。道路甚遠。且久長也。朱 史逐句有兮字。自此至篇末竝同。分一作紛。皆非是。汨音骨。水流聲。又音鶻。涌波也。蔽史作拂。此下史有曾唫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四句。○浩浩廣大也。汨流貌。脩長也。考 考曰。汨。古忽反。音骨。波涌貌。莊子與齊俱入。與汨俱出。蔽史作拂。史及王氏本。湘蔽下皆有兮字。朱子言史逐句有兮字。自是至篇末幷同。非是。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王 匹雙也。言己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不與衆同。故孤煢獨行。無有雙疋也。

伯樂既沒。驥焉程兮。王 伯樂善相馬者。程量也。言騏驥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朱 質。史作情。情史作質。匹當作正。字之誤也。以韻叶之。及以哀時命考之。則可見矣。沒史作歿。驥下有將字。○無正與幷日夜無正之正之意同。伯樂。善相馬者也。程謂校量才力也。考 考曰。史及王氏本。質沒下皆有兮字。非是。朱子本。懷情抱質作懷質抱情。驥下無將字。亦非是。段玉裁以匹爲古韻第十二部本音。而程以十一部音與匹合韻。然不如朱子改匹爲正之愈也。

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王 錯安也。言萬民稟受天命。生而各有所錯安。其志或安於忠信。或安於詐僞。其性不同也。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王 言己既安於忠信。廣我志意。當復何懼乎。謂威不能動。法不能恐也。朱 民史作人。稟史作有。一作萬民之生。○錯置也。言民之生莫不稟命

古固有―古聖賢ト雖、時ヲ同ウシテ相見ルヲ得ザリシヲ謂フ。[案]不竝ハ聖君賢臣ノ時ヲ同ジクシテ生ゼザルヲ謂フ、玦ニ云フ臣良ニシテ君闇キ也。

懲違改―[案]王念孫云フ懲違改忿トハ、違ハ恨也、其ノ恨ヲ止メ其ノ忿ヲ改ムルナリ。

進路北―大故ハ死ナリ、○今路ヲ轉ジテ北行スレバ日方ニ暮レントス、乃チ憂ヲ暢ベ哀ヲ慰シ、死シテ後已マン。

帝舜不可得逢。方今之時。誰復知余之從容中道者。

古固有不竝兮。[王]竝俱也。豈知其何故。[王]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竝事君。必相尅害。故曰豈知其故也。

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王]慕思也。言殷湯夏禹聖德之君。明於知人。然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也。[朱]史無何而字。故慕下。皆有也字。○古有不竝。言聖賢不竝時而生也。[考]林氏曰。重華之後。湯禹亦不可得見。考曰。言在昔聖賢。亦固有不得竝時而相遇者。是其何故。人豈得知之。而吾亦獨能免於此。蓋故爲疑訝之辭。以自傷也。朱子本無二也字。其下有何字。邈下有而字。

懲違改忿兮。[王]懲止也。忿恨也。抑心而自強。[王]抑按也。言己知禹湯不可得。則止己留連之心。改其忿恨。按慰己心。以自勉強也。

離愍而不遷兮。[王]愍病也。遷卽徙也。願志之有像。[王]像法也。言己自勉修。身雖遭病。心終不徙。願志行流於後世。爲人所法也。[朱]違一作連。強其兩反。愍史作湣。一作閔。像史作象。○違過也。像法也。強於爲善而不以憂患改其節。欲其志之可爲法也。[考]林氏曰。抑心應篇首自抑句也。考曰。言先是己之行。或有違於道者。今則懲之。先是有忿懣慨世之心。今則改之。抑按斯心。自勉以從道。雖遭愍憂。確然不遷。願吾之志。有所法像。不背古之道也。王氏本違作連。非是。強。史作彊。愍作湣。像作象。作湣者。非是。

進路北次兮。[王]路道也。次舍也。日昧昧其將暮。[王]昧冥也。言己思念楚國。願得君命。進道北行。以次舍止。冀遂還歸。日又將暮。不可去也。

舒憂娛哀兮。[王]娛樂也。限之以大故。[王]限度也。大故死亡也。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己悲愁。自度以死亡而已。終無他志也。[朱]舒史作舍。娛作虞○言將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得前也。於是將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考]考曰。次舍也。蓋先時徂

邑犬群—庸態ハ庸人ノ俗態ト言フガ如シ○俗人ノ賢智ノ士ヲ識ルハ、其才度ノ異常ナルヲ怪ムニ中ルヲ謂フ。

文質疏—內ハ訥ニ同ジ、朴ハ未ダ彫飾ヲ加ヘザル木ヲイフ、○小人屈原ノ美質ヲ知ラザルヲ謂フ。

重仁襲—重華ハ舜ノ名從容ハ道ニ循ツテ優悠タルヲ謂フ。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王言犬羣而吠者。恠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俗人羣聚毀賢智者。亦以其行度異。故羣而謗也。非俊疑傑兮王千人才爲俊一國高爲傑也。固庸態也王庸厮賤之人也。言衆人所謗。非傑異之士。斯庸夫惡態之人也何者。德高者不合於衆。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爲犬之所吠。衆人之所訕也。朱犬下一有之字。今從史。非俊史作誹駿。傑史作桀。一無二也字。○非毀也。知過千人謂之俊。十人謂之傑。庸厮賤之人也。考林氏曰。吠所怪。言如吠日吠雪之類。考曰。庸態。謂庸人之態。非俊。史作誹駿。傑作桀。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王采文采也。言己能文能質。內以疏達。衆人不知我有異藝之文采也。材朴委積兮王條直爲材。壯大爲朴也莫知余之所有王言材木委積。非魯般則不能別其好醜。國民衆多。非明君則不知我之有能也。朱疏。史作疎。內舊音訥。又如字。余史作吾。異一作與。采叶此禮反。朴史作樸。積史作質。有叶于彼反。○文質其文不艶也。疏迂闊也。內木訥也。異采殊異之文采也。材木中用者也。朴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唯所用之而世莫之知也。考考曰。內訥通。言群小在朝。其文采與實質皆疏薄而拙訥。無復知余之有異采。譬如雜木堆積。無復知余之有良材。樸謂木材未經斲治者。疏史作疎。樸。朱子本作朴。

重仁襲義兮。王重累也。襲仍也。謹厚以爲豐。王謹善也。豐大也。言衆人雖不同己。猶復重累仁德。及與禮義。修行謹善。以自廣大也。重華不可遌兮。王遌逢也。孰知余之從容王從容擧動也。言聖辟重華不可逢遇。誰得知我擧動欲行忠信也。朱重平聲。下重華同。遌一作遻。史作牾。洪云。當作遻。五故反。與迕同。○襲。亦重也。豐猶富足也。遌逢也。從容。擧動自得之意也考考曰。言重累仁義之行。涖事又謹敕敦厚。以成豐美之德。然古聖

變白以―筊ハ籠ナリ、○俗人濁ヲ以テ清トナシ、愚ヲ以テ賢トナシ、君子ハ困厄シテ小人志ヲ得ルヲ謂フ。

同糅玉―槪ハとかきナリ、臧ハ藏ニ同ジ、○賢愚ヲ混淆シ忠佞ヲ分タズ、屈原ノ心中ヲ知ル者ナキヲ謂フ。

任重載―上二句、小人重職ニ任ズルモ、爲ス所ナキニ喩フ、瑾瑜ハ美玉ナリ、下二句、吾才德充實セルモ、施スヲ得ザルニ喩フ。［案］抉ニ云フ窮不得所示トハ身窮シテ瑾瑜ヲ示スベキ者ナキヲ言フ。

視也。言雖有玄文之美。置之幽闇之中。矇以爲不章著。離婁之明。而側目衺視。瞽者以爲不明。是以功倕不斲二句起下。言君子而不得有所施設。俗人必輕侮之以爲痴也。朱子言有眸子而無視爲矇。蓋有蘙蒙被於眸子上。故曰矇。朦蘙如冒鼓。故曰瞽。幽處。諸本皆作處幽。獨史作幽處。矇下諸本皆有瞍字。史獨無。皆以史爲是。

變白以爲黑兮。【王】世以濁爲清也。**倒上以爲下。**【王】俗人以愚爲賢也 **鳳皇在筊兮。**【王】筊籠落也。**雞鶩翔舞。**【王】言聖人困厄小人得志也。【朱】白下以史作而。下叶音爲。筊音奴。又女家反。又音暮。一作郊。二字皆非是。鶩音木。一作雉○筊籠落也【考】考曰。而。朱子本作以。鶩。史作雉。

同糅玉石兮。【王】賢愚雜厠。**一槩而相量。**【王】忠佞不異。**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王】莫照我之善意也【朱】糅女救反。槩古代反。鄙一作交。史無惟字。固作妬。余作吾無之字。○槩平斗斛木也【考】林氏曰。鄙則不大。固則不通。總屬無識之病。考曰。臧藏同。不知吾所臧。謂不知吾心之所藏蓄也。夫下。諸本有惟字。史獨無。爲是。固史作妬。王氏本。黨人下無之字。吾所臧作余之所臧。朱子亦同。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陷沒也。濟成也。言己才力盛壯。可任重載。而身放弃。陷沒沈滯。不得成其本志。**懷瑾握瑜兮。**【王】在衣爲懷。在手爲握。瑾瑜皆美玉也。**窮不知所示。**【王】示語也。言己懷持美玉之德。遭世闇惑。不別美惡。抱寶窮困而無所語也。【朱】重直用反。瑾音僅。瑜音逾。知史作得。下仍有余字。○盛多也。陷沒也。滯留也。濟度也。此言重車陷濘而不得度也。在衣爲懷。在手爲握。瑾瑜美玉也。不知所示。人皆不識無可示者也【考】考曰。小人所任已重。其載亦甚盛。是以陷濘滯止。而不得度。蓋以車喩也。是言在彼職任甚重。莫之能濟。而在我則才德充實。而不得之施也。史得下有余字。朱子本不得作不知。皆非是。

【案】林西仲云フ易初本迪兮トハ始初本來ノ道ヲ變改スルヲ謂フ。

內厚質―賊ハ盛ノ古字、巧倕ハ堯ノ巧工ノ名ナリ、揆正ハ規矩ノ正シキヲ云フ。

玄文處―玄黑ノ文章モ暗地ニ置ケバ矇（眸アリテ見エザルヲイフ）瞍（眸ナキヲイフ）以テ明カナラズトナシ、離婁明目見ザル所ナキモ、微睇（流シ目ニ見ル）スレバ盲人モ之ヲ輕侮ス（賢者モ山野ニ居レバ俗人ニ侮ラル、ニ喩フ）。

有廢常度也。易初本迪疑有誤。或當作易初變迪。易初。謂易初之所以爲心。變迪。謂變所迪行之道。易初見思美人。本與變音近而訛也。夫易初變迪。必爲君子所鄙棄。故曰易初變迪兮君子所鄙。畫入聲。章畫。謂章明其所分畫志識也。志墨。謂識認。因分畫所施墨痕莫之忘。皆以工匠喩也。前圖。謂前是之所規圖。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賊 王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倕不斲兮** 王倕堯巧工也。斲。削也。**孰察其揆正** 王察知也。撥治也。言倕不以斤斲。則曲木不治。誰知其工巧者乎。以言君子不居爵位。衆亦不知其賢能也。朱厚史作直。正史作重。賊史作盛。倕音垂。史作匠。斲一作列。一作斷。揆一作撥。匠以下皆非是。○所賊所盛美也。倕書作垂性巧。舜命以爲共正。斲斫也。揆度也。卽上章所謂畫也。考考曰。內厚。謂內行之厚。質重。質實而敦重也。夫內厚質重。必爲大人所盛美。故曰內厚質重兮大人所盛。是言己未嘗刓方爲圜。不敢有廢常度。以君子常鄙棄易初變迪者也。章畫志墨。未敢改前圖。以大人常盛美內厚質重之行也。下一節。改與上替鄙韻。盛與下正章明韻。刓方下。史及諸本。皆有以字。竊念此句與下章畫志墨爲對。不宜有以字。故今刪之。迪。史作由。非是。志作職。蓋識之訛。內厚作內直亦非是。質重。王氏朱子本皆作質正。獨史作質重。爲是。盛朱子本作賊。與盛通。雖有揆度之正。莫察而知之者。故曰孰知其揆正。

玄文處幽兮 王玄墨也。幽冥也。**矇瞍謂之不章** 王矇盲者也。詩云。矇瞍奏工。章明也。言持玄墨之文。居於幽冥之處。則矇瞍以爲不明也。言持賢知之士。居於山谷。則衆愚以爲不賢也。**離婁微睇兮** 王離婁古明目者也。孟子曰。離婁之明。睇眄之也。**瞽以爲無明** 王瞽盲者也。詩云。有瞽有瞽。言離婁明目無所不見。微有所睇。盲人輕之。以爲無明也。言賢者遭困厄。俗人侮之以爲癡也。朱處幽史作幽處。史無瞍字。睇音弟。明叶音芒。○玄墨也。幽。冥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離婁古之明目者也。睇眄之也。瞽盲者也。考考曰。玄。黑也。黑白相形。其文尤著。故曰玄文。若以黑色而已。不得謂之文。幽處。謂就幽闇而處。睇。衺

テ其情思ヲ抑ヘ俛俯屈身スルナリ。

刓方以―刓ハ削ルナリ、墨畫ハ分畫スルナリ、前圖ハ繩墨ナリ、前人ノ法度ヲ謂フ、〇世俗方ヲ削リテ圓トナスモ、吾ハ未ダ嘗テ方ノ常法ヲ廢セズ、當初本來ノ道ヲ變改スルハ君子ノ鄙ム所ナリ、其ノ分畫セル墨痕ヲ明ニシ、之ヲ念ヒテ忘レザルハ、前人ノ法度未ダ改マラザルガ故ナリ。

瞬同。一音胡給反。兮字一在杳杳下。靜下一有兮字。默史作墨。鬱一作宛。愍一作慜。而史作之。鞠叶各額反。一作蘜。宛屈而史作俛詘以抑。叶於革反。○眴。目數搖動之貌。杳杳深冥之貌。孔甚也。默無聲也。紆屈也。軫痛也。離遭也。愍痛也。鞠窮也。撫循也。效猶覈也。抑按也。言撫情覈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也。考 考曰。汩。于筆反。疾貌。方言。汩遙疾行也。是與下文分流汩自別。眴與瞬同。朱子以爲目屢搖動之貌。蓋驚風土之異。故目屢動也。窈窕。深邃之貌。諸本皆作杳杳。獨史作窈窕。爲是。默。史作墨。通借也。默與下句諧韻。陶陶。朱子本作滔滔。非是。窈窕兮之兮。史及諸本皆在眴下。朱子言一在孔字上。爲是。今從之。是篇爲懷王時南遷所作。當時就貶。蓋在沅湘上流極南處。三閭以秋冬之交涉江。又乘船泝沅。既而有故。留於中途。至明年春夏之間。更南行也。抽思曰。曼遭夜之方長。又曰悲秋風之動容。是言秋冬之交。初就貶時也。下文乃曰望孟夏之短夜。又曰南指月與列星。是踰年更南行時事也。涉江曰。乘舲船余上沅。其下又曰山高峻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是自泝沅。直敘及至極南就貶處時事也。此篇首曰陶陶孟夏。又曰汩徂南土。招魂亦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皆就明年首塗時而言。非孟夏初就貶。彼此參覈。則知三閭之行。蓋在中塗過歲也。效猶致也。言撫循其情。使不甚悼傷。致其忠貞之心。俛俯屈身。以自抑壓憤懣也。鬱結。史作宛結。而作之。屈作詘。愍。王氏本作慜。

刓方以爲圜兮。王 刓削也

常度未替。王 度法也。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爲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以言讒人譖逐放己。欲使改行。亦終守正而不易也。

易初本迪兮。王 本常也。迪道也。

君子所鄙。王 鄙恥也。言人世遭遇。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恥。不忍爲也。

章畫志墨兮。王 章明也。志念也。

前圖未改。王 圖法也。改易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遵先聖之法度。修其仁義。不易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也。朱 刓五官反。一無初字。迪史作由。畫音獲。志史作職。改叶音巳。○刓圜削也。度法也。替廢也。言欲變心從俗而常法未廢不能遽變也。易初謂變易初心也。本迪未詳。章明也。志念也。墨謂繩墨。言譬之工人章明所畫之繩墨而念之不忘者。亦以前人之法度未改故也。考 考曰。言世人雖喜削方爲圜。吾則未

滔滔孟―滔滔ハ水ノ大ナル貌、一ニ陶陶ニ作ル陶陶ハ陽氣ノ盛ナル貌、莽莽ハ盛茂ノ貌、汨ハ疾速ノ貌、徂南土ハ沅湘ヲ泝ルナリ。

眴兮杳―眴ハ目ノ屢動ク貌、杳杳ハ深冥ノ貌紆ハ屈ナリ、軫ハ痛ムナリ、○風土ノ異ナルニ驚キ、目ヲ瞬イテ顧視スレバ、山澤幽靜ニシテ隻語ヲ聞カズ、因

水經注。秭歸故歸鄉縣。北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今曰樂平里。宅之東有女嬃廟。杜又詠宋玉。曰江山故宅空文藻。注。歸州荊州皆有宋玉宅。此言歸州宅也。是知屈原與宋玉。其初皆居於歸。歸爲古夔子國故地。其屬荊州府。當遠在其後。昔時統夔歸二州謂之夔。則朱子言屈原生於夔峽。亦不爲無謂也。世家。襄王十九年。割上庸漢北地予秦。西仲據此。以爲上庸卽石泉縣。漢北與此接壤。然世家亦不過言割上庸。幷漢水以北之地予秦。漢北之名。非局於一境。且郢都實在漢南郡。屈原乃言集漢北。要取諧韻耳。世家。楚始祖熊繹始封於楚。蠻居於丹陽。經十餘世徙都郢。輿地志。秭歸縣有丹陽城。周廻八里。熊繹始封也。括地志。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古幷夔歸二州名曰夔。是知朱子所謂夔峽爲楚故都。猶晉有曲沃。則世家舊族如屈氏。或有奠居於夔峽。而屈原亦生於此。固不足怪也。既以此篇爲江南所作。則有鳥自南。不得不如朱子之言。而予亦不得不爲之辯也。

滔滔孟夏兮。王陶陶盛陽貌也。孟夏四月也。草木莽莽。王言孟夏四月。純陽用事。煦成萬物。草木之類。莫不莽莽盛茂。自傷不蒙君惠。而獨放弃。不若草木也。傷懷永哀兮。王懷思也。永長也。汨徂南土。王汨行貌。徂往也。言己見草木盛長。己獨汨然放流。往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思也。朱滔他刀反。史記作陶。莽莫補反。汨越筆反。○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汨行貌。徂南土。泝沅湘也。

眴兮杳杳。王眴視貌也。杳杳深冥貌也。孔靜幽默。王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默無聲也。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淨。默無人聲。鬱結紆軫兮。王紆屈也。軫痛也。離愍而長鞠。王愍痛也。鞠窮也。言己愁思。心中鬱結紆屈。而痛身疾病。長窮困苦。恐不能自全也。撫情效志兮。王撫循也。效猶覈也。冤屈而自抑。王抑按也。言己多病長窮。恐逐顛沛。內撫己情意。考覈心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朱眴與

瞀容ハ容貌憒亂スルナリ、沛ハ水ノ流ル、貌徂ハ往クナリ。

愁嘆苦―靈ハ靈魂ナリ。

沛徂兮 王 瞀亂也。實寔也。徂去也。言己憂愁。思念煩寃。容貌憒亂。誠欲隨水沛然而流去也。朱 瞀音茂。○北姑蓋地名。瞀容瞀亂之意見於容瞀貌也。實沛徂誠欲沛然如水流也。考 考曰。言心低佪懷猶豫。且宿北姑。又自北姑沛然南行也。此章。行與姑韻。據段玉裁言。離騷迎與故韻。迎本音在古韻第十部。其與故合韻。讀如姑。魚夫行與迎同在第十部。姑與故在第五部。迎得與故韻。則行與姑韻。亦可類推而知也。

愁嘆苦神靈遙思兮。 王 愁歎苦神者。思舊鄉而神勞也。靈遙思者。神遠思也。 **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 王 路遠處幽者。道遠處僻也。無行媒者。無紹介也。朱 媒叶莫悲反。○靈靈魂也。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王 道思者。中道作頌。以舒拂鬱之念。救傷懷之心也。憂心不遂。不達也。誰告者。無所告愬也。朱 一無以字。告叶居久反。○道思者且行且思也。救解也。考 考曰。道思作頌。言道塗之間。述思作此賦也。蓋此篇之作。自前年秋至翌年夏。非一時所成。所以有是言也。救告爲韻。又見於天問。蓋二字於古韻爲第三部音。段玉裁以爲。告聲在第三部。今兼入號。王氏本無以字。

右抽思。

朱 以篇內少歌首句二字爲名。考 考朱子曰。以篇內少歌首二字爲名。考曰。此篇蓋亦懷王時。南遷所作也。林西仲謂。懷王時。屈原初獲罪。徙於漢北。非遷江南。篇中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謂此也。然望北山而流涕。及南指月與列星等語。若以爲在漢北。意義頗乖。西仲雖極力辯之。終不可從也。西仲又云。朱子以爲。屈原生於夔峽。仕於郢都。是不過因杜詩最能行篇。謂山有屈原宅。原非夔峽之人。以郢都爲漢北。義尤不安。因爲夔歸之辯。亦極力抵排朱子。余觀最能行云。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注引

チ去レルモ、靈魂信直ナルヲ以テ、尙ホ一夕ニ九逝ス、コレ吾ガ心ノ衆ニ異ル所ナリ、獨リ如何セン、吾ガ理既ニ弱ク、媒言通ズルヲ得ズ、君今尙ホ吾ガ從容道ニ循ヘルヲ知ラズ。

軫石崴—軫石ハ方石ナリ、崴嵬ハ高キ貌、○己忠信ヲ執履シ、志方石ノ如ク、終ニ轉ズベカラザランコトヲ願ヘリ、今之ガ爲ニ罪ヲ獲心超越回轉シテ常度ヲ失ヒ、悲痛シテ南行ス。

低佪夷—北姑ハ地名、煩寃ハ心亂ル、ナリ、

而媒不通兮。王知友劣弱又鄙朴也尙不知余之從容王未照我志之所欲也朱言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於我。故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閒暇而不變所守乎。考考曰。言己獲罪去國遠遷。然綣繾之情。猶不能釋于懷。一夕之夢。而至九逝歸郢。是豈非靈魂之信。正而不邪枉乎。顧群佞之於君。未必如我。是人之心不與我心同也。獨奈吾則理已弱。而與我爲媒者。亦不得通。是以至今王猶不知我之從容循道。曾無遺君叛國之意也。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王湍亦瀨也。逆流而上曰泝。潭淵也。楚人名淵曰潭。言己思得君命。緣湍瀨之流。上泝江淵而歸郢也。

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王狂猶遽也。娛樂也。君不肯還己。則復遽走南行。幽藏山谷。以娛己之本志也。朱湍流亦作流湍。潭叶音尋。○瀨。水淺處。湍急流也。逆流而上曰泝。潭深淵也。狂顧憂懼而驚視也。自江入湖。自湖入江。皆泝流而南行也。考考曰。急流曰湍。言循長瀨湍流。泝水而南。曰江潭。諧韻也。狂謂如發狂。蓋思歸郢。屢次北顧。其心如發狂。稍復翻然南行。故曰狂顧南行。

軫石崴嵬蹇吾願兮。王軫方也。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崴嵬崔巍高貌也。言己雖放棄。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轉。行度益高。我常願之也。

超回志度行隱進兮王超越也。言己動履正直。超越回邪。忘其法度。隱行忠信。日以進也。朱崴音隈。又烏背反。嵬吾回反。又音懷。願叶魚靳反。或如字。進如字。或音薦。○軫石。未詳。越回。隱進。亦不可曉。今幷闕之。考林氏曰。崴與崔同。考曰。蹇詞也。超回忘度。謂超忽回濡。忘其常度也。蓋執志雖方正。至於冒行取咎。亦自知背君子中庸之道。故曰超回忘度也。隱痛也。言隱然心痛而進路也。行猶且也。林氏本忘作志。非是。

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王夷猶猶豫也。北姑地名。言所以低佪猶豫宿北姑者。冀君覺悟而還己也。

煩寃瞀容實

照スニ南山ヲ反顧スルハ優ルニ似タリ。

望孟夏―孟夏ハ初夏ナリ、〇夏夜甚短シ然モ憂ヒテ眠ル能ハザレバ、早ク曉ケンコトヲ望ムモ、晦ヨリ明ニ至ル、其長キコト歳ヲ渉ルガ如シ、唯郢都遠シト雖、之ヲ思フノ切ナルガ爲ニ、一夜ニシテ夢九タビ郢ニ至ル。

曾不知―初メ吾ノ南遷スルヤ、路ノ曲直ヲ知ラズ、獨リ月星ニヨリテ南行セシノミ、今夢ニ郢ニ還ルヤ、直進セントスルモ能ハズ、魂固ヨリ道途ノ營々トシテ急進スベカラザルヲ知レバナリ。

何靈魂―余郢ヲ獲テ國

牉見惜誦。惇渠營反。側叶莊力反。卓一作逴。不一作未。得叶徒力反。北山一作南山。流一作深。〇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鳥蓋自喩。屈原生於夔峽。而仕於鄢郢。是自南而集於漢北也。【考】考曰。此篇前言遭夜之方長。又言悲秋風之動容。下文則云。望孟夏之短夜。是自前年秋。至翌年夏也。且願承閒而自察。及悲夷猶而冀進。皆出入宮庭時之言。決非南遷之後也。故知自篇首至敖朕辭而不聽。三閭在郢初獲罪時所作。以下則擧南遷後愁苦。故更端云倡曰。謂倡起下一節也。果然。篇末言道思作頌。蓋此篇之注脚也。牉。判同。分畔貌。言己初在郢都。固好夸美而佳麗。今則分畔。遠在江南絶異之鄕。惇然獨處。無與爲羣。又無與我媒於王者在側。郢路已遠。王日忘我。雖欲有所申述而無能得。是以北望郢中山流涕。居然臨水歎息而已。

望孟夏之短夜兮。【王】四月之末陰盡極也 何晦明之若歲。【王】憂不能寐常倚立也 惟郢路之遼遠兮。【王】隔以江湖幽僻側也 魂一夕而九逝。【王】精魂夜歸幾滿十也。【朱】秋夜方長。憂不能寐。故望孟夏之短夜而冀其易曉也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考】考曰。言夏夜太短。然憂不能寐。自晦至明。眞若渉歲。去郢雖遠。懷之繾綣。一夕之間。而夢魂九逝。至郢也。惟。詞也。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王】忽往忽來行極疾也 南指月與列星。【王】參差轉運相遞代也。 願徑逝而不得兮。【王】意欲直還君不納也。 魂識路之營營。【王】精靈主行往來數也。或曰識路知道路也。【朱】一本南指至得兮十三字。在營營之下。非是。營營一作煢煢。〇言初不識路後以月星而知向背。然欲去而又未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考】考曰。言己之南遷。初不知路之曲直。獨指月星南行而已。至夢還郢。欲直進而無阻礙。然無能得。何則魂固知道途營營。不可急進也。是述夢中愁苦之狀也。

何靈魂之信直兮。【王】質性忠正不枉曲也 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王】我志淸白衆泥濁也 理弱

小歌曰―少歌ハ樂章音節ノ名ナリ、○ヲレ所思ヲ抽出シテ、君ノ爲ニ此賦ヲ陳ブルモ、君自ラ正スコトナク却テ其才能ニ矜レリ。〔案〕抉ニ云フ與美人ノ與ハ猶爲ノ如キナリ。

倡曰―倡モ亦音節ノ名ナリ、○鳥ヲ以テ自ラ喩フ、屈原ハ夔峽ニ生レテ鄢郢ニ仕フ、即チ漢水ノ南ヨリ其北ニ移レルナリ、北山ハ北方鄢郢ノ山ナリ。〔案〕抉ニ云フ、北山ハ朱云一ニ南山ニ作ルト漢北ヲ以テ之ヲ

報兮。【王】誰不自施德而蒙福 **孰不實而有穫。**【王】空穗滿田無所得也。以言上不惠施、則下不竭其力。君不履信誠、則臣下僞惑也。【朱】施始豉反。實當作殖。穫一作獲。非是。○此四語者明白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知此。不可但以詞賦讀之也。【考】考曰。言作善由己。非有由外而來。令名不可無實而虛作。譬如有施必有報。有實必有穫。豈復有無施而得報、不實而得穫者哉。孰、何也。是言己當初爲懷王深思遠慮。發政施仁。欲以興國。亦如此也。

少歌曰。【王】小唫謳謠以樂志也 **與美人之抽思兮。**【王】爲君陳道拔恨意也 **并日夜而無正。**【王】君性不端晝夜謬也 **憍吾以其美好兮。**【王】示我爵位及財賄也 **敖朕辭而不聽。**【王】慢我之言而不采聽也【朱】少詩照反。一作小。一無之字。并一作弃。日下仍有愀字。夜下一無而字。之字以下皆非是。正叶音征。敖與傲同。一作謷。聽平聲。○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抽、拔也。思、意也。并日夜。言旦莫如一也。無正、無與平其是非也。敖、倨視也。【考】考曰。與、猶爲也。美人、謂王也。正、是正也。敖、傲同。言吾久有蓄思。因抽出爲王陳此辭。然王乃無爲是正之徒。驕我以其美好。遂傲然辭我莫之聽。是吾雖有此言、亦無奈之何也。王氏本、美人下無之字。抽思作抽怨。皆非是。

倡曰。【王】起倡發聲造新曲也 **有鳥自南兮。**【王】屈原自喻生楚國也 **來集漢北。**【王】雖易水土志不革也 **好姱佳麗兮。**【王】容貌說美有俊德也 **牉獨處此異域。**【王】背離鄉黨居他邑也 **既惸獨而不羣兮。**【王】行與衆異。身孤特也 **又無良媒在其側。**【王】左右嫉妬莫衒鬻也 **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王】瞻仰高景愁悲泣也 **臨流水而太息。**【王】顧念舊故思親戚也【朱】倡讀曰唱。

【案】玦ニ云フ、切人ハ忠切ノ人也、其ノ言直指ニシテ柔媚ナラズ。

初吾所—昔吾ガ陳ブル所、明白(耿著)彼ノ如シ、今ニ至ルモ尙ホ覆視スベシ、何ヲ以テ之ヲ遺忘セルヤ、吾獨リコノ蹇蹇ヲ好ムニアラズ、唯君德ノ美好ナランコトヲ欲スルノミ。

望三五—吾三皇五帝ヲ以テ範トナシ、彭咸ノ諫死ヲ以テ式トナス、ソレ極力勤勉セバ何ノ至ラザルコトカコレ有ラン、是ヲ以テ古ノ聖賢、令譽永ク傳ハリテ毀損スルコトナシ。

歷猶列也。詳詐也。切人不媚。言懇切之人不能軟媚。君或未怒而衆已病之。蓋惡其傷己也。考考曰。歷茲情。歷敍我中情也。言吾歷叙中情。有所陳說。而王乃佯爲耳聾者。莫之聞也。吾固琢瑳。群佞無所取媚悅。是以衆至今果以我爲憂患也。朱子本佯作詳。歷茲情。諸本作茲歷情。朱子言。茲歷一作歷茲。今從之。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王論說政治道明白也。豈不至今其庸亡。王文辭尚在可求索也。何獨樂斯之蹇蹇兮。王忠信不美如毒藥也。願蓀美之可完。王想君德化可興復也。朱耿古迥反。一無而字。非是。樂音洛。獨樂王逸作毒藥。而無斯字。非是。完叶胡光反。一作光。○耿明貌。庸何用也。左傳曰晉其庸可冀乎。言昔吾所陳之言明白如此。豈不至今猶可覆視。而何用乃亡之耶。然吾非獨樂爲此蹇蹇。而不樂爲順從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得已而爲此耳。所謂尙幸君之一寤者如此。其志切矣。考考曰。諸本。豈下有不字。林西仲以爲費解刪去。最爲有理。今從之。蹇蹇。朱子本作蹇蹇。光諸本作完。朱子言。一作光。今又從之。蓋光與完形相似而訛。段玉裁亦以亡光爲韻。光大也。

望三五以爲像兮。王三王五伯可修法也。指彭咸以爲儀。王先賢淸白我式之也夫何極而不至兮。王盡心修善獲官爵也故遠聞而難虧。王功名布流長不滅也。朱三五一作前聖。聞音問。○三五謂三皇五帝。或曰。三王五伯也。像謂肖古人之形而則其象也。儀謂以彼人爲法而效其儀。如儀禮所說。國君行禮而視視爲節之類是也。極。至也。至。到也。視彼像儀而必欲求到其極則遠聞而難虧矣。考考曰。三五。謂三皇五帝。像。法像也。儀。儀正也。言吾固以三五爲法像。彭咸爲儀正。且夫極力勤勉。何不至之有。古之聖賢。令名遠聞至于今。雖欲虧損之。無能爲者。以此也。

善不由外來兮。王才德仁義從己出也名不可以虛作。王愚欲强智不能及也孰無施而有

ヲ成シ、黄昏靜閑ノ時ヲ以テ會合センコトヲ期セリ、然モ中途ニシテ約ニ背キ、遂ニ心ヲ他ニ移セリ。

憍吾以—修ハ修飾、姱ハ美好ナリ。

願承閒—閒ハ王ノ閑暇ヲ覗フナリ、夷猶ハ猶豫ニ同ジ、たゆたふト譯ス、憺憺ハ心動ク貌。

茲歷情—切人ハ自ラ切磋スル人、屈原自ラ謂フナリ、○屈原終ニ衆人ノ憎ム所トナル。

回畔兮。【王】信用讒人。更狐疑也　反既有此他志【王】謂己不忠。遂外疎也【朱】成一作誠。曰一作日。志叶音之○成言黄昏說見騷經。言君與己始親而後疏也【考】考曰。成言。謂懷王任用三閭也。國事不可遽爲。必竢久而後成。猶與人期於昏暮。故曰黄昏以爲期。羌。詞也。王氏本。成言作誠言。非是。

憍吾以其美好兮。【王】握持寶玩。以侮余也　覽余以其修姱。【王】陳列好色。以示我也　與余言而不信兮。【王】外若親己。內懷詐也　蓋爲余而造怒【王】責非其職。語橫暴也【朱】憍與驕同。覽一作鑒。姱。叶音戶。蓋一作盍。爲去聲○憍矜也。莊子曰虛憍而盛氣。覽示也姱好也。言君自多其能。言又非實。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爲我作怒也。【考】考曰。憍。驕通。言以其美好驕我。又舉其脩而姱美。使我觀覽之。蓋懷王斥三閭之後。頗恃己能。矜夸也。王既知如此。故與我有言。而不以我爲信。考其所以橫暴。蓋因我造怒也。蓋疑辭。

願承閒而自察兮。【王】思待清宴。自解說也　心震悼而不敢。【王】志恐動悸。心中怛也　悲夷猶而冀進兮。【王】意懷猶豫。幸拔擢也　心怛傷之憺憺【王】肝膽割破血凝滯也【朱】閒音閑。怛當割反。一作怕。非是。憺徒敢反。○閒閒暇也。莊子曰。今日宴閒。察。明也。怛。悲慘也。憺憺安靜意。謂欲承君之閒暇以自明而不敢。然又不能自已。故夷猶欲進。而心復悲慘。遂靜默而不敢言也。觀此。則知屈原事君惓惓之意。蓋極深厚。豈樂以婞直犯上而取名者哉。【考】林氏曰。憺憺。動貌。考曰。願承王清閒。進而自求見察。以王多暴怒。心震轉悸悼。而未敢有進也。悲愁之餘。意懷猶豫。欲直進而有言。心又憯怛痛傷。憺憺然不能自靜止也。

茲歷情以陳辭兮。【王】發此憤思。列謀謨也　蓀詳聾而不聞。【王】君耳不聽。若風過也　固切人之不媚兮。【王】琢瑳羣佞。見憎惡也　衆果以我爲患【王】諂諛比己於劒戟也。【朱】茲歷一作歷茲。詳音闕與佯同。患音還。叶胡門反。○

悲秋風—秋風動容トハ秋風興ツテ草木色ヲ變ズルヲ謂フ、回極ハ風ノ回旋シテ至ルヲ云フ浮浮ハ風空中ヲ往來シ依ル所ナキヲ謂フ、蓀ハ香草、君ニ喩フ、懮懮ハ痛ム貌、上二句ハ秋風ヲ以テ王ノ暴怒ヲ興セルナリ。

〔案〕玦ニ云フ、回極ハ風ノ回施シテ至ルヲ言フ也、朱林解ヲ得ズ。

願遙起—美人ハ君ヲ謂フ、吾君ノ怒ニ遇ヒ、速ニ起チテ奔走セント欲スルモ、衆民罪ナクシテ刑ヲ蒙レル者多ク獨リ吾ノミナラザルヲ見、乃チ止リテ自ラ慰メ、卑意ヲ綴リテ賦ヲ作リ、以テ君ニ奉ラントス。

〔案〕王念孫云フ遙起ハ疾起ナリ疾起ト橫奔ト文正ニ相對ス方言ニ搖ハ疾也○起朱注本赴ニ作ル。

昔君與—昔君我ト要約

嵯。謂詰屈而盤紆也。曼漫同。夜長貌。

悲秋風之動容兮。王風爲政令。動搖也。言風起而草木之類搖動。君令下而百姓之化行也。何回極之浮浮。王回邪也。極中也。浮浮行貌。言懷王爲回邪之政。不合道也。則其化流行。羣下皆效也。數惟蓀之多怒兮。王數紀也。蓀香草也。以喩君。傷余心之懮懮。王懮痛貌也。言惟思君行。紀數其過。又多忿怒。無辜受罰。故我心懮懮而傷痛也。朱悲下一有夫字。數所知反。蓀一作荃。懮音憂。○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也。回極浮浮未詳。所謂或疑回極指天極回旋之樞軸。浮浮言其運轉之速而不可常。亦未知其是否也。大抵此下諸篇用字立語。多不可解。甚者今皆闕之。不敢強爲之說也。數計也。惟思也。蓀說見騷經。蓋寓意於君也。懮愁也。言計而思之。君多妄怒。刑罰不中。使余心憂也。考考曰。回極。謂邪回而極其狂暴。風之往來於空中。無有所依薄。故曰浮浮。以興王之多暴怒也。數惟。謂比數而思之也。王氏本。悲下有夫字。

願遙赴而橫奔兮。王言己見君妄怒。無辜而受罰。則欲搖動而奔走。覽民尤以自鎭。王尤過也。鎭止也。言己覽觀衆民多無過惡而被刑。非獨己身。故自鎭止而慰己也。結微情以陳詞兮。王結續妙思作辭賦也。矯以遺夫美人。王擧與懷王使覽照也。朱鎭音珍。遺去聲。○尤過也。鎭止也。矯擧也。覽民之尤。而察其有罪之實。庶以自止其憂。則又愈見其怒之不當。而可憂益甚。故結情於詞以告君也。美人已見騷經。亦寄意於君也。考考曰。微情者。卑遜之辭。結微情以陳詞。言欲作賦薦之君。使自省覽。如下所言是也。朱子本。搖起作遙赴。非是。

昔君與我成言兮。王始君與己謀政務也。曰黃昏以爲期。王且待日沒閒靜時也。羌中道而

心鬱鬱—蹇產ハ詰屈ノ貌、曼ハ夜ノ長キ貌。

還。知當何時也。鳥飛返故鄕兮。〔王〕思故巢也。狐死必首丘。〔王〕念舊居也信非吾罪而棄逐兮。〔王〕我以忠信而獲過也何日夜而忘之。〔王〕晝夜念君不遠離也。〔朱〕曼音萬。首式救反。丘叶音欺。○曼遠意。鳥飛反故鄕思舊巢也。首丘謂以首枕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大鳥獸喪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鄕。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忘謂忘其故都也。〔考〕考曰。曼漫同。漫衍也。曼目。謂擧目漫衍。所及甚遠也。言己有懷郢都。因擧目望觀。欲一得反。未知何時能有得于此也。夫鳥飛必返故鄕。狐死必首丘。而吾獨安無戀舊。且吾非眞有罪。而遽見斥逐。何得一日一夜。而有忘乎欲歸之心也。

右哀郢

〔王〕考曰。此篇爲襄王時所作。篇中云。至今九年而不復。是南遷經九年後所作。則篇首載初出郢踰江時事。皆追敍也。余又念。所謂九章。獨此篇及悲回風。爲襄王時南遷所作。餘皆懷王時作。而惜誦思美人二篇。未遷江南。猶在郢都所作。橘頌不可知何時作。然據后皇嘉樹橘徠服之語。蓋亦懷王時所作也。若夫在江南作者。涉江。抽思。懷沙。惜往日。皆有江潭沅湘等語。而此篇曰仲春而東遷。又曰今逍遙而來東。悲回風。不言其所居。然曰登石巒以遠望。曰上高巖之峭岸。篇末又曰。浮江淮而入海。曰望大河之洲渚。未嘗有一語及沅湘。蓋以其所居東北近江海。因擧以爲言也。是知屈原初遷已過江。更循沅湘而南。後則直遷大湖東邊。蓋前後就貶處。自有不同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王〕哀憤結縎慮煩冤也。獨永歎乎增傷。〔王〕哀悲太息損肺肝也。思蹇產之不釋兮。〔王〕心中詰屈如連環也。曼遭夜之方長。〔王〕憂不能眠時難曉也。〔朱〕一無心字。〔考〕考曰。傷而又傷。故曰增傷。蹇產又作嵼

デ壅蔽ス。

〔案〕玦ニ云フ、難持トハ柔媚ノ態ヲ極言ス、弱柳不禁風、春心不自持ト並ニ相照シテ其ノ形容ヲ默識スベシ

彼堯舜—抗行ハ高キ行ヲイフ、杳杳ハ高遠ノ貌、堯舜ハ帝位ヲ賢ニ與ヘテ子ニ與ヘズ、故ニ之ヲ譏リテ不慈トナス者アリ。

懀慍惀—慍惀ハ心ヲ設クルコト深クシテ、國事ヲ憂フルヲ謂フ、夫人ハ衆讒人ヲイフ、踥蹀ハ行ク貌、常ニ國事ヲ憂ヒテ自ラ修ムル者ハ、王ノ懀ム所トナリ、衆讒人ノ徒ニ忼慨スル者ハ却テ愛好セラル、是ヲ以テ讒人ハ日ニ進ミ、修美者ハ日ニ遠カル。

亂曰—曼目ハ目ヲ擧ゲテ遠ク觀ルヲイフ。

林氏曰。湛湛。深貌。考曰。汋約與綽約同。柔順貌。莊子作淖約。蓋汋淖綽。音近通借也。言佞人承君歡顏。柔順如可喜。然是特在其外貌而已。其中則荏苒柔弱。而難維持國勢。若夫忠貞而深於憂國者。願進有言。輒爭起成郭壅也。離。羅通。羅。玉篇幕羅也。被羅。猶言蒙蔽。妬媢而蒙蔽之。故曰妬被離。古文固有三字成句者。如周頌儀式刑是也。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

朱 一無彼字。行下孟反。瞭音了。一無瞭字。而作杳冥冥。薄音博。天叶鐵因反。○堯舜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云。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考 考曰。抗行。謂抗起其行。瞭。如孟子眸子瞭焉之瞭。舊謂目明。因借以爲昭明貌。言堯舜之行。瞭然甚明。其高杳然薄天。而讒人猶被以惡名。蓋當時有爲此說以媚王者。故屈原言此明其不可信也。此章名與天韻。易坤。生與天韻。大畜。正與天韻。文言。精情平與天韻。古固有此例也。王氏本無彼字。其作而。皆非是。

懀慍惀之脩美兮。 王 懀惡也。**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王 此皆解於九辨之中。朱 慍紆粉反。惀力允反。好呼報反。夫叶音扶。忼苦郎反。慨一作嘅。苦蓋反。踥思葉反。蹀音渫。○慍心所縕積也。思求曉知謂之惀。忼慨激昂之意。補曰。君子之慍惀若可鄙者。小人之忼慨若可喜者。唯明者能察之。踥蹀行貌。亦謂讒佞之人。日進於前。使人美而好之愈甚而無已也。考 考曰。慍與縕同。謂有所縕蓄。惀與綸同。紛綸也。橘頌亦有紛縕語。蓋謂老成之人。設心深奧。而多憂慮者。爲縕綸。以其屬心。遂從心爲慍綸。也。言老成深於憂國。善自修而美好者。常爲王所懀疾也。夫人承上文。謂衆讒人。忼慨謂年少輕銳喜任事。此輩素王所喜好也。踥蹀謂細步。所謂足恭也。逾越也。言王唯如此。故群邪獻媚日進。而眞美好者。保身引退益遠也。逾。朱子本作踰。林氏本作愈。幷非是。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 王 曼猶曼曼遠貌。**冀壹反之何時。** 王 言己放遠。日以曼曼。周流觀視。意想一

侘傺ハ悵然佇立スル貌。〔案〕忽若ノ一句詳ナラズ、朱注ノ說ノ如ク或ハ誤脫アラン。玦ニ云フ、去ハ謫所ヲ去リテ召シ還ヘサルルナリ、忽チ是ノ說アレドモ終ニ信セラレズト。

外承歡―小人外貌汋約（柔順ノ貌）ニシテ君ノ歡心ヲ得ントスルモ、其心ハ荏弱（荏ハ弱ナリ）ニシテ國家ヲ維持スルニ堪ヘズ、若シ忠貞ノ士深心（湛湛ハ深キ貌）アリ國家ヲ憂フル者アリテ、君ニ進言セントスレバ之ヲ妬ン

不通兮。王中心憂滿。慮閉塞也。蹇侘傺而含慼。王悵然住立。內結毒也。朱一無去字。或恐去字上下有脫誤。慼叶七六反。○補注考。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秦約懷王與會。原諫止之。不從。懷王遂死於秦。頃襄王立。復放屈原。此云九年不復。不知的在何時也。考考曰。忽忽遽之貌。再宿爲信。慘。愁貌。蹇。詞也。言日月忽忽。若去郢未及再宿者。今則歷九年。猶未得復。是以心慘慘然鬱結而閉塞。悵然住立而懷憂慼也。洪興祖言。屈原初被放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秦約與懷王會。原諫止之。不從。懷王遂死於秦。頃襄王立。復放屈原。此云九年不復。不知的在何時也。余考之史記屈原傳。懷王時止載上官大夫譖屈原。王怒而疏屈原。而不載放之江南。然涉江以秋冬之交踰江。此篇仲春出郢。是屈原前後再踰江。則知懷王時。固既一遷於江南矣。傳又載。懷王請張儀。張儀至。復赦之。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懷王之請張儀在十八年。至三十年。懷王將與秦昭王會于武關。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王不聽。及行。秦止之。遂客死於秦。是十八年至三十年屈原復還在郢。則知與祖言屈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者。蓋得其實也。至襄王時。傳固載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襄王。襄王怒而遷之。但其遷不可知在襄王幾年耳。據世家。諫懷王勿入秦者昭睢。非屈原。此其所傳異也。然雖原不諫懷王。至襄王立復遷之。則懷王入秦時。屈原仍在郢必矣。朱子本開作通。非是。

外承歡之汋約兮。王汋約好貌也。諶荏弱而難持。王諶誠也。言佞人承君歡顏。好其諂言。令之汋約然。小人誠難扶持之也。忠湛湛而願進兮。王湛湛重厚貌也。妬被離而鄣之。王言己體性重厚而欲願進。讒人妬害。加被離析。鄣而蔽之。朱汋音綽。諶市林反。荏音稔。湛徒感反。被音披。一作披。鄣音章。○汋約好貌。諶誠也。荏亦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衆盛貌。鄣壅也。言小人外爲諛說。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爲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此章形容邪佞之態。最爲精切。讀者宜深味之則知佞人之所以殆。又信此語與孔聖之言。實相發明也。考

介ハ江界ニ同ジ楚ヲ謂フ、○州土ノ平樂ヲ得ズ、古代ノ善政今行ハレザルヲ悲ムナリ。

〔案〕王念孫云フ、悲江介之遺風ハ風雨ノ風ヲ謂フ、風俗ノ風ニアラズ、文選ノ李善注ニ遺風ハ風ノ疾キ者。

當陵陽—陵陽ヲ指シテ進ムモ至ル能ハズ。淼々タル大河ヲ渡ルモ、行クル所ヲ知ラズ、楚王嘗テ夏（厦ニ同ジ大屋ナリ）モ丘墟トナルヿアルヲ知ラズ、何ゾ兩東門（郢都東關ノ二門ナリ）荒廢スベキヲ知ランヤ。

忽若去—忽ハ急速ノ貌、信ハ再宿ヲイフ、

者曰墳。詩汝墳是也。望望郢都也。平樂地寬博而人富饒也。介間也。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考】考曰。朱子言。介一作界。蓋介界通。楚疆域濱于江。故曰江界。此章心與風韻。國風固有此例也。

當陵陽之焉至兮。【王】意欲騰馳道安極也 淼南渡之焉如。【王】淼瀇顧望無際極也。 曾不知夏之爲丘兮。【王】夏大殿也。丘墟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懷王信用讒佞。國將危亾。曾不知其所居宮殿當爲墟也。 孰兩東門之可蕪。【王】孰誰也。蕪逋也。言郢城兩東門。非先王所作耶。何使逋廢而無路。【朱】淼音眇。○陵陽未詳。淼滉瀁無涯也。於是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屋也。丘荒墟也。孰誰也。兩東門。郢都東關有二門也。蕪穢也。言懷王曾不知都邑宮殿之夏屋當爲丘墟。又不知兩東門亦先王所設以守國者。豈可使之至於蕪廢耶。懷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楚徙陳。不知在此後幾年也。【考】考曰。朱子言陵陽未詳。獨陸時雍以爲卞和封爲陵陽侯。即是。蓋太湖東南地名。而後世失之也。淼。無涯之貌。孰。何也。朱子釋兩東門之可蕪。以爲懷王二十一年秦拔郢。而楚徙陳。然余考之史記世家。及年表。秦拔郢。燒夷陵。在襄王二十一年。非懷王時。白起傳亦然。朱子偶失記而已。懷王三十年。與秦昭王會于武關。爲秦所止。尋客死于秦。而襄王立。又經二十一年。是與懷王二十一年。前後較三十年許。屈原以襄王初年再遷江南。經九年方裁此賦。則知兩東門之廢蕪。蓋在屈原裁賦後十年左右。是時屈原沒蓋已久矣。

心不怡之長久兮。【王】怡樂貌也。 憂與憂其相接。【王】接續也。言己念楚國將墟。心常含戚。憂愁相續無有解也

惟郢路之遼遠兮。【王】楚道透迤山谷險也。 江與夏之不可涉。【王】分隔兩水無以渡也。【朱】與憂一作與愁。其一作之○怡樂也。憂憂相接。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考】考曰。戀君恤國之感爲憂。風土時物之感爲愁。惟詞也。初循江夏二水而南。今則不得復涉水北歸也。朱子本。憂與愁作憂與憂。非是。

忽若去不信兮。【王】始從細微遂見疑也。 至今九年而不復。【王】放且九歲。君不覺也。 慘鬱鬱而

將運舟—終古之所居トハ祖先ノ居宅ヲイフ。

登大墳—墳ハ水中ノ高地、遠望ハ郢都ヲ望ムナリ、平樂ハ地廣クシテ民富メルヲ謂フ、江

侯。舟路亦甚遠。忽然不知所止。薄己懷去鄉之憂。又憚於風濤。是以心神懸結。思亦詰屈。終不可解釋也。

將運舟而下浮兮。王運回也。舟船也。上洞庭而下江。王言己憂思。身不能安處也。去終古之所居兮。王遠離先祖之宅舍也。今逍遙而來東。王遂行遊戲涉江湖也。朱江叶音工。上時掌反。下遐嫁反。終古亦兩見前篇。考考曰。是言將入洞庭也。蓋大江東流。而洞庭之水。自南來而入焉。上文自夏口出江。遡流而西已遠。至此更放舟順流而東。故曰運舟而下浮。既順流而東。稍又南轉。初得入洞庭。是時在洞庭爲遡流而上。在大江爲順流而下。故曰上洞庭而下江。蓋屈原初遷。自夏口順流而東南。已過江艤舟鄂渚。今則自夏口更西浮。以入洞庭。前後取路。亦自不同也。友人竹添漸卿。往歲遊禹域。自蜀中循江而東。爲余言。漢口而西。江流宛轉。其與洞庭口相距。且七八十里矣。前章言過夏首而西浮。是屈子之行。實自夏口出大江也。所謂夏口。蓋與漢口不甚相遠。近世漢口最爲富盛。夏口則少有識者。或今古地形不相同。李氏沿革圖。則言夏口即今漢口。未知然否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王精神夢遊還故居也。何須臾而忘返。王倚住顧望常欲去也。背夏浦而西思兮。王背水嚮家念親屬也。哀故都之日遠。王遠離郢都何遼遼也。朱羌一作嗟。○時未過夏浦也。故背之而回首西鄉以思郢也。考考曰。言吾之精神。欲得歸郢都。未有須臾忘於反今之路。而北嚮矣。夏浦前日所經舟路也。今則與此相背。遠循太湖東南之瀆而行。因思在西之郢都。而吾之行益進。則去郢亦益遠也。

登大墳以遠望兮。王想見宮闕與廊廟也。水中高者爲墳。詩云。遵彼汝墳。聊以舒吾憂心。王且展我情。渫憂思也。哀州土之平樂兮。王閔惜鄉邑之饒富也。悲江介之遺風。王遠涉大川民俗異也。朱樂音洛。介一作界。風叶孚金反。○水中高

望長楸—楸ハ梓ナリ、故都ニ在ル、喬木、淫淫ハ流ル、貌、夏首ハ夏水(川ノ名)ノ口ナリ、龍門ハ楚都南關ノ門。

心嬋媛—嬋媛ハ牽戀ノ貌、洋洋ハ歸スル所ナキ貌。
〔案〕焉ハ是ニ於テニ同ジ、玦ニ云フ、我其レ何ノ處ニ去リテ客タラント、是亦一說ナリ、○玦ニ云フ、洋々ハ猶悠々ノ如シト。

凌陽侯—陽侯ハ大波ノ神、氾濫ハ波タツ貌、絓ハ懸ナリ、蹇產ハ詰屈ナリ。
〔案〕王念孫云フ絓モ亦結也、絓結ハ雙聲ナリ。

超得義。超然自失之貌。哀見君而不再得。猶言哀夫欲見君。而不可再得也。

望長楸而太息兮。王長楸大梓。**涕淫淫其若霰。**王淫淫流貌也。言己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樹。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雨霰也。**過夏首而西浮兮。**王夏首夏水口也。船獨流爲浮也。**顧龍門而不見。**王龍門楚東門也。言己從西浮而東行。過夏水之口。望楚東門。蔽而不見。自傷日以遠也。朱楸音秋。太一作歎。○楸梓也。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使人顧望徘徊不忍去也。淫淫流貌。夏首夏水口也。浮不進之而自流也。龍門楚都南關之門。一名龍門。一名脩門。回望而不見都門。則其悲愈甚矣。考考曰。夏水口。謂夏水注江處。循夏水出大江。將趨洞庭之口。須遡江益西。故曰西浮也。

心嬋媛而傷懷兮。王嬋媛猶牽引也。**眇不知其所蹠。**王眇遠也。蹠踐也。言己顧視龍門不見。則心中牽引而痛。遠視眇然。足不知所當踐也。**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王洋洋無所歸也。言己憂不知所踐。則聽船順風。遂洋洋遠客。而無所歸也。朱其一作余。一無其字。蹠音隻。叶音灼。一作宅。焉如字。客叶康落反。○嬋媛兩見前篇。眇猶遠也。蹠踐也。洋洋無所歸貌。考考曰。嬋媛。牽戀之貌。眇。遠貌。已出大江。故曰眇不知其所蹠。既不知所蹠。則不得不順風波趁水流而行。故曰從流。焉。然同。猶言如此也。朱子本從流作流從。非是。

凌陽侯之氾濫兮。王凌乘也。陽侯大波之神。**忽翺翔之焉薄。**王薄止也。言己遂復乘大波而遊。忽然無所止薄。**心絓結而不解兮。**王絓懸也。**思蹇產而不釋。**王蹇產詰屈也。言己乘船蹈波。愁而恐懼。則心肝懸結。思念結屈。而不可解釋也。朱氾孚梵反。焉於虔切。薄音搏。絓音畫。釋叶時若反。○凌乘也。陽侯陽國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氾濫波貌。薄止也。絓懸也。蹇產詰曲貌。考考曰。大江風濤險惡。故曰陽

發郢都ー怊ハ悵恨ナリ、荒忽ハ定着ナキ貌、容與ハ進マザル貌。

也。唯其多暴怒。是以百姓多震驚罹咎愆者。仲春而蒙遷謫之命。其民不免離散相失之憂也。曰百姓。曰民。承皇天而言。其實傷己獲罪。而室家離散也。屈原爲楚王族。其家素多指。比就貶。或有前後首塗不能相及者。故曰離散相失。蓋懷王時南遷。自夏口東南。亂江艤舟鄂渚。自是循湖濱西南。至沅湘間。更溯沅而南。則與郢都南北略相直。故抽思曰。南指月與列星。又曰。狂顧南行。懷沙曰。汨徂南土。皆在沅湘近傍而言也。今則遵夏水出江。自江入洞庭。據圖。洞庭之口。在郢都西南。屈原已入湖。循其東南大灣。既下舟更復東行。其寄居大抵過鄂渚南北相直處。更出其東。則遠在郢都東。故曰東遷。朱子本仲春上有方字。非是。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 王 遵循也。江夏水名也。言己東行循江夏之水。而遂流亾無還期也。**出國門而軫懷兮。** 王 軫痛也。懷思也。**甲之鼂吾以行。** 王 甲日也。朝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聰明也。朱 鼂職夫反。一作晁。行叶戶郎反。○遵循也。江大江也。夏。水名。或以爲自江而別以通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卽詩所謂江有汜也。軫痛也。甲日也。鼂旦也。原自言其以甲日鼂旦而行也。考 考曰。屈原是時循夏水而行。然以夏水自江而別。故曰江夏。觀於下文江與夏之不可涉可見矣。甲之鼂。自記以二月甲日鼂旦初去郢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 王 言己始發郢都。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之時。**楫亝揚以容與兮。** 王 楫船櫂。齊同也。揚擧也。**哀見君而不再得。** 王 言己去乘船。士卒齊擧楫櫂。低佪容與。咸有還意。自傷卒去。而不得再事於君也。朱 一無都字。一無怊字。其一作之。一無其字。皆非是。○郢都在漢南郡江陵縣。閭里門也。亝揚同擧也。容與徘徊也。言鼓棹者亦不欲去。知己之戀戀於君也。考 考曰。怊蓋因

陰陽ノ位ヲ易ヘテ時氣ノ當ラザルガ如シ、吾ガ信ヲ懷イテ彷徨シ、忽然トシテ遠ク去ル所以ナリ。

皇天之天命純一ナラザレバ、萬物夭傷スルガ如ク、君德純一ナラザレバ、百姓震驚シテ罪ニ觸レ、離散シテ族人相失スルニ至ル、吾亦禍ヲ蒙リ、仲春陽和ノ時ニ當リテ東遷ノ悲ニ罹リヌ。

忽乎吾將行兮　王言己懷忠信。不合於衆。故悵然住立忽忘居止。將遂遠行之他方也。朱一無忽字。非是。行叶戶郞反。○比而賦也。陰謂小人。陽謂君子。將行謂將遠去也。考考曰。時不當。謂時氣不得當。蓋總上文鸞鳥以下。擧措皆失者而言。謂王之所擧行。莫不失序。譬如陰陽易位。時氣不能得當。吾故將遠去此邦。終不可與處也。林西仲言。以陰陽易位。欲去而他往。爲結。正是不能去不忍去。念頭爲此無聊之極思。若作實話。何異說夢。西仲又言。屈子初放涉江。氣尙未沮。故開口自負。說得二十分壯。先哀南夷不知用賢。取道時徘徊顧望。猶以端直無傷自慰。似不知後面之愁苦者。迨涉歷許多荒凉地面。忽轉而自哀。方知見疏於君之後。不知改行從俗。宜至於此。再思古人忠賢者。往往未必見用又以守道不恤窮達爲是。亦無用改悔也。還是幼好奇服。老而不衰口吻矣。

右涉江

朱此篇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考考曰。此篇蓋懷王時。遷於江南所作也。林西仲以此篇及哀郢。皆作於襄王時。蓋西仲意懷王時。屈原初獲罪。徙於漢北。至襄王放之江南。故屈原特一過江而已。於是篇中欲秋冬之緒風一句。雖極力辯措。終不能得解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王言德美大。稱皇天以與君。**何百姓之震愆**。王震動也。愆過也。言皇天不純一其施。則萬物夭傷。人君不純一其政。則百姓震動以觸罪也。**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王仲春二月也。刑德合會。嫁娶之時。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己。以仲春。陰陽會時。徙我東行。遂與室家相失也。朱純不雜而有常也。震動也。愆過也。仲春二月陰陽之中。沖和之氣人民和樂之時也。屈原被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閔其流離因以自傷。無所歸咎。而歎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福善禍淫。相協民居。使之當此和樂之時。而遭離散之苦也。考考曰。皇天之命不純一。以與王之多暴怒

與前世―豫ハ猶豫ナリ、重昏ハ益暗昧ニシテ光明ヲ見ザルヲ謂フ。

亂曰、鸞―仁賢遠ク去リテ讒佞君ニ親任セラル、ヲイフ。

露申辛―露申ハ暴露シテ横臥延長セシムルナリ、草木交錯セル地ヲ薄ト云フ、喩意前節ニ同ジ、○香囊ヲ作ルニ、辛夷(香草)ヲ放棄シテ枯死セシメ、却テ腥臊(ナマグサキナリ)ヲ用ヒテ囊ニ滿ツ、是ヲ以テ蘭茝ノ芳之ト相近ヅクヲ得ズ。

陰陽易―懷王ノ擧措、度ヲ失ヘルコト譬ヘバ

與前世而皆然兮。【王】謂行忠直而遇患害。如比干子胥者多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王】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忘身。當何爲復怨今之君乎。余將董道而不豫兮。【王】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己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王】昏亂也。言己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也。【朱】董正也。不豫見惜誦。重昏重復暗昧終不復見光明也。【考】考曰。與猶謂。與前世而皆然。謂前世而皆然也。王引之引其家說。曰夏小正傳獺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與之獸。謂之獸也。其餘與謂相通者。古多有。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王】鸞鳳俊鳥也。有聖德君則來。無德則去。以興賢臣難進易退也。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王】燕雀烏鵲多口妄鳴。以喩讒佞。言楚王愚闇不親仁賢而近讒佞也。【朱】壇式衍反。○比也。言仁賢遠去。而讒佞見親也。【考】考曰。古未有甃甓。堂之內亦不過築土使平。堂已高築土平坦如壇然。故曰堂壇。莊子有錙壇之宮。亦謂此也。巢堂壇。猶言巢堂云爾。壇字。與燕雀烏鵲無干涉。特取諧韻而已。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王】露暴也。申重也。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林薄之中。猶言取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顚墜也。腥臊竝御芳不得薄兮。【王】腥臊臭也。御用也。薄附也。言不識味者。竝甘臭惡。不知人者。信任讒佞。故忠信之士。不得附近而放逐也。【朱】腥音騷。得薄之薄音搏。○比也。露申未詳。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腥臊臭惡也。御用也。薄附也。言汚賤竝進而芳潔不容也。【考】林氏曰。不得薄之薄。迫近也。考曰。露申。謂暴露而橫臥之使延長。御與國風琴瑟在御之御同。是蓋以香囊言。其充囊者腥臊而已。蘭茝之芳。不得與之相近也。

陰陽易位時不當兮。【王】陰臣也。陽君也。言楚王惑蔽。權臣將代君。與之易位。自傷不遇明時而當暗世。懷信侘傺。

接輿髡―髡ハ頭髮ヲ剃リ落スナリ、贏行ハ貧ニシテ衣ナク裸體ニシテ行クナリ。

狖侶矣。前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者。今入山林雨雪中。併不知有天地日月矣。字字與前相映。考曰。王逸以爲。幽晦多雨。言暑熱泥濘。蓋上二句言夏時地氣。下二句言冬月地氣也。霏霏下其字。王氏本作而。

哀吾生之無樂兮。 王 遭遇讒佞失官爵也。 **幽獨處乎山中。** 王 遠離親戚而斥逐也。 **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 王 終不易志隨枉曲也 **固將愁苦而終窮。** 王 愁思無聊身困窮也朱樂音洛考林氏曰。前哀南夷者。至此不能不自哀矣。且曰愁苦而終窮。則不待暫處山中也。考曰。幽。幽寂無匹之貌。王氏本以作而。

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 王 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言屈原自傷不容于世。引此隱者以自慨也。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 王 以亦用也。 **伍子逢殃兮。** 王 伍子胥也。爲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言逢殃。 **比干菹醢。** 王 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斷斮朝涉。刳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孔。於是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朱髡音坤。贏一作裸。竝力果反。醢叶乎彼反。○接輿楚狂也。被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即莊子所謂子桑戶。贏行謂赤體而行也。或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即此裸行之證也。以亦用也。伍子吳相伍員子胥也。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之江。事見左傳史記。比干事見騷經天問。考林氏曰。髡首。被髮也。贏行。貧無衣也。接輿桑扈賢不必用也。子胥比干。忠不必用也。考曰。桑扈古自有其人。朱子以爲莊子所謂子桑戶。然莊子寓言而已。不足據也。行與上文中終諸。下二句以醢二字爲韻。

入漵浦―漵浦ハ地名、儃佪ハ進マザル貌、猨狖ハ猿ナリ。

山峻高―上二句ハ夏時チ言ヒ、下二句ハ冬時チ言フ。

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朱】陼一作渚。之一作其。僻一作辟。其一作之。○枉陼。辰陽皆地名。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考】林氏曰。上文乘鄂渚而反顧。及步馬邸車。將泝沅時。先徘徊一番也。淹回水而凝滯。是方泝時。又徘徊一番也。至雖僻遠其何傷。則知徘徊無益。奮然前往。且既泝後。又計度自慰一番也。考曰。王氏本其作之。非是。

入漵浦余儃佪兮。【王】漵浦水名　迷不知吾所如。【王】迷惑也。如之也。言己思念楚國。雖循江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也。

深林杳以冥冥兮。【王】草木茂盛　乃猨狖之所居。【王】非賢士之道徑。【朱】漵徐呂反。儃佪一作邅廻。吾下一有之字。杳下一有複出杳字。一作晦。冥冥一作冥寞。一無乃字。晦字以下皆非是。猨狖見前篇。○漵浦亦地名。【考】林氏曰。入漵浦時。雖知所遷僻遠。尚未知當在何地也。考曰。漵浦謂水浦。老杜詩。舟人漁子入漵浦。是也。蓋既下舟。更循水濱而行。故曰入漵浦。注家以爲地名。恐非是。廣輿記。辰州漵浦縣有漵溪。出鄜渠山。所謂漵浦縣。或因屈原言得名。非屈原時以爲縣名也。王氏本吾下有之字。非是

山峻高以蔽日兮。【王】言險阻危傾也。　下幽晦以多雨。【王】言暑濕泥濘也　霰雪紛其無垠兮。【王】涉冰凍之盛寒　雲霏霏其承宇。【王】室屋沈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喩君。山以喩臣。霰雪以興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蔽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賢人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竝進滿朝廷也。【朱】高下以一作而。垠音銀。○霰雨凍如珠將爲雪者也。宇室簷也。【考】林氏曰。入浦之後又入林。入林之後又入山。歷盡許多惡境。方知所如也。且自乘鄂渚至此。敍見放之涉歷。前高駝者。今愈駝愈卑矣。前不顧者。今不得不屢顧矣。前與重華游者。今與猨

餘風ナリ、北風先ヅ鄂都ニ至リ、更ニ南方江湘ニ及ブ、故ニ餘風トイヒ、故都ヲ戀フル意ヲ寄セタルナリ、山皐ハ山澤ナリ、方林ハ地名。

〔案〕欸ニ云フ、秋冬之緒風トハ春寒猶冬之餘風アルヲ云フ、屈子仲春ニ放タル、兪樾云フ、邸ハ當ニ讀ンデ楮トナスベシ、楮ハ柱ナリ、凡ソ車止マリテ駕セザルトキハ、必ズ木アリテ以テ其ノ輪ヲ楮柱シテ動クナカラシム。

乘舲船—舲ハ舟ノ窓アルモノ、沅ハ川ノ名、榜ハ櫂ナリ、吳人作ル所ノ制ニ倣フ、故ニ吳榜トイフ、齊ハ衆力ヲ併スルナリ、容與ハ徐緩ノ貌、囘水ハ囘流ナリ。

朝發枉—枉陼、辰陽ハ地名〇下二句故都ニ牽戀スルノ益ナキヲ知リ、奮然トシテ往キ且ツ自ラ慰ムルナリ。

愁而長歎。中心憂思也。**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王】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強壯。行於山皐。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壯。誠可任用。弃於草野。亦無所施也。【朱】欸音哀。風叶孚金反。邸下禮反。一作低。○鄂渚地名。今鄂州也。欸歎也。方言云南楚謂然爲欸。史漢亞父曰唉。及唐人欸乃。皆此字也。邸至也。一作低。一作低者。說見招魂軒輬既低下。方林地名。【考】考曰。王逸言。緒餘也。蓋緒絲端也。緒風。猶言絲端餘風。秋冬北風。先至鄂都。既又遠及于江湘間。故曰緒風。寄戀故都之意也。邸與抵通。猶言致余車兮方林。言驅車達方林也。此行已涉江。艤舟鄂渚。自是循大湖東邊。陸行至方林。復乘舟上沅也。哀郢云仲春而東遷。此篇則欸秋冬之緒風。是與哀郢自別。哀郢又云。至今九年而不復。蓋懷王時。屈子南遷不過三兩歲復還入郢。而曰九年而不復。是知哀郢在襄王時所作。則此篇作於懷王時也明矣。果然。懷王時。初獲罪南遷。以秋冬之交涉江。襄王時。仲春二月出郢也。

乘舲船余上沅兮。【王】舲船船有窓牖。**齊吳榜而擊汰。**【王】吳榜船櫂也。汰水波也。言己始去乘舲之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囘水而凝滯。**【王】凝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囘流。使己疑惑有還意也。【朱】舲音零。一作柃。上時掌反。榜北孟反。又音謗。汰音泰。凝一作疑。滯叶五介反。○舲船船有窓牖者。或曰小船也。上謂泝流而上也。齊同時竝舉也。吳謂吳國榜櫂也。蓋效吳人所爲之櫂。如云越舲蜀艇也。汰水波也。船不進而凝滯留落之意。亦戀故都也。【考】林氏曰。齊。衆用力也。囘水。囘流也。

朝發枉陼兮。【王】枉陼地名。**夕宿辰陽。**【王】辰陽亦地名也。言己乃從枉陼宿辰陽。自傷去國日遠。或曰枉曲也。陼沚也。辰時也。陽明也。去枉曲之俗。而趣時明之鄉也。**苟余心之端直兮。**【王】苟誠也。**雖僻遠其何傷。**【王】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

被明月―明月ハ珠ノ名、珮ハ腰ニ帶ブル飾、虬螭ハ神獸、驂ハそへうま、重華ハ舜ノ名、瑤圃ハ玉園ナリ。屈原自ラ志行ノ高遠ナルヲ述ブ。

登崑崙―高明ノ地ニ居リテ益修潔シ、己ガ得ル所ハ愈〻大ニシテ天地日月ト共ニ不朽ナルベシ。南夷ハ楚ヲイフ、楚人ノ吾ガ賢ヲ知ラザルヲ哀ミ、旦ニ江湘（川名）ヲ渡ツテ貶所ニ就クヲイフ。〔案〕玦ニ云フ濟乎江湘トハ湘ヲ渉リテ南スルナリ、故ニ篇ニ名ク。

乘鄂渚―鄂渚ハ地名今ノ鄂州ナリ、緒風ハ

鋏見史記。切雲當時高冠之名。【考】黃維章曰。世無服先王之法服者。則法服即爲奇服矣。考曰。鋏。刀把。所謂刀頭有玉環之飾。故曰陸離。

被明月兮珮寶璐。【王】在背曰被。寶璐美玉。言背被明月之珠。要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淸白也。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王】溷亂也。濁貪也。 吾方高馳而不顧。【王】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 駕青虬兮驂白螭。【王】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喩賢人淸白。宜可信任也。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王】重華舜名。瑤玉也。圃園也。言己想待虞舜遊玉園。猶言遇聖帝升淸朝也。【朱】璐音路。知下一無兮字。顧下一有兮字。皆非是。虬。螭音義皆已見前篇。圃叶去聲。○在背曰被。明月珠名。以其夜光。有似明月。故以爲名。璐美玉名。乘靈物從聖帝遊寶所。皆見其志行之高遠。【考】林氏曰。高馳而不顧。言服本明潔。自然與溷濁不合。惟各行其志而已。

登崑崙兮食玉英。【王】猶言坐明堂受爵位。 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王】言己年與天地相敝。名與日月同燿。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王】屈原怨毒楚俗疾害忠貞。乃曰哀哉南夷。無知我賢也。 旦余將濟乎江湘。【王】旦明也。濟渡也。言己放弃。以明旦之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者。紀時明。刺君不明。【朱】英叶於姜反。比齊一皆作同。一無將字。乎一作於。○登崑崙。言所至之高。食玉英。言所養之潔。南夷謂楚國也。【考】林子曰。屈子以天地日月之見。故名楚爲南夷也。考曰。旦濟乎江湘。言初就貶時也。此直亂江而已。其曰江湘。諧韻也。比齊二字。王氏本皆作同。朱子本余下有將字。非是。此篇既濟江。在山中所作。此不當言將。

乘鄂渚而反顧兮。【王】乘登也。鄂渚地名也。 欸秋冬之緒風。【王】欸嘆也。緒餘也。言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

恐情質―吾ガ中情本質猶ホ未ダ君ニ信ゼラレザルヲ恐ル、故ニ重ネテ此篇ヲ著シテ、己ガ志ヲ明カニシ、此ノ媚意（君ニ從順ナルヲイフ）ヲ呈シテ屛居シ、憂思シテ遠ク去ランコトヲ願フ。〔案〕曾ハ增ナリ思ヲ增スヲ云フ、玦ニハ曾ハ層トアリ。

余幼好―奇服ハ奇偉ノ服ナリ、（高潔ノ行ニ喩フ）下ノ冠、劍及ビ被服是レナリ、鋏ハ刀ノつかナリ、切雲ハ冠ノ名、崔嵬ハ高キ貌。〔案〕陸離ハ長キ貌、說離騷ニ見ユ。

行。益自脩飾也。以爲糗芳。言既以爲糒。又以爲芳澤也。

恐情質之不信兮。王情志也。質性也。故重著以自明。王言我修善不懈。恐君不深照己之情。故復重深陳飲食清潔。以自著明也。撟茲媚以私處兮。王矯擧也。茲此也。願曾思而遠身。王曾重也。言己擧此衆善可以事君。則願私居遠處。唯重思而察之也。朱質音致。一作志。重直用反。撟居表反。曾音增。明叶音芒。思去聲。身叶音商。○質猶文質之質。撟擧也。媚愛也。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私處猶曰自娛也。曾重也。曾思所以慮害。遠身所以避害。考考曰。言恐己中情與實質。猶有未足爲王所信者。故重著此篇以明己志。擧此所以媚君者。因從私屛處。更憂思而遠去。不敢復近于君所也。媚。如大雅媚于文王之媚。謂所以順從君。非邪媚之謂也。曾。層同。重也。先是固已憂思。而今後又有所思。故曰曾思。此章明與身韻。蓋離騷名與均韻之例也。段玉裁以爲。身在古韻第十二部。明在十部。與身爲合韻。撟。王氏本作矯。

右惜誦

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爲易曉。而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爲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考考曰。此篇。蓋懷王時初獲罪。猶在郢都所作也。

余幼好此奇服兮。王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年既老而不衰。王衰懈也。言己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

帶長鋏之陸離兮。王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冠切雲之崔嵬。王崔嵬高貌也。言己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朱鋏古挾反。冠去聲。崔音摧。嵬一作巍。並五回反。○奇服奇偉之服。以喩高潔之行。下冠劍被服皆是奇服也。鋏劍把。或曰刀身劍鋒也。長

ハ弧張ノ張ナリ、罿罦ノ屬ヲ謂フ、辟ハ機辟ノ辟、罔ナリ。
欲儃佪―吾儃佪（進マザル貌）シテ君側ニ留侍セント欲セバ、恐クハ重ネテ罪ヲ得ン、去ツテ他國ニ事ヘントセバ、君恐クハ汝何處ニ行クト我ヲ詰ラン。
〔案〕抉ニ云フ、罔レ謂汝何之ートハ反語也、君恐ラクハ怒リテ汝何クニ之クト曰ハン。
欲横奔―意ヲ恣ニシテ横行奔馳シ、必ズシモ正道ニ依ラジト思ヘド、吾ガ志モト堅固ナレバ、之ヲ爲スニ忍ビズ、一體中分腹背トモニ痛ミ、（二ツナガラ爲シ難キニ喩フ）痛憂自ラ解キ難シ。
擣木蘭―糗ハほしいひナリ、窮阨ニ遇フモ、益自ラ修潔スルニ喩フ。

離尤。【王】尤過也。言己欲求君之善意。恐重得患禍逢罪過也。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王】罔無也。言己欲遠去事他國。君又誣罔言汝何之也。【朱】儃知然反。恐丘用反。重儲用反。○儃佪不進貌。干傺謂求仕也。重增益也。離遭也。集鳥飛而下止也。謂遠遁也。如此則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何往乎。【考】考曰。儃佪與邅迴同。猶言紆餘。傺蓋察之訛。言欲紆餘進自傍以求見察。恐重得禍患。而觸罪咎也。欲去事他國。君必怪我。得無謂汝欲何之乎。

欲横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王】言己意欲變節易操。横行失道而從佞僞。心堅於石。不忍爲也。

背膺牉以交痛兮。【王】膺胷也。牉分也。

心鬱結而紆軫。【王】紆曲也。軫隱也。言不忍變心矯行。則憂思鬱結。胷背分裂。心中交引而隱痛也。【朱】一無蓋字。堅志一作志堅。背音貝。牉音判。下一有合字。膺下一有敷字。結一作約。○横奔失路妄行違道之譬也。膺胷也。牉半分也。禮傳曰夫妻牉合也。言欲妄行違道則吾志已堅而不忍爲。通上章三者皆不可爲則背胷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爲痛楚。有不可言者矣。【考】考曰。言欲横行奔馳。恣意所往。不必循路。然固有堅志不忍爲也。背與胸彼此相分而復合。是以亦相引成痛。心亦欝乎結結煩紆。而隱痛也。

擣木蘭以矯蕙兮。【王】矯猶糅也。

糳申椒以爲糧。【王】申重也。言己雖被放逐而弃居於山澤。猶重糳蘭蕙。和糅衆芳爲糧。食飲有節。修善不倦也。

播江離與滋菊兮。【王】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滋蒔也。

願春日以爲糗芳。【王】糗糒也。言己乃種江離。蒔香菊。采之爲糧。以供春日之食也。【朱】擣音檮。矯一作橋。糳即各反。○擣舂也。矯猶糅也。糳精細米也。播種也。滋見騷經。糗糒也。乾飯屑也。春日新蔬未可食。即且以此爲糗。而又不忘其芳香。言不變其素守也。【考】考曰。滋菊謂方蕃滋之菊。言擣細木蘭。雜以蕙草。又精糳申椒。以爲糧。且播種江離與菊。方春月青黃未接。庶得以爲養生之資。言雖遇窮阨。潔身厲

吾聞作―吾初メ忠却テ君ノ怨ヲ買フト聞キシモ謬レル言トナセリ、然ルニ今ハ九タビ臂ヲ折リテ、始メテ醫者トナル如ク、我身ノ廢セラレタル經驗ニ因リテ、忠ヲ作シテ怨ヲ造ル語ノ誠ニ然ルヲ知レリ。

矰弋機―矰弋ハいぐるみトテ絲ヲ矢ニ結ビテ鳥ヲ纏ヒ捕フルモノ、罻羅ハ鳥ヲ捕フル網、張辟ハ法律ヲ張リ設クルヲイフ、○上二句ハ君ノ法繁苛ニシテ、動モスレバ刑罰ニ觸ルヽニ喩フ、下二句ハ衆邪ハ上下ニ法網ヲ設ケ人ヲシテ罪ニ陷ラシメ、以テ君ヲ悅バス、之ヲ避ケント欲スルモ能ハザルヲイフ。
【案】王念孫云フ、張

不以申生爲好。鮌婞婞執直道。臨事無有猶豫。亦爲堯所戮。治水之功。終不得成也。此屈原擧申生與鮌。謂守道之末。必有得於君。因以證厲鬼之敎。眞有不可誣者也。屈原特取鮌執直道。無佞媚之態。故有此言。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王】始吾聞爲君建立忠策。必爲讒佞所怨。忽過之耳。以爲不然。今而後信也。

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王】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則成良醫。乃自知其病。吾被放弃。乃信知讒佞爲忠直之害也。【朱】成一作爲。爲下有良字。一無至字。無信字。○忽者易而略之之意。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故吾於今乃知作忠造怨之語。爲誠然也。左傳曰三折肱爲良醫。亦此意也。【考】考曰。言吾固聞爲君造立忠策。反爲君所怨。始忽聞此。以爲過言不足信也。今則如九折臂之成醫。自知其有信然者也。成醫。謂成爲醫也。朱子本吾今而作吾至今乃。非是。

矰弋機而在上兮。【王】矰繳射矢也。弋亦射也。論語曰。弋不射宿。**罻羅張而在下。**【王】罻羅鳥網也。言上有矰繳弋射之機。下有張施罻羅之網。飛鳥走獸動而遇害。喩君法繁多。百姓動觸刑罪也。**設張辟以娛君兮。**【王】辟法也。娛樂也。**願側身而無所。**【王】言君法繁多。佞人復更設張峻法。以娛樂君。欲側身竄首。無所藏匿也。【朱】矰則僧反。弋一作堆。罻音尉。下叶音戸。辟毗亦反。又音臂。○矰繳射鳥短矢也。弋繳射也。機。張機以待發也。罻羅。掩鳥網也。辟。開也。與闢同。或云。謂弩背也。言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張布開闢傷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使人憂懼。雖欲側身以避之而尤恐無其處也。【考】考曰。機。虛用。猶言張機。辟。法也。張辟。謂所張法辟。言衆邪勸君。故設法辟。使人陷罪。以悅君意。是以欲側身而避之。無所容跡也。

欲儃佪以干傺兮。【王】儃佪猶低佪也。干求也。傺住也。言己意欲低佪留待於君。求其善意。恐終不用。悵然立住。**恐重患而**

ヲク忠貞ノ舊態ヲ棄ツベキノミ。

衆駭遽—是亦占詞ナリ、衆汝ノ忠貞ヲ見、駭イテ汝ト心ヲ離セリ、又何ヲ以テ汝ノ伴侶タランヤ、汝衆ト俱ニ一君ニ事フ、是レ趣ヲ同ウスルナリ、然モ衆ハ佞、汝ハ忠、既ニ其路ヲ異ニス、衆又何ゾ汝ヲ援ケンヤ。

晉申生—婞ハもどろナリ、豫ハ猶豫ナリ、○晉ノ太子申生至孝ナルモ父獻公讒ヲ信ジテ之ヲ愛好セズ、鮌ノ行、婞々トシテ直道ヲ執リ、事ニ當リテ猶豫スルコトナカリシモ、堯ノ戮スル所トナリ、治水ノ功竟ニ成ラズ。
〔案〕倖直ノ解ハ離騷ニ見ユ。

蓋羹熱而齏冷。有人歠羹而大熱。其心懲忿。後見冷齏猶恐其熱而吹之。以喩常情既以忠直得罪。卽痛自懲忿。過爲阿曲。而我今尙欲釋階而登天。則是不自懲忿而猶有前日忠直之意也。考 考曰。厲神又言。汝已離讒而逢殆。宜深自戒懼。如懲於羹者之吹齏。然而至今猶執忠貞之志。莫之變者。何也。方今之時。非佞媚無能得於君。而汝乃欲以忠直事君。譬如釋階而登天。其無能爲必矣。而汝仍有曩時忠直之態者。何也。王氏本羹下有者字。朱子本於羹作熱羹。此下無之字。皆非是。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 王 伴侶也。言己見衆人易移。意中驚駭。遂離己心。獨行忠直。身無伴侶。特立於世也。**同極而異路兮。** 王 路道也。言衆人同欲極志事君。顧忠佞之行異。道殊趣也。**又何以爲此援也。** 王 援引也。言忠佞之志。不相援引而同也。朱 一無衆字。援于願反。一無二也字。○伴侶也。極至也。援引也。言衆人見己所爲皆驚駭遑遽以離心。則不與己爲侶者也。與衆人同事一君。而其志不同。則如同欲至於一處而各行一路。誰可與相援引而俱進者耶。考 考曰。厲神又言。衆見汝如此皆驚駭遑遽。終與汝離心。又何以爲汝伴也。汝欲與衆俱事君。是同極也。然忠佞不相容。是異路也。既已異路。又何以爲汝援也。此一節蓋承上文有志極而無旁言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 王 好愛也。申生晉獻公太子。體性慈孝。獻公娶後妻驪姬生子奚齊。立爲太子。因誣申生。使祭其母於曲沃。歸胙於獻公。驪姬於酒肉內。置鴆其中。因言曰胙從外來。不可信。乃以酒賜小臣。以肉食犬皆斃。姬乃泣曰。賊由太子。於是申生遂自殺。故曰父信讒而不愛也。

行婞直而不豫兮。 王 婞狠也。豫厭也。**鮌功用而不就。** 王 鮌堯臣也。言鮌行婞狠勁直。自恣自用。不知厭足。故殛之羽山。治水功以不成也。屈原履行忠直。終不回曲。猶鮌婞狠終獲罪罰也。朱 好呼報反。叶呼鬬反。○申生事見左傳禮記。鮌事見騷經天問篇。不豫見上。考 考曰。言以申生之至孝。獻公猶信讒。

終危獨—是亦占ノ詞ナリ、汝終ニ危孤ニシテ衆ト離絶セリ、蓋汝モト君思フベシトナセリ、然モ君ハ恃ムベカラザルナリ、汝モト美金ノ如シ、故ニ衆口ニ遇ヒテ銷鑠シ、此禍ニ陷レルノミ。

懲熱羹—是亦占詞ナリ、汝已ニ忠ヲ以テ黜ケラル、宜シク自戒ムルヿ、熱羹ニ懲リテハ冷齏ヲ吹クガ如クスヘシ、而モ猶ホ忠貞ノ志ヲ執リテ變ゼザルハ何ゾヤ、濁世ニ於テ忠貞ヲ以テ君ニ事フルハ、階ヲ用ヒズシテ天ニ登ラントスルニ同ジ、須

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朱杭一作航。○杭方兩舟而並濟也。通作航。厲神蓋殤鬼也。左傳晉侯夢大厲。祭法有泰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輔也。言夢登天而無船者。其占爲徂有心志勞極。而無輔助也。考考曰。杭。抗通。擧也。魂中道而無杭。言夢魂至中道。無復擧身上沖也。

終危獨以離異兮。王言己行忠直。身終危殆。與衆人異之故也。**曰君可思而不可恃。**王恃怙也。言君誠可思念。爲竭忠謀。顧不可恃能實任己與否也。**故衆口其鑠金兮。**王鑠銷也。言衆口所論。萬人所言。金性堅剛。尚爲銷鑠。以喩讒言多使君亂惑也。**初若是而逢殆。**王殆危也。言己志行忠信正直。性若金石。故爲讒人所危殆。朱鑠書藥反。殆叶徒係反。○終危獨以離異。果如始者。占夢者之言也。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也。不可恃者。其明暗賢否所遇有不同也。衆口鑠金。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也。殆危也。言初以君爲可恃。故被衆毀而遭危殆也。考考曰。衆口鑠金。言雖有美金。衆與倶論其佳惡。屢經燒煉。終至銷鑠。以喩讒口弘多。忠貞之士。亦不免取敗也。厲神又告屈原曰。汝終危孤煢獨。以致與衆離異。蓋汝固曰。君可思念。爲竭忠謀。然所謂君亦不可有恃。故自古有衆口鑠金之喩。汝之得禍。其初亦如美金之於衆口而已。故曰初若是而逢殆。

懲熱羹而吹韲兮。王言人有歠羹而中熱。心中懲忿見韲則恐而吹之。言易改移。獨己執守忠直。終不可移也。**何不變此之志也。**王何不改忠直之節。隨從吹韲之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王釋置也。登上也。人欲上天而釋其階。知其無由登也。以言我欲事君而釋忠信。亦知終無以自通也。**猶有曩之態也。**王曩曏也。言欲使己變節而從俗。猶曏者欲釋階登天之態也。言己所不能履行。朱懲熱羹一本熱作於。而羹下有者字。一本有於熱者。皆非是。一作懲熱於羹。而無者字。亦通。韲一作齏。並音齎。此下一有之字。一無二也字。態叶音替。○韲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韲。或曰擣薑蒜辛物爲之者也。階梯也。

心鬱邑—鬱邑ハ愁フルナリ、侘傺ハ悵然トシテタダズムヲ謂フ、煩言ハ繁多ノ言ナリ。〔案〕結而詒トハ辭ヲ綴リテ君ニ遺ル也。思美人ニ言不可結而詒トモ見ユ。抽思ノ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ト同意ナラン。

退靜默—瞀ハ亂ル、ナリ、忳忳ハ憂フル貌。

昔余夢—厲神ハ殤鬼ナリ〇昔我天ニ登ラントシテ擧ガルコトヲ得ザリシヲ夢ム、殤鬼ハ之ヲ占ヒテ其ノ志ノ疲レテ輔佐スルヲ得ザル象トセリ。

心鬱邑余侘傺兮。【王】鬱邑愁貌也。侘猶堂堂。立貌也。傺住也。楚人謂失志悵然住立。爲侘傺也。又莫察余中情。【王】言己懷忠不達。心中鬱悒。惆悵住立。失我本志。曾無有察我之中情也。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王】詒遺也。詩曰詒我德音也。願陳志而無路。【王】願思也。路道也。言己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己志。又無道路也。【朱】心一作忳。侘傺音義並一見騷經。中情以韵叶之。當作善惡。字又當以去聲讀。由騷經一句差互。故此亦因之耳。固一作故。結下一無而字。詒音怡。〇煩言謂煩亂之言。左傳曰。嘖有煩言。是也。騷經曰。解佩纕以結言。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爲也。【考】考曰。善惡。諸本作中情。朱子言。以韻叶之。當作善惡。因騷經一句差互。故此亦因之耳。朱子之言。最爲有理。故今從之。朱子又以爲惡字。當以去聲讀。然不如讀入聲之爲愈。蓋惡與路韻。猶離騷錯與度韻。古固有此例也。朱子云。騷經差互。指離騷世幽昧以眩曜兮。誰云察余之善惡句也。詳見朱子離騷注。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王】言己放弃。所在幽遠。衆無知己情也。申侘傺之煩惑兮。【王】申重也。言衆人無知己之情思。念君惑亂。故重侘傺。悵然失意。中悶瞀之忳忳。【王】悶煩也。瞀亂也。忳忳憂貌也。言己憂心煩悶。忳忳然無所舒也。【朱】號音豪。中一作心。一心上別有中字。瞀音茂。忳徒昆反。〇號大呼也。申重也。悶煩也。瞀亂也。忳忳憂貌。【考】考曰。言欲退而靜默無言。固莫知吾情者。進而號呼於衆。亦莫吾言之聞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王】杭度也。詩云。一葦杭之。吾使厲神占之兮。【王】厲神蓋殤鬼也。左傳曰。晉侯夢大厲搏膺而踊也。曰有志極而無旁。【王】旁輔也。言厲神爲屈原占之曰。人夢登天無以渡。猶欲事君而無其路也。但

賤ヲ忘レ奉事シテ貳心アル事ナシ、衆人ノ寵ヲ得シヲ見テ心ニ迷ヲ生ジ、彼ハ如何ナル經路ニ由リテ寵ヲ得シカヲ知ラズ。

忠何辜—顚越ハ顚墜ナリ、癈黜セラレシヲ謂フ。

〔案〕兪樾云フ、志ハ即チ知ナリ、禮記ノ鄭注ニ、志猶知也トアリ、屈子ノ意ハ、蓋シ寵ヲ得テ罪ヲ得シハ、皆己ノ知ル所ニアラザルヲ言ヒシナリ。

紛逢尤—己レ咎ニ逢ヒ謗ヲ蒙リテ解クベカラズ、忠誠ノ情ハ達スルニ由ナク、徒ニ左右ニ壅蔽セラレテ明白ニスルヲ得ズ。

不知得寵遇之門戶。當何由之也。【朱】忠一作知。而一作其門。叶彌貧反。○言我思君。意常謂羣臣莫有忠於我者。則是貴近之臣。是不能致其身矣。故忘己之賤貧。而欲自進以効其忠。然其進也亦但知盡心以事君而已。固不懷貳以求寵也。是以視衆人之遇寵而心若迷惑。不知其所從入之門也。【考】考曰。言人之思君。莫有忠於我。我則臨事。忽然忘身之賤貧。猶願自竭也。事君初無有二心迷惑。不復知得寵遇之門何在。言其不能以佞媚邀恩固寵也。

忠何辜以遇罰兮。【王】罰刑也。**亦非余之所志也。**【王】言己履行忠直。無有罪過而遇放逐。放逐亦非我本心宿志所望於君也。

行不羣以顚越兮。【王】顚隕也。越墜也。**又衆兆之所咍也**【王】咍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咍。言己行度不合於俗。身以顚墮。又爲人之所笑也。或曰衆兆之所異。言己被放自顚越者。行與衆殊異也。【朱】辜一作罪。以一作而。余一作吾。志叶音之。一無二也字。行下孟反。咍呼來反。叶呼其反。○咍。啁笑。楚語也。言無罪放逐。本非臣子夙心所期望。但以行不羣而至此。遂爲衆所笑耳【考】考曰。咍。說文。蚩笑也。言己履行忠直。不知有何罪而遇黜罰。固非吾心當初之所以爲志也。顚越。猶言顚墜。謂得罪擯黜也。言吾之行義。固卓絕於人。而遽被擯黜。亦不免爲衆人所蚩笑也。諸本而作以。吾作余。朱子言一作而。一作吾。今從之。王氏本無二也字。

紛逢尤以離謗兮【王】紛亂貌也。尤過也。**謇。不可釋也。**【王】謇辭也。釋解也。言己遇亂君而被罪過。終不可復解釋而說也。

情沈抑而不達兮。【王】沈沒也。抑按也。**又蔽而莫之白也**【王】言己懷忠貞之情。沈沒胸臆。不得白達。左右壅蔽。無肯白達己心也。【朱】白叶音跡。一無二也字。○紛亂貌。尤過也。謇詞也。釋解也。沈沒也。抑按也。白明辨也。【考】考曰。尤。尤咎也。言己方遇罪責。終不可得解釋也。徒懷忠貞之情。沈潛抑塞。不得自達。而左右嬖幸又壅蔽。莫有爲白之王。使我志得伸也。王氏本無二也字。

吾誼先―誼ハ義ナリ、衆兆ハ衆人ヲイフ。

壹心而―豫ハ猶豫ナリ、保ハ一身ヲ安全ニスルヲイフ。〔案〕兪樾云フ、疾ハ侯ノ字ノ誤、侯ハ語詞ナリ、屈子自ラ言フ、己ノ志ハ維レ君ニ親ミテ他ナシ、此レ禍ヲ招ク道ナリト、古文侯医ニ作リ、疾ト相似タリ、故ニ誤レリ。

思君其―君上ヲ思フコトハ我ヨリ忠ナルモノアルナシ、吾ハ身ノ貧

自古言相臣莫若君之明。何則以上臨下。可以驗其忠否。不失之於遠。是傷己心迹非難知。而王遂不能有察於我也。王氏本之下有而字。朱子以爲非是。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王】言我所以執修忠信仁義者。誠欲先安君父。然後乃及於身也。夫君安則己安。君危則己危也。

羌衆人之所仇也。【王】羌然辭也。怨耦曰仇。言在位之臣。營私爲家。己獨先君後身。其義相反。故爲衆人所仇怨。

專惟君而無他兮。

又衆兆之所讎也。【王】兆衆也。百萬爲兆。交怨曰讎。言己專心思。欲竭忠情以安於君。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趨。爲所怨讎。欲煞己也。【朱】羌下一有然字。非是。一無二也字。兆一作人。○誼與義同。怨耦曰仇。惟思念也。百萬曰兆。讎謂怨之當報者。【考】考曰。言吾義先君事。而屛己身在後。固不與衆人同趨。是以爲衆人所仇。專思念乎君。無有他心。是以又爲群衆所讐也。王氏本無二也字。

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王】保知也。言己專壹忠信。以事於君。雖爲衆人所惡。志不猶豫。顧君心不可保。知易傾移也。

疾親君而無他兮。【王】疾惡也。

有招禍之道也。【王】招召也。言己疾惡讒佞。欲親近君側。衆人悉欲來害己。有招禍之道。將遇咎也。【朱】疾一作病。非是。○不豫。言果決不猶豫也。不可保。言君若不察。則必爲衆人所害也。疾。猶力也。與上文專惟君之語同。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招禍之理。【考】考曰。羌亦詞也。保與論語不保其往之保同。疾。疾速也。言壹心以事君。無有猶豫。然不可保其能有得於君也。務於速得與君相親。無所求於他。如此亦有致禍害之道也。王氏本亦無二也字。

思君其莫我忠兮。【王】言衆人思君皆欲自利。無若己欲盡忠信之節。

忽忘身之賤貧。【王】言己憂國念君。忽忘身之賤貧。猶願自竭。

事君而不貳兮。【王】貳二也。

迷不知寵之門。【王】迷惑也。言己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

竭忠誠—忠誠ヲ竭シテ君ニ事ヘ、反ツテ羣邪ニ斥ケラレ贅肬（身ノ餘肉、こぶ、いぼナリ）ノ如キ境遇ニ陷リヌ、然モ固ク儇（利ヲ輕ンズルナリ）媚ノ態ヲ忘レテ衆ニ背キ、明君ノ知ヲ待ツノミ。

言與行—言行ハ其迹ニ循ツテ之ヲ尋ヌベク、中情外貌亦變匿シ難シ故ニ古ヨリ臣ヲ知ルハ君ニ如クハナシト云ヘリ、日月相接シテ之ヲ驗スレバナリ。

子是也。六神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嚮、對也。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山川、名山大川之神也。御、侍也。咎繇、舜士師。能明五刑者也。聽、直聽其說之曲直也。〔考〕考曰、五帝、謂上古五帝。六神、天地四方之神也。與、猶爲也。與嚮服、言爲我歸嚮而服我也。山川、謂山川之神也。備御、備侍御之班也。是謂指蒼天以爲正者要如此也。此章五帝與六神、山川與咎繇、幷人神互言之也。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王〕羣、衆也。贅肬、過也。言竭盡忠信以事君。若人有贅肬之病、與衆別異以得罪謫也。

忘儇媚以背衆兮。〔王〕儇、佞也。媚、愛也。背、違也。言己修行正直。忘爲佞媚之行。違衆而見憎惡也。

待明君其知之。〔王〕須賢明之君則知己之忠也。書曰。知人則哲。秦繆公擧由余。齊桓任管仲。知人之君也。〔朱〕君兮之間。一有子字。非是。贅之芮反。肬音尤。一作尤。叶於其反。儇許緣反。背音佩。一無明字。一無君字。皆非是。○贅肬肉外之餘肉。莊子所謂附贅懸肬者是也。儇輕利也。媚柔佞也。言盡忠以事君。反爲不盡忠者所擯弃。視之如肉外之餘肉。然吾寧忘儇媚之態。以與衆違。其所持者獨待明君之知耳。〔考〕考曰。言己竭忠誠之心。以事君。反與群邪相離。視我如附贅懸肬。然吾固忘儇媚之態。與衆相背。要得賢明之君。始有知之而已。是言己之行。非所以希於當世也。誠下以。朱子本作而。非是。

言與行其可迹兮。〔王〕出口爲言。所履爲迹。

情與貌其不變。〔王〕志願爲情。顏色爲貌。變易也。言己吐口陳辭。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情貌相副。內外若一。終不變易也。

故相臣莫若君兮。言相臣下忠之與佞。在君知之明也。

所以證之不遠。〔王〕證驗也。言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證驗之迹。近取諸身而不遠也。〔朱〕行下孟反。相息亮反。之下一有而字。非是。○言人臣之言行。既可蹤跡。內情外貌。又難變匿。而人君日以其身親與之接。宜其最能察夫忠邪之辨。蓋其所以驗之不在於遠也。左傳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謂也。〔考〕考曰。言己所言與所行。皆可循迹而尋之。中情與外貌。無有變易。故

惜誦以―宿昔ノ願、未ダ遂ゲザルヲ惜ミ、之ヲ口ニ誦シテ憂愍ヲ極ム、今憤懣ヲ發シテ中情ヲ抒ベントス、若シ中心ニ出ヅルニ非ズシテ、之ヲ口ニスルコトアラバ、蒼天必ズ之ヲ罰セン。

令五帝―是レ亦誓詞ナリ、折中ハ折衷ニ同ジ、彼此相參酌シテ其當ヲ取ルヲイフ、六神ハ天地四方ノ神ナリ、咎繇(臯陶ニ同ジ)ハ舜ノ士師ニシテ五刑ヲ明カニセシ人ナリ。

惜誦以致愍兮。〔王〕惜貪也。誦論也。致至也。愍病也。言己貪忠信之道。可發憤以抒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至於身以疲病而不忩。情。〔王〕憤懣也。抒渫也。言己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渫己情思。風諫君也。所非忠而言之兮。〔王〕言己所陳忠信之道。先慮於心。合於仁義。乃敢爲君言之也。指蒼天以爲正。〔王〕春曰蒼天。正平也。設君謂己作言非邪。願上指蒼天使正平之也。夫天明察無所阿私。唯德是輔。惟惡是去。故指之以爲誓也。〔朱〕愍音敏。一作慜非是。抒從手。上與丈呂二反。一作紓。亦通。非一作作。忠下一有心字。皆非是。正叶音征。惜者。愛而有忍之意。誦。言也。致。極也。愍。憂也。憤。懣也。抒。挹而出之也。所者。誓詞。猶所謂所不與舅氏同心。所不與崔慶者之類也。蒼。天之色也。正。平也。猶言有如白水。有如上帝之類也。言始者愛惜其言。忍而不發。以致極其憂愍之心。至於不得已。而後發憤懣以抒其情。則又從而誓之曰。所我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敢言之於口。則願蒼天平己之罪而降之罰也。〔考〕考曰。抒。字書引而泄之也。言惜己往昔所冀不遂。常誦之於口。以極憂愍之心。今則不能自已。遂至發其憤懣以抒中情。蓋謂裁此篇也。指天以爲誓。猶射之有正。故曰指蒼天以爲正。非。王氏本作作。非是、

令五帝以折中兮。〔王〕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爲太皥。南方爲炎帝。西方爲少昊。北方爲顓頊。中央爲黃帝。折猶分也。言己復命五方之帝。分明言是與非也。戒六神與嚮服。〔王〕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尚書禋于六宗。嚮對。服事也。言願令六宗之神。對聽己言事可行與否也。俾山川以備御兮。俾使也。御侍也。命咎繇使聽直。〔王〕咎繇聖人也。言己願復令山川之神。備列而處使御知己志。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忠直與否也。夫神明照人心。聖人達人情。故屈原動以神聖自證明也。〔朱〕令音零。折從手。之舌反。一作析非是。中陟仲反。與一作以。服叶蒲北反。命一作會。使一作以。○此皆指天自誓之詞。欲使上天。命此衆人。察其是非。若曰司謹司盟。名山大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也。五帝五方之帝。以五色爲號者。太一之佐也。折中。謂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也。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

楚辭卷第四

九章第四　離騷十四至二十二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今考其詞。大抵多直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顚倒重覆。倔强疏鹵。尤憤懣而極悲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董子有言。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嗚呼。豈獨春秋也哉。

[王]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埜。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考]考曰。三閭平生所歷之跡。就九章尋繹。庶幾得其髣髴。於是每篇考定爲之說。大抵異于諸家所見。未知果得其實否爾。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悃惻。義不能已也。**朱**試。一作議。予。音與。彰一作章。**考**考曰。言吾既告堵敖以不長。復何願試於君上。以賢自與。令忠直之名。彌彰於後世也。朱子言。予音與。王氏本作千非是。蓋屈子作天問。以供一時遊戲。然憂國之心。終不能釋于懷。於卒也。不復覺其言之漸露稜角也。

王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恠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驗。章决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楚辭卷第三終

復タ國ヲ興スノ時ナカランヤ、是レ予ノ言ヲ待タザルナリ。

何環穿――子文ノ父闘伯比、邛子ノ女ニ淫シテ子文ヲ生ム、令尹トナリ治績アリ、孔子モ其忠ヲ稱セリ、閭社丘陵ハ淫行ノ場所ナリ、淫佚ノ人ニシテ子文ノ如キ賢者ヲ生メルハ何ゾヤ。

吾告堵――吾堵敖（楚ノ文王ノ子、成王ノ兄ナリ、蓋シ其人令德アリ、屈原之ヲ尊信セルナリ）ノ廟ニ至リ、楚國ノ久シク存セザルベキヲ告グ、復タ何ゾ君ニ試用セラルルヲ願ハン、吾ガ忠直ノ名ノ獨リ後世ニ彰ハレンコトヲ冀フノミ。

音商。〇吳光。卽闔閭也。【考】考曰。是章亦當作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悟過改更。我又何言。昭王時。闔廬爭國。經久之際。遂能敗楚入郢。故曰久余是勝。闔廬如此。今楚王亦能悟過。改更前非。豈復無興國之時。果然。我固不須有言也。故曰我又何言。朱子以爲。自伏匿穴處以下。皆隔句叶韻。然必如上所改。而後云言二字。與下章子文之文。及長勝陵三字。皆得隔句相諧。最覺妥也。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王】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爲神異。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爲闘。穀謂虎爲於菟。故名闘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朱】環穿自閭社丘陵七字。一作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十二字。〇子文。楚令尹。闘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於邛。生闘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邛。淫於邛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它則不可曉矣。【考】考曰。此章。王氏朱子本皆作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朱子言。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十二字。一本作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十七字。不知朱子之言本誰氏。然比舊頗覺有愈。故今從之。言方子文父闘伯比。淫於邛子之女。環繞閭里。穿穴社垣。以及丘陵。淫佚之間。而猶出賢如子文者。及長當國爲政。後世稱其治績。屈子蓋自傷不得如子文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王】堵敖楚賢人也。屈原放時。告語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朱】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楚文王子。成王兄也。【考】考曰。左傳莊十四年。楚文王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故朱子曰文王子。成王兄也。離騷首章。王氏注曰。楚武王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是王氏以屈瑕爲三閭祖也。左傳。屈瑕初見桓十一年。至十三年。伐羅。戰敗。縊而死。史記世家。是時武王在位。蓋四十餘歲。則屈瑕爲武王子無疑。屈瑕死後九年。莊四年有屈重。又卅四年有屈蕩。僖四年有屈完。及申公巫臣稱屈巫。其後又有屈建。懷王時有屈匄。蓋皆其族也。世家。文王爲武王子。而屈瑕亦親武王子。則屈瑕與文王兄弟也。設以屈重爲屈瑕子。是屈重與堵敖爲從兄弟。果然。三閭之於堵敖。非有祖孫之義。然而告以不長者。何耶。竊念堵敖生有令德。後人崇祀。所謂水旱疾疫必禱焉者。三閭又以其爲先世至親。且去郢。謁其廟而請禱也。不長。謂楚國不得久存也。

チイフ〇秦伯噬犬アリ、鍼之ヲ得ント欲ス、秦伯與ヘズ、鍼遂ニ車百輛ヲ以テ之ニ易フ、秦伯其奢ヲ惡ミ鍼ヲ逐フ、鍼出奔ス、故ニ祿ナシトイフ、祿ハ福ナリ。

薄暮雷──孔子ノ聖モ、迅雷風烈必ズ變ゼリ、懷王歸途ニ在リ、薄暮雷電ニ逢フモ戒心ナシ、是レ天ノ威嚴ニ從ハザルナリ、宜ナルカナ天帝懷王ノ福ヲ求メザルヤ。

伏匿穴──上二句下二句ヲ顚倒シテ解スベシ、荊ハ楚ナリ、楚ノ群臣、勳功ヲ奏セント欲シ、屢師ヲ起シテ鄰國ト戰フモ、豈長ク其武ヲ張ルヲ得ンヤ、余當ニ巖穴ノ間ニ伏在シ、敢テ言フナカランノミ。

悟過改──上二句下二句ヲ顚倒シテ解スベシ、吳光(闔廬)國ヲ爭フ、久シキヲ經テ、遂ニヨク迭ヲ敗リテ郢ニ入ル、楚王亦ヨク、前非ヲ悟リ行ヲ改メバ、豈

祿。【王】言秦伯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朱】噬。音筮。兩。音亮。舊注以此爲秦公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未知是否。【考】考曰。百兩。蓋謂車百兩也。鍼以車百兩易噬犬。秦伯惡其奢逐鍼。鍼出奔晉。故曰卒無祿。朱子疑秦鍼事。與左傳不同。然左傳載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鍼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蓋鍼素富驕。未必無易犬以百兩也。懷王既爲張儀所欺。大怒。獻黔中地於秦。以請張儀。且將甘心焉。張儀至。乃復赦之。有甚於易犬以百兩。屈子之言。豈亦謂此也歟。

薄暮雷電。歸何憂。【王】言屈原書壁所問略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

厥嚴不奉。帝何求。【王】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墮。不可復奉成。雖從天帝求福。神無如之何。【朱】此下皆不可曉。今闕其義。【考】考曰。是亦擧當時事也。蓋懷王在塗。日暮。遇天雨雷電。比其歸也。王略無戒心。曰。是何足憂。故曰歸何憂。夫迅雷風烈。聖人猶變。而今懷王乃爾。是不奉天威嚴也。不奉天威嚴者。天帝復何就其人求善。而降之以福也。故曰帝何求。

伏匿穴處。爰何云。【王】爰於也。云言也。吾將退於江濱。伏匿穴處耳。當復何言乎。

荊勳作師。夫何長。【王】荊楚也。師衆也。勳功也。初楚邊邑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采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爲此興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爲不直。恐不可長久也。【朱】長下。一有先字。非是。自此至篇終。皆隔句叶韻。【考】考曰。竊疑。此章當作荊勳作師。夫何長。伏匿穴處。爰何云。作。興也。言楚群臣。務功伐者。屢興師衆。以與隣國爭。豈其得長張其武。然吾方伏匿於江濱處於巖穴間。不可以有言。故曰爰何云。王氏本長下有先字。朱子以爲非是。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王】欲使楚王覺悟。引過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王】光闔廬名也。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大勝我也。【朱】悟。一作寤。更。音庚。一無我字。非是。言。叶音銀。勝。叶。

羹チ天帝ニ進ム、天帝之チ受ケ賜フニ長壽チ以テシ、八百歲ニ至ル、何ゾ其長キヤ。

中央共―后ハ楚王チイフ、中央ノ地（韓魏諸國チイフ）相共ニ其民チ牧養シ、以テ雄チ張ルモ、我ガ君何ゾ怒ツテ之ト競フチ要センヤ、畢竟蜂蛾ノ微ニ過ギザレバ、其力堅固ナラザルナリ。〔案〕玦ニ云フ、中央共牧トハ中國ハ則チ列チ同シテ人牧タルチ言フ、七主チ指ス、后何怒トハ楚王ノ屢々戰ヒテ敗レ禍チ連ネ、怨チ構フチ哀ムナリ、力何固トハ微蟲且ツ力アリ大國チ安ンゾ陵犯スベケンヤノ意ナリ。

驚女采―祐ハ福ナリ、萃ハ卒ノ訛〇女子アリ薇チ採ル、會鹿ノ至ルチ見、驚キテ之チ捕ヘントス、然モ能ハズ、此レ鹿ノ幸ナリ、女遂ニ鹿チ追ヒ回水（川ノ名）ニ至ルモ、竟ニ鹿チ捕フルノ喜チ得ズ。

兄有噬―兄ハ秦伯チイフ、弟ハ秦伯ノ弟鍼

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朱饗。叶虛良反。長上。一有久字。〇彭鏗。彭祖也。舊說。鏗好和滋味。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錫以壽考。至八百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但此本謂上帝。已爲妄說。而舊注以爲堯。又妄之尤也。考考曰。史記張儀傳。廚人進斟。斟。羹汁也。斟雉。謂作雉羹。朱子言。帝。天帝也。言彭祖進雉羹於天帝。天帝饗之。賜以壽考。至八百歲。故曰夫何長。

王氏本長上有久字。朱子本受壽作壽命。皆非是。

中央共牧。后何怒。王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嚙。以喩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

螽蛾微命。力何固。王言螽蟻有蠚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喩蠻夷自相毒蠚。固其常也。獨當憂秦吳耳。朱牧。一作收。一作枚。螽。音峯。一作蠭。一作螽。非是。蛾。古蟻字。一作蟻。〇此章之義。未詳。當闕。考考曰。牧。牧民也。后。謂楚王。言中央之地。相共牧養其民。以自張雄。我后復何須怒。畢竟不過爲螽蟻之微。其力何能固也。是蓋謂韓魏諸國。屈子意以楚之强大。苟明其政刑。內輯民人。外奮威武。中原不足定也。朱子本蟻作蛾。蛾亦古蟻字。

驚女采薇。鹿何祐。王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蒙天之祐也。

北至回水。萃何喜。王萃止也。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也。朱祐。叶于忌反。〇此章未詳。亦當闕。考考曰。此蓋擧當時所傳近事也。萃。疑卒之訛。終也。言有女子采薇。適見鹿至。大驚。故曰。驚女采薇。女以爲是天以鹿幸我。因欲捕鹿。然鹿豈小女子所能捕獲。故曰。鹿何祐。回水。蓋水名。女遂逐鹿。北至回水。而莫能獲。故曰卒何喜。是其意蓋謂。毋望之福。不可冀而致也。懷王貪商於之地六百里。輕絕齊交。而爲張儀所欺。與女子逐鹿。有酷相似者。此豈屈子所以寄慨也歟。

兄有噬犬。弟何欲。王兄謂秦伯也。噬犬嚙犬也。弟秦伯弟鍼也。言秦伯有猘犬。弟鍼欲請之。

易之以百兩。卒無

初湯臣—湯初メ伊尹(摯)ヲ擧ゲテ凡臣トナスノミ、後其賢ナルヲ知リ、輔翼ニ備フ、終ニ湯ヲ佐ケテ天子タラシメ、其祖先ヲ尊ビ、祀ルニ天子ノ禮ヲ以テセシムルハ何ゾヤ。[案]玦ニ云フ、尊食宗緒トハ尊バレテ宗廟ニ配享セラルルナリ、宗緒ハ正統ナリ、宗主食ヲ薦ム、伊尹君ヲ擇ブ屈子然ル能ハズ、死セズシテ何ヲカ爲サン。

動闔夢—吳王闔盧(覇功ヲ立ツ故ニ動闔トイフ)ハ壽夢ノ孫ナリ、少ウシテ離散亡放シテ外ニ在リ、後王僚ヲ弑シテ立ツテ吳王トナリ、楚ヲ伐チテ郢ニ都シテ入ル、何ゾ武厲ニシテ威名ヲ後世ニ流セル。

彭鏗斟—彭鏗ハ彭祖ナリ、ヨク滋味ヲ和ス、斟ハ羹ナリ。○彭祖雉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王】言湯初擧伊尹。以爲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何卒官湯。尊食宗緒。【王】卒終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爲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朱】卒。一作萃。○言湯初擧伊尹。以爲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疑丞輔翼也。官。如官卿之適之官。言終使湯爲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也。【考】考曰。食猶言養。既尊之。又享祀以養之。故曰尊食。宗緒猶言宗廟。祖先者緒業之所由始。故曰宗緒。言湯初擧伊尹爲臣。已而伊尹承湯意輔相之。猶之可也。於其卒也。遂滅夏。使湯爲天子。尊其祖先。祀以天子之禮者。何也。此亦屈子不滿殷湯之辭也。

動闔夢生。少離散亡。【王】動功也。闔吳王闔盧也。夢王壽夢也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太子王僚立。闔盧諸樊之長子也。恐不得爲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爲吳王。子孫世盛。以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壯大也。言闔盧少小離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嚴也【朱】嚴。叶五郎反。詩殷武篇。有此例。○動。功也。闔。吳王闔盧也。夢。闔盧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當傳弟札。札不受。夷末之子王僚立。闔盧。諸樊之長子。次不得爲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爲吳王。以伍子胥爲將。破楚入郢。是能壯其猛厲勇武。而流其威也。【考】考曰。闔盧能立覇功。故曰動闔。離。罹也。壯。年壯也。壽夢太子曰諸樊。闔盧者。諸樊長子。於壽夢爲嫡孫。人之稟生。原於祖。故曰夢生。猶言由壽夢而生。諸樊卒後。經弟餘祭夷末。及夷末子王僚。闔盧猶在臣位。故曰少離散亡。後弑王僚。立爲吳王。年方壯。伐楚入郢。何武且厲。而流其威嚴也。此章嚴與亡韻。朱子言商頌殷武有此例。蓋謂殷武四章。嚴與遑韻也。段玉裁以爲。嚴在古韻第八部。亡在第十部。因以嚴爲合韻。

彭鏗斟雉。帝何饗。【王】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

壽命永多。夫何長。【王】言

親シク上帝ニ就テ討罰ヲ加ヘ、殷ノ命ヲ救フコトナカリシゾ。

師望在――師望（太公望呂尚ナリ）初メ屠肆ニアリ、刀ヲ鼓シ聲ヲ揚ゲテ牛ヲ屠ル、昌（文王）何ヲ以テ其賢ヲ知リ、又喜ビ擧ゲテ相トセル。

武發殺――武王（名ハ發）紂ヲ誅セント欲シ、遂ニ憂ヒテ忍ブ能ハズ、文王ノ柩ヲ軍中ニ載セテ戰フハ何ゾヤ。

伯林雉――伯林ハ晉ノ太子申生ヲ謂フ、雉經ハ縊死スルナリ。○申生、繼母ノ譖スル所トナリ縊レテ死ス、其精誠ハ天ヲ感ゼシメ地ヲ抑壓スルニ足ル、コノ人ニシテ誰ヲカ、畏レテ自殺セル。〔案〕玦ニ云フ、屈悔、翁ハ王充ノ申生雉經、林木震霣ヲ引キテ云フ林中ニ縊ルト。

皇天集――天祿命ヲ集メテ王者ニ與フ、然モ何ゾ常ニ戒慎セシムルハ何ゾヤ、既ニ天命ヲ受ケテ天下ニ王タリ、而モ天又他姓ヲシテ取ツテ之ニ代ラシムルハ何ゾヤ。

太公之說不同。蓋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負鼎。百里自鬻之比。惜乎。孟子時無問者。不得并掊擊之也。然則其問亦不足答矣。考 考曰。識謂有所識認。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得有所識認。獨鼓刀揚聲而已。文王復何有所喜。乃擧以自輔者。何也。是亦謂非必有是事也。王氏本識作志。

武發殺殷。何所悒。王 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也。 載尸集戰。何所急。王 尸主也。集會也。言武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爲民除害也。朱 悒。音邑。○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柩於軍中。以會戰。何所急而然也。此亦當時傳聞之語。故爲伯夷扣馬之詞。亦有父死不葬之云與此皆誤也。考 考曰。益見其不滿武王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王 伯長也。林君也。言晉太子申生爲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也。 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王 言驪姬讒殺申生。其寃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朱 一無何字。墜。已見上。○舊注。以此爲晉太子申生之事。未知是否。考 考曰。林蓋申。以音近訛也。申生爲獻公長子。故曰伯申。抑。猶言壓。墜地也。言申生精誠。足以感天。其持身貞固。亦能壓地。蓋無愧於天地也。言何以感天抑地之人。誰畏而遽自殺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王 言皇天集祿命而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愼而戒懼也。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王 言王者既以循行禮義。受天之命。而王有天下矣。又何爲至使他姓代之乎。朱 言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至於危亡乎。王者既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天又何爲使他姓代之乎。其警戒之意。至深切矣。考 考曰。言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其所以戒之者。何也。王者既受天之禮命。以王天下。而天又使至有他姓代之之亂敗者。何也。使至二字。承戒字而言。

逢長之トハ仍ホ后稷チ以テ言ヘバ、其ノ義長セルニ似タリ、詩ノ生民篇ニ、以赫厥靈、上帝不レ寧、不レ康ニ禋祀ニ居然生レ子トハ后稷ノ始メテ生ルトキ、赫然神靈アル如ク、上帝モ亦之ガ爲ニ震動シテ寧ンゼズシテ、禋祀チ康ンゼザルチ言フ、屈子ノ意ハ后稷ノ生ハ既ニ帝チ驚ス切激ナレバ、則チ上帝宜ク之チ祐ケザルベシ、何ゾ反テ其ノ子孫ナシテ國チ享クル長久ナラシムルカ。

伯昌號——伯昌(文王)殷ノ衰徽ニ際シテ、天下ニ呼號シ、鞭チ執リテ諸侯チ鞭撻セリ、其子武王ニ至リ岐周ノ社チ徹去シ、更ニ大社チ造リ、以テ殷民ニ號令セルハ何ゾヤ。

遷藏就——太王初メ百姓ト其寶藏チ從シテ、岐山ノ下ニ來ル、何ゾヨク其民チシテ己ニ歸服セシメタルヤ、殷ニ惑婦妲已アルニ至リ、其民一朝ニシテ離散ス、是チ以テ皆太王ニ歸セルノミ、何ゾ太王チ識ルベケンヤ。

受賜玆——紂梅伯チ醢ニシテ諸侯ニ賜フ、西伯(文王)之チ受ケテ上帝ニ祭告ス、文王何ゾ

本無之字。

遷藏就岐。何能依。〔王〕言大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殷有惑婦。何所譏。〔王〕惑婦謂妲已也。譏諫也。言妲已惑誤於紂。不可復譏諫也。〔朱〕言大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惑婦謂妲已也。問有何事可譏乎。〔考〕考曰。言太王能使其民歸已。至殷有惑婦。其民一朝離散。復何譏爲也。

受賜玆醢。西伯上告。〔王〕玆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王〕上帝謂天帝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朱〕告。叶古后反。帝下。一有之字。○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帝。帝乃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考〕考曰。何親就上帝句。謂以身親附上帝也。文王受葅醢以祭天。播告紂之惡。是以身親附上帝。而致討罰於殷家所受之天命。莫之救。如此者何也。夫君父一也。遵夫子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之訓。則文王亦不得不爲紂隱。今乃有葅醢之祭。是發露其惡。臣子之義。豈宜如此。是屈子所以懷疑於文王。而有此言也。然紂醢梅伯。及文王受醢祭天。皆出俗傳。則屈子亦非不知其末必然。意蓋在辯俗說之不足取耳。此章。告與救韻。抽思篇末亦有是例。

師望在肆。昌何識。〔王〕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乎。鼓刀揚聲。后何喜。〔王〕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朱〕識與志同。喜。叶許寄反。○師望。大師呂望。謂太公也。昌文王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識知之乎。后亦謂文王也。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此問何但聞其鼓刀之聲。而親往問之乎。然此與獵於渭濱而得

之ヲ愛スベキナリ、帝嚳ノ之ヲ憎ミテ氷上ニ棄テシニ、鳥ノ之ヲ煥ムルハ何ゾ。

〔案〕兪云フ、帝ハ帝嚳ヲ謂フ、竺ハ當ニ毒ニ作ルベシ、古字通用、天竺ヲ天毒ニ爲ルヘ即チ其ノ證ナリ、廣雅ニ毒憎也ト、此ハ稷ハ乃帝嚳ノ子ナルニ、帝嚳何ゾ之ヲ憎惡シテ之ヲ棄テ再三ニ至ルヤ。

何馮弓――武王弓ヲヒキシボリ矢ヲ挾ミ、絶藝ヲ以テ衆ニ將トシ、既ニ天誅ヲ紂ニ加フルコト切激ナリ、何ゾ長久ノ幸運ニ逢ヘル。

〔案〕玦ニ云フ、馮弓ハ史記ニ、文王羨里ヲ脫ス、紂之ニ弓矢ヲ賜ヒテ征伐ヲ專ニスルヲ得シムル事見ユ、是ナリ、殊能將之トハ紂何ゾ異材ノ人ヲシテ諸侯ヲ率キシメテ疑ハザルヤノ意ナリ、驚帝切激ハ事ハ左傳ニ出ツ、曰ク、紂文王ヲ囚フ七年、諸侯皆之ニ囚ニ從フ、紂是ニ於テカ懼レテ之ヲ歸スト、是ナリ、逢長之ハ紂ノ文王ヲ殺ササルヲ言フ、二章ハ后稷、文王ノ天祐ヲ謂フト、兪樾ニモ說アリ云フ、既驚帝切激、何

以厚之乎。

投之于氷上。鳥何燠之。

【王】投棄也。燠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棄之於氷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朱】竺。一作篤。燠。音郁。一作懊。非是。一無句下二之字。○元。大也。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卽嚳也。竺。義未詳。或曰。厚也。或曰。篤也。皆未安。稷事。見詩大雅及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部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姜嫄以無父而生。棄之於氷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旣是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爲而竺之耶。棄之氷上。則人惡之矣。鳥何爲而燠之耶。以此言之。則竺字。當爲天祝予之祝。或爲天夭是椓之椓。以聲近而訛耳。【考】考曰。於帝嚳諸子中。后稷之生最居先。故曰元子也。竺。王氏本作篤。蓋與毒通。猶身毒之爲天竺。左傳。我毒秦。秦豈歸君。毒字與此同。是亦駁俗說之不足信也。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

【王】馮大。挾持也。言后稷長大。持大强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才也。

旣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王】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朱】挾。一作接。驚。一作敬。切。一作功。○馮。引弓持滿也。其它文多不可曉。注以爲后稷。補以爲武王。未知孰是。今姑闕之。【考】考曰。殊能猶言絶藝。洪與祖以此章。爲武王事。蓋得之矣。且據此見其不滿武王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

【王】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以喩政。言紂號令旣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之牧也。

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王】徹壞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旣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徙以爲天下太社也。【朱】號。一作号。○伯昌。謂周文王。始爲西伯。而名昌也。號衰。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也。秉鞭策。牧者之事也。言服事殷。而爲之執鞭。以作六州之牧也。徹。通也。岐社。大王所立。岐周之社也。武王旣有殷國。遂通岐周之社於天下。以爲太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考】考曰。秉鞭作牧。謂爲西伯鞭撻諸侯也。言文王猶可也。乃令後世子孫。討滅殷紂。徹去先世所建岐周之社。更爲大社。以命於殷國之民者。何也。朱子

諸子相攻伐シ、斂葬ノ禮ヲ爲サズ、蟲戸ヨリ出デ、殺サルルト異ル所ナカリキ。

比干何――比干紂ヲ諫メシニ、紂怒リテ之ヲ殺ス、雷開ハ佞人ナリ、紂之ニ金玉ヲ賜ヒテ封爵ヲ加フ。

稷維元子――竺ハ毒ト通ズ。○后稷ハ帝嚳ノ元子(長子)ナリ、當ニ

也。九糾通用。卒。終也。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任豎刁易牙。諸子相攻。死不得斂。虫流出戶與見殺無異。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反側。罰佑不常。皆其所自取也。考 考曰。是言一人之身。而前後罰佑相反。如齊桓者。何邪。蓋亦怪而詰之也。然。猶言如此也。殺當讀音弑。方與佑諧。王氏本九合作九會。非是。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王 惑妲己也。何惡輔弼。讒諂是服。王 服事也。言紂惡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專用諂讒之人也。朱 惡烏路反。諂。一作調。服。叶蒲比反。○惑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也。服事也。言紂憎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專用讒諂之人也。考 考曰。左傳。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服字正與此同。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王 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雷開何順。而賜封之。王 雷開佞臣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朱 何。一作巧。非是。封。叶孚音反。之。一作金。○此言紂之惡輔弼。而用讒諂也。比干。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佞人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爵之也。考 考曰王氏本下何字作阿。封之之下有金字。皆非是。此章。蓋沈與封韻也。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王 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皆歸之也。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王 梅伯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也。朱 梅。音浼。詳。音佯一作佯。○方。術也。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詳狂而爲奴。二人德同而術異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王 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

妖夫曳―曳衒ハ夫妻ツレ立チテ行賣スルナリ。○夏ノ衰フルヤ、二神龍アリ、庭ニ降ル、其漦ヲ櫃ニ藏ス、殷ヲ歷テ周ニ傳ハル、未嘗テ開クナシ、厲王ノ時、開テ之ヲ觀ル、漦流レテ後宮ニ入リ、後宮ノ處女、之ニ遇ヒテ孕ミ、夫ナクシテ女子ヲ生ム、懼レテ之ヲ棄ツ、是ヨリ先、童謠アリ、曰ク檿弧箕服周室ヲ亡サント、時ニ夫妻相牽曳シテ此器ヲ賣ル者アリ、市ニ呼ブ、因テ捕ヘテ之ヲ戮セントス、夜逃ゲテ、棄女ニ遇ヒ、哀ンデ之ヲ收メ褒ニ奔ル、褒人後罪ヲ周ニ獲、此女ヲ納レテ罪ヲ贖フ、之ヲ褒姒トナス、幽王之ヲ寵シ、立テテ后トナシ、王犬戎ノ爲ニ殺サル。

天命反―、天命ハ常ニスベカラズ、或ハ罰シ或ハ佑ケ前後一樣ナラズ、サレバ齊ノ桓公諸侯ヲ九合シ天下ヲ一匡セルモ、其死スルヤ、

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考 考曰。言穆王素巧於貪求。然又何至躬自周流天下也。環。猶言統轄。理。治也。言王者將統天下。遍施治功。何乃就彼索求爲也。王氏本上何字下有爲字。非是。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 王 妖怪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爲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也。**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王 褒姒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夏亾傳殷。殷亾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時被戮夫婦夜亾。道聞後宮處妾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用以爲后。惑而愛之。遂爲犬戎所殺也。朱 衒。熒絹反。○褒姒。周幽王之嬖妾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先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賣是器於市者。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也。考 考曰。曳衒。夫婦相牽曳而衒賣也。言妖夫何相牽衒賣檿弧箕服。以號呼於市也。誰。何也。言天於周幽。復何所誅。乃使得褒姒惑溺。以至國敗身殺者。何也。焉。猶於是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王 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王 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戶。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恒也。朱 佑。叶于忌反。合。一作會。殺。音弑。一作弑。○反側。言無常

爭遣伐―武王ノ紂ヲ伐ツヤ、先ヲ爭ツテ干戈攻伐ノ器ヲ發送ス、何ヲ以テ之ヲ送レル、武王ノ衆、並ビ驅リテ其翼ヲ擊ツ、何ヲ以テ之ヲ率キタル。

昭后成―昭王巡遊シテ南楚ニ至リ、何物ヲカ得タル、タヾ白雉ヲ得タルノミ。

穆王巧―穆王素ト貪求ニ巧ナリ、又何ゾ自ラ天下ヲ周遊セル、王者ハ天下ヲ統理スベキノミ、何ゾ彼ノ求索ヲ事トセン。〔案〕林云フ、挴ハ樂ヲ貪ルナリ、玦ニ云フ、貪ルニ巧ニ利ヲ貪ルナリ。

復何在也。王引之言。乃猶其。晉語。伯宗問曰。乃將若何。乃將其將也。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王】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爭先在前。獨何以行之乎。

並驅擊翼。何以將之。【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載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讙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也。【朱】行。叶戶郎反。○爭遣伐器。謂泰誓言。群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此二者何以使其然耶。【考】考曰。爭遣伐器。疑當作爭進伐商。蓋遣進。器商。字形相似而訛也。行。如左傳禮載而行之之行。擊。謂直進擊之。翼。謂自左右翼而擊之。將。牽帥也。言衆軍並驅。或擊之或翼之。不知何以能牽帥之使然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王】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沈之。而遂不還也。

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王】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此爲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乎。【朱】底。音止。○昭后。成王孫。昭王瑕也。成。猶遂也。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沈之。遂不还也。杜預云。昭王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白雉事。無所見。舊注謂。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往逢迎之。亦恐未必然也。【考】考曰。蓋昭王南巡。獲白雉。猶穆王征犬戎。獲四白狼四白鹿。故曰。昭王何所利。獨逢彼白雉而已。若夫船壞而溺。固在所不論也。

穆王巧挴。夫何周流。【王】挴貪也。言穆王乃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詞。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環理天下。夫何索求。【王】環旋也。言王者當修道德來四方。穆王何爲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也。【朱】挴。芒改反。字從手。或從木。或從王者皆非也。周上。一有爲字。○方言云。挴。貪也。賈生所謂。品庶挴生。是也。巧挴。言巧於貪求也。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

〔案〕鼂ハ朝ニ同ジ、玦ニ云フ、會鼂爭盟ハ蓋シ八百諸侯ノ會同シテ盟チ乞フチ言フ、詩ニ會朝清明トアリ。

列擊紂―列當ニ到ニ作ルベシ。○武王既ニ勝チ、自ラ紂ノ死所ニ到リ、黃鉞チ以テ其首チ斬ル、叔旦(周公)之チ嘉セズ、然モ發(武王ノ名)ニ謀ツテ周室ノ天命チ定メ、大誥無逸ノ諸篇(書經ニ見ユ)チ作リテ、屢王業ノ易カラザルチ嘆ゼルハ何ゾヤ、天初メ殷ニ天下チ授ケタリ、殷其位チ以テ如何カ施用セル、天反ツテ之チ覆亡スル、知ラズ其罪何處ニカアル。

鷹鳥群飛。惟武王能聚之。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是也。未知是否。【考】考曰。會鼂爭盟。何踐吾期。意蓋咎武王已忍於伐君。而特區區於救膠鬲之死也。方武王伐紂。蓋有蒼鳥群飛之祥。而後世失其傳。是與師尚父鷹揚自別。故曰孰使萃之。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王】旦周公名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群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

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王】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嘆而美之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王】言天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施若湯也。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王】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紂也。【朱】列。一作到。非是。躬。一作射。非是。一無何字。定。一作足。屬上句。非是。一無之以二字。施。叶所加反。若如字。卽下何叶音奚反。一作及。○叔旦。武王弟周公也。嘉。善也。揆。度也。猶言帝度其心。發。武王名。史記。言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也。然未見周公不喜。與其咨嗟以揆武王。使定周命之事。蓋當時猶有其傳。而今失之也。此問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爲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蓋周公但不喜親斬紂頭之事耳。固未嘗不欲定周之命。而王天下以傳子孫也。後四句不可曉。似謂天既授殷以天下。而今亡之。使其位何所施耶。蓋唯反其所以成者。是以至於滅亡。而其爲罪果何事耶。但語意太簡。未有以見其必然耳。【考】考曰。朱子本到作列。非是。王氏本定作足。亦非是。發蓋與揆字形相似。而誤衍也。言武王戰已勝。自到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首。故曰到擊紂躬。當此之時。周公不以爲嘉。既不以爲嘉。乃復躬自揆度。定周家之命。且加之以咨嗟者。何邪。蓋武王蚤崩。成王幼。周公制法度。興禮樂。以定天下。故曰定周之命。咨嗟。謂大誥無逸等篇。屢齎咨嗟嘆於王業之不易也。據上章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及不勝心伐帝。並此章叔旦不嘉等語。則知屈子意固不滿湯武也。下四句言天初授殷以天下。其王位將安所施用。既而反覆亡之。不知其罪

湯出重—桀湯ヲ重泉(地名)ニ拘ヘ、後之ヲ出スト、コレ何ノ辠尤(罪過)アリテ然ルヤ、湯ノ既ニ出ルヤ忿忿ノ心ニ堪ヘズシテ帝(桀)ヲ伐テリト、誰カ之ヲ挑發セル。

會鼂爭—武王紂ヲ伐タントス、紂膠鬲ヲシテ戰期ヲ問ハシム、武王甲子ノ日、殷ニ至ルベキヲ告グ、後雨フリ師進ミ難カリシモ、己期日ヲ誤リ、膠鬲ノ紂ニ殺サレン事ヲ慮リ、難ヲ冒シテ進ミ、甲子ノ朝、紂ヲ誅セリ、上二句、此ヲ謂フ、武王ノ紂ヲ伐ツヤ、將師勇猛、蒼鳥(鷹ナリ)ノ群飛スルガ如シ、誰カ武王ヲシテ、之ヲ集メシムル者ゾ。

迸女也。朱 一無彼字。惡。烏路反。婦。叶芳尾反。○舊說。小子謂伊尹。媵迸也。言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臼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因以迸女。謬妄甚明。不必辯也。考 考曰。屈子屢述伊尹事。而其言各異。蓋當時所傳有數說。屈子因而擧之。初無問其孰得實。亦所以爲遊戲也。此章子與婦韻。段玉裁以婦爲古韻第一部音。今韻子在紙。婦在有。有與紙固得相通。國風母與子及指韻。亦以子指在紙。母在有。此其例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 王 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審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王 帝謂桀也。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朱 辠。古罪字。尤。叶于其反。挑。徒了反。○重泉。地名。在馮翊郡。史記所謂夏臺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既得出。遂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是誰使桀先拘湯以挑之乎。考 考曰。夫何辠尤。言既拘復出之。不知有何辠尤乃爾也。不勝心。謂不勝忿忿之心。夫誰使挑之。言誰令人挑湯有此擧。是恠而詰之之辭也。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 王 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 王 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群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也。朱 會鼂爭盟一作會晁請盟。晉已見上。蒼。一作倉。○舊說。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令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下二句不可曉。注云。蒼鳥。鷹也。言將師勇猛。如

眩弟並——舜ノ父母象ニ眩惑セラレテ、與ニ淫虐ヲ爲シ、詐謀ヲ設ケテ舜ニ危害ヲ加ヘントス、然モ終ニ害スル能ハズ、舜ノ天子トナルヤ、象ヲ有鼻ニ封ジ、其子孫ヲシテ長ク諸侯タラシメシハ何ゾ。

成湯東——湯東ニ巡狩シ有莘(國名)ニ至リ、小臣(伊尹)ヲ乞ヒ、因テ吉善ノ妃ヲ得テ內輔トセリ。

水濱之——水濱ノ木ヨリ小子伊尹ヲ得タルモ、有莘其ノ木中ヨリ出デタルヲ惡ミ、其女ヲ送レリトイフ、何ノ故ゾ。

考曰。有狄之有。與有扈之有同。謂戎狄也。此句猶言循迹於有狄。因文勢析爲兩句也。詩殷武天命降監。下民有嚴。語法略與此同。言昏闇隱微之間。而有循戎狄之迹。肆情淫佚者。非自寧之道也。王氏以爲。解居父欲與女淫。女拒不聽。然據語勢。女亦喜與戲也。故曰。何方繁鳥萃棘。負子之婦。而肆情與人戲也。解居父之事。他書無所見。然當時自有此事。屈子因擧以爲刺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 王 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爲舜弟。眩惑其父母。竝爲淫佚之惡。欲共危害舜也。

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王 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舜治廩。從下焚之。令舜浚井。從上寘之。終不能害舜。舜爲天子。封象於有鼻。而後嗣之子孫。長爲諸侯。 朱 害。一作虞。兄。叶虛良反。而。一在嗣字下。○眩弟。惑亂之弟也。問何象欲殺舜。變化作詐而舜爲天子。反封象於有庳。使其後嗣子孫。長爲諸侯乎。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庳。富貴之也。知此。則知其說矣。 考 考曰。眩弟並淫。謂父母爲象所眩惑。與爲淫虐也。何變化以作詐。謂使舜治廩浚井等事也。後嗣而逢長。猶言而後嗣逢長。與左傳公喜而後可知也。語勢正同。朱子本而字在後嗣上。非是。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 王 有莘國名也。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爲婚姻也。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王 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匄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爲內輔也。 朱 莘。所巾反。得。叶徒力反。○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至於有莘。乞匄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爲內輔也。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謂此也。然以孟子觀之。則爲此說者妄矣。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王 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曰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曰竈中有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

由リテ幸運ニ遭ヒ、升リテ諸侯トナレルヤ、且ツ其性勇決、啓ノ之ヲ攻ムルヤ、牀ヲ擊ツテ先ヅ奮進セリトイフ、知ラズ何ニ由リテ此ノ天命ヲ得タル。

恒秉季――少康既ニ位ニ卽キ、ヨク祖先ノ遺德ヲ修ム、嘗テ出獵シ、野牛ノ大(朴)ナルヲ得タリ、抑モ少康ノ獵スルヤ、以テ群臣ノ賢否ヲ視、之ニ秩祿ヲ頒與センガ爲ナリ、徒ニ禽ヲ獲ンコトヲ務メテ驅馳往來スルニアラズ。

昏微遵――有狄ハ戎狄ヲイフ、有ハ添字。〇昏暗隱微ノ間、戎狄ノ迹ニ倣ヒ、淫行ヲ肆ニセントスル「、解居父ノ如キ者アルモ、是レ決シテ其身ヲ安ンズルノ道ニアラズ、タトヒ見ルモノナキモ繁鳥ノ棘ニ集マレルアリ、子ヲ負ヘルノ婦ニシテ、情ヲ肆ニシテ人ト淫スルハ、亦譏刺スベキノミ。

【王】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之乎。【朱】豎。臣庾反。命何。一作何所。〇豎。童僕之未冠者。舊說。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命何所從出乎。此亦無所据。而牧豎之說。又與上章相表裏。未詳其說。【考】考曰。有扈。蓋亦有過之訛。言有過澆。爲人汚賤。不過爲牧豎隸役而已。不知因何遭遇。而得升爲諸侯。且其人反勇決。方少康攻滅澆。澆奮勵擊牀先出戰。不知因何受如此之命于天也。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

【王】恒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王】營得也。班偏也。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祿惠於百姓也。【朱】朴。匹角反。一云。平豆反。無樸音。牛。叶魚奇反。來。叶力之反。〇舊說。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其往獵也。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偏施惠祿於百姓也。此篇言秉季德者再。而其說不同如此。蓋本文已不可考。而說者。又妄解也。【考】考曰。此一節蓋亦言少康事。少康既得復位。繼承祖先。能脩其德。故曰恒秉季德。焉猶於是也。牛。謂野牛也。少康嘗出獵。得野牛之大者。故曰焉得夫朴牛。班與頒通。言少康之獵。將以視群臣賢否。頒之秩祿。非徒務於獲禽。其用心亦何偉也。故曰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

【王】昏闇也。循遵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爲淫泆夷狄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

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王】言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朱】遵。一作循。有。一作佚。〇舊說。人循闇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今詳其說。上二句。迂曲難解。下事亦無所据。補引列女傳陳辨女事。又無負子肆情之意。要皆不足論也【考】

フナリ、內則ニ子甚宜其妻ト。

該秉季――該ハ啓ノ訛〇啓禹ノ後ヲ承ケ、其遺德（季ハ末ナリ）ヲ秉修ム、是ヲ以テ禹亦以テ之ヲ嘉ス、遂ニ立テ天下ヲ有テリ、其子孫ニ至リ遽ニ有扈（澆ノ國ナリ）ノ滅ス所トナリ、牛羊ヲ牧スルニ至レルハ何ゾヤ。

于協時――平脅曼膚ハ肥澤ノ貌。〇夏ノ先王群臣ト和協シ政ヲ務ム、知ラズ何ノ道ニヨリテ下民ヲ懷柔セルヤ、其後桀ニ至リ美女妹嬉ヲ得、之ヲ寵愛シテ益肥澤セシメシハ何ゾヤ。

有扈牧――有扈ノ澆モト賤人ニシテ牧童タルニ過ギズ、知ラズ何ニ

吞卵生契之出俗傳。不足信也。段玉裁以爲。諸本嘉作喜。非是。蓋此章每句押韻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王 該包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爲民主也。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王 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遺腹子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朱 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補曰。言啓兼乘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也。詳此該字。恐是啓字。字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据。而其文勢。似啓反爲扈所弊。不可考也。考 考曰。啓承禹後。能脩其德。故曰秉季德。扈蓋過。以音近訛也。左傳。浞因羿室。生澆及殪。處澆於過。處殪於戈。是過爲澆國。故曰有過。言啓能脩其德。厥父禹亦以爲善。禹崩。遂有天下。至其子孫。何遽爲有過所滅。至牧牛羊也。

于協時舞。何以懷之。

王 于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己。何以懷來者也。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王 言紂爲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朱 懷。叶胡盛反。平脅。一作受平。曼。音萬。〇于。盾也。協。合也。時。是也。言舜以于羽合是舞于兩階。何以懷有苗而格之也。下句未詳。舊說云。平脅曼膚。肥澤之貌。言紂爲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何反肥盛若此乎。二事不相似。時相去又遠。未知其果然否。考 考曰。于。曰也。時。是也。言有夏先王。與其群臣。相與和協。以務其政。故曰于協時務。平脅。蓋謂婦人胸脅。肉勻無窈突。曼膚。謂肌膚細膩。言先王務其政。不知何道能懷柔下民。使其歸己。乃至後王桀。得美人妹嬉。益使其肥澤者。何也。注家。以平脅曼膚。爲殷紂事。然前後皆夏時事。則繫之夏桀爲愈。舞之爲務。蓋以音近通借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

王 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緣鵠飾―后帝ハ湯ヲイフ○伊尹初メ鵠鳥ノ羹ヲ烹、玉鼎ヲ飾リ以テ湯ニ事ヘシニ、湯之ヲ擧ゲテ相トナシ、其謀ヲ用ヒテ桀ヲ伐チ、終ニ之ヲ滅セルハ何ゾヤ。

帝乃降―湯出デテ民風ヲ觀、伊尹（摯ハ伊尹ノ名）ニ逢ヒ、擧ゲテ相トス、其後湯桀ヲ鳴條ニ放チ之ヲ罰セシニ、民悅服セルハ何ゾヤ。

簡狄在―傳ヘ言フ、簡狄帝嚳ニ臺上ニ侍ス、玄鳥（燕ナリ）アリ其卵ヲ墮シ遺ル、喜ンデ之ヲ呑ミ因テ契ヲ生ムト、何ゾコノ吉祥ヲ得タル。〔案〕玦ニ云フ、宜ハ琴瑟相合スルヲ言

聲教訖于四海。是也。孰猶何。期。期待也。斯。語辭。屬上讀。召南何斯違斯。豳風恩斯勤斯。皆與此同。言吳之獲賢君。猶及上世之時。其人來止于南嶽下。先是。吳人豈思其去周而南。己國遂得太伯仲雍兩男子乎。蓋謂吳之得賢君。亦出於僥倖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王 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脩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也。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王 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亾也。朱 一無夏字。喪。去聲。一作亾。○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任。因緣烹鵠鳥之羹。脩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爲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此卽孟子所辯。割烹要湯之說。蓋戰國游士謬妄之言也。考 考曰。承謀夏桀。言承湯意。而謀伐桀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王 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衆。而逢伊尹。擧以爲相也。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王 條鳴條也。黎衆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衆民大喜悅也。朱 乃。一作力。一作之力。摯。如字。卽說。叶稅。摯。音哲。卽說。音悅。○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條。鳴條也。黎。衆也。言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天下衆民。大喜悅也。致罰。卽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考 考曰。言湯放桀於鳴條。致其罰。而天下之衆。皆大悅者。何也。此章摯說爲韻。段玉裁以爲。二字皆在古韻第十五部。服。王氏本作伏。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王 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朱 臺。叶徒其反。臺下。或有帝字。嚳。苦篤反。貽。一作詒。喜。叶音嬉。一作嘉。叶音基。一作善。非是。○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事見商頌。說見女岐章。考 考曰。嘉。嘉美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逢玄鳥之祥。是帝嚳何爾得其宜也。已逢玄鳥之祥。在女亦何得如此之嘉美。其意蓋謂。

トヲ豫知セルハ何ゾヤ、果セルカナ紂ハ玉臺十層ノ奢ヲ極メ、遂ニ國家ヲ亡セリ。

登立爲——伏羲始メテ八卦ヲ畫シ道德ヲ修行ス、萬民以テ登セテ帝トナスト、誰カ之ヲ開導尊尙セル、又女媧ハ人頭蛇身ニシテ、一日ニ其身ヲ七十化スト傳フ、誰カ意匠ヲ凝ラシテ、カヽル畸形ヲ畫ケル。

舜服厥——舜ノ弟象無道ナリ、舜ヨク之ニ服事セルモ、猶ホ舜ヲ害セント欲シ、犬豕ノ心ヲ肆ニシテ、廩ヲ燒キ井ヲ塡メタリ、舜立ツテ天子トナリ象ガ身危害ヲ蒙ラザリシハ何ゾヤ。

吳獲迄——吳ノ賢君ヲ得ルヤ、恰モ上古ノ隆ニ及ベリ、太伯仲雍二君來リテ南嶽ノ下ニ止ル、是ヨリ先、吳人豈ニ此二君ノ周ヲ去ツテ南シ、己ノ君トナルベキヲ期待センヤ。

糟丘酒池。以至于亡也。【考】考曰。誰。猶何也。是言雖曰萌芽之端。必在其初。抑箕子復何所億度。而豫知熊蹯豹胎。以至於崇廣宮室也。紂已成瓊臺十重。復何所窮極。其遂至於亡。固其宜也。

登立爲帝。孰道尙之。【王】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道而尊尙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朱】媧。古華反。匠。一作匹。非是。○舊說。伏羲始畫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導而尊尙之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則怪甚而不足論矣。【考】考曰。登立爲帝。注家以爲伏羲。恐不可從。竊嘗考之。登古篆爲㚖。與登自別。段玉裁。引劉台拱之言。曰。詩。爾雅皆作登。釋文。唐石經。篇韻。皆無登字。俗製登字。改經。非也。蓋此書舊作㚖。與堯古篆㚖形相似而誤。謂堯立爲帝也。舜禹皆登庸而後卽位。獨堯自古相傳爲帝嚳子。然堯典不載其所由出。不可知何由得卽位。屈子亦懷疑於此。故曰。孰道尙之。如女媧人頭蛇身。不過後人圖像而傳之。屈子固知其不必然。故曰孰制匠之。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王】服事也。厥其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

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王】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窴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朱】一作何得肆其犬豕。豕。一作體。○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燒廩浚井。然舜爲天子。卒不誅象何耶。說見下眩弟章【考】考曰。然。猶言如此也。厥身不爲敗。謂象身不由此取敗。爲。去聲。王氏本犬豕作犬體。爲作危。皆非是。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王】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王】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至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爲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者。謂太伯仲雍二人也。【朱】迄。許訖反。去。一作失。○此章未詳。舊注。以兩男子。爲太伯虞仲。未知是否。【考】考曰。迄與訖同。猶言及。禹貢

興ス、少康何ノ道ヲ以テ澆ヲ取レル、覆舟ハ斟尋國ヲ傾覆セルヲイフ、

桀伐蒙──桀蒙山（國名）ヲ伐チ、獨リ妹嬉ヲ得タリ、妹嬉既ニ桀ノ寵ヲ得、驕肆至ラザルナシ、然モ事湯ニ關スルナシ、湯ノ桀ヲ殛罰セルハ何故ゾ。

舜閔在──妻ナキヲ鰥トイフ、姚ハ舜ノ姓ナリ、○舜憂愁シテ家ニ在リ、其父爲ニ娶ラズ、堯ガ舜ノ父母ニ告ゲズシテ、二女ヲ降シ舜ト婚ヲ結バシメタルハ何ゾ。

厥萌在──璜ハ美玉ナリ、成ハ重ナリ○賢者ハ事ノ萌芽ヲ見テ、早ク既ニ其存亡ヲ豫知スト雖、箕子紂ノ象箸ヲ作レルヲ見テ、象箸ヲ作ラバ必玉杯ヲ作ラン、玉杯ヲ作ラバ必熊蹯豹胎ノ珍味ヲ求メ、終ニ宮室ヲ高クセンコ

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考】考曰。竹書紀年。后相九年。居斟鄩。廿六年。寒浞使其子澆滅斟灌。廿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屈子覆舟斟尋之言。與紀年所載酷相似。紀年固不足信據。然當時所傳或如此。屈子蓋亦有所本也。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桀夏亡王也。蒙山國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

妹嬉何肆。湯何殛焉。【王】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朱】得。叶徒力反。妹。音未。一作末。嬉。音喜。一作喜。殛。一作極。○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爲湯所殛。放之南巢也。【考】考曰。是言桀伐蒙山。他無所得。獨得妹嬉而已。妹嬉既得桀寵。何驕縱自肆。然是豈干湯事。而湯乃放桀於南巢者。何也。殛。謂極其罪而討之。蓋屈子意素不滿殷湯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王】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曰鰥。言舜爲布衣。憂閔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爲娶婦。乃至於鰥也。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王】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朱】鰥。古頑反。叶音矜。○閔。憂也。無妻曰鰥。姚。舜姓也。問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爲娶乎。堯妻舜而不告其父母。二女何自而與之相親乎。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考】考曰。言堯不告舜父母。二女何遽得與舜親。是亦詰之之辭也。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王】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意也。

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王】璜石次玉者也。言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朱】意。古億字。亦作億。璜。音黃。○億。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也。成。重也。言賢者預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非虛億也。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

行二句當ニ下ニ屬シテ義ヲナスベシ、即チ舟ヲ盪スヲ謂フ、論語ノ孔注ニ曰ク、奡多力、能陸地行舟ト、此ニ釋舟陵行ト言フハ舟ヲ陸地ニ置キテ之ヲ行ルヲ謂フナリ、抉ニモ亦云フ釋舟ハ蓋シ澆ヲ言フト、澆ハ即チ奡ナリ。

惟澆在―傳ヘ言フ、澆嫂ノ房戸ニ至リ、佯リテ物ヲ求ムルマネシテ、因テ與ニ淫亂ス、又言フ、夏ノ少康犬ヲ放チ獸ヲ逐フニ因テ澆ヲ襲殺シ其頭ヲ斷ツ、ト、是レ何ノ故ゾ、女岐(澆ノ嫂)澆ノ爲ニ裳ヲ縫ヒ、館ヲ共ニシテ宿ス、少康夜襲ヒテ女岐ノ頭ヲ得、以テ澆トナシ、因テ之ヲ斷ツ、是レ女岐澆ニ代リテ其首ヲ隕シ、危害ニ遇ヘルモノナリ、何ノ故ゾ。

湯謀易―湯ハ康ノ訛、少康ヲ謂フ、易ハ治ナリ、旅ハ衆ナリ(少康夏ノ民衆ヲ治メテ之ヲシテ己ニ從ハシメントス、何ヲ以テ之ヲ厚待セルヤ、夏后相國ヲ失ヒテ斟鄩ニ依リ、澆ニ滅サル、其子少康ヨク澆ヲ滅シ、夏國ヲ復

一作拚。安。叶一先反。○鼇。大龜也。擊手曰抃。舊注引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下二句未詳。考 考曰。舟浮水之物也。故不曰釋水。而曰釋舟。古人不拘。往往有如此者。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 王 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言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 **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 王 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 王 女岐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岐與澆淫佚。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 **何顚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王 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爲遇危殆也。朱 澆。五吊反。嫂。叶音叟。易上一有隕字。殆。叶當以反。上一有天字。一有大字。○澆。浞之子也。舊說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顚倒也。隕墜也。女岐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泆。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不知何据。考 考曰。蓋澆方在房戶。適見其嫂。因要與之亂也。上文言浞娶純狐。眩妻爰謀。左傳又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是知浞初娶妻生子。於澆爲同父異母兄。所謂嫂。蓋其妻也。上而字。及顚字。蓋因上下文誤衍在此。皆爲剩語。刪去可也。女岐亦與上文女岐九子。同名而異其人。且此與上一節。皆言澆事。蓋當時所傳如此。至其得實與否。屈子亦莫之問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王 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之乎。 **覆舟斟鄩。何道取之。** 王 覆反也。舟船也。斟鄩國名也。言少康滅斟鄩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朱 斟。職深反。取。此苟反。○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鄩。事不相涉。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斟鄩。國名也。杜預云。斟灌斟鄩。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其子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族。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已

藥ヲ墮ス、俯シテ之ヲ視レバ子僑ノ尸ナリ、化シテ大鳥トナリ飛鳴シテ去ル（列仙傳ニ見ユ）ト傳フ、子僑何ヲ以テ其堂ニ其幻術ヲ演ゼル、崔文子藥ヲ得テ之ヲ藏スル能ハズ、忽チ之ヲ失ヘルハ何ゾ、天則ニ陰陽縱横ノ道アリ、陽氣離散スレバ死ス、今子僑大鳥トナリテ鳴ク、是レ未死セザルナリ、果シテ然ラバ文子戈ヲ引イテ之ヲ撃ツモ、焉ゾ其體質ヲ失フニ至ランヤ。〔案〕王念孫云フ、臧、讃ミテ藏トナスベシ、古藏ノ字ナシ、故ニ臧ヲ借ル。

蓱號起――蓱ハ雨師ノ名ナリ○傳ヘ言フ、雨師呼號シテ雨ヲ起スト、知ラズ何ヲ以テ之ヲ興ス、又言フ形體ノ鹿ト相協フ者ヲ撰ンデ十二神トナスト、知ラズ何ヲ以テ此撰ニアタルヤ。

鼇戴山――巨靈ノ鼇（大龜）アリ、背ニ蓬萊ノ山ヲ負ヒ、滄海ノ中ニ抃戲スト、獨リ何ヲ以テ山ヲ背上ニ安ンズルヤ、蓋シ水中ニ在ルヲ以テナリ、若シ龜ヲシテ水ヲ去リテ陸行セシメバ、何ゾヨク山ヲ徙スヲ得ンヤ。〔案〕兪云フ、釋舟陵

鳥何鳴。夫焉喪厥體。王 言崔文子取王子僑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筐。須臾則化爲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亾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朱 弗。音拂。得下一有失字。從。卽容反。喪。息浪反。○舊注。引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事極鄙妄。不足復論。考 考曰。嬰。縈也。絆也。茀。茀離也。嬰茀。謂縈繞蒙被也。臧與藏同。言不能固藏藥也。朱子以爲崔文子事載列仙傳。然列仙傳之作遠在後。屈子時。世俗固傳此事也。有生之質。必具強陽之氣。互相支撑。是天之法也。故曰天式從橫。夫如此。故陽氣離散則死。今子喬爲大鳥而鳴。是未死也。果然。文子雖引戈擊子喬。安至亡其體質。喪。亡也。崔文子之事。固不足言。屈子亦擧俗說。以供遊戲。初非論其果有之與否也。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王 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

撰體脅鹿。何以膺之。王 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朱 蓱。一作荓。一作萍。音瓶。號。胡力反。撰。雛免反。脅。虛業反。體下一有協字。而鹿字屬下句。又無以字。一作何鹿以膺之。○舊說。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又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此章大抵。荒誕無說。今亦不論。考 考曰。王氏本作撰體協脅鹿何膺之。朱子言。體下一有協字。而鹿字屬下句。又無以字。是朱子指王氏本而言也。王氏本協脅二字相屬。蓋脅字衍也。宜作撰體協鹿。言雨師號呼。乃能出雲作雨。不知何以得與雲雨也。撰形體與鹿相協者。以爲十二神。不知何以得膺此撰也。是亦擧俗說也。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王 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王 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能遷徙之乎。朱 鼇。音敖。戴。一作載。抃。音弁。

ヤ、巫祝モ復タ活スベカラズ。〔案〕玦ニ云フ、阻窮西征トハ蓋シ鮌東裔(羽山)ニ在リ、阻阨困窮シテ乃チ自ラ西ニ向ツテ行クヲ言フ、巖何越焉トハ何ゾ能ク巖險ヲ越エテ西ニ向フヤ、巫何活焉トハ蓋シ熊トナル後巫復之ヲ活シテ人トナセシナリ故ニ問フ。

咸播秬——民ミナ秬黍(キビ)ヲ蒔キ、蒲雚(草名)ノ地モ營治シテ美田ト爲サヾルハナシ、禹ガ治水ノ功、斯ノ如ク大ナリ、然モ其父鯀ノ罪永ク滅セザルハ如何。〔案〕玦ニ云フ、蕭雚是營トハ禹父ノ功ヲ修メテ蕭雚ノ地皆營治シテ秬黍ヲ播セルナリ、并投ノ并ハ屏諸四夷ノ屏ナリ、四句ハ子ハ則チ大功アリテ父ハ則チ大僇ニ就クヲ言フ、疾ハ惡ト曰フガ如シ。

白蜺嬰——嬰茀ハ物ヲ身ニマトフヲ言フ、臧ハ藏ニ同ジ。○崔文子仙術ヲ王子僑ニ學ブ、子僑化シテ白蜺トナリ、嬰茀シテ藥ヲ持シテ文子ニ與フ、文子驚キ怪ミ、戈ヲ引イテ蜺ヲ擊ツ、之ニ中リ、因テ其

活焉。【王】活生也。鮌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朱】化下一有而字。○此章似又言鮌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已不可曉。或謂。越岩墮死。亦無明文。左傳言。鮌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三足鼈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說文又云。能。熊屬。足似鹿。蓋不可曉。或云。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豈鮌化爲二物乎。【考】考曰。阻如阻水之阻。阻窮。阻於窮阨也。書云。殛鮌於羽山。羽山在東裔。鮌已不堪窮阨。因脫身西走也。巖何越。言何不取路於平曠。而循巉巖爲也。大抵以上數節。亦皆擧俗說也。王氏本化下有而字。非是。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王】咸皆也。秬黍黑黍也。雚草名也。營爲也。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雚蒲之地。盡爲良田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王】疾病也。脩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鮌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鮌惡長滿天下也。【朱】秬音巨。莆一作黃。雚音丸。一作萑。○秬黍。黑黍也。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即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雚。亂也。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餘未詳。【考】考曰。言民咸播種秬黍蒲雚之地。莫不營治爲良田也。何由。猶言何以。謂鮌不能治水。至獲罪而死。禹乃成治水之功。民播種五穀。如此之盛。而鮌之惡益顯。故曰。鮌疾脩盈。是亦詰禹之辭也。并投。謂所在投種五穀。鮌疾。猶言鮌惡。脩長也。盈。貫盈也。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王】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移若蛇者也。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爲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王】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大

馮珧利——馮ハ十分ニ引キシボルナリ、決ハゆがけ、封豨ハ大豕ナリ、后帝ハ天帝ヲイフ。○羿ハ射ニ巧ニシテ、大豕ヲ射ルヲ事トセリ、夏后相ヲ弑シテ天下ニ王タルヤ、其蒸肉ヲ献ジテ天ヲ祭レルニ、天之ヲ受ケズ、終ニ敗滅ノ禍ヲ降セルハ何ゾヤ。

浞娶純——羿ノ相寒浞、純狐氏ノ女ヲ娶リ、之ニ惑ヒテ相謀リテ羿ヲ殺サントス、羿射藝勇力アリ、而モ其衆交進ンデ之ヲ呑滅セルハ何ゾヤ。

阻窮西——堯ノ鮌ヲ羽山ニ放ツヤ、鮌窮阨ニ堪ヘズシテ、身ヲ脱シテ西ニ走ル、路ヲ平地ニ取ラズシテ巉巖ヲ越エテ走レルハ何ゾヤ、其死シテ黄熊トナル

虙妃一交。亦妄言也。【考】考曰。更革夏政。以爲民孽。故曰革孽夏民。是言羿之凶虐如彼。乃又有射河伯。妻雒嬪之祥者。何也。王子本胡下又有羿字。非是。左傳亦稱羿以夷羿。或當時人惡羿。因爲是名。或羿本夷種。皆無所考。杜預以夷爲羿氏。然虞夏時。未有姓氏之分。不可從也。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王】馮挾也。珧弓名也。決射韝也。封豨神獸也。言羿不循道德。而挾弓射韝。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也。【朱】馮。音憑。珧。音遙。豨。虛豈反。歟。叶時若反。蒸。一作烝。○馮。滿也。言引滿也。珧。弓名也。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珧。蜃甲也。射禮。有決。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也。柳子對曰。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合舌喉。而濫厥福。【考】考曰。屈子意蓋以爲。羿固簒奪賊臣。然一旦王天下。則其所以祭天。與湯武放伐而後祭天何別。帝乃獨不享羿祭。終降敗滅之禍者。何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浞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王】揆度也。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法度。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朱】浞。士角反。謀。叶謨悲反。一無革字。○寒浞。見騷經。眩。惑也。爰。於也。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射革。禮所謂。貫革之射。左傳所謂。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也。揆。謀度也。言何羿之射藝勇力。而其衆乃交進。而吞謀之乎。此即騷經所謂。淫遊佚畋。而亂流鮮終者也。【考】考曰。謂之純狐。謂其純然如狐。蓋惡之之辭。注家以爲純狐氏。恐不可從。眩妻。眩於妻也。吞如上文一蛇吞象之吞。是豫度羿無能爲之辭。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王】阻險也。窮窘也。越度也。言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 **化爲黃熊。巫何**

ナシ、啓是ニ於テ弊事ヲ改メ禹ニ嗣ギテ治功ヲ播キ、之ヲ下民ニ降セリ、コレ何故ゾ。

啓棘賓——啓宮商ヲ陳ネテ九辯九歌ノ樂章ヲ作レリ、然モ其生ルヽヤ母ヲシテ死シテ地ニ竟セシメシハ何ゾヤ。
〔案〕玦ニ云フ棘ハ革ト同ジ、賓ハ宮ニ作ルベシ天樂ヲ以テ宮商ヲ改ムルヲ言フ。

帝降夷——天帝羿ヲ降シ、夏ノ政ヲ更改シ、以テ民害ヲナサシム、其凶虐斯ノ如シ、然モ河伯ヲ射、宓妃（雒水ノ女神）ヲ娶ルノ吉祥アルハ何ゾヤ。
〔案〕玦ニ云フ、革孽夏民ハ夏ノ命ヲ革メテ夏人ヲ災スルナリ、羿ノ簒立ヲ言フ。

一作鞠。音菊。降。叶胡攻反。○此章之義。未詳。考 考曰。𥷔。鞫同。窮理罪人也。言有扈之罪。皆歸于射而殺之。虜而治其罪。莫能害啓躬也。下二句蓋有誤。疑當作何益作革。嗣禹播降。蓋后字因上文誤衍。而又與嗣字形相似而訛也。言啓既敗有扈之後。何益更革弊事。嗣禹播其治功。而降之下民也。益。增進也。作革。猶言作新。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 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既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王 勤勞也。屠裂剝也。言禹𦙶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墜。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朱 歌。叶亘依反。地。叶音低。一作墜。○棘賓商。未詳。九辯九歌。已見騷經。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蓋其意。本謂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列子史記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之類耳。屠母。疑亦謂。淮南所說。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竟地。卽化石也。此皆怪妄不足論。但恐文義。當如此耳。考 考曰。賓蓋宮。亦以形似訛也。言啓能陳列宮商。有九辯九歌之樂。然而比其生也。何使子勤母屠裂而死。形體亦分散。至於竟地。是亦擧俗說詰之也。地。王氏本作墜。墜亦地也。段玉裁以爲。地在古韻第十七部。橘頌與過韻。其與歌韻。蓋亦此例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王 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孽憂也。言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爲萬民憂患。

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 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也。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朱 胡下一有羿字。非是。䠶。一作射。食亦反。下同。妻。七計反。○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憂也。古變更夏道。爲萬民憂患。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

ミ、禹方ニ治水ニ力ヲ展ベ、安逸ニ耽ル者ニアラズ、是レ其欲スル所、常人ト異ル所以ナリ、而モ辛酉ノ日ヲ以テ娶リ、甲子ノ日ニ至リテ、始メテ往イテ水ヲ治ム、コレ譬ヘバ猶ホ一朝（鼂ハ朝ナリ）ノ飽快ヲ貪リテ事ヲ怠レル者ノ如シ、何ノ故ゾ。

［案］兪云フ閔ノ字文義未ダ明ナラズ、妃匹合ノ三字文ヲ連ヌルモ亦殊ニ重複ナリ、疑フラクハ本ト閔レ亡ニ妃合ニ作ル、即チ王注ニ所謂、憂レ無ニ妃匹一ナリ、亡匹形相似テ誤レルナラン。

啓代益——禹天下ヲ益ニ讓ル、天下ノ人皆益ヲ去リテ啓ニ歸服ス、啓因テ益ニ代リテ君主トナル、然ルニ有扈氏服セズ、啓之ト甘ニ戰フ、コレ卒然トシテ災ニ遭ヘルナリ、然レド、モ啓ヨク其憂ヲ憂ヒ、有扈氏ヲ伐チテ、ソノ阻隔ヲ開達セルハ何ゾ。

皆歸䠶——䠶ハ射ナリ、𥷚ハ鞫ニ同ジ、罪ヲ責問スルヲイフ、○有扈ノ罪ヲ論ズルヤ、射テ之ヲ殺セルノミ、既ニ啓ノ身ニ危害ヲ被ル

鼂飽。【王】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朱】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本爲作維。不作欲。鼂。一作晁。一作朝。並陟遙反。飽與繼叶。疑有備音。○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也。下二句未詳。【考】考曰。閔。閔憐也。言禹閔憐其妃。與爲匹合者。不過欲爲身立繼嗣也。鼂。朝也。禹方展力治水。非耽晏安者。是其嗜欲。固與衆人不同味。然而猶欲快乎一朝之飽饜者。何也。禹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譬如姑爲飽饜者。故曰鼂飽。是並上章。皆故爲詰禹之辭也。朱子言。飽與繼叶。疑有備音。竊念。今韻飽在巧。而大雅楚茨。與首考韻。苕之華。與首罶韻。若收在有韻者。而繼在霽。霽與有。固得相通。至國風權輿。飽又與簋韻。隨類求之。固知飽得與繼韻也。朱子本無欲字。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王】益禹賢臣也。作爲也。后君也。離遭也。蠥憂也。言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不歸益而歸啓。以爲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王】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扈氏叛啓。啓率六師以伐之也。【朱】蠥。一作孽。一作孼。並魚列反。○益。禹賢臣也。作。爲也。后。君也。離。遭也。蠥。憂也。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扈不服。啓遂與之大戰于甘。故曰離蠥。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代益。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舊說如此。未知是否。不敢答也。【考】考曰。卒。終也。然。如此也。離。遭也。蠥。魚列反。與孽同。災孽也。啓既立。有扈氏不服。擧兵背叛。故曰終遭如此之災孽。然啓能憂其憂。伐有扈敗之。開達其拘隔。故曰能拘是達。

皆歸䠶𥷚。而無害厥躬。【王】射行也。𥷚窮也。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故啓誅之。竝得長無害於其身者也。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王】后君也。革更也。播種也。降下也。言啓所以能變化更益。而代益爲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啓也。【朱】䠶。一作射。𥷚。

ニ中ル、日中ノ九烏皆死シ、其羽ヲ墮セリ(淮南子ニ見ユ)ト傳フ、コレ何故ゾ。

禹之力——禹勤メテ其功ヲ進獻ス、堯因テ下土四方ヲ省治セシム、是時ニ當リ禹ガ塗山氏ノ女ヲ娶リ、台桑(地名)ニ於テ夫婦ノ道ヲ通ジタルハ如何。

閔妃匹——禹ガ其妃ヲ愛憐シテ之ト匹合セルハ、繼嗣ヲ得ンガ爲ノ

柳云。當作鳥。○鯪魚。鯉也。一云。陵鯉也。有四足。形似鼉而短小。出南方。山海經曰。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比號山有鳥。狀如鷄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蹕。射也。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春秋元命苞。三足烏者。陽精也。柳云。山海經曰。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穆天子傳曰。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舊說非是。按今唯陵鯉。人所共識。其餘則有無不可知。而彈日之說。尤怪妄不足辯。解羽。如柳說。則別是一事。然如舊說。爲日中之烏。而借解羽二字以問。於義亦通。顧亦無足辯耳。〔考〕考曰。鯪魚見名物考。鬿與頎。皆渠希反。音祈。義亦相通。頎長也。又與魁爲双聲。劉向九歎。訊九頎與六神。注九鬿北斗九星也。本有作九魁者。此亦與魁通之證也。魁。大也。故知鬿衆長與大之義。堆。堆土也。鬿堆。謂堆土之長大者。蓋仙人所遊處。所謂仙臺亦寓言也。焉處謂不知何所在。上曰何所。故變文曰焉處。非居處之處也。顧古有鬿堆之名。而後世失其傳。於是說者以鬿堆爲奇獸。不知何所據。不可從也。彈。說文射也。或作蹕。若作彈。皆誤。自不任汨鴻。至此數節。或就人事而言。或就天道而言。倏忽變幻。略無倫次。而藻彩煥發。使人目眩心迷。不知所底止。亦可見其爲游戲之筆也。此一節所處羽爲韻。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王〕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治下土四方也。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王〕言禹引治水道。娶嵞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朱〕功。叶音光。土下。或有四字。洪云。或並無四方二字。今按下土方。蓋用商頌語。四字之衍明甚。然若竝無二字。則又無韻矣。焉一作安。一之字在山字下。嵞一作涂。音塗。○此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下土四方。當此之時。焉得彼嵞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塗山在壽春東北濠洲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考〕考曰。朱子本山下無之字。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王〕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也。胡爲嗜不同味。而快

靡蓱九——靡ハ披靡ナリ、蓱ハ萍ニ同ジ、水草ナリ、枲華ハ仙人ノ貴ブ所〇水草安ンゾ九衢ニ披靡ス、枲華モ亦何處ニカ在ル、象ヲ呑メル靈蛇、其ノ大サ幾何ゾ。

「案」玦ニ云フ、靡蓱九衢枲華ハ蓋シ三物ナリ、此ノ章次章ト語勢相似タリ、九衢ハ枝ノ九出ナリ、枝五衢枝四衢ハ山海經ニ出ヅ。

黑水玄——黑水ハ川名、玄趾、三危ハ山名ナリ〇黑河ノ藻、以テ千歲ナルベク、三危ノ露、以テ輕擧スベシ（淮南子ニ見ユ）ト傳フ、此地何處ニカ在ル。

鯪魚何——鯪魚ハ鯪鯉ナリ、鬿堆ハ奇獸ナリ、焉處ハ何在ニ同ジ〇堯ノ時、十日竝ビ出デ、草木枯焦ス、因テ羿ヲシテ之ヲ射シム、九日

首叶守。以在叶死。顧今韻首守在有。死在紙。在在賄。賄紙二韻。與有通。國風亦有此例。故知此一節每句押韻。朱子之言。不可從也。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王】九交道曰衢。言寧有蓱草生於水中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枲麻垂華榮。何所有此物乎。

靈蛇呑象。厥大何如。【王】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呑象。三年然後出其骨。【朱】蓱。一作苹。枲。相里反。靈一作一。大一作骨。○靡蓱。未詳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耳。山海經有四衢五衢之語。是也。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浮山有草。其葉如枲。又云。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注云。南方蚺蛇。亦呑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亦此類也。【考】考曰。靡。披靡也。蓱。與萍同。蓋古有靡萍於九衢之言。枲華亦仙家所貴。故曰萍。水草也。安得有使其披靡於九衢。所謂枲華。亦不知何在。蓋以下句安居二字。施及上一句。與下章黑水玄趾。三危何在。句法正同。一蛇。朱子本作靈蛇。此一節。衢居如三字爲韻。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王】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王】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朱】趾。一作沚。一作阯。在見上。○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未詳。素問曰。眞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至人益其壽命。而强亦歸於眞人。聖人形體不弊。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考】考曰。王氏以玄趾爲山名。則作阯爲是。然或作沚。則其爲水名。亦未可知。蓋古有此地。而後世失之也。夫玄趾不可得知。至黑水三危。雖見禹貢。屈子時亦莫之能明。故曰。黑水玄趾。及三危之山。皆不知何在也。此一節亦每句押韻也。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王】鯪魚鯉也。一云。鯪魚鯪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鬿堆奇獸也。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王】淮南言。堯時十日竝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朱】鯪。音陵。一作陵。鬿。音祈。堆。多回反。彃。一作斃。說文云。彃。射也。音畢。作彈者。字誤也。烏。

之チ照スト傳フ、日ハ到ラザル所ナキニ、此事アルハ何ゾヤ、義和ハ日輪ノ御者ナリ、日ノ未ダ出デザルトキ、若木赤華アリテ地チ照スト傳フ、コレ何ノ理ゾ。

雄虺九－－雄虺ニ九首アリ、其往來甚ダ倏忽（急疾ノ貌）ナリト（招魂ニモ見ユ）コノ物何處ニカ在ル、長生ノ人何チ守リテ獨リ死セザルチ得ル。
〔案〕玦ニ云フ何所不死、此ノ上下二句チ脱スルニ似タリ。

光。【王】羲和日御也。言日未揚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朱】照叶之浩反。揚一作陽。○舊注以爲。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其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夫日光彌天。其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此章所問。尤是兒戯之談。不足答也。【考】考曰。是言日安有不到之處。且日未出。若花復何得爲光華也。之字疑衍。此章上到照爲韻。下揚光爲韻。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王】暖溫也。言地之氣何所有冬溫而夏寒者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王】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朱】答曰。南方日近而陽盛。故多暖。北方日遠而陰盛。故多寒。今以越之南。燕之北觀之。已自可驗。則愈遠愈偏。而有冬暖夏寒之所。不足怪矣。石林未詳。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南方山中有之。【考】考曰。是言樹木宜有林。焉有石而成林者。人宜有言。焉有獸而能言者也。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王】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戯者乎。【朱】虬。或在龍字上。以韻叶之。非是。○虬見上。餘未詳。【考】考曰。是亦當時自有此言。要龍馬負圖之類。且下脱二句。今不可得考也。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王】虺蛇別名也。倏忽電光也。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王】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禺之山也。【朱】虺。許偉反。倏與倏同。在叶音紫。死一作者。此以首叶守。以在叶死。作老非是。○虺蛇屬。爾雅云。博三寸。首大如擘。倏忽。急疾貌。招魂說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倏忽。正謂此也。不死之人。則山海經。淮南子。屢言之。固未可信。然俗傳。山中有人。年老不死。子孫藏之鷄窠之中者。亦或有之。不足怪也。長人。則國語所謂。防風氏。守封禺之山者。山今在湖州武康縣。【考】考曰。長人。蓋謂長生之人。非謂長狄。言長生之人久在。不知何所守也。朱子以

崑崙縣——崑崙ハ山名、其巓ヲ縣圃トイフ、增城ハ增成ノ如シ、重疊シテ九重ニ至ルヲイフ。

四方之——崑崙ニ四百四十門アリ北門開イテ不周ノ氣ヲ納ルト傳フ、ソレ此氣何ノ門ヨリ入リ、何物カ此氣ヲ通ゼシムル。

日安不——天ノ西北幽冥ニシテ、日無キ國アリ、龍アリ燭ヲ銜ンデ

其脩孰多。言東西與南北。孰爲最長也。朱子言。橢一作隋。圓而長曰橢。順次成圓長之形。故曰順橢。衍。餘也。既成圓長之形。不能無所餘。故曰。其衍幾何。竊疑此句當作東南順橢。不過後人誤寫也。彼邦人。自古以爲。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蓋紫微垣以下衆星。多聚于西北。而百川皆東流。因以爲地形亦西北高。而東南漸庳。遂成圓長之形。故曰不滿東南。又曰。東南虧。言其不得與西北地形。同成隆高也。東南地不得與西北同成隆高。則不得曰南北順橢。若眞令南北順橢。是南北之長于東西固也。上句安得曰東西南北其脩孰多。故知非作東南順橢。終不可得爲解也。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王】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縣圃乃上通於天也。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王】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朱】縣。音玄。一作玄。非是。尻與居同。在見上。○崑崙縣圃。見騷經。崑崙。据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非妄言也。但縣圃增城。高廣之度。諸怪妄說。不可信耳。【考】考曰。脊骨盡處謂尻。凡山必有託根。猶人之尻。故謂之尻。何在。言不知其託根於何處也。余嘗謂。崑混也。崙綸也。崑崙猶渾沌不明了之謂也。古未知河源所出。假言出于崑崙。猶言無何有之鄉。未必實有其山。屈子蓋謂此也。城。成同。猶言重也。言疊之至九重。不知其高定爲幾里也。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王】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孰從之上下也。 西北辟啓。何氣通焉。【王】言天西北之門。獨常開啓。豈元氣之所通。【朱】辟與闢同。一作闢。一作開。○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門有數。其西北隅。開門以納不周之風。今不敢信。【考】考曰。誰。猶何也。言四方有門。不知何所從而出入也。西北獨啓。不知何使氣獨得由此而通也。朱子本闢作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

トチ争ヒ、怒リテ頭不周山ニ觸ルルヤ、忽チ天維絶エ、天柱摧ケ、地東南ニ傾ケルハ何ゾヤ。

東西南―橢ハ隋圓ナリ、順次圓長ノ形チ成ス、故ニ順橢ト云フ。

工名也。憑。盛滿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此亦無稽之言。不答可也。【考】考曰。墜與地同。言鮌所營度。禹所成就。果何如也。夫鮌禹致力土功。如彼其勤。而康回乃一怒。使地形東南傾欹者。何也。朱子本馮作憑。故下諸本有以字。朱子言。一無以字。爲是。今從之。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王】錯厠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厠。禹何所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東流不溢。孰知其故。**【王】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何故也。【朱】安。一作何。錯。七故反。洿。音戸。舊。音烏。非是。○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宂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滲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漱漱。又何益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遶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考】考曰。洿。窊下也。地窊下。蓄水必多。故借以爲水深之義。言九州相錯並立。其爲地已廣。所出水尤多。是以川谷皆莫不深洿。然而東流絶無見滿溢。何得知其故也。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王】脩長也。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爲長乎。**南北順橢。其衍幾何。**【王】衍廣大也。言南北橢長。其廣差幾何乎。【朱】橢。一作隋。一作墮。音妥。又徒禾反。○脩。長也。橢。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遍歷。算術所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足信。唯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算。若有据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考】考曰。東西南北。

洪泉極——洪泉ハ洪水ナリ、九則ハ九等ナリ、禹貢ニ土地ノ美悪ヲ分ケ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ノ九等ナリ、墳ハ九等ニ頒ツヲ云フ。

應龍何——禹洪水ヲ治ムルトキ、應龍（龍ノ翼アルモノ）アリ尾ヲ以テ地ヲ畫ス、水泉即チ流通セリトイフ、是レ何ノ故ゾ。

鮌何所——康回ハ共工ノ名ナリ、憑怒ハ盛怒ナリ、墜ハ地ナリ○鮌禹ノ經營成就スル所ノ土功、彼ガ如ク大ナリ、共工顓頊ト帝タランコ

無事是也。程子曰。今河北有鮌隄。而無禹隄。亦一證也。考 考曰。纂與纘通。就。卽也。纘。初。纘鮌初所爲之事也。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王 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窴塞而平之乎。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王 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朱 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也。窴與填同。則。一作州。墳。叶敷連反。一作僨。非是。○洪泉。卽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圜則也。墳。土之高者也。○此問。洪水汎濫。禹何用窴塞而平之。九州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答曰。禹之治水。行之而已。無事於窴也。水既下流。則平土自高。而可宮可田矣。若曰。必窴之。而后平。則是使禹復爲鮌。而父子爲戮矣。柳子對曰。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烏填絕淵。然後夷于土。此言是也。考 考曰。洪泉。猶言洪水。朱子以爲。唐人避諱。改洪淵爲洪泉。然不可從也。禹貢賦田。上上至下下。方爲九則。故曰地方九則。墳。蓋頒之假借。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王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游之。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朱 一作河海應龍何畫。何歷。失韻非是。畫。音或。歷。叶音勒。○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卽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柳子對曰。胡聖爲不足。反謀龍知。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此言得之矣。考 考曰。應。如應門之應。應字自有大義。應龍。蓋謂龍之大者。何畫。猶言何所畫。何歷。效此。是亦舉當時俗說。然下脫二句。今未可强爲解也。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王 言鮌治鴻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 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王 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朱 憑。皮膺反。墜。一作地。一無以字。○鮌禹事。已見上。六章此不復答。舊說。康回。共

ノ爲ニ治水ノ勞ヲ輔ケントス、鮌其計ヲ聽シテ其事ヲ敗リヌ、然モ鵄龜ノ志ニ從フハ、未タ必シモ功ナシト謂フベカラズ、堯何ヲ以テ遽ニ之ヲ刑セルヤ。[案]玦ニ云フ、鵄龜曳衘ハ未ダ詳ナラズ屈悔翁ノ考ニ張儀龜迹ニ依リテ蜀城ヲ築キシハ夫ノ崇伯ノ知ヲ襲フニアラザルカ之ニ據レバ鮌鵄龜ノ尾ヲ曳キテ相衘ムヲ視、因リテ城隄ヲ築キシヲ言ヘルナラン。

永遏在——堯永ク鮌ヲ羽山ニ放チ、三年其罪ヲ赦サヾルハ何ゾヤ、禹モト鮌ノ子ナリ、何ゾ其爲ス所ヲ變ジテ聖人トナレル。[案]兪樾云フ、愎一ニ腹ニ作ル、並ニ文義ニ於テ未ダ妥ナラズ、其字當ニ夏ニ作ルベシ、説文ニ夏行故道也トアリ、禹水ヲ治ムルモ亦惟鮌ノ故道ヲ行フ、何ヲ以テ能ク變化センヤ、夏ノ字隷變ジテ复トナリ、傳寫シテ偏旁ヲ誤増セルノミ。

帝何刑焉。 【王】帝謂堯也。言鮌設能順衆人之欲。而成其功。堯當何爲刑戮之乎。【朱】鴟處脂反。聽。叶平聲。○鴟龜事。無所見。舊說謂鮌死爲鴟龜所食。鮌何以聽而不爭乎。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以謂鮌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堯何以遽刑之乎。然若此類。無稽之談。亦無足答矣。【考】考曰。曳蓋謂龜曳尾於泥中。銜。謂鴟銜木石類以塡水。正與精衞同。方鮌治水。異類爲鮌致力。而鮌任其所爲。無之阻拒。蓋亦當時俗說也。順欲成功。謂鮌順鴟龜所爲。因欲以成治水之功。初非有惡意。堯何遽以爲鮌罪。而加之以刑也。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王】永長也。遏絕也。施舍也。言堯長放鮌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 【王】禹鮌子也。言鮌愚狠。腹而生禹。禹少見其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也。【朱】一無山字。施。叶所加反。又如字。一作弛。腹一作復。筆力反。何下。一有故字。化。叶虎瓜反。又音摩。○永。長也。遏。猶禁止也。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此問鮌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鮌子也。腹。懷抱也。詩曰。出入腹我。○此又問。禹自少小習見鮌之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答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以爲。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蓋聖人用刑之寬。例如此。非獨於鮌爲然也。若禹之聖德。則其所稟於天者。清明而純粹。豈習於不善。所能變乎。【考】考曰。朱子以爲。施一作弛。蓋古弛施通。左傳弛舍多作施舍。朱子又言。一無山字。爲是。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王】父死稱考。緒業也。言禹能纂代鮌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王】言禹何能繼續鮌業。而謀慮不同也。【朱】纂。作管反。緒。音叙。○纂。集也。緒。絲端也。此問。禹能纂代鮌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如此乎。答曰。鮌禹治水之不同事。見洪範。蓋鮌不順五行之性。築隄以障潤下之水。故無成。禹則順水之性。而導之使下。故有功。書所謂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孟子所謂。禹之行水。得水之道。而行其所

何闔而——天閉ヂテ暗ク、天開イテ明ナルハ何ゾ、角宿ハ東方ノ星ナリ、曜靈ハ日ナリ、東方未ダ明ケザルトキ、日ハ何處ニ其精光ヲ藏スルニヤ。

不任汨——鴻ハ洪水ナリ、師ハ衆人ナリ、課ハ試ナリ（鯀ノ才洪水ヲ治ムルニ任ヘズ、衆人何ヲ以テカ之ヲ推擧セル、衆人皆鯀水ヲ治ムルニ任フ、憂フルニ足ラズト言フモ、堯何故ニ先ヅ其才ヲ試ミテ然ル後ニ行ラザリシゾ。

鴟龜曳——鴟ハ木石ヲ銜ンデ水ヲ塡メ、龜ハ尾ヲ泥中ニ曳キテ、鯀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王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王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朱闔胡臘反。明叶音芒。宿音秀。藏與藏同。○闔閉戶也。開闢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此問何所開闔而爲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答曰。晦明之問。前屢發之。其實亦陰陽消息之所爲耳。陽息而闢。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固爲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考考曰。屈子論天。至此略止。竊疑此一節當在女岐無合夫前。試易置而讀之。尤覺意順。蓋誤倒也。且自圜則九重以下。至此數章。徵之於後世實測之言。不辯而自明矣。屈子時。星曆之術未精。然屈子意。特辯世俗所傳不足信。因以供遊戲而已。豈眞以此爲疑哉。宋諸先生。天學最爲繆妄。朱子乃欲據以駁屈子。眞不直一噱也。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王汨治也。鴻鴻水也。師衆也。尙擧也。言鯀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擧之乎。

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王僉衆也。課試也。言衆人擧鯀治水。堯知其不能。衆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朱汨音骨。師一作鯀。非是。或上句不字上。有鯀字。尙叶音常。曰一作答。行叶戶郎反。○鯀事見尙書。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尙擧也。僉衆也。課試也。○問鯀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擧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爲無憂。堯何不且少試之。而遽行其說也。答曰。鯀之才。可任治水。當時無過之者。故衆擧之。堯則固知其方命圮族。而不可用矣。四岳又請姑且試之。故堯不得已而用之耳。考考曰。尙崇也。崇重其材能。與俱薦之。故曰尙之。僉皆也。課謂課之以事。試其能否。言衆皆曰何憂。然堯素以鯀爲不可。則何不先課試。而後行之。行如左傳禮載而行之之行。朱子言一本上句不上有鯀字。爲是。王氏本曰作答。非是。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王言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鯀何復能不聽之乎。

順欲成功。

女岐無——女岐ハ神女、夫ナクシテ九子ヲ生メリ、伯强ハ大癘疫ノ鬼ナリ○陰陽和スレバ惠氣（和氣ナリ）行ハレ、和セザレバ癘鬼興ル、此二者何處ニカ在ル。

〔案〕合ハ配ナリ夫ノ字下句ニ屬ス、下文ノ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ノ夫焉ト同語法、

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兎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眞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也。【考】考曰。言兎復何利於月。而在其腹也。顧。反也。顧兎在腹。猶言兎反在腹。與下文西北闢啓。何氣通焉。語勢正同。則與而通。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王】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伯强何處。惠氣安在。【王】伯强大癘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調則癘鬼興。此二者當何所在乎。【朱】夫。音扶。强。巨良反。在。叶音紫。○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强。大癘疫鬼也。所至傷人。惠。順也。惠氣。謂和氣也。○此章所問三事。今答之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天下之氣。亦一而已。而有逆順之或異。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女岐之事。無所經見。無以考其實。然以理之變而觀之。則恐其或有是也。但此篇下文。復有女岐易首之問。則又未知其果如何耳。釋氏書。有九子母之說。疑即謂此。然益荒無所考矣。惠者氣之順也。癘者。氣之逆也。以其强暴傷人。故爲之名字。以著其惡耳。初非實有是人也。氣之流行。充塞宇宙。其爲順逆。有以天時水土之所値。有以人事物情之所感。萬變不同。亦未嘗有定在也。【考】考曰。女岐生九子。亦言世俗所傳不足信。而疫鬼和氣。亦不可知其平生所在也。朱子因女岐生九子。引佛書所載九子母之說。以爲即謂此。然所謂九子母。印度所傳。與女岐自別。不得以爲證也。

出自湯——日ハ東方湯谷ノ中ヨリ出デ、暮ニ西極蒙水ノ涯ニ入ル、且ヨリ暮ニ至ル、行ク所何里ゾ。

夜光何——夜光ハ月ナリ、死ハ月ノ晦ヲイフ、育ハ生ナリ○月何ノ徳アリテ、死シテ復タ生クルヤ、兎ハ月ニ何ノ利アリテ、其腹中ニ在ルヤ。

〔案〕玦ニ云フ、顧兎ハ其ノ狀顧ミルガ如キナリ。

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而合。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缺。其餘則皆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自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收屬。此言皆得之矣。【考】考曰。言天之所以沓合而立。形定成何狀。所謂十二辰。由何分別。及日月之所係屬。列星之所布陳。亦成何狀。此皆言其不可得知也。朱子本陳作敶。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王】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王】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朱】湯音陽。一作暘。汜音似。上聲。○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卽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卽蒙汜也。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答之曰。湯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昇于天。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焉。【考】考曰。汜音似。如國風江有汜之汜。爾雅。水決復入爲汜。蒙汜。取日沒濛昧之義。亦寓言耳。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王】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王】言月中有兎。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朱】菟。一作兎。與兎同。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

高ク東南低シ、故ニ云フ）

［案］抉ニ云フ、幹維焉繫トハ、天晝夜幹旋ス、其ノ綱維（カラクリノツナ）何ノ處ニ繫ケルヤ。

九天之——天ニ九重アリ、其盡クル所何處ニ達シ、何處ニ附ケル、又已ニ九重ナレバ、隅角多カラザルヲ得ズ、然モ誰カ其數ヲ知ルヲ得ン。

天何所——天ノ重疊合沓シテ形ヲ成スヤ、果シテ何如ノ形狀ヲナセル、十二辰干支、相配シ以テ度數ヲ成ス、是レ何ニ由リテ分別セル、日月ノ係屬スル所、列星ノ布陳スル所、亦何ノ狀ヲカ成セル。

謂之幹。引伸之。凡執柄樞轉運。皆謂之幹。言幹旋天體之綱維所繫。南北極所加。及地下八柱所當。凡此皆在何處。東南地形。又何以致虧缺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王 九天東方皡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屬繫乎。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王 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朱 放。上聲。屬。音注。數。所句反。○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者。際。邊也。放。至也。屬。附也。隅。角也。○右三章六問。今答之曰。或問乎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詳味此言。屈子所問。昭然若發矇矣。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趍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東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擧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作之者。先以幹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哉。且曰。其氣無涯。則其邊際放屬隅隈多少。固無得而言者。亦不待辯說。而可知其妄矣。東南之虧。乃專以地形言之。初無預乎天也。考 考曰。言天分九重。其彼此相附之際。不可無所至極。不可無所係屬。此皆在何處。既分九重。其隅角亦不得不多。然安得知其有幾何也。此一節。際與屬韻。有與數韻。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王 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分。十二辰誰所分別乎。

日月安屬。列星安敶。

王 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朱 沓。徒合反。分。叶數因反。屬。之欲反。○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敶。列也。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敶列也。○上章所問。天何所屬。并地而言。此所問乃爲天地相接之處。何所沓也。今答之曰。天周地外。其說已見上矣。非沓乎地之上也。十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

或ハ闇、是レ何人ノ爲ス所ゾ、陰陽三合スルハ、何物カ其本トナリ何物ノ化スル所ゾ。

圜則九——天圜クシテ九重ナリ、誰カ之ヲ經營測度シテ此ノ如クナラシメタル、此圜クシテ高キ、マタ何ノ功用カアル、初メテ之ヲ作レル者、何人ゾ。

幹維焉——幹ハ轉旋ナリ、維ハ繋縛スルナリ、天極ハ南北極、天ノ樞軸ニシテ、常ニ動カザル所ヲイフ、〇凡ソ物ノ運轉スルハ、其轂必ズ繋ル所アリテ、然ル後軸加ハル所アルナリ、然ラバ天ノ幹維ハ何處ニ繋リ、天ノ樞軸ハ何處ニ加ハレルカ、地下ニ八柱アリ、互ニ相牽制ストイフ、八柱何處ニカ當レル、地形東南ニ缺損セルハ、何ノ故ゾ。(支那ノ地形ハ西北

物之所爲乎。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爲本。何者爲化乎。今答之曰。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一靜。一晦一朔。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爲。而非有爲之者也。然穀梁言天。而不以地對。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此也。然所謂太極。亦曰理而已矣。【考】考曰。何爲。猶言何人所爲也。詩大雅。視山陰陽。是陰陽之言。初見于經者。不過言山有向背。受日光不同。從有寒溫之異也。夫天地之運。亦寒溫而已。故周季以來。以陰陽稱天地。天地相交。物生於其間。是天地與物爲三。故曰陰陽三合也。何本何化。猶言何所本何所化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王】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之乎。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王】言此天有九重。誰功力始作之乎。【朱】圜與圓同。度待洛反。〇圜。謂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考】考曰。言天據九重之率爲之形。不知誰經營測度。令其至如此之高也。且累之至九重之高。復有何功用。而又不知其初作之者。果何人也。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 【王】斡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王】言天有八山爲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朱】斡。一作筦。並音管。顏師古云。俗音烏活反。非也。焉。於虔切。篇內並同。加。叶音基。又如字。虧。如字。又叶苦家反。〇斡。說文曰。轂端沓則是車轂之內。以金爲筦。而受軸者也。維。繫物之縻也。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轂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故問此天之斡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南北東西高下可知。故又問。八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闕乎。【考】考曰。斡。烏括反。說文。蠡柄也。段玉裁云。蠡者假借之字。謂瓢也。瓢必執其柄。而後可以挹物。執其柄則運旋在我。故

曰遂古——遂古ハ往古ナリ、上下ハ天地ヲイフ○往古ノ初、天地未ダ成ラズ、人固ヨリ有ルコトナシ、誰カ之ヲ見テ今日ニ傳ヘタル。〔案〕遂ハ邃ト同ジ、遠ナリ。

冥昭瞢——太古蒙昧、誰カ能ク其理ヲ窮知セン、馮翼（浮遊スル貌）トシテ未ダ成形アラズ、唯影像アルノミ、何ヲ以テ其形體ヲ知ランヤ。

明明闇——陰陽ハ天地ヲイフ、天地相交リ、物其間ニ生ズ、因テ天地ト物ト三トナル、之ヲ陰陽三合トイフ○晝夜初メテ分レ、或ハ明、

爲天問。大抵擧當時所傳俗說。辯駁其不足信。因以供遊戲而已。余嘗謂。屈子天問。與吾邦近世伊澤蟠龍所著俗說辯略同。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者。蓋幾之矣。但其文詞。酷似周公爻辭。倏忽變幻不可得而端倪。眞爲詼奇絕特之筆。故讀天問者。獨觀于此而足矣。其言則不必置辯可也。獨怪古今注家。欲質以正理。不免爲痴人說夢類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王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王言天地未分。溷沌無垠。誰考定而知之。朱遂。往也。道猶言也。上下。謂天地也。問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考考曰。遂。邃同。誰。猶何也。誰傳道之。謂何以得相傳。而稱道之也。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王言日月晝夜。淸濁晦明。誰能極知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朱瞢。莫鄧反。闇。與暗同。又作晻。馮。皮氷反。○冥。幽也。昭。明也。謂晝夜也。瞢暗。言晝夜未分也。極。窮也。馮翼。氤氳浮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墜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莫知其門。此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右二章四問。今答之曰。開闢之初。其事雖不可知。其理則具於吾心。固可反求而默識。非如傳記雜書。謬妄之說。必誕者而後傳。如柳子之所議也。考考曰。注家以冥昭爲謂晝夜。然下章言明明闇闇。惟時何爲。是謂晝夜之分也。果然。在此不宜言冥昭。昭蓋晦之訛。冥晦瞢闇。謂太古蒙昧之時也。極。謂極其所以然。馮。馮河之馮。浮遊也。翼。謂相翼輔相交錯無分辨。像。像想也。言馮馮翼翼之中。未必無所像想而得。然不知何以得識之也。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王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爲之乎。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王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朱化。叶虎爲反。○明闇。卽謂晝夜之分也。時。是也。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問蓋曰。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

〔案〕天問ハ禮記ノ服問、家語ノ郊問ノ篇名ト同一語法ニシテ天ヲ問ヒシナリ、問フ所ハ天地人物ノ傳說ノ上ニ在リ而ルニ之ヲ天ト謂ヒシハ天地萬物ハ皆天ノ主宰スル所ナルヲ以テ統ベテ天ト稱セシナラン。

楚辭卷第三

天問第三　　離騷十三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恠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此篇所問。雖或怪妄。然其理之可推。事之可鑒者。尚多有之。而舊註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為工。不復能知其所以問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明法。至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為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衒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以是讀之。常使人不能無遺恨。若補註之說。則其龐亂不知所擇。又愈甚焉。今存其不可闕者。而悉以義理正之。庶讀者之有補云。

王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敘云爾。

考考曰。就天訪問。故名曰天問也。屈子淑質卓行。加以學問淵博。才藻華贍。而不幸遇讒罹謗。窮躓顛頓。無自容於一世。憂憤之餘。多作賦以自遣。然其意猶有未盡者。遂發

春蘭兮──鞠ハ菊ナリ
○春ノ祀ニハ蘭ヲ供シ、秋ノ祀ニハ菊ヲ供シ、世々替ルナク、魂ヲシテ永ク之ヲ饗ケシメン。

成。一作盛。芭。一作巴。卜加反。姱。音戸。倡。音昌。與。一作治。○會鼓。急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也。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姱好也。女倡。女子爲倡優也。容與。有態度也。考考曰。盛禮。所謂治百禮也。會鼓。令鼓者相會作樂也。盛禮。朱子本作成禮。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王言春祠以蘭。秋祠以菊爲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朱春祠以蘭。秋祠以鞠。即所傳之葩也。終古。已見騷經。考考曰。鞠。王氏本作菊。此篇僅僅數句。疑若殘簡零牘。然長無絕於終古一句。意已竭矣。不可復續以狗尾。此其爲短篇明矣。其意蓋以爲神能饗於我。我亦愼其享祀。永世而無替。所以與東皇太一篇。爲終始也。蓋楚騷之美。九歌爲最。至若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諸篇。哀惋之情。幽逸之態。抑亦至矣。獨奈古今注家。率皆憒憒。令三閭千載絕倡。茫乎墮在五里霧中。豈不痛乎。余嘗謂。自古得龍門筆意者。罔昌黎若焉。覽昌黎諸篇。念其平生讀一部史記。沈潛淫液。深入幽眇。固非後世諸家所能及也。老杜亦謂騷人嗟不見。夫老杜之於三閭。亦猶昌黎之於龍門。其枕藉楚騷。而有獲於諷詠咨嗟之間。蓋過於諸注家遠矣。

右禮魂　禮。一作祀。

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考考曰。禮魂。蓋言祭人鬼也。

楚辭卷第二終

猶ホ劍ヲ帶ビ弓ヲ持チ、首足所ヲ異ニセルモ、敢死ヲ悔イズ、尚ホ進ミ戰ハント欲スル者ノ如シ、コノ武勇ノ士、死シテ凡鬼トナラジ、必百鬼ノ雄トナラン。

成禮兮――芭ハ葩ニ同ジ、巫ノ持チテ舞フ所ノ香草ヲイフ、姱女ハ美女、即チ巫ナリ、容與ハ舒緩ノ貌。

懲。王懲忩也。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忩也。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强兮不可淩。王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强之氣。不可淩犯也。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王既死之後。精神强壯。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傑也。朱忽兮路。一作路兮忽。弓。叶音經。雖。一作身。魂魄毅。一作子魂魄雄。叶音形。○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弃平原。神欲歸而去家遠也。帶劍挾弓。猶不舍武也。懲。創艾也。雖死而心不悔也。魂魄。死者之神靈。蓋魂神而魄靈。魂氣而魄精。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其魄。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也。毅。爲鬼雄者。毅然爲百鬼之雄傑也。考林氏曰。出入往反。承上文原壄二字。追言始戰之時。只知有進無退。不覺去國之遠。而死於此地也。長劍秦弓心不懲。言既死。往視其尸。裝束如故。頭雖斷。而心猶欲進戰。不以敗死爲戒。此寫戰死之武也。爲鬼雄。言死去亦不肯爲凡鬼。此寫死後之靈也。考曰。毅。謂武毅之貌。國殤一篇。亦變其節簇者矣。篇末。以弓雄與懲凌諧。據左傳所載荛荛車乘詩。知今東蒸二韻。在古固相通也。

右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考林氏曰。懷王時。秦敗屈匄。復敗唐昧。又殺景缺。大約戰士多死於秦。其中未必悉由力鬭。然檀弓謂死而不弔者三。畏居一焉。故三閭先叙其方戰而勇。既死而武。死後而毅。極力描寫。不但以慰死魂。亦以作士氣。張國威也。

成禮兮會鼓。王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

傳芭兮代舞。王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以復傳與他人用之也。

姱女倡兮容與。王姱好貌也。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朱

淩余陣——行ハ行列ナリ、一車ニ馬四頭ヲ駕ス、中央ノ二頭、轅ヲ夾ム者ヲ服馬トイヒ、兩邊ノ二馬ヲ驂馬トイフ、右刃ハ車右ノ矛刃ナリ、戎車ノ右側ニ乘ル者ガ、執ル所ノ矛ノ刃ヲ云フ、枹ハばちナリ○困苦ヲ冒シテ進戰ヘバ、却テ天ノ怒ニ遇ヒ、一軍滅盡シテ、草野ニ棄テラレ、收葬スル者ナシ。〔案〕玦ニ云フ、右刃傷ハ車右ノ刃毀折セシナリ、車右ハ矛ヲ用ヒテ其ノ刃傷ミシナリ。

出不入——鬼雄ハ百鬼ノ雄長ナリ○壯士ノ戰場ニ出ヅルヤ、進ミ戰フヲ知リテ、生還ヲ期セズ、身命ヲ平野ニ棄ツ、其屍ヲ檢スレバ、

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衞短。短以救長。矢交墜。士爭先。謂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而爭先也。[考]林氏曰。吳戈犀甲。謂器械堅利。蔽日若雲。謂敵兵尤多。考曰。車錯轂。謂我之車轂。與敵家車轂相錯。矢交墜。謂敵兵發矢甚多。相交墜於前。然士不以此爲阻。益爭先進戰也。

淩余陣兮躐余行。[王]淩犯也。躐踐也。言敵家來侵淩我屯軍。踐躐我行伍也。

左驂殪兮右刃傷。[王]殪死也。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創也。

霾兩輪兮縶四馬。[王]縶絆也。詩曰。縶之維之。言己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

援玉枹兮擊鳴鼓。[王]言已愈自厲怒。勢氣益盛。

天時懟兮威靈怒。[王]墜落也。言已戰鬭。適遭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

嚴殺盡兮棄原壄。[王]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壄。而不土葬也。[朱]陣。當作陳。躐。一作藹。並音獵。行。胡郎反。殪。於計反。霾。一作理。與理同。縶。陟立反。馬。叶滿補反。援。音爰。枹。音孚。一作桴。懟。一作墜。一作隧。今從文苑。壄。古野字。叶上與反。○淩。犯也。躐。踐也。殪。死也。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也。懟。怨也。嚴。威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也。棄原壄。骸骨棄於原壄也。言已適値天之怨怒。故衆皆見殺。不得葬也。[考]林氏曰。右刃傷。言其車右有被刃傷者也。霾兩輪。言戰塵雖蒙蔽其輪。而四馬維縶未脫。猶進戰也。必受殲盡乃已。歸之天者。言其勇本非人所能敵也。考曰。陣。陣列也。玉藻疏。失節而踐曰躐。天時懟。言天時反與我爲懟。而鬼神之威靈。亦有怒于我。所以不免敗衄也。嚴。剛强不畏死之貌。壄。朱子以爲古野字。天時懟。王氏本作天時墜。非是。

出不入兮往不反。[王]言壯士出鬭。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

平原忽兮路超遠。[王]言身棄平原山壄之中。去家道甚遠也。

帶長劍兮挾秦弓。[王]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舍武也。

首雖離兮心不

操吳戈――犀甲ハ犀皮ヲ以テ作レル鎧ナリ○身ニ堅甲ヲ被リ、利器ヲ執リ、戎車相迫リ、各短兵ヲ持シテ接戰ス、旌旗天ヲ蔽ヒ、敵衆雲ノ如ク、流矢雨ノ如キモ、士氣少シモ挫ケズ、先ヲ爭ツテ進戰フ。

矣。段玉裁以爲。蕭憂二字。於古韻爲第三部。而蕭亦爲三部本音也。蓋離騷留茅爲韻。悲回風聊愁爲韻。惜往日流昭幽聊由廚爲韻。是知今蕭肴等韻。與尤相通。古固有此例也。朱子本狖作又。

右山鬼

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耶。○今按此篇文義最爲明白。而說者自汨之。今既章解而句釋之矣。又以其託意君臣之間者。而言之。則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己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又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脩。而卒不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於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以是讀之。則其佗之碎義曲說無足言矣【考】考曰。河伯。河神也。山鬼。山神也。屈子久居於山林荒寂之中。因假山魂爲題。其意以爲。居山之神。與河伯全相同。非以魑魅山魈類待之。故篇中亦止叙攀戀之情。絕無貶黜語者。以此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王】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被犀鎧而行也。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車錯轂兮短兵接。**【王】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旌蔽日兮敵若雲。**【王】言兵士競路。旌旗蔽天。敵人衆多。來若雲也。**矢交墜兮士爭先。**【王】墜隨也。言兩軍相射。流矢交隨。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朱】吳戈。一作吾科。楯名也。錯。七各反。接。叶音匝。墜。一作隧。與墜同。先。叶音詢。○戈。平頭戟也。犀甲。以犀皮爲鎧也。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

山中人―山中人トハ屈原自ラ謂フ、然ハ信ナリ、疑ハ信ゼザルナリ○吾レ山中ニ在ルナモ、尙ホ杜若ヲ採リテ芳澤トシ、石泉ヲ飮ミ、松栢ノ蔭ニ憩ヒ、香潔ヲ以テ自ラ修飾セリ、サレバ君我ヲ思ハザルニ非ザルモ、公子ノ阻アルガ爲ニ、信疑交起ルナリ。

靁塡塡―塡塡ハ雷ノ聲ナリ○雷鳴キ雨益甚シク、天適ミ夜ナリ、加フルニ猿狖ノ哀鳴シ、林木蕭々タリ、是ニ於テカ公子ノ我ヲ阻スルヲ思ヒ、徒ニ別離ノ憂ヲ懷クノミ。

也。朱磊。魯猥反。蔓。莫干反。間。音閑。○三秀。芝草也。公子。卽所欲留之靈脩也。鬼采之於山間。而思此人。雖怨其不來。而亦知其思我之不能忘也。考考曰。言經石逕崎嶇。披榛莽而采三秀。將以贈神。公子素侍神者。而不使我得與山鬼相見。吾是以怨之。不忍委棄而歸去。故曰悵忘歸。君亦謂山鬼。言山鬼非不思我。然未得與我相見之間。其實以公子阻我也。公子謂子蘭。詳見于湘夫人。王逸朱子二本。皆作采三秀兮於山間。據前後例。於字蓋衍。今刪去。

山中人兮芳杜若。 王山中人屈原自謂也。 **飮石泉兮蔭松栢。** 王言己雖居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爲芬芳。飮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飮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 **君思我兮然疑作。** 王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也。朱栢。叶音博。○山中人。亦鬼自謂也。然。信也。疑。不信也。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考林氏曰。杜若取其芳。石泉取其潔。松柏取其貞。考曰。芳杜若。以杜若爲芳澤也。然。以爲然也。疑疑阻也。言君非不以吾言爲然。特以公子之譖。不能無疑阻。故曰然疑作。

靁塡塡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王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呴。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爲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猴善鳴。以興讒人。風以喩政。木以喩民。雷塡塡者君妄怒。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 **思公子兮徒離憂。** 王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憂愁也。朱靁。一作雷。塡。音田。又一作狖。余救反。颯。蘇合反。蕭。叶音搜。文苑作搜。若如字則憂。叶於驕反。○塡塡。雷聲。冥冥。雨貌。啾。小聲。又猨屬。離。罹也。考考曰。塡塡。雷聲也。雨冥冥。言往之雨者。至此益甚。而雷從之。天亦適夜矣。加以猨狖風木之哀號。眞爲凄絕。於是時也。終不得與山鬼相見。思公子之阻我。徒懷別離之憂而已。其意蓋傷己爲讒人所阻敗。不免終於遷謫也。其哀怨咨嗟。蓋至此而極

表獨立―表ハ特立ノ貌、容容ハ飛揚スル貌、靈修ハ山鬼ヲ謂フ○獨リ山上ニ立テバ、雲飛揚シテ脚下ニ在リ、雲晝ニ暗ク、東風飄リテ神靈ニ亦雨ヲ降ラシ、竟ニ山鬼ト相見ルコト難シ、然モ吾ハ山鬼ヲ留ムルニ專ニシテ、幽篁ノ中ニ歸ルヲ忘レヌ、何トナレバ予年既ニ老イ、山鬼ニアラザレバ、共ニ遊ブベキ者無ケレバナリ。

采三秀―三秀ハ芝草ナリ、公子ハ山鬼ノ侍者、君ハ山鬼ヲイフ○石徑ヲ經、榛莽ヲ披キ、芝草ヲ採リテ山鬼ニ贈ラントスレバ、山鬼我ヲ思ハザルニ非ルモ、我ト相見ルノ暇ナシ、コレ蓋公子我ヲ阻スルガ爲ナリ、因テ公子ヲ怨ンデ歸ルヲ忘ル。

期。獨不及受遺也。考曰。貍。王氏本作狸。

表獨立兮山之上。【王】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王】言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其下。雖白晝猶暝晦也。東風飄兮神靈雨。【王】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與和也。留靈脩兮憺忘歸。【王】靈脩謂懷王也。歲既晏兮孰華予。【王】晏晚也。孰誰也。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疲老。誰當復令我榮華也。【朱】下叶音戶。一無東字。而再有飄字。予。叶音與。○表。特也。雲反在下。言所處之高也。神靈雨者。言風起而神靈應之以雨也。靈脩。亦謂前所欲媚者也。欲俟其至。留使忘歸。不然則歲晚而無與爲樂矣。蓋鬼卒不來。而反欲使人造其所居也。【考】林氏曰。言予歲愈老。孰肯爲予光榮者。舍神無與徘徊也。考曰。表。特立無耦之貌。容容。飛揚貌。羌詞也。言己後來獨立於山上。於是雲皆在於下。晝既晦冥。神靈又降雨。難於與山鬼相見也。飄者。飄然乍起之貌。靈脩。言神靈而能自脩飾者。亦謂山鬼也。言欲留神靈。與之相親。此心專於留神。終至於憺然忘歸。所以然者。以予歲既老。非神無與遊也。東風飄。王氏本作東風飄飄。

采三秀兮於山間。【王】三秀謂芝草也。石磊磊兮葛蔓蔓。【王】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喩所在深也。怨公子兮悵忘歸。【王】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己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王】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己謀議

若有人――睇ハ横目ニ視ルナリ、子ハ山鬼ヲ云フ、窈窕ハ好キ貌、善行ニ喩フ○山鬼（山ノ神）ニアリ、山隈ニ立ツ、宛モ人ノ如シ、薜荔女蘿ヲ以テ衣帶トシ、美目眄然トシテ口モト愛嬌アリ、吾ガ善行アルヲ喜ビ、來リテ我ト歡ヲ結バント欲ス。

【案】玦ニ云フ、山鬼ハ山神ナリ、怪物ニアラズ。

乘赤豹――辛夷、石蘭、杜衡ハ皆香草ナリ○山鬼赤豹ニ乘リ衣帶ヲ改メテ山隈ヨリ來リ、芳馨ヲ折リテ思慕スル所ノ人ニ贈ラントセルモ、吾ハ竹林中ニ在リテ朝暮ヲ知ラズ、且道險難ナリシカバ、遂ニ期ニ後レテ贈物ヲ受クル能ハズ。

若有人兮山之阿。【王】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

被薜荔兮帶女羅。【王】女蘿兔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爲帶。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爲飾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王】睇微眄貌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眄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

子慕予兮譱窈窕。【王】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姱。是以故來見其容也。【朱】羅。一作蘿。睇。音第。譱。一作善。窈。音杳。窕。徒了反。○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女羅。兔絲也。睇微眄貌。美目眄然。又好口齒而宜咲也窈窕。好貌。以上諸篇。皆爲人慕神之詞。以見臣愛君之意。此篇鬼陰而賤不可比君。故以人況君。鬼喩己而爲鬼。媚人之語也。若有人者。既指鬼矣。子則設爲鬼之命人。而予乃爲鬼之自命也。言人悅己之善爲容也。【考】考曰。窈窕。喩善行。言山鬼喜我有善行。欲與我結歡。其意蓋謂楚王之嘗信任於我也。朱子本善作譱。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王】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貍。結桂與辛夷。以爲車旗。言其香潔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王】石蘭杜衡皆香草也。

折芳馨兮遺所思。【王】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王】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也。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也。

路險難兮獨後來。【王】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朱】從。才用反。貍。一作狸。衡一作蘅。折。音哲。遺。去聲。篁。音皇。來。叶音釐。○所思。指人之悅己。而己欲媚之者也。幽。深也。篁。竹叢也。後來。言其出之遲也。【考】林氏曰。上文被薜荔兮帶女蘿。言山鬼常服。至此又言被石蘭兮帶杜衡。言其出遊。服飾更美也。芳馨遺所思。言自山阿而來。以禮結納於人。凡爲所思者。皆受遺矣。不見天。不知早暮也。獨後來。言山路又崎嶇慢行遲

乘白黿——黿ハおほがめナリ、文魚ハ斑采アル魚、流澌ハ雪解ノ水ナリ○既ニ河神ト偕ニ白黿ニ乘リ文魚ヲ從ヘテ河渚ニ遊ビシニ、流澌紛然トシテ下リ來リテ、マタ我ガ遊ヲ妨グ。〔案〕玦ニ云フ、乘白黿ハ屈子之ニ乘リテ偕ニ遊ブナリ。

子交手——子、美人ハ河伯ヲイフ、隣隣ハ衆多ノ貌○是ニ於テカ、河神一タビ我ト手ヲ交ヘ、別ヲ告ゲテ東行セントス、吾乃チ之ヲ送リテ南浦ニ至レバ、水波來リテ我ヲ迎ヘ、魚亦相從ツテ我ヲ送ルヲ見ルノミ、悵然タルコト久之。

乘白黿兮逐文魚。王大鼈爲黿。魚屬也。逐從也。言河伯遊戲遠出乘龍。近出乘黿。又從鯉魚也。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王流澌解氷也。言屈原願與河伯久遊河之渚。而流澌紛然。相隨來下。水爲汚濁。故欲去也。或曰。流澌解散。屈原自比流澌者。欲與河伯離別也。朱黿音元。一無文字。魚叶上聲。澌音斯。從欠者。流氷也。從水者水盡也。此當從欠。下叶音戶。○大鱉爲黿。逐。從也。考考曰。言吾又欲與河伯遊於河之渚。遇流澌紛然將來下。亦不可與遊也。

子交手兮東行。王子謂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亦欲歸也。送美人兮南浦。王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己。南至江之涯。歸楚國也。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王媵送也。言江神聞己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鱗鱗侍從而送我也。朱滔。土刀反。隣。一作鱗。媵以證反。予叶音與。○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晉宋間。猶如此也。東行。順流而東也。美人與予。皆巫自謂也。媵。送也。既已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是其眷眷之無已也。三閭大夫。豈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乎。考考曰。美人。亦謂河伯。言吾既不得與河伯遊。於是河伯一與我交手。遂告別而東行。吾乃送之。至於南浦而還。則水波滔滔來迎我。魚亦鱗鱗相從而送我。是吾與河伯。一交手而已。遂不得從之遊。所以綣繾而不能自釋于懷也。鱗鱗。蓋借魚鱗字。謂其葺鱗相聚。所謂魚鱗雜遝也。朱子本作隣隣。河伯一篇。措辭比前後諸篇。殊爲瑟縮。蓋微變其節簇也。

右河伯

舊說以爲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謂黃河之神耳。考考曰。河伯。山鬼。比前篇諸神。位稍卑。是以其措辭皆頗狎。

ルヽチイフ、衝風ハ旋風ナリ、荷蓋ハ蓮葉ナ以テ車蓋トナスナリ、驂ハそへうま○吾河神ニ從ヒテ與ニ九河ニ遊バントスレバ、旋風忽チ來リテ水波大ニ起リ、竟ニ之ニ從フ能ハズ、徒ニ河伯ノ水車ニ乘リ荷蓋ヲ張リテ二龍ニ駕シ螭ヲ驂ニシテ遊戲セルヲ見ルノミ。〔案〕玦ニ云フ、乘二水車一ノ二句ハ屈子往キテ河伯ヲ迎ヘシナリ。水車ハ水ヲ渉ル車。

登崑崙――ワレ崑崙山ニ登リテ四望シ、河伯ノ居ヲ求ムルモ、心浩蕩トシテ據ル所ナシ、日暮レントスルモ悵然トシテ歸ルヲ忘レ、極遠ノ汀浦ヲ望ンデ思ヲ馳スルノミ。〔案〕玦ニ云フ、河伯至ラズ、遂ニ河ノ源ニ至リテ以テ之ヲ望ム。

魚鱗屋――靈ハ河神ナリ○河神ノ居ル所ハ、魚鱗ヲ以テ屋ヲ蓋ヒ、朱ヲ以テ龍ヲ堂ニ畫キ、紫貝ヲ門闕トシ、其宮ヲ丹塗ニス、美好此ノ如クナルニ、何爲レゾ水中ニ在ルヤ。

起兮橫波。【王】衝隧也。屈原設意與河伯爲友。倶遊九河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隧風。大波涌起。所託無所也。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王】言河伯以水爲車。驂駕螭龍而戲遊也。【朱】女。讀作汝。衝。一作泝。橫。一作水。揚二字。螭。丑知反。螭。音离。叶丑歌反。○此亦爲女巫之詞。女指河伯也。河。爲四瀆長。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衝。隧也。螭。如龍而黃。無角。【考】考曰。吾欲從河伯與遊於九河。遇衝風作起。水波至自傍。吾不可以從河伯。徒見河伯乘水車。駕龍驂螭而已。王氏本。橫上有水字。非是。

登崑崙兮四望。【王】崑崙山。河源所從出。

心飛揚兮浩蕩。【王】浩蕩志放貌也。言己設與河伯倶遊。西北登崑崙萬里之山。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陸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

日將暮兮悵忘歸。【王】言崑崙山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己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

惟極浦兮寤懷。【王】寤覺也。懷思也。言己心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碕。則中心覺寤。而復愁思也。【朱】懷。叶虛韋反。○崑崙。山名。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寤。覺也。懷。思也。【考】考曰。言吾登崑崙之山四望。以求河伯之居。然不能往從之遊。是以心意飛揚。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惟。亦思也。言遇日將暮。吾猶思河伯。悵然忘歸。又惟念河之極浦。中心覺寤而有懷下文所擧。是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王】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

靈何爲兮水中。【王】言河伯之屋。偉好如是。何爲居水中而沈沒也。【朱】堂。叶音同。○龍堂。以龍鱗爲堂也。【考】考曰。上二句。堂與宮韻。蓋東陽二韻。在古固得相通也。靈。亦統從衞群神而言。此二句。中與上文堂宮諧。魚與下文渚下浦予諧。靈何爲兮水中。意蓋暗謂。楚王自有邃殿高閣。足以深居自養。何必以往會秦王爲也。

青雲衣——天狼ハ星ノ名、貪殘ニ喩フ、弧ハ弓ナリ○日神青雲ヲ衣トシ、白霓ヲ裳トシ、長矢ヲ擧ゲテ天狼ヲ射ル、吾之ヲ觀、弓ヲ持チテ往キテ之ヲ輔ケントスレバ、則チ日既ニ西ニ沒シヌ、須叟ニシテ北斗先ヅ現ハル、日神即チ其柄ヲ執リテ桂香ノ酒ヲ酌メリ、敵ニ勝チテ飮酒ノ儀ヲ擧グルモノ、如シ、余更ニ轡ヲ執リテ高翔シ、之ニ從ハントスレバ、復タ冥々トシテ地ニ入リテ東ニ去リヌ。

與女遊——女ハ河伯（河神）ヲイフ、九河ハ黄河ノ下流ノ九派ニ分

青雲衣兮白霓裳。王言日神來下。青雲爲上衣。白蜺爲下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擧長矢兮射天狼。王天狼星名。以喩貪殘。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擧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操余弧兮反淪降。王言日誅惡已。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援北斗兮酌桂漿。王斗謂玉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王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

朱射。食亦反。一作躲。操。七刀反。弧。音胡。降。叶胡剛反。援。音爰。撰。鶵兎反。一無駝字。行。叶胡剛反。○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天狼。星名。晉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沒也。降。下也。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撰。持也。杳。深也。冥。幽也。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直東行而復上出也。考林氏曰。日甫落而北斗先見。卽持其柄而酌馨香之酒。有歸而飲至意。考曰。見日神射天狼。將操弧往而輔之。則已淪降矣。於是有援斗酌酒之事。更撰吾執轡之法。高翔欲往從日神。則復冥冥入地而東行矣。蓋東君一篇。措辭尤爲亢厲。且有日神進取捷速。已不及爲輔之慨。此其命意。與前後諸篇。殊不相似。林氏以爲。集群策除貪殘之敵。飲至策勳。蓋其有望於楚王深矣。今韻降在江。亦與前後狼漿翔等字諧也。

右東君

今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考林氏曰。東君。謂日也。

與女遊兮九河。王河爲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磐。鬲津也。衝風

縆瑟兮――縆瑟ハ絃チ強ク張レル瑟、簫鍾ハ簫聲ト相應ズル鍾ナリ、簴ハ鍾磬チ懸クル木ナリ、玉チ以テ之チ飾ル、故ニ瑤簴トイフ、鹹、竽ハ皆樂器ノ名、思ハ助辭ナリ、靈保ハ神巫ナリ、賢姱ハ賢ニシテ好修ナルナリ、翾ハ飛揚ルナリ、曾ハ擧ルナリ、飛ブナリ、其ノ飛揚スルコト翡翠ノ如シ、故ニ翠曾トイフ、蔽日ハ日神從衛ノ多キチイフ○衆ミナ歡喜シ、相與ニ舞樂チ奏シテ日神チ娛マシムルチイフ。

〔案〕王念孫云フ、簫摍通ズ、廣雅ニ曰ク、摍擊也ト、瑤ハ讀デ搖ト爲ス、搖ハ動ナリ、招魂ニ曰ク、鏗鐘搖簴ト、王注ニ曰ク、鏗撞也、搖動也ト、縆瑟以下ノ句相對シテ文チ爲セリ。

顧自懷也。羌詞也。日容色與日出鞺鞳之聲皆足以娛人。是以觀者莫不憺然安樂而忘歸也。忘歸承撫馬安驅而言。色聲朱子本作聲色。

縆瑟兮交鼓。 王 縆急張弦也。交鼓對擊鼓也。 **簫鍾兮瑤簴。鳴鹹兮吹竽。** 王 鹹竽樂器名也。言己願供修香美。張施琴瑟。吹鳴鹹竽。列備衆樂。以樂太神也。 **思靈保兮賢姱。** 王 靈謂巫也。姱好貌。言己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 **翾飛兮翠曾。** 王 曾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翾然若飛。似翠鳥之擧也。 **展詩兮會舞。** 王 展舒也。 **應律兮合節。** **靈之來兮蔽日。** 王 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朱 縆一作組。古登反。蕭一作簫。簴其呂反。鹹一作篪。並音池。姱叶音戶。翾許緣反。曾作滕反。與翾同。應於證反。節叶音即。○縆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周禮有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歟。簴懸鍾磬之木也。瑤簴以美玉爲飾也。鹹竽。樂器名也。鹹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神巫也。翾小飛輕揚之貌。曾。擧也。又翥飛也。言巫舞工巧。翾然若羣鳥之擧也。展詩猶陳詩也。會舞猶合舞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五聲之高下。節謂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也。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

考 林氏曰。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瑤簴以玉飾架也。鹹篪通。靈保神巫也。翾翥飛也。展陳也。應律兮合節。皆中於樂也。蔽日謂其多也。考曰。交鼓彼此交鼓瑟也。思蓋語助。如大雅思齊大任之思。姱好也。賢姱謂賢而好脩也。會舞聚衆共舞也。靈統從衛群神之辭。是言日色清明。衆皆歡喜。相與鼓樂以娛日神也。此一節每句押韻。獨曾字似失韻。竊疑曾蓋翥之訛。朱子云。曾作滕反。與翾同。蓋舊作翥。與翾字形相似。遂展轉訛爲曾也。翥章庶反。與前後姱舞諧。說文。翥飛擧也。是言巫舞工巧。身體輕妙。如翠鳥之擧也。或云。是咏日也。而言蔽日可乎。曰所謂蔽日特言日神從衛之多。且以諧韻也。古人行文不拘如此。是其所以爲勝。而後人終不能及也。王氏本鍾作鐘。

暾將出――暾ハ日ノ出ル貌、扶桑ハ木ノ名、日其下ヨリ出ヅ、檻ハ闌干ナリ、皎皎ハ光明ノ貌○日將ニ東方ヨリ出デントシ、暾暾トシテ吾ガ闌干ヲ照ス、是ニ於テ吾亦馬ヲ驅リテ日神ヲ迎ヘントスレバ、則チ皎然トシテ夜既ニ明ケヌ。

駕龍輈――輈ハ車ノながえナリ、委蛇ハ長キ貌○日神龍ヲ轅トナシ、雷車ニ乘リ、雲旗ヲ建ツ、ソノ儀衞ノ甚盛ナルヲ觀、長嘆大息シテ、將ニ上リテ之ニ親近セントス、然モ其尊嚴ヲ憚リ、低個シテ自ラ懷フ、アヽ日神ノ容色ト其ノ轄轄トシテ天ヲ輾ル聲ト、皆以テ人ヲ娛マシムルニ足ル、觀ル者安樂シテ歸ルヲ忘レザルハナシ。

右少司命

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爲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歟。

暾將出兮東方。【王】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大也。照吾檻兮扶桑。【王】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仭。日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爲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王】余謂日也。夜晈晈兮既明。【王】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行。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幽昧之夜。猶晈晈而自明也。【朱】暾。它昆反。檻。戶黯反。晈字從日。與皎同。明。叶音芒。○暾。溫和而明盛也。吾主祭者自吾也。檻。楯也。扶桑。見騷經。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而來。卽乘馬以迎之。而夜既明也。【考】考曰。暾。類篇亦作晻。謂日初出時。光容敦大之貌。非直謂日爲暾也。日光發自扶桑。遠照吾檻楯。故曰照吾檻兮扶桑。於是吾亦撫馬徐驅。將往迎日神。則晈然既明矣。晈晈。朱子本作皎皎。

駕龍輈兮乘雷。【王】輈車轅也。載雲旗兮委蛇。【王】言日以龍爲車轅。乘雷而行。以雲爲旌旗。委蛇而長。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王】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俳佪太息。顧念其居也。羌聲色兮娛人。【王】娛樂也。觀者憺兮忘歸。【王】憺安也。言日色之光明照燿。四方之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憺然意安而忘歸也。【朱】輈。張留反。雷。叶音纍。委蛇。一作逶蛇。上。時掌反。低。一作俳。一作儃。懷。叶胡威反。聲色。一作色聲。○輈。車轅也。龍形曲似之。故以爲轅。雷氣轉似輪。故以爲車輪。言乘此車。以往迎日。又以驟登高遠。而低佪顧懷。遂見下方所陳鍾鼓竽瑟聲音之美。靈巫會舞容色之盛。足以娛悅。觀者使之安肆喜樂。久而忘歸。如下文之所云也。【考】考曰。言觀日神儀衞之盛。一長太息。將騰上與之親近。然心憚其尊嚴。更低佪而

ナ紓ウスルナリ○吾、司命ニ棄テラレタルモ、猶ホ牽戀ノ情ニ堪ヘズ、因テ司命ヲ邀ヘテ與ニ天池ニ沐シ、髮ヲ向陽ノ山阿ニ晞カサシメントスレドモ、司命肯テ來ラズ、徒ニ風ニ臨ンデ浩歌スルノミ。

孔蓋兮──孔蓋ハ孔雀ノ尾ヲ以テ車蓋トセルナリ、翠旍ハ翡翠ノ羽ヲ以テ作レル旗ナリ、彗星ハ邪惡ニ喩フ、幼艾ハ年少美好ノ者、善者ニ喩フ○司命九天ニ登リ、邪惡ノ者ハ之ヲ掃ヒ、善ナル者ハ之ヲ擁護シ、心ヲ執ル公正ナリ、是レ宜シク民ノ儀正トナスベキナリ（蓋シ楚王モ亦ヨク此ノ如クナランコトヲ冀フナリ）

貌也。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朱】女。讀作汝。咸下。一有之字。池一作沱。並叶音陀。晞。音希。熾。一作美。徠。一作來。怳。許往反。○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怳。失意貌。此復爲神語。以命巫者。女及美人。皆指巫也。言欲與女沐於咸池。而望汝不至。遂怳然。而浩歌也。【考】考曰。女。亦謂司命也。言吾既爲司命所放棄。然猶不能無牽戀焉。因欲邀司命。與沐於天池。令司命得晞髮於向陽之山阿。是希望之辭。而述其追攀思慕。不能已也。怳。怳通。自失貌。言吾欲與司命遊。然司命既去。望之未肯下來。徒有臨風怳然浩歌而已。蓋其有懷於楚王深矣。朱子本美作熾。來作徠。

孔蓋兮翠旍。【王】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翡翠之羽爲旌旗。言殊飾也。登九天兮撫彗星。【王】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慫長劍兮擁幼艾。【王】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絶凶惡。擁護萬民。長少各使得其命也。蓀獨宜兮爲民正。【王】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爲萬民之平正也。【朱】旍。一作旌。此句上。一有揚字。彗。詳穢反。慫。一作竦。並息拱反。正。叶音征。○孔蓋。以孔雀尾爲車蓋。翠旍。以翡翠羽爲旌旗。撫。掃除之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慫。挺拔之意。幼。少也。艾。美好也。語見孟子戰國策。即指上美人也。正。平也。此蓋更爲衆人之詞。以贊神之美。言其威靈氣燄。光輝赫奕。又能誅除凶穢。擁護良善。而宜爲民之所取正也。【考】考曰。旍。旌也。竦。謂高揭而豎之。艾。刈同。謂新草可剗刈。因以爲少年美好者之稱。孟子所謂少艾。是也。蓀亦謂司命。正。儀正也。言司命登天。邪惡者撫摩而去之。年幼美好者。擁衞而保之。其執心公方。無所阿私。乃爾。此宜爲民儀正。葢己雖不能與司命相得。猶追攀思慕。而極尊崇之。其意葢冀楚王之一旦悔過。發政施仁。如司命所爲也。撫彗星。誅惡也。擁幼艾。褒善也。褒善誅惡。爲司命之職。故知是亦因司命立言也。夫三閭作賦。每篇措辭。常與題目相副如此。因念。東皇太一一篇。造語尤爲莊重。且其於祭之者。初無有從違。葢以其神最尊。自與他群神有不同也。王氏本旍作旌。蓀獨宜之蓀作荃。朱子本竦作慫。

ゼズ、今其去ルヤ復タ一辭ヲ告ゲズ、回風ニ乘リ、雲旗ヲ翻シテ我ヲ棄テ、遠ク去リヌ、ア、悲ハ生別離ヨリ悲キハナク、樂ハ新相知ヨリ樂キハナシ、生別離ノカクモ早キヲ知ラバ、寧ロ初メヨリ相知ラザルニ如カザルナリ。

荷衣兮——儵而ハ忽然ニ同ジ、帝ハ天帝ナリ〇司命荷衣ヲマトヒ、蕙帶ヲ垂レ、忽然トシテ來リ、又忽然トシテ去リ、夕ニ天帝ノ郊ニ宿シ、久シク留リテ天際ニ在リ、果シテ何人ヲカ待ツ、ソレ或ハ意アリテ我ヲ顧望スルカ。

與女沐——女、媺人ハ司命ヲイフ、咸池ハ星ノ名、天池ナリ、晞ハかわかすナリ、阿ハ曲隅ナリ、怳ハ自失ノ貌、浩歌ハ大聲ニ歌ヒテ憂

莫樂兮新相知。王 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別離之憂也。朱 辭。一作詞。〇此爲巫言。司命初與己善。後乃往來飄忽。不言不辭。乘風載雲以離於我。適相知而遽相別。悲莫甚焉。於是乃復追念始者。相知之樂也。考 考曰。不言不辭。言司命獨與我目成而已。初無交一言。今乃復忽然棄我。乘風載旗。而遠去者。何邪。此深自疑訝之辭。而攀戀思慕之情。亦在其中矣。又言吾固有深恃於司命。而司命乃忽棄我遠去。是爲生別離。人生之悲。莫過焉。顧思嚮者與我目成。是相知心也。人生豈復有過於新相知心之樂者哉。蓋以今之切於哀傷。反思往時目成之樂。若曰蚤知倏忽爲別之如此。初不如無相知心之爲愈也。其意蓋以爲。非有懷王之寵任我於前。今之哀痛惻怛。未必至如此之甚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王 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夕宿兮帝郊。王 帝謂天帝。君誰須兮雲之際。王 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己。朱 帶。叶丁計反。儵。一作倏。〇此亦爲巫言。神之始也。雖儵然不言而來。今乃忽然不辭。遂去而宿於天帝之郊。不知其何所待於雲之際乎。猶幸其有意而顧己也。考 考曰。司命既棄我而去。夕則宿於天帝之郊。久留在雲際。不知其所期待。果何人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古本無此二句。王逸亦無注。補曰。此河伯章中語也。當刪去。

與女沐兮咸池。王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女髮兮陽之阿。王 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己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已。冀蒙天祐也。望媺人兮未徠。王 美人謂司命也。臨風怳兮浩歌。王 怳失意

龝蘭兮蘪蕪――龝ハ古ノ秋ノ字、蕪ハ芳シキ貌、蘪蕪ハ和名をんなかづら、夫人ハ萬民ヲ謂フ、蓀ハ司命ヲイフ○新ニ神ヲ供スル堂ヲ造リ、又芳草ヲ堂下ニ雜植スレバ、綠葉素枝、芳香ヲ放チテ人ヲ襲フ、因テ司命ニ告ゲテ曰ク、天下ノ萬民、各自ラ美子孫アリ、司命何爲レゾ其壽命ヲ主リテ愁苦スルヤト。

秋蘭兮靑靑――滿堂美人ハ群臣一堂ニ會セルヲイフ、目成トハ相視テ親好ヲ成スヲ謂フ○己神ニ事ヘテ崇敬、芳華ヲ雜植シ、莖葉紫綠、芬香益暢ブ、是ニ於テカ萬民衆多、美人並ビ會シテ一堂ニ在リ、而モ司命獨リ吾ト相視テ親好ヲ成セリ、（蓋シ懷王嘗テ原ヲ群臣中ニ拔キ、國事ニ任ゼシメシヲ謂フ）――入不言――生別離トハ司命ノ我ヲ棄テヽ去ルヲ謂フ、新相知トハ往キニ目成セルヲ謂フ○司命タヾ我ト目成セルノミ、其來ルヤ言ヲ通

龝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王】言己供神之室。閑而淸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之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王】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夫人兮自有美子。【王】夫人謂萬民。蓀何以兮愁苦。【王】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爲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朱】龝。古秋字。一作秋。下同。麋。或從艸。下叶音戶。予。叶音與。夫。音扶。兮字。一在自有字下。蓀。一作荃。下同。○蘪蕪。芎藭葉名。似蛇床而香。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七八月開白花。羅生。言二物並列而生也。襲。及也。少司命亦陽神而少卑者。故爲女巫之言以接之。上四句興下二句也。夫人。猶言彼人。如左傳之言不能見夫人也。美子。所美之人也。蓀。猶汝也。蓋爲巫之自汝也。言彼神之心。自有所美而好之者矣。汝何爲愁苦。而必求其合也。【考】考曰。襲予。言香氣鬱勃。來薄於我也。此言新造會神之堂。又雜植芳草。極爲芳潔也。夫人以下。擧己告司命之辭也。

龝蘭兮靑靑。綠葉兮紫莖。【王】言己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王】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望。成爲親親也。【朱】靑。音菁。○靑靑。茂盛貌。言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以成親好。此亦上二句。興下二句也。至此則神降於巫。而非復前章之意也。【考】考曰。滿堂美人。謂群神同會于一堂也。在群神中。獨與我目成者。以往有一言之相知也。其意蓋謂懷王嘗拔我於群臣之中。任以國事。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目成。蓋謂此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王】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詞。其志難知。乘回風兮載雲旗。【王】言司命之去。乘回風。載雲旗。形貌不可得見。

悲莫悲兮生別離。【王】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己當之也。　樂

人ノ我ト相遠キヲ思ヘバ、自ラ延佇回望ヲ禁ズル能ハズ、因テ自ラ顧ミ自ラ思ヒ、更ニ悲愁ヲ生ゼシム。

愁人兮——己悲愁ストモ復タ奈何トモスベカラズ、願クハ善ヲ行フコト今ノ如クシ虧クルコトナカランノミ、人命ヲ天ニ受ク、貧富貴賤、各當ル所アリ、其ノ衆人ト疏遠ナル、亦命ノミ、人力ノ奈何トモスベカラザル所ナリ。

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爲誓。長立而望想。愈念楚國。愁且思也。【朱】轔轔。一作軨軨。並音鄰。沖。持弓反。一作狆。天。叶鉄因反。竚。直呂反。思。去聲。○轔轔。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言神既去。而不留。使己延望而怨思也。【考】考曰。竚久立也。延竚。謂久立之甚。言己以身寄神。乘龍沖天。於是又思衆人之與我相遠。不免延竚而廻望。吾亦內顧自思。更令我心悲愁也。結桂枝。喩持高節。

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王】虧歇也。言己愁思。安可柰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無有歇也。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王】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當富貧者。是天祿也。己獨放逐離別。不復合會。不可爲思也。【朱】何。叶音奚。當。丁浪反。可。一作何。可上。一有不字。皆非是。○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又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之所能爲也。因祀司命。而發此意。則原所以順受其正者亦嚴矣。【考】考曰。孰。何也。言人受命於天。各有所當。吾已如此。其與衆人有離合。亦命而已。非人所能爲也。蓋司命主握萬民年命。善者褒之。惡者罰之。無有邪枉於其間。所謂乘淸氣兮御陰陽。是也。若夫三閭。亦行己方正。與司命無異。是以爲司命所親愛。與俱導天帝。行于九州。言己與神無違也。既已與神無違。而衆人之不悅於三閭者。正在此矣。故曰。衆莫知兮余所爲。夫爲衆人所不悅。日成疏隔。然吾猶未忍恝然與之絕。於是將有瑤華之贈。但吾願行善常如此。義不可枉己以從衆。其與衆人爲離合。亦無柰之何也。此固忠厚之至。而篇中莫不著著與司命相副。可不謂巧絕乎。余又念。三閭作九歌。欲得群神與之游。而神莫我顧。獨有大司命。以三閭行義。與此相肖。願爲所親愛。是三閭有得於神明者。止有大司命而已。然一得志於大司命。乃又爲衆人所疾惡。爲三閭者。不亦難乎。注此篇畢。爲是三嘆。

右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靈衣兮――靈衣ハ神衣ナリ、被被ハ長キ貌、陸離ハ美好ノ貌○吾已ニ身ヲ以テ神ニ寄セ、神衣ヲ服シ、玉ヲ佩ビ、陰ヲ出デ、陽ニ入リ、神ト周遊シテ違フナシ、是ヲ以テ衆余ノ爲ス所ヲ知ルナシ（變化循環窮ナキヲ言フ）

折疏麻――疏麻ハ神麻ナリ、瑤華ハ玉華ナリ○衆、余ノ爲ス所ヲ知ルナシ、是ヲ以テ衆人ト日ニ疏遠ナリ、然モ舊誼忘ルベカラズ、神麻ノ花ヲ折リ我ト離居セル衆人ニ遺ラントスルモ、吾亦既ニ衰老セリ、今ニシテ相近ヅクヲ得ズバ、更ニ益疏遠ナラントス、是亦如何トモスルナキノミ。

乘龍兮――轔轔ハ車ノ聲ナリ、延佇ハ久シク佇立スルナリ、結桂枝ハ高節ヲ持スルニ喩フルナリ、○吾今神龍ニ乘リ天ニ沖スルモ、衆

神。與神無違也。

靈衣兮被被。【王】披披長貌。玉佩兮陸離。【王】言己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披披而長。玉佩衆多。陸離而美也。壹陰兮壹陽。【王】陰曖也。陽明也。衆莫知兮余所爲。【王】屈原言己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爲作也。【朱】被。一作披。並音披。〇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考】考曰。披披。飄擧之貌。陸離。解見離騷。言吾已以身寄神。服神衣佩玉。出陰入陽。隨一氣之和而行。與神無違。是以衆莫知余所爲也。披披。朱子本作被被。

折疏麻兮瑤華。【王】疏麻神麻也。瑤華玉華也。將以遺兮離居。【王】離居謂隱者也。言己雖出陰入陽。流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己行度如玉。不以苦樂易其志也。老冉冉兮既極。【王】極窮也。不寖近兮愈疏。【王】寖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疑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也。【朱】折。音哲。華。叶芳無反。遺。去聲。寖。一作侵。一作浸。愈。一作踰。〇疏麻。神麻也。極。窮也。寖。漸也。疏。遠也。此以神既去。而思之如雲中君卒章之意也。【考】考曰。言衆莫知吾所爲。是以吾與衆日疏。但舊誼之不可忘。將折疏麻之華。以贈與我離居之衆人。獨奈吾亦冉冉既極衰老。而不得稍與衆相近。更逐年益致遠隔也。

乘龍兮轔轔。【王】轔轔車聲。詩云。有車轔轔。高駝兮沖天。【王】言己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神龍。轔轔然而有節度也。抗志高行。沖天而驅。不以貧困有挫撓也。結桂枝兮延竚。【王】延長也。竚立也。詩曰。竚立以泣。羌愈思兮愁人。【王】言己乘龍沖

君廻翔――君、女、予ハ皆司命ヲ謂フ、空桑ハ山ノ名、總總ハ多キ貌、九州ハ支那全土ヲ謂フ○司命徐ニ回運飛翔シテ來リ下ル、因テ空桑ヲ踰エテ之ヲ迎ヘ之ニ從ヘバ、司命乃チ言フ、九州ノ民人衆多ナルモ其ノ壽考夭折、皆自ラ施シ行フノ致ス所ニシテ、固ヨリ我ニ關セザルナリト。

高飛兮――君ハ司命ヲ謂ヒ、帝ハ天帝ヲ謂フ、九坑ハ九州ト言フガ如シ○司命徐ニ飛ビ高ク翔リ、常ニ清明ノ氣ニ乘リ、陰陽（陰ハ殺ヲ主リ、陽ハ生ヲ主ル）ヲ調適シ、人ヲシテ疾疫ノ患ナカラシム、是ニ於テ吾亦心ヲ執ルコト謹謙止實ニシ、司命ト天帝ヲ導キ、遍ク九州ノ野ヲ行ク（身ヲ以テ神ニ寄託シ、神ト遊フナキヲ言フ。）【案】兪樾云フ、齊速ハ即チ齊遬ナリ、禮記ノ鄭注ニ齊遬ハ謙愨貌也ト、正義ニ云フ自斂持不敢自寬奢ト。

也。凍雨。暴雨也。灑塵。以清道也。【考】考曰。紛。散亂貌。蓋披雲乘之。雲必散亂。故曰紛。言將迎司命。故開天門。乘玄雲。又令風伯雨師先驅。且爲神拭路也。

君廻翔兮以下。【王】回運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廻運而來下也。踰空桑兮從女。【王】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愬神明。陳己之寃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紛總總兮九州。【王】總總衆貌。何壽夭兮在予。【王】予謂司命也。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朱】下。叶音戶。女。讀作汝。予。叶音與。○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回翔。盤旋也。空桑。山名。總總。衆貌。予者。贊神而爲其自謂之稱也。言見神既降。而遂往從之。因歎其威權之盛。曰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夭之命。皆在於己也。【考】考曰。司命自天門回翔而下。因就其處迎之。故曰從女。紛亦散亂貌。言人衆紛雜聚居也。予。司命自予也。姑舉司命之言。故曰予。上下皆指司命曰君。此則曰女曰予。變文諧韻耳。

高飛兮安翔。【王】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其度。則復徐飛高翔而行。乘清氣兮御陰陽。【王】陰主殺。陽主生。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民生死之命也。吾與君兮齊速。【王】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也。速疾也。導帝之兮九坑。【王】言己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道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冀得陳己情也。【朱】清。一作精。齊。如字。又音咨。又側皆反。一作齋。非是。速。禮記。作遬。音速。導。一作道。坑。一作阬。音岡。○乘。猶乘車。清氣。謂輕清之氣。御。猶御馬。陰陽。則兼清濁變化而言也。齊速。整齊而疾速也。導。奉引也。帝。天帝也。之。適也。坑與岡同。謂山脊也。九坑。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山鎭。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也。此言已得從神明登天極。奉至尊。而周宇內也。【考】考曰。陰陽。猶言寒溫。御陰陽。謂調適陰陽也。齋齊同。齋速。齊一而斂速也。阬。阬谷也。人衆所居。皆在山岳間平地。故曰九阬。猶言九州之阬。帝。天帝也。言司命徐飛高翔而行。常乘天地清明之氣。調適陰陽。使人無疾疫之患。於是吾亦執心齊一而斂速。與司命導天帝。遍行于九州之野。言其以身寄

廣開兮——紛ハ雲ノ亂スル貌、飄風ハ廻風ナリ、凍雨ハ暴雨ナリ〇吾將ニ司命（天神ノ名）ヲ迎ヘントス、因テ天門ヲ開キ、黑雲ヲ披イテ之ニ乘リ、風伯ヲシテ先驅シ、雨師ヲシテ路ヲ清メシム。

篇同。捐袂。遺襍。卽捐玦遺佩之意。然玦佩貴之。而袂襍親之也。汀。平也。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以其既遠去而名之也。考考曰。襍。說文。南楚謂禪衣曰襍。段玉裁以爲。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關之東西謂之禪衣。王逸以爲襜襦。非也。醴浦。澧浦也。言見湘夫人將去。吾乃捐袂遺襍。更欲輕裝而從之。且采芳草。以贈遠去之湘夫人。顧吾既不得與湘夫人游。然猶得遠而望見之。此亦一時之幸。固非可屢得。是以湘夫人雖去。此心牽戀。逍遙而容與。未忍遽棄去也。蓋懷王時。三閭固因讒搆。一遷於江南矣。已而懷王。思其才。欲召而用之。三閭亦聞王召己也。意欲致其忠貞。有以輔王。故篇中曰。聞佳人兮召予。及築室兮水中。聚衆芳。務爲裝飾者。謂此也。於是讒人又起而沮之。王遂意變。而復疎三閭。據史。三閭還自貶。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反。遇懷王釋去張儀。諫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又十許歲。懷王將入秦。又諫。不聽。此其爲子蘭輩所沮明矣。故曰。九疑繽兮並迎。言子蘭輩疏斥三閭。令王不與之相親也。其意若王特以讒人之故斥己。初非出王意者。篇末乃至捐袂遺襍。欲輕裝而從之。蓋知王意實非有惡於我也。此其攀戀思慕。比前篇更加深者以此也。其曰聞佳人召予。曰將騰駕兮偕逝。又擧荷蓋蓀壁紫壇等語粧點之。及至九疑繽兮並迎。皆寄意於縹緲之間。使人思而得之。此其措辭輕妙。與後世詞家。黏黏循跡。不免泥滯者。逈然自別也。醴。朱子本作澧。

右湘夫人

考考曰。自古相傳。堯二女娥皇女英爲舜妃。追舜而南。溺死於湘水。後人崇祀娥皇爲湘君。女英爲湘夫人。屈原蓋亦因世俗所傳立言也。此篇命意。與前篇略同。而其追攀。比前篇更加深矣。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 王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爲大開禁門。使乘玄雲而行。 **令飄風兮先驅。** 王廻風爲飄。 **使涷雨兮灑塵。** 王暴雨爲涷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爲拭路也。朱涷。音東。從水。灑。一作洒。並所宜反。塵。叶除旬反。〇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廣開者。爲神將降也。吾主祭者之自稱也。大司命陽神而尊故但爲主祭者之詞。乘玄雲者。知神將降。而往迎之也。飄風。回風

合百草——靈ハ九嶷山神ナリ○草花ヲ合セテ庭中ニ盈テ、芳馨ヲ積デ門廡トナシ、乃チ帝子ヲ迎ヘテ共ニ居ラントス、圖ラザリキ、舜亦九嶷山神ヲシテ繽然(衆多ノ貌)トシテ雲ノ如クニ來リ、帝子ヲ迎ヘ去ラントハ。[案]玦ニ云フ、廡ハ憮ナリ、其ノ門ヲ覆フヲ言フ。

捐余袂——褋ハひとへぎぬ、遠者トハ湘夫人ノ侍女ヲイフ、其遠ク去リシヲ以テナリ○湘夫人ノ去ルヲ見、以爲ラク裝飾スルモ益ナシト、乃チ衣物ヲ棄テ、汀洲ニ杜若ヲ採リデ侍女ニ贈ラントス、顧フニ吾既ニ湘夫人ト遊ブヲ得ズト雖、好機再得ベカラズ、因テ遠ク望ンデ自ラ慰ム。

築水中之室。欲其芳潔如是也。考 考曰。葺之兮荷蓋。猶言葺之以荷蓋。荷蓋。荷葉也。搿。掬同。擗。擗開也。橑。說文。椽也。櫋音眠。說文。屋櫋聯也。又云。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段玉裁云。釋名。梠或謂之櫋。櫋緜也。緜聯榱頭。使齊平也。此言以蕙草為櫋聯者。今乃擗開之。且供張也。為芳。謂以為芳澤也。芷葺兮荷屋。謂上文葺以荷蓋者。今復置白芷於其上也。繚之兮杜衡。亦與言繚之以杜衡同。言將與帝子遊。因就水中築室。積聚衆芳。修飾彌盛。以為待神之所也。

合百草兮實庭。王 合百草之花。以實庭中。

建芳馨兮廡門。王 馨香之聞遠者。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思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也。

九嶷繽兮並迎。王 九嶷山名。舜所葬也。

靈之來兮如雲。王 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也。朱 廡。音武。嶷。一作疑。迎。去聲。○馨。芳之遠聞者。廡。堂下周屋也。言合百草之花。以實庭中。積芳馨。以廡其門也。九嶷。山名。舜所葬也。言舜使九嶷山神。繽然來。迎二妃。而衆神從之。如雲也。將築室依湘夫人。以為鄰。而舜復迎之以去。則又不得見之。考 繽盛貌。言吾方築室。欲迎帝子與居。不意舜復令召之從衛。群靈之來迎者。繽然如雲。湘夫人將與之去也。此一節。在首蓋字。與上章裔澨逝諧。後則門與雲諧。古人用韻不拘如此。固與後世所論不同也。

捐余袂兮江中。王 袂衣袖也。

遺余褋兮澧浦。王 褋。襜襦也。屈原設託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

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王 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

時不可兮驟得。王 驟數也。

聊逍遙兮容與。王 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朱 袂。彌蔽反。遺。平聲。褋。音牒。搴見上篇。汀。宅丁反。遺。去聲。者叶音渚。又音覩。與。一作冶。○袂。衣袖。褋。襜襦也。此篇首末。大指與前

聞佳人——荷蓋ハ蓮葉ナリ○適湘夫人余ヲ召スト聞キ、馬ニ駕シ奔馳シテ此ト遊バントス、因テ室ヲ水中ニ築キ之ヲ葺クニ荷葉ヲ以テス。

〔案〕兪樾云フ、葺之ハ當ニ芷葺ニ作ルベシ、芷ノ字闕壞僅ニ下半ノ止ノ字ヲ存シ、誤テ之ノ字ニ作リ、更ニ葺ノ字ノ下ニ移セシノミ、芷葺荷蓋ハ芷ヲ以テ葺トナシ、荷ヲ以テ蓋トナス、其ノ清潔ヲ極言セシナリ。

蓀壁兮——蓀ヲ以テ壁ヲ飾リ、紫貝ヲ累ネテ室壇トシ、香椒ヲ堂上ニ布キ、桂ヲ棟トシ蘭ヲ榱トシ、辛夷（香草）ヲ戸楣トシ、葯（白芷）ヲ以テ房室ヲ飾リ、薜荔ヲ帳トシ、蕙ヲ敷物トシ、白玉ヲ鎭（おもし）トシ、石蘭（香草）ヲ布キテ芳澤トシ、荷屋ニ加フルニ白芷ヲ以テシ、之ニ繚フニ杜衡ヲ以テセリ。

〔案〕上ノ荷蓋ハ室、此ノ荷屋ハ堂ナリ。

聞佳人兮召予。[王]予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王]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王]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朱]葺。子入反。荷上。一有以字。蓋叶居又反。○佳人。謂夫人也。偕。俱也。逝。往也。言與召己之使者俱往也。葺。蓋也。築室水中。將託神明而居處也。[考]考曰。裔。衣裔也。故亦謂水涯爲水裔。佳人。謂湘夫人也。言吾欲邀湘夫人與相見。然其實如麋而食於庭中。蛟而游於水裔。夫麋豈有食於庭中。而蛟豈有游於水裔哉。吾固知其失宜。難於得如所欲。然吾終不能自釋于懷。於是朝則馳馬於江皐。至夕遠濟自西澨。必欲邀湘夫人與相見。適聞湘夫人有召予之言也。將欲復命駕騰馳。往與此遊。逝者。往而不反之辭。偕逝。謂得與帝子遊。不必願復還也。

蓀壁兮紫壇。[王]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爲室壇。匊芳椒兮成堂。[王]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王]以桂木爲屋棟。蘭橑。[王]以木蘭爲榱也。辛夷楣兮[王]辛夷香草。以作戸楣。葯房。[王]葯白芷也。房室也。罔薜荔兮爲帷。[王]罔結也。言結薜荔爲帷帳。擗蕙櫋兮既張。[王]擗折也。折蕙覆櫋屋。白玉兮爲鎭。[王]以玉鎭坐席也。疏石蘭兮爲芳。[王]石蘭香草。疏布陳也。芷葺兮荷屋。[王]葺蓋屋也。繚之兮杜衡。[王]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朱]蓀。一作荃。壇。音善。匊。古播字。本作[illegible]。一作播。成。一作盈。橑。音老。楣。音眉。葯。音約。又音握。罔與網同。擗。一作辟。普覓反。又音覓。一作擘。櫋。音綿。玉兮蘭兮下。一皆有以字。鎭。一作瑱。葺下。一有之字。繚。音了。○紫。紫貝也。紫質黑點。壇。中庭也。匊。布也。蘭。木蘭也。橑。椽也。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其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楣。門戸上。横梁也。葯。白芷葉也。罔。結也。結以爲帷帳也。在旁曰帷。擗。折也。析蕙以爲屋。櫋。聯也。鎭。壓坐席者也。石蘭。香草。疏。布陳也。繚。縛束也。言以杜衡繚其屋也。此言其所

沅有芷——沅水ニ芷アリ、澧水ニ蘭アリ、芷蘭ヲ見レバ忽チ湘夫人ヲ聯想セシム、吾湘夫人ヲ思ヘドモ、其尊ヲ瀆サンコトヲ懼レテ敢テ言ハズ、恍惚トシテ遠ク望メバ、タヾ流水ノ潺湲タルヲ聞ク。

麋何爲——湘夫人ト相見ンコトヲ欲スルモ、麋ノ山林ニ在ルベクシテ、然モ庭中ニ在リ、蛟ノ深淵ニ在ルベクシテ、然モ水涯ニ在ルガ如ク、既ニ其宜シキヲ失ヘバ、志ノ遂ゲル能ハザルヲ知レリ、然モ自ラ巳ム能ハズ、朝ニ馬ヲ江澤ニ馳セ、夕ニ西涯ヲ渡リ必ズ湘夫人ヲ迎ヘントス。

期。將待夕供張而迎之。然帝子未必肯與我相見。則吾之所爲。譬如鳥而集於蘋中。罾而施於木上。固知其無能得也。白蘋。朱子本作白薠。

沅有芷兮澧有蘭。【王】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 **思公子兮未敢言。**【王】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王】言鬼神慌惚。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流而潺湲也。【朱】芷。一作茝。澧。一作醴。非是。荒忽。一作慌惚。音同。○此章興也。澧。水名。見禹貢。公子。謂湘夫人也。帝子而又曰公子。猶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曰公子公主。古人質也。思之而未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所謂興者。蓋曰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何我之思公子。而獨未敢言耶。思之之切。至於荒忽。而起望。則又但見流水之潺湲而已。其起興之例。正猶越人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而以芷叶子。以蘭叶言。又隔句用韻法也。【考】考曰。言沅水則有芷。澧水則有蘭。皆足以爲神贈也。公子。蓋謂公子蘭。譖三閭於王。致令遠見放。三閭蓋不能無怨焉。故公子二字。一見于此。再見于山鬼。言吾將以芷蘭贈帝子。然恐公子阻我。是以未敢有進言。此心慌惚。獨自遠望之。不得進與帝子相見。徒觀流水潺湲而已。

麋何爲兮庭中。【王】麋獸名。似鹿也。 **蛟何爲兮水裔。**【王】蛟龍類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陞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隷也。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王】濟渡也。澨水涯也。自傷驅馳不出湘潭之間。【朱】麋。音眉。爲。一作食。裔。一作褎。澨。音逝。○比而賦也。麋。獸名。似鹿而大。濟。渡也。澨。水涯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裔。以比神不可見。而望之者失其所當也。朝馳夕濟。猶上篇江皋北渚之意。

帝子降――帝子ハ湘夫人ヲイフ、眇眇ハ杳杳ノ如シ、遙カナル貌、○湘夫人方ニ北渚ニ降ル、目ヲ擧ゲテ之ヲ望メバ、杳然トシテ遠キニ在リ、相見ントスルモ得ベカラズ、人ヲシテ愁ヘシム、況ンヤ秋風嫋々トシテ水波起リ、木葉落チ、滿目蕭條タルヲヤ。

登白薠――白薠ハ水草ノ名ナリ、佳ハ佳人、湘夫人ヲ謂フ、罾ハ魚ヲ捕フル網○帝子方ニ北渚ニ在リ、因テ白薠ニ登リ遠ク望ミ、之ト相見ント欲シ、將ニ夕ヲ待ツテ幃帳ヲ設ケテ之ヲ迎ヘントス、然モ吾ノ爲ス所、譬ヘバ鳥モト木巓ニ集ルベキニ却テ薠中ニ集リ、罾モト水中ニ設クベキニ、之ヲ木巓ニ設クルガ如シ、是ヲ以テ帝子來ツテ我ト相見ルベキヤ否ヤヲ知ラザルナリ。

言。此篇神意全與我相背。欲邀之與游。而神無我顧。是以攀戀思慕之情。居然溢於紙上矣。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王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

王 眇眇好貌也。余屈原自謂也。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値堯舜。而遇闇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王 嫋嫋秋風搖木貌也。

王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或曰。屈原見秋風起。而木葉墮。悲歲徂盡。年衰老也。朱 予。一作余。並叶音與。嫋。奴鳥反。下叶音戶。○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韓子以爲。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也。餘見上篇。眇眇。好貌。愁予者。亦爲主祭者言。望之不見。使我愁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下矣。蓋記其時也。考 考曰。帝子。謂堯女。卽女英也。眇眇。猶言杳杳。言帝子之神。方降於北渚。擧目望之。杳然在遠。是以使我愁思。又遇風起水波。而木葉紛下。是敍所見秋景。而不能急進舟。往見帝子之意自見矣。予。王氏本作余。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王 薠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

王 佳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行以始秋薠草初生望平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幃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

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王 萃聚也。

王 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巓。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喩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朱 一無登字。薠音煩。一作蘋。非是。佳下。一有人字。非是。張音帳。一作與佳人兮。期夕張。亦非是。一無二何字。亦非是。罾音增。○賦而比也。薠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鴈所食也。騁望。縱目也。佳。佳人也。謂夫人也。張。陳設也。言向夕洒掃。而張施帷幄也。萃。集也。蘋。水草。罾。魚網。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比夕張之地。非神所處。而必不來也。考 考曰。與佳期。猶言與爲佳期。張。供張也。言帝子方在遠。因登白薠之葉。以騁我之望。又與爲

捐余玦―既ニ湘君ト相見ルヲ得ザレバ、自ラ裝飾スルモ益ナキナリ、乃チ玦佩ヲ江ニ棄ツ、タヾ侍女我ガ爲ニ心ヲ勞セリ、報ユル所ナカルベカラズ、故ニ杜若ヲ芳洲ニ採リ、以テ之ニ贈ラントス、アア、時ハ再ビ得ベカラズ、後會マタ期シ難シ、終ニ決然トシテ棄去ル能ハズ、聊カ逍遙シテ自ラ慰ム。

捐余玦兮江中。[王]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余佩兮澧浦。[王]遺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采芳洲兮杜若。[王]芳洲香草藂生水中之處。將以遺兮下女。[王]遺與也。女陰也。以喩臣。謂己之儔匹也。言己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旹不可兮再得。[王]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聊逍遙兮容與。[王]逍遙遊戲也。詩云。狐裘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既年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朱]捐。音沿。玦。古穴反。遺。平聲。佩。一作珮。澧。一作醴。遺。去聲。旹。卽古時字。一作時。○玦。如環而有缺。捐玦遺佩。以貽湘君也。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史記。作醴。芳洲。香草所生之處也。杜若。葉似姜。而有文理。味辛。下女。已見騷經。逍遙。容與。皆遊戲。間暇之意也。此言湘君既不可見。而愛慕之心。終不能忘。故猶欲解其玦珮以爲贈。而又不敢顯然致之以當其身。故但委之於水濱。若捐棄而墜失之者。以陰寄吾意。而冀其或將取之。若聘禮。賓將行。而於館堂楹間。釋四皮采帛。賓不致而主不拜也。然猶恐其不能自達。則又采香草。以遺其下之侍女。使通吾意慇懃。而幸玦佩之見取。其戀慕之心。如此。猶不可必。則逍遙容與以俟之。而終不能忘也。[考]考曰。又言我既不得與湘君相見。終至捐玦遺佩。言勿以裝飾爲也。但以侍女爲我勞心。不可無以報之。故采杜若。將以贈之。且湘君既不可得見。然後會又難於再獲。終不忍恝然棄去。是以逍遙乎聊自寬暇。是述其攀戀不能已之情也。上言女。至此文勢自不可單言女。故更言下女。

右湘君

說見篇內。此篇蓋爲男主事陰神之詞。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陰寓忠愛於君之意。而舊說之失爲尤甚。今皆正之。[考]考曰。湘君。湘夫人。女神也。故皆借男女相悅之意爲

石瀨兮――俯視スレバ石湍淺々(流ノ疾キ貌)トシテ吾が舟進ミ難ク、仰望スレバ飛龍翩々トシテ、湘君江ヲ過ギテ北ニ去リヌ、顧フニ吾ノ湘君ニ交ラントスル、未ダ至忠ト謂フ能ハズ、是レ相見ルヲ得ズシテ自ラ怨ム所以ナリ、我ノ湘君ト相期約スル、未ダ至信ト謂フ能ハズ、是レ湘君我ニ告グルニ暇ナキヲ以テシ、北ニ去レル所以ナリ。

鼂騁鶩――湘君已ニ去ルモ、吾之ニ追及セントシ、朝ニ馬ヲ江澤ニ驅レルモ、終ニ相及バズ、夕ニ北渚ニ止マレバ、日既ニ暮レ、鳥ハ屋上ニ棲ミ、水ハ堂下ヲ周リ、滿目淒涼、自ラ勝フル能ハズ。

石瀨兮淺淺。 【王】瀨湍也。淺淺流疾貌。 **飛龍兮翩翩。** 【王】屈原憂愁。覩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山野。終無所登至也。 **交不忠兮怨長。** 【王】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己執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王】閒暇也。言君嘗與己期。欲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己也。【朱】淺。音賤。閒。音閑。叶音賢。○此章與而比也。蓋以上二句。引起下句以比求神不荅之意也。瀨。湍也。淺淺。流疾貌。翩翩。飛疾貌。所謂與者。蓋曰石瀨則淺淺矣。飛龍則翩翩矣。凡交不以忠。則其怨必長矣。期不以信。則必將告我以不暇。而負其約矣。所謂比者。則求神而不荅之意。亦在其中也。其詳已見上章。讀者宜幷考之。【考】林氏曰。石瀨。俯視己之舟路難進。飛龍。仰視湘君之駕已過。考曰。言己不得急進見湘君。而湘君乃翩翩過江北去。顧吾之所以交於湘君者。未可以爲至忠。是以終不得相見。徒長自怨而已。且當初我之與湘君爲期者。未可以爲至信。湘君故告我以北征無暇。不得相見。是擧與己相絕之辭。而負罪引咎。不敢懷怨於君之誠見矣。

鼂騁鶩兮江皐。 【王】鼂以諭盛明也。澤曲曰皐。言己願及鼂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 **夕弭節兮北渚。** 【王】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喩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弭情安意。終志草埜也。 **鳥次兮屋上。** 【王】次舍也。再宿曰信。過信爲次也。 **水周兮堂下。** 【王】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同爲伍也。【朱】鼂與朝同。陟遙反。騁。音逞。鶩。音務。下叶音戶。○鼂。早也。騁。直馳也。鶩。亂馳也。弭。按也。渚。水涯也。次。止也。周。旋也。此言神既不表。則我亦退而游息。以自休耳。【考】考曰。弭。止也。言湘君已北去。而吾意尙欲追及之。於是朝則更鞭馬。馳鶩於江皐。然終不能相及。至夕不免弭節於北渚。是時也天已暮矣。止見鳥次於屋上。水周於堂下而已。是述其淒寂不能自勝也。

桂櫂兮――況ンヤ、吾又盛寒ニ遇フ、因テ櫂枻ヲ擧ゲテ氷雪ヲ碎キ勤苦ヲ極メタルモ、尙ホ湘君ト相遇フヲ得ズ、喩ヘバ薜荔ハモト木ニ緣リテ生ズルニ、之ヲ水中ニ求メ、芙蓉ハモト水中ニ在リ、然モ之ヲ木梢ニ求ムルガ如シ、畢竟湘君ノ意、我ト同ジカラズ、故ニ侍女媒ヲナサントスルモ、勞シテ功ナク、恩意固ヨリ厚カラザレバ、輕々シク棄絕セルノミ。

雖北去。未至全過江。故曰揚靈兮未極。但湘君意不肯與我相見。故侍女爲我悅嘆大息也。嬋媛。牽戀貌。詳見于離騷。隱。哀痛貌。陫。又作厞。隱也。陫惻猶言隱憂。王氏以下諸本。惻作側。獨林氏本作惻。或林氏所改。然要當作惻。或云。陫當作悲。蓋本作悲。悲訛爲俳。遂展轉爲陫也。

桂櫂兮蘭枻。 [王]櫂楫也。枻船旁板也。

斲冰兮積雪。 [王]斲斫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擧其櫂楫。斲斫冰凍。紛然委積而似雪。言己勤苦也。

采薜荔兮水中。 [王]薜荔香草。緣木而生。

搴芙蓉兮木末。 [王]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之者也。

心不同兮媒勞。 [王]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喩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也。

恩不甚兮輕絕。 [王]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己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也。[朱]櫂。直敎反。枻。音曳。叶音泄。搴。音蹇。○此章比而又比也。蓋此篇本。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而此章又。別以事比求神而不答也。櫂。楫也。枻。船旁板也。桂蘭。取其香也。斲。斫也。言乘舟遭盛寒。斲斫冰凍。紛如積雪。則舟雖芳潔。事雖辛苦。而不得前也。薜荔。緣木。而今采之水中。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既非其處。則用力雖勤。而不可得。至於合昏。而情異。則媒雖勞而昏不成。結友而交踈。則今雖成而終易絕。則又心志睽乖。不容强合之驗也。求神不答。豈不亦猶是乎。自是而往。益微而益婉矣。[考]林氏曰。不意吾所乘舟遇凍。斲冰而行。天又積雪。不可前往。考曰。枻。玉篇與栧同。楫也。搴。謂把握而取之。季布傳。履軍搴旗。是也。媒。上文所謂女。與我爲媒於湘君者也。言湘君既不肯與我相見。侍女爲我大息。吾亦有涕流潺湲。而此心隱然恩君。徒懷憂而已。況又遇冰雪之艱。舟不可急進。遂不得與湘君相遇。至以薜荔芙蓉爲喩。顧所以如此者。湘君意不與我同。侍女爲媒者徒費力。而恩意初不甚厚。遂至於輕相棄絕。此固不可奈何也。

駕飛龍――湘君ノ中洲ヨリ飛龍ニ駕シテ北ニ去ラントスルヲ見、吾亦轉ジテ道ヲ洞庭湖ニ取リ、屋ヲ水中ニ構ヘ、香草ヲ以テ四壁ヲ飾リ、舟楫旌旗ヲ具ヘ、將ニ必ズ之ヲ迎ヘント欲ス、適遠浦ノ涔陽ヲ望メバ、湘君既ニ北大江ニ横リテ其威靈ヲ揚ゲツ、アリ。〔案〕玦ニ云フ、山海經ニ曰ク洞庭之山、二女居レ之、ト故ニ大湖ヨリ道スルナリ。

揚靈兮――嬋媛ハ牽戀ノ貌、悱側ハ痛憂スルナリ、(湘君北ニ去リシモ、未ダ全ク江ヲ過グルニ至ラズ、然モ肯テ來リテ我ヲ見ズ、是故ニ其侍女我ガ爲ニ大息シ、亦流涕シテ徒ニ君ヲ思慕シテ憂フルノミ。〔案〕兪越云フ、悱側ハ即チ悱惻。

駕飛龍兮北征。王征行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邅吾道兮洞庭。王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己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薜荔拍兮蕙綢。王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是也。蓀橈兮蘭旌。王蓀香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束屋。乘船則以蓀爲楫櫂。蘭爲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望涔陽兮極浦。王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横大江兮揚靈。王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下附郢之碕。以泄憂思。横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己還也。朱邅池戰反。又陟連反。拍。一作柏。並音搏。綢。音儔。又音叨。蓀。一作荃。橈。而遙反。旌。一作旍。與旌同。此句之上。或有乘字。或有承字。或有采字。旌。或作旗。皆非是。涔音岑。〇駕龍者。以龍翼舟也。邅。轉也。洞庭。太湖也。在長沙巴陵。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中有君山。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蓀。香草也。橈。船小楫也。涔陽。江碕名。極。遠也。浦。水涯也。揚靈者。揚其光靈。猶言舒發意氣也。考考曰。邅。廻轉貌。言見湘君自中洲。更駕飛龍。且北去。於是吾亦廻轉。取道於洞庭。且結屋於水中。飾以薜荔蕙草。又具舟楫旌旗。將欲必邀之。適望涔陽之在極浦。方見湘君已北横大江。揚其威靈也。離騷。皇剡剡其揚靈。宜參看。

揚靈兮未極。王極已也。女嬋媛兮爲余太息。王女謂女嬃。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嬃牽引而責數之。爲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横流涕兮潺湲。王潺湲流貌。屈原感女嬃之言。外欲求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横流也。隱思君兮陫側。王君謂懷王也。陫陋也。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朱潺依連反。又鉏山反。湲音爰。陫符沸反。側叶札力反。〇極至也。未極未得所止也。女嬋媛指旁觀之人。蓋見其慕望之切。亦爲之眷戀。而咨嗟之也。潺湲流貌。隱痛也。君湘君也。陫隱也。側不安也。考考曰。言湘君

リ、要眇ハ美好ノ貌、沛ハ行ク貌、參差ハ洞簫〇既ニ祭祀ヲ設ケド、巫ヲシテ請ハシムレドモ、湘君猶豫シテ肯テ來ラズ、洲中ニ留リテ誰ヲカ待テル、其形美好ニシテ其粧飾ト相稱ヘリ、「吾桂舟ニ乘リ、往キテ之ヲ迎ヘントシ、沅湘ヲシテ波タツナカラシメ、神ノ來ルヲ阻礙セザランヿヲ冀フ、然モ湘君、猶ホ來ラザリシヲ以テ、洞簫ヲ吹イテ思ヲ寄セタリ。

〔案〕玦ニ云フ無波ノ二句ハ神ニ祈ルナリ、帝ノ二女ノ出入ニハ必ズ飄風暴雨ヲ以テセシコトハ山海經ニ出ヅ。

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也。

蹇誰留兮中洲。 王 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爲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爲堯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

美要眇兮宜脩。 王 要眇好貌。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

沛吾乘兮桂舟。 王 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常香淨也。

令沅湘兮無波。 王 沅湘水名。

使江水兮安流。 王 言己乘船。常恐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

望夫君兮未來。 王 君謂湘君。

吹參差兮誰思。 王 參差洞簫也。言己供修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朱 要。漢書作幼。於笑反。眇與妙同。宜上一有又字。來。叶力之反。一作歸。非是。參差。一作篸差。上。初簪反。下初宜反。思。叶新齎反。〇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者也。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旁黄陵有廟。夷猶。猶豫也。言既設祭祀。使巫呼請。而未肯來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其不來。不知其爲何人而留也。要眇。好貌。脩。飾也。沛。行貌。吾。爲主祭者之自吾也。欲乘桂舟以迎神。取香潔之意也。又恐行。或危殆。故願湘君令水無波而安流也。參差。洞簫也。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不齊。象鳳翼也。望湘君而未來。故吹簫以思之也。考 林氏曰。夷猶疑不決行也。誰。說文何也。誰留兮中洲。謂何久留在中洲也。太田晴軒言。要與窈同。蓋要窈二字。音近通借也。段玉裁解說文。以爲說文無妙字。眇即妙也。夫眇妙二字。皆因少得義。古篆則有眇無妙。此篇作要眇。老子作要妙。其實皆窈眇也。窈眇。以其絕艷。望之髣髴。不可得指定之貌。凡醜者。粧飾或反增醜。唯好者不然。方與粧飾相稱。故曰宜脩。沛。行疾貌。言見湘君留在中洲。急乘桂舟。且將邀之。因令沅湘及江水。無波而安流。冀神之來。無有阻礙也。夫君解見前篇。言湘君不肯來見我。仍留吹洞簫。不知其所思念。果何人也。

ニ同ジ）トシテ降リシモ、飲食既ニ飽クヤ、其居處ニ歸リヌ、雲神威靈赫赫タレバ、冀州ノ間ヲ望觀スルニ、餘裕綽綽タリ、四海ニ横行スルモ、豈亦窮極スル所アランヤ（暗ニ楚王尊嚴、行クトシテ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ナキニ喩フ）今我ヲ棄テ、遠ク去リヌ、是ヲ以テ中心極勞ス（楚王我ヲ廢シ、我ヲシテ心勞セシム）〔案〕夫君ノ夫ハ抽思ノ遺ニ夫美人ノ夫ト同ジ、夫君トハ彼ノ君ト謂フ如シ、湘君ヲ指ス。

君不行――君ハ女神湘君ヲイフ、夷猶ハ猶豫ニ同ジ、中洲ハ洲中ナ

去疾貌。雲中雲神所居。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擧。復還其處也。

覽冀州兮有餘。【王】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尙復見他方也。

横四海兮焉窮。【王】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横行四海。安有窮極也。

思夫君兮太息。【王】君謂雲神也。

極勞心兮𢥞𢥞。【王】𢥞𢥞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嘆。心中極勞而𢥞𢥞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叙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嘆喟。心每𢥞𢥞。而不能已也。【朱】降。叶胡攻反。猋。卑遙反。其字從三火。焉。於虔反。夫。音扶。𢥞。敕中反。一作忡。○靈謂神也。皇皇美貌。降。下於巫也。猋。去疾貌。雲中。神所居也。言神飲食既飽。猋然遠擧。復還其處也。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有餘。所望之遠。不止一州也。窮。極也。言神出入。須臾之間。横行四海。無有窮極也。夫君。謂神也。記曰。夫夫是也。𢥞𢥞。心動貌。【考】考曰。皇皇。與煌煌同。猋與飄通。月令。猋風暴雨。釋文。猋一作飄。言雲神來下。與我相得。偃然遊處。疑若久留在此者。今復何意。忽然棄我而遠去也。古昔帝王。多都於冀州。故歷代相傳。以冀州爲中國。屈原雖在南服。猶擧冀州爲言者。以此也。言雲神威靈顯赫。觀覽於冀州之間。固既綽綽有餘裕。若夫往來横行於四海。復何所窮極。暗喩楚王尊嚴。無行而不如意。而攀戀景慕之意。亦自在其中矣。夫君之夫。猶夫子之夫。尊之不敢斥言也。是言雲神遽棄我遠去。是以不免中心極勞。而𢥞𢥞然。其意謂。王意初與我相睽。使我勞心也。此篇蓋欲述王意初相睽。故借雲中君爲題。其云猋遠擧兮雲中者。所謂還題之辭也。

右雲中君

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足以見臣子慕君之深意矣。【考】考曰。此篇蓋述君意初相睽也。

君不行兮夷猶。【王】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包洞庭之波。方數百里。羣鳥所集。魚鼈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神常安。不

采ノ華衣ヲ着レバ、靈(雲神ナリ)連蜷(長曲ノ貌)トシテ來リテ祭場ニ留リ、光容爛然トシテ窮リ已ムコナシ。〔案〕兪樾云フ、詩ニ曰ク、美如英ト、英ハ即チ瑛ノ假字、如英ハ如レ瑛ハ如レ玉ノ如シ。

謇將憺——壽宮ハ神ヲ饗スル所ナリ、周章ハ周流ニ同ジ。○雲神既ニ來リタレバ、酒食ヲ饗セシニ、祭場ニ安樂シテ去ルノ意ナク、日月ト光明ヲ同ジウシ、龍車ニ駕シ、天帝ノ如キ盛服ヲマトヒ、暫ク周旋優遊セリ。

靈皇皇——猋ハ去ルノ疾キ貌、夫君ハ雲神ヲ謂フ、○雲神皇皇(煌煌

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

靈連蜷兮既留。 王 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

爛昭昭兮未央。 王 爛光貌也。昭昭明也。未央未已也。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也。朱 華。戶花反。英。叶於姜反。蜷。音拳。○芳。芷也。華采。五色采也。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言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以自潔清也。靈。神所降也。楚人名巫爲靈子。若曰神之子也。連蜷。長曲貌。既留則以其服飾潔清。故神說之而降。依其身。留連之久也。漢樂歌言。靈安留。亦指神而言也。爛。光貌。昭昭。明也。考 考曰。若英。如花也。靈解見于前篇。蜷。卷曲也。連蜷。謂蟬連而宛曲。蓋神之至。從衛甚盛。故曰連蜷也。央。盡也。漢武李夫人賦。惜蕃華之未央。謂雲神與我相得之意。未遽央也。

謇將憺兮壽宮。 王 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爲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

與日月兮齊光。 王 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

龍駕兮帝服。 王 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也。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

聊翺遊兮周章。 王 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游戲也。朱 憺。徒濫反。宮。叶古荒反。齊。一作爭。○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漢武帝時。置壽宮神君。亦此類也。言神既至。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龍駕以龍引車也。帝謂上帝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考 考曰。壽宮。供神之處。謂之壽者。特取嘉名耳。帝。天帝也。帝服。謂雲神服飾華盛若天帝。此言雲神既與我相得。是以優遊宴處。若有所喜悅然也。

靈皇皇兮既降。 王 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貌皇皇而美。有光文也。

猋遠舉兮雲中。 王 猋

浴蘭湯——饗祭ヲ修メテ雲神ニ事ヘントシ、芳蘭ノ湯ニ沐浴シ、五

音紛兮繁會。 王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衆也。 **君欣欣兮樂康。** 王 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己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厭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爲。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以福。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逐以危殆也。朱 枹一作桴。房尤反。疏平聲。倡音昌。姣一作妖服。古字並通用。樂音洛。○揚。擧也。枹擊鼓槌也。拊。擊也。疏。希也。擧枹擊鼓。使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陳。列也。浩。大也。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靈。謂神降於巫之身者也。偃蹇。美貌。姣。好也。服。飾也。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託於巫。則見其貌之美。而服之好。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菲菲。芳貌。五音。謂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衆也。君。謂神也。欣欣。喜貌。康。安也。此言備樂以樂神。而願神之喜樂安寧也。考 考曰。緩節。謂歌曲之節簇徐緩。不令徐緩之節簇。更成急劇。故曰疏緩節。此篇措辭尤爲整齊。獨至此覺稍差錯。與前後不相稱。竊疑拊鼓下蓋脫吹笙兮鼓簧一句也。簧與上下韻諧。蓋通篇用一韻也。偃蹇。言緩舞而不局趣也。神之至備麾。蓋儀衛尤盛。故統稱曰靈。猶言神靈。君乃單指東皇太一也。

右東皇太一 一本。上有祠字。下諸篇同。

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願神之欣說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之意。所謂全篇之比也。考 考曰。於四方序。東爲始。故謂天神最貴者。爲東皇也。此篇言己恭肅以事神。神亦喜而歆之。以喩君臣相須之隆。所謂王明並受其福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王 華采五采也。若杜若也。言己將修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

瑤席兮―瑱ハ神前ノ敷物ノおもしナリ、蘭ノ藉ハ蘭ヲ以テ肴ノ敷物トナセルナリ、蕙肴ハ蕙ヲ以テ肴ヲ包メルナリ、桂酒ハ桂ヲ切リテ酒ニ混ゼルモノ、椒漿ハ椒ヲ漿中ニ浸セルモノ、○巫瓊芳ヲ把リテ神前ニ舞ヒ、芳香ノ物ヲ以テ神ヲ饗ス。
【案】僉樾云フ盍ハ語詞ナリ、釋文ニ闔ハ語助也ト、闔盍通ズ、此篇ニ盍將把兮瓊芳ト云ヘルハ下篇ノ饗將憺兮壽宮ニト云ヘルト文法相似タリ。
蒸烝通ズ、嘉肴俎ニ升スヲ殽烝ト曰フ、國語ノ注ニ見ユ。
楊枹兮―枹ハ鼓ヲ打ツばちナリ、竽ハ笙ノ類、靈ハ巫ヲイフ、偃蹇ハ舞フ貌、姣服ハ美飾ナリ、菲菲ハ芳キ貌、五音ハ宮商角徵羽ナリ、君ハ東皇太一ヲ謂フ。

佩玉。以禮神也。○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用此體也。考 考曰。辰良。特倒其言以諧韻也。穆。恭肅貌。珥。說文。劍鼻也。徐鍇云。劍鼻。人握處之下也。撫。手撫摩之也。璆。玉聲。史記孔子世家。環佩玉聲璆然。鏘鳴。言鏘然而鳴。蓋璆是形容之辭。鏘鳴。與單言鳴同。琳琅。所以爲佩也。是言將使太神愉樂盛服撫劍鳴玉。以供祀事也。

瑤席兮玉瑱。王 瑤石之次玉者也。詩云。報之以瓊瑤也。

盍將把兮瓊芳。王 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修飾清潔。以瑤玉爲席。美玉爲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爲香也。

蕙肴蒸兮蘭藉。王 蕙肴用蕙草以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

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爲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宋 瑤。音遙。瑱。音鎮。一作鎮。一他甸反。非是。盍。音合。蒸。一作承。一作烝。藉。茲夜反。○瑤。美玉也。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也。盍。何不也。把。持也。瓊芳。草枝。可貴如玉。巫所持以舞者也。肴。骨體也。蒸。進也。國語。燕有殽蒸是也。此言以蕙裹肴而進之。又以蘭爲藉也。奠。置也。桂酒。切桂投酒中也。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此又以椒漬其中也。四者。皆取其芬芳以饗神也。考 考曰。瑤。白玉也。瓊。紅玉也。盍將把兮瓊芳。猶言得無將把瓊芳乎。蕙肴。特假以言肴之美。蒸烝同。薦也。

揚枹兮拊鼓。王 揚舉也。拊擊也。

疏緩節兮安歌。王 疏希也。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意也。

陳竽瑟兮浩倡。王 浩大也。言己又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靈偃蹇兮姣服。王 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

芳菲菲兮滿堂。王 菲菲芳貌。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

吉日兮——珥ハ劍鐔ナリ、璆鏘ハ玉ノ鳴ル聲、琳琅ハ美玉ノ名○吉日良辰ナトシテ、上皇（東皇太一トテ天ノ尊神ナリ）ヲ祀リ、之ヲ樂マシメントシ、長劍ヲ撫シ佩玉ヲ鳴ラシテ、事ニ從フ、（神ヲ以テ君ニ喩ヘ、神ヲ祀ルヲ以テ、君ヲ愛スルニ喩フ）〔案〕玦ニ云フ、鏘鳴ハ鏘然ト和鳴スルナリ、佩玉鏘鳴ハ玉藻ニ出ヅ。

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考】考曰。九歌。每篇託言鬼神。以述君臣遇合之慨。猶後世題詠類。王氏朱子皆以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祀。歌舞以娛神。詞既鄙俚。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屈原爲更定其詞。恐不可從。蓋東皇太一與禮魂。相爲終始。皆措辭敦厚和雅。而中間雲中君至國殤。逐序變幻。姿態橫生。極哀痛慘憺之情。疑如將前後十餘篇。打爲一長歌者。非胸中豫蓄此奇構。而後著之篇。何以能如此。則知非如王氏朱子所謂觀江南祠廟圖畫。隨見隨寫者也。余又念。所謂九歌。自東皇太一至禮魂。凡十一篇。而自古名爲九歌。不知何故。姑闕疑可也。

吉日兮辰良。【王】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將愉兮上皇。【王】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修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撫長劍兮玉珥。【王】撫持也。玉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鏘鳴兮琳琅。【王】璆琳琅皆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焉。鏘佩聲也。詩云。佩玉鏘鏘。言己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要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或曰。糺鏘鳴兮琳琅。糺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佩衆多。糺錯而鳴。其聲琳琅也。【朱】愉音俞。珥音餌。璆渠幽反。鏘七羊反。一作鎗。琳音林。琅音郎。俗作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撫循也。珥劍鐔也。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珮玉聲璆然。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瑯美玉名。謂佩玉也。此言主祭者。吉日齋戒。帶劍

楚辭卷第二

九歌第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爲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朱 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愛。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見其懇切之意。舊說失之。今悉更定。

王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

楚辭卷之一終

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顚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敶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遠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取ル、之ヲ亂ト謂フ、結末ニ於テ一篇ノ要ヲ撮リ、以テ意ノ在ル所ヲ明カニスルハ、猶ホ奏樂ノ亂ノ如シ、故ニ亂ト名ヅク。

已矣哉―已矣哉ハ絶望ノ詞〇已ンヌルカナ、楚國ニ賢人ナク、我ヲ知ル者ナシ、吾亦何ゾ楚國ヲ思ハンヤ、既ニ與ニ美政ヲ行フニ足ル者ナシ、如カズ彭咸ノ居ル所ニ從ハンニハ。

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考】考曰。奏樂且終。微變其節族。令聲調稍紛亂。以取適耳。今俗樂亦間有如此者。是爲亂。所謂關雎之亂。是也。至屈子作賦。初非被之絃歌。然於其卒。必撮一篇之要。以明意之所趣。猶奏樂之有亂。故亦名爲亂也。

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 【王】已矣哉者。絶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闃其戶。闃其無人。屈原已矣哉。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

又何懷乎故都。 【王】言衆人無有知己。己復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王】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朱】一無哉字。人下。一無兮字。〇賦也。已矣。絶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也。故都。楚國也。言時君不足與共行美政。故我將自沈。以從彭咸之所居也。【考】考曰。所居。猶言所安。謂欲循彭咸之所以爲道而自處也。居字取諧韻。非必謂以彭咸沈水。己亦欲從之死。與居于水中也。且此篇。屈子初獲罪於懷王。猶在郢都所作也。此時未遷於江南。豈有豫蓄汨羅投水之謀。彭咸諫其君不聽。投水而死。亦無所經見。不免使人遺疑。故說者欲以從彭咸之所居。爲汨羅沈水之證。吾未能之信。此語又見于悲回風。可併考也。朱子本人下有兮字。非是。

楚辭卷第一

【王】敍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删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絶。其後周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

抑志而—邈邈ハ遠キ貌九歌ハ禹ノ樂章、韶ハ舜樂章ナリ○志ヲ抑ヘテ徐行セントスルモ、吾ガ精神ハ遠ク西海ニ向ヒテ馳セ、自ラ制スベカラズ、乃チ九歌ヲ奏シ韶ヲ舞ヒ、暫ク之ヲ借リテ娛樂セリ。

陟陞皇—皇ハ天ナリ、赫戲ハ光明ノ貌、蜷曲ハ詰屈シテ行カザル貌○赫赫タル天ニ上リテ舊鄉(楚國ヲイフ)ヲ俯瞰スレバ、僕御ハ悲愁シ、馬ハ歸ランコトヲ思フ、因テマタ楚ニ歸リヌ。

亂曰—奏樂マサニ終ラントスルトキ、微カニ其節簇ヲ變ジ、聲調ヲ紛亂セシメ以テ快適ヲ

反。蛇。弋支反。一作移。二字一作逶迤。○屯。聚也。軑。輨也。轂內之金也。一云。轄也。蜿蜿。龍貌。雲旗。以雲爲旗也。考 考曰。蜿蜿。卷曲貌。委蛇。垂下而動搖之貌。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王 邈邈遠貌。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

奏九歌而舞韶兮。 王 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簫韶九成是也。

聊假日以媮樂。 王 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戲媮樂而已也。朱 抑上。一有聊字。弭節一作自弭。神高馳一作迈高也。假。工雅反。一作暇。一音暇。皆非是。媮音俞。○言雖按節徐行。然神猶高馳。邈邈然而逾遠。不可得而制也。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之舞。舜樂也。假。借也。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娛樂耳。考 考曰。王氏本假作暇非是。

陟陞皇之赫戲兮。 王 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

忽臨睨夫舊鄉。 王 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己雖升崑崙。過不周山。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思也。

僕夫悲余馬懷兮。 王 僕御也。懷思也。

蜷局顧而不行。 王 蜷局結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朱 一無陟字。陞一作升。戲許宜反。一作曦。睨。五計反。悲。一作士。蜷。音拳。行。叶戶郎反。○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睨。旁視也。舊鄉。楚國也。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託爲此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焉。亦仁之至。而義之盡也。考 考曰。陞皇猶言堂皇。堂必陞。故又曰陞皇。前漢胡建傳。列坐堂皇上。是也。蓋空中有堂。屈原得陟之。故下曰臨睨舊鄉。亦寓言也。

亂曰。 王 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朱 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

路修遠―期ハ會ナリ○衆車ヲシテ中道ニ留リテ我ヲ待タシメ、吾ハ不周山ヨリ左轉シ、西海ノ上ニ此ト相會センドス。王注本ハ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ニ作ル。

屯余車―屯ハ聚マルナリ、軑ハ轄ナリ、車軸ノ兩端ニアルくさびヲイフ、蜿蜿ハ龍ノ卷曲ノ貌、委蛇ハ垂下シテ動搖スル貌。

曰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蟲。以蛟龍爲橋。乘以渡水。倡穆王之越海。比黿鼉以爲梁也。

詔西皇使涉予。

王 詔告也。西皇帝少皥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皥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朱 麾。許爲反。以。一作使。予。音與。○流沙。見禹貢。今西海居延澤是也。沈括云。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駝。以百千數。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遵循也。赤水出崑崙東南陬。入南海。容與遊戲貌。以手敎曰麾。以蛟龍爲橋。於津上而乘之以渡。猶言比黿鼉以爲梁也。詔告也。西皇帝少皥也。少皥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考 考曰。忽者。忽遽之邈。梁津梁于赤水之津也。

路脩遠以多艱兮。

王 艱難也。

騰衆車使徑路待。

王 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高遠。莫能及也。

不周以左轉兮。

王 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

指西海以爲期。

王 指語也。期會也。言己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朱 待。叶徒奇反。一作持。○不周。山名。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指語也。期會也。言己使語衆車。使由經路。先過而相待我。當自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考 考曰。騰衆車使徑待。言以道塗險遠。不使衆車從我。令別取捷徑。騰舉先行。中道留而待我也。朱子本路字在徑下。非是。

屯余車其千乘兮。

王 屯陳也。

齊玉軑而並馳。

王 軑車轄也。言已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爲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己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

駕八龍之蜿蜿兮。

王 蜿蜿龍飛貌。

載雲旗之委蛇。

王 言己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蜿蜿委委。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於萬物也。朱 乘繩證反。軑音大。蜿於原反。一作婉。於阮反。委於危

聲ナリ○更ニ崑崙ヲ經テ長途ヲ周遊セルヲ謂フ。

朝發軔—天津ハ天河ノ渡場ナリ、旂ハはたナリ、翼翼ハ高ク張ル貌。

忽吾行—流沙、赤水ハ皆地名ナリ、容與ハ遊戲スル貌、西皇ハ少皞ナリ、○蛟龍ヲ以テ橋トナシ、西帝ヲシテ來リテ我ヲ渡サシム。

邅流。王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其同志也。揚雲霓之晻藹兮。王揚披也。晻藹猶蓊鬱蔭貌。鳴玉鸞之啾啾。王鸞鸞鳥。以玉爲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言己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蓊藹、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有節度也。朱邅池戰反。崑古渾反。崙盧昆反。揚下一有志字。非是。晻烏感反。藹一作溘。一作靄。並於蓋反。啾音揫。○邅轉也。後漢書注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雲霓蓋以爲旍旗也。藹陰貌。鸞鈴之著於衡者。啾啾鳴聲也。考考曰。邅回轉之貌。據天問崑崙縣圃其尻何在。是屈子亦不知崑崙之墟定在何處也。蓋崑崙及下章流沙。赤水。不周。幷上章白水。閬風。窮石。洧盤。要皆寓言。不必深求。說者務爲喋喋。不免爲蛇足也。朱子本周作週。王氏本藹作靄。

朝發軔於天津兮。王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夕余至乎西極。王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凰翼其承旂兮。王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虎爲旂也。高翺翔之翼翼。王翼翼和貌。言己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翺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朱翼一作紛。旂渠希反。之一作而。○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蓋箕北斗南。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津。又有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即津梁所渡也。翼敬也。周禮交龍爲旂。凡旂屬皆建於車後也。一上一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翼翼和也。考考曰。鳳凰翼其之翼者。翼然有儀之貌。翺翔之翼翼。如趨進翼如之翼。高張之貌。

忽吾行此流沙兮。王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遵赤水而容與。王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灑飾也。麾蛟龍以梁津兮。王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敎

和調度―調ハ格調ナリ度ハ法度ナリ○法度ヲ守リテ自ラ樂ミ、年德ノ未ダ衰ヘザルニ及ビ、八極ヲ周流シ、天地ヲ上下シテ賢君ヲ求メン。

靈氛既―羞ハ食物ヲイフ、瓊靡ハ玉屑ナリ、粻ハ糧ナリ。

爲余駕―瑤ハ美玉ナリ象ハ象牙ナリ、離心ハ上下己ト心ヲ同ウスル者ナキヲ謂フ、自疏ストハ禍ニ遠ザカラントスルヲ謂フ。

邅吾道―雲霓ハ以テ旗トセルナリ、晻藹ハ蓊鬱ノ如シ、蔭ル貌、玉鸞ハ鈴ナリ、啾啾ハ鳴ル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王】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王】上謂君也。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朱】調。徒料反。女。紐呂反。上去聲。下上聲。叶音戶。○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言我和此調度。以自娛而遂浮游以求女。如前所言虙妃佚女二姚之屬。意猶在於求君也。余飾。謂瓊珮。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周流上下。卽靈氛所謂遠逝。巫咸所謂陞降上下也。【考】考曰。和調度。猶言儀式刑。自和調其心氣。以適法度。故曰和調度。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王】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

折瓊枝以爲羞兮。【王】羞脯也。精瓊爢以爲粻。【王】精鑿也。爢屑也。粻糧也。詩云。乃裹糇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爲脯腊。精鑿玉屑。持以爲糧食。飯飲香潔。冀以延年益壽也。【朱】一無吉字。行叶戶郎反。折。之舌反。爢芒悲反。粻。陟姜反。又音良。○歷。遍數而實選也。精。細米也。瓊枝瓊爢。皆謂物之珍者。羞。進也。以牲及禽獸之肉。致滋味而進之也。粻。糧也。【考】考曰。羞。庶羞之羞。言精鑿瓊屑以爲食。折取瓊枝。調治爲羞膳。以佐食。謂飲食芳潔也。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王】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己德侶龍玉。而世莫之識也。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王】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朱】爲。余之爲。于僞反。疏。所菹反。○象。象牙也。雜用象玉。以飾其車也。離心。謂上下無與己同心者也。自疏。則禍害不能相及矣。

邅吾道夫崑崙兮。【王】邅轉也。楚人名轉曰邅。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路脩遠以

振ナリ、干進入ルコトヲ務ムルノ人ハ、委蛇俗ニ從ヒテ自ラ其ノ芬芳ヲ振フ能ハザルヲ言フ、賢ヲ敬スル能ハザルノ謂ニアラズ。

固時俗—時俗。相率キテ汚下ニ赴ク、孰カ節ヲ變ジ行ヲ改メザランシヤ、椒蘭スラ此ノ如シ、況ヤ掲車、江離ヲヤ。

惟茲佩—タヾ瓊佩貴ブベキノ質アリ、其美ヲ恃ンデ、敢テ世ノ容悦ヲ求メズ、此ノ苦境ニ陷ルモ、今ニ至ルマデ、尙ホ其芳芬ヲ毀損セズ（屈原自ラ況フルナリ）

慢。馬諫反。一作謾。一作漫。慆。吐刀反。一作諂。榝。音殺。夫。一作其。非是。幃。音暉。而。一作以。〇慆。淫也。書曰。無卽慆淫。榝。茱萸也。幃。盛香之囊也。椒。亦芳烈之物。而今亦變爲邪佞。茱萸固爲臭物。而今又欲滿於香囊。蓋但知求進。而務入於君。則又何能復敬守其芬芳之節乎。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

王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王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衆臣。而不爲佞媚。以容其身耶。朱流從。一作從流。化。叶虎瓜反。離。叶音羅。化。或叶虎爲反。卽離如字。〇流從。言隨從上化。如水之流也。揭車。江離。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既如此。則二者從可知矣。考考曰。孰。何也。朱子本從流作流從。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王歷逢也。茲此也。言己內行忠正。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芳菲菲而難虧兮。

王虧歇也。

芬至今猶未沫。

王沫已也。言己所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歇。久而彌盛。至今尙未已也。朱之。一作其。菲下而。一作其。菲下。有複出芬字。沫。叶莫之反。〇委歷。皆已見上。虧。損減也。沫。昏暗也。言瓊珮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挾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於此。然其芬芳。實不可得而減損昏暗。此原之自況也。然上章訊蘭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佩。又以爲言者。蓋彼眞棄其美之實。以從俗。此則棄其美之利。以徇道。其事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時之勢。而惡名不滅。此雖失其一時之利。而芬芳久存。二者之間。正有志者。所當明辯而勇決也。考考曰。惟。思也。歷。茲。謂歷茲苦境也。虧。虧損也。沫。昧通。言芳不可得而虧損。芬亦至今未嘗成昏昧。謂守節之固也。佩下之字。王氏本作其。非下其字。諸本作而。朱子言一作其。今從之。

テ正士トシテ頼ミシ人モ、皆俗人ト同化セルヲ謂フ)。

何昔日—蕭艾ハ賤草ナリ、不肖者ニ喩フ○昔日ノ正士化シテ此ノ不肖者トナリシハ、何ゾヤ、他ナシ、好ンデ自ラ修潔スル者ハ、往往ニシテ禍ニ遭フモ、節ヲ變ジテ俗ニ徇ヘバ、禍ナキガ故ノミ。

余以蘭—余初メ蘭ヲ以テ恃ムベシトナセリ、然モ實ノ貴ブベキナク、タヾ外貌ノ長好ナルノミ、且ツ其ノ美ヲ棄テヽ、流俗ニ化シ、苟モ衆芳ノ列ニ伍センコトヲ欲ス。

椒專佞—椒ハモト芳烈ノ物ナリ、今變ジテ邪佞トナリ、樧(茱萸)ナリ)モト臭物ナリ、今香囊ニ充テント欲ス、世俗皆求進シテ容レラレンコトヲ求ムルノミ、豈ニ其節ヲ敬守スル者アランヤ。〔案〕王引之云フ祗ハ

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也。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王 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爲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王 言士民所以變直爲曲者。以上不好用忠信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也。朱 一。無蕭字。一。無二也字。好。呼報反。○蕭艾賤草。亦以喩不肖。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爲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爲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考 考曰。言好自脩潔者。往往罹禍害。若變節改行以徇俗。則無有此患。芳草之所以變爲蕭艾者。職此之由。故曰。莫好脩之害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王 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

羌無實而容長。王 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委厥美以從俗兮。王 委弃也。

苟得列乎衆芳。王 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隨俗諂佞。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朱 此即上章蘭芷變而不芳之意。容長。謂徒有外好耳。委。棄也。詳見下章。

椒專佞以慢慆兮。王 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

樧又欲充夫佩幃。王 樧茱萸也。佀椒而非。以喩子椒佀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喩親近。言子椒爲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

既干進而務入兮。王 干求也。

又何芳之能祗。王 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擧用之也。朱

求ムベシ、鴃鴂（鳥ノ名）先ツ鳴イテ百草ノ枯死センコトヲ恐ル、（巫咸ノ言此ニ止ル）。

何瓊佩―偃蹇ハ衆盛ノ貌、薆然ハ蔽フノ盛ナル貌○吾瓊玉ノ美ヲ佩ブルモ、衆之ヲ掩蔽シテ顯ルヽヲ得ザラシム、カノ黨人我ヲ諒トセズ、遂ニ嫉妬シテ之ヲ毀折センコトヲ恐ル。

時繽紛―繽紛ハ亂ル、貌、茅ハ悪草ナリ、不肖者ニ喩フ○世ハ紛トシテ亂レ、世態人情日ニ汚濁ニ趨ク、豈久シク此中ニ留ルヲ得ンヤ、今ヤ蘭芷モ變ジテ芳シカラズ、荃蕙モ化シテ茅トナリヌ（菅

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鵜鴂之先鳴兮。 【王】鵜鴂一名買鶬。常以春分日鳴也。 **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王】言我恐鵜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喩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朱】其。一作而。鵜。一作鷤。音題。一音弟。鴂。音決。一音桂。一無夫字。爲。于僞反。一無爲字。○晏。晩也。央。盡也。鵜鴂。鳥名。卽詩所謂七月鳴鵙者。蓋鴂鵙聲相近。又其聲悪。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巫咸之言止此。亦勉原使及此身未老。時未過。而速行之意。鵜鴂先鳴。以比時一過。則事愈變。而愈不可爲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 【王】偃蹇衆盛貌。 **衆薆然而蔽之。** 【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王】諒信也。 **恐嫉妬而折之。** 【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朱】佩。一作珮。薆。音愛。蔽。如字。叶音鱉。諒。一作亮。蔽如字。卽折叶音制。蔽。音鱉。卽折音哲。○此下至終篇。又原自序之詞。偃蹇。衆盛貌。言我所佩瓊玉德美之盛。蓋以自況也。薆。亦蔽之盛也。諒。信也。折。毀敗也。【考】考曰。薆蓋因愛得義。衆與聚掩蔽之貌。言吾佩瓊玉之美。衆獨蔽之。不使得顯。若夫黨人之不我諒。吾恐遂至嫉妬而折之。非特蔽之而已也。惟。思也。此章蔽與折韻。段玉裁以爲。二字皆在古韻第十五部。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王】言時世溷濁。善悪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王】荃蕙皆美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爲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朱】以。一作其。茅。叶莫侯反。○繽紛。亂也。不可淹留。宜速去也。茅。悪草以喩不肖。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

言フ）昔傅說ハ自ラ版築ヲ執リテ傅巖ニ築キシモ、武丁之ヲ擧用シテ疑ハザリキ。

呂望之―太公望呂尙モ貧困ニシテ、刀ヲ振ツテ屠販ヲ業トセシモ、文王ニ擧用セラレ、甯戚牛角ヲ叩キテ不遇ヲ嘆ゼシモ、桓公擧ゲテ輔相トナセリ。

及年歲―身未ダ老イズ、時未ダ去ラザルニ及ビ速ニ去ツテ賢君ヲ

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遭遇於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象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也。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也。【朱】好。呼報反。一無又字。媒。叶莫早反。說。音悅。操。七刀反。○行媒喩左右之先容也。言誠心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當擧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也。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考】考曰。行媒。謂往來爲媒者也。操築。謂操持版築力作也。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擧。

【王】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

【王】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也。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王】甯戚衞人。

【王】該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擧用爲客卿。備輔佐也。【朱】呂望。太公也。亦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也。鼓。鳴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該。備也。甯戚衞人。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用爲客卿。備輔佐也。【考】考曰。擧以備輔弼之一。故曰該輔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王】晏晚也。

【王】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

〇巫咸百神ニ擁セラレ日ヲ蔽ヒテ來リ、舜又九疑（山ノ名）ノ神ヲシテ紛然トシテ來タリ己ヲ迎ヘシム、百神乃チ靈光ヲ揚ゲ、巫咸余ニ吉占ヲ告グ。

曰勉陞—榘矱ハ法度ナリ〇巫咸曰ク、天地ニ上下シ、勉メテ己ト法度ヲ同ウスル賢君ヲ求ムベシ、昔禹湯儼厲ニシテ、己ト相合フ者ヲ求メシカバ、摯（伊尹ナリ）咎繇（臯陶ナリ）ノ如キ賢臣ヲ得、君臣ヨク和合セリ。

苟中情。苟モ心ヲ誠ニシ善ヲ好マバ、則チ賢君自ラ擧用スベシ、何ゾ行媒（往來シテ媒スル者）ヲ用ヒンヤ（左右ノ推薦ヲ要セザルヲ

九嶷之神。紛然迎我。知己之志也。

皇剡剡其揚靈兮。

王皇皇天也。剡剡光貌。

告余以吉故。

王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而就吉善也。朱翳。於計反。嶷。一作嶷。迎。魚慶反。叶音御。剡。以冉反。〇翳。蔽也。續盛貌。九疑。在零陵蒼梧之間。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也。言巫咸既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己也。皇。謂百神。剡剡。光也。揚靈。發其光靈也。考考曰翳。形容之辭。互相屏翳也。此章迎與故韻。段玉裁以爲。故在古韻第五部。迎在十部。與故爲合韻。讀如魚。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

王勉强也。上謂君。下謂臣也。

求榘矱之所同。

王榘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强。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爲治也。

湯禹儼而求合兮。

王儼敬也。合匹也。

摯咎繇而能調。

王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朱陞。一作升。上。時掌反。下。遐駕反。榘。俱雨反。一作矩。矱。紆縛反。又烏郭反。一作護。儼。一作嚴。咎繇。一作皋陶。調叶音同。詩車攻之五章。有此例。〇曰。記巫咸語也。陞降上下。陞而上天。下而至地也。榘與矩同。所以爲方之器也。矱。度也。所以度長短者也。摯。伊尹名。咎繇。舜士師。言陞降上下。而求賢君與我。皆能合乎此法者。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咎繇。始能調和。而必合也。考考曰。儼而求合。謂其處身儼勵。而其心常求與己合者。故伊尹咎繇而後能調和。而與此相合也。此章同與調韻。段玉裁以爲。同在古韻第五部。調在三部。讀如裯。詩車攻。及東方朔七諫。皆叶同字。與此章無異。蓋古合韻也。朱子本升作陞。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王行媒喩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

說操築於傳巖兮。

王說傳說也。傳巖地名也。

武丁用而不疑。

王武丁殷之高宗也。

滿テ、却テ蘭ヲ以テ臭惡佩ブベカラズトナセリ（讒佞ヲ親ミテ、忠直ヲ遠クルヲ言フ）。

覽察草—珵ハ美玉ナリ幃ハ香嚢〇時人ハ草木ヲ觀ルモ、其ノ香臭ヲ辨別スルコト能ハズ、豈ヨク玉ノ美惡ヲ知ランヤ、糞土ヲ取リテ香嚢ニ充テ、却テ申椒ヲ以テ芳シカラズトナセリ。

欲從靈—靈氛ノ占斷ニ從ヒ、楚ヲ去ラント欲スルモ、楚ハ吾ガ宗國ニシテ、余ハ楚ノ世卿ナレバ、容易ニ去就ヲ決シ難シ、巫咸（古ノ神巫ノ名）今夕ヲ以テ天上ヨリ降ルト聞ケバ、椒糈（神ニ供スル精米）ヲ携行キテ之ヲ迎ヘ、更ニ其占斷ヲ請ハン。〔案〕玦ニ云フ要ハ迎也詩ニ云要我乎上宮。

百神翳—繽ハ盛ナル貌皇ハ百神ヲイフ、剡剡ハ光ル貌、故ハ事ナリ、

戸服白蒿滿其腰帶。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爲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賢良。而不肯近之也。朱 好惡。並去聲。要。於遙反。卽古腰字。其。一作兮。一作之。佩。叶音備。○黨。朋也。言。人性固有不同。而黨人爲尤甚也。艾白蒿。非芳草也。服之滿腰。而反謂蘭爲臭惡而不可佩。言其親愛讒人。而憎遠忠直也。考 考曰。惟。思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 王 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爲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爲難也。

蘇糞壤以充幃兮。 王 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香嚢也。

謂申椒其不芳。 王 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朱 一無覽字。猶。一作獨。非是。珵。音呈。幃。音暉。○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觀草木。尚不能別其香臭。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乎。蘇。取也。史記。樵蘇後爨。謂取草也。幃。謂之幐。卽香嚢也。亦言其近小人而遠君子也。自念之詞止此。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 王 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中心狐疑念楚國也。

巫咸將夕降兮。 王 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降下也。

懷椒糈而要之。 王 椒香物。所以降神也。糈精米。所以享神也。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玆吉凶之事也。朱 糈。音所。要。於遙反。○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又叙其事。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願懷椒糈而要之。使占此吉凶也。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 王 翳蔽也。繽盛貌也。九嶷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己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

思九州ー此亦靈氛ノ詞ナリ、天下ノ廣大ナル、獨リ楚ニノミ美女（賢君ニ比ス）アルニアラズ、當ニ遠ク往キテ求ムベシ、狐疑スルコト勿レ、美女賢夫ヲ求メツヽアレバ、豈ニ汝ヲ捨テンヤ。〔案〕玦ニ云フ辭端ヲ更ム故ニ曰ノ字ヲ用フ。

何所獨ー靈氛又曰ク、何ノ所カ芳草（賢君ニ比ス）ナカラン、汝何ヅ故宇（故居ニ同ジ）ヲ思慕シテ去ラザルヤト、因テ自ラ思フ、世ハ溷濁セリ、孰カ余ノ善惡ヲ察知セン、往クト雖、合フ所ナカルベシト。

民好惡ー戸ハ人ゴトニト言フガ如シ○人ノ好惡固ヨリ同ジカラズ、而モ楚國ノ黨人ニ於テ尤モ其ノ甚シキヲ見ル、艾ハ香草ニアラズ、然ルニ之ヲ服シテ腰ニ

茅幹形圜。故曰挺篿。猶言使茅幹之團團者挺拔也。篿字不可解。王氏朱子皆以爲。楚國無篿原者。然循語勢推之。覺意義微乖。終不可從。朱子又言。此章以兩之字爲韻。段玉裁亦以爲然。竊疑或當作厭字。如論語天厭之之厭。庶得辭順義協。且與占爲韻。然未敢以爲然。要闕疑而已。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王 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而可止乎。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朱 一無狐字。有女之女。如字。釋女之女。音汝。○此亦靈氛之詞。美女以比賢君。求美以比求賢夫。言天下之大。非獨楚有美女。但當遠逝而無疑。豈有美女求賢夫。而舍汝者乎。考 考曰。曰字。蓋因上文誤衍也。疑上諸本有狐字。朱子言。一無狐字爲是。今從之。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王 爾汝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也。

世幽昧以眩曜兮。

王 眩曜惑亂貌。

孰云察余之善惡。

王 屈原荅靈氛曰。當世人君。皆闇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也。朱 宇。一作宅。待洛反。尚書周禮古文宅度多通用也。眩。熒絹反。善惡。一作美惡。宅。作宇則上聲。宇作宅則如字。善惡。一作中情。非是。上文別有此句。此章韻不叶也。○何所獨無芳草。卽上章豈惟是其有女之意。又申言之。而勉其行。亦靈氛之言也。眩。目無主也。世幽昧而莫能察己。以下乃原自念之詞。言雖往。而亦將無所合也。考 考曰。此章宇與惡韻。亦上章妬與索韻。度與錯韻。固與惡韻之例。宇惡二字。亦古韻第五部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王 黨鄉黨也。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

戸服艾以盈要兮。

王 艾白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一名氷臺也。

謂幽蘭其不可佩。

王 言楚國

上帝見ルベカラズ、我ヲシテ忠信ヲ抱クモ、發用スルヲ得ザラシム、焉ゾ忍ンデ久シク此ノ昏亂ノ俗ト共ニスルヲ得ンヤ。

索藑茅ー藑茅ハ靈草ナリ、筳ハ小折竹ナリ、楚人結草折竹ヲ以テトフヲ篿トイフ、以ハ與ニ同ジ、とト訓ズ〇茅ト筳トヲ取リ靈氛（古ノ占ヲ善クセシ人ノ名）ニ命ジテ占ハシメタルニ、曰ク、男女俱ニ美ナラバ（君臣共ニ賢ナルニ比ス）相合ハザルナキモ、楚今濁亂ノ中ニ在レバ、孰カ汝ノ修潔ヲ慕ハン、宜シク時ヲ以テ去ルベシト。

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多闇蔽。固其宜也。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王】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朱】既下。一有以字。邃。息遂反。一無而字。古。叶音故。〇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智也。寤。覺也。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閨中深遠。蓋言虙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閽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伯。使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嫉妬之俗。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考】考曰。自朝發軔於蒼梧以下。至此述欲得明主。爲致力之意。而其間有度彼之未必能容我。趦趄而不敢遽進者。有將往有所求。忽思其無好女。遂止者。有欲因下女以通慇勤。而無能得者。有既通言於女。稍爲左右讒佞所毀沮。吾亦聞女淫遊無禮。厭惡而與絕者。有爲媒之人。凶惡輕佻。不告我以實。而他人賄屬。先我娶女者。有欲及女之未過門。要而娶之。然女既與夫家有約。則自知其不可。遂止者。蓋無所適而不與我相左。要之。欲正己而有以求乎人。終無能得也。其命意皆無中生有。而慘憺營求之情。層層相繼興。而前後語意。亦尤縝匝。讀之使人咨嗟低回。而無自釋於懷。所以稱千古絕唱。而後世終不能及者。蓋在此矣。朱子本。既下有以字。忍下有而字。皆非是。

索藑茅以筳篿兮。【王】索取也。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命靈氛爲余占之。**【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王】靈氛言以忠臣而事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時去之也。【朱】索。所格反。藑。一作夐。並音瓊。筳音廷。篿音專。占之慕之兩之字。自爲韻。〇索。取也。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兩美。蓋以男女俱美。比君臣俱賢也。言兩美終雖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修潔而慕之者。宜以時去也。【考】考曰。藑瓊同。折茅以占。故貴之曰瓊茅。以其稱茅。故從草也。筳。挺通。挺拔也。篿。說文。圜竹器也。段玉裁以爲篿與團音同。蓋折茅代蓍。

クハ高辛ニ先ンゼラレンコトヲ。

欲遠集。有虞ハ國名、姚姓ハ舜ノ後ナリ、寒浞、澆ヲシテ夏后相ヲ殺サシム、相ノ子少康ニ奔ル、有虞因テ之ニ妻スニ二女ヲ以テセリ、既ニ簡狄ヲ失ヒタレバ、又他方ニ求メントスルモ、向フ所ヲ知ラズ、暫ク逍遙シテ悶ヲ慰メ、少康ノ未ダ娶ラザル前ニ、已ニ先ヅ二姚ヲ娶ラントス。

理弱而─吾ガ詞理既ニ少康ニ劣リ、媒又好辭ナケレバ、言ヲ通ズルノ堅固ナラザルヲ恐ル、ア丶世亂レテ賢ヲ嫉ミ、人ノ惡ヲ擧グルコト、天上天下皆然リ、嘆ズベキカナ。

閨中既─閨中深遠ニシテ、虙妃ノ翟求ムベカラズ、哲王マタ寤メズ、

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謂不決曰猶豫。狐多疑。而善聽。河氷始合。狐聽其下。不聞水聲乃敢過。故人過河氷者。要須狐行然後敢渡。因謂多疑者為狐疑。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言以鴆鳩皆不可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於禮有不可者。鳳皇又已受高辛之詒而來求之。故恐簡逖先為嚳所得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 王 言己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其憂。用以自適也。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王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犇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人。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朱 集。一作進。非是。少失照反。姚。音遙。○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以二女妻少康。事見左傳。言既失簡逖。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及少康未娶於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

理弱而媒拙兮。 王 弱劣也。拙鈍也。

恐導言之不固。 王 言己欲効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故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王 再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也。朱 好。呼報反。美。一作善。惡。叶烏路反。○弱。劣也。拙。鈍也。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又無巧辭也。蓋不待其不合。而己自知其必無所成矣。故再言世之溷濁而嫉賢蔽美。蓋以為雖四方之遠。而其風俗之不美。無以異於中州也。考 考曰。此章固與惡韻。段玉裁以為。二字皆在古韻第五部。

閨中既以邃遠兮。 王 小門謂之閨。邃深也。

哲王又不寤。 王 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

青帝ノ女、虙妃ヲ見、又偏ク天上界ヲ見盡シタルモ、吾ガ意ニ適スル者ナシ、因テ復タ下リテ之ヲ地上ニ求メントス、忽チ偃蹇（高キ貌）タル瑤臺ノ上、有娀（國ノ名）ノ佚女（佚ハ美ナリ、帝嚳ノ妃簡狄ヲイフ）ヲ認メ得タリ。

吾、令鴆—鴆ハ惡鳥ナリ、羽ニ毒アリ、以テ人ヲ殺スベシ、故ニ讒佞ノ人ニ喩フルナリ、佻ハ輕ナリ〇吾鴆ヲ媒トシ簡狄ヲ求メシメシニ、鴆性讒賊ニシテ、却テ我ヲ阻隔シ、我ニ詐告グルニ好カラザルヲ以テセリ、更ニ雄鴆ヲシテ命ヲ銜ンデ往カシメント欲セシモ、其性輕佻巧利、語言多クシテ要實ナク、信用スベカラザレバ、遽カニ往カシメズ。

心猶豫—鴆鳩、已ニ媒トスルニ足ラズ、因テ中心疑惑シ、自ラ往カント欲スレドモ、禮ニ於テ不可ナルヲ如何セン、聞クカノ鳳凰既ニ高辛（帝嚳ナリ）ノ幣物ヲ受ケ、往キテ簡狄ヲ求メントスト、ア、恐

之偃蹇兮。【王】石次玉名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偃蹇高貌也。見有娀之佚女。【王】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喩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爲建高臺而飲食之。言己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朱】相。息亮反。下叶音戶。娀。音嵩。佚。一作妷。並音逸。〇四極。四方極遠之地。瑤。玉之美者。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事見商頌。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爲建高臺。而飲食之。【考】考曰。相。視也。覽相觀三字成語。古多有此例。青帝之女與虙妃神女也。故求之於天。今也觀於四方。無以適吾意。將復下來就地上。求簡狄與二姚。故曰余乃下也。

吾令鴆爲媒兮。【王】鴆運日也。毒可殺人。以喩讒賊也。鴆告余以不好。【王】言我使鴆鳥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雄鳩之鳴逝兮。【王】逝往也。余猶惡其佻巧。【王】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朱】令。音零。鴆。直禁反。好如字。雄。一作鳩。羽弓反。黃云。呼故反。然則鴞字歟。惡。烏谷反。佻。吐雕反。又吐了反。又音眺。巧。叶苦老反。〇鴆。惡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喩讒佞賊害人也。告予以不好者。其性讒賊。不肯爲媒。而反間我也。雄鳩。鶻鳩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佻。輕也。巧。利也。又使雄鳩銜命而往。然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考】考曰。鳴逝。謂飛鳴而遠去。是就鳩之平生如此而言也。謂鳩既如彼。吾又欲使鳩銜命而往。然惡其輕佻。徒巧於迎合無情實。故未遣之使往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王】適往也。言己令鴆爲媒。其心讒賊。以善爲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爲帝嚳。帝嚳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娀簡狄也。【朱】猶。如字。又音袖。詒。異眉反。一作詔。非是。〇猶。犬子也。人將犬行。犬好

紛總總ー緯繣ハ乖戾ナリ〇蹇修吾ガ言チ通ゼシモ、讒人之チ毀敗シ、吾ガ言意徹セントシテ徹セズ離合乖戾シテ逐ニ拒斥セラル、而モ吾ガ意マタ移シ難シ、故ニ歸リテ窮石(山ノ名)ニ宿シ、朝ニ髮チ洧盤(川ノ名)ニ洗ヒテ、以テ自ラ潔ウセリ。

保厥美ー虙妃己ノ美チ恃ミテ傲慢ナリ、日ニ逸淫遊チ事トシ、禮法ニ循ハズ、余之ニ謂ヒテ曰ク、汝來ラント欲セバ、則チ來レ、吾ハ汝チ棄テ、別ニ美女チ求メンノミト。

覽相觀ー覽相觀ハみるナリ〇吾既ニ四極(四方極遠ノ地)ニ遊ビ、

賴上聲。〇豐隆。雷師。虙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纕。佩帶也。蹇修。人名。理。爲媒以通詞理也。蓋雷迅疾。而威震。求無不獲。故欲使之求神女之所在。而令蹇修致佩纕以爲理。則蹇修似是下女之能爲媒者。然亦未有考也。考 考曰。是言青帝之女。亦肯與爲歡否。是未可知。故又使雷師別求神女也。王氏本虙作宓。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 王 緯繣乖戾也。遷徙也。言蹇修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 王 次舍也。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于流沙也。

朝濯髮於洧盤。 王 洧盤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卽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朱 緯。音徽。一作徽。繣。呼麥反。又音畫。一作𢹂。二字一作敵儘。洧。于軌反。盤。叶蒲延反。〇緯繣。乖戾也。遷。移也。言蹇修既持其佩帶。以通言。而讒人復毀敗之。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其意難移也。次。舍也。窮石。山名。在張掖。卽后羿之國也。洧盤。水名。考 考曰。欲求歡於神女。爲其所拒絕。自嫌受汚穢。故際夕急歸窮石。朝則濯髮以自潔也。洧。水名。洧水上有大石盤陀。故曰洧盤。

保厥美以驕傲兮。 王 倨簡曰驕。侮慢曰敖。

日康娛以淫遊。 王 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有事君之意也。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王 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敖無禮。不可與共事君。雖來復棄去。而更求賢良也。朱 傲。一作敖。一作驁。〇倨簡曰驕。侮慢曰敖。康。安也。違。去也。言虙妃驕傲淫遊。雖美而不循禮法。故棄去。而改求也。考 考曰。來違棄而改求。猶言汝欲來則來。吾則棄汝別求女而已。是外之之辭也。傲。王氏本作敖。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王 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

望瑤臺

リテ西閬風（崑崙山上ニ在リ）ニ遊バントス、半途乍チ顧望流涕シテ以爲ラク、恐クハ高丘（閬風山上ヲイフ）モ亦美女（賢君ニ比ス）ナカラン、豈ニ西遊ノ要アランヤト。

溘吾遊—春宮ハ青帝（春ノ神）ノ舍ル所、榮華ハ顏色ニ喩フ、下女ハ神女ノ侍女ヲイフ、○乃チ去ツテ東青帝ノ宮ニ遊ビ、瓊枝ヲ折リテ佩ニ繼ギ、益長ク且美ナラシメ、年德尙ホ衰ヘザルニ及ビ、慇懃ヲ神女（賢君ニ比ス）ニ通ゼンコトヲ冀フ、因テ下女ノ吾ガ爲ニ媒スベキ者ヲ求メ、瓊枝ノ佩ヲ遺ラントス。

吾令豐—豐隆ハ雷神ナリ、虙妃ハ伏犧氏ノ女、洛水ニ溺レテ死シ、遂ニ河神トナル、佩纕ハおびナリ、蹇修ハ人名、理ハ媒シテ言ヲ通ズルヲイフ。

名也。在崑崙之上。緤馬繫馬也。言己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己修清白之行不懈也。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王 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喩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爲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閬風山上也。無女喩無與己同心。舊說高丘楚地名也。朱 閬。音郎。又音浪。緤。一作泄。並音薛。馬。叶滿補反。○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閬風。山上也。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考 考曰。言吾既不得進天門謁上帝。於是更轉路將西遊閬風之山。半道乍反顧流涕。以爲閬風亦無有美女。則勿以西遊爲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 王 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 **折瓊枝以繼佩。** 王 繼續也。言己行游。奄然在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 **及榮華之未落兮。** 王 榮華喩顏色也。落墮也。 **相下女之可詒。** 王 相視也。詒遺也。言己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朱 佩。叶音備。相。息亮反。詒。叶音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繼。續也。榮華。喩顏色也。落。墮也。相。視也。下女。謂神女之侍女也。詒。遺也。游春宮折瓊枝。正欲及榮華之未落。而因下女以通意於神妃也。考 考曰。言高丘既無女。則吾亦奄忽棄去。更東遊於青帝之宮。因折瓊枝以繼佩。使益長而美。冀及年德猶盛。得通殷勤於青帝之女。於是視有下女能與我爲媒者。將遺以瓊枝之佩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 王 豐隆雷師。 **求虙妃之所在。** 王 宓妃神女也。以喩隱士。言我令雷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幷心力也。 **解佩纕以結言兮。** 王 纕佩帶也。 **吾令蹇脩以爲理。** 王 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己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結言語。使古賢蹇修而爲媒理也。伏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朱 虙。房六反。一作宓。莫必反。在。叶才里反。纕。息羊反。或曰在如字。理。叶音

紛總總｜紛ハ盛多ノ貌、總總ハ聚ル貌、斑ハ亂ナル貌、闔ハ門ノ番人ナリ、上二句ハ雲霓ヲ率キテ來リ迎フルノ盛ナルヲ謂フ、下二句ハ吾既ニ雲霓ノ輔ヲ得タレバ、閽人ヲシテ天門ヲ開カシメ、將ニ入リテ天帝ニ謁セントセルモ、復タ閶闔（天門ナリ）ニ倚リテ回首顧望シ、敢テ遽カニ入ラザルヲ言フ。

時曖曖｜曖曖ハ暗キ貌○吾天門ニ倚レバ、日曖然トシテ將ニ暮レントス、因テ幽蘭ヲ結ンデ天帝ニ進メントシ、又顧望佇立シ、敢テ遽カニ入ラズ、顧フニ世亂レテ善否分レズ、好ンデ人ノ美ヲ蔽ヒテ嫉妬スル者、比々皆然リ、天帝ノ左右マタ此輩ナキヲ保シ難シ、是レ余ノ遽カニ進見セザル所以ナリ。

朝吾將｜因テ更ニ道ヲ轉ジ、白水（川ノ名、源ヲ崑崙山ニ發ス）ヲ渡

紛總總其離合兮。【王】紛盛多貌。總總猶傳傳。聚貌也。斑陸離其上下。【王】斑亂貌。陸離紛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爲讒佞。傳傳沓沓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吾令帝閽開關兮。【王】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也。倚閶闔而望予。【王】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朱】斑。亦作班。下。叶音戶。予叶音與。○紛盛多貌。總總。聚貌。斑亂貌。帝。謂天帝也。閽。謂主以昏閉門之隸也。閶闔。天門也。令帝閽開門。將入見帝更嚫己志。而閽不肯開。反倚其門。望而拒我。使不得入。蓋求大君。而不遇之比也。【考】考曰。上二句。謂率雲霓來迎者。衆多而勢盛也。闔。門闔也。言吾已得雲霓之輔。因使帝閽開門。將入謁帝。復且倚天門。躊躇顧望。未敢遽進也。詩衛風。跂予望之。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予顧予。語勢正與此同。非人之望予。予自回頭顧望也。

時曖曖其將罷兮。【王】曖曖闇昧貌。罷極也。結幽蘭而延佇。【王】言時世闇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世溷濁而不分兮。【王】溷亂也。濁貪也。好蔽美而嫉妬。【王】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也。【朱】曖音愛。罷音皮。溷胡困反。好呼報反。妬叶丁五反。○曖曖。昏昧貌。罷。極也。結幽蘭而延佇。言以芳香自潔。而無所趨向也。溷。亂也。既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於是歎息世之溷濁而嫉妬。蓋其意若曰不意天門之下。亦復如此。於是去而他適也。【考】考曰。延佇。久佇立也。濁。如水濁也。言吾方倚天門而曖曖然昏昧將暮。吾又結幽蘭。將以進帝。然未敢遽入見。而久時佇立也。顧今世人。溷亂而濁。善否不分。好掩人之美。而懷嫉妬之心。帝之左右。亦未必無如此者。吾之所以不敢於進見。以此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濟渡也。淮南子言。白水出於崑崙之山。飲之則不死也。登閬風而緤馬。【王】閬風山

ナシ、奮飛シテ賢君ヲ求メントスレバ、鸞皇(鳳凰)先ヅ吾ガ行ヲ阻ミ、雷霆モ亦騶從ノ未ダ具ハラザルヲ告グ。

吾令鳳—因テ羣鳳ヲシテ飛騰シテ先ヅ往キ、日夜相繼ギテ須臾モ停ルコトナカラシム、乍チ飄風(回風ナリ)ノ屯集スルニ遇ヒ、離散シテ去リシモ、尋デ雲霓ヲ率キテ來リテ我ヲ迎ヘタリ。

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飛廉風伯神名也。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後也。

鸞皇爲余先戒兮。

王 鸞俊鳥也皇鳳雌也。以喩仁智之士也。

雷師告余以未具。

王 雷爲諸侯。以興於君。言己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惰。告我嚴裝未具。朱 屬。叶章喩反。或如字。則具字亦叶入聲。皇。一作凰。爲于僞反。余先。作我前。余。一作我。○望舒。月御也。飛廉。風伯也。屬。連也。鸞。鳳之佐也。皇。雌鳳也。雷師。豐隆也。考 考曰。使奔屬。謂令奔騰屬我而來從也。先戒。謂在先戒行也。是言吾既戒日御。令勿得速行。因從望舒以下。衆神將欲及天未暮。往求賢君。然又有不得如所欲者也。蓋欲急有行。而所須未備。有以沮我。是眞不可堪之事。故曰。鸞皇雖爲我戒行。雷師則告以騶從未具。此述其心期乖戾。有甚不自得者。措辭可謂入於至微者矣。是章具與屬韻。段玉裁以爲。具在古韻第四部。屬在第三部。因與具合韻。先戒。王氏本作前戒。非是。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王 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相逢遇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

王 回風爲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衆也。屯其相離。言不與己和合也。

帥雲霓而來御。

王 雲霓惡氣也。以喩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朱 夜。如字。或叶羊茹反。屯。徒渾反。帥。一作率。霓。一作蜺。五稽五歷五才三反。此从五稽反。御。叶音迓。或如字。○鳳。靈鳥也。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飮食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太康寧。飄風。回風也。屯。聚也。霓。虹屬。陰陽交會之氣也。郭璞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暗微者。雲薄漏日。日照雨點則生也。御。迎也。考 考曰。言以雷師告未具。吾未可以有行。因令鳳凰飛騰先往。又欲其疾也。使日夜相繼。勿得姑停。故曰繼之以日夜。鳳凰乃引其群將行。乍遇飄風至。分散而去。尋率雲霓來迎我也。屯。爲形容之辭。言飄風屯集而至。所謂大風有隧。是也。鳳凰。朱子本作鳳鳥。

吾令羲ー弭節ハ徐行スルナリ、曼曼ハ遠キ貌修ハ長キナリ○乃チ羲和（日輪ノ御者ナリ）ヲシテ徐行セシメ、崦嵫（日ノ入ル所ノ山ナリ）ヲ望ンデ之ニ近ヅクコトナカラシム、何トナレバ、余ガ前途長遠ナレバ、上下奔走シテ、日ノ未ダ暮レザルニ、賢君ニ遇ハント欲スレバナリ。

飲余馬ー咸池ハ日ノ浴スル所ナリ、扶桑ハ木ノ名、日ハ其下ヨリ出ヅ、若木モ木ノ名、相羊ハ逍遙ニ同ジ、遊歩スルヲイフ。〔案〕玦ニ云フ、拂日ハ蓋シ雲物ノ遮翳ヲ掃去シテ、其ノ光明ヲ迎フルナリ。

前望舒ー乃チ望舒（月ノ御者）ヲ先驅トナシ、飛廉（風ノ神）ヲ從者ト

吾令羲和弭節兮。王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望崦嵫而勿迫。王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不用。欲令日御案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以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路曼曼其脩遠兮。王修長也。

吾將上下而求索。王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也。朱弭。彌耳反。崦。音淹。嵫。音滋。古但作奄茲。勿。一作末。非是。曼。莫半反。又莫官反。一作漫。索。所格反。○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賓日餞日者也。弭。按也。止也。按節。徐步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近也。曼曼。遠貌。脩。長也。求索。求賢君也。言欲令羲和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日之未莫。而遇賢君也。考考曰。曼漫同。

飲余馬於咸池兮。王咸池日浴處也。總余轡乎扶桑。王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高大也。折若木以拂日兮。王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逍遙以相羊。王聊且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制也。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待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朱飲。余禁反。扶。說文作榑。逍遙。一作須臾。相。息羊反。羊。一作徉。玉篇引作穰。徉。音同。○咸池。日浴處也。總。結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若木。亦木名。在崑崙西極。其華光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考考曰。總轡。猶言攬轡。謂就扶桑下攬轡駐馬。又折若木拂日。使無速行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王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後飛廉使奔屬。王飛廉風伯也。風爲號令。以喻君命。

跪敷衽ー跪キテ如上ノ語ヲ舜ノ前ニ述ブレバ、耿然トシテ自ラ覺ルラク、吾ガ心已ニ中正ノ道ヲ得、上天ト通ジテ、間隔アルコトナシト、乃チ玉虬ニ乘リ鳳車ニ駕シ埃風ニ御シテ忽然トシテ天ニ上リヌ(是ヨリ以下假託ノ詞多シ、所謂寓言ニシテ、實事ニアラズ)

朝發軔ー軔ハ車ノとめぎ、蒼梧ハ舜ヲ葬リシ地、縣圃ハ神山ニシテ崑崙山上ニ在リ、靈瑣ハ神靈ノ居ル所ノ門樓○朝ニ蒼梧ノ野ヲ發シ、夕ニ縣圃ニ至リ、暫ク門外ニ留マラント欲スレバ、日ハ早クモ暮レナントセリ。

跪敷衽以陳辭兮。〔王〕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羿澆以下也。故下句云。發軔於蒼梧也。

耿吾既得此中正。〔王〕耿明也。言己上覩禹湯文王修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而布衽。俛首省念。仰訴于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眞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

駟玉虬以椉鷖兮。〔王〕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鳳類也。以爲車飾。

溘埃風余上征。〔王〕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然此以下多寓言。〔朱〕跪。巨委反。辭。一作詞。耿。向廻反。正。叶音征。虬。一作虯。並渠幽反。鷖。烏雞反。又烏計反。一作翳。溘。一作壒。○敷。布也。衽。裳際也。耿。明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類。身有五采。溘。奄忽也。埃。塵也。征。行也。此言跪而敷衽。以陳如上之詞於舜。而耿然自覺。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所以埃風忽起。而余遂乘龍跨鳳。以上征也。然此以下。多假託之詞。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考〕考曰。溘。爲形容之辭。奄忽也。埃。疑培之訛。培陪同。大雅無陪無卿。釋文陪本又作培。是也。陪與背通。溘培風上征。謂忽然背風沖上也。沖上者必順風而擧。風在其背。故曰背風。

朝發軔於蒼梧兮。〔王〕軔搘輪木也。蒼梧舜之所葬也。

夕余至乎縣圃。〔王〕縣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縣圃。維乃通天。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

欲少留此靈瑣兮。〔王〕靈以喩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或曰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少住門外也。

日忽忽其將暮。〔王〕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敎。日又忽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己衰老。〔朱〕軔。音刃。縣。音玄。一作懸。少一作夕。非是。瑣。先果反。一作璅。○軔。榰車木也。將行則發之。蒼梧。舜所葬也。縣圃。在崑崙之上。靈。神也。瑣。門鏤也。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考〕考曰。是亦暗寓欲留楚王省闥。得以輔政之意也。

阽余身─余身ヲ危地ニ陷レ、殆ド之ガ爲ニ死セントセシモ、余ガ志固ヨリ善ヲ行ヒ義ヲ用フルニアルヲ以テ、敢テ追悔怨恨スル所ナシ、鑿ヲ量ラズシテ枘ヲ正セバ(君ノ志ヲ察セズシテ諫ムルニ比ス)前世好修ノ士モ、菹醢ノ厄ニ遭ヘリ。

曾歔欷─茹ハ柔軟ナリ、浪浪ハ流ルヽ貌○生キテ賢ヲ擧ゲ能ヲ用フルノ時ニ遭ハズシテ、菹醢ノ世ニ遭ヘルヲ哀ミ、香蕙ヲ取リテ涙ヲ拭ヘバ、涙ハ流レテ吾ガ襟ヲ濕セリ。

民。計謀之極致也。孰。何也。

阽余身而危死兮。 王 阽猶危也。**覽余初其猶未悔。** 王 言己正言危行。身將死亡。尙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也。**不量鑿而正枘兮。** 王 量度也。正方也。枘所以鑿孔也。**固前修以菹醢。** 王 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辠過而身殃矣。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等人是也。朱 阽。餘廉反。死下。一有節字。悔。呼磊反。量。音良。鑿音曹。正。一作進。枘。而銳反。○阽。臨危也。言近邊而欲墮也。危死。言幾死也。鑿。穿孔也。枘。刻木端。所以入鑿者也。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此承上章。言惟善爲可行。而前修乃有以此而至於菹醢。若龍逢梅伯者。然亦不敢以爲悔也。考 考。曰。委身臨危。故曰阽余身。言雖臨危而至於死節。觀覽餘之初所以爲心。至今未有悔也。死節。王氏本作危死節。朱子本作危死。皆不可從。今因王氏本。刪一危字。

曾歔欷余鬱邑兮。 王 曾累也。歔欷懼貌。或曰曾重。歔欷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哀朕時之不當。** 王 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擧賢之時。而値菹醢之世。**攬茹蕙以掩涕兮。** 王 茹柔愞也。**霑余襟之浪浪。** 王 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己自傷放在草澤。心悲泣涕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愞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朱 曾。一作增。歔。許居反。欷。許衣反。又許毅反。當。平聲。攬。一作擥。一作檻。茹。如呂反。浪。音郎。○曾。累也。歔欷。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哀時不當者。自哀生不當擧賢之時。而値菹醢之世也。茹。柔耎也。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言心悲泣下。而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考 曰。朱子本檻作攬。

グ、賢ヲ擧ゲ能ヲ用ヒ、先王ノ法度ニ循ヒテ傾失アルコトナカリキ。

皇天無―天道ハ神明ニシテ偏私ナシ、萬民ノ德ヲ觀テ天下ヲ輔相スベキ智德アルモノヲ立テ、以テ君トナス、是ヲ以テ聖知德行アル者ハ、ヨク天下ヲ有チテ之ヲ用フルヲ得ルナリ。

瞻前而―余今前ヲ見、後ヲ顧ミテ、是非成敗ノ迹ヲ審ニシ、人事ノ變ヲ觀察シ盡セルモ、畢竟不義ノ用フベカラズ、不善ノ行フベカラザルヲ知レルノミ。

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修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易曰。無平不頗。朱儼。一作嚴。並魚檢反。差。七何反。一無才字。循。一作修。非是。頗。一作陂。亦普未反。○儼。畏也。祗亦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講論道義。無有過差。又舉賢才。遵法度而無偏頗。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如下章也。考考曰。儼。謂處身儼勵也。祗敬。恭肅而敬事也。王氏本儼作嚴。循作脩。皆非是。

皇天無私阿兮。王竊愛爲私。所私爲阿。覽民德焉錯輔。王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爲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也。故桀爲無道傳與湯。紂爲淫虐傳與文王也。夫維聖哲之茂行兮。王哲智也。茂盛也。

苟得用此下土。王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朱錯。七故反。之。一作以。行。下孟反。○竊愛爲私。所私爲阿。錯。置也。輔。佐也。猶言惟德是輔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民之德。有聖賢者。則置其輔助之力。而立以爲君也。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聖哲之人。有甚盛之行。故能有此下土而用之也。考考曰。焉。亦於是也。維與唯通。朱子本以作之。非是。

瞻前而顧後兮。王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紂。相觀民之計極。王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眞僞也。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王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朱相。息亮反。服。叶蒲北反。○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相觀。重言之也。計。謀也。極。窮也。前。謂往昔之是非。後。謂將來之成敗。服。事也。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變盡矣。故見民之計謀。於是爲極。而知唯義爲可用。唯善爲可行也。考考曰。相。察也。觀。觀示也。謂察所以觀示于

澆身被ー强圉ハ多力ナリ○寒浞羿ノ妻ヲ取リテ澆ヲ生ム、澆多力ニシテ、其慾ヲ縱ニシテ自ラ忍ブ能ハズ、既ニ夏后相ヲ殺シ、日夜宴安康居シテ、其ノ過惡ヲ忘レシカバ、卒ニ相ノ子少康ニ誅セラレ、其首ヲ墜セリ。

夏桀之ー后辛ハ紂ナリ、葅ハ菜ヲ藏スルナリ、醢ハ肉醬ナリ、共ニ鹽漬ニスルヲイフ○夏ノ桀王無道ナリシカバ、遂ニ湯王ノ放逐スル所トナリ、殷紂マタ暴虐ニシテ、比干ヲ殺シ梅伯ヲ醢ニスル等ノ亂行アリシカバ、武王ノ殺ス所トナリ、殷ノ祀遂ニ絶エ、長久ナルヲ得ザリキ。

湯禹儼ー祇敬ハツヽシムナリ、頗ハ偏頗ナリ、かたむくト訓ズ○湯禹ハ儼厲蕭敬ニシテ、周ノ文王ハ常ニ道義ヲ講論シテ過誤アルコトナ

澆身被服强圉兮。 王 澆寒浞子也。强圉多力也。 **縱欲而不忍。** 王 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强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也。 **日康娛而自忘兮。** 王 康安也。 **厥首用夫顚隕。** 王 首頭也。自上下曰顚。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而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顚隕而墮地。論語曰。羿善射。夏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之事。皆見左氏傳。朱 澆。五吊反。又作奡。五耗反。服。一作於。圉。魚呂反。欲下。一有殺字。非是。而。一作以。夫。一作以。一無夫字。顚。一作巓。○澆。寒浞子也。强圉。多力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强梁多力。縱放其慾。不能自忍也。康。安也。自上而下曰顚。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此二章事。並見左傳襄公四年。哀公五年。考 考曰。圉與禦通。莊子繕性篇。其來不可圉。是也。王氏本。欲下有殺字。註以爲殺夏后相。然終不免爲誤衍。朱氏本删之。爲是。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王 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終爲殷湯所誅滅。 **后辛之葅醢兮。** 王 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爲武王所誅滅。藏菜曰葅。肉醬曰醢。 **殷宗用之不長。** 王 言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朱 葅。側魚反。醢。音海。之。一作而。○違。背也。言背道也。逢殃。爲湯所放也。后辛。卽紂也。藏菜曰葅。肉醬曰醢。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誅之。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考 考曰。王引之曰。焉猶於是也。晉語。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言於是始爲令也。

湯禹儼而祇敬兮。 王 儼畏也。祇敬也。 **周論道而莫差。** 王 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

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王 頗傾也。

リ○是ヨリ以下、舜ニ告ゲテ疑ヲ決セントスル語ナリ、啓ヨリ父ノ志ヲ承ケ、其業ヲ繼ギシカバ、九州ノ物、皆辯數スベク、九功ノ德、次序アリテ歌フベシ、因テ九辯九歌ヲ成シシ又、夏康情慾ヲ縱ニシテ、自ラ娛樂シ、患難ヲ顧ミテ後圖ヲナサヾリシカバ、卒ニ以テ國ヲ失ヒ、五弟モ亦皆家ヲ失フ（殷王國破レ家亡ビシヲ云フ）

〔案〕王念孫云フ、巷ハ孟子ノ鄒與レ魯鬨ノ鬨ト通ズ、兵ヲ構ヘテ鬭フ也、五子亂ヲ作ス、故ニ家鬨ト云フ、家ハ猶內ノ如キナリ、詩ノ蟊賊內訌ト云フガ如シ。

羿淫遊—封ハ大ナリ、○羿ハ夏ノ衰亂ニ乘ジ、羿之ニ代リテ政ヲ爲シシモ、狩獵ニ耽リテ、民事ヲ恤ヘザリシカバ、其相寒浞、羿ノ獵シテ歸ルヤ、家臣逢蒙ヲシテ之ヲ射殺セシメ、其妻ヲ取リテ己ノ妻トナシヌ、羿ノ淫縱ナルハ、譬ヘバ水ノ亂流スルガ如シ、宜ナル哉、禍ニ遭ヒテ其終ヲヨクセザルヤ。

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

[王] 圖謀也。言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巷。失尊位也。尙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朱] 難。乃且反。衖。一作巷。與巷同。叶乎貢反。一作居。非是。○自此以下。皆比而賦也。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纘敍其業。故九州之物。皆有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衖。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於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於河。而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衖。言國破而家亡也。事見尙書大禹謨。及五子之歌。此爲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也。[考] 考曰。自是以下。告舜之辭。皆擧舜以後事。所以稽疑而折中也。據天問。九辯九歌。蓋啓所作樂章名。故曰啓九辯與九歌。不能顧慮患難。以爲後圖。故曰不顧難以圖後。太康已敗。五子各相失。逃出自家巷。故曰失乎家巷。朱子本巷作衖。

羿淫遊以佚畋兮。

[王] 羿諸侯也。田獵也。

又好射夫封狐。

[王] 封狐大狐也。言羿爲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孼。以亡其國也。

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王] 浞寒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朱] 羿。五計反。佚。音逸。畋。一作田。射。食亦反。固。一作國。非是。鮮。一作尠。並先典反。浞。食角反。家。叶古胡反。○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封。大也。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羿畋將歸。浞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曰亂流鮮終也。[考] 考曰。羿淫縱不循道。譬如水散亂而流。以及于禍。故曰亂流其鮮終。王氏本畋作田。

曰ク、アヽ衆人ニハ戸ゴトニ説キ、衆人ゴトニ告グベカラザレバ、誰カ餘ノ中情ヲ知ル者アラン、況ヤ世俗ノ人朋黨ヲナセルモ、吾ハ孤獨ナルヲヤ、何ゾ肯テ吾ガ言ヲ聽カン。

依前聖—節中ハ折衷ニ同ジ、沅、湘ハ川ノ名、重華ハ舜ナリ、其墓沅湘ノ南ニ在リ○吾既ニ世ニ容レラレズ、吾憤怨嘆息シテ、此ノ苦境ヲ歷タリ、今復姉ニ詈ラレ、從フ所ヲ知ラズ、故ニ前聖ニ依リ、折衷セント欲シ、遂ニ沅湘ヲ渡リテ舜ニ就キ、陳述スル所アラントス。

啓九辯—啓ハ禹ノ子ナリ、九辯、九歌ハ共ニ啓ノ作リシ樂章ナリ、夏康ハ啓ノ子太康ナリ、五子ハ太康ノ五弟ナリ、家衖ハ宮中ノ道ナリ。

中情之善否也。**世並舉而好朋兮。**【王】朋黨也。**夫何煢獨而不予聽。**【王】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余我也。言此俗之人。皆行佞僞。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朱】說。輸芮反。煢。一作煢。並渠营反。不字。疑衍。聽。叶它丁反。○賦也。朋。黨也。煢。孤也。屈原外困群佞。內被姉詈。故言衆人不可戶戶而說。必不能察己之中情。況世人又方並爲朋黨。何能哀我煢獨而見聽乎。爲下章就舜陳辭起。【考】考曰。朱子疑下句不字爲衍。王氏本亦有不字。今詳王氏註。王氏爲註時。蓋未有不字。至後乃誤衍也。宜删去。

依前聖以節中兮。【王】節度也。**喟憑心而歷茲。**【王】喟嘆貌也。歷數也。茲此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爲作此詞也。

濟沅湘以南征兮。【王】濟渡也。沅湘水名也。征行也。**就重華而敶詞。**【王】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嶷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敶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要說。以自開悟也。【朱】以。一作之。喟。丘愧反。沅。音元。敶。古陳字。一作陳。○賦而比也。節。度也。喟。歎也。憑。滿也。恚盛貌。左傳列子天問皆云。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沅湘。皆水名。沅水出象郡鐔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重華。舜號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洪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屈原以世莫能察己之志。故欲就之而陳詞。如下文所云也。【考】考曰。節中蓋與折中同。言吾已不容於世。居常喟然歎息。而憤怨滿心。以歷此苦境。今復爲女嬃罵。莫知所從。故欲依前聖。稽疑而折中。遂南就舜陳詞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王】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纘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夏康娛以自縱。【王】夏康啓子太

命ニ順ハザリシカバ、終ニ羽山ニ殛セラレテ夭死セリ。[案]嬃ハ狷介ノ義ナラン、文選ノ祭彦光祿文ニ性婞剛潔トアリ、其注ニ婞猶直也ト見ユ、惜誦ニモ申生ノ事ヲ稱シテ婞直トアリ。

汝何博―博謇ハ廣博ニシテ忠直ナルヲ謂フ、紛ハ盛ナル貌、姱節ハ美節ナリ、薋、菉、葹ハ皆惡草ナリ、判ハ別ナリ○汝何ゾ博廣忠直ニシテ、一身ヲ修潔シ、獨リ美節ヲ持スルヤ、擧朝惡行ノ人ノミナルニ、獨リ清白ヲ求ムベキニアラズ(是亦女嬃ノ言ナリ)。

衆不可―屈原外ハ群佞ニ困ミ、內ハ姊ニ詈ラル、因テ其志ヲ述ベテ

詈。一作罵。予。叶音與。鮌。古本反。與鯀同。一作鯀。婞。一作悻。胡冷反。又胡頸反。又音脛。殀。一作夭。並於矯反。野。叶上與反。○賦也。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眷戀牽持之意。申申。舒緩貌也。曰。記女嬃之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狠也。蚤死曰殀。言堯使鮌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以屈原剛直太過。恐亦將如鯀之遇禍也。[考]考曰。注家以女嬃爲屈原姊。蓋以婺噲夫人呂嬃。爲呂后妹。而亦以嬃爲名。適與女嬃同。因有此說。然未足以爲確證。恐不可從也。竊疑。嬃須同。女須猶言女侍。又曰須女。史記天官。婺女正義。須女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蓋須用也。賤妾必有所用。故曰須女。三閭女侍諫三閭。然自三閭言之。故曰詈予。且是亦假女嬃發端。未必眞有此事也。嬋。蓋因單得義。謂單弱。媛。援同。謂求媚于人。故嬋媛猶言柔順。王氏以爲猶牽引。亦謂其心牽引於我也。申。重也。申申。猶言丁寧。然。猶爾。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王]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爲獨博采往古。好修謇謇。有此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也。

薋菉葹以盈室兮。[王]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薋。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以喩讒佞盈滿於側者也。

判獨離而不服。[王]判別也。女嬃言。衆人皆佩薋菉枲耳。爲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弃也。[朱]謇。一作蹇。非是。好。呼報反。節。叶音卽。薋。自資反。亦作茨。菉。力玉反。葹。商支反。服。叶蒲北反。○賦而比也。此亦女嬃言也。博謇。謂廣博而忠直。紛。盛貌。姱節。姱美之節也。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盈室。喩滿朝也。判。別也。言衆人皆佩此惡草。汝何獨判然離別。不與衆同也。[考]考曰。薋。蓋資之訛。因下文誤加草也。言衆皆資菉葹惡草以盈室。喩其蓄穢行也。汝何乃判然與衆離而不佩服此章也。判者。形容之辭。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王]屈原外困群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己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

忽反顧―四荒ハ四方絶遠ノ國ヲイフ、繽紛ハ盛ナル貌、菲菲ハ芳香ノ貌○忽チ顧視遠眺シテ思ヘラク、四海ノ廣キ、豈ニ我ヲ知ル者ナカランヤト、將ニ四荒ニ遊ビ、一タビ賢君ニ遇ヒ、以テ其道ヲ行ハント欲ス、因テ愈佩服ヲ盛ニシ、志意ヲ修潔ス。

〔案〕玦ニ云フ觀ニ乎四顧ニトハ唯是レ遠遊也、賢君ヲ求ムルニアラズ。

民生各―人各好ム所アリ、或ハ正、或ハ邪、或ハ清、或ハ濁、千差萬別ナリ、吾獨リ修潔ヲ好ミ、以テ常行トナス、タトヒ此ガ爲ニ屠戮セラルヽモ、自ラ懲リテ、其ノ操守ヲ變改スルコトナシ。

女嬃之―嬋媛ハ牽戀ノ貌、申申ハ丁寧反復ナリ、婞ハ狠ナリ、もどるト訓ズ、終然ハ終ニノ意、然ハ助辭ナリ、殀ハ夭ナリ○余ガ姉女嬃、反復余ヲ詈リテ曰ク、昔堯、鮌ヲシテ洪水ヲ治メシメシニ、堯ノ

忽反顧以游目兮。【王】忽疾貌。將往觀乎四荒。【王】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王】繽紛盛貌。繁衆也。芳菲菲其彌章。【王】菲菲猶勃勃。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己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朱】繽。匹賓反。○比也。荒。遠也。繽紛。盛貌。繁。衆也。菲菲。猶勃勃。芳。香貌也。章。明也。言雖己回車反服。而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絶遠之國。庶幾一遇賢君。以行其道。佩服愈盛而明。志意愈修而潔。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王】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修正直。以爲常行也。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王】懲艾也。言己好循忠信。以爲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朱】樂。五教反。好。呼報反。修。一作循。非。是。解。古買反。豈。一作非。可。一作何。非。是。懲。叶直良反。○賦也。言人生各隨氣習。有所好樂。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修潔以爲常。雖以此獲罪於世。至於屠戮支解。終不懲創而悔改也。自悔相道至此五章。又承上文清白以死眞之意。而下爲女嬃詈予起也。【考】考曰。此章懲與常韻。段玉裁以爲。常在古韻第十部。懲本音在第六部。與常爲合韻。

女嬃之嬋媛兮。【王】女嬃屈原姉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其詈予。【王】申申重也。余我也。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重罵我也。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王】曰女嬃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狠也。終然殀乎羽之野。【王】蚤死曰殀。言堯使鮌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朱】嬃。私兪反。嬋。音蟬。媛。音爰。一作撣援。

モ聽カレズシテ、重ネテ禍ニ遭フ、故ニ復タ退イテ吾ガ初服（初ノ行ヒ）ヲ修メンノミ。〔案〕王引之云フ、焉ハ於レ是ト同ジ且ク是ニ於テ止息スル也ト、玦ニ云フ且焉止息トハ躊躇シテ以テ深ク思フ也。

製芰荷―芰（菱ナリ）荷（蓮葉ナリ）ヲ裁製シ、芙蓉ヲ集メテ衣裳トナス（自ラ其ノ身ヲ高潔ノ地ニ置クニ比ス）余ガ情修潔ナルモ、人我ヲ知ラザルハ如何トモ難シ。

高余冠―岌岌タル高冠ヲ戴キ、陸離タル玉佩ヲオブ、衣裳ノ芳潔ト冠佩ノ潤澤ト兼ネテ吾身ニ備ハル（美德アルニ比ス）今廢棄セラルト雖モ、昭明ノ美質ハ敢テ虧損スルコトナシ。〔案〕王念孫云フ陸離ニ二義アリ、一ハ參差ノ貌、一ハ長キ貌、下文ニ斑陸離其上下ノ陸離ハ參差ノ貌、此ハ長キ貌ナリ。

王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歸重遇禍。故將復去修吾初始淸潔之服也。朱焉。尤虔反。離力智反。一無復字。服叶蒲北反。○比也。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丘上有椒。故曰椒丘。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不忘芳香。以自淸潔。所謂回朕車。以復路也。進既不入。以離尤。則亦退而後修吾初服耳。考考曰。焉猶於是也。

製芰荷以爲衣兮。 王製裁也。芰蔆也。秦人曰薢茩。荷芙蕖也。**集芙蓉以爲裳。** 王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爲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朱芰。奇寄反。蘘。古集字。一作集。○比也。製裁也。芰蔆也。生水中。葉浮水上。花黃白色。實紫色。兩頭銳者也。荷。蓮葉也。芙蓉。蓮花也。本草云。蓮其葉名荷。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上曰衣。下曰裳。言被服益潔。修善益明也。此與下章。卽所謂修吾初服也。考考曰。下二句。猶言苟余情其信芳兮。不吾知其亦已。特爲押韻倒句耳。

高余冠之岌岌兮。 王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 王陸離猶參差。衆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人之服。**芳與澤其雜糅兮。** 王芳德之臭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糅雜也。**唯昭質其猶未虧。** 王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朱岌。魚及反。糅。女救反。下同。○賦也。岌岌。高貌。佩。玉佩也。陸離。美好分散之貌。芳。謂以香物爲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糅亦雜也。唯。獨也。照。明也。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藏而無虧缺。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考考曰。陸坴。同。說文。坴。土塊坴坴也。段玉裁以爲。坴坴大塊之貌。是知陸離。猶言坴坴然離離然。謂玉佩修德潔行。自然有芳香有光澤。互相雜糅。故曰芳與澤其雜糅。下文昭質。正謂此也。

屈心而抑志兮―余既ニ世俗ト道ヲ異ニスレバ、心ヲ屈シ志ヲ抑ヘ、或ハ人ノ尤ヲ被ルモ、一切隱忍シテ、之ト是非ヲ較スルヲ要セズ、心ヲ潔白ニシ、正道ヲ守リテ死センノミ、是レ往聖ノ重ンゼシ所ナリ。〔案〕楚辭燈ニ云フ、攘ハ取ルナリ。

悔相道―延ハ頸ヲ延ブルナリ、佇ハ跂立ナリ、○上文九死スト雖悔イズト云ヘルモ、千思萬考ノ餘、忽チ前日ノ或ハ非ナリシカヲ悟リ、復歸ノ心ヲ生ゼリ、(然モ實ハ一時ノ妄念ナリ)

歩余馬―乃チ馬ヲ蘭皐(澤曲ヲ皐トイフ、其中蘭アルナリ)ニ馳セ、椒丘(丘ニ椒アルナリ)ニ登リ、暫ク此ニ休息ス、進ンデ諫ムル所アリシ

屈心而抑志兮。王 抑案也。忍尤而攘詬。王 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王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朱 攘。而羊反。詬。一作訽。並呼漏反。又或作垢。○賦也。抑。按也。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與世已不同矣。則可屈心而抑志。雖或見尤於人。亦當一切隱忍而不與之校。雖所遭者或有恥辱。亦當以理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於懷。蓋寧伏清白而死於直道。尚足為前聖之所厚。如比干諫死。而武王封其墓。孔子稱其仁也。自怨靈修以下。至此五章一意。為下章回車復路起。考 考曰。前聖之所厚。猶言前聖之所重。厚字特取諧韻耳。

悔相道之不察兮。王 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延佇乎吾將反。王 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於義。我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回朕車以復路兮。王 回旋也。路道也。及行迷之未遠。王 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己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之也。朱 相。息亮反。佇。直呂反。回。一作廻。○比也。悔。追恨也。察。明審也。延。引頸也。佇。跂立也。回。旋轉也。迷。惑誤也。言既至於此矣。乃始追悔前日。相視道路。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遂引頸跂立。而將旋轉吾車以復於昔來之路。庶幾猶得及此惑誤未遠之時。覺悟而還歸也。

歩余馬於蘭皐兮。王 歩徐行也。澤曲曰皐。詩云。鶴鳴于九皐。馳椒丘且焉止息。王 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歩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忳鬱邑｜忳ハ憂フル貌、鬱邑ハ心結ボレテ舒ビザル貌、侘傺ハ悵然トシテ、立チトヾマル貌、〇余既ニ廢棄セラレ、鬱鬱トシテ樂マズ、悵然トシテ佇立スルノミ、寧ロ誅ヲ被リテ、立所ニ死シ、或ハ疎斥セラレテ身ヲ喪スモ、此ノ時俗ノ態ヲナスニ忍ビズ。

鷙鳥之｜鷙鳥ノ剛厲ニシテ、他ノ衆鳥ト相伍セザルハ、古ヨリ然リ、今日ニ始マレルニアラズ、方枘(方形ノほぞ)ト圓鑿(圓キ孔)トハ、其形ヲ異ニス、何ゾ相合フノ理アランヤ、人ニ於ケルモ亦然リ、忠邪道ヲ異ニスレバ、倶ニ朝廷ニ相安ンズルヲ得ズ。

曲處。追逐而行。故曰追曲。投於所媚人意。莫不周遍以取容。故曰周容。人人皆以是爲法度。故曰以爲度。此章錯與度韻。段玉裁以爲。錯度二字。皆古韻第五部本音。蓋上文索與妬韻。天問。作與度韻。古固有此例也。

忳鬱邑余侘傺兮。 王 忳自念貌。侘傺失志貌。侘猶堂堂。立貌也。傺猶住也。楚人名住曰傺。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王 言我所以忳忳而自念。中心鬱悒。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爲時人所窮困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 王 溘猶奄也。 **余不忍爲此態也。** 王 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中正之性。爲邪淫之態也。朱 忳徒渾反。邑。一作悒。侘敕加敕駕二反。傺丑利。敕界二反。一無二也字。溘。苦答反。又苦合反。以一作而。態。叶土宜反。○賦也。忳憂貌。侘傺失志貌。侘。猶堂堂也。又立也。傺。住也。楚人語也。溘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不忍爲此邪淫之態也。考 考曰。侘傺。他無所見。其義不可得考。王氏言。侘。立也。傺猶住也。楚人名住曰傺。爲悵然住立之義。姑從之。忳蓋因屯得義。心鬱屈之貌。溘。說文。奄忽也。江淹恨賦。朝露溘至。是也。

鷙鳥之不羣兮。 王 鷙執也。此謂能執服衆鳥。鷹鸇之類。以喩忠正也。 **自前世而固然。** 王 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王 言何所有方鑿受圜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爲用也。朱 鷙。脂利反。圜。一作圓。周。一作同。安。叶一先反。○比也。鷙。執也。謂鳥之能執伏衆鳥者。鷹鸇之類也。不羣。言其執志剛厲。居常特處。不與衆鳥爲羣也。周。合也。員鑿方枘不能相合。以其異道。故不能相安。賢者之居亂世。亦猶是也。考 考曰。鑿之與枘。必四旁相周。而無相抵。方始得相入。枘方鑿圜。復何周之有。故曰何方圜之能周。孰亦何也。

怨靈修—蛾眉ハ眉ノ美好ナルコト、蠶蛾ノ眉ノ如キヲイフ○君ノ心浩蕩（思慮ナキ貌）トシテ、民心ノ正邪ヲ察セズ、是ヲ以テ衆女（讒人ニ喩フ）余ノ美貌（忠正ニ喩フ）ヲ嫉ミ、余ヲ讒訴スルニ淫行アルヲ以テス。

固時俗—今世ノ俗人ハ、智巧ニシテ、規矩繩墨ヲ事トセズ、道ヲ曲ゲテ苟モ容レラレンコトヲ求メ、以テ常法トナス。

怨靈修之浩蕩兮。〔王〕上政迷亂則下怨。父行悖惑則子恨。靈修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云子之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王〕言己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用心浩蕩。驕傲放恣。無有思慮。終不察省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王〕衆女。謂衆臣也。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喩臣也。蛾眉好貌。

謠諑謂余以善淫。〔王〕謠謂毀也。諑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任用也。〔朱〕蛾。一作娥。非是。謠。音遙。諑。音卓。以。一作之。○比也。浩蕩。無思慮貌。民。謂衆人也。蛾眉。謂眉之美好。如蠶蛾之眉也。爾雅云。徒歌謂之謠。方言云。楚南謂愬爲諑。〔考〕考曰。是言衆女嫉蛾眉之禍。亦由王之不能察民心而生也。謠。謂諷而譏之。如歌謠然。諑。椓通。謂譖毀之令敗壞。如椓木挺于地。言既謠之又諑之。誣余以善淫也。謂余之善淫。諸本作謂余以善淫。朱子言。以一作之。今從之。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王〕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智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背繩墨以追曲兮〔王〕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其曲直也。競周容以爲度。〔王〕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修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爲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朱〕偭。音面。錯。七故反。追古隨字。○比也。偭背也。規。所運以爲圓之器也。矩。所擬以爲方之器。今曲尺也。錯。置也。繩墨。引繩彈墨以取直者。今墨斗繩是也。追。猶隨也。言舍直而隨曲也。競。爭也。周。合也。度。法也。言爭以苟合求容爲常法也。洪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考〕考曰。背棄繩墨。專循枉

ルベキモ、願クハ彭咸ノ遺法ヲ學ビ、死ヲ以テ極諫センノミ。

〔案〕王念孫云フ謇ハ詞ナリ、上文ノ謇々爲忠ノ謇ニアラズト、玦ニモ謇ヲ發語ノ辭ト註ス。

長大息ー長嘆大息シテ涕ヲ拭ヒ、生民ノ亂世ニ遇ヒテ艱苦スルヲ哀ム、餘獨リ修潔美好ニシテ、自ラ檢束セルモ、一タビ諫メテ、忽チ廢黜ノ厄ニアヒヌ。

〔案〕拜經日記ニ云フ、好ノ字衍ト、王念孫之ニ從フ、念孫又云フ、雖ハ唯ト同ジ、余ハ唯此ノ修姱ノ行アリ、以テ人ノ係累スル所トナルヲ致スヲ言フ。

既替余ー君、蕙纕(香草ヲ以テ作レル帶)ヲ帶ブルノ故ヲ以テ、余ヲ廢シ、又茝ヲ採ルノ故ヲ以テ、重ネテ余ヲ怒レリ、然モ蕙茝ハ固ヨリ余ノ好ム所ナレバ、九死スト雖、悔イザルナリ(忠信ヲ行ヒ清白ヲ守ルハ、己ノ素志ナレバ、タトヒ廢セラル、モ悔イズトナリ)。

詞也。前修。謂前代修德之人。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考** 考曰。非世俗之所服。謂非世俗之所服從也。周。與下文周容之周同。王氏以爲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疑似因三閭事傅會者。要之。魯論所載老彭類。其爲前代盛德之士明矣。但至其行事。不必深求可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王** 艱難也。言己自傷施行不合於世。將效彭咸自沈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也。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

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 **王** 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累之也。

謇朝誶而夕替。 **王** 誶諫也。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弃也。**朱** 鞿。居依反。羈。居宜反。誶。與訊同。音信。又音粹。替與艱叶。未詳。或云。艱。居垠反。替。它因反。○賦也。掩涕。猶抆淚也。哀此民生遭亂世而多難也。修姱。謂脩潔而美好。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今詩作訊。羈。告也。替。廢也。**考** 考曰。好。言好爲之也。誶。說文。讓也。玉篇。罵也。蓋謂之誶。徵兼詰讓怒罵意。非獨謂正諫而已也。此章替與艱韻。段玉裁以爲。二字皆古韻第十二部本音。艱詩召旻。亦替與引頻韻。古固有此例也。

既替余以蕙纕兮。 **王** 纕佩帶也。

又申之以攬茝。 **王** 又復也。言君所以弃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意彌篤也。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王** 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朱** 纕。息羊反。一無以字。非是。茝。一作芷。悔。虎猥反。○賦而比也。纕。佩帶也。申。重也。此言君之廢我。以蕙茝爲賜。而遺之如待放之臣。予之以玦。然後去也。然二物芬芳。乃余心之所善。幸而得之。則雖九死而不悔。況但廢替而已乎。**考** 考曰。言君已以蕙纕之故屏我。又怒我之攬取芳茝。益務修潔。故曰又申之以攬茝。

攬木根―茝、薜荔、菌桂、胡繩、ミナ香草ナリ、纚纚ハ索ノ長キ貌、○是亦香潔ヲ以テ、自ラ修ムルヲイフ。

謇吾法―前修ハ前代修德ノ人ヲイフ、彭咸ハ殷ノ賢大夫ナリ、其君ヲ諫メテ聽カレズ、自ラ水ニ投ジテ死セリ、○アヽ余ハ前修ニナラヒ、自ラ修潔セントスレ、是固ヨリ世俗ノ服行スル所ニアラザレバ、今人ノ意ニ滿タザ

飲。於錦反。餐一作飡。並七安反。英。叶於姜反。姱。苦瓜反。要。於笑反。顑。虎感反。又占湛反。頷。戶感反。又魚檢反。頷。一作頷。○比也。英。華也。飲露餐華。言動以香潔。自潤澤也。苟。誠也。信。實也。練要。言所修精練。所守要約也。顑頷。食不飽。而面黃之貌。考 考曰。姱。美也。顑頷。說文食不飽。面黃。起行也。落英。謂零落之英。古文固有如此者。不必以後世王蘇所論爭爲拘。○先儒伊藤仁齋又云。男長數語予。菊單瓣者皆落。其千葉者。自彫枯枝上。屈子落英。蓋詠單瓣者也。予試之信然。不唯菊已。諸花皆然。蓋古時菊唯有單瓣。其千葉富麗者。因後來翫花之盛致之。菊之落英復何疑。諸家蓋不深考古今之異。仁齋之言。或有可信據也。

攬木根以結茝兮。 王 攬持也。根以喩本也。**貫薜荔之落蘂。** 王 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墮也。蘂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己施行常攬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蘭兮。** 王 矯直也。**索胡繩之纚纚。** 王 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己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也。朱 攬音覽。一作擥。啟姸反。茝一作芷。薜蒲計反。荔郎計反。索蘇各反。纚所綺反。○比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蘂花蘂。鬚粉蘂蘂然者也。矯。擧也。胡繩亦香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纚纚。索好貌。考 考曰。言持木根。從取茝。縛著。又貫以薜荔之蘂。擧桂枝。更取蕙。續以繫之。又糾胡繩爲索。其長纚纚然。是亦言以香潔自修也。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 王 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或曰謇難也。言己服飾雖難爲法。我倣前賢以自修潔。非本今世俗人所服佩。**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王 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 王 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朱 謇。一作蹇。服叶蒲北反。○賦也。謇。難

タ求索シテ、飽クヲ知ラズ、私心ヲ抱イテ他人ヲ忖度シ、己ト同ジカラザル者アレバ、嫉妬シテ之ヲ排斥ス。

忽馳騖—衆臣ハ利慾ニ奔走シ、權勢ヲ追求スルモ、利權ハ固ヨリ余ノ渇望スル所ニアラズ、余ハ唯歳月ノ人ヲ待タズ、徒ニ衰老シテ、功名ヲ立ツルノ期ナカランコトヲ恐ル、ノミ。

朝飲木—顑頷ハ食飽カズシテ、面黄ナル貌、○朝ニハ木蘭ノ露ヲ飲ミ、夕ニハ秋菊ノ英華ヲ食ヒ、香潔ヲ以テ、自ラ潤澤ス、苟モ我ガ心、信實美好、修ムル所精練ニシテ、守ル所要約ナラバ、長飢ストモ、固ヨリ傷マズ。

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趨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猒飽者也。**羌内恕己以量人兮。**王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爲也。以心揆心爲恕。量度也。**各興心而嫉妒。**王興生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内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弃清潔。使不得用也。朱以。一作而。婪。音藍。又力含反。憑。一作馮。索。所格反。一叶蘇故反。一無己字。量。力香反。興。一作與。非是。若索音素。卽妒如字。若索从所格讀。則妒叶音跖。○賦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謂滿曰憑。以心揆心爲恕。量。度也。興。生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妒。言在位之人。心皆貪婪。内以其志。量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也。考考曰。憑。形容之辭。如震電憑怒之憑。滿也。謂貪欲之心充滿也。此章索與妒韻。段玉裁以爲二字皆古韻第五部本音。

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王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人急於財。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王七十曰老。冉冉行貌。**恐修名之不立。**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修行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朱騖。音務。○賦也。騖。亂馳也。冉冉。漸也。修名。長名。或曰。修潔之名也。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王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王英華也。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蘂。動以香潔自潤澤也。**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王苟誠也。練簡也。**長顑頷亦何傷。**王顑頷不飽貌。言己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己獨欲飽於仁義也。朱

余既滋―畹ハ十二畝ヲイフ、畮ハ古ノ畝ノ字。○余既ニ蘭ヲ九畹ニ植エ、又蕙ヲ百畮ニ植エシガ、更ニ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等ノ香草ヲ畦ニ雜ヘ植エタリ（廢棄セラル、モ、猶ホ仁義ヲ修行シテ、自ラ潔飾セルニ喩フ）。

冀枝葉―余既ニ衆芳ヲ植エ、其枝葉ノ長茂センコトヲ冀ヒ、成熟ヲ待チテ、之ヲ刈ラント欲セリ、既ニ刈リシ後ハ、タトヒ萎落ストモ、吾亦何ゾ傷マン、タヾ未刈ルニ及バザルニ、早ク已ニ蕪穢セルヲ哀ムノミ（屈原初メ楚王ニ信任セラレシモ、遽カニ讒ニ遇ヒテ廢棄セラル、是蓋シ己ノ才ヲ竭スル能ハズシテ廢棄セラレシヲ惜ムナリ）。

衆皆競―衆臣競ヒ進ミテ財利ヲ貪リ、慾心既ニ滿ツレドモ、猶ホ復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王】滋蒔也。十二畝爲畹。或曰。田之長爲畹也。又樹蕙之百畮。【王】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爲畝。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循行仁義。勤身勉力。朝暮不倦也。

畦留夷與揭車兮。【王】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芞輿。五十畝爲畦。

雜杜衡與芳芷。【王】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己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芳香益暢。德行彌盛也。【朱】滋。一作栽。與栽同。畹。於遠反。畮。古畝字。莫後反。叶滿彼反。留夷。一作藰荑。揭。一作藒。又作藒。並丘謁反。又起例反。衡。一作蘅。○比也。滋。蒔也。畹。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也。樹。種也。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畦。隴種也。留夷。揭車。皆芳草。杜蘅。似葵而香。葉似馬蹄。故俗云馬蹄香也。言己種蒔衆香。修行仁義以自潔飾。朝夕不倦也。【考】考曰。滋。謂使其滋蔓也。

冀枝葉之峻茂兮。【王】冀幸也。峻長也。願竢時乎吾將刈。【王】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己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

雖萎絶其亦何傷兮。【王】萎病也。絶落也。

哀衆芳之蕪穢。【王】言己所種衆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絶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循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朱】峻。一作葰。音俊。竢。一作俟。萎。於危反○比也。冀。幸也。峻。長也。刈。穫也。萎。病也。絶。落也。言此衆芳雖病而落。何能傷於我乎。但傷善道不行。如香草之蕪穢耳。【考】考曰。是言既刈之後。雖萎病而斷絶。吾亦何傷乎。特哀其未及刈。而蕪穢而已。蓋懷王初信任屈子。使造爲憲令。屬草藁未定。遽遭讒廢棄。屈子自惜不能竭才。所以有此言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王】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不猒乎求索。【王】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在位之

シ其ノ平正ノ裁斷ヲ仰グモ可ナリ、吾偏ニ君(靈修)ヲ愛シ國ヲ思フノミ、豈ニ他意アランヤ。

初既與―初メ君余ト要約ヲ結ビシモ、後讒ヲ信ジテ心ヲ他ニ移シ、遁逸シテ肯テ復タ我ヲ見ザルニ至レリ、而モ余ハ君ニ疏ンゼラレ相見ルヲ得ザルヲ恨ミズ、唯君ノ志、屢變ジテ常操ナキヲ傷ムノミ。

修之故也。【王】靈謂神也。修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喩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以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者也。【朱】謇。居輦反。忍上一有余字。一無而字。舍。尸夜反。叶尸預反。或音舍非是。一無二也字。○賦而比也。謇謇。難於言也。直詞進諫。己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然也。舍。止也。言己知忠言謇謇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九天。天有九重也。正。平也。靈修。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此又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明。非爲身謀及爲他人之計。但以君之恩深而義重。是以不能自已耳。【考】考曰。痛自强忍。然終不能無言。故曰忍而不能舍也。指天以盟無他志。猶射之有正。故曰指九天以爲正。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朱】一無此二句。洪曰。王逸不註此二句。後章始釋羌義。疑此後人所增也。羌。起羊反。○比也。曰者。敍其始約之言也。黃昏者。古人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羌。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爲也。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比也。洪說雖有据。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脫兩句邪。更詳之。【考】考曰。此抽思篇中之語。誤入于此。實如興祖言。删去二句。上下文理。尤覺妥帖也。

初既與余成言兮。【王】初始生也。成平也。言猶議也。**後悔遁而有他。**【王】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薄匿其情。而有他志也。**余既不難夫離別兮。**【王】近曰離。遠曰別。**傷靈脩之數化。**【王】化信用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別離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朱】遁。一作遯。他。一作佗。一無既字。數。所角反。化。叶虎瓜反。○比也。成。言謂成其要約之言也。悔。改也。遁。移也。近曰離。遠曰別。言我非難與君離別也。但傷君志數變易無常操也。【考】考曰。悔遁。謂其信用讒言。心悔與我言。遁逸不肯復見我。故下文曰不難夫別離。以此也。余既之既蓋因上下文誤衍。删去可也。

リ、輿ハ君ノ乘ル所、以テ國ニ喩フ)。

忽奔走―余ノアワタヾシク奔走シ、或ハ其前ニ出デ或ハ其後ニ隨ヒ、君ヲ輔導セントスルハ、先王ノ遺迹(踵ハ足跟ナリ、武ハ迹ナリ)ヲ躡マシメント欲スレバナリ、然ルニ何事ゾ君(荃ハ香草ナリ、君ニ喩フ)吾ガ忠信ノ情ヲ察セズ、反ツテ讒ヲ信ジテ我ヲ疾怒セントハ。

余固知―余固ヨリ謇謇(直言スル貌)ノ吾ガ身ノ禍タルヲ知ルモ、自ラ止メテ言ハザル能ハズ、ア、吾ガ中情ハ、唯天之ヲ知ル、九天ヲ指

叶於力反。身一作心。憚音彈。殃。一作快。○賦而比也。惟。思念也。黨。朋也。偸。苟且也。幽昧。不明也。險。臨危也。隘。履狹也。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績。功也。君車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故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耳。考 考曰。惟。詞也。路虛用。猶言由路。無能明理。徒冒行以犯危。故曰路幽昧以險隘。左傳。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檀弓又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荅車與曰敗績。當時自有此語也。此章隘績爲韻。段玉裁以爲。二字皆古韻第十六部本音。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王 踵繼也。武跡也。詩云。履帝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是之謂也。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 王 荃香草。以喩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艸爲喩。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

反信讒而齌怒。 王 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我也。朱 忽。一作㫚。一作急。奔。布頓反。先。悉薦反。後下遘反。荃。七全反一音孫。一作蓀。音同。揆。一作察。中。一作忠。齌从火齊聲在詣反。一作齊。或作齋。並祖西反。反一作欻。怒。叶上聲○比而賦也。踵。足跟也。武。迹也。追前人者。但見其跟之跡耳。言所以奔走以趨君之所鄕。而或出其前。或追其後。以相道之者。欲其有以躡先王之遺迹也。荃與蓀同。陶隱居云。冬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無脊。蓋亦香草。故時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齌。炊餔疾也。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 王 謇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

忍而不能舍也。 王 舍止也。言己知忠言謇謇。刺君之過。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

指九天以爲正兮。 王 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

夫唯靈

桂ノ如シ、辛辣ノ氣ヲ帶ブ、而モ猶ホ之ヲ用ヒタリ、唯一二ノ賢臣ヲ任用セルノミニ非ルヲ謂フ）〔案〕申椒竝ニ香木ノ名、菌桂ハ桂ノ一種、申ヲ重ト訓シ、菌ヲ薰トナスハ是ナラズ。

彼堯舜—彼ノ堯舜ノ德行光大（耿ハ光ナリ、介ハ大ナリ）ナリシハ、ヨク正道ニ循ヒタレバナリ（彼ノ桀紂ノ昌披（衣ヲ著ケテ帶セザル貌、放縱ニシテ檢束ナキヲ謂フ）ナリシハ、タヾ邪道ニ踏迷ヒテ行步ニ艱ミシノミ。

惟黨人—彼ノ讒人、相與ニ朋黨シテ苟モ身ノ便安ヲ圖リ、國家ノ利害ヲ慮ラズ、行フ所光ナラズ（幽昧）大ナラズ（險隘）余ガ禍ノ及ブヲモ顧ミズシテ諫諍スルハ、唯君國傾危シ先王ノ功ヲ敗ランコトヲ恐ルレバナリ（皇ハ君ナ

非獨索蕁茝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夏有朱虎伯益夔。殷有伊尹傅說。周有呂望旦散宜生召畢。是雜用衆芳之效也。【朱】菌。渠隕反。或从竹。維當作唯。古通用。茝昌改反。一作芷。○賦而比也。后。君也。三后。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喩羣賢。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輔之也。雜。非一也。椒。木實之香者。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桂。木名。本草云。花白葉黃。正圓如竹。蕙。草名。本草云。薰草也。生下濕地。麻葉而芳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蘼蕪。可以已癘。陳藏器云。卽苓陵香也。言雜用衆賢以致治。非獨專任一二人而已也。【考】考曰。齊一曰純。至精曰粹。菌。諸本從草。朱子言或從竹。從竹爲是。詳見名物考。

彼堯舜之耿介兮。【王】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王】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擧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稱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何桀紂之昌被兮。**【王】昌被衣不帶貌。**夫唯捷徑以窘步。**【王】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暇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爲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君也。【朱】耿。古迥反。又古幸反。昌一作猖。一作倡。被。一作披。並匹皮反。夫音扶。後以意求。不能盡出。○賦而比也。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昌被。衣不帶之貌。捷。邪出也。徑。小路也。窘。急也。桀紂之亂。若被衣不帶者。獨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考】考曰。捷徑以窘步。言循捷徑而窘急。欲以進步也。

惟黨人之偸樂兮。【王】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偸苟且也。**路幽昧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喩傾危也。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怨忠直。苟且偸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豈余身之憚殃兮。**【王】憚難也。殃咎也。**恐皇輿之敗績。**【王】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喩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諍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也。【朱】惟。下一有夫字。樂。音洛。隘。於懈反。叶

レン、我君ノ忽チ老イテ其ノ盛時ニ事フル能ハザルヲ恐ルヽノミ。

不撫壯―君ヲ輔ケテ善政ヲ爲スベキヲ敍ス、君何ゾ壯盛ノ時ニ及ビ、撫摩シテ自ラ修メ、惡行ヲ棄去リ（草荒ルヽ穢トイフ、惡行ニ比ス）惑誤ノ態度ヲ改メ、若シ之ヲ改メ駿馬ニ乘リ（賢士ヲ用フルニ比ス）來リテ我ニ隨ハヾ、吾當ニ君ノ爲ニ前導シ、以テ聖王ノ道ニ進ムベキナリ。

昔三后―昔三后（三王ニ同ジ、后ハ君ナリ、禹、湯、文王ヲ謂フ）ノ純美ノ德ヲ有セシハ羣賢（今芳香ヲ以テ喩フ）之ヲ輔ケタレバナリ、申椒、菌桂ヲモ雜用セリ、豈唯蕙、茝（香草）ヲ用ヒシノミナランヤ。（耳ニ逆フノ忠言ハ椒、

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用賢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朱】忽。一作智。零一作苓。○賦而比也。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零落。皆墜也。草曰零。木曰落。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遲。晚也。此承上章言。己但知朝夕修潔。而不知歲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其君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考】考曰。惟。詞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王】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喩讒邪。百草爲稼穡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何不改乎此度。**【王】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政敎。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讒之度。修先王之德法也。**棄騏驥以駝騁兮。**【王】騏驥駿馬也。以喩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來吾道夫先路。**【王】路道也。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也。【朱】棄。一作乘。下同。一作策。駝一作馳。下同。道一作導。度路二韻。下皆有也字。○賦而比也。三十曰壯。棄。去也。草荒曰穢。以比惡行。騏驥。駿馬。以比賢智。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壯盛之時。棄去惡行。改此惑誤之度。而乘駿馬以來隨我。則我當爲君前導。以入聖王之道也。自汨余。至此三章。同用一韻。意亦相承。【考】考曰。撫壯。言及壯時。撫摩以自脩。猶撫己之撫。駝。馳通。下效此。王氏本度下有也字。非是。

昔三后之純粹兮。【王】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固衆芳之所在。**【王】衆芳喩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文王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雜申椒與菌桂兮。**【王】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豈維紉夫蕙茝。**【王】紉索也。蕙茝皆香艸也。以喩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

汩余若―汩（水流ノ急速ナル貌）トシテ自ラ修ムルニ急ニシテ、常ニ相及バザルモノ、如キハ、歲月人ヲ待タズ、事成ラズシテ早ク既ニ老イ去ランコトヲ恐ルレバナリ、是ヲ以テ朝ニハ阰（兩山ノ間ヲイフ）ノ木蘭（香木ニシテ皮ヲ去ルモ死セズトイフ）ヲ採リ、夕ニハ洲ノ宿莽（冬ニ遇フモ枯レズトイフ）ヲ取リ、以テ益吾ガ身ヲ修治ス。

日月忽―美人ハ楚王ヲ謂フ、遲暮ハ老衰ヲイフ。○天時過ギ易ク人老イ易シ、春去リ秋來リ、次ヲ以テ相代ル、草木零落スレバ歲云ニ暮

也。郭璞曰。似水薺。辟。幽也。芷亦香草。生於幽僻之處。紉。續也。蘭亦香草。至秋乃芳。本草云。蘭與澤蘭相似。生水傍。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佩飾也。記曰佩帨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爲佩也。考 考曰。有內美。言其中具淑質也。修態。修飾之態也。紉與內則紉箴之紉同。蓋因刃得義。從糸。言續之令長。方言。續。楚謂之紉。是也。言吾已內具淑質。又自修飾。躬學問文章之美。如江離蘭芷之芳潔也。扈。從後也。扈之爲被。蓋取被服自背後之義也。態。諸本作能。朱子言一作態。今從之。

汩余若將不及兮。 王 汩去貌。疾若水流也。 **恐年歲之不吾與。** 王 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 **朝搴阰之木蘭兮。** 王 搴。取也。阰。山名也。 **夕攬洲之宿莽。** 王 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言己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敕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喩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朱 汩。于筆反。不。一作弗。恐丘用反。搴。音蹇。說文作攐。阰。音毗。攬。力敢反。一作欖。一作擥。下一有中字。洲一作州。莽。莫補反。○賦而比也。汩。水流去疾之貌。言己之汲汲自修。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過去也。搴。板取也。阰。山名。木蘭。木名。本草云。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死。檻。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所采取。皆芳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考 考曰。汩。于筆反。疾貌。搴。如搴旗之搴。攬。如攬轡之攬。注家以阰爲山名。與下洲字不協。恐不可從。阰蓋謂兩山之閒。與陂同。兩山之閒。窊下必成陂陀之勢。故曰陂。成陂陀之勢者。必兩兩相比。故又曰阰。朱子本弗作不。攬作檻。

日月忽其不淹兮。 王 淹久也。 **春與秋其代序。** 王 代者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 王 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也。 **恐美人之遲暮。** 王 遲晚也。

嘉ハ美ナリ。○余ノ初テ生ル、ヤ、父之ヲ覽テ異日必ズ善行アランコトヲ測リ、余ニ命ズルニ美名ヲ以テシ、名ヲ正則、字ヲ靈均トナシヌ（屈原ハ名ハ平、字ハ原ナリ、今正則ト云ヒ靈均ト云フハ、其意義ヲ釋キテ美稱トナセルノミ）

紛吾既―身ヲ修ムルコト清潔ニシテ、博ク衆善ヲ採リテ自ラ約束スルヲ陳ブ、余既ニ陰陽ノ正中ヲ得テ生ル、乃チ天賦ノ美質、內ニ具ハリテ紛然（盛ナル貌）タルアリ、又之ニ加フルニ修能（人ニ過グル才）ヲ以テシ、江離、辟芷、秋蘭等ノ香草ヲ以テ衣佩トナス（志操行爲ノ純剛ナルニ比ス）〔案〕楚辭玦ニ云フ修能ハ美能也、紐ハ結也。

善也。言己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名余曰正則兮。 【王】正平也。則法也。

字余曰靈均。 【王】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爲原。以法地。言己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禮云。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者所以正形體。定志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意也。【朱】覽。一作鑒。余下一無于字。○賦也。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爲美稱耳。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二十則使賓友冠而字之。故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考】考曰。度。如懷沙常度未替之度。初度。謂初生時之規度也。皇覽揆余于初度。言皇就余初生時之規度觀覽。而度異日之必善。因錫余以嘉美之名也。此章名均爲韻。段玉裁以爲。均在古韻第十二部。名在十一部。與均爲合韻。蓋詩定之方中零與人田淵千韻。車轔令與鄰顚韻。惜誦。明與身韻。哀郢名與天韻。古固有此例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王】紛盛貌。

又重之以修能。 【王】修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强禦。仁能懷遠人也。

扈江離與辟芷兮。 【王】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江離。辟芷皆香草名也。辟幽也。芷幽而香芳也。

紉秋蘭以爲佩。 【王】紉索也。蘭香草也。草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也。故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己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爲衣被。紉索秋蘭以爲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朱】紛。音墳。重。直用反。能。叶奴代反。一作態非是。扈。音戶。辟。匹亦反。紉。女陳反。○賦也。紛。盛貌。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賦我美質於內也。重。再也。非輕重之重。修。長也。能。才也。能獸名。熊屬多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扈。被也。離。香草。生於江中。故曰江離。說文曰。蘼蕪

チイフ、十二支ニ於テハ寅ニ當ル、相當リテ動クナキヲ貞トイフ。○屈原先ヅ其家系ト生誕トヲ陳ベテ曰ク、吾ハ帝高陽（五帝ノ一人、顓頊ナリ）ノ苗裔（遠孫ニシテ、吾ガ父（皇ハ美稱、父死スレバ考ト謂フ）ヲ伯庸トイフ、吾ガ母體ヲ下リテ生ルヽヤ、年月日皆寅ニ當ル、寅ヲ陽正トシ、庚ヲ陰正トス、是レ吾ガ陰陽ノ正中ヲ得タル所以ナリト。

皇覽揆ーノ皇ハ皇考ナリ、父ナリ、初度トハ初メテ生ル、時ヲイフ、

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客卿。因以爲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

朕皇考曰伯庸。

【王】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也。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

攝提貞于孟陬兮。

【王】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爲陬。

惟庚寅吾以降。

【王】惟辭也。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爲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爲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朱】陬。側鳩反。又子侯反。降。叶乎攻反。○此章賦也。德合天地稱帝。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顓項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都於郢。是爲武王。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也。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字也。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世有令名。以至於己。是恩深而義厚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也。降。下也。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己始下母體而生也。【考】考曰。爾雅釋天。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又云。正月曰陬。陬。隅也。孟。始也。正月爲一歲之始。於十二子爲寅。在東北隅。故謂正月爲孟陬也。與此相直而無動。是爲貞。說文。貞。卜問也。從卜貝。貝以爲贄。鄭玄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夫問於蓍龜者。求其得與此相直而無動也。是卜之要。而貝所以爲贄。貞之義蓋在此矣。與此相直。正也。無動。固也。故貞兼正固二義。不可單訓正。如君子貞而不諒。是也。築牆所用兩木。旁曰幹。題曰楨。或作貞。亦取與此相直而無動之義也。大歲在寅。方與寅月相直。無有移動。故曰攝提貞于孟陬。屈原又以是月庚寅生。是言其生年月日皆在寅也。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王】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余我也。初始也。

肇錫余以嘉名。

【王】肇始也。錫賜也。嘉

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敍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王】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向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畱不遺。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考】考曰。離。如王風雉離于羅之離。遭也。騷。騷擾也。屈原遭騷擾之患。而作此篇。故名曰離騷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王】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墳氏女。而生老僮。是爲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

離。猶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

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爲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汨。音覓。○長沙羅縣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卽屈原自沈處。今屬潭州寧鄉縣。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案〕史記ニ離騷猶ニ離憂ニ也トアリ、離ハ下文ノ離尤、惜誦ノ離謗ノ離ト同ジ罹ナリ、離騷ハ憂ニ罹ルヲ云フ、山鬼ニ思ニ公子ニ兮徒離ニ憂トモ見ユ。

楚辭卷第一

朱子集註

附 王逸註

岡松甕谷考

離騷經第一　離騷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竝其後。又云。景氏有景差。至漢皆徙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班孟堅曰。

馮開之先生讀楚辭終

九辯

春女怨。秋士悲。可以知物化矣。　誦此章。令人肌骨生涼。肺腸空徹。時當九日。連朝風雨如晦。友生鮮少。命侍兒展拭窓檻。移烏皮几。列古鼎。焚香危誦。泛覽周流。如入禪定。少之瞠目而望。忽見西山歷落可數。晴光爽氣激射于亂雲。堆黛之間。便覺天高氣明。神志清邁。忽戶外屐聲甚厲。則姜羊石樂子晋二君子至矣。不覺喜劇。共啜白茗數壺。今年登高。不出閭櫳。遊崑崙。升帝庭。賀九若此。差不寂寞。

招隱士

讀招隱。如晨躋終南。獨立千仞。峰巘皴蹙。仄漫明啼。遠樹歷歷。煩草芊芊。禽鹿奔跂。眞有山靜太古之意。儼然王孫出沒其間。留連而莫知其所處所也。更復筆力驚絕。如夏鑄九鼎。龍文漫滅。已成自然。蒸變絪縕。將與神怪。八公之徒。寧特西漢異人。焉知非三代先秦遺耇耶。卽竝諸穆天之謠。詛楚之物。吾見其上。未見其下。可謂屈氏之畏友也。

士爾。癸巳三月上浣日。眞實居士馮夢禎題。

九歌

余愛九歌。最爲情韻。淸吟細嚼。攸然善懷。友人徐南山善瑟。國工也。按其宮角而譜之。時一撫弄。卽遊神于三湘七澤之間。邀雲神。謁帝子。索靈均而友之。此誠楚材之最珍。逸聖之天籟也。若以神喩君。以事神比愛君。意非不合。而言出便覺無味耳。

天問

天問謂。天尊不可問。故不曰問天。而曰天問。不知屈原胸中。忽然而有天。其胸中之天。忽然而有問。問忽然而在此。問忽然而在彼。問忽然不可解。問忽然可解。非情見事物之可限量。而亦不出于情見事物之外。總之雲行水流。卽原亦莫知其然而然也。如化工之點綴。如天籟之附比瑟。通篇恢奇譎怪。似莫可捉摸。而審視題目。便躍然洞達。奈何反于二字。生顚倒見耶。

馮開之先生讀楚辭語 附

離騷

世有屈原。廼見離騷。離騷不易讀也。攬其菁華。如微雲之染空。映手脫去。玩其瑤實。將青春之無主。移人愈深。婉媚翱翔。從容綽至。來去如風雨之無從。明晞若日月之停照。巧若沿隨註疏。何異學究談禪。或更執生意見。又是痴人說夢。唯當掃地焚香。馮山帶水。不借入于人間。竟遠投于芳草。于是行潔琳琅。聲振金石。彼湘靈者不難見其氷雪之肌。何啻售我芬芳之志。冷然而讀。一唱三歎。見其血縷淸微激澈掛空中之素。膚容丹的層凌生水上之瀾。開意忽驚鬼神。披眞不減提耳。所謂消塵滓之上藥。蹈雲天之秘典也。至于王逸註。取其句制爾雅。意調質雋。其間不無求實過多鑿空取病。殆是叔師之雅言。而非屈子之本趣也。是時留連吳閶。累月無事。泊舟菰蒲水草之際。四窓洞開。甌香茗沸。展讀數翻。口齒淸歷。諷覽之餘。稍爲下意分析。是夫免刻畫西施取譏才

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括舊編。粗加隱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喩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

以上續離騷。凡八題十六篇。今定爲三卷。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

楚辭集註目錄

朱子校定

因竊恐爲子孫者。深藏遺稿于篋底。經年之久。蠹魚爲厄。先考心血之所注。終歸烏有。是其所以逐次印行以頒父執及門人。并請海外博雅君子之敎也。蓋亦先考之志云。

一漢譯常山紀談若干卷。爲先考得意之文。淸國碩儒兪翁曲園激稱爲之序。亦將印行以問于世。則先考遺著。於是悉備焉。而不肖等之願足矣。大方君子俟其竣功。更賜淸鑒。則幸甚。

明治庚戌一月

男　參太郎
　　匡四部　謹識

楚辭考

弁言四則

一先考夙深慨時事。年垂耳順。喜讀莊子及楚辭以遣懷。遂著二考。比過古稀。屢罹疾病。尚呼筆硯。枕上改稿刪字。至易簀手不釋卷。不肖等竊以爲。二考乃先考心血之所傾注也。先考嘗曰。我邦漢學衰廢。莫甚於今日。經史子集。束之高閣。無復顧者。余將携二考。賦禹域游。歷訪碩學鴻儒以相商搉。子弟以其老羸諫止之。居一年許。二考在架。而先考則捐館矣。

一先考嘗謂不肖等曰。莊子外篇。前修皆論有後人譌撰與攙入。但譌撰之文。尚有可取者。又有不足收者。莊子考以外篇知北遊終。蓋以其以下爲不足收。而舍之也。故今不敢補焉。

一不肖等謀印行先考文詩。今又及斯二考。無他。不肖等或出身法科大學。或修業工科大學。學問文章。與先考相背馳。不能繼箕裘之業。

一王逸之序。一載在離騷後。一在天問後。在天問後者。獨敘其意。當在此也。在離騷後者。非唯說離騷。及劉氏編集。則可謂之總序矣。雖然楚辭之源。在離騷一篇。則置離騷後。亦非無謂也。晁氏云。逸續爲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爲十七篇。今本多載其長文一序。起端昔在孝武者議論精確。辭藻雅健。後世稱道其詞。亡論出於其手。其一序短文者。一本載之。意義淺露。詞不足觀。蓋非固作。後人剽原本傳。僞撰之也。此二序存之亦可。不存亦於義無缺。且逸之言曰。固等解義多乖異。事不要撮。顧論亦固不相合。則不取而載之。蓋後人之所羼也今從無者不共載之。

爲九。然則謂大招爲原辭可疑也。夫以招魂爲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今按釋文篇第。與此等亦異。離騷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興祖曰。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序之耳、朱熹離騷七篇。與今本王注之目同。至續離騷大有出入。今世行王注一本。亦有加弔屈原服賦二篇。而載朱注。且大招惜誓之序取朱熹。妄作可笑。此書之篇次。與佗所嘗行同。從之。

一王世貞曰。劉向尊屈原離騷爲經。而以原別撰九歌等章。及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詞者爲傳。蓋經傳之義是爲得矣。逸說經可謂鑿也。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言。祖述其詞。尊之爲經耳。非屈原意也、世貞其本于此乎。又曰。九思逸不應自爲注解。恐其子延壽之徒爲之爾。顧當如興祖之言也。

蓋宋本所傳。其及國諱也。缺其點畫。乃可以證焉。蓋世貞之所序乎。今多從此。

一本題箋註者。凡入于文選者。引五臣注。末及興祖補註。佗又有攙入。目錄題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後漢校書郞臣王逸章句、及每卷校書郞臣王逸上而題洪興祖補注者、唯在第一卷。已。可怪焉。又冠以王世貞之序。序中謂得宋楚辭善本、梓而見屬序、則豈斯古董家物哉。豈是皆書賈衒鬻之爲也。雖不足論哉恐眩瞽兒輩。故譊譊焉耳矣。

一今本篇第多不異。首離騷。次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七諫哀時命九懷九嘆九思。按馬端臨經籍考晁氏曰。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

王逸本凡例

一淮南王及班固賈逵作離騷章句。至隋唐閒。爲解者尙數家。皆不傳云。幸王注獨存。古也哉文思所寓。邈然于後世注家者流矣。趙宋洪興祖爲之補注。蓋非無益。然謂之鄙俚瑣屑。吾黨嘗惡後世注家。多是蕪穢紛拏。欲芟之夷之。俾無枝葉。猶何用斯滋蔓哉。諸本載音及異同。其出於釋文興祖乎。凡出異同。出其可疑已。今或出其不可疑者。必値誤字亦及焉。是書賈之爲。而不能擇者也。音亦有可疑焉。此本皆不揷出。獨存王氏之舊。

一今所讐校。華本四通。此方寫本一通。諸本誤字比比出焉。又彼有衍羨。是有不足。交通以成句耳。夫字有古今。楚辭閒存古。然前然而後否者。諸本各然。蓋謄寫任意。從簡從俗。故不齊一。卽不齊一亦奚病讀。乃不改錯。唯謬誤可恐也。王注末杪必有也字。是古注家法。今或無者。卽書賈之所刪也。其無害於讀者不必補。此方寫本。字樣體製。

然何以忠愛惻怛之情。而露君惡揚己美。沾々自喜爲。乃至其言將從彭咸之所居。亦其興之所不能已。安知不託言於此。以晦其迹。不一若四夫四婦自經於溝瀆也。其荒唐華幻。極天地之表。假神靈。徵鬼物。役鳥蟲而佐其意也。卽博洽之材。興趣所致。於放言遺辭之間。何物不隨手而出焉。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文人之常也。是非經義法度所可得而論焉。託思之奇。屬辭之麗。固亡論前詩後賦。擅美古今。實獨步千世。而自夫淮南而後。比詩證經。幾乎阿其所好矣。王逸所傳。前後十七篇。古注唯王逸存。而傳其義。雖非無强附。亦與後世注家結構頗異。學者足據以玩焉。今玆與友人井勃鄕柳大禮讀之。遂句焉梓於前川氏。

寛延庚午之春

西豐莊允益

楚辭序（王逸本）

蓋屈原氏。雅富贍於文辭乎。何於窮厄放斥間。爲斯美辭邪。抑文思非自外鑠之。抒軸畜于中。而組織成於外。感物而動。觸事而發。英華灼然不可掩者也。士之懷志而立朝。養素而伏壄。皆其言煙滅不傳。蓋古今有焉。然其言閱數千載而獨存。歆尙於後之人者。非斯文而何邪。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仲尼已云。屈原氏生危難之邦。行不與人周。言不爲君所聽。遂流竄以終其身。國無立功。何以稱於後世焉。豈非獨斯文存哉。後世論者顯揚其忠君憂國。志行廉潔。班固特引卷懷如愚。毀其狷介。且謂崑崙宓妃非經義所載。以余觀之。蓋皆爲失論。縱同姓斯人。而一國與闇君之繾綣。悒鬱不已以懷沙。不亦怪乎。非獨楚君臣而含若性。滔々者天下皆是也。屈原氏博聞彊識。窮通古今。猶不能反顧自廣何邪。顧憤悶之情。與文思相依。則其念君憂國。誹上疾世。稱古戒今。揚己矜誇。此其具。而向背於此。以爲之鼓舞者。唯在成斯文已。不

氏中壘之意乎哉。

明興。人主方篤親親右文之化公卿大夫。脩業而息之、無庸於深長思者用晦卽不能嘿嘿。亦推所謂雅頌而廣之爾。是則不佞所爲叙意也。

瑯琊王世貞撰。

昂其文。而美之曰、弘博麗雅爲詞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刪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亾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頒白不敢廢。以爲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筳篿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鴃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採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於隱。故輕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略於顯。故輕擬。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爲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吾友豫章宗人用晦。得宋楚辭善本梓。而見屬爲序。豈亦有感於屈

楚辭序（王逸本）

梓楚辭十七卷。其前十五卷。爲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尊屈原離騷爲經。而以原別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忌王褒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調者。爲傳。其十六卷。則中壘所撰九歎。以自見其意。前後皆王逸通故爲章句。最後卷。則逸所撰九思。以附於中壘者也。蓋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爲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狎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値。而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謂屈信龍蛇而已。卒不敢低

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爲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爲辭。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皆聖賢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咏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悽然興感而迪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刪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矣。

成化十一年歲在乙未秋八月既望、旴江何喬新書。

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廼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爲此書。又爲之註釋。辯其賦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繇是作者之心事昭然於天下後世矣。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欝邑繾綣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興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已。顧書坊舊本刓缺不可讀。嘗欲重刊以惠學者而未能也。及承乏汳臺。公暇與僉憲吳君原明。論朱子著述。偶及此書。因道予所欲爲者。吳君欣然出家藏善本。正其譌。補其缺。命工鍥梓以傳。既而以書屬余曰。書成矣。子其序之。使讀者知諸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敢以詞

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朱子以晁氏所集錄而刊補定著者也。蓋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爲近古。屈子爲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辭逸調若棄鷖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渠矱而莫能尙之。眞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嘗爲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爲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王洪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白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辯說紛拏。亦無所發於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于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從而沮之排之。目爲僞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

楚辭目次畢

附錄

楚辭後語卷第五

楚辭後語卷第六

楚辭後語卷第一

楚辭後語卷第二

楚辭後語卷第三

楚辭後語卷第四

漢文大系第廿二卷

楚辭目次

以上ハ余ノ目親セシ書ニ就イテ其ノ重ナルモノヲ擧ゲシノミ。　此ノ外明ノ黄文煥ノ楚辭聽直、周拱辰ノ天問別註、離騷草木史、淸ノ徐文煥ノ屈辭洗髓、王萌ノ楚辭評註錢澄之ノ楚辭詁、王邦采ノ離騷彙註、屈子箋略、戴震ノ屈原賦註、屈原賦通釋、屈原賦音義等ハ其ノ名ヲ聞ケルモ、未ダ其ノ書ヲ見ズ、又我邦ノ先儒ニモ楚辭ノ解ヲ爲セルモノアルベシ未ダ其ノ書名ヲモ聞カズ、是等ハ他日檢閱ノ後補訂スルコトアルベシ。

大正五年九月

岡田正之識

楚辭解題終

四六叢話　清孫梅

曉讀書齋雜錄　清洪亮吉

(乙) 文體ニ關スルモノ

文章歐治　元陳繹曾

文體明辨　明徐師曾

(七) 傳記

史記　漢司馬遷

繹史　清馬驌

尙史　清李鍇

(八) 解題

直齋書錄解題　宋陳振孫

郡齋讀書志　宋晁公武

四庫全書總目　乾隆敕撰

(九) 總錄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乾隆勅撰

楚辭餘論　二卷　清蔣驥

(四) 音韻

屈宋古音義　三卷　明陳第

楚辭辨韻　一卷　清陳昌齊

楚辭說韻　一卷　清蔣驥

古音標準　四卷　清江永

(五) 名物

楚辭人名考　一卷　清兪樾

離騷草木疏　四卷　宋吳仁傑

離騷草木疏辨證四卷　清祝德麟

(六) 文史

(甲) 批評及雜話ヲ錄シタルモノ

文心雕龍　梁劉勰

史通　唐劉知幾

日知錄　清顧炎武

讀書雜志餘編　清王念孫

讀楚辭　清兪樾

求闕齋讀書錄　清曾國藩

楚辭玦　龜井昭陽

(二) 評釋

(甲) 屈原ノ辭賦全篇ニ對シテ文章ヲ批評シ併セテ註釋ヲ下セルモノ

楚辭燈　四卷　清林雲銘

屈辭精義　六卷　清陳本禮

(乙) 鈔錄シテ文章ヲ評シ註釋ヲ施セルモノ

增訂文選集成詳註　清方廷珪干光華陳雲程

(丙) 鈔錄シテ文章ノミヲ評セルモノ

古文眉銓　清浦起龍

(三) 論證

楚辭辨證　二卷　宋朱熹

楚辭蒙引　二卷　明汪瑗

楚辭疏　十卷　清陸時雍

楚辭通釋　十四卷　清王夫之

楚辭新註　八卷　清屈復

楚辭師說　十七卷　淺見絅齋

楚辭考　四卷　岡松辰

(乙)屈原ノ辭賦ノミヲ釋ケルモノ

楚辭集解　八卷　明汪瑗

山帶閣註楚辭　六卷　清蔣驥

(丙)鈔錄シテ註釋セルモノ

文選六臣註

離騷集傳　一卷　宋錢杲之

離騷正義　一卷　清方苞

天問補註　一卷　清毛奇齡

離騷箋　二卷　清龔景翰

(丁)字句ヲ摘擧シテ註釋セルモノ

モノニアラズ。然ルニ後儒ノ劉向ト見ヲ同ジクスルモノ多ク、淸ノ李光地(離騷經註)方⿱⿰⿱⿴丿丶丶丶木如(離騷經解)・林中懿(離騷中正)・屈復(楚辭新註)等ハ離騷ヲ經籍視シ、就中林仲懿ハ「屈原之賦。以執中爲宗派。主敬爲根柢。自敍學問本領。陳述帝王心法。與四子書相表裏」トナシ、「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ヲ釋キテ「屈子竊取子思之道。所言正則・靈均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トナスニ至ル。是等ハ僻說ニシテ中正ノ見ニアラザルモ、屈原ノ辭藻ニ潛メル人格ニ景仰シタル影響ノ一ナルベシ。(楚辭章句・四庫全書總目)

四　參考書

楚辭研究ノ參攷トスベキ重ナル書ヲ擧グレバ左ノ如シ。

(一)　註釋

(甲)　屈原及ビ宋玉以下漢人等ノ辭賦ヲ裒メテ釋ケルモノ

楚辭章句　十七卷　漢王逸

楚辭補註　十七卷　宋洪興祖

楚辭集註　八卷　宋朱熹

楚辭後語　六卷　宋朱熹

ハ更ニ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ヲ作リ、屈原ガ著ス所ノ二十五篇ヲ以テ離騷トナシ、宋玉以下ノ十六篇ヲ續離騷トナシ、文ニ隨ヒテ詮釋シ、毎章各、繫グルニ賦比興ヲ以テシ、補之ノ續楚辭・變楚辭ノ二書ヲ刊定シ、荀卿ヨリ呂大臨ニ至ル凡ソ五十二篇ヲ選ビテ後語トナセリ。明清ニ至リテハ注釋ノ書愈、多ク、取ルベキモノ尠カラザルナリ。（漢書・楚辭章句・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楚辭補註・楚辭集註）

楚辭 楚辭トハ其ノ人ノ楚人タルト否トニ拘ハラズ、屈原ヲ始メ、其ノ遺響ヲ繼ギテ楚調ヲ爲シタル作品ヲ稱セシモノナリ。世人或ハ劉向ガ編次ノ時ニ昉マレルトナスモ然ラズ、書名トナシタルハ或ハ劉向ガ其ノ始ヲナシタルモノナランモ、楚辭ナル語ハ劉向ニ創マルニアラズ。漢書ノ王褒傳ニ「宣帝時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トアレバ、劉向以前ニ在ルヲ知ルベク、史記ノ張湯傳ニ「朱買臣以楚辭與莊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ト見ユレバ、楚辭ハ武帝時代ニ行ハレタル名稱タルヲ證スルト共ニ、楚調ノ當時ニ行ハレタルヲ示セルモノナリ。（史記・漢書・四庫全書總目）

騷經 屈原ノ離騷ヲ以テ經トナスハ、劉向ニ出ヅルモノノ如シ、蓋シ屈原ノ性格行義ノ高ク、其ノ賦スル所ハ忠愛ノ至誠ノ溢レシモノナルヲ以テ、尊崇ノ餘リ比シテ經トナセルモノナラン。然レドモ彝倫綱常ヲ說クモノト異ナレバ、經書ト同一視スベキ

ズ、六朝唐宋ニ至リテモ、名儒博達ノ士ノ辭賦ヲ作ルモノハ極メテ多ク、而カモ模範ヲ屈原ニ取ラザルナシ。屈原ノ辭藻ノ支那文學ニ與ヘタル影響ト價値トノ偉大ナルコトハ、恐ラクハ詩經ノ下ニ在ラザルベシ。（史記・漢書・文選・古詩紀）

注釋　屈原ノ辭藻ニ對シテ注釋ヲ下シタルハ、前漢ノ淮南王安ヲ始メトス、安ハ武帝ノ命ヲ受ケテ離騷傳ヲ作ル。其ノ後劉向ハ屈原及ビ宋玉其ノ他賈誼・淮南・東方朔・嚴忌・王褒ノ諸賦ヲ集メ、自家ノ作ヲモ附收シテ十六卷トナセリ。後漢ニ班固・賈逵ハ復タ見ル所ヲ以テ前疑ヲ改易シ、各〻離騷經章句ヲ作ル、但シ十五卷ハ闕イテ說カズ。王逸ハ劉向ノ舊ニ仍リ、別ニ自作ノ九思ノ文ト班固ノ二序トヲ取リテ之ニ附シ、以テ字句ノ解釋ヲ施セリ、之ヲ楚辭章句ト曰フ。淮南王・劉向・班固・賈逵ノ注ハ傳ハラズ、獨リ王逸ノ章句ハ存セリ、楚辭ノ注釋ノ今日ニ存シテ最モ古キモノヲ王逸ノ楚辭章句トス。陳振孫ノ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ニ據ルニ、古文楚辭釋文アリ、其ノ編次ハ現行本ノ順序ト同ジカラズ、先儒ノ說ニテハ王逸ノ舊本ナラント云フ。宋ニ至リテ洪興祖ハ補註ヲ作リ、晁補之ハ屈原ノ作ヲ以テ楚辭トナシ、後世ノ作ニシテ楚辭ト相類スルモノ宋玉以下宋ニ至ル二十六人六十篇ヲ選ビテ續楚辭二十卷トナシ、其ノ餘、屈原ヲ祖述セルモノ荀卿以下宋ニ至ル三十八人九十六篇ヲ選ビテ變楚辭二十卷トナス、朱熹

ルハ卽チ反辭ニシテ、亦此ノ亂ニ擬ヘタルモノト云フ。（楚辭集註・荀子・萬葉集）

三　影響ト編次

流行　屈原ノ辭藻一タビ出デテ、楚調ノ一法門ヲ開キ、宋玉・景差・唐勒ノ徒ハ之ヲ學ビテ衣鉢ヲ傳ヘ、秦漢以後ハ愈〻之ヲ祖述シ、楚調ハ文學ノ中心トナリ、詩歌ニハ項羽ガ垓下ノ歌、漢高ガ大風ノ歌ヲ始メトシ、武帝ノ秋風辭・瓠子歌・天馬歌、昭帝ノ黃鵠歌ノ如キ楚音ナラザルナク、李陵ノ別歌、白頭吟ノ古歌、班婕妤ノ怨歌行モ亦皆楚ノ遺響ナリ。武帝ガ樂府ヲ立ツルヤ、代・趙ノ謳、秦・楚ノ風ニ取レルモノアレバ、楚風ガ樂府ニ與ヘタル功モ少カラサルベシ。殊ニ前漢ヨリ起レル五言七言ノ詩形ハ、楚賦ニ負フ所アリシハ爭フベカラザル所ナリ。辭賦ハ漢代ノ君臣上下ノ嗜ム所ニシテ、學士大夫ハ互ニ競ヒテ之ヲ製シ、名匠巨手モ蔚然トシテ興リ、夫ノ枚乘ノ如キ、賈誼ノ如キ、司馬相如ノ如キ、枚皐・東方朔・王褒・劉向・揚雄ノ如キハ、其ノ最モ錚錚タルモノナリ。成帝ノ時ニ賦ヲ奏御シタルモノ千有餘篇アリシト云ヒ、漢書藝文志ニ據レバ前漢ノ賦家五十一家ニシテ、其ノ作八百四十九篇アリ、如何ニ辭賦流行ノ盛ナリシカヲ想像スベシ。是レ單ニ前漢一代ニ就イテ其ノ流風ノ及ベル所ヲ擧ゲシニ過ギズ、後漢モ前漢ニ讓ラ

句ニ韻ヲ連用シ、第三句ヲ隔テテ第四句ニ至リ又韻ヲ用キルモノナリ、九歌ノ雲中君・湘夫人・大司命ノ諸篇ニハ、此ノ押韻ノ法多シ。　第三ハ連句韻ニシテ毎句韻ヲ蹈ムモノナリ、九歌ノ禮魂・國殤及ビ遠游篇中ニ此ノ韻法アリ。　以上ノ三種ハ常格ナリ、變格トシテハ上下句各自ニ韻ヲナセルモノアリ。　腰韻卽チ句中ニ韻ヲ蹈ムモノモアリ。又轉韻ノ法ハ四句二韻或ハ三韻ニテ韻ヲ轉ズルモノ最モ多シ、或ハ六句八句ニシテ三韻四韻ヲ以テ轉ズルモノアリ、又二句トモ韻ヲ蹈ミテ轉ズルモノアリ、此ヲ楚辭ノ用韻ノ大略トス。（楚辭）

其三　亂●　一篇ノ終ニ亂ト稱セルモノアリ、卽チ全篇ヲ總括反覆シタル小詩歌ナリ、離騷・涉江・哀郢・懷沙・招魂ノ諸篇ニ見ユ。　抽思ニハ少歌ト倡ト亂トノ三種マデモ附ケタリ。　荀子ノ賦ニモ、反辭又ハ小歌ノ語アリ、其ノ楊倞ノ註ニ「反覆敍說之辭。猶楚辭曰亂」ト云ヒ、「反覆故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ト云ヘリ。　蓋シ樂ノ卒章ヲ亂ト稱シタルコトハ、國語・史記等ニ見ユレバ、亂ハ本ト樂章ノ終ヲ意味スルモノナリ、然ルニ一轉シテ詩歌ノ終ニ一小詩歌ヲ加フルモ亦亂ト稱シ、或ハ反辭小歌倡トモ呼ビ、特ニ楚人ノ間ニ行ハレシナラン。　賈誼ノ弔屈原賦ノ後ニ、誶曰トアル誶ハ卽チ亂ニシテ、其ノ形ハ楚辭ニ倣ヘタルモノナリ。　我邦ノ萬葉集ニ見ユル長歌ノ終ニ反歌ナルモノア

(二)九章ノ橘頌及ビ抽思ノ亂・涉江ノ亂・懷沙ノ亂ハ、四三ノ二句四四ノ二句一聯ヲ以テ成リ、下句ノ終ニ兮ノ字ヲ入レタリ。

(三)九歌ノ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ノ八篇ハ、上三字ト下二字トヲ以テ一句ヲ組立テタルモノ多ク、時ニハ上下各、二字又ハ三字ノ一句モアリテ、孰レモ其ノ句ノ中間ニ兮ノ字ヲ入レタリ。山鬼・國殤ハ上二字下三字ヲ以テ一句トナシ、中間ニ兮ノ字ヲ入レ、禮魂ハ上二字下二字ノ一句、或ハ上三字下二字ノ一句ノ中間ニ兮ノ字ヲ入レタリ。

(四)天問ノ一篇ハ四字句尤モ多ク、時ニ五字句・七字句アリ、兮ノ字ヲ用キズ。

(五)招魂ノ篇中。巫陽ガ魂ヲ招ク辭ハ、五五又ハ四三又ハ四四ノ二句ヲ一聯トシ、下句ノ下ニ些ノ字ヲ入レ、大招ハ四三又ハ四四ノ二句ヲ一聯トシ、下句ニ只ノ字ヲ入レタリ。

一句ノ組立ニ就イテモ、亦詩經ノ句形トハ頗ル異ナレルモノアリ。(楚辭)

其二　韻礎　韻文ニ於ケル必要條件ノ一ハ用韻ナリ、屈辭ノ韻法ノミハ略、詩經ト同ジク、句尾ニ韻ヲ蹈ミタリ。其ノ類ニ大略三種アリ。第一ハ隔句韻ニシテ、第二句ヨリ一句オキニ韻ヲ蹈ミタルモノナリ、離騷・遠游ノ諸篇ハ皆是ナリ。第二ハ首句次

ナリ、作詩ノ旨ニ本ヅキテ名ヅケタルハ、小雅ノ巷伯、大雅ノ常武、周頌ノ般・賚・酌ノ五篇ニ過ギズ。サレバ詩ヲ作リテ自ラ題ヲ命ジタルハ、屈原ノ頃ヨリ行ハレタルモノナルベシ。（楚辭・詩經）

詩形 屈原ノ辭ハ詩經ニ比スレバ長篇大作多シ、離騷ノ如キハ三百七十五句ヲ以テ成リ、天問ノ如キモ三百五十四句アリ、九歌ノ諸篇ハ比較的短篇ナルモ、尚ホ十五句以上ニシテ四十句ニ至ルモノハ十一篇中九篇アリ、如何ニ詩形ノ長大ナルカヲ知ルベシ。更ニ其ノ句形・韻礎及ビ亂ニ對シテ一瞥ヲ投ゼンカ、又一種ノ特徴ヲ有スルモノアリ。

其一 **句形** 詩經ハ專ラ四言ノ形ヲ以テ成レルモ、屈原ノ辭ハ過半ハ六言ニシテ四言ハ之ニ亞ゲリ、而シテ其ノ形ハ二句ヲ一聯トシ、兮ノ字ヲ加ヘテ音節ヲ調ヘタルモノナリ。兮ノ字ハ上句ノ下ニ入レタルモノアリ、下句ノ下ニ入レタルモノアリ、句間ニ入レタルモノアリ、又全ク兮ノ字ヲ用キザルモノアリ、又或ハ兮ニ代フルニ些・只ノ字ヲ以テシタルモノモアリ。

(一)離騷・遠游及ビ九章ノ惜誦・思美人・抽思・涉江・悲回風・惜往日・哀郢ノ諸篇ハ、六六ノ二句一聯ヲ以テ成リ上句ノ終ニ兮ノ字ヲ入レタリ。

王ノ己ヲ召還シテ楚國ヲ興サシメンコトヲ欲シタルモノナラン。(楚辭)

王逸ハ招魂ノ篇ヲ以テ宋玉ノ作トナシ、宋儒ノ晁補之・朱熹等モ亦同說ナルモ、史記ノ本傳ノ論贊ニ、「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トアルニ據リ、明ノ黃文煥、清ノ林西仲・蔣驥・屈復等ノ諸家ハ、皆屈原ノ作トナセルハ從フベシ。

大招ハ屈原ガ懷王ノ秦ニ客死シタルヲ痛ミテ、其ノ魂ヲ招キタルモノナリ、稱シテ大トナセルハ、君ヲ尊ブ辭ナラン。　其ノ意ハ往時ノ冀望セシ所ヲ擧ゲテ、今ヤ其ノ人亡ビ其ノ事ノ已ンヌルヲ歎キタルモノナリ。(楚辭)

大招ノ篇ハ王逸モ原ノ作トシ、一說トシテ景差ナリト云フ、後來ノ學者ハ皆原ノ作トシテ疑ハザルナリ。

以上ハ即チ屈原ノ辭藻ノ大略ナリ。

篇名　上述ノ篇名ニ就キテ一言スベキモノアリ、離騷・天問・卜居・遠游・招魂・大招ノ類ハ一篇ノ旨ヲ取リテ名ヅケタルモノナリ、九章中ノ抽思・涉江・橘頌・哀郢・懷沙ノ五篇モ亦然リ、九歌ノ如キハ皆祀ル所ノ神及ビ山鬼・國殤ヲ題トシテ之ヲ區別セリ。　獨リ篇首ノ文字ヲ取リテ篇名トナセシモノハ、惜誦・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風ノ四篇アルノミ。　之ヲ詩經ニ比スルニ、詩經ノ詩ノ題ハ多クハ篇首若シクハ句中ノ文字ヲ取リタルモノ

遠游ハ屈原ガ悲觀ノ餘リ高踏超世ノ情ヲ抒ベタルモノナリ、人ノ寓內ニ寓スルモノ幾何ゾ、既ニ年壽ノ長カラザルニ、況シテ世ノ汚穢卑狹ナル、素懷展ブル所ナク、徒ニ愁苦シテ死ニ就カンヨリハ、寧ロ仙人ニ從ヒ高ク擧ガリ遠ク游ビ、秦始ト鄰トナルニ如カズトハ卽チ本篇ノ主旨ナリ。然レドモ屈原ハ終ニ理想ヲ變ジ自信ヲ枉ゲテ、其ノ生ヲ求ムルモノニアラザルナリ。（楚辭）

卜居ハ自ラ處スル所以ノ方法ヲトシ問フニ託シテ、世人ガ邪佞ニ習ヒ、正直ニ背ケルヲ哀ミタルモノナリ。清ノ顧成天ハ此ノ篇ヲ以テ僞託トナシ、定メテ戰國人ノ作ナラント云フモ、信ヲ措クニ足ラズ。（楚辭・四庫全書總目）

漁父辭ハ屈原ガ漁父トノ問答ニ託シテ、決死ノ意ヲ明ニシタルモノナリ。我ガ賴山陽ガ「漁父辭語意膚淺。不類他騷。疑景差唐勒輩所僞撰」ト評セルモ、史記ノ本傳ニ既ニ此ノ辭ヲ引ケルヲ觀レバ原ノ作トシテ古ク傳ヘラレタルモノナルベシ、山陽ノ說モ容易ニ從フベカラズ。（楚辭・古文典刑）

招魂ハ屈原ガ魂魄ノ離散セシヲ以テ、此ノ文ヲ草シテ自ラ其ノ魂ヲ招キタルモノナリ。古人ノ魂ヲ招ク禮ハ、死者ニ行ヘタルモノナルモ、後ニハ生人ニモ施セリ、杜子美ノ「煖陽濯我足。剪紙招我魂」ト詠ジタル如キモ亦然リ。屈原ノ意ハ、假リテ以テ楚

レテ作リシ所ナリ。哀郢ハ郢都ヲ發シテ陵陽ニ至ルモノニシテ、嚴譴ヲ蒙リテ故國ヲ去ルノ悲ヲ抒ベ、渉江ハ江ヲ渉リテ鄂渚ヨリ漵浦ニ入ルモノニシテ、憤懷ニ激シテ人ヲ絕ツノ志ヲ歌ヒシモノナリ。橘頌ノ一篇ハ自ラ其ノ心ノ不遷ト難徙トニ喩ヒタルモノナリ。秋風ノ搖落ニ感ジテ益、彭咸ノ志ヲ反覆著明ニスルヲ悲回風トス。今ヲ傷ミ昔ヲ思ヒ、遂ニ死ヲ以テ其ノ君ヲ悟サント決心セルヲ惜往日トス。懷沙ハ沙石ヲ抱キテ將ニ自ラ沈マントスル時ノ作ニシテ、屈原ノ絕命ノ辭ナリ、或ハ云フ沙ハ長沙ナリ、懷沙トハ懷ヲ長沙ノ地ニ寄セテ、往イテ死ニ就カントスル意ナリト。（楚辭燈・山帶閣註）

屈原ノ辭藻中尤モ疑問ノ多ク解釋ノ分ルルハ九章ナリ、王逸ハ九篇悉ク頃襄王ノ時、江南ニ放タレテ作レルモノトナセリ、朱子ハ一時ノ作ニアラズト云ヒテ其ノ地ヲ明ニセズ。岡松甕谷ノ說ノ異ナレルコトハ、既ニ前章ニ述ブル如シ。今姑ク林西仲蔣驥ノ說ニ從ヘタリ。（楚辭章句・楚辭集註）

又九章篇中ニ疑ヲ挾ムモノアリ、顧成天ハ惜誦・惜往日ノ二篇ヲ以テ僞託トシ、曾國藩モ亦惜往日ヲ以テ贋作トナセリ、惜往日ノ辭ハ稍、淺易ノ感ナキニアラザルモ、之ヲ以テ直ニ僞作トナスベカラザルナリ。（四庫全書總目・求闕齋日記類鈔）

ナレルモノ、物ハ類ヲ以テ聚ル、三篇ト號スルモ實ハ第一篇ナリ、前ト合セテ共ニ九篇ナリト。顧成天・蔣驥モ湘君・湘夫人ヲ一篇ト見做シ、大司命・少司命ヲ一篇ト見做シ、九歌九篇ナリト云フ、是等ハ皆九ノ數ニ拘泥シタルモノニアラザルカ。（四庫全書總目・楚辭燈・山帶閣註）

天問ハ宇宙及ビ人生ニ對スル幾多ノ疑問ヲ發シタルモノナリ。茫茫タル宇宙ノ萬象ニ就イテ、古今誰レカ其ノ解決ヲ與フルモノゾ、善惡ハ顚倒シ、禍福ハ地ヲ易ヘ、讒佞ノ徒ハ勢ヲ得テ、忠貞ノ臣ハ葅醢セラレ、國家ノ亡ブベキモノハ却ッテ存シ、廢スベキモノハ却ッテ興ル、天道果シテ是ナルカ、人事果シテ非ナルカ、耳目ノ觸ルル所ハ、一トシテ然ル所以ヲ知ルベカラズ、是レ此ノ篇ノ一百七十二種ノ問題ヲ掲ゲテ、天ニ問ヒタル所以ナリ。（楚辭）

九章ハ惜誦・思美人・抽思・渉江・橘頌・悲回風・惜往日・哀郢・懷沙ノ九篇トス、九篇アルヲ以テ九章ト云フ。惜誦ハ進言ノ察セラレザルヲ惜ミ、忠良ノ心ハ讒毀ノ爲ニ變更スルコトナキヲ詠ゼシモノニシテ、懷王ニ疏ゼラレシ時ノ作ニ係カル。思美人・抽思ノ二篇ハ懷王ノ時、漢北ニ貶謫セラレテ作リシモノニシテ、君ノ舊ヲ念ヒテ一悟センコトヲ願ヒ、自ラ彭咸ノ死諫ヲ期セシコトヲ賦ス。後ノ六篇ハ皆頃襄王ノ時、江南ニ放タ

ヲ以テ忠貞ノ節ヲ盡スモ、上ハ君ニ察セラレズ、下ハ世ニ容レラレズ、故都ヲ去リテ其ノ身ヲ潔クセンカ、宗國ヲ如何セン、君側ニ侍リテ世ト推移センカ、道義ヲ如何セン、一片ノ孤忠訴フルニ所ナク、君國ノ覆亡ハ坐視スルニ忍ビズ、其ノ身ヲ處スル道ハ死諫ノ一途アルノミトノ一大覺悟ヲ詠ミタルモノニシテ、炎ユルガ如キ情ト湧クガ如キ血トノ最高潮ニ達シタル惻怛痛絶ノ一大文字ナリ。（楚辭）

九歌ハ神ヲ迎ヘ神ヲ祭ル歌ニ因リテ、君ヲ思ヒ國ヲ憂ヒ、眷戀忘レザルノ情ヲ寄託シタルモノナリ。其ノ一ハ東皇太一、其ノ二ハ雲中君、其ノ三ハ湘君、其ノ四ハ湘夫人、其ノ五ハ大司命、其ノ六ハ少司命、其ノ七ハ東君、其ノ八ハ河伯、其ノ九ハ山鬼、其ノ十ハ國殤、其ノ十一ハ禮魂ナリ。其ノ歌ノ十一篇ナルニ拘ハラズ、之ヲ九歌ト稱スルハ、四庫全書總目ニ大凡ノ數ヲ擧ゲタルト云ヘルハ、允ニ然ラン。由來九歌ノ稱ハ古シ、離騷ニ「啓九辯與九歌兮」ト云ヒ、「奏九歌而舞韶」トモ云ヒ、天問ニモ九歌・九辯ノ文見ユレバ、九歌ノ名ハ蓋シ其ノ舊稱ヲ襲ギタルモノナルベシ。（楚辭）

文選ニ九歌ヲ載セテ國殤・禮魂ノ二篇ヲ取ラザリシハ、九ノ數ニ合セン爲メナルベシ。林西仲モ說ヲナシテ曰ク、九歌ノ數ハ山鬼ニ至リテ既ニ滿チタリ、國殤・禮魂ノ二作多キニ似タリ、蓋シ山鬼ハ正神ト同ジカラズ、國殤・禮魂ハ乃チ人ノ新ニ死シテ鬼ト

ル如キモノナシ。　屈原ノ先天的性質ハ純粹ノ哲學者ニモアラズ、圓滿ナル道德家ニモアラズ、智略アル政治家ニモアラズ、彼ハ全ク理想ニ富メル多情多感ノ一大詩人ナリ。　故ニ詩ハ屈原ノ生命ナリ、屈原ハ詩ノ爲ニ生キ、詩ノ爲ニ死セシモノナリ。　若シ屈原ヲシテ平平坦坦タル順境ニ在ラシメバ、恐ラクハ其ノ辭藻ヲ天地ニ留ムルコトヲ得ザルベシ。　其ノ一生涯、現實ニ反抗シ時世ト奮鬪シ、運命ハ仇ト謀リ、終始葛藤ヲシテ絕エザラシムルモノハ、卽チ天ガ屈原ニ向ヒテ天分ヲ發揮シ得ベキ絕佳ノ境遇ヲ與ヘタルモノニアラズシテ何ゾ。　若シ屈原ノ辭藻ノ美ヲ問フモノアラバ、余ハ純潔ナル理想ト偉大ナル自己崇拜トニ因リテ起リタル人生ノ葛藤美ト答ヘンノミ。

作品　漢書藝文志ニ屈原賦二十五篇トアリ、二十五篇ノ數ヘ方ハ明カナラザルモ、其ノ辭藻トシテ略ゝ一定セルモノハ、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ナリ。　孰レモ皆逆境ノ文字ニシテ、幽憂窮蹙、怨慕悽涼ノ意ニ出デタルモノナレバ、辭調ハ鏗鏘、氣格ハ高古、激越跌宕ノ音トナリ、悲壯淒酸ノ聲トナリ、人ヲシテ悵然悲ヲ興シ其ノ辭ヲ三復シテ自ラ已ム能ハザラシムルハ、辭藻ノ全篇ニ通有シタル文致ナリ。　茲ニ各篇ノ大旨ヲ略述シ、併セテ異說ノ在ル所ヲ紹介セン。

離騷　離騷ハ屈原ノ辭藻中否ナ古今ノ辭賦中ノ第一ニ數ヘラルルモノナリ。　高潔ノ身

侯ニ封ジ、後又清烈公ヲ贈リ、元ノ仁宗ハ延祐五年ニ忠節清烈公ニ封ジタリ。サレバ楚ノ鬻融氏ハ秦漢以後絶エテ祀ラレザリシモ、獨リ三閭ノ騷魂ト辭藻トハ日月ト光輝ヲ同ジクシテ、千古ノ崇敬ヲ受ケタリ。（荊楚歲時記・屈原外傳・唐書・宋史・元史）

二　屈原ノ辭藻

人格　屈原ノ辭藻ハ屈原ノ人格ナリ、屈原ノ人格ヲ知ラザレバ、屈原ノ辭藻ヲ語ルニ足ラズ、余ヲシテ先ヅ屈原ノ人格ヲ說カシメヨ。屈原ハ實ニ熱情ノ人ナリ、意志ノ人ナリ、纏綿悽惻ノ情緒ト勇往邁進ノ意志トハ、君國ニ對シテ壯烈ナル熱血トナリ、自己ニ對シテハ絶大ナル自信ト化シ、殊ニ其ノ清廉高潔ノ性癖ハ、到底俗世界ノ溷濁ニ和スルヲ許サズ、若シ前賢ヲ捉ヘテ之ヲ比セバ、天職ヲ自覺セル伊尹ノ任ニ特立獨行セル伯夷ノ清ヲ兼ネタルモノハ屈原ノ性格ニアラズヤ。而シテ其ノ思想ハ、七分ノ儒敎主義ト三分ノ道家主義トヲ以テ混成セラレ、彼ガ道義ノ念ニ篤ク、社會ニ向ヒテ倫理上ノ善ヲ絶對ニ行ハントシタルハ、孔孟ノ精神ニ似タリ。而カモ時ニハ縹渺タル幽・玄ノ境ニ入リテ、人間界ヲ離レタル如キモノアリ。超然俗ヲ出デ、空ヲ談ジ怪ヲ語リテ、想像力ニ富メルハ列莊ノ本領ニ似タリ。而カモ又嘗テ放縱不羈、一世ヲ愚弄ス

莊忌ノ哀時命　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

王褒ノ九懷尊嘉　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沈湘。

劉向ノ九歎遠遊　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

此ノ外、淮南王安ノ客ナル小山ノ作ニ係カル招隱士モ、亦意ヲ託シテ屈原ヲ招ケルモノナリ。此クノ如ク前漢時代ニ在リテ哀悼ノ情ヲ表スルモノハ、全ク屈原ノ忠誠ニシテ君ニ容レラレズ、而カモ遂ニ汨羅ニ沈ミシモノガ、同情ノ原因トナリシモノナリ、若シ果シテ反言設言又ハ比喩ニ止マラシメバ、爭デ人心ヲ動スコトノ此クノ如ク甚ダシキニ至ランヤ。（漢書・楚辭章句）

贈封　屈原ノ入水ハ毫モ疑フベカラズ、唯ダ其ノ入水ノ月日ヲ五月五日トナセシハ何ノ據ル所ナルヲ知ラズ、其ノ說ハ始メテ荊楚歲時記ニ見ユレバ、漢代ノ傳說ナルベシ。唐ノ沈亞之ノ屈原外傳ニハ、入水ノ後、種種ノ奇蹟ガ漢・晉ノ間ニ見ハレタル事ヲ載スルモ、無論怪誕ノ傳說ニシテ信ヲ措クニ足ラズ。然レドモ其ノ精誠ガ永ク世道人心ヲ支配シ、獨リ漢代學者ノ同情トナルノミナラズ、歷代ノ帝王モ亦其ノ忠烈ヲ嘉ミシテ之ヲ追封シ、唐ノ昭宗ハ天祐元年ニ昭靈侯ニ封ジ、宋ノ神宗ハ元豐六年ニ忠潔

ク所モ亦略、同ジ、曰ク、「好事者推尊三閭。欲使高於萬世。作爲此說」ト。曰ク「三閭以淑質卓行擅學問文章之美。不幸爲讒邪所沮毀。沈淪絕域。以終其世。是固時命使然。在三閭。亦無奈之何也」ト。曰ク「若夫局局於一死。欲以名高。是小丈夫趹趹者所爲。如聶政之流是也。誰謂三閭之賢而有是行哉」ト。又曰ク、「惜往日曰。遂自忍而沈流。曰寧溘死而流亡。漁父辭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凡此其言。皆出於憂憤之餘。其實非欲必死於水」ト。是レ岡松甕谷氏ガ抹殺ノ論據ナリ。（楚辭集解・拙堂文集・楚辭考）

然レドモ此クノ如キ臆測的ノ論據ガ果シテ辯證上ニ幾何ノ價値ヲ有スルカ、恐ラクハ眞正ノ史家ノ顧ミザル所ナルベシ。此ヲ以テ史記ノ投水ノ事實ヲ抹殺セントスルハ、武斷ノ譏ヲ免レザルナリ。看ヨ前漢學者ノ屈原ノ死ヲ傷ムモノノ多キヲ、今其ノ著名ナルモノニ就キ、其ノ文ヲ摘擧スレバ左ノ如シ。

賈誼ノ弔屈原　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司馬遷ノ史記屈原傳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

東方朔ノ七諫沈江　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3)哀郢、悲回風。 頃襄王ノ時、再ビ江南ニ遷サレテ作リシ所。

比較的ニ其ノ當ヲ得タルト思ハルルモノハ、第二第三ノ説ナリ、第二ト第三トノ是非ハ容易ニ判定スベカラザルモ、蔣驥ノ説ハ、解釋ノ基礎ヲ地理ノ上ニ求メ、頗ル研究ノ方法ヲ得タルモノアリ。 放流ニ對スル事實ノ眞相ヲ得タルモノハ、或ハ林西仲・蔣驥等ノ説ナラン。（史記・楚辭章句・楚辭集註・楚辭燈・楚辭通釋・山帶閣註・楚辭考）

投水 屈原ガ汨羅ニ投ジテ死シタルトノ事ハ千古ノ定説ナリ。 然ルニ後儒ハ其事實ニ對シテ抹殺ヲ試ミントスルモノアリ、即チ明ニ於テハ汪瑗、我邦ニ於テハ齋藤拙堂及ビ岡松甕谷氏ナリ。 汪瑗ハ史記ノ敍スル所ヲ否定シテ曰ク、「漢初君子得之於傳聞者耳」ト。 又曰ク「太史公蓋踵賈誼・東方朔之説。 而成之者也」ト。 楚辭九章ノ諸篇ニ、投水ノ意ヲ抒ベシヲ辯ジテ曰ク、「其所自言者。 雖或有投水而死之説。 然或設言。 或反言耳。 徐而察之。 實未嘗眞有自沈之意也」ト。 更ニ又推測ノ斷案ヲ下シテ曰ク、「誰謂屈子昧大雅明哲之道。 而輕身投水以死也哉」ト。 是レ汪瑗ガ抹殺ノ論據ナリ。（四庫全書總目ニ、汪瑗ハ王安石ノ聞呂望之解舟ノ詩ノ李壁註中ノ語ヲ掇合シタルモノトナセリ、今王半山詩李壁箋註ヲ閲スルニ、其ノ文見エズ、或ハ四庫全書總目ノ失考ナラン。） 齋藤拙堂モ略、之ト同シク「屈原之死。 出於附會」ト曰ヒ、「司馬遷弗察而收之」ト曰ヒ、「原之賢決無此事」ト曰ヒ、「古書之文多比喩」ト曰フ。 是レ齋藤拙堂ガ抹殺ノ論據ナリ。 岡松甕谷氏ノ説

等ノ說ナリ。

(三)前後二回江南ニ遷サル。懷王ノ時、罪ヲ獲テ江南ニ遷サレ、二三年ナラズシテ郢都ニ還サレ、頃襄王ノ時再ビ江南ニ流サル。是レ岡松甕谷ノ說ナリ。

此ノ如ク三說ニ分レシ所以ハ、全ク九章ノ諸篇ニ對スル解釋ヲ異ニセシヨリ起リシモノナリ。

(一)王逸等ハ九章ノ全篇ヲ以テ頃襄王ノ時、江南ニ遷サレテ作レルモノトナセリ。
(王逸ハ離騷九章ノ兩敍ニハ頃襄王ノ時トシ、惜往日ノ註及ビ九辯ノ敍ニハ懷王ノ時トス、前後相反セリ、今前說ニ據ル)

(二)林西仲・王夫之・蔣驥等ハ九章ヲ以テ、三時期ニ作レルモノトナセリ。

(1)惜誦。　懷王ニ疏ゼラレ未ダ放タレザル前ノ作。

(2)思美人、　抽思。　懷王ノ時、漢北ニ斥ケラレテ作リシ所。

(3)渉江、　橘頌、　悲回風、　惜往日、　哀郢、　懷沙。　頃襄王ノ時、江南ニ流サレテ作リシ所。

(三)岡松氏モ亦三時期ニ分チタリ。

(1)惜誦、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懷王ノ時、郢都ニ在リテ作リシ所。

(2)渉江、　抽思、　懷沙。　懷王ノ時、始メテ江南ニ遷サレテ作リシ所。

富强而法立矣。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ト。其ノ功業知遇ノ一斑ヲ窺フベシ。然ルニ一朝讒人ノ排擠スル所トナリテ懷王ニ疏ゼラレ、遂ニ逆境ノ人トナレリ。（史記・楚辭章句）

放流　屈原ガ懷王ニ疏ゼラレタルハ、懷王ノ幾年ナルカ、且ッ其ノ疏ゼラレタルハ、單ニ疏外セラレタルニ止マリテ、未ダ其ノ位ヲ去ラザリシカ、或ハ既ニ其ノ位ヲ失ヒテ朝ヲ去リシカ、離騷ニ放流ノ文アレバ、或ハ竄斥放流セラレタルカ、其ノ放流ハ疏外ノ時ト同時ナルカ、或ハ異時ナルカ、史記ノ敍スル所ニ據レバ、屈原ハ懷王ニ疏ゼラレシ後ニ於テモ、齊ニ使セシ事アリ、張儀ヲ釋スヲ諫メシ事アリ、懷王ノ武關ニ行クヲ留メントシタル事アリ、此等ノ事實ニ徵スレバ、一時放流セラレシ事アルモ、幾ナラズシテ召還セラレタルカ、史記ノ本傳ニ事實ノ時期ヲ明白ニセザルヲ以テ、放流ニ對スル時期ト場處トニ就イテハ諸家ノ紛議トナル。其ノ重ナルモノハ左ノ三種ノ說ナリ。

(一)江南ニ遷サル。懷王ノ時ハ疏外セラレシニ止マリ、頃襄王ノ時ニ至リテ江南ニ放流セラル。是レ王逸等ノ說ナリ。

(二)始ハ漢北、後ハ江南。懷王ノ時、疏外セラレテ一時漢北ニ遷サレシガ、幾クモナクシテ召還セラレ、頃襄王ノ時ニ至リ、江南ノ野ニ流サル。是レ林西仲・王夫之・蔣驥

注ニモ既ニ其ノ説アリ。　又離騷ニ叙セル所ニハ、「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トアリ、既ニ平原ノ名字アリテ、又正則・靈均ノ名字アルヲ以テ、正則・靈均ニ就イテハ種種ノ説アリ、宋ノ洪興祖ハ云フ、正則ハ平ト名ヅケシ義ヲ釋キ、靈均ハ原ト字セシ義ヲ釋キシモノナリト。　朱子モ亦云フ、正則・靈均ハ各〻平原ノ義ヲ釋キテ美稱トナセシノミト。　清ノ王夫之ハ云フ。其ノ名ヲ隱シテ義ヲ取ルト。　屈復モ亦云フ名ハ原、字ハ平ノ隱文ト。　蔣驥ハ都元敬ノ説ヲ引キテ云フ、正則・靈均ハ乃チ其ノ小名小字ナリト。　今孰レカ其ノ眞ヲ得タルヲ知ルベカラザルモ、正則・靈均ノ四字ガ美稱ノ假名ニシテ、彼ノ人格ヲ表現シタルモノト看バ大差ナカルベシ。（史記・文選李善註・楚辭補註・楚辭集註・楚辭通釋・楚辭新註・山帶閣註）

閲歴　屈原博聞彊識ニシテ、辭令ニ嫻ヒ、治亂ノ事ヲ明ニセリ。　出デテ懷王ニ仕ヘテ左徒トモナリ、三閭大夫トモナレリ、左徒トハ後世ノ左右拾遺ノ如キ官ニシテ、君ノ過失ヲ補ヒ、缺遺ヲ拾フコトヲ掌ルモノナリ。　三閭大夫トハ王逸ノ説ニ、王族ノ昭・屈・景ノ三姓ヲ掌ルモノヲ云フト。　屈原ハ三姓ノ譜屬ヲ序シ、其ノ賢良ヲ率キテ國士ヲ厲シ、入リテハ王ト政事ヲ謀リテ號令ヲ發シ、出デテハ賓客ニ接シ、諸侯ニ應對セリ、爲ニ懷王ノ信任スル所トナリ、諫行ハレ職修リヌ。　惜往日ニ懷王ノ知遇ヲ得タル回顧ヲ抒ベテ曰ク、「惜往日之曾信兮。　受命詔以昭時。　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　國

楚辭解題

一　屈原ノ事蹟

祖先　屈原ハ楚ト同姓ノ貴族ニシテ、本ト楚ノ武王ノ子瑕ヨリ出ヅト云フ。瑕ハ始メテ封ヲ屈ニ受ケテ卿トナレリ、是レ屈ヲ氏トセル所以ナリ。屈氏ノ一族ニハ春秋時代ニ名ヲ著セルモノ少カラズ、屈瑕ハ將帥ヲ以テ聞エ、屈完ハ辭令ヲ以テ顯ハレ、屈建ハ卿相ヲ以テ知ラレ、屈蕩ハ武勇ヲ以テ傳ハリ、白公勝ノ亂ニ、其ノ君惠王ヲ保護シテ位ニ復セシメタル屈固アリ、石乞ノ變ニ、其ノ脅迫ニ從ハズシテ死守シタル屈廬アリ、竝ニ義勇忠烈ヲ以テ稱セラレヌ。屈原ハ此等ノ名士トハ如何ナル血肉上ノ關係ヲ有セルカハ詳ナラザルモ、其ノ閥族ガ楚ノ公室ト離ルベカラザル縁故ヲ有シ、且ツ其ノ祖先ガ後昆ニ垂レタル遺風餘烈ハ、決シテ少カラザルヲ知ルベシ。屈原ノ赤誠熱血ナル、如何ニ疏斥放流セラレシモ、死ニ至ルマデ只管宗國ノ君民ヲ念ヒテ已マザルモノハ豈ニ自リテ來ル所ナカランヤ。（左傳・元和姓纂・尙史）

名字　屈原、名ハ平、原ハ其ノ字ナリ「高平曰原」ノ義ニ取ルト云フ。漁父ト居ノ二篇ニ、自ラ屈原ト稱スルニ據リ、名ハ原、字ハ平ナリトノ説ヲナセルモノモアリ、文選ノ李善

一標註ハ王註・朱註及ビ楚辭考ノ說ヲ參取シ、專ラ大意ヲ講明シテ文字ノ訓詁ニ及バズ、文ノ平易ナルモノハ、又必ズシモ註ヲ施サズ。案ニハ王念孫・兪樾及ビ龜井昭陽等ノ說ヲ取リ、間〻私見ヲ錄ス。

一標註・訓點ハ文學士佐久節君ノ力ニ藉ルモノ最モ多シ、茲ニ特書シテ、深ク感謝ノ意ヲ表ス。

大正五年八月　岡田正之識

凡例

一楚辭註釋ノ最モ古キモノハ、王逸ノ章句ヲ推サザルベカラズ、章節ヲ分チテ詮釋ヲ施シ以テ閲讀ニ便ニセシハ、朱熹ノ集註本ニ若クナシ、故ニ此ノ編朱註ヲ本トシ、王註ハ其ノ下ニ合收シ、併セテ岡松甕谷ノ楚辭考ヲ附註ス。

一朱熹ノ辨證ハ舊註ノ謬誤ヲ訂正セルヲ以テ考據ニ參スベク、後語ハ荀子ヨリ宋ノ呂大臨ニ至ル諸家ノ賦ヲ輯メシヲ以テ楚辭ノ源流ヲ徵スベシ、故ニ今兩書ヲ卷末ニ附收ス。

一蔣驥ノ撰ビシ楚世家節略及ビ楚辭地理ハ、頗ル參攷ニ資スベキモノアルヲ以テ、收メテ卷首ニ掲グ。

楚辭

述思錄

漢文大系